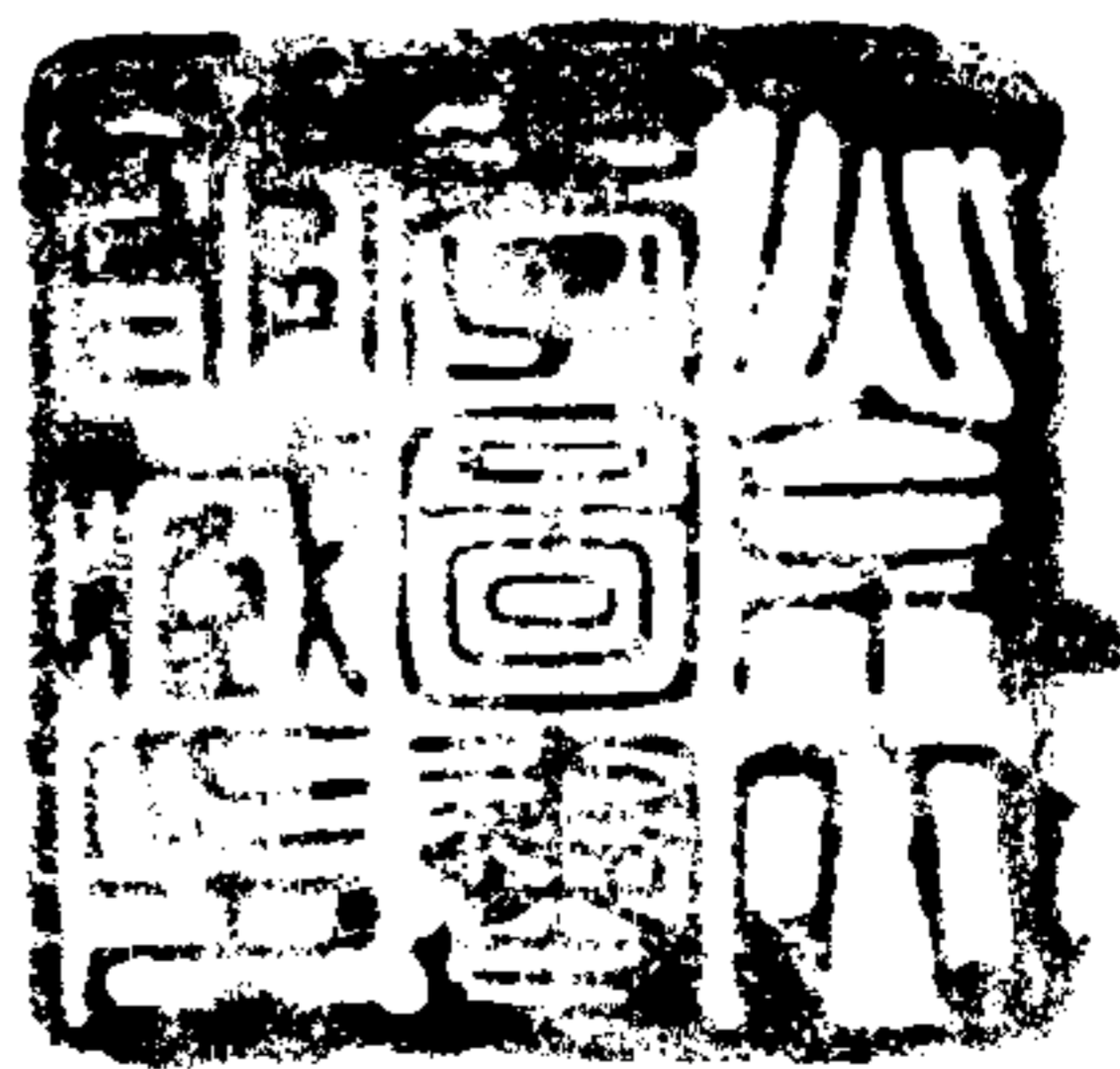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二六・史部・別史類

皇明書四十五卷(卷十一至卷四十五)

〔明〕鄧元錫撰

.....一

皇明史竊一百五卷(存卷一至卷七、卷十一至卷十三、卷十五至卷一百五)(卷一至卷十二)

〔明〕尹守衡撰

.....

四八九

228/06  
90/822

皇明書卷之十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后妃內紀

孝慈高皇后

孝慈高皇后馬氏贈徐王馬公女也元季時宿州人

馬公者殺人亡命以季女屬所善厚者定遠郭子

興子興鞠為已女當

上詣濠城避兵時守者欲加害子興奇上天表異

之留與語大合意親倚之居數月遂以馬公女妻

上即孝慈皇后也 后端靜仁孝神明自天啓既嬪

皇明書

卷之十一

乙三十七

上週歷艱難克盡婦道子興為滁陽王 上威名益

著后時勸 上毋殺戮收人心滁陽王有二子心

忌 上嘗設醜醜之又數構 上于王 后于王

所曲調護而免 上渡江定太平 后念滁太平

阻江脫東西急勢不能相為即率諸將士妻妾從

挈家至太平其後元師扼江而將士得無內顧憂

后之力也及定都金陵吳漢接戰無虛日 后親

率妾媵完衣鞵助給將士常夜不寐時佐 上

籌機密動中事會方 上渡江時傷天下亂夜焚

香祝天頌天命早有属毋為苦天下生民 后

上曰今豪傑並爭誠未知天命所屬然妾內揆之獨

當以不殺人為本得人即得天縱殺掠者天惡之

雖身未易保也 上惻然嘉納及正位中宮降冊

日 上謂侍臣曰昔漢光武勞馮異言倉卒蕪葵

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今 皇后起布

衣與朕同甘苦嘗從朕軍中倉卒忍饑餓懷糗糒

食朕比豆粥麥飯困尤甚昔唐長孫皇后當隱太

子構禍時盡孝誠謹承諸姊姒消釋嫌疑往郭氏

疑猜時朕孤危甚賴后調護周曲而免視長孫皇

后尤難家有良妻猶國之良相也羣臣頓首稱賀

皇明書

卷之十一

乙三十七

上退以語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

妾何敢乃望長孫皇后願 陛下以堯舜為法終

君臣一體爾 上一日念天下民窮苦中怛怛當

饋而歎也 后起賀曰 陛下此心即古人已饑

已溺之心願行政常加意窮民即天下受福矣及

克燕輸燕寶重器于京畢入陳 后問 上所得

元者何 上曰珍寶 后曰元氏有此柰何不能

守而失之豈貨財非寶帝王自有德 上莞然曰

后意未得賢耳 后起拜曰 陛下言是也人情

貨產稍厚則驕時命儻來則逆妾與陛下起窮約

富貴竊恐其易驕也驕生侈而危亡隨之願 陛下廣延賢才朝夕啓沃誠資世大寶也 上曰善居恒勸 上預蓄積以禦水旱曰堯水湯旱以有備故不害苟無備豫當何法以賑民乎遇旱蝗輒茹麥飯野蔬助 上精虔禱念百官官京師者俸有限每祈寒暑雨常形寤歎 上感其意遣中使存問周給之嘗延宴近臣 后命中官取飲食親嘗之謂 上曰朝廷用天祿以養天下之賢必豐腆乃當今光祿所具饌惟 上膳其旨羣臣宴率涼薄不稱豈 陛下養賢及民之意乎 上亟召

皇明書

卷之十一

三

三六十七

光祿卿詰責之 上嘗幸太學祀先師還 后聞太學生諸携妻孥來者無仰給勸 上賜妻孥月糧為著令後 上以重典肅天下 后常濟以寬仁每前殿決事有震怒還宮坐定 后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流涕盈襟諫 上曰往 上艱子今已有眾子宜積德毋縱怒枉殺人性命即國祚長久 上每為追悔 上兄子文正鎮江西荒上誅其左右欲罪之 后諫曰文正驕縱然自渡江來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戰屢有功守江西被圍三月距陳友諒能堅守三月餘不下其智勇也

况骨肉親姪即有罪宜宥 上曰后言是也後文正怨望 上怒欲致法又以 后力諫而止宋學士濂嘗授太子經以誑誤 上欲寘重辟 后聞為素食 上還宮問故 后曰聞宋先生當刑為設齋誦經祈禳耳因泣下曰民間延一塾師訓子尚終始不忘宋先生授 太子諸王經甚劬今索何罪之况宋先生致仕業在家又何與京師事也乃得貸及病劇不餌藥 上強之不可問之故對曰妾聞死生有命雖盧扁何益使吾服藥不效陛下寧不以妾故殺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

皇明書

卷之十一

四

三七十四

死也 上曰第服之萬一有不效當貸其死 后終不服而崩且崩時拳拳以求賢納諫使臣民得所教子孫為勸 上為慟悼終身不復立后 后晚節好讀宋儒朱熹所編小學書曰是書言易曉事易行而人道無不備宜表章之於是勅親王駙馬太學生咸講讀性至節儉居常服澣濯衾裯終久不忍易製裳衣緝餘帛為巾禡曰天地生物當為天地惜之織工治絲有荒頽棄遺者亦緝織賜諸王妃宮主謂之曰若生長富貴庸詎知蠶桑之不易乎此雖荒頽在民間即寸絲亦難得不可輕

棄也 后以不逮事舅姑爲恨伏臘忌見 上  
慕輒流涕悲哀晨夕衣禕翟從 上拜謁奉先殿  
當時祭躬治膳羞務盡誠敬早歲未有子育 上  
兄子文正嫡子李文忠及草間子沐英等數人愛  
如已出及太子諸王繼生恩益隆無替接妃嬪有  
恩禮被顧遇有子者加勤厚焉遇 太子諸王甚  
恩而勸學諄懇嚴訶其浮侈曰無功受福此造物  
所惡堯舜茅茨土階禹文惡衣卑服 上位儉朴  
汝輩已錦衣玉食而猶以服御相加爲乎當亟親  
師取友問學變化性習也遇下最恩命婦入朝廷

皇明書

卷之十一

五

二五

接如家人禮親戚勲舊之家曲盡恩意各得其體  
心 上嘗盛怒有譴謫 后度不能解衣微時所  
服衣取糗糒置懷中出寘 上前曰 主忘昔  
之貧賤耶此主昔所嘗食也 上爲惻然及崩六  
宮外廷下至閭巷莫不號哭如喪考妣 孝  
諡 孝慈皇后永樂中上尊諡 孝慈昭憲至仁  
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嘉靖中加諡孝慈真  
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

仁孝文皇后

仁孝文皇后中山武寧王之長女也生而純明幼

仁敬讀書一覽輒不忘洪武九年春冊爲 燕王  
妃 孝慈皇后深愛之曰吾孝婦也 高皇后崩  
哀毀動左右執喪三年蔬食如禮每語及未嘗不  
流涕在燕邸助 上爲憂勤而和厚逮下有樛木  
之德 上入正大統 后正位愈自祇畏數爲上  
言南北戰鬪累年軍民不得休宜有以慰薦之又  
言人材難得今在廷之臣皆 太祖皇帝所成就  
願 陛下勿以新舊爲間時 上召翰詹七臣倚  
毗之與朝夕共政 后悉召其命婦賜冠服鈔幣  
勞慰之及有病遺命 皇太子夙夜恪勤敬事君

皇明書

卷之十一

六

三四

父勿以我故哀毀傷 君父之心往 皇上遭內  
難時將士在外吾母子留守北京敵兵圍城者數  
四將校士民之妻皆擐甲胄挾矢石登城列陣以  
死守苦甚及內難平吾正位中宮富貴已極而將  
校士民之妻闕然吾寢食未嘗忘近聞 皇上將  
巡狩北京意得從請加恩今不逮矣爾必念之嗚  
呼敬以事上仁以撫下肅以正家恩以睦親爾永  
念毋忽崩 上尊諡 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  
齊聖文皇后

孝誠昭皇后

孝誠昭皇后張氏永城人父彭城侯麟洪武二十年冊為燕世子妃世子監國時二王為流言日播危疑中積 后小心恭孝得 文皇帝心 文皇帝常內苑曲宴恚監國憤憤而念 后賢不置也呼之前指 皇太孫曰媳婦微而與而子憤憤者廢矣異時家事大難若應承 后叩頭謝尋忽退上恠密偵之則入大庖手湯醢出薦 上為感泣痛飲盡權乃罷酒自是 太子得無易而國安及昭皇帝即位多所翊贊 章皇帝時尊 后為皇太后事太后甚謹事多所咨決嘗從 太后謁 二

皇明書

卷之十一

七

三

容貌端潔性資純美言動恭和中禮度者禮遣之其父母親送詣 闕吾將親閱焉時大闡振以伴讀恩入司禮監為太監害未有萌芽一日 太后自謁陵還坐便殿召大臣英國公輔大學士士奇榮溥尚書淡入 上西向立榻旁輔等西下立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廷中肅然 太后召輔等前日卿等皆舊臣輔政今 嗣君冲年奉同心一力計安社稷召士奇溥前諭曰 先帝監國時念二卿孤忠屢形愁歎及在位每語及監國時事輒潸然涕下念二卿同憂危言在耳不忘不謂今日得相見也士奇溥伏地泣 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墮涕共悲哀久之 后顧 上曰此五臣 三朝所簡任貽 皇帝 皇帝凡有行必咨有斷決必告非五臣所贊決不可行也 上頓首受命頃之宣太監王振伏殿下 太后色頓異曰汝侍 皇帝起居多不法今賜汝死于是女官加刃振頸振叩頭稱萬死 上跪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帝年幼豈知乃此輩誤人 國家多矣我聽帝及諸公言姑留然自今更不得令干國事也時禁闈肅清諸宮中一切玩好不急之務皆斥不用禁中無

皇明書

卷之十一

八

三

差官事必付閣下平章乃後行每數日輒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條事日進參比之或司禮自斷非閣下議允者輒召振詰責由是終 太后之世振不敢專大慙伏不得作云正統七年冬十月崩遺詔言吾自洪武中配 仁宗皇帝二十餘年為未亡人又十有八年今得全歸從 先帝於地下足矣允惟國家至重存沒在念 皇帝聰明孝敬仁厚剛栗爾內外文武重臣宜盡誠輔導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軍民者 祖宗之軍民惟愛人為保國之本爾羣臣咸佐 皇帝惇行仁政秉忠勤毋懈宮中大小庶務悉奏 皇太后而行諸后妃家並遵 皇祖訓戒不許干預國政吾素無德及下身沒之後喪服遵 仁宗皇帝遺詔以日易月 皇帝宜念萬機之重羣臣當共慰勉毋得過哀 天地 宗廟社稷之祭不可以卑廢尊及百神之祀皆循常勿停 上敕禮部言洪惟聖祖母大行皇帝太后性稟至仁德兼萬善昔配 皇祖仁宗皇帝自居東宮及臨大寶孝敬之誠昭聞于上仁厚之德敷施于下致我 皇考宣宗皇帝丕承前烈祇典神天致治之功成于慈訓朕以

皇明書 卷之十一 九 三十三

冲人嗣大歷服夙夜遑遑罔知攸濟仰賴我 聖祖母以教以育備極恩勤一話一言咸出至愛八年于今國家攸寧民庶樂生福被朕躬愛及天下天不憖遺遽爾遐棄於戲痛哉爾禮部集羣臣議上徽號以聞上尊諡 孝誠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后 恭讓章皇后 恭讓章皇后胡氏山東濟寧州人 宣宗即位立立三年而皇子生為孫貴妃出 后引疾辭位 上下詔曰比者 皇后胡氏自惟多疾不能奉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遜表請居閑朕念夫婦之義屢拒不允而陳詞加懇至再至三已從所志就閑別宮其稱號服食侍從一如其舊貴妃孫氏 皇祖太宗皇帝選嬪于朕十有餘年德義之茂冠于後宮實生長子已立為 皇太子羣臣咸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正厥位今冊妃孫氏為 皇后尋賜胡后號為靜慈仙師 上晚年自悔欲追復后號位恨莫及每自笑曰此朕幼年事後 仁孝皇后憐 后賢仍命入居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每燕會居孫 皇后右正統初崩天順中孫 太后

皇明書 卷之十一 十 三十三



崩 上既與閣學士賢議 上后尊諡下敕言

母后胡氏遺榮慕道讓位就閑優游百年以及令

終朕時幼冲不敢故違尊為靜慈仙師祭葬之儀

亦惟是稱皆所以成其志也迄今思之甚悼甚悔

其議上 皇后尊諡令所司脩葺陵寢如制

孝恭章皇后

孝恭章皇后孫氏山東鄒平人正統中 孝誠皇后

崩大闡振橫肆媚李祭酒時勉不下已廉微過械

首文廟前 太后聞大驚召 上問祭酒儒生師

表至尊重柩何令囊頭表則地於紀綱謂何 上

皇明書

卷之十一

十三

謝不知 太后大怒曰即不知用若為作皇帝

上遣問乃知振所為也遂得釋土木之難中朝洵

洵患無君 太后誥百官太子冲幼未能理萬幾

邨王宣宗親子又年長可嗣大統王本他姬子竟立

之而社稷以安先是 太后以侍郎謙能任難立

陞為本兵倚任之及 英廟復辟以石亨徐有貞

等共傾謙殺之后憐謙忠社稷功不賞嗟嘆者屢

日面諭 上何為不留謙 上深悟悔天順中以

會昌兄弟得封爵顧不樂者累日曰何功於國家

而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不

能救矣六年崩敕禮部言 大行皇太后配我

皇考恭敬之誠昭於兩宮仁慈之深被于四海朕

自幼冲嗣承大統以至復位前後幾三十年得以

奠安宗社緝寧邦家皆 聖母恩勤保護之德之

功也禮部集羣臣議尊諡以上諡曰 孝恭懿德

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

孝莊睿皇后

孝莊睿皇后錢氏燕山右護衛人性孝謹絕妬忌

英廟北狩每夜瞻北斗哀號額天拜祈 駕還倦

則即地臥未嘗就寢自是一肢為痠不起以哭泣

皇明書

卷之十一

十三

多故一目為失明及迎 駕悉宮中所有以佐費

上還居南宮不快意 后日夜為慰解保護勤至

上復辟處 景皇后恩禮不衰為 上言 恭讓

章皇后之賢不置也得追復位號 上甚禮重至

沒身不衰成化初 上尊號慈懿皇后四年夏六

月崩上尊諡 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

皇后

孝肅太后

孝肅太后周氏昌平人事 睿皇帝為貴妃實產

純皇帝 純皇帝即位尊為 皇太后後上尊號

聖慈仁壽皇太后孝宗卽位尊爲 聖慈仁壽太  
皇太后十七年三月遺詔言予獲奉事 英宗皇  
帝越既有年龍馭上賓攀號莫逮 憲宗皇帝嗣  
統之日遂膺尊號備隆孝養重遭變故內疚予衷  
賴 今皇帝孝敬誠篤 皇太后 皇后奉養周  
至于今壽七十有五得復從 先皇帝左右于地  
下死無憾矣顧 皇帝繼承丕緒須念 祖宗創  
業艱難社稷至重爾來水旱相仍天下軍民困苦  
宜勤勵節儉任賢使能爾文武羣臣各懷忠秉志  
以匡輔德業恢弘治化共保億萬年無疆之休

皇明書

卷之十一

十三

三十七

皇太子國本所繫其務進學成德以端大本宮中  
大小事務悉奏 皇太后而行諸外戚務遵 皇  
祖明訓不得干預國政予生無德及下喪服悉尊  
累朝太后累誥以日易月遵行予言不再旨意周  
悉前此誥未有也上尊諡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  
輔天成聖太皇太后歲時祀奉慈殿如奉先殿儀  
景皇后汪氏

景皇后汪氏賢已巳之變 純皇帝在青宮 后字  
之甚恩 景皇帝欲易儲 后執以爲不可嘑帝  
意及東宮立遭廢 睿皇帝復辟 景帝崩命與

幼女出居舊邸府而 后復爲邸王妃 憲廟極  
感 后禮事之甚恭初后事 皇太后及 錢皇  
后甚恭故相得甚恩比遷府東宮令護行者罄宮  
中物聽自隨至正德中乃薨陪葬景陵敕禮官言  
夫禮取其稱也 康定既正大號而 園陵配享  
禋祀之號未稱其上 皇后尊諡葬以妃祭以后  
於是 上皇后諡號

孝貞純皇后

孝貞純皇后王氏都督鎮女也成化初立下詔言先  
帝臨御之日常爲朕簡求賢淑定王氏育別宮待

皇明書

卷之十一

十四

三十五

期逮憑几末命猶以婚期責成有司朕時迷疚未  
敢與從矧敢與知其事不意牛玉朦朧奏請將選  
退吳氏冊立禮成德不稱位察其實始知非預定  
者夫既違 先帝之命以成禮而乃違命立非其  
人何以主宮闈而相祭祀用是請命母后正玉罪  
廢吳氏退居別宮與其非人寧虛厥位而在廷文  
武羣臣陳請建立仍遵 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爲  
皇后嗚呼朕念負荷之重處禮之變如此豈得已哉  
后既立而萬貴妃者大愛幸 后處之泰然 孝宗  
卽位上尊號 皇太后 武宗卽位詔言祖母

皇太后深仁厚德母儀天下徽音令聞亘古罕比  
上尊號 太皇太后正德十三年崩上尊諡 孝  
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

孝穆太后

孝穆太后紀氏 孝宗敬皇帝母也 憲宗時昭德  
宮萬貴妃者特幸 大后在御妻列得進御有娠  
貴妃知而恚痛楚之而胎全 上陰令託病出居  
安樂室以痞報而屬門宮護視之成化 年七

月巳卯 皇子生 太后乳不給太監張敏使女  
侍以粉餌哺之彌月 憲宗廢后吳氏保抱惟謹

皇明書

卷之十一

十五

終不令貴妃知已而貴妃子悼恭太子薨禁中漸  
傳西宮有一 皇子 上甚念然慮為妃所忌陽  
弗聞已而太監敏乃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  
間為貴妃言貴妃內多智念已不復育幸 上有  
子也乃大驚曰何不早令我知遂啓 上召見  
上持之泣下時 皇子生六年矣動容出語卓然  
君表復大喜貴妃具服進賀召 太后厚賜之尋  
從輔臣輅言徙 太后居永壽宮禮數視 皇妃  
中外大悅然竟受萬貴妃觴成疾薨而 皇子立  
為 皇太子 孝宗即位上尊諡 孝穆皇太后

別建奉慈殿于宮中一歲五饗四時薦新忌祭如  
奉先殿儀時 上悼念 太后甚有縣丞徐頊疏  
請究皇妣薨逝之由逮當時診視太醫賢治中衛  
鞫訊宜知狀報不共戴天之讐下禮官請逮萬氏  
戚眷常出入宮闈者證究 上曰外浮議非必的  
罷免詔訪 太后親屬之在廣西者數年竟莫得  
而罷 上念廢后吳氏保抱恩命宮中進膳如母  
后禮云

孝惠太后

孝惠太后邵氏 獻皇帝母也事憲宗為貴妃生

皇明書

卷之十一

十六

獻皇帝及岐雍二王 世宗嗣統上尊號壽安  
皇太后尋崩閣議定哭一日喪十有三日而除文  
移兩京不以詔天下 上哀切二十有七日乃除  
戊辰遣太監永詣安陸告 獻皇帝廟遣監丞告  
岐惠王雍靖王墳上尊諡 孝惠康肅溫仁懿順  
協天祐聖 皇太后祔茂陵奉主享奉慈殿  
孝康敬皇后  
孝康敬皇后張氏與濟人關  
毅皇后  
毅皇后夏氏上元人關

章聖皇太后

章聖皇太后蔣氏其先徐州人以尺籍隸京師初配獻皇帝為興王妃生世宗皇帝世宗既嗣位議

尊稱大禮歷數年乃定具禮儀志中太后疾

上躬調藥膳禱上下神祇又三歲乃崩明年上

幸承天下詔言朕積愆釁上累慈聖鸞輿遐邁宜

祔先帝陵匪自經營曷慰夙夜於是詣承天啓顯

陵祔焉詔免承天府田租三歲湖廣地方免田租五

分之二北直隸河南免三分之一

孝潔肅皇后

皇明書

卷之十一

二十七

孝潔肅皇后陳氏元城人關

草野臣曰盛哉高皇后之德由周任奴而還未

有也方用重典時而我后一主於淵螫坤藏生

德完焉宜基命用昌哉乃孝誠皇后克維我

邦家磐石廟社顧未嘗一日御正朝稱制也於萬

古獨烈矣列后在天玉典嚴闕非草野得一二

縷數於戲盛哉

皇明書卷之十一終

皇明書卷之十二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外戚傳

孝慈高皇后父徐王馬氏世為宿州人家閔子鄉王

本民家素質朴以兄弟序呼行曰馬某少壯時膂

力過人沈毅寡言笑重然諾而性剛疾惡見不義

視之若仇讐即忤意忿毆擊即死無恨避讐徙家

定遠後又它徙而以皇后託定遠人郭子興育

焉上既定天下皇后正位中宮封徐王以它

無繼嗣因立廟于太廟東歲時奉祀已上稽典

皇明書

卷之十二

乙

三二二

禮無其文乃即王墓道南立廟着令歲春秋二仲

月有司奉祠焉

郭德成濠人也兄與弟英皆以功得侯事具名將

中德成有女弟入宮為寧妃德成事上為驍騎

舍人世多難因自晦於酒一日上召授府都督

懇辭不受上變色曰朕念爾親且舊又兄弟皆

封獨爾未顯故畀爾職為爾榮柰何乎辭德成免

冠泣且拜曰臣狂愚性懶慢嗜酒又酷嗜臥不識

緩急倘任職不理上殺我矣人生不過多得錢

飲美酒隨意自適足矣顧榮顯無為也惟上裁幸

上喟然曰善人善人舉皆若此吾刑可措矣立賜黃封百罌助舍人飲他金綵稱是一日侍宴後死醉匍匐免冠謝髮禿落且進 上笑曰醉風漢毛髮如此非傷酒過耶盍戒諸德成叩首曰臣猶厭其多且盡剝始快焉 上嘿然德成悟觸忌諱乃大怖出即盡削其髮披僧衣入狂呼唱佛不已 上笑謂寧妃曰前謂汝兄獨戲言乃實為之非風而何已而黨事起死者相屬德成益狂蕩不檢以壽終

彭城伯張昶惠安伯張昇 昭皇后昆弟也 后為燕

皇明書

卷之十二

十一

三十三

世子妃時父麟授兵馬副指揮從北平乃老昶從起靖難戰累功陞都指揮永樂中調金吾再調錦衣 后正位中宮進左都督 宣宗嗣位以太后恩封彭城伯追封父為彭城侯惠安亦累功陞左都督至是金封金世券昶家本謹厚又 孝誠皇后有功德故延世于今

孫忠鄒平人初名遇以貢入大學歷介休永城主簿 役天壽山陞鴻臚寺為序班宣德中以 皇 后恩賜督府僉事賜名忠已封會昌伯長厚好施予方王振橫時惡國子祭酒時勉械文廟前諸生

三千人上書請救不得乃走會昌伯所祈為言適會昌以生辰啓宴 太后遣使者致金帛為壽會昌伯附奏言今歲生辰殊不樂彼年生辰得公卿為賀國子李先生亦來李先生所遺僅方帕然天下所稱大人君子乃幸枉殊樂今李先生為朝廷械繫國學前不至故不樂耳於是 太后乃大驚召 上問祭酒儒臣至尊重奈何囊頭於紀綱何在而先生因得釋復官本忠諫說力也忠五子皆都指揮孫十人皆錦衣千戶子顯宗稍驕逸忠數數戒切之卒年八十五贈侯諡康靖景泰中子繼

皇明書

卷之十二

十二

三十三

宗嗣伯天順中進侯繼宗亦醇謹無他腸慶雲伯壽者 孝肅太后弟瑞安伯王源為 純皇后弟也 憲宗即位以 孝肅恩壽得封 孝宗初以 孝貞太后恩源得封而 睿皇后戚屬業未有封者於是后兄子承宗比源例乞恩乃得封安昌伯五年源進瑞安侯而弟清以都督同知封崇善伯正德二年源弟濬以 太皇太后恩又封安仁伯嘉靖中安昌伯卒乞嗣封 上曰外戚無功享重爵非古帝王崇德報功之意朕甚不取其議廷臣於是上議言戚里膺重爵嗣封實濫

以愛國重名器也維垣停伯不得嗣爲當於是  
上詔曰后家封爵 皇祖未有典制魏定雖戚里  
實開國靖難佐命功非異時比彭城惠安軍功居  
半可世如故他宜革不嗣以 先朝恩命錄之終  
其身於是慶陽大和皆罷封不世矣稍稍以陳乞  
乃或得都督都指揮云壽寧伯張巒 敬皇后父  
也成化中后爲 皇太子妃授鴻臚卿 后正位  
封壽寧伯立東宮進侯卒贈昌國公子鶴齡嗣侯  
弟延齡亦以建昌伯進侯當是時二張橫甚奪民  
田廬請官寺舍又豪奴姻親凌官府篡獄囚莫敢

皇明書

卷之十一

四三十一

詰市津龍斷往往皆二張人於是給事中吳世忠  
主事李夢陽各疏劾幾得罪正德中鶴齡進太傅  
然稍輯欽嘉靖中大張以定策功封公然疑釁內  
積益戢戢自謹矣尚書胡世寧言宜保全外戚不  
宜使後世謂外戚封公自 陛下始 上說已而  
天子正昭聖皇太后號名上徽號 太后旨勿賀而  
二張多瑕釁嗜利奔走其門者生短長語言朝廷  
大疑之於是奸人劉東山上疏言二張有逆謀  
上令考漢薄昭故事下考竟法司恐傷 太后心  
疏言二張諸不法皆前朝事乃逆謀無踪迹奏從

末減 上怒諸法司咸得罪再訊延齡坐斬雖  
與南京錦衣指揮勒閑住 上念昭聖當有言不  
寬而 昭聖竟不問錦衣都指揮王佐力推鞫東  
山亦反坐荷校死

慶陽伯儒 毅皇后父也父瑄好義與嫺族故舊  
通有無聞殍死及無告者輒買棺掩骼稱長者儒  
資稟淳厚濡染家訓以勤儉忠厚爲尚涉獵書史  
非人不交父寢疾三年躬湯藥不離左右夜焚香  
籲天以身代以 教皇后恩授中軍都督府都督  
同知進慶陽伯賜誥券益敦謙慎服食不改其素

皇明書

卷之十一

五三五十九

朝請暇未嘗輕出戶庭凡厲民踰節之事一切不  
爲至子姓臧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  
庭肅然京師外內若不知其爲外戚家縉紳卒然  
遇之不問亦知其爲慶陽也嘉靖中陳萬言以  
孝潔皇后父封大和伯卒不得嗣  
方銳以 孝烈皇后父封安平伯二十二年救吏  
兵二部言朕恭奉 皇妣慈孝獻皇后几筵痛憶  
遺音周足三期后妃列御贊成朕孝宜加恩遇銳  
進封侯卒子承裕嗣  
崔元代州人尚 憲宗長女永康公主爲駙馬都

尉好交文士流聲譽嘉靖初以迎 駕封京山侯  
後坐張皇親事下詔獄得釋元以直信受知得與閣  
大臣及武定侯勛成國公希忠並召見燕語元得  
乘間發劾奸狀而大憝伏辜

約論曰自古外戚之為鑒戒著矣 國朝 祖宗

家法最嚴遇戚畹極恩而終不使任事治民固多

所保終 孝慈皇后創大業然兵亂外家無封者

仁孝皇后本中山王長女家故以元勳封彭城惠安

二伯亦各以軍功封餘官止都督繼世推 母后

恩乃得封至稱舅氏封不俟繼世寔終於二張而

皇明書

卷之十二

六

近世外戚亦莫橫於二張然倚伏亦翩反亟矣

皇明書卷之十二

皇明書卷之十三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宦官

自

高皇帝平吳之歲置內使監踐位之明年卽定制內  
侍諸司員謂侍臣曰朕觀周禮所記宮闈寺不及  
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因用階患今雖未能復古當  
豫計防微古此屬惟酒漿醢醢司服守祧今朕亦  
不過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  
又謂侍臣言此輩自古來其善者千百中不一二

皇明書

卷之十三

乙

三十三

見若用爲耳目卽耳目蔽用爲腹心卽腹心病御  
之道但常戒勅之使畏法而不可使之有功畏  
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驕恣則亂檢束將自不敢  
爲非五年詔定宦官禁令六年令禮部議糾劾內  
官之法置宮正司設正副官專糾內官失儀不法  
者有內侍頗文伺上宴居微言及政事 上怒立  
斥逐終其身不復召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  
一政務必與公卿大夫博謀諸朝廷而內斷於心未  
有近習嬖倖得預謀而國以無亂者也况朝夕闈  
寺在左右聲音笑貌便辟佞諛之態日接於耳目

小善小信足固結於君心一爲所惑將必假威福擅勢卒至於不可抑而亂從此階矣朕常以爲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與政事今此監侍朕日又然決去不姑息者以懲將來也因立制諸內侍皆毋得識字讀書一日上退朝見二內侍以乾靴行雨中上怒責之曰靴雖微皆民力所自出汝何不愛惜而暴殄若是令左右杖之因敕百官朝遇雨皆得服雨衣制宦者爲兼官月支米一石中書省請增給上曰內使輩衣食於內彼得俸無所用第一石足矣毋開侈端十七年鑄

皇明書

卷之十三

二

三三

鐵牌文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置宮門外已又敕諸司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來且謂侍臣言爲政必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朝廷清明而紀綱可肅儻令與外臣交通覘動靜緣爲奸則亂矣漢唐前事可覈也蓋聖謨深慮豫防者如此永樂中中官有於應天府私取工匠爲役者命錦衣衛逮治召府尹責之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力之意毋輕用官禁使令之人何權重而私聽之以朕赤子奉中人可乎後蹈前非必罪給事中倪峻言內官奏千戶不候命輒發兵捕盜者於

法爲擅兵請罪之上曰國家養兵凡以除奸盜衛民也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治免民於荼毒是盡其職若候奏報而後發小則亡逸大則勢張民受害多矣闈監不達國體乃爾亦爲是言乎千戶無罪峻惶恐而退然頗遣內官鄭和使東南海諸夷中官馬騏鎮交趾怙肆虐民黃尚書福數裁之因誣奏福有異志上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于小人耳寢其奏召騏還洪熙中騏傳旨翰林書敕復往交趾探辦金銀珠香本院官覆奏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是言卿等不知渠前在交趾

皇明書

卷之十三

三

毒軍民乎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安可復遣是時非上攬乾剛獨斷而本院覆奏審慎則恣睢不細矣然交趾竟以騏激變而亂已遂失南交宣德初上御奉天門諭都御史劉觀言中外諸司文卷舊遺御史刷覆內府諸司有錢糧出納弊甚夥其即選風力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廡下取監局文卷簿籍詳磨勘有隱匿虛支冒給者具以聞又詔六科凡內使傳旨諸司皆覆奏再得旨乃下防欺蔽毋徑下諸司工匠言內使韋宗造鍍金器御用付法司論巡按御史尹崇高言近內使於濠



市買諸物物置局拘集費州郡供億為繁勞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不貲上立命停止已論禮尚書胡濙曰往 皇考禁羣下自宮者謫戍謂其毀傷父母遺體希進用為不孝也比小人復犯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其榜諭徧曉之然是時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教內官書已又選翰林檢討正學官入教而奉使外擅者時有乃其漸頗萌起於是 上以太監劉寧素忠謹命與御史即所至收所差內官橐并遣之還都道故城故城丞陳銘素憤憤內官為敢恣已聞被逮見寧至以為

皇明書

卷之十三

四

罪人何得爾輒粹之御史并逮銘 上曰銘固可罪以偏於所惡昧於所聞而然亦誤耳宥復任中官襄可力督事湘江以湯千戶譖誣按察使林碩誹謗沮格 上遣人逮碩時碩得逮意叵測 上見色顧溫謂之曰爾勿怖但盡實對碩稽顙言臣待罪為御史巡按浙人多不便今陛按察之日未久於中官無迕惟左右小人舊憚臣造詐謀去臣自便耳臣感陛下超擢懼不能報其敢有誹謗上曰朕固未之信欲見汝面問耳命馳驛復任正統末王振擅政大駕北狩事關國統為亘古大變

振糜爛莫贖邸王監國百官廷劾振錦衣指揮馬順旁叱之百官掉順首立斃又捕黨振者二校立擊死血漬丹陛中內臣行滌血儀長史智曰勿滌留為若曹永鑒而振竟族矣諸具帝紀中景泰時內侍有畢增者得幸怙寵驕恣大臣武弁業有趨附之者都給事林聰借六科十三道暴疏其罪狀且曰是復啓群邪趨附小人奔兢之路宜急治不且蹈覆轍 上覽疏即令錦衣衛捕治久乃釋時山西司都司令史賈斌上疏言宦者之禍人國家烈矣漢唐皆被其患至於亡國 太上皇失位去

皇明書

卷之十三

五

三十一

國亦由倚托匪人而然惟 陛下法高皇帝以為治事大小親斷左右闈人獨專備洒掃使天下一新幸甚尚書濙格其議且言斌擅離役勒還衛後莫知所終天順初 上明習於治乃近習情偽微曖之變益察鷹坊司內臣奏請出獵不許固請許之戒之曰毋擾有司朕遣人行訪之矣內臣獵無獲則迫州縣聚鹿獐兔雉歸為獻而 上業前使人外訪具得實金杖放黜之已謂閣學士言宦者蔣冕之讒亂宜絕也朕初復位時即於 太后前言皇后無子亦當換朕斥之乃立東宮復曰 太

子母何如朕曰當爲 皇貴妃乃默然命選宮人  
曰此無事白 太后於太后顧奏言朕欲隱不聞  
朕偶言 太后乃知之其離間如此學士賢對曰  
絕之當讒說殄行古帝王墜之矣已又有曹吉祥  
之誅成化初閣太學士賢柄國而南給事中王淵  
王徽率同官上疏言祖宗之制內臣毋得預國政  
而內臣亦自保全無罹法者正統而後王振曹吉  
祥得自擅而尋被誅夷則始之愛之適所以害之  
也近內臣勢焰甚張無恥大臣或叩頭乞哀稱爲  
翁父賣官鬻獄威福之漸殆不可長乞明敕今後  
皇明書 卷之十三 木 三十九  
內臣不許營管軍匠廣立田宅家人義子必嚴覈  
所從仍嚴內官交結之令大小政事惟斷自宸衷  
與館閣大臣計行庶天下觀清明之政而宦官亦  
得饗悠久之福疏入留中會立 皇后吳氏已下  
詔言往 先帝臨御時爲朕簡求賢淑定王氏育  
別宮以待期爲內臣王猗私奏請將已退吳氏冊  
立位不稱德不得已請命 母后廢吳氏遵 先  
帝成命立王氏爲 皇后玉免死謫南京於是徽  
淵等復上書言玉罪重罰輕請明寘重辟且請監  
往事杜後萌因詆內閣致中官摘疏中語激 上

怒逮下獄謫官 上頗以語蹇艱聽接而問  
時等不復得面召議政如 祖宗時於是廷臣以  
星變交章言君臣懸隔則志不通而否乞召內閣  
大臣與議政而閣大臣亦力以爲言居久之召見  
文華殿於是諸內臣密戒約言初見情未洽願毋  
多言俟再見乃言諸輔臣皆信將入復申約如初  
既見大學士時進言邇天變可畏 上曰已諭卿  
等各盡心脩省時又言昨御史言減京官皂隸馬  
俸文職差可武臣不無少望乞傳 旨如故便  
上曰卿卽傳 旨行萬安遂叩頭呼萬歲時與輅  
皇明書 卷之十三 木 三十九  
亦同聲稽謝而退自是不復召而諸閣顧大諱言  
往每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獨連聲呼萬  
歲而已四方傳以爲口實曰萬歲閣老蓋中官初  
懼閣臣有言戒約至再及無言顧反爲所誚其狂  
侮如此時尋卒而太監汪直遂大肆汪直者本大  
藤峽徭種也年少以便黠幸 上在位之七年妖  
人李子龍以妖術與太監韋舍通雜宦監入內萬  
歲山懋息御座上莫禁謀爲變事覺誅於是 上  
銳意欲知外事以錦衣衛在京城東故爲東廠命  
置廠京西城號西廠而命直督列校刺事其中諸

政事大小方言俚語畢採聞而羅織之獄數興於是閣學士商輅劉羽力疏言東廠之設自建北之初專緝謀逆妖言大姦惡等所以肅人心乃一時之權後因不革今設西廠非法也立廠後事情紛紜羣小恣睢作威福自擅提三品以上職官皆出風聞暮夜梓縛駕帖有無不可得知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大小臣工皆不安於位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乞革罷以安人心兵部尚書忠愍九卿亦各合疏直及直黨章瑛罪狀上乃革西廠放瑛還直司禮監語具帝紀中頃之直

皇明書 卷之十三 八

為都御史王越所逢比而傾尚書忠尚書忠先覺復指言直罪直泣訴此非外臣意乃內臣黃錫陳祖生二人所為而中二人以他事謫居南京而御史戴縉王億等乃逢上意言直所緝捕皆至公廠宜設不罷於是西廠復置而直首發尚書忠過欲死之忠廷辨慷慨直不能難乃落職除名直勢熾益熾大學士輅刑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皆致仕去而一時諸大臣尹旻輩介王越附直為奴顏爭屈膝取容矣已巡遼東都御史陳鉞懼為總督侍郎馬文升所禁禦不得肆會直出巡邊乃除道

飾館極阿意事直而傾文升而文升故方嚴與直抗奴視其左右直愈益恚還乃據文升罪謂開釁建州夷於是下文升獄謫戍而鉞張邊警上疏請濟師 詔撫寧侯永總兵鉞提督而直監督得便宜殺生陞賞出擊建州夷會夷入貢誣以窺伺掩殺之猝出塞殺擄其老弱焚廬舍而還遼東之邊儲大耗而直永鉞畢以次封賞矣明年建州夷名復仇乃大人遼東民大創鉞救匿不以聞為強御史珍所糾僅罰俸而珍坐他事下獄謫戍已命直監督十二團營而鉞入為本兵當是時直鷹擊鷂

皇明書 卷之十三 九

張威虐遍天下始 祖宗時內官禁不差即有差事竣逆罷王振專恣命出奉差者始比比後兩廣邊方置鎮守珠池銀礦市舶監收織染監造無慮皆內官賜敕行威重於大臣至是乃大肆守備南京太監覃得朋乘馬快船夾販私鹽毆殺巡檢而直欲賣以為功自往南京城治之廣東按察使彭韶具疏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而監守太監顧恒非禮貢獻市舶太監章春矯進奉庇富豪人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雷廉騷動廣東之人目為三凶至亂舊章開新法使民間力役更無曠丁藉上

均徃復刮餘戶此其爲凋傷國本害尤深泰者也  
又劾錦衣鎮撫梁海於傳道假貢儀後汪直用事  
日久中外阿附者立顯擢忤意者誅傷洵莫敢  
難阿丑者優人也以恢諧得幸而時時以恢諧獻  
忠一日作一人酗酒罵市狀一人佯曰某官至酗  
罵如故又曰 駕至酗如故又曰汪太監來醉者  
卽走避帖然或問之曰 駕至不懼懼汪太監何  
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 天子自是 上意  
頗疑直而王鉞陳鉞媚直爲死黨丑復於詆譎中  
發之於是以御史徐鏞等疏命三法司會百官訊

皇明書

卷之十三

十

三八

直褫職威寧伯越革爵尚書鉞尚書縉並除名而  
韋瑛吳綬謫戍邊然越本有文武才久歷西北邊  
有功而以銳進爲負累惜矣已而太監梁芳挾僧  
繼曉妖人李孜省進房中術以媚 上有寵於是  
芳以錄異書爲名市權賄貨緣傳 旨未官者與  
官已官者超擢進奉官至千人不擇儒吏兵民工  
賈囚奴至有脫白除大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右副  
都御史鄭時應詔疏五事指切芳謫叅政而刑部  
員外主事周軫兵部中安陽崔陞餘于蘇章以星  
變應詔列疏上 上怒疏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

風部擬陞輒絀級否則調遠惡地而刑部員外郎  
林俊劾繼曉及芳語切至下獄具俊事中十九年  
冬煥無雪 天子親請禱不應而都御史鄭時被  
謫時陝西人哭送如父母流聞至京師 上乃頗  
厭芳所爲會科道官交章論乃傳 旨今後內官  
傳奉除官俱覆奏而是日召吏部降黜千餘人皆  
囚奴厥明大雪都人咸喜以爲 上納諫黜邪格  
天之應然芳竟不誅也是時內閣部院多媵阿小  
人京師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故諸闈  
得縱恣如此弘治初典御廐太監李良爲都指揮

皇明書

卷之十三

十一

三五

乞陞都督旣得命武選郎陸容疏言都督乃武官  
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匪人良招權市恩  
當正法乞奪其新命刑侍郎彭韶言內臣出入左  
右言語輕重能爲人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糧錢  
工匠百需咸出其手分例沿倣虛名實支孰從而  
詰之今具章奏先允後下該部承行不復審處是  
政體所從失也比有犯事覺又多寬宥雖罪至毆  
死人不問卽具論死尋復就原是刑柄所以亡也  
今中官第宅踰制服食求奇大者聲勢移人人望  
風震懼其勢極盛臣伏憂其所終幸亟懲戒以肅國

防上嘉納當是時 天子至仁聖眷念民瘼欲盡  
革諸苛煩召閣學士諸大臣對輒屏左右對語一  
日召兵尚書大夏人御榻前造膝語問今天下歲  
儲不給財安在大夏頓首曰臣撫廣東具知廣閩  
省歲廩與中鎮歲索猶不能相對 上默然久之  
曰求必如鄧原麥秀者用之不然無寧已二人蓋  
廉璫也時大夏與 上議大政事大拜封大釐華  
對如響一日語及左右久未對 上微笑曰畏之  
乎大夏頓首 上慨然曰豈以卿猶疑朕為聽寺  
人之君乎但朕在內勢孤如陳寬靖已不必慮李

皇明書

卷之十三

十二

三十九

榮庸劣不足慮惟蕭敬悉故事朕所須問第未嘗  
假以事權此事大卒難更也一日夏專對久跪不  
能與命司禮監李榮掖之起又曰劉尚書年老朕  
與語過久爾榮掖之出左順門榮且扶且請曰吾  
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大夏曰 上至  
明聖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人今日力求  
退 上言李榮於朕前數稱卿某於老太監踪跡  
疎濶乃何自得此榮曰公當朝大臣第一人某何  
敢蔽賢蓋一時氣象如此然 上本慈仁守成法  
惡叅核人過而諸大臣亦見 太子未壯 上體

癯甚恐一旦事異務却謀遠顧省括乃發 上嘗  
毅然欲創抑刷洗諸近侍權復 高皇帝之舊而  
諸大臣卒徘徊顧未易遽堅決也故禍本益滋明  
年 上有病內侍張瑜者引庸醫用之飲其藥而  
崩瑜論死外議藉藉謂禍本有所起也瑜獄成有  
欲為之請者都御史張敷華曰 上棄位傷天下  
心天下人恨之入骨髓顧可活耶寘重法 康陵  
卽位承運庫太監王瓚崔果往南浙織造奏討長  
蘆運司鹽時計部屬官李夢陽王崇文徐廷用以  
氣節相尚言于尚書文執不可 上召閣學士問

皇明書

卷之十三

十三

三十九

戶部何為不可大學士徃對曰內官載官鹽中夾  
帶私鹽必多滯官鹽且害人 先帝臨終銳意理  
鹽法戶部執是宜聽 上不悅曰天下事詎獨幾  
內官能壞之耶內官干人中亦庸有二三人賢蓋  
是時已入中官言矣徃等力請 上不得已乃允  
戶部請御用監太監王瑞主大婚奏書篆缺人請  
得考選實規賄馬冢宰文升方杜抑倖門執不可  
瑞慚憤劾文升抗拒上信之給事中安奎言文升  
大臣言當聽不當墮姦計使大臣垂首喪氣非國  
家之福且直道不復得伸 上不得已允冢宰言

當是時青宮舊閣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  
 羅謹丘聚張興等日與 上臥起業導 上狗馬  
 鷹兔為舞倡角抵戲矣已漸廢萬幾不親時號八  
 虎而舊內臣段敏黃偉以端慤斥不用閣瑾諳文  
 墨熟固故性剛狠尤深日夜為 上言弘治間朝  
 權俱為司禮監內閣所擅 朝廷獨虛名天下鎮  
 守分守守巡等官皆司禮受貨賂舉用試籍之金  
 寶可克棟寒宇今獨將諸鎮巡追回 上別用一  
 番人令進金銀謝恩視利歸司禮遠矣意實傾內  
 閣 上以為然於是大更易諸鎮守內臣而內臣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一四三十三

勢愈張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屢疏諫戶部尚  
 書韓文以大臣義共國休戚又疏力諫是時上冲  
 年頗憚諸大臣諸大臣又皆顧命元老 先帝所  
 倚信即羣閣見諸大臣請甚力亦猶有憚懼而司  
 禮監太監王岳老剛直頗惡諸閣儕所為亦復是  
 閣議而閣學士顧撫機不斷持必盡伏法而逾瑾  
 得擅柄毒縉紳甚哉乎幾至危國語具帝紀中正  
 德四年秋下誅瑾詔磔之諸被害者爭取啖其肉  
 立盡藉其家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兩有奇銀元  
 寶五百萬錠又百五十萬兩有奇寶石二斗餘珍

寶稱是而下詔封太監永兄富為泰安伯弟容安  
 定伯魏彬馬永成谷大用兄弟畢以次受封方誅  
 瑾時 旨下言瑾所行亂政事畢查革而彬入司  
 禮握政柄工部尚書畢真言瑾原籍祖塋在陝  
 西塋封過制舊無例宜毀彬等大怒曰洪武禮制  
 豈有文臣脩墳例耶矯 旨下免拆毀而勒真致  
 仕故瑾雖誅而朝政放濁自若諸中貴人或鎮守  
 或典兵或織造或抽分所在往來如織而 天子  
 建 皇莊五處田數十萬頃侵民產督租擾郡縣  
 皆起於中人而中官貴戚所自為莊田者不與也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一五三十三

惟永多智附正人欲矯僭奢之弊從儉約以窮苦  
 魚菜四字為題內閣臣各賦詩永刊布行之而天  
 下民窮甚盜所在蜂起矣蓋是時天下幾亂嘉靖  
 初 肅皇帝至明聖勵精興治輔弼左右大臣不  
 時召咨天下國家之務雖神斷獨運而獻替時有  
 君臣同遊之盛藹然於是罷各省鎮守守備內臣  
 二十七人章奏皆自閱司禮監之權大削罷錦衣  
 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已又敕騰驤四衛聽  
 兵部清覈罷皇莊給主召佃盡還諸管莊人員宿  
 弊大清後深居西內羣臣罕得見久益希絕 上

時有剽斷操縱而章疏出入其手易為轉注乃權亦時時頗得竊恣行也然二百年中中官中忠慎可紀者代有正統中有阮安金英成化中有懷恩陳賜弘治中有單吉正德中有王岳陳敏而張永功乃大於過足稱云

宋太史公濂有言自昔真主之興天必生異常之才備一代之用外之則有貔虎之士奉命秉略為之鞭驅僭叛汎掃六合內之則有夔龍之倫立法定制為之謀謨廟堂協和黎庶近而至於瞽御執事之臣亦莫不忠厚謹敕小心而盡職雖其善以

皇明書

卷之十三

一六

三十一

類應非天命亦孰能使然哉世迨中葉而益反是故曰不知其人視所使非虛言也 高皇帝時有杜安道者不知何許人性慎密不洩動稱法度謹持力攝侍 上左右未嘗暫見人內侍二十餘年由尚冠郎尚御監至供奉司令入內庭行步可數言語敬恭惟恐有纖毫過謬出殿門外見要官勢人若不相識一揖外不啓口趨而退故 上稱其忠士大夫然其信而其時以死忠衛 上者稱云奇云奇者洪武中內使也不知何許人胡惟庸謀逆誑 上忽所居醴泉溢幸 上臨觀得為變

駕且出西華門內使奇知其謀衝蹕道上變氣勃勃言不可了 上怒其不敬叱左右捶之奇右臂折垂斃猶指為庸宅若有訢弗為痛縮 上方悟乃 駕登城門眺察之則甲士伏屏帷間數匝矣亟還遣兵圍其第而罪人斯得召云奇既死矣追贈右少監贈葬鍾山

阮安交趾人正統中大監為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興作之事脩北京城池九門營南京三殿治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揚村河決皆安為經綜工曹諸屬受成而已臨沒籍平生賜予及私

皇明書

卷之十三

一七

三十一

帑悉上之官時有阮監丞隨亦清謹鎮守浙江軒廉使輓最清孤顧獨禮重隨云 金英正統中太監明達知大體 英宗北征輔邸王居守已 上北狩 王監國諸羣臣請族誅王振羣謹甚英亟傳 旨籍沒王振等家時侍講徐理以占象倡言當南遷英叱之令人扶出宣言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復有以遷都為言者 上命必誅之因榜諭眾而固守之議乃決及 帝易儲一日語英曰明日東宮生日盍張宴 帝言東宮生日乃十一月初一 帝為默然蓋

所言者懷愍而英以憲廟對蓋其諷也奉使過南  
京公卿俱餞之江上惟大理寺卿薛瑄不往英至  
京揚言曰南京好官惟薛卿一人又是時於南宮  
彌縫保護最切

懷恩山東人宣德中直臣戴綸從父兄子也性忠  
直成化中上從商文毅言欲復景皇帝位號  
諸內臣聞之思獨言當復傳旨行汪直置西廠  
為悖商文毅力爭傳旨詰責商文毅數直罪恩  
召入徑以聞直得罷厥刑部員外林俊疏劾梁芳繫  
俊下詔獄事且不測廷臣無敢為言者懷恩叩頭

皇明書

卷之十三

上

三六

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殺諫臣而國不亡者祖宗  
朝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臣將失天下心  
奈何奴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  
我不然彼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硯石擲之恩免冠  
號哭不起曰奴不能復事主上命左右扶出  
至東華門謂鎮撫司曰若等附梁芳合謀傾林俊  
俊死若等不得獸生乃徑歸臥家稱疾不起上  
聞恩病乃念之遣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獄得  
解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王敏請馬房不葺神  
疏來謁恩怒曰星示變專為我輩壞朝廷法今

甫欲正法汝又欲壞之耶異日天雷擊汝首碎矣  
敏奪魄鬱鬱歸尋死章瑾以寶石進命傳旨授  
鎮撫司恩曰鎮撫掌天下刑獄乃武臣美選奈何  
以寶石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恩曰非違命  
恐違法也不得已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  
者吾言尚可及行諷兵尚書余子俊子俊謝不能  
恩嘆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尚書王恕屢抗  
言切直恩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尋竟以直  
言絀居鳳陽弘治初召還懷恩素疾閣學士萬安  
佞諛而謂尚書王恕剛正可倚信於上前請力

皇明書

卷之十三

上

三六

去萬安而用恕恕召為冢宰已上命恩袖科道  
交章諸劾安章詣內閣示安安跪泣求哀猶無去  
意思患之乃摘其所懸牙牌以去曰請去矣安乃  
惶遽歸而老又謂內閣言新君即位當登用眾  
正奈何令何喬新出南京得召為刑尚書已王恕  
為閣學士劉吉所持事輒中沮或嗾臺諫論恕欲  
傾之賴恩力從中保護竟不能加害典璽郎覃吉  
溫雅誠篤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  
過敬皇帝在青宮四子書皆吉所口授動作舉  
止一導以正法暇則開說府部百官及天下民情



農桑軍旅以至自古宦官專權誤國之禍悉直言不諱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使天下得賢主足矣皇太子甚嚴之上嘗賜東宮莊吉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為左右利病民耳皇太子聽之一日太子隨內侍誦佛經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携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頓首曰甚善佛經惟誕不可讀也其匡弼如此東宮出講必遣左右迎請講畢必語講官云先生喫茶或問之吉曰尊師傳禮當如此孝廟禮賢敬相雖出聖性而

皇明書

卷之十三

三十九

吉保護之功居多

陳準順德人主東廠平恕清儉下令軍中曰大逆不道者告我外此則有司之事我毋庸知中外安之以久之敕遣有藉沒準念其無罪不忍按遂巡屢日整衣冠自經死何文鼎者不知何許人性忠直不能為濡忍時壽寧侯兄弟橫多請奪時時入祈恩一日褰帷窺伺欲入請文鼎大叱曰此何所敢窺伺乃爾持大瓜筆之幾斃上釋不問嘗以直言逮內官監給事龐泮上疏言外官傳聞內官何文鼎頃因進言干

皇明書

卷之十三

三十九

冒見被拘囚詢之朝端則宮禁邃嚴皆莫知其臣不知所言者何事所以得罪者何由竊伏見漢之呂強亦以宦官上疏直言遂被讒誣交締慷慨就死使文鼎身居近侍見聞必真乃不以奔走承順為恭而能以犯顏諫諍為事則亦甚乎其難矣若其所言有關大體正宜褒從以勵其餘就使狂妄不識忌諱亦宜曲貸以來忠諫不宜禁錮扼抑以沮其志也今司禮監於朝廷至近且要天下大小事務無不預聞陛下詔承大統簡任老成行事安詳人心稱快近者新進數輩雖不能盡詳中如太監戴義素行不謹得罪先朝太監楊鵬行事乖方人心咸怨一旦超遷干預機務非惟政出多門重傷乎明之治抑恐人樹私恩漸開僥倖之門不可不察也臣等身讀聖賢書官忝諫諍凡逮國家大事尚爾相顧悠悠不敢極言曾不如一內侍竭忠抗節愧死無地是以不避斧鉞為陛下言之事得釋而正德中有尚者鎮福建安靖園爽無額外之需閩省有總鎮如無有也禮者賢而下寒酸好文樂善以林都御史俊素忠謹好直諫數遣使禮訊得所撰文必襲藏之

釋史臣曰余述中官勸戒之事畧且撫然感焉曰  
嗟夫詩見之矣詩云莫予拚蜂自求伊螫肇允彼  
飛蠱翻飛惟烏微周王遭家難懲忿亦疇能有味  
乎言至此矣抑春秋譏餘祭而小雅巷伯之詩君  
子敬聽焉亦可有鏡也夫可有鏡也夫

皇明書卷之十四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臣謨

洪武謨

李丞相善長定遠人微時頗讀書弗深解然有大略  
多智計 上行徇滁陽善長服儒衣冠謁道旁見  
上天表則大喜曰有天有日矣 上亦以爲善長長  
者也禮敬之語竟日意合 上大喜留幕下掌書  
記預謀議贊軍畫饋餉甚見親倚 上從容語善  
長曰今羣雄金爭非有智者莫與謀吾觀羣雄中

皇明書

卷之十四

乙

持案牘謀士多毀惡將士以故將士弗得效其力  
而敗事多矣卽持案牘者能獨存乎君宜鑒其失  
務協諸將成功名也 上總兵和陽謀斷出諸將  
右諸將頗忌 上善長曲調護而安 上發采石  
謀渡江善長卽草戒戢將士榜以從入太平榜之  
通衢城中肅然初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爲帥府  
都事丙申從克建康籍軍民五十萬奉 上爲吳  
國公善長爲行中書省叅議轉軍食戊戌 上征  
婺州善長留守建康辛丑議立茶鹽法進叅知政  
事癸卯 一援南昌征武昌皆留守甲辰奉 上

爲吳王陸右相國乙巳上言湖廣邊務議江右湖廣魚課歲得穀百萬以佐軍李濟據濠梁善長以書招濟濟降吳元年率羣臣勸進不許論平吳功封宣國公定官儀尚左改左相國充總裁官定律令議取中原福建廣東歲十有二月率百官勸進明年戊申正月 上卽皇帝位進少師定郊社宗廟儀 上幸汴善長居守 駕還上六部官制定朝賀東宮儀二年上諸神祠祭禮及翰林官制奉詔監修元史編祖訓議賞平中原功三年定服色議征沙漠置司農司制存恤祿養 國初都先鋒

皇明書

卷之十四

二

三八一

十大元帥府諸都尉指揮陣亡無後者之父母妻議禁淫祀 上大封功臣 上諭諸將曰善長雖無汗馬功然給軍食預謨議功甚大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太師左丞相食祿四千石功第一券文比漢蕭何四年春致仕賜臨濠地墳佃戶命董建臨濠宮殿七年徙江南民四十萬實臨濠墾田命總田事南安侯監田作弗力又申勅蓋留鳳陽者數年子棋尚 皇長女臨安公主爲駙馬都尉歲祿六百石八年丞相廣洋御史大夫寧有糾劾詔勿問十三年相惟庸獄辭連及吏

請逮詔勿問善長懼奏還儀戶命仍給尋召理御史臺事議征漠北雲南上文官封贈蔭叙制十七年河南水命駙馬都尉往賑恤二十有三年春肅清逆黨榜勲臣列第一未幾坐罪詔勿問會星變占爲大臣災御史劾請逮以暴卒年七十有七臨安公主徙江浦祺二子長芳留守中衛指揮茂鎮撫旗手衛指揮僉事芳子五人長恒停襲恒生城瑾城生宣宣生巒初 上之始渡江也問善長曰今四方戰鬥方始天下將安所定乎善長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不五載而成帝業則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使又不嗜殺人故也今元亂烈矣羣雄蝟奮土崩瓦解主濠產距豐沛不遠於高帝受山川王氣正同倘能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因與上評騭取天下才畧之士推宋濂劉基本佐 上定天下成一統之盛善長之力也

皇明書

卷之十四

三

三八二

誠意伯劉公基字伯溫浙青田人也年十四通春秋能文章長問理學於金華鄭生精天文兵法勝國時舉進士學士揭傒斯見而器之曰此魏徵流匹而英特過之此濟時器也授高安丞江西行省辟掾史議不合去受天文兵法於耆老鄧祥甫隱居

力學方國珍反海上浙省憲辟行省都事基議方氏首唱亂宜勦不宜撫行省撫國珍授官而劾基擅威福以信之基甚欲自裁門人曰今是非方涪先生卽自經溝瀆豈有白哉且太夫人在安得死共抱持得不死羈管紹興已而方氏益橫行省悔上基軍功以爲行樞密院經歷奏授處州總管府判基棄去入山著郁離子十篇客有說之者曰今天下擾擾豪傑並起以公才起據金華定括倉而有之卽吳越可折簡定也因畫江爲守此亦勾踐之業也先生獨無意乎舍此不爲獨悠悠欲安

皇明書

卷之十四

四

三六

歸基笑曰吾平生忿國珍士誠輩所爲柰何效之且天命行有屬子姑待之謝客去迨王師下括蒼公指天象謂所親曰此天命非人力也會孫炎以上命來聘遂間道從炎詣京師陳時務十八策上大喜恨相見晚謂人曰吾子房也專運進止之畫時陳友諒據土最强大旣破太平自帝以舟師東下犯建康獻計者或請以城降或曰鐘山有王氣宜出棲鐘山或曰背城借一而戰卽不勝走未晚也基獨張目視不言上召基入內問之基奮曰獨先斬主降及議奔鐘山者賊乃可破耳上曰

先生計安出口卽聽基畫獨領府庫關至誠結士而設奇以制勝此用弱爲強時也且天道後舉者固勝上大喜用基畫攻友諒破之龍江事具帝紀中諸乘暑雨風而殲敵皆基本謀也已上征僞漢圍安慶攻不克基請乘虛搗江州傾其巢上從之遂悉舟師西上風駛行迅距江州五里巡徼卒望見走入白友諒始知之乃大驚失措挈妻子宵遁而我師克江州初小明王韓林兒者有汴梁據尊號滁陽王素奉之至是走建康歲元日中書省設幄坐將奉小明王以朝基大怒罵曰何爲乎

皇明書

卷之十四

五

三六

奉牧監者徑出不顧上召入問之基力陳天命所在今推奉後復難推移且逆天上感悟因與謀定天下之畫僞楚洪都將胡廷美遣子來約降且請要束若干事上有難色基賜上所坐胡床乃許之遂降洪都上遣將畧地命基授方畧基出溆紙授之令夜半出伏曰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伏頃之有黑雲起是賊氣也慎毋動日中後黑雲漸薄而青雲旋合此賊歸卽叩枚躡擊之賊可殲衆初駭莫信也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青雲起已又見黑雲乃大驚以爲神如基指遮擊竟成

功而還尋以毋喪歸 上遣官護行吊賻甚厚會苗軍反金華括蒼衢州卒欲翻城應之衢守將大懼聞基至喜迎入城一夕而定因為書諭金處諸下邑令固守毋動方國珍素憚基聞基還致書幣禮問具以聞 上令與通問基因宣示 上威德而國珍遂納土及服闋召旋京決征陳友諒之策殲之湖語具帝紀中方大將軍取吳拓中原時上時時召基入造膝語或時至其所屏人語語移時乃去所與 上定策決攻取甚夥然秘莫得聞已為太史令尋改太史院使上戊申大統曆會日

皇明書

卷之十四

六

三五

中有黑子奏東南當失一大將而胡越國苑發州熒惑守心 上頗欲太刑誅以厭之內廷懼人不自保且洵洵基密說 上宜罪已回天意明日上臨朝自引咎諭羣臣羣臣始安後大旱基為上言此刑獄濫所致 上命基即訊多平反天應時雨諸廣 上德類如此叅知政事張昶使人上書頌功德而自勸 上宜及時為樂 上以問基基質責之曰是欲為趙高者所為昶大恨陰結基屬官齊翼岩者伺基陰事頌傾之未發而昶誅及司天臺災翼岩上基所言天文事多隱謬不知凡

所言固基所密聞 上及 上所使為言者也上怒窮治得所與昶交通狀翼岩誅吳元年拜御史中丞命議律 上幸鳳陽命居守先是基為上言宋元來寬縱日久當使朝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上然之基素剛嚴至是督察內外有犯悉寘法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罪當死相舍長素愛彬祈緩獄不聽奏上彬竟處死由是與舍長大忤上回京善長愬之基求退遂得歸青田且辭謂 上曰鳳陽雖帝鄉然不可建都王保保雖殘破然未易輕也已而定西果失利王保保走沙漠 上追

皇明書

卷之十四

七

三十七

憶基言會行功臣封 上手書叙基勲伐及曩同患難趣赴京受封基至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 上欲授基爵基固辭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久之 上以事督過李丞相基為申救 上曰是數欲害公公乃為之地耶公忠勲自足任此吾志決矣頓首而對曰是如易柱非大木不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敗天下至大宜求大才可勝任者非臣駕能任上怒乃解三年加弘文殿學士封誠意伯授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護軍 上嘗召卜相問楊憲基與

憲善厚顧以爲不可 上恠之基曰憲有相才無  
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  
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臣未知其可也 上曰汪廣  
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已又問胡惟庸  
基曰此小犢用之將壞轅破犁矣 上喟然曰吾  
知相無踰於先生基皇恐謝曰臣疾惡太深又不  
能繁劇敢不自知任之且孤 大恩夫天下何患  
無才願 明主悉心以求今日前諸人誠未見其  
可也於是三人者皆恨基 上手書問天象基條  
答甚具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

皇明書

卷之十四

八

少濟之以寬書奏 命宣付史館或有言殺運尚  
三十年未除者基慨然曰無以爲也使任政掃  
弊俗一二年而寬政可復此其言關運會國脉者  
尤深已 上卒相憲廣泮皆敗斥乃獨相惟庸基  
大感曰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因請老歸田初基  
以甌括間有隙地僻絕巖險曰談洋抵福建界曰  
三魁元末民負販私鹽每出入其間方國珍因挾  
與爲亂今遺俗未革宜設巡檢司以靖之又言郡  
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  
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於是相惟庸因構

基以談洋距山面海有王氣欲求爲墓地弗與乃  
陽立司以快恨下刑部議刑尚書吳雲言基有異  
旨罪死 上不報獨移書諭基曰君子交絕不出  
惡聲今念卿功僅奪祿爵如故基得書大懼走詣  
闕謝乞自留京師以待察已有疾胡丞相以醫來  
問疾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卷石以白上 上亦  
之省也疾增賜告歸抵家卒年六十有五其薨時  
編素所習占候書置積中弁手所撰遺表付子璟  
曰我欲奉遺表上今丞相方幸表無益也然丞相  
行且敗敗 上必思我言當爲我奏之又明年惟

皇明書

卷之十四

九

庸敗 上思基言中恠無遺表又欲得基所習天  
文書遣御史李鐸詣其家取之璉於密室中奉積  
持遺表授使者隨入見 上見表與書皆基手所  
封固乃大喜發讀之則具言政寬猛如循環今宜  
修德弛刑以祈永天命諸形勝要害地宜措注令  
與京師相羅絡皆天下大計詔授璉考功監丞及  
惟庸以逆誅 上益思基言召二子入見 上喜  
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温不死矣已璉卒召璟  
襲璟讓兄子薦薦嗣封基剛毅慷慨有大節以謨  
議爲 上腹心自以爲不世遇展裏蘊畢言遇急

難勇氣奮發盡立就人莫能測其機也 上天  
嚴重廷臣多囁嚅自保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  
禍福故有怵懾其論天下安危必義形於色 上  
甚禮敬常稱老先生而不名羣臣得過基密為申  
理而終不自言至家居日飲酒奕棋未嘗以功能  
自著見也與人交開心見誠至義所不可未嘗少  
有假借居鄉守禮尚儉多陰德詩名世逼漢晉為  
當代宗靖難初奪爵景泰中錄元功授翰林院五  
經博士世襲天順二年勅建祠祀弘治中錄後授  
處州衛指揮正德中賜誥贈太師諡文成嘉靖中

皇明書

卷之十四

十一

諫臣言方 高皇帝創造時諸佐命並軌宣翼而  
誠意伯基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諭功  
至光美而身沒世隕傳聞疑謬辱在塗泥昔武王  
興滅繼絕而天下歸心成季忠勳無後無以勸善  
臣等愚謂基宜侑享 太廟九世孫指揮使瑜宜  
嗣伯爵封敢冒死陳聞制曰可祀基太廟庶中瑜  
嗣誠意伯歲祿七百石與世券卒今嗣伯世延  
宋學士濂字景濂浙浦江人妊七月而生六歲能為  
詩歌博學多通少長從當世諸名公游文大起而  
益遂於諸經綜古聖賢之學勝國特以薦召為翰

林國子編修辭不往會世亂益韜闕冠黃冠入小  
龍門山著書庚子 高祖定金陵遣使以書幣禮  
徵至首勸 上以不嗜殺人甚見尊重除江南儒  
學提舉入授 皇太子經濂誠明純恪至綱常大  
義必剴切再三陳導之不倦 上甚嘉焉明年改  
起居注侍左右諸補益弘多又明年乞歸省賜金  
帛而遣 太子致贈有加禮既抵家箋謝 上書  
奉 太子勉以仁孝勤敬戒驕怠進脩德業副元  
良之望 上覽畢喜召 太子諭以書意立賜濂  
書曰曩先生教吾子以嚴是不佞也以聖人法言

皇明書

卷之十四

十一

變俗語訓之是疏通也所守者忠孝所行者節儉  
是德體也昔聞古人乃今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  
已而丁父尚書公憂服闋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  
士史局中發凡舉例揭綱領綜之授同列同列  
仰成焉三年遷國子司業時國子多大臣子分濂  
莊蒞動禮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講與  
諄諄忠孝仁義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為  
先生弟子會上孔子廟議忤旨謫安遠知縣未幾  
召為禮部主事擢 太子贊善 上嘗問所宜  
者書濂以真德秀大學衍義對 上覽而悅

大書揭兩廡壁間陸侍講學士命輯歷代姦臣事  
為辨姦錄成分賜 太子諸王命序 祖訓命纂  
修大明日曆當創造時自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  
祀以及朝會慶宴禮樂律曆之制下至四夷貢宴  
賚賞之節咸無從稽實而勲舊名卿良大夫所為  
焯德耀功之文不具 上一以命濂論次紀譏咸  
煥然可述聳一代典禮文章於漢唐之上 太子  
寬大仁明天下咸愛戴濂翊導之功為多 上嘗  
召講春秋濂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主忠恕先自治  
遵誠明以賞罰則賞罰中而天下可定也 上嘗

皇明書

卷之十四

十三

三十五

論黃石公三畧意善之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  
王治天下大經大法畢具願 陛下特留意其中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濂對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誠  
少屏諸欲惡則心清而身泰矣 上御西廡大臣  
侍 上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令講析濂講  
訖言漢武慕神仙征伐四夷民力耗竭已乃重刑  
罰以震服之天下幾亂臣以為人主能以義理養  
性即邪說不能惑與學教民則禍亂不作刑罰非  
所先也 上悅曰朕上畏天命下畏兆民常兢兢  
念何敢自逸濂離席頓首曰 陛下此心即古先

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願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嘗御齋室問三代  
曆數修短封疆廣狹之數濂具以對且曰三代之  
得天下也以仁義其守也亦以仁義故歷年多非  
後世所及一主於格心濂忠誠愨久而彌篤在  
上前陳說不為文飾欺蔽即家事有問無隱曰君  
猶父也天也可欺耶 上嘗問昨頗飲否公以召  
客對問客為何人饌何品公具以質對 上喜曰  
卿信不欺我我昨遣人覘良信置温樹二字於居  
第人問及中朝事者輒指示終無所言嘗命參大

皇明書

卷之十四

十三

三十五

政對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待罪禁林厚  
幸不願當事任也嘗召問廷臣臧否濂第稱其善  
者置其不善者 上詰之對曰臣慕其善者與為  
友故知之它鮮交故不知也終無所毀時有上萬  
言疏論時政者 上怒其迂衍問羣臣阿意者摘  
疏中語巧詆之濂曰彼應詔上疏本效忠即無取  
幸 上寬貸 上復覽疏顧中有足采乃罵阿意  
者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乎微景濂幾誤罪  
言者矣濂應制賦詩為文必寓忠告嘗奉 命詠  
鷹令七步成即有自古戒禽荒之語 上忻然曰



卿可謂隨事納忠矣 上嘗觴濂酒濂舉觴前跪  
請曰臣年邁臣不勝杯酌懇愆儀罪死幸 上寬  
上強之飲飲盡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大歡笑親  
御翰墨作醉學士歌一章以賜命羣臣繼作曰俾  
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親調手  
注卮以賜曰此和氣所凝能已疾延年故與卿共  
之諸皆異恩居久之請老比得贈父尚書祖太常  
少卿親製誥文已眷念不欲令速發留朝夕者累  
月而後遣濱行賜文綺鈔及 御製文集因問卿  
今年幾何矣濂對曰六十有八矣 上曰藏此綺

皇明書

卷之十四

十四

俟三十二歲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且辭 上  
惻然久之曰卿中歲必入朝冀得見也已對侍臣言  
太上為聖次為賢次為君子景濂事朕 九年語  
可覆無偽未嘗一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一節  
可謂君子矣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人明年秋入  
朝 上念之廷問者數矣比至大喜勅儀曹奉醪  
膳諸物抵寓館以賜 太子諸王至百官皆懼動  
顏色寺人衛卒見濂至亦皆以手加額願宋先生  
留廣 上德也自是日侍 上游歷觀關盤旋禁  
藥造糜侍食安乃退歲暮乃得請歸蓋眷厚如此

皇明書

卷之十四

十五

初濂傳 太子之日久 太子一言動必以禮匡  
諷諭諸道而色溫氣和津津然入于心讀書至政  
化大端及前代興亡之故未嘗不懇曲開曉也傳  
人情物理闡明其義 太子每歛容嘉納與人言  
無面背曰師父云十三年冬孫慎坐黨逆論死濂  
罪不測 太子力營救不得乃痛抑赴金水橋自  
沈 上聞 太子沈大傷痛呼內侍速救即不救  
若屬且盡死及出 上且喜且怒罵兒痴何至此  
太子泣曰師當刑兒何忍不死會 皇后諫語苦甚  
乃安置茂州行坐不脫桎梏至夔州卒濂於學無  
不窺晚究心於性命之極視外物往來泊如不相  
干嘗曰古人之學欲心正身修而見諸行事令俯  
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無謂也尤篤於倫品與人  
交內誠外恕謙謙若不足三尺童子造拜必恭權  
有力者非其人即置金滿橐一字不苟予也好接  
引來學遠方至者授館飲食之士大夫相與言當  
世有德者必歸濂而天下無識不識咸推濂以為  
先生長者也或勸為子孫計濂曰富貴豈一家物  
哉我所以遺之也歸青蘿山闢一室閉戶纂述人  
不見其面而名聞四夷高句麗安南使者至必問

濂安否購其文章以去正德中謚文憲濂有孫曰  
懌奉母孝力學攻書建文中召入翰林爲侍書  
論曰當勝國之季天下學士多奔走失業惟宋學  
士與誠意伯數公習古學不廢宋黜約山澤劉馳  
驅州縣至淺鮮矣 明興 高皇帝以神武定天  
下羣策畢輾然帷幄中安危成敗呼吸之斷非誠  
意莫任而學士以德行文章潤色鴻業爲 明儒  
冠非淵蟄虬屈詎能有伸哉韓公起草萊事 主  
佐成帝業部符爲元功子尚主稱肺腑屬乃不免  
於讒况踈遠乎故功名人之所難言也

皇明書

卷之十四

十六

三六二

永樂謨

夏忠靖公原吉字維喆湖廣湘陰人也幼端厚如鉅  
人喜怒不形毋夫人守節長教之力貧孝養爲里  
人敬信里少年有被酒侮詈之者里人共斥之曰  
汝猶不知里中有君子人耶里有物憑人言禍福  
頗效原吉至寢不言他日復言問之曰夏公端人  
吾不可以近領鄉薦授戶部主事部尚書郁新奇  
之與共政會劾諸司怠事者觸 上怒問誰從教  
汝執奏者新恐免冠謝業得解有劉郎中者忌原  
吉欲中之乃奏言果人教尚書 上更召問爲誰

對曰堂後書笄生實教臣臣愚過聽罪萬死 上

下書笄生獄郎中又奏原吉專尚書柄前言事本  
原吉教尚書 上怒曰我聞原吉能佐尚書事原  
吉才汝顧欲陷之耶於是劉郎中與書笄生背棄  
市建文時擢戶部右侍郎充採訪使巡福建考吏  
治訪民隱尋移鎮蘄州永樂初轉左或言建文中  
用事人不宜任 上曰原吉忠於 父皇故忠於  
建文又豈不忠於朕耶逾月進尚書元年吳浙大  
水遣原吉行視水卽賜吳中水利集俾考觀原吉  
至浙詢故老考水之源委利害甚具具奏上語具

皇明書

卷之十四

十七

三六五

漕河事中役夫十餘萬金作躬親撫薦之晝夜布  
衣徒步行經晝盛暑爲却蓋曰衆赤體暴日中吾  
何忍獨張蓋爲乎於是諸濬治畢底績水東入海  
不爲患農田大利又奏發粟三十萬石給牛具種  
子以賑饑姚廣孝自浙西還 上首問治水水何  
若廣孝具上其狀曰原吉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  
事時師旋方息大宮空無蓄積靖難功賞方行封  
建親藩置武衛添設百司召天下儒生編摩大典  
未幾遣二十五將軍伐安南遣內官造大艦航海  
通西南夷營北都宮殿費皆以巨萬億計咸仰給

於戶曹原吉平賦役汰冗食均出入以愛人節用  
為本轉移節縮財沛乎有餘而天下宴然七年

上行巡北京原吉從命兼掌行在吏禮兵及都察  
院事八年 上北征命盡總行在九卿事輔 太

孫居守諭之曰朕以房玄齡視卿時北都庶司草  
創原吉且入朝造 太孫晨前決機務退至政事

堂部郎從官臺御史抱案牘環立請事原吉不動  
聲色口應手判北奏行在南啓監國皆立辦京師

肅然 上還賜宴有加禮諭羣臣曰原吉輔 皇  
孫居攝今周公也尋扈還京命侍 皇太孫周行

皇明書 卷之十四 六

鄉落觀民間民所疾苦取菴黍以進曰願 殿下

味此知民艱十一年扈北巡侍 太孫常居 上  
營後十四年侍 太孫南還十五年從幸北京十

八年宮殿成命召 皇太子世孫于南京十九年  
三殿災原吉言愛民所以敬天乞蠲逋負芻糧弛

採辦銀恤流亡以回天意時言官應詔交章論營  
北都非便主事蕭儀言尤峻 上怒撲殺儀曰噫

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熟議數月然後行豈罔我  
哉今何籍籍也言官遂劾諸大臣迷謬誤國 上

跪言官大臣于午門難遷都利害令內侍出宣問

議云何諸大臣啐啐詆言官不知國大計原吉

首謝曰給事中御史當言路且應詔陳言中無它  
臣等備員大臣贊大計不協罪萬死再問對如初

上悅事兩釋時 上憑怒甚非原吉引咎識大體眾  
罪且莫測矣時大都新建轉漕難原吉薦平江伯

瑄才使治漕薦長史周忱才陞侍郎巡撫已又從  
中贊聽所請以濟國靖難初瑄嘗為飛語危之不

計也交趾平 上問陞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  
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乃獨封尤

功餘頒賚有差當是時天下洶洶苦擊胡事南夷  
皇明書 卷之十四 十九

而 上欲盡滅胡又內恚多羣臣莫敢諫原吉曰  
我受國恩厚不可以不諫約尚書方賓與俱入叩

頭言頻年師數動不可以出師又 聖體違和涉  
風沙苦幸自愛 上怒斥轉餉古北口切責賓賓

懼自經死 上愈益怒籍其家而尚書呂震言原  
吉柔奸意傾之 上怒命錦衣衛械以來原吉方

起厥儲使者至迫就逮原吉曰竣畢此即行不然  
恐侵盜為國費死吾安之不以累公也及至 上

召問征虜事對如初歷言古明聖不勤遠畧之意  
命繫內官監籍其家惟賜鈔千貫餘布衣瓦器

上感動命中使自以其意問之曰 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也豈亦有怨乎原吉曰風雨露雷無非教何敢怨 上聞意大解然猶頌繫之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乃竟崩計至 太子走繫所呼原吉哭具告以凶問原吉伏地哭不能興 太子即欲召原吉出視事原吉曰臣先帝罪人今未聞遺詔何敢出 皇太子即獄中賜御膳咨國事原吉曰今東南民力困於糧饑戎伍疲於歲漕宜幸南京少蘇民 太子大稱善及即位遷部尚書進少保太子少傅三俸並支

皇明書

卷之十四

三十七

辭不許許辭太子少傅俸賜繩愆糾繆章期轉拂語具 帝紀中洪熙元年冬無雪 上作憂民吟屬令和勅禁鬻割鞭背連坐刑皆原吉密議聞李時勉廷諍發 上隱 上大恚欲深罪原吉曰時勉小臣言即過豈能損 聖德幸下法司議徐罪之未晚也未幾 仁宗崩章皇帝方監國南京諸大議皆原吉豫定監國至即位時時召咨大計或時袖小帖手付之且覆上中秘莫得聞漢庶人反以誅原吉爲首名贊親征平之語具封建中師還賜資甚厚賜範金銀章曰含弘貞靜曰謙謙齋曰

後天下樂皆褒語云已輟部務論道左右五年卒遣禮部尚書論祭贈太師諡忠靖原吉天性寬平篤孝友與人交久而能敬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怨惡心器量靜深閱廓人不見涯涘恂幅無矯飾不務以悅人而識不識見謂爲長者永樂中西域僧號法王者來 上甚寵欲親詣郊勞原吉曰彼慕化來宜示以君臣之禮 上如是下必有甚幸上無自輕他日法王見便殿 上命原吉拜原吉曰王臣雖微加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辱天子大臣臣不敢奉詔 上曰卿欲效韓愈耶時

皇明書

卷之十四

三十五

天子數御便殿及闕門時召對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與者沈機密勿泯然無迹而天下陰受其賜其理財賦必酌大體畧煩碎而主於體國靖民在部時吏捧精微章爲墨汚怖欲死肉袒歸罪叱之去明日自袖至便殿免冠曰臣昨不謹風颺急汚精微文書敢請其死 上命易之而罷從吏有汚其織金賜衣者懼甚曰汚可浣何懼吏壞所寶硯石匿不敢見曰吾未嘗惜是一時卿大夫雅量推第一嘗與同列夜飲歸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天寒甚原吉曰君子不以寘寘

情行其忠敬如此居嘗言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  
事當如小事人以爲王子明韓維主之度云

蹇忠定公義字宜之蜀巴縣人初名瑑洪武中爲中  
書舍人奏事稱 上意 上喜問之曰若豈蹇叔  
之後乎義頓首謝不敢 上喜其篤實書義字手  
賜之易名滿三載考吏部奏當調命滿九載考母  
調朕且大用義朝夕左右掌機宜文字敬慎又愈  
虔建文初 天子知 太祖欲重用超授吏部右  
侍郎靖難後轉左逾月代張統爲尚書時制下法  
令非洪武中舊者悉革去義從容爲 上言鑿成

皇明書

卷之十四

三

三

憲者豈無因革及亂政者自有經權貴在適時變  
便民耳因舉數事陳說本末所爲因革者 上以  
義忠實從其言小人有因譖其不忘建文君者斥  
不聽二年立 皇太子兼詹事 上欲諭太子率  
令詹事往諭意 上巡北京命佐 皇太子監國  
惟諸王及遠夷奏請傳詣行在所餘悉啓 太子  
處分義熟於典故達政體內贊宸謨外康庶品不  
動聲色而中外晏然九年與夏尚書同九載滿考  
賜宴勅獎諭初建北京三殿災勅巡應天諸郡問  
民所疾苦考察黜陟文武大吏義以國家多事苟

盡法繩下人不勝獨黜其太甚者數人餘多見寬  
假兵民利弊當興革者輒具奏行事已還部二十  
年 上北征還坐東宮事與西楊頌繫尋釋 仁  
宗即位進少保歷進少傅少師又製蹇忠貞印以  
賜宣德政議一屬諸舊人如 仁宗之初已乃輟  
部務論道賜銀章曰忠厚寬弘云義重厚事不敢  
專斷承顧問常持兩端聽 上決然忠實無他腸  
楊學士士奇於 仁宗前質言義過慮義徐應曰  
事慮不熟有後憂上咲曰義士奇言皆是宣德中  
擇人使交趾義薦伏伯安 宣宗顧夏曰原吉謂

皇明書

卷之十四

三

三

何夏對不可義曰伯安有口才它羣臣不及宜可  
遣 上問士奇士奇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使  
且辱國不可遣義嗒然退乃終不以二人爲異已  
而怒顧中服之也七年令有司治第八年一品九  
載滿賜宴禮部裕陵即位齋宿寢疾五日而卒年  
七十三歲沈深質實敦孝友有儒度未嘗一語傷  
物至議典法亦未嘗苟含容歷事六朝官冢宰五  
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取士任官後浮華而先  
淳朴尤慎郡守之選以爲治本考察明恕不縱不  
苛故其時士風吏治率龐厚蒸蒸民庶允殖蹇夏

三楊之力也稗史臣曰天之右人國也必有敦龐  
壽俊之臣焉斷斷篤醇措天下於乂康夏忠靖屬  
國時功奠社稷澤被蒸民乃如山如河更險夷一  
節也茹納調劑與蹇忠定同功故是時天下稱大  
臣曰蹇夏或以沈默爲蹇尚書病然矯亢爲名高  
去治象逾遠矣

皇明書卷之十五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臣謨

楊文貞公士奇本名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生一歲  
而孤邑人羅性實子之七歲母陳夫人語知楊本  
姓也泫然泣於別室立土磚爲位祀楊氏旦夕謁  
拜久之性知之命復姓而具告稍長益敦敏嗜學  
以家貧爲里塾子弟師有鯁生携殘蠹帙數冊抵  
館下色悽甚詢之曰母老無爲養也惻然曰嗟乎  
貧人孰無母分其徒之半資之姑氏疫庭無人迹

走其家調治者浹旬愈乃去弱冠游章貢章貢  
儒者重之令攝琴江教事琴江令亦儒者大重之  
咨以政輒導以仁恕邑重囚冤力爲言得解囚間  
懷金爲謝若不預聞也者而斥之去游楚楚中人  
鄉慕之郡縣舉爲學官不就建文初授教職會修  
高祖實錄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  
儒部尚書張統得其文大驚以爲王佐才奏第一  
除吳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靖難後改編條  
入直文淵閣與密勿時初建閣學士解楊諸公以  
機敏承眷顧士奇獨持重慎事未嘗以賢智先人

議大政審衆長而折其衷又廉靜寡慾有文學蘊籍上益愛信二年燕左中允 上巡北京輔 監國日爲監國言尊君順親之道而太子仁明好文學於士竒特親 太子嘗閱真德秀所輯文章正宗喜之士竒曰德秀真儒其所著大學衍義尤有益理道爲君爲臣皆不可不知 太子卽取觀曰此爲治之條例監戒也遂翻刻賜諸 皇孫一太子問詩法士竒曰詩以言志明喜起南薰解阜之詞唐虞君臣之志也三百篇雅頌商周君臣之志也漢大風歌唐雪耻百王之作所尚者霸力已

皇明書

卷之十五

二

非王道漢武秋風詞則志靡而音哀至隋煬帝陳後主志淫詞靡則後王永鑒也臣愚以爲殿下明經講道之暇惟兩漢詔令於治道有益亦深醇可觀詩非所急也 皇太子曰儒者亦能詩否士竒曰儒固能詩然儒之品有三有道德之儒有經濟之儒有詞章之儒專意詞章君子謂之俗儒不學也 皇太子悅諸廣德將導類如此居久之 上頗不理於 皇太子召士竒問之士竒枚舉 皇太子孝敬誠慎數事以對 上曰亦子道當然對曰古聖賢亦盡其所當然者耳但殿下天資高過

未嘗不速改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 皇上付託 上悅已 皇太子爲二王所深構宮僚咸得罪士竒危心深慮兩頌繫詔獄 上終眷士竒卒以安遷翰學左春坊大學士而 太子於士竒愈益親 昭皇帝卽位立陞禮部侍郎華蓋殿學士奏事 上望見士竒來嘆謂蹇尚書曰新華蓋殿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竒奏言寬恤詔方下而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爲香炭與詔意戾 上大喜爲立減十五有誦海內治者 上示諸大臣公曰流徙未歸瘡痍未復何得

皇明書

卷之十五

三

三十三

言治平乎願留意賜畿內田四十畝固辭請以業貧民加少保兵尚書三俸並給力辭尚書俸時上倚大臣蹇夏及士竒最重賜繩愆糾繆銀章冀匡弼諸大臣未有言而士竒密疏論事力 上每舉士竒風勵諸大臣嘗論與兵尚書李慶禮尚書呂震忤 上輒從士竒言又憐其孤立爲曲調劑和輯之蓋近古未有也 宣廟卽位扈伐漢議安趙全親親恩頗忤旨已益親毗大者齋宮議赦令決棄交南皆社稷大慮諸具 二聖紀中 上嘗與士竒語科舉取士之弊士竒曰科舉須兼取南

北士北人文學誠不逮南人然自古長才大器多  
 北產而南人多浮自古國家未有不兼用南北士  
 者 上曰然然且奈何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  
 自今分南北字揭之北士即文藝無求全將北士  
 進矣 上曰善北士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  
 為著令一日 上立文華門召士奇見有怒色已  
 乃屏左右言楊榮家畜馬甚富也朕察之皆邊將  
 餽榮榮大負朕士奇對曰榮屢從 文皇帝北征  
 典兵以故接諸將今閣臣知邊將才否諳邊阨塞  
 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莫如榮臣等皆不及此小  
 事不足過 上笑曰朕初即位時榮數數短卿卿  
 顧為之地耶頓首而對曰榮有敏才知大慮願  
 陛下以容臣者容榮使改過 上乃釋然士奇故  
 南人而持議本大公進北士論趙事時為文敏所  
 沮短終力為保護之蓋其度也廣東布政徐奇以  
 事抵京師載土物饋遺諸大臣有得其條餽遺姓  
 名以進者 上見中獨無士奇名大善之召造膠  
 問故對曰奇前為都給事中時與翰林六科比舍  
 居相往來於臣亦然奇擢任眾作詩文贈之適臣  
 病未作故無名耳 上曰卿爾時不病亦賦詩否

皇明書

卷之十五

四

三七九

對曰必賦賦詩則單目亦必有臣名 上曰彼遺  
 諸大臣諸大臣當受乎對曰臣未聞大臣可受外  
 臣饋贈者也然則彼當遺否對曰此亦奇不能卓  
 立而然 上曰彼遺諸大臣何意對曰臣觀單目  
 內所餽遺不過藤篋蘇合丸之類皆微物無重貨  
 非有他也 上釋然取單目立焚之 上頗好微  
 行而遇士奇特厚一夕夜且半從四騎至士奇家  
 報范太監來比迎 上入門立月中矣士奇伏地  
 言 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身而擾擾塵埃昏昧  
 中如此 上曰思一見卿故來遂屏左右語良久  
 乃去士奇頓首跪送曰願自今陛下彌自慎為意  
 外防明日 上遣太監弘問 上臨幸何不謝士  
 奇對曰至尊夜出臣至今心悸何敢謝又遣問今  
 天下平寧即微行何憂堯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  
 尊居九重恩澤雖弘豈能徧洽幽隱萬一冤夫怨  
 卒伺間竊發事難言之矣後旬餘錦衣衛獲一盜  
 嘗殺人詔捕急遂私結候 駕之玉泉寺挾弓伏  
 道傍林莽中為亂具以聞 上乃笑曰士奇言不  
 虛賜白金文綺明日入謝 上曰愛朕莫如卿先  
 是大臣有導 上微行者故云時詔方內郡守聽

皇明書

卷之十五

五

三七



三品以上官薦用極刑家有賢子弟勿棄本文貞  
建白也及 英宗以冲年嗣位 昭皇后倚士奇  
任之而士奇請開經筵簡侍從以涵養 聖德請  
屯田以省饋運加少師 正統初災變頻仍上下  
交省蠲逋慎獄休養生民嚴覈百司推進才傑諸  
可故沃聖學弼成治化者恒汲汲身任之故是時  
公卿藩臬號稱得人 上高拱九重不事游侍南  
北供億十減三四奄振上畏 母后下憚士奇等  
稍自歛戢諸具帝紀中常引年求去弗允請益力  
命還鄉展墓中使從還鄉九年子稷以罪獄死士  
奇快快自恨已遂病 天子遣醫賜璽書寬慰賜  
酒饌竟不起時年八十矣 上輟朝哀悼遣禮尚  
書諭祭贈太師謚文貞次子稹以廕官尚寶丞  
上俾從諸老後入中禁士奇心術正大論事先大  
體常扶君子抑小人然未嘗求備居恒言人君以  
愛民爲事天之實人臣以薦賢爲敬君之實又言  
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晚以三  
孤還鄉待故所父事者劉氏隆篤有加禮秉禮執  
虛不自滿假蓋壯老一心云

楊文敏公榮字勉仁閩建安人靖難後以編修召與

皇明書

卷之十五

六

三七三

七臣者同人閣年最少最警敏 上爲更名榮  
上嘗晚出右順門召閣臣諸閣臣咸歸第惟榮在  
出江西藩省奏牘示之言吉安民有嘯聚者已復  
業蓋朝廷初遣巡撫已又遣都督觀往巡視曰卽  
不下宜加兵及奏至 上喜曰觀不至不下其降  
勅褒觀榮讀奏訖曰計發奏時觀尚在中途觀不  
得論功上曰善已遇榮益親陞侍講立太子兼太  
子諭德分直講經史五年經略甘肅邊七年虜脫  
脫不花來歸至甘肅受降還上寧夏邊略十年守  
臣言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數患邊 上以榮曉  
兵命馳至陝會豐城侯彬計之榮還言赤斤出嘉  
峽關且千里地險阨乏水草餉道艱又天沍寒士  
馬疲瘠不可輒用兵小醜不足患當自歸 上從  
之而老的罕果自歸陞翰林學士時 上甚信任  
榮諸巡行輒從而諸大臣忌榮直欲疏之適國子  
闕祭酒共推榮 上不許曰柰何不令在朕左右  
榮望諸大臣忌已乃益發府部院諸弊事密疏上  
上持草不下務輯和諸大臣進文淵閣大學士時  
兵衛伍缺補或言建文中江西所聚集民兵可調  
也榮曰 皇上命民復業且二十年今復調非信

皇明書

卷之十五

七

三七四

動衆非仁料兵非勇事遂寢二十一年扈西征駐  
宣府虜酋請納款衆懼莫敢任榮請往受降而還  
浙江守臣言閩浙麗水政和二界中盜聚嘯爲暴  
請兩都司合兵勦榮曰不可愚民苦有司暴不得  
已而嘯聚勦則毒民民益衆聚不可解願遣一勅  
使撫之不足煩兵 上從之卒以無事時 上英  
武羣臣奏對少稱旨而獨愛榮才凡密畫必與當  
上怒不可嘗而榮至一言卽霽威每征行必從二十  
二年扈北征中道軍乏典榮請令軍中相假貸入  
塞官償率一而償三且遣使宣諭虜令自新乃班  
師 上還抵榆木川而崩諸倉卒所經綜咸倚焉  
仁宗卽位陞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支三俸宣德初漢  
庶人反贊親征黎利反贊棄交趾從 上出巡邊  
贊大擒獲具帝紀及四夷考中正統初與西楊並  
進少師五年許展墓道卒贈太師謚文敏世建寧  
都指揮使榮閭朗果毅能謀善斷總修四朝實錄  
受 三聖顧命屢從出塞羈勒萬里遇事直前不  
疑於行善隨機制變而靖重不撓勤於職事盛寒  
暑及小疾未嘗少怠內行修謹家故豐又厚祿能  
賑施窮阨無問疎戚貴賤小大咸歸心焉

皇明書

卷之十五

八  
三十一

楊文定公溥楚石首人事建文帝爲編修靖難後專  
東宮爲洗馬 太子觀漢書稱張釋之賢也溥曰  
釋之誠賢然非文帝寬仁亦未得行其志文帝守  
成甚盛德主也因采文帝事編類以獻 皇太子  
大悅會東宮爲漢趙二王所危構宮僚大臣下詔  
獄相繼死溥及學士淮一繫十年家人供食數絕  
又 上命叵測日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  
業至此今讀書何爲溥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柰何  
輒自棄乎經史子讀之數周 長陵崩進太常卿  
掌弘文閣宣德中陞禮尚書兼學士正統初進少  
傅武英殿大學士絲綸經制多出其手自以爲在  
獄十年之功溥夙稟淳質不尚機警崇忠厚尚正  
直議政決疑與大臣爭可否能舍己從人無係吝  
時天下稱三楊三楊者文貞以江西稱西楊文敏  
以居第稍東稱東楊文定以郡望稱南楊正統五  
年東楊先卒又明年 昭皇后崩又明年西楊卒  
十一年文定卒而十四年有土木之禍  
稗史氏曰予讀楊文貞公文如揖耆宿老儒造次  
立談必於道而儀度儼雅可敬也史記其語曰天  
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大哉相言

皇明書

卷之十五

九

三十一

諸調劑輔拂功秉道守一歸主於為德為民有以耳東楊揮斤游外遇事立斷文武惟其用文定安貞履節故參合而成名天下咸頌言三楊三楊諸所善者多也

解學士縉者江西吉水人也字大紳少穎有異才洪武中舉進士入中書為吉士 上愛其少俊召日侍左右被寵愛殊特嘗寓大庖西室召諭日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則父子當知無不言試舉今日施政所宜者告朕無有所隱縉立草封事萬餘言以進其畧日臣聞之書日爾有喜謀嘉猷則入告爾

皇明書

卷之十五

十

三

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日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乎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為盛美昔人有譖魏徵于唐太宗者以為錄前後諫章視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即令有之亦足垂示奕世臣主同休而何名為罪哉停婚什碑臣竊謂太宗怒非所怒矣 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故臣願與臯夔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其所為感恩服義懇切為言者獨願 陛

下母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 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中原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前代所謂膠固而不可得理者皆消融底定處之有法不邇聲色不貨殖利諸皆遠過於唐宋而何遜避於唐虞亦願 陛下加之意而已夫元首叢挫則股肱惰而百事廢帝德罔愆則帝志熙而天工時亮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矣而所以畏民者尚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

皇明書

卷之十五

十一

三

强暴矣而所以治心者尚未至也其紊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神之末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為足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治强暴之支餘也 陛下豈誠以此為足盡御民御强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畏民為畏天之本也孔子日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言治心為治國之原也 陛下誠篤惇信之本加慎獨之功若臨若對之功益加密不覩不聞之地能無間雖處深宮之內常如郊祀

之時卽前日郊祀之敬爲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  
愛臣之心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待萬物喜怒  
哀樂一聽乎天理遠近上下一視而同仁則所謂  
以天地爲一體以中國爲一人亦何遠之有哉易  
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此之謂也夫令出惟行也不宜  
於速改刑期無刑也寧失於不經令數改則民疑  
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 陛下常教  
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衆果無賢智如昔之人  
而盡皆不才也哉又教臣云民不畏死柰何以死

皇明書

卷之十五

十二

三六

懼之臣竊伏以爲大哉 王言其蔑以加矣然自  
國初以至于今無數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  
人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姦逆矣未聞詔  
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終始  
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用不測  
之恩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良由 陛下克伐怨  
欲聖性所無而天資素嚴或稍下急第誠信之少  
間卽用刑之太繁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  
故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以善未必蒙  
福惡未必蒙禍也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

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爲善者妻子未蒙其宥  
而爲惡者里族必陷于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法  
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而又何取夫義節  
哉此化原所由也臣見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  
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  
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而  
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而何能有諫諍之  
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曷嘗  
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某不當罪某不當刑如舜  
曰殺之三而臯陶曰宥之三者哉固知 陛下輕

皇明書

卷之十五

十三

三六

天下之士者皆此輩之無以塞 上意也然諫爭  
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  
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反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  
禍禍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于親友悠悠有心誰肯  
捨父母妻子之愛而批 龍鱗犯 天怒者哉且  
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爲君  
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  
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脩而多困於下僚  
孝廉人才冥蹈瞽趨而並布於朝省椎埋儂悍之  
夫闖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鐔暮攝冠裳左棄篋筐

右綰符組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恂有德故賢人羞為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指廉潔受刑為飾辭里諺曰居官不要錢工役無盤纏傷廉潔之被刑也童謠曰鬚勝官人沒商量病貪婪之苟恣也故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靡當用刑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之任為喜怒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有紀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徒嚴訓告之方未備長幼之民至掉臂而不相揖此非細故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如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俾世臣大族率先勸行序禮講學有地有時蓋先之以仁義而後之以法制庶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成者如影之隨形也豈可視為迂濶而以為不切於當今之急務哉 陛下天資至高暗合道妙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固知洞囑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懼矣天無變災民無

皇明詩 卷之十五 十四

患害 聖躬康寧 聖子神孫繩繩繼繼固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為名動眾以神仙為効而謂有某神某僊享祐國家也哉且以傳國寶論之路王從珂時已焚毀屢求屢得真偽莫明政使尚存亦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為寶而以興師動眾為也周公之時未聞有神仙符應而古今享國久長莫過於周則神仙恍惚誕謾初何足稽也哉且夫地有盛衰物有豐歉而商稅之征率有定額其或盈也則奸黠得以侵欺其或歉也則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根荒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復稅於所過之津是何奪民之利壹如此其密也矧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殖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為呈州縣不為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禪辦以充役辦完而役在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或瘠鹵而稅反重何里胥丈量之病民一如此其極也今欲拯其困弊必先探其本原行授田均田之法兼常平義倉之制積之以漸行之以久古所謂餘九年之食

皇明詩 卷之十五 十五

者殆可期而至之矣臣聞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禮曰城郭溝池以爲固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固上古所不廢也而近世狃於宴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虞之變則列郡比城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鬪此弛武備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勦衆但勅有司以時修葺寬之以歲月分之以里胥頗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於農隙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諸凡近古書院遺基學田舊迹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此國家閒暇文武並用之長術也陛下好觀說苑韻府與所謂道德心經者竊以謂甚非宜也說苑出於劉向之學不純溺於妄誕故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壞人心術之論韻府出元陰氏兄弟卑猥細儒學孤識陋抄緝穢蕪甚不足觀陛下誠喜其便於檢閱而考觀之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從其後上沂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閩關濂洛之精葩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六籍則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哉且六經殘缺而禮記

皇明書

卷之十五

末

三十九

出於漢儒踏駁尤甚宜以時刪定而訪求管樂之儒大脩百王之典作爲樂書以惠萬世尊祀古聖帝明王及帝臣王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乎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思孟配自閔子而下各祀於其鄉而闕里則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顧不偉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脩七廟之制奉天不可爲筵宴之所文淵未脩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可肆官妓非人道所爲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制闍寺俾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陞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一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分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爲公木輅朴居以養民財而土木之工勿起佈墾荒田以實中國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惟薄不脩無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

皇明書

卷之十五

十七

三十九

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  
建除之謬方向神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  
經天德月德之云東行西行之論臣料唐虞之曆  
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  
觀俯察逆順犯從七政之齊殆謂此耳孔子曰名  
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正官名尚書  
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  
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寵居臺閣郡守縣令  
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今內外百  
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耻

皇明書

卷之十五

十六

三十八

之節下氣怡色擊蹠曲拳一為下官肌膚不保甚  
非所以長孝行而厲節義也臣但知罄竭愚衷急  
於陳獻言無倫紀惟 陛下垂鑒時疏草蓋援筆  
立就 上覽之大喜曰奇才奇才而大臣皆已縉  
兵部侍郎沈潛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隸 上不聽  
擢監祭御史時時敢直言已代王國用草諫論  
韓國公寬為詹徽所嫉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  
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縉揮筆立就歷  
抵其奸狀泰切齒恨眾巧詆之 上慮縉年少將  
為眾所傾召縉父入諭之曰天生才甚難大器必

之度若其以而子歸益進學召縉至便殿慰諭賜  
錢而遣且曰爾歸其盡心古人後十年大用爾未  
晚也蓋愛護玉成如此縉家居八年 大祖崩縉  
感 上恩厚詣闕臨恩者言縉奔臨非詔旨有覬  
望謫河州衛吏尋召入待詔翰林 文皇帝即位  
召翰林臣入內閣而縉特首召進左春坊大學士  
造膝密謀最倚信大者議定儲有社稷功語具帝  
紀中尋以讒構下獄死縉結髮讀書留心經濟遇  
事直言風生電發而敦孝友重行義篤於故舊遇  
人有憂患疾苦輒深隱于心襟宇濶畧不屑意細

皇明書

卷之十五

十九

三十九

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故野夫稚子皆樂與之親  
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泛終不變早遇主受知名動  
天下晚罹讒毒中道天闕天下皆惜其不盡用云  
縉到挺無回忌居恒言寧為有瑕玉勿作無瑕石  
嘗入朝有內豎怙橫於左順門咎人縉正色叱之  
豎斂首退乃同官以職事見譴讓則引為已過保  
護之永樂中 上手筆所信任大臣者十人名命  
各疏優劣于下方十人多善縉縉具以質對於尚  
書義曰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於原吉曰有德有  
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寸長不知顧義於

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刑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倫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駟僮之心既奏 上授 皇太子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嘗問建文中所用諸人對曰此往事不足論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學不易得惜有市心耳後縉既獄死 仁宗出所疏示學士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蓋

皇明書 卷之十五 二十

爲上追念如此永樂初召直文淵閣者士奇榮黃淮胡廣金幼孜胡儼與縉凡七人惟儼出爲國子祭酒餘皆至公孤官 金文靖幼孜臨江新淦人簡易沈默不伐善驚名以檢討直內閣以文淵閣大學士數扈北征次開平以訛言力請班師 上崩東楊南訃留軍中護喪以禮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事 仁宗贊政會讞獄以律例平反扈 章皇帝征遼度鷄鳴山 上曰前代惟唐太宗英武嘗度此山幼孜對曰太宗後悔是役故建憫忠閣 上默然爲旋師病革不

身後恩

胡文穆公廣廬陵人敦質簡重持大體存心愛人建文中擢進士第一更名靖永樂初以翰林修撰入內閣預機密復名廣 上諒其朴厚信待亞於東陽奔母喪還與纂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成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坊學如故再扈北征禮部郎周訥請封禪廣以時多故力言其非禮徒糜費事得寢奔母喪還朝 上問民疾苦廣頓首曰百姓頗安給獨有司窮治建文時奸黨枝附扳連善良坐誣者苦耳 上立命罷追詰者廣於禁廷應對慎密

皇明書 卷之十五 二十一

不洩又操履清謹寡交游崇儉素故愈久而毀言不行卒贈禮尚書諡文穆官其子一人曰種爲翰林檢討昭皇帝卽位念廣於 上左右有擁護功贈太師 黃文簡淮浙永嘉人永樂初以中舍人侍與解學士首親幸備顧問無時進編修直內閣立東宮陞右春坊大學士太孫立又兼輔太孫時黨獄大起南人嘗避北官者奏編伍淮言近有勅征討官與舊官事一體並宥今追罪南人非勅意事得解 上欲刻大寶法王印賜西僧璞過大淮言朝廷賜外



夷勅用勅命廣運二寶今此璞乃大於二寶將夷人不知謂法王尊於朝廷 上從其言議定儲議解虜曾結諸部約皆大者語具帝紀中上北征扈監國長沙妖人李法良反 皇太子遣豐城侯彬往討之漢庶人欲師無功設疑間譖沮淮以彬老將能必任無疑且兵貴神速宜亟遣已果擒法良再狩再居守以漢庶人讒間逮詔獄十年於獄中有省愆自省二編仁宗嗣位進少保戶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密如故 獻陵大漸 太子在南京未至淮虞漢有卒禍憂危至嘔血漢庶人反佐

皇明書

卷之十五

二十三

三十三

死報國耳文敏知振意不可回乃言曰公母為此言吾輩衰殘即効力無幾當引援諸年少賢俊者報國恩振喜曰先生言是宜具名進文貞退充文敏墮振計中文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能但已乎一日出片紙署數人者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不如及今援汲後賢與共事庶氣脉少長也於是同薦曹昂苗襄陳循高穀等數人皆次第擢用昂直隸寧晉人幼事繼母孝為人疏俊明備內剛外和才量出人以鄉舉授代州訓導不樂願得一繁劇官自効改泰和典史能益力問學部工匠入京願就禮部試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用楊文定薦入經筵尋入閣與政東楊沒閣議大事皆推決於昂後沒於土木之難

皇明書

卷之十五

二十三

三十三

皇明書卷之十五終

稗史臣曰天祚我有 明之命俾 仁 宣三祖繩繩明德弗替也亦二三臣並著其精誠解公灼微指 神孫悟主宗伯惻款保聖子輸忠均社稷謨哉鄭尚書曰黃公脫縲纆不一二年遂屏迹丘園尤不免媚姍者之口胡公金公入奉絲綸出從羈勒諸獻替弘多矣

皇明書卷之十六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臣謨

于肅愍公謙字廷益浙錢塘人也少異才奇氣讀書過目輒成誦稍長舉進士即以古人功業自期待宣德初授監察御史音吐洪暢每奏對上為注聽從征漢庶人庶人就縛上命謙數其罪矢口成辭義嚴氣正庶人流汗慚愧伏地上喜甚還行賞勅兼與文武大臣等因屬意用之按江西平反冤獄稱神明釐民政所不便殆盡河南山西災

皇明書

卷之十六

乙

上手署謙行在兵部右侍郎撫二省時年三十有三謙徧歷梁晉問民所疾苦加意湔剔諸馬政河防民租軍賦經擘畫後遂為永式在山西劾鎮將占後軍士沒其田論如法士伍始靖在河南命有司廣收糴以備饑歲陳久即減價糴民用裕時議者欲移山東牧馬於河南抗疏力止之九載績最轉左侍郎正統中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降大理少卿兩省合萬人赴闕留復巡撫前後歷十八年每議事入京不持土物餽當路兩省人尸祝之十二年復右侍郎還部會土木之變國

洶洶憤變起倉卒謙左右 景皇帝令百官而定

語具帝紀中進兵部尚書 景帝立加太子少保

時中外注倚為安危者惟謙謙見 上流涕曰虜

不道今得意去將長驅深入宜豫防邇各營精銳

盡從征軍資器械今十不存一宜速遣官募義勇

以補軍禁民夫更漕河卒還隸軍揀神機等營卒

練之工部督局廠造戰守具戶曹調兵食京師九

門分列將防守而遣科道官有風力者巡視之徙

郭外民入城令清野毋為寇掠殺京朝官吏軍賦

祿悉令詣通州倉關支毋遺寇資遣大臣行諸邊

皇明書

卷之十六

二

輯和眾庶為固守備而勅守將日練士即虜至或

前迎擊或後邀遮互為援諸關隘樓櫓臺壕塹

務濬令高深至選用人材尤當今急務文臣如軒

輓者可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可備將軍且

曰軍旅事臣請任其責不効獨治臣 上嘉納悉

允行時羽檄交馳眾訛言相恐而謙氣彌厲治戰

守益嚴未幾虜擁 上皇入紫荆經大同而南城

外壩上倉場芻豆多以百萬計謙即分遣官縱焚

之草奏聞或謂事重宜奏報謙曰寇在目前少遲

之得資以持久我坐困矣時議者欲閉九門堅守

以扼敵謙不可曰不能戰何以守乃奏以王通楊善守都城門而分遣將石亨楊洪柳溥孫鏗等各出擊監以諸言官於是躬擐甲率先將士軍德勝門外令城門內闔示毋入流涕誓六軍以國恩虜讐大義曰今機事在此舉一不奮則禍患立至雖生不如死衆感奮勇氣自倍虜長驅薄京師我師壁而待不可撼乃邀謙及大臣出議和索金帛萬萬廷議相顧莫能決以問謙謙曰本兵知有戰他非所聞初謙以上皇在虜軍戰未敢疾力已謀知虜移上皇而西則發大砲擊虜虜死砲下者

皇明書

卷之十六

三

三八十四

數千人戰又連捷於是虜勢沮而謙以上旨榜各門募蕃漢軍有能擒斬也先自效者賞萬金爵上公也先心內懼會勤王師稍稍集遂宵遁衆請追擊謙曰勝未足雪恥一不捷所損實多且上皇在虜中乃止是役也微謙翼主定難排遷決戰天下事幾殆論功加少保辭不允客有諛其功者謙流涕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城下不盟特幸耳何謂功乎自是益勵邊將爲戰守虜以悔禍於是決遣使議而上皇南還諸具帝紀中先是永樂中置降虜河間東昌間殆徧虜禍作乘機剽

輦轂下欲爲變中外以爲憂至是貴廣苗反謙奏厚犒令從征事平奏分布貴廣間而大釁頓消獨石等八城經虜殘未復衆議欲棄之謙曰獨石棄則宣府懷來不可守而京師孤此何可棄也命都督孫安往鎮參政葉盛贊軍而獨石復完昌平侯洪奏請遣都御史羅通出鴈門護餉通意不欲行疏言謙洪本建此畫乞令行與臣俱謙疏言今國家多事非臣子辭難之日臣謙諳山西事固當往請行上不許仍命通又奏城昌平以衛山陵城臨清以通漕河襟喉當是時北虜勢猖獗而浙閩

皇明書

卷之十六

四

三八十二

廣巨盜各擁衆數萬攻城邑南蠻西番益復蠢動訛言萬端呼吸立變謙密籌京師金湯萬年之計而藩省邊鎮遙畫機宜平定之動中事窳僚屬受成卒之北虜効貢海內帖泰謙之力也已上推誠委任謙亦自信不疑於是忌者側目顧籍籍言謙專矣御史顧瞻言國家設六部分理庶務又置內閣大臣備顧問乞令六部諸大政會議內閣可否乃條奏上意傾謙詔下廷議謙抗言祖宗成法國家重務並所司奏請處分令輻輳並進事天子易彈壓臣知遵祖憲重君命他不敢從上

是謙言於是言官益籍籍言謙柄用過重至目爲  
跋扈 上嚮用益堅宮廷密務造膝宴語文武大  
臣面酬進退而怨謗朋興總兵亨憚謙嚴辭兵柄  
而謙亦辭總督以避亨 上爲諭解而罷 英廟  
復辟亨等遂誣謙與學士文迎立外藩逮詔獄論  
死死之日天日爲驟變陰霾四塞天下金寃之謙  
廉清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而先世室廬悉畀  
弟惟市屋以居未五十不再娶常止宿朝房窮年  
不歸第衣無累帛食無重味非公謙不置酒嘗疾  
告中官奉旨更番省視見謙諸自奉蕭然太息以

皇明書

卷之十六

五

三十四

聞上爲輟尚方服御以賜藥湏竹瀝 駕自幸萬  
歲山伐竹取瀝賜焉謙長身山立面白項而下甚  
黑方訕謗時怏怏起引鏡自照拊膺曰嗟夫此一  
腔血不知竟灑何地及就逮廷訊不復辨獨曰謙  
嘗握百萬兵當倉卒不及今一疋書生顧及耶籍  
其家惟上賜盛甲袍帶而已天順中邊報急廷臣  
不能決 上憂甚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在國豈  
患虜哉 上爲默然益悔之也成化初詔白少保  
謙寬復官遣祭弘治初贈太傅諡肅愍萬曆中改諡忠肅  
建旌功祠官子冕兵部郎冕節槩修潔有文學官

至應天府尹 景泰中閣學士有

高文義公穀楊州興化人永樂中進士考庶吉士宣  
德初進侍講正統初楊文貞薦克講官已陞工侍  
郎直內閣景泰初進尚書議迎復言禮宜從厚得  
龔千戶書以聞者也時閣學士陳循專穀患之疏  
請增內閣得旨下閣臣推舉而王文以都御史得  
入閣與政孤卿入閣自文始文既得秉又惡穀輒  
擠之會鄉試循文以子不得舉許順天試官學士  
儼 上令穀覆試諸失舉者朝退穀請對殿門力  
言二臣子文亦可觀第解有定額儼等本無罪夫

皇明書

卷之十六

六

三十七

貴胄與寒畯爭進已不可況從而爲之辭乎事得  
解 裕陵復辟內閣臣皆流放竄殛 睿皇帝獨  
嘉穀曰穀議迎駕及南內事每左右朕穀無他腸  
可致仕穀歸杜門不應客敝廬瘠田家僅足衣食  
沒未幾而子孫窶貧成化初贈太保諡文義蓋景  
泰時閣臣七人議論各齟齬文恣睢悻悻循滅裂  
於迎復易儲事尤悖惟穀獨持正嘗曰清議可畏  
以是受知裕陵亦以是見忌於人然經國大謨獨  
歸少保矣 約論曰方正統時 國家適熙宣長  
裕之後中國全盛乃戰一跌而輿師輻解固亘古

未有也已少保用而生民有主社稷有輔廟勝宸  
畧百全無迕不移時而補天回日之功卓然亦巨  
古無是哉語曰安危視所任又曰成敗以謀易於  
反掌信夫

李文達公賢字原德河南鄧人也少才敏舉宣德中  
進士奉使至山西見薛御史瑄論學心悅之益沉  
潛于學會 禧陵即位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  
子羣黎百姓禽獸夷狄雖一視同仁而施有緩急  
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參養禽獸者也今京師  
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計之指揮俸三十五石僅實

皇明書

卷之十六

七

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而  
當華官十七員之半也冗食橫賜後將何勝况夷  
狄獸心非我族類所懷必異晉朝迭亂殷鑒不遠  
乞斷自宸衷為萬世計漸分徙遠方不惟省國家  
萬萬無益之費實乃消社稷涓涓未萌之禍方筮  
仕初業已能為國家深長慮如此矣授驗封主事  
上疏言國家都北京而秦頽弛莫甚於大學繕飾  
莫多於佛寺可謂大舛今即營修太學雖極隆重  
不過一佛之費惟 上裁幸於是詔修太學轉考  
功文選郎理選公平公退輒閉戶力於學時楊文貞

柄國欲見之或以謂賢賢日無一而之雅而造門  
是求知也謝不往正統末扈 駕土木還景皇帝  
立上正本十事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  
中外進言者籍籍諍矣而獨畧其本臣以為 陛  
下一身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  
本萬事理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  
崇節儉畏天變抑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凡皆正其  
本之務也 陛下之心既正天下國家之事可以  
次推行疏上下諸曹尚書楊寧見之太息曰吾讀  
崇節儉一疏殆欲下淚也給事中李侃言賢忠告

皇明書

卷之十六

八

三

宜賜采納乃取入詔議禦虜策賢請用戰車火槍  
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民力耕然善用長技存乎  
將善用將存乎賞罰遷兵侍郎上書言也先弒其  
君併諸種落此其勢日強誠未知其禍之所底今  
聽其和貢馬而浚膏血輦金帛以益之將生民坐  
困乞勅邊臣日練兵觀釁于少保壯之請下其章  
勵邊臣五年入吏部採君道孝友恭儉事為鑑古  
錄上之天順復辟進吏尚書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時武功伯有貞新得君而專事願專決賢時時有  
可否其中山東連歲災請賑 上召閣學士計之

賢主發帑金有貞曰不可臣在田里間見發銀  
 饑於小民無濟獨為里老吏胥資耳賢曰弊信  
 之然猶勝無賑坐視民饑而死也 上命發賑有  
 貞退而疵之曰今國計方窘奈何糜用為國費乎  
 賢曰公誤矣民為邦本今 上意發賑而沮之豈  
 父母天下之道耶苟民窮為盜責將誰歸未幾為  
 曹石所毀惡與武功俱謫已獨留益親於是入贊  
 主德出秉國是內振朝紀外固邊防非久而眾正  
 咸登大慙咸定天順又安之效與熙宣金賢之力  
 也諸具帝紀中方始留閣時虜索來困依近邊求  
 皇明書 卷之十六 九

狼麋之害 上曰即如此後慎毋輕矣已左右  
 有間言 上察之信乃召衛指揮臨勅如賢指時江  
 西處士吳與弼應聘至賢首以賓師禮專之請於  
 上授春坊諭德時時為 上言與弼於 上請至深臣  
 以素未通解者質之立令 上言與弼於 上請至深臣  
 讓舍如此已與弼辭不任 上言與弼於 上請至深臣  
 往勅書過重以伊傳見斯今授官於勅意戾故不  
 可受也賢曰如此則先生過矣朝廷致敬盡禮待  
 先生匪輕焉 皇儲於先生固當今必欲如傳說  
 爰立禁不 易行且既稱衰病不任事而起當大  
 皇明書 卷之十六 二

決也第宜旨許首實免罪即帖然矣 上曰善於是  
 是冒功職首正者四千餘人時議欲追俸給賢不  
 可而止五年秋虜入寇賢薦將帥調兵食畫五事  
 以上具言當出京軍駐紫荊倒馬二關慎為防俾  
 民得無恐而虜有憚不敢入 上以為虜窮乏志  
 不過掠邊易之及虜入大同高陽伯文按兵避不  
 擊虜遂深入抵鴈門入代朔忻州京師大震於是  
 本兵請遣將赴大同殺賊 上曰無及矣而勞人  
 焉用之獨駐關可蓋終用賢本畫也 上嘗言邇  
 國家之費彌浩也賢曰信然今國家患冗食之害  
 一衛官至二千餘員冗莫大焉宜令兵部漸調減  
 以省費 上意頗難之賢曰宜如無事然處之使  
 不覺可也夫天地間萬物長必有消如人生而不  
 死將何處着矣古軍功雖誓永存然子孫一再犯  
 法旋奪罷能立功又復無屢犯不革者若因循冗  
 贅將民益困而邦本虧矣 上曰已喻當徐徐為  
 之江南大水請下詔寬恤中樵采一事事至末而  
 歲省銀三十萬兩虜寇甘涼曹吉祥欽因遣將擬  
 為亂賢入朝為盜所擊傷盜既得 上亟召見賢  
 即言請下赦解散其黨與開言路廣視聽而起前

皇明書

卷之十六

十二

三八十三

都御史竝督甘涼軍明年督邊餉參議尹旻以虜  
 退河開請罷師議者懼有後警難之賢曰兵在外  
 可暫不可久暫為壯久則老且虜安可常若慮其  
 復來宿大兵不休是無終已時也今陝民疲困已  
 極不趁河開時罷軍寬其供億民必逃民逃則軍  
 乏興欲久宿無繇也且今歲邊民不得耕邊愈益  
 匱當如邊民何莫若勅陝西軍屯耕境上嚴為備  
 諸調軍撤可也 上曰善於是詔班師七年郊  
 上足瘍欲遣官攝訪之賢賢對曰果有故亦當攝  
 第 祖訓以為不可請駕齋宮示不違自安 上  
 從之力疾至齋宮復召問朕下拜不能起起須人  
 掖無乃不可乎賢對曰疾而力行禮敬天此 上  
 盛德掖何不可諸將 上德類如此當是時冢宰  
 鄒大司馬昂雖為 上眷遇而倚信惟賢賢能左  
 右二尚書二尚書得竟行其志上進退大臣必召  
 與密勿所薦用文武大吏耿九疇軒輅李秉程信  
 姚夔崔恭白圭等皆得人七年春二月晦夕空中  
 有聲賢密疏曰是謂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念元元具寬恤十事以上 上允行已進  
 復請罷江南織造及江西陶器清詔獄所監囚止

皇明書

卷之十六

十三

三八十二

各邊貢停下番使罷中使採買 上不聽賢執以爲可行請益力同列至寒悚退訝之賢曰大臣當知無不言國家安危利害其敢緘默苟祿位乎是時 上視左右顧則左右必却立數丈獨呼賢與錦衣門達語良久乃已而達亟傾賢於是賢上疏乞休 上慰諭不許而達尋得罪天順末讒者以祿命言 皇太子景泰中被廢殆廢不可與也當別立嗣 上頗以爲疑賢力諫國本不可動語甚懇 上終慈曰然則大位竟當傳太子乎幸公輔太子賢頓首賀曰宗社幸甚 上立召太子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 太子謝已抱 上足泣上亦泣而儲安憲宗卽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益倚重賢賢首請出宮人請簡近侍左右無狎聽冒誘會有翹奪門迎駕非冒功者 上理復之而翹者紛然賢言於上曰白石亨輩以此舉冒富貴於是貪利者爭 之日夜冀國家有事宜禁切柰何聽之乎因請復尚書謙等官 上允行而妄想者始息給事中張寧欲上疏起前都御史秉爲兵尚書竑掌都察院恐左右間之先以草謁賢賢視章微哂寧請賢曰薦人第當言其才所堪不當預擬其

皇明書

卷之十六

十三

三百七十八

任今擬之得無干上命乎寧大嘆服成化二年外艱詔起復遣內臣護行促上道陳道中所見軍民利病八事又上言 祖宗創業垂統設宮禁甚嚴內外密閉誠慎之也今內帑克積願無得妄費行游有常所願無輒離宮賜予有常節願無開倖穴祖訓明倫願時垂省覽是年冬卒於位贈太師謚文達賢莊肅端重達大體雖受 上倚毗未嘗侵九卿事權接人和粹可親位極三孤每以榮滿自懼扁堂曰臨深不治田宅不畜姬侍終其身初 景泰帝旣崩左右請以汪妃殉將聽之賢前請曰妃雖嘗立爲后旋即廢今幸與兩女度日何忍令殉乎且幼女何依 上爲惻然曰卿言是也始朕以弟婦少不宜存宮中故念不及此耳於是出汪妃就邸邸至贊釋建庶人囚贊復恭讓皇后位號廣上德益遠矣天順中內閣臣賢者稱岳正呂原彭時岳太常正字季方直隸灤縣人呂侍郎原字逢原浙秀水人也正神采秀發原質性渾厚皆有偉觀原未冠父爲景州學正歿棺不能歸或勸之火葬痛哭不肯從厝景州時時至厝所慟哭哀感行人已奉母南歸家益貧攻苦力學知府黃懋閱秀水學

皇明書

卷之十六

十四

三百八十八



官文奇學官學官對曰此邑中子呂生文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中課子且懋乃嘆郡中乃有奇文生遺草萊中者乎急召見入見衣藍縷甚試之文甚奇問經書又洽博懋益驚喜予新衣謝不受與葺理鬻官餘材木又謝不受曰生家貧誠鬻此不無得數金為養乎又謝不能於是太守益大奇呂生時太守得輒補學弟子員遣入學是秋發解浙江明年進士及第入翰林景泰中以侍講與中允倪謙教內官文華殿廡上一日至廡命二人講倪講詩原講書堯典 上喜進二人講讀

皇明書

卷之十六

十五

三十五

學士二人頓首謝他日 上再至二人徙坐旁壁下 上問坐壁下者何二人頓首對曰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 上愈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天順初改通政左叅議兼侍講入內閣然朝會尚青袍石亨動之曰行請為先生易緋原不荅未幾與岳公上石曹罪狀疏留中石曹覺之遂共謀摘災詔引咎語謂內閣訕上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厲聲曰正大膽固爾原素長者乃亦左右正歸過朕乎岳去原得留與李文達同在位李通達見事立斷原佐以重厚毋憂去

至景州啓父窆歸合葬或以陰陽五行家說沮之不聽載舟中苦塊極毀而病抵家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端潔不苟取性儉約身無統綺篋中惟賜衣數襲俸給輒分贍宗姻貧匱者清心寡慾稠第無隱過至老勤學不少衰子憲仕為太常卿有學行而正事具帝紀中方曹石疾正時謫欽州同知已復為兵尚書陳汝言所中逮詔獄編伍肅州曹石誅放歸田成化初復官侍經筵為忌者所嫉出知興化府而卒正負經濟才落落不肯下人再起再廢竟不得盡其用而卒天順中或尤正未

皇明書

卷之十六

十六

三十六

信而諫也正曰渠謂我為言官耶我道當如是自有京師來者傳 上意終念公直尤其大膽正曰即上復用臣臣惟誦古人之言之死靡憾也 約論曰李文達使河東時聞薛文清語學心大動欲執贄從受學以使事弗果乃心終不忘及見吳聘君降意推挹即尹翰林諱弗貳也終全其休休故好善優於相也當曹石橫時茹納調劑格心於密勿尤難岳負才直前以一斥不復呂溫恭潔約於人無忤亦不究於用故遇合有天也

彭文憲公時字純道江西安福人自少端重寡言笑

稍長博學精思爲祭酒李忠文所推重期以公輔  
正統戊辰舉進士第一歷翰林侍讀 景帝初與  
言文憲召入內閣與閣學士循相可否意頗忤  
會憲終繼母喪忤旨見謂不憂國聽去服除不得  
入內閣令供職翰林英廟復辟召見文華殿憲籍  
者久之賜食出命以太常少卿兼侍講入內閣時  
李文達方爲 上倚毗數獨召對或并召吏兵二  
尚書時不召然文達退密以咨時時竭忠悃告之  
所調劑居多或持正論至色忤不變而文達無嫌  
芥語人曰純道君子也久之錦衣衛指揮門達中  
皇明書 卷之十六 十七 三六六

得寢洗馬江朝宗言 祖宗來官僚未有不兼翰  
林者下閣議時薄其華競乃言曰諸君考滿時咸  
言寧無兼官得陞秩而足今云云何也失靖恭體  
矣永樂中西楊以翰林改春坊大學士未嘗兼舊  
官非舊章而何竟不許是時文達卒時獨當國持  
朝典無徇如此衆頗側目乃疏言時迂陋冒內閣  
首僚實不厭羣望乞罷免不聽 上慈懿尊號及  
祔陵廟忤仁壽宮旨竟無愆於禮本時守正力也  
事具禮儀中五年彗星見掃三台疏引咎不許時  
萬貴妃寵冠後宮 上未有儲嗣乃疏言今天示  
皇明書 卷之十六 六 三六三

文達語危甚 上恚私語曰去賢行專用時內臣  
以告時曰李公有經濟才胡可去因力辨其誣且  
曰李公去時不得獨留語頗聞文達事得雪河南  
衛官橫凌人門達當以大逆獄入之公持不可得  
坐如律活其家百口 憲宗嗣極進兵尚書尋進  
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時言者已籍籍言中官勢盛  
宜抑却及以語激被譴或尤閣學士不申救者李  
文達曰此何可激漢黨劉唐甘露激則敗矣而太  
監劉永成以軍功議贈伯時力爭不可或曰中官  
古有封侯王者此何靳乎時曰此豈盛世事耶

變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閨門化本尤爲至急今  
宮嬪數多宜子者必衆而 皇嗣未育者必愛有  
所專而所專者或過生育期故也惟正名分均恩  
禮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又言進退大臣當斷自  
聖衷不可委貴近卽 皇上素知其人亦宜召吏  
部面議或臣等參詳庶權歸至公人無所覬幸陝  
西土達滿四反命都御史項忠督師討之伏羌伯  
師失利本兵科道官言彗出西方應在秦分占爲  
秦師憂請益遣將濟師下督府議都御史忠上言  
言京軍怯不任戰卽益之無補今賊以困圍勢甚

必克兵法曰禁祥去疑夫茨惑守歲李晟所以破朱泚也願無益兵時兵部懼賊乘勝請必遣撫寧侯撫寧侯永亦張大其事上書請定賞格乃往時嫌其張皇調旨令裝需後令會忠奏上 上命司理監持至閣召兵部與計部尚書程信曰事急矣師行不當緩時曰前賊四出掠猶疑有他志可慮今入山自保為項軍所圍度數月必憊成擒矣無事遣軍大學士輅亦以為然信忿其言不用出閣為危言撼之廷臣同聲以為軍不行必且失關中或籍籍咎時時曰觀項䟽曲折處軍機甚精保無他虞衆猶未信卒滿四執而陝平非久虜犯延綏賴軍不遣而安人始服時料敵之審以為鎮靜得體也五年冬無雪時上言自古旱災皆下民怨恚感天變而然近光祿買辦各城門抽分皆藉寇已甚而獻珠玉寶石者得倍估增直以萬民供輸資奸人牟奪請盡革以惠生民 上嘉納恭年等復見合閣臣䟽政要朱端一罷佛事二謹命令三請退朝暇延大臣面議政事問軍民利病訪人才賢否察治體風俗失得四言嬖佞無故而受金帛工匠無功而冒官職是賞太濫或罪不應謫戍而謫

皇明書

卷之十六

一九三十七

或罪不至死而死是刑太深宜節賞慎刑五廣聽納勿怒其切直勿惡其迂遠六言股肱耳目之司多主於承奉而嫌於違覆承宣撫字之任皆主於搏擊而緩於綏柔乞戒勵執奏七清理三營草場退豪奪莊田以業民 上皆嘉納諸皆經國大猷晚益蹇蹇以水旱極䟽生民困苦狀乞省科派減力役寬賦稅弛山澤利以予民免賠孳馬廩 皇莊毋設止山東河南糧草之供且言近天變非常外夷不靖下民困窮日甚一日臣匪才冒大任又言刺謬違 上意䟽或留中不下或下而不行如

皇明書

卷之十六

二二三三六

此而尚被優容濫職轉導其何敢自安乞罷斥優旨慰諭陞少保卒 上追悼輟朝贈太師諡文憲時敬謹粹溫居閒無惰容坐不傾倚立必俯行疾徐有適兩手常端拱飲食不聞七筋聲愛惜天物片楮寸墨不妄費非其義一毫不取立朝三十年抒誠秉謙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弟以政事終歲無宴會宴會未嘗有音樂未嘗私人以言言官獲譴者必委曲調護賴保全者甚衆與商文毅公同心輔政稱賢相焉

商文毅公輅字弘載浙淳安人宣德乙卯發解浙江

明年下第入太學祭酒李忠文器重之特設館東  
廂之後俾卒業正統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  
景帝初以翰林侍讀入內閣與有康定功明年迎  
上皇於居庸關三年陞兵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  
賜第時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峻治之輅力  
言儉言不可聽乞毋蓄纖介傷天彘獄得不竟詔  
議易儲輅言此國大事 皇太后在上非臣下敢  
議 景帝不豫所立子竟薨輅倡言請復儲以繫  
人心時有議擇建者太監興安出銛之輅曰 陛  
下爲 宣宗章皇帝子今立儲直當立 章皇帝  
皇明書 卷之十六 三十一

臣罪也臣何敢安 上喜曰輅稱大臣言官得不  
問尋陞兵尚書兼學士七年彗再見天田入太微  
垣八年大水 上弭災七事彭文憲既卒獨當國  
嘗召見從容及景泰監國時事輅言景泰有社稷  
功當復位號詞情懇至左右聞者皆泣 上亦泣  
遂下詔上尊謚恭悼太子薨上念未有子頗內以  
爲憂已而知西內乃有皇子亟召見下禮部擬名  
輅表賀具疏言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  
屬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甚恩百官萬民無不  
權怵獨竊念 皇子生母因病久別居不得時見  
皇明書 卷之十六 三十二

孫他非宜會 上皇復位坐構陷除名 上每念  
商學士旁有擠者久之不得召成化二年使驛召  
至都命復官入內閣首䟽八事曰勤政納諫儲將  
才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  
入德之基以造士 上嘉納 慈懿皇太后崩佐  
彭文憲議喪禮得祔葬祔廟言官以星變劾輅不  
當用且以易儲事詆之輅求退 上詰責言官曰  
昔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欲加譴調輅請  
曰臣實不才不勝任乃何敢望言者且臣嘗上言  
當優容言者幸上允今言官以論臣而見責是滋

揆之情理頗爲未順伏乞 皇子煩貴妃撫育如  
故而勅令生母就近朝夕得見遂天性至恩未幾  
皇妃薨輅舉宋李宸妃故事爲言得贈殮殯如禮是  
年立 皇太子進太子少保吏尚書久之闕直開  
西廠刺事數起大獄人凜凜不自保輅以災異上  
䟽言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峻蓋緣委  
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寄耳目於羣小故也條直  
十罪且以爲繫國家安危勸上遵 祖宗成憲旨  
意經六科乃下奏訴由通政以聞政事責成府部  
而嚴課功覈實之權法獄付之法司而申三覆五

奏之令則苛政不行讒慝不入而天和可格矣  
 上手疏大怒曰用一內豎豈得便係天下安危是  
 休我也令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語甚厲輅正色曰  
 朝臣無小大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  
 以上官宣大國北門一日不可無守渠敢一日輒  
 械繫守將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  
 敢擅自收捕御前近侍敢擅易置長此不已安得  
 無危恩聞縮頸吐舌退以聞立命去西廠於是內  
 臣恨輅刺骨為飛語搖之同列又旁助為擠排輅  
 請老去萬安得國柄西廠復而直益橫諸九卿大  
 皇明書 卷之十六 三五七  
 臣無慮皆諂事直蕩然矣輅在位以災旱建請省  
 科歛減力役寬兩稅限弛利禁一主於為民 上  
 以祝母后釐建玉皇閣於宮北輅執以為非典禮  
 黷神以事神實難乞罷祠像送宮觀祭服祭器樂  
 舞之具歸太常諸齋醮停止事得允黑青見條八  
 事上請番僧國師毋重給符券四方貢賦外毋受  
 獻諸色人請直言關政部使者請分遣慮囚停不  
 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增雲南巡撫皆  
 社稷大慮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諡文毅輅方果好  
 直言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

每大議持正後吉過之太息言吉與公同官十餘  
 年未嘗見公筆妄判殺一人宜壽考子孫之盛也  
 輅應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論者至以為本  
 朝賢佐第一云  
 劉文安公定之字主靜江西永新人幼天資絕倫過  
 目輒成誦父髦敦古學抑令毋作文獨日授書數  
 千言一日卧疾父於卧所得所作祀竈文及詠桃  
 詩大驚異之然固弗之省他日以文進乃嘆曰此  
 子有八面受敵之才矣正統初進士及第授編修  
 應詔上十事一言號令宜大公至正久無弊者乃  
 皇明書 卷之十六 三五七  
 下信賞罰無為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召見承  
 清問因觀其行能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四言  
 宜以京官任郡使民蒙循良之澤五言宜倣唐制  
 朝官陞任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  
 畧七言守令宜詳課最八言宜恤貧匱九言廷臣  
 丁憂宜終制無起復十言宜遏僧尼皆國政大者  
 疏多施行 景帝登極以侍講疏十事畧言昨紫  
 荆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  
 雖名關塞實類坦途蓋士伍單敵亭障缺敗蹊隧  
 縱橫而然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慎防繕亭塞

障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之制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隨處停瀦爲水櫃或多樹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往降胡多留居京甸授官給俸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或衝關塞奔歸故里或乘機便肆爲寇掠今宜乘大兵方集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毋爲婚姻變其衣服被以華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庶可省俸給而無後憂又國家養兵之費孔亟矣乃今軍受粟公門納錢私室名曰月錢故手不

皇明書

卷之十六

三

習攻殺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方目不識旌旗耳不聞金鼓但見或負販而爲商或匠作而爲工其工商之所得又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民之氣力皆變而爲金銀以惠姦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御狼豈及救哉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仍言宜奪德勝門戰功以崇廉耻作敵愾之氣北虜邀好使下廷議未決遣定之言宜遣以縻虜使得益修內治成化初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入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四年進禮侍郎兼翰林學士定之襟懷坦夷操履

廉謹博學能文章性孝友既顯悉祿入歸養而身非惡自甘如寒士平居色溫氣和於物無忤至立朝論議則據理直辭雖勇者莫能及卒贈禮尚書諡文安

劉文和公羽字叔溫山東壽光人爲人剛直勁正景泰中以編修議迎奎成化初以太常卿學士議

睿皇后喪禮皆與有力直請經幄辭剴義切音節鏗鏘天子爲聳聽編纂史局及應制皆秉直納

忠傳飾以葩藻蔚爲國華十年陞吏部侍郎入閣十三年進戶部尚書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持

皇明書

卷之十六

三

三六十七

廉秉公不阿論天下事侃侃無所避所建明入告上出不以語人人無知之 上雅重之呼東劉先生賜圖書曰嘉猷翊贊時萬貴妃嬖 皇太子未立而後宮產 皇子寢多妖人李孜省乃以妖術危 太子珣立論孜省左道亂政搖動國本罪當誅卒定儲諸諫臣以論中貴得罪力爲解有大臣之節然嫉惡嚴鄙萬學士安每對客罵安負國無耻安積聞恨之卒傾珣致仕去珣性至孝母沒廬墓側三年父繼沒復廬墓致疾卒里人感化號所居曰仁孝里立祠祀之嘉靖中賜祠名昭賢當

憲宗中彭烈商去閣學士安附中貴及萬妃以自媚於上而內深刺骨既柄國即昌言面對不必得盡言令我輩言之太監太監擇而轉聞無不從是勝於面對也而尹學士直外厲中荏附李孜省進日與相唱和而內閣益輕  
稗史氏曰國朝罷丞相而任六曹然內閣臣專密勿之斷其實也蓋相也故三楊李文達皆能入告嘉猷出順后德為宗社敷孚先亦倚毗特重焉嗣是造膝密議時稍退闊雖經務成綜而說行自奏牘矣

皇明書

卷之十六

三七

一八十二

皇明書卷之十七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臣謨

弘治謨

王端毅公恕字宗貫陝西三原人正統中以進士改庶吉士出為大理寺評事疏刑罰不中六事切刑要為著令出知揚州辨決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多所全活作資政書院羣弟子第其中教之歷江西河南布政使安輯流移解散盜賊陞右副都御史撫荆襄南陽豪爭礦殺人獨計擒其渠魁餘悉解散丁內艱盜作起復任會兵討平之帥欲縱兵搜山張首功恕不可峻擅殺之令而榜諭流民令復業民為建生祠事之轉左都御史撫河南時歲蝗旱禱濟瀆大雨命有司捕蝗疏自劾且乞崇儉去奢以回天意是歲災不害陞南刑部侍郎巡河防濬邢溝隄罷省河堤吏改左副都御史撫雲南雲南鎮守大監錢能貪遣指揮使郭英者從徑道入安南求賂異時朝廷遣使使安南率皆道廣西無從雲南入者安南君臣乃大愕欲因閭啓途遣一會以兵尾其後英初意直欲以中國威力恐

皇明書

卷之十七

乙

三十五

南夷莫得賂媚能至是乃大恐給其會請先入白  
守關者得入關卽大呼安南兵且至邊吏急閉關  
安南兵不得入乃退傳聞藉藉謂英誘外夷窺邊  
怒捕治英懼自殺械其下數人誅之沒所贖寶石  
而上既言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濟啓  
釁致麓賊叛逆今日之事殆有甚焉且言今因夷  
久闕朝貢交人漸有不臣之心豈宜復耳目之玩  
忽不虞之戒惟 上幸察中貴人以黃鸚鵡上獻  
怒疏言漢末鼠巢于樹野鵲變色識者知其不祥  
夫鸚鵡本綠羽今黃其羽殆非其類宜絕勿獻駕

皇明書

卷之十七

二

三

帖下郎中鍾蕃所非法恕上言故事駕帖下諸司  
司禮監印刑科號皇城諸門具關防今皆無之當  
何以示信設駕帖有賜死者無左驗如此卽其人  
當何如死之恐孤臣節不死懼違君命在雲南九  
閱月疏二十上由是直聲著天下進左都御史總  
南臺兼參贊機務具疏言往內庫物歲久弊壞焚  
毀可惜請及今出買之以造官艦是兩利也江北  
五衛軍當以時番操今罷放失居重馭輕之道且  
條江操京操事宜以聞命巡撫兩直隸請禁兩京  
收糧官苛政罷光祿厨役所食白粲奏免蘇松旱

民田租六十五萬石中官王敬挾妖人王芻子者  
以朝命採藥湖湘江浙間所至縱暴索奇玩爲貢  
獻未至恕疏言始內官監太監之來也臣以爲朝  
廷軫念東南根本地饑民流移恐臣等奉命不謹  
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中貴人齎內帑金  
賑貸也既喜且懼者累日已傳聞太監帶百十號  
快馬船隻載鹽收買玩物雖未委虛的弟今大江  
南北饑荒殊甚斗米值七八錢饑殍盈野流徙轉  
路臣奉 勅往來賑濟近稍卽安而張口待哺者  
嗷嗷也若太監此行爲賑貸來則大江南北億萬

皇明書

卷之十七

三

三三五

生靈舉蒙再造之恩人心國祚與天地而悠久矣  
若爲收買玩好而來以聲勢張皇騷擾郡邑臣恐  
遠邇聞將謂 陛下惟珍奇是好惟嬖人是使而  
無憂民之心狂夫狡然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  
夫以今政散民流之時 陛下甚宜裁冗費却貢  
獻禁奢抑倖慎賞重罰惜名器愛民力以培億萬  
年社稷之基柰何反爲此而騷繹之也疏上未下  
而敬至蘇州命工鎔銀爲元寶至二千餘錠江南  
書畫玩器精絕檢括殆盡復拘集蘇庠諸生錄妖  
書不休莫得賄諸生陸完等不勝忿伺諸途辱駁



之敬及諸人皆走匿乃免恕具列其激變辱國狀於是上乃收捕敬而王弼子者竟伏誅傳首江南轉南兵尚書參贊機務刑部員外郎林俊諫建永昌寺逮下獄經歷張轍救之亦下獄恕言二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恐自今人以言為諱當是時閣部宦戚各引私朋列清顯而汪直李孜省權益重得進退大臣大臣多低首抑心為依附惟恕著節不撓忽內批落宮保致仕主事王純論恕忠亮有大節不宜罷謫思南推官 敬皇帝即位用輿論起為吏部尚書恕既至首薦楊守陳張悅周經為

皇明書

卷之十七

四三六

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列尚書諸忠諫久廢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迂直被抑如周瑛祁順金鷹用皆豐芑數世所培植而為海內所注向者終弘治之世皆賴其用諸裁抑僥倖褒勵名節尤嚴嘗為上言正統來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盡能識察不過寄聰明於左右左右之人於大臣相見者無幾又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亦不過寄聰明於門客門客識見豈必盡合公論或得之毀譽或采之流言而又衡加之以好惡是故枉以為直直以為枉者多矣欲察識下之

得失莫若日御便殿宣諸大臣與講論治道謀議政事以觀大臣之能明加甄別其不可者罷去而可者委任既任之矣勿因小嫌而沮其志勿以小過而挫其節將以計大事也則小嫌宜在所畧將以決大疑也則小過宜在所容人言當卹挾仇讐而非訾之者不可不察衆論可采執偏見而阻闕之者不可不辨機密之事賜以手詔激切之情許得面陳必如朱熹所謂任則勿疑疑則勿任此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而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者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惟 陛下大書座右

皇明書

卷之十七

五

時賜省覽 陛下嗣位來人心歸向稱頌明聖者以抑奢侈裁奔競將內官輪年遞降凡天下臣民所甚欲而不能革者一旦而盡革之也故喁喁顯顯以為 太祖 太宗之治且復見於今近臣病中乃風聞各監局內官陞進數多不知今陞進即日前所遞降者乎抑更用一番人也前既以為濫而遞降之則今何獨不以為濫而遞陞之乎似非所以示天下信也 上甚嚮納時南科道保恕宜入內閣而劾閣學士劉吉宜罷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即謀議無不從於內閣何異

而吉娟怒特深諸建白往往持不下會南給事周  
紘御史張富閱南都軍數少以爲皆中貴人私占  
疏劾之中貴人與許奏吉因盡逐南科道官以報  
怨怒上言官中府中當爲一體南言官不宜獨抑  
罷且天下之事賞與罰而已賞罰中則治不中則  
亂今軍政廢弛甚矣乃不治失伍者之罪而責點  
操之官後將何以使人哉竟內批外調御史湯傳  
嘗論劾諸內閣而知州劉槩與書頌爲社稷臣引  
夢徵爲御史魏璋所劾槩傳妖言律論死傳謫戍  
怒力言槩書辭固狂謬夢有無未可知乃其心初

皇明書

卷之十七

六

三十五

無惑衆亂民之意遽而論死將且傷天地之和况  
仁聖在上不當以言語罪人得減死徐生者太醫  
院諸醫也傳旨陞院判執不可下吏禮部同內藥  
坊太監選用怒力爭 祖宗朝故事未有吏部會  
內官推選官員者成憲不可更末流不可救 上  
曰徐生善藥與院判何傷會臺諫逢吉意劾巡撫  
及藩郡官用內批斥逐怒以不得其職疏屢上乞  
休 上温旨留而內閣滋不悅於是閣學士濬爲  
御醫劉文泰草疏許怒亂選法又不當令人作大  
司馬王公傳疏留中怒疏自劾乃下文泰獄謫官

而言官亦交劾濬妨賢娟才怒竟致仕去怒入仕  
四十五年疏三千餘上皆忠直剴切清約自救在  
位每夕蒼頭出沽油然先留意人才卽邊郡守縣  
令靡不留意具知其隱衷質行也論者稱其憂世  
心如范希文濟世才如司馬君實直諒如汲長孺  
惠愛如鄭子產年玖拾猶考訂著作言動必揆矩  
度而自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歉歉未盡云卒年  
玖拾叁贈太師諡端毅子承裕歷南戶部尚書卒  
諡康僖清慎有父風

皇明書

卷之十七

七

三十六

劉忠宣公大夏字時雍湖廣華容人幼而神穎未名  
楊文定公爲之名未冠黎文僖公成之學發解首  
舉進士爲庶吉士與李文正同讀中秘書出爲職  
方郎中往安南調兵籍弭安南兵議朝鮮貢如故  
道峻防守便具四夷志中業已有天下大慮矣是  
時塞每有虜警尚書輒問劉郎中云何郎中言輒  
行行輒效名籍甚而大夏顧以未踐更親民官爲  
歎曰生民困苦情僞非涉歷不親請補外出爲福  
建叅政政益練務省賦饒民有大事委所屬州縣  
吏往往手簡述事由署名下不專倚行移人咸感  
恩意爲盡力靡欺負者巡海海道兵久弛則遣哨

船葺倉儲立收支法每沿海寨中道設一館便督  
巡海道肅清陞廣東右布政使禮名賢念民瘼愛  
百姓如子褒先風教民愛之如父母以都御史治  
河河塞虜入塞師行軍興乏以戶部侍郎督餉或  
憂之曰今邊糧屬中貴子弟又矣公於此輩無假  
借殆其難哉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  
下事于近不于遠俟至彼圖之比至召父老訪詢  
得事權揭榜言某倉缺糧若干石石官價若干封  
圻內外官民客商願告報者米十石而上草百束  
而上俱准告即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再月而儲積  
克仍蓋異時法米百千石草千萬束方報糴故客  
商下戶不得報而中貴子弟操重鑿陰制其命得  
徼民與為市自令下則諸有糧草家無不得告報  
者雖中貴欲收糴無從故官有餘積私有餘財利  
均而俱便也十三年引疾乞致仕不聽予告歸杜  
門自敕即家拜右都御史督撫兩廣兩廣人素熟  
其恩信令不戒而從大夏甄良斥貪裁冗費更試  
法諸上下所便安靡不興舉而兩廣大安召入兵  
部為尚書初至上召見問曰朕屢召用卿卿屢  
辭者何大夏欲以危言感 上聽頓首言臣待罪

兩廣實老病竊見今天下人窮財盡變伏於冥冥  
兵部掌朝廷機務儻變生不測臣死不足以謝責  
故憂懼不敢當耳 上默然者久之而罷已入內  
時時思劉尚書不置居數日復召問 祖宗來徵  
科賦歛有常則無過卿前言今民窮財盡何也大  
夏因即近歲徵稅繁弊視國初倍蓰十百者歷歷  
為上言語痛甚 上為色動問軍今何如大夏對  
曰窮甚於民間軍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  
窮對曰江南衛所軍困於轉漕有脚債負之費  
江北衛所軍困於京操有賠工賠料之費是以甚  
皇明書 卷之十七 九 三百十

窮 上惻然曰朕在位久乃不知天下軍民俱窮  
困如是負蒼生矣為下令諸司條軍民弊政具  
聞而敕百司各加意節省自是時時召資啓沃而  
本兵諸所經綜畧具邊防兵制中 上一日言昨  
數事欲召卿商畧而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  
事有當行罷者其密具揭帖以進大夏對不敢  
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具揭帖言事人皆  
切齒此可為永戒臣何敢效尤 上曰卿公正豈  
孜省徇私賊物者比即具揭何傷大夏曰臣下以  
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前代墨勅類也 陛下

遠法帝王近沿 祖宗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  
臣事求順理卽太平可致如用揭帖卽弊將日滋  
何以示後世乎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益倚毗之  
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久留中大夏獨對 上語  
及之大夏對曰人臣執法亦不過效忠聖帝明王  
往往屈意從法誠重法也臣竊以爲珪所爲無足  
異者 上曰爾第言古何嘗有如此執法者時色  
頗厲大夏莫知所對倉卒言臣幼讀孟子舜爲天  
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第曰執之而已故臣竊以  
爲珪無足異也 上默然久之大夏頓首曰惶恐  
皇明書 卷之十七 十一 三百七

臣實愚觸忌諱 上徐曰朕亦知閔珪老成覓一  
人易之竟不可得政當從之耳明日報可下是時  
光祿寺添設內臣數百員爲耗費歲經入多不足  
於用乃責京師和買不給直大夏言光祿日辦不  
可會而費繁且日殺牲無慮千百萬損民財傷物  
命宜可省 上惻然裁減歲省經費銀捌拾萬北  
邊缺總兵 上以外戚言欲有所用令內臣諭旨  
內臣曰大夏得傳旨然且執奏卽口語安施乎  
上默然明日手一帖付之大夏曰此其人非將才  
不可爲大帥別推上上內批下而事償旣而悔曰

恨不用卿言是時大夏受 上知特深賜鱗玉時  
時召咨訪雖左右貴近元勳碩輔有不與聞者一  
與之調劑而大夏出壹不以語人故莫得而著焉  
上崩而大夏慟哭不能興而闕禍有端遂屢疏求退  
正德元年加宮保致仕時朝臣有乞恩蔭子者言官  
言大夏官一品有大功子孫得恩典固當而未嘗  
陳乞宜舉例以崇恬退旨曰可會闕禍作謫戍肅  
州大夏買一驢出都門觀者如堵墻皆太息泣下  
所至爲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攜筐饁走食之無不  
焚香密禱願劉尚書生還者瑾誅復官致仕方闕  
皇明書 卷之十七 十二 三百八

禍作時請行賂求生大夏曰如此而死禍止一身  
稱貸免死則累子孫且盡喪一生矣及謫戍不挈  
子姓侍行或問之荅曰吾仕宦日未嘗有子乞一  
官今發配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乎比得還作敦  
本堂以合族爲家規行之嘗命子於雨中督耕曰  
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困之所以逸之也大夏開  
朗平粹休休樂善貴不忘貧平生忠誠謙謹未嘗  
以名勢自居與吳廷舉書居官以正己爲先所謂  
己正不特戒近利且當戒近名吾友於利固知澹  
然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爲而爲持此而欲政

善民安恐未可得事上治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將無人不可馭無事不可為矣語陸吉士深言初入仕途不可受人知知已多難立朝矣如朋友有三數人得力者自足過多則累也卒贈太保諡忠宣

丘文莊濬字伯深廣東瓊山人少孤貧力學舉進士改庶吉士益博極於經史百家小說兩廣用兵以侍講上李文達書論平寇方畧李以聞請付總帥行 敬皇帝即位以禮部侍郎上所纂大學衍義補 上覽之喜賜白金文綺陞禮尚書時年七十

皇明書

卷之十七

十三

長七

餘矣四年始得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上時政疏十萬言畧言成化中彗星三見彗掃三垣地無慮五六百里邇彗星入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禁中考諸經史大變不虛必有其應願體上天仁愛念 祖宗基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端好尚勿流於異端節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奸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理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而帝王之治可幾至也 上知濬老而信嚮之未幾卒贈大傳濬平生不可及者三事

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好學一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貴人作介慎二歷官四十載祿俸所入僅易一園京師私第終始不易廉靜三也然性頗下急持意見不回必廣引傳益之內閣與同官忤輒却冠擲地沮陳獻章莊和令終廢不用而扼王三原尤力論往事至謂秦檜於南宋有再造功修史綱黜狄仁傑書苑尤不善范文正見謂為生事蓋弘度自其所短云弘治初萬安尹直既去位而大學士吉乃傾身結科道求全至昏夜款門許不次擢用於是科道顧徃徃言吉賢能下士矣侍讀張昇發

皇明書

卷之十七

十三

三十八

憤疏吉罪謂李林甫之口密腹劔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為一宜譴斥應天變而御史魏璋者為吉鷹犬顧劾昇浮躁謫官久之乃罷去而丘公當國故成化之治不善於其終萬安尹直之罪也不盡美於始吉等之罪也

徐文靖公溥常州宜興人景泰中入翰林為編修弘治元年以吏侍郎兼翰學入內閣尋陞尚書溥當國引劉健李東陽謝遷與共政而鎮之以安靜因事納忠隨才器使遇大獄輒保全善類從容調劑消譏弭謗異時威福恩讐之意廓然 上嘗命撰

三清樂章率同官言天子祭天地饗不過饋牲席  
不過藁秣以天至尊無對物莫能稱其德故不用  
也漢有五帝之祀已爲非經况三清說尤邪妄謂  
天之上有三大帝而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  
於天神非禮也臣等誦習禮經邪說俚曲誠所不  
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儒臣居之者欲令議政事  
論經史涵養本原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從旨取  
容悅也 上嘉納欽天監正李華以傳旨復職閣  
疏言 皇上卽位來大小陞除皆出題擬別無內  
降故干請斷絕事歸至公天下翕然慕甚盛德華  
皇明書 卷之十七 十四 三十七

交游咸見謂木強 敬皇帝卽位以青宮恩陞禮  
侍郎兼學士入閣乃練國政如素習與徐丘同官  
正色簡言無依違時召見於 上前可否亦確直  
不阿徐公卒當國首上言古願治之君必蚤朝晏  
罷時省萬幾故鷄鳴而朝盈辨色而視朝夫是以  
聖德日強而治無壅抑也 祖宗朝在黎明前日中  
奏事已適便殿議政而天下乂康通視朝太晏比  
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何所觀聽庶府文移多致  
寢閣於爲弊滋深方今各邊啓釁四方游災正歸  
治維新之時惟戒怠荒而懷永圖天下幸甚嘗有  
皇明書 卷之十七 十五 三十八

選壽寧侯瑩地卽有勞宜量與賞賚不宜傳旨以  
啓倖門事得寢占城國上書言安南侵侮臣守約  
不敢犯乞兵問罪閣疏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  
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爲日已久今遣  
將詰彼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  
問損威已甚若問罪與師貽患滋大宜勿聽事得  
寢當是時閣疏上皆屬李東陽具草而溥以首相  
彌綸其間務培養元氣天下稱平十一年以目青  
乞休卒贈太傅諡文靖

旨令中官詣武當山設象懸幡令內閣撰勅祝閣  
疏言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今復益之以侈徒  
糜費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轉  
餉繕兵日且不給宜斥邪妄以遏無良有旨築壽  
塔又疏言自昔人主信佛莫梁武爲甚信老莫宋  
徽宗爲甚而二君餓死臺城囚斃虜地求福得禍  
足爲永鑒我 祖宗所以治天下者惟堯舜周公  
之道幸 上裁止又令撰真人杜永祺誥命封號  
疏言誥命朝廷所以獎勵賢哲雖卿士大臣待秩  
滿考最乃後給况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

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諡號僅一二字而止此輩何賢何能封號多至十有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賜儒臣所撰也天下後世其謂之何諸矯拂類如此是時劉尚書大夏爲本兵以上春爲中官媚忌一日劉執奏修清寧宮工役當減十之五 上怒令內閣擬旨詰責健曰惜軍力兵部職也近劉尚書欲謝病疏甚懇朝廷數溫旨勉留然且請未已若詰責彼以不職固辭當於何處得若人本兵乎語聞 上悟遇大夏如初李長沙爲次相風士於唐詩古文健每爲諸吉士言古人

皇明詩

卷之二十七

十六

三百八

之學在尋繹義理以消融習次者考求典故以經綸國體如徒以詩文爲者卽學成李杜亦酒徒何用語稍過激而敦本意終不遠矣十二年加少師太子太保吏尚書華蓋殿學士十八年進左柱國支正一品俸 康陵卽位闖禍作致仕去已矯旨奪官榜奸黨朝堂瑾誅復官致仕而 上數巡邊幸江南健聞輒不食飲恨曰吾死無以見 先帝地下嘉靖初降詔存問遣輔臣卽其家賜束帛氣牟上尊官一子中書舍人年九十四卒贈太師諡文靖健骨相奇古學問深粹行淳履正早際聖明

晚罹近倖進不盈多退不窘戚稱近世賢輔云

謝文正公遷浙江餘姚人成化中入翰林歷進禮尚書入閣弘治初 上在諒陰內侍請選妃嬪偕六宮疏請需祥禱 上從其言時議者言國乏用請加南折銀執不可曰南方稅額重矣宣德正統間因民不堪命故立折銀法以寬之今更加則重於本色病民矣且足國惟在節用苟用之不節雖加賦何益事得寢荆襄流民無名籍成化中幾變遷條旨命刑侍郎何鑑往安集願附籍若還鄉者各聽得編戶三十餘萬事後阻識者恨之正德闖禍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七

一七

三百八

作致仕嘉靖六年復召明年引疾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三贈太師諡文正方成化時翰林嚴望重者惟吳學士寬及遷二人吳溫粹含弘遷明暢亮直企負公輔之望丘文莊卒文定適憂去遷入閣而洛陽爲首相遷數數爲言吳原博可共事也洛陽曰吾行去用之未晚他日又言對如前遷曰吾豈私原博耶顧原博科第先子年齒先子望實又先予予越次在此慚焉故言之而公終不見聽耶洛陽笑不荅正德初天變輔臣疏自劾復薦文定及王文恪以自代庶幾久大遠致之義云

約論曰聞之先哲言成化之季國無樞輔矣 孝  
皇禮相重賢書接日宣而華容三原之倫與密勿  
於廟堂蓋是時朝多儔俊野無廢錮士耻競躁吏  
鮮苛黷泮泮乎蔚蔚乎樂利之澤至于今賴之然  
輔臣賢者願止於端靖欲大更化還盛時之舊宜  
其難矣故弘治之治遜於古 孝皇之澤斬於子  
悲夫

李文正公東陽湖廣茶陵人以成籍居京師四歲以  
神童徵景帝召見加膝上六歲召試講尚書八歲  
與程學士敏政同召 上呼令屬對有龍顏端拱

皇明書

卷之十七

十八

位天地於兩間之語其局器夙成如此天順中舉  
進士官翰林弘治七年以禮侍即兼侍讀同謝文  
正入閣典誥勅八年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徐劉相  
繼爲首相而諸條荅敷奏章疏皆所屬筆抑占城  
請師劾中官李廣止異教營建語具徐劉謨異教  
考中十一年加宮保禮尚書是年清寧宮災率同  
官疏言近年災異頻仍內府大焚尤甚或以爲天  
道茫昧變不足畏或以爲天下太平患不足憂慢  
天誤國莫此爲甚或以災醮祈禱爲弭災此妖妄  
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姑息之計今賄賂

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  
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上干和氣  
災異之積職此之由惟 上加意修省會科道疏  
救武岡知州劉遜 上震怒俱下獄又同疏救十  
六年進戶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孝宗大漸受顧  
命 武宗卽位初詔興革利弊禁奸宄最爲嚴正  
天下誦之闕禍作劉謝二公既逐東陽得獨留乃  
疏言臣等三人責任同受顧命同今二人者盡去  
而臣留臣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不允是冬加少  
師兼太子太師吏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上於御

皇明書

卷之十七

十九

苑日御瓶獵獸爲樂公疏言今歲自端陽後內苑  
金鼓炮火聲徹于都邑廐牧廝役克斥禁廷大臣  
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懼不敢言不知 祖宗分職  
設官朝廷糜祿養士將安用之伏望鑒古道以端  
好尚視朝加早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  
盛時逆瑾鴟張以先朝顧命大臣頗敬重以繫人  
望而東陽顧諸元老盡去已子然立益沈遜而時  
時調劑其間給事申安奎御史張或忤瑾荷校公  
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至京東陽大息曰吾當  
爲知己屈躬請瑾外第力救早朝有匿名書堽怒



逮羣臣獄又力救瑾立法逃軍坐窩主隣佑皆籍  
沒克伍若捕盜不得坐無服親屬又力救所全活  
者無筭方救楊公時詣瑾瑾禮之恭甚瑾家人嘖  
嘖以為自柄國來未嘗見此客與此禮也時文臣  
有公錯註誤免提問者輒罰米實邊多至千百石  
東陽言各官米實邊多勞鮮益不若令納原籍預  
備倉便從之實儲之變請收回各差出官校瑾不  
可東陽曰舊制官校止行巡京城今四出使真奸  
巨盜得矯為亂盡取回則姦無所容矣瑾乃許五  
年瑾敗以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乃上言天下者  
皇明書 卷之十七  
高宗之天下上天之所付托生民之所仰賴也 高  
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 文皇帝南征北  
伐定鼎貽謀二十餘年而後成 列聖相傳兢業  
保守 先帝遺命惟欲 陛下早嗣大統早成大  
婚衍無疆之澤 聖慮所及至深且遠矣臣願  
陛下念上天之付託者重思 祖考之授受者隆  
體生民之仰賴者切朝奏講讀之餘安處宮闈溥  
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  
天下幸甚 賊平蔭子而 上欲調遣衛軍入京  
師疏十不便不聽乞休去語具帝紀中恩詔優存

東陽慧悟夙成愷悌周慎位極人臣而自視欬然  
弘治中嘉謨密畫流被海內 康陵時沈幾曲濟  
保護善類而清謹一節終老不渝為文章明暢爾  
雅又能獎進才雋為之推挽故弘德間士自奮於  
古學文章蔚然東陽之力居多卒年七十贈太師  
諡文正耿刑侍定向曰公自孺孩時受知 上加  
之膝已遇泰陵造膝委心者十年乃大漸憑玉几  
諄諄以嗣 皇托也公獨何心能復念此身哉或  
謂當是時劉謝皆知不可止矣而公不與俱何栖  
栖也權璫狂狷國事日非公居首輔不能糾虔而  
皇明書 卷之十七  
規隨非過與噫乃斯時何時哉 新主筑筑於  
上國事洶洶於下劉謝去矣如公者復視若墮甕  
委之不顧即有胸無心何詎能若是恣哉嬰杵之  
於趙孤也謂死易立孤難劉謝為其易者亦藉公  
當其難耳矧公乞身疏歲數十 上而竟不得請  
卒搜其難則天實疫之矣且羣陰上剝碩果僅存  
大厦垂傾厓厓一柱耳可太直乎迹公平生豈巽  
悞惜死者顧以其身殉忠節之名孰與以其身為  
宗社之衛公籌之審矣故不為慙直之安國而為戶  
牖之深念不為名高之三君而為太丘之委蛇蓋

存我所以庇善類也他日過瑾弟救巴陵而脫之  
難卒授鉞西征審計行間闞瑾授首此與梁公之  
薦用張東之蓋千載同功也公居常第以文章自  
命言經濟必首遜新都汲與同升託國而退則曲  
迂其身庇一巴陵已避位進一新都保安 宗社  
黎民賴焉至于今秦誓所謂大臣道當如是矣竊  
嘗論公事泰陵揆事矢謨則智事康陵迂身毀迹  
若愚所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鄭端簡稱公  
卒之日不能治喪門生故吏醜錢賻之乃克喪又  
云嘗過其門簫然四壁子兆蕃蔭爲符丞而孫食  
不厭糟麩席戶繩樞無異庸保如公者孔孟復起  
卽不得稱聖與仁將不謂之忠且清乎謹勒狀與  
楚宦中外者出俸復其賜第爲祠奉公凡楚紳之  
助德光顯者次祔伏臘祠焉

皇明書

卷之十七

三

二十七

皇明書卷之十七終

皇明書卷之十八

新城縣縣志卷之十八

臣謨

弘治謨

王文恪公鏊字濟之蘇州吳縣人少穎不凡年十六  
隨父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咸  
屈年行求爲友陳御史選提學時以天下士奇之  
成化中舉進士高第入翰林爲編修聲名藉甚而  
閉門力學避權勢如畏浼以學士日講至天理人  
欲君子小人之辨必反覆盡啓沃 上游後苑左

皇明書

卷之十八

一

三十一

右諫不聽鏊進講文王不敢般于游畋 上爲罷  
游講罷詔諸近幸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  
等好爲之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端人正國本薦  
兼諭德陞吏右侍郎會虜火篩入寇 上籌邊八  
事且薦秦紘起總制陝西又請於科貢外依前代  
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六年一舉備翰林次科道  
官以拔收材異使天下士以通經學古爲高議不  
行正德初闞禍作瑾欲引冢宰芳入內閣而衆會  
推鏊於是進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與芳並入閣逾  
年進少傅改武英瑾方威鋪士類索微瑕輒械繫

死者累累乃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殺之又復辱之吾何顏於此前後救諸大臣有才望得禍者尤力語具 帝紀中瑾議殺廢后吳氏之喪曰不可以成服蓋念后於 敬皇帝有保護功曰服可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蓋曰妃廢不以罪當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蓋然見蓋開誠與之言初亦間聽久之芳專事媵阿而瑾驕悖日益甚蓋逼之不得常戚戚以爲憂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蓋求去瑾愈嘑衆虞禍且不測蓋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人百方伺之無所得且聞文贊盡絕乃笑曰過矣於是得謝事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蓋異數也嘉靖初優詔存問卽賜餼羊上尊酒蓋上書勸德曰昔高宗學于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學于羣臣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稜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哉國家經學之設盛矣而上下之情未親日講之規親矣而上下之分已謹 上有疑未之問也

皇明書

卷之十八

二

三

下有見未之陳也獨尋行數墨爲章句文字而止矣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未見其能有益也昔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討論經籍或至夜分我 太祖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講論其中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睿翰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臨御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召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 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諸書於官中玩之夫古帝王之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昂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道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其中屏去法從從容訪問講經質史如日講之儀而加親焉上有疑必問下有見必陳將有日改月化不知其益而益者矣時御經筵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臣聞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

皇明書

卷之十八

三

三

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奕赫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而何有於上下之交哉臣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

皇明書

卷之十八

四

三八六

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寢義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蓋其事也今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閣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親至治天下至今爲恨惟陛下遠法聖祖近述孝宗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奉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與大臣面議而羣臣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虚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

皇明書

卷之十八

五

三八七

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矣上嘉納報聞自是時時召輔臣對平臺煖閣問學議政藹然君臣父子之盛實自整發之未幾卒贈太傅整平生寡嗜欲究心理性尚友千古高文清節守道見幾與人清不絕俗和不滯俗無少長賤貴咸慕欣欣然晚作明理克已二箴以進德砥行其論性善曰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非有也宵兮非無也當其時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又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又惡

有所謂三品者哉天地間膈塞克滿皆氣也氣之靈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故氣質者性所寓而亦性之所從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然墜澄淵則明墜濁水則昏墜污泥則穢珠何異焉心者月之魄性者月之光情者光之發於物實始以處靈為性而新建伯王守仁大善之曰王公深造世未之能知後儒所未及也觀性善論可見矣又曰世所謂完人震澤先生近之矣

劉文肅公忠字司直河南陳留人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成化弘治間國家無事翰林程李

皇明書

卷之十八

六

輩能文詞好交游馳聲忠獨守重默惡人士趨競自處常適抗雖中貴人見力抑之官翰林二十有七年始以青宮恩進學士近習導武廟搖成憲忠太息曰吾講讀舊臣也疏戒逸游崇聖德忤旨陞南禮侍郎已進尚書尋改南吏部南京名吏隱多俛仰瓦合忠獨敦持規摹越閩黠吏竄名吏藉中詭冒官忠命四主事稽吏藉年經月緯究承代序所革罷凡千人庶僚滿秩署考必當實御史某恃勢橫人皆憚屈忠歎署下考焦芳顧知忠薦其賢五年瑾傳旨召入掌翰林比見大拂然業已

召改吏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誥勅會瑾誅入閣是時張永幸用事又新有討寧夏談瑾功大臣改以事瑾者事永忠獨持介節不下守已申法永遣人來謁無加禮又却其餽在位不滿三月上好游畋忠抑噎太息曰陳方就列不能者止吾何能覲顏負初心干清議乎十二疏乞休不允明年主會試考出院乞省墓上忽摘錄中語大恚之于告歸家無餘貲杜門謝來往或勸之荅曰諛辭巧說不曾習學卑禮謔態不曾操演知者謂為粗鄙不知者謂為簡傲吾不能矣嘉靖初優詔存問陳謝

皇明書

卷之十八

七

願緝聖學守祖訓進忠抑邪開言路選將帥惜賞賚罷土木於馭朽履水之義凜然又請時御文華召輔臣及九卿長貳若撫巡藩臬入朝者令直述所聞見各疏天下治行卓異者以聞無墮毀譽萃諸御屏而時拔之侃侃以史鱗尸諫自命已自撰墓誌戒勿請祭葬贈諡戒干誅輓而卒贈太保謚文肅崔文敏曰銑為編修時見公公言古羈人匹夫當流離困絕不取非義財况祿食者乎鄒文成曰守益試南省受公知公賜告歸亟趨往別公握手語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善自愛寧

直無媚寧介無這寧恬無兢而許襄毅論當世人  
物謂後進生曰子初仕慎事大夫翰林惟司直一  
人正德初大臣任國事能制變者稱梁文康儲不  
願言直諫而託辭恬主回天之力乃大過於諫  
善哉諫乎而楊新都事具帝紀中

禪史臣曰諺有之曰日中必暍方廷諍閣議時相  
有韓魏公者出空頭勅立斷諸閣可瓦解也乃濡  
忍而闖禍用成亦操刀不割矣迨諸公拔茅散劉  
謝忠宣垂翼大辰而李相入左腹獲心文恪深造  
文肅勁正斯碩果不食哉文康當大節屹然新都

皇明書

卷之十八

八

三二九

從容應變巨川攸濟救時之功登於鼎鉉矣

楊文襄公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父徙巴陵已  
又徙丹徒八歲以奇童薦成化中進士官中書舍  
人文有名出提學山西改陝西力祛宿弊學政肅  
清創正學書院羣陝士高等者其中親課之呂柟  
康海李夢楊皆所取士也弘治中劉忠宣言馬政  
廢壞薦一清以副都御史督馬政召詣闕面受勅  
行明年并理茶馬鹽筴陝西人素信一清賢又官  
益高才益展條上茶鹽監牧事宜及易置馬吏奏  
上輒允牧事有成益開善水草地起城堡廬舍河

隍涼固間雲錦成羣會虜入花馬池塞勅經畧邊  
兼巡撫陝西時虜巨萬乘勝抵固原關中無人行  
一清方在平涼從數十騎馳至瓦停驛會總兵曹  
雄勒師雄大駭士卒震奮旌旗變色虜夜薄隆德  
我師火炮連發響應如數萬人虜疑大軍至駭散  
去於是劾罷總兵武安侯抑裁鎮守中官支應歲  
省數千金創平虜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瀕河築垣  
以捍靖虜虜自是不敢渡河正德元年改總制三  
邊一清以寧夏花馬池地要害虜數由以入沿邊  
行視得其要領上方畧四事曰綏土人處額地廣

皇明書

卷之十八

九三八

召募溥賞賚爲著令已復經畧河套上六事事可  
績而闖禍作奪官語具邊防中五年安化王反瑾  
以事劇大擇中外大臣可抗難者閣學士李東陽  
曰非楊應寧莫能禦此難矣乃起一清總制而真  
錡已擒中悔之矯旨專巡撫實奪總制權而一清  
業以與監軍張永畫大策誅瑾矣瑾既誅永力薦  
一清可大任加太子少保入戶部爲尚書疏急大  
本圖治安語具帝紀中六年改吏部中原盜起疏  
十事曰裕民曰增軍曰宥脇從曰聯伍保曰明賞  
曰嚴罰曰治退縮曰察蒙蔽曰禁奪功曰防奔突

江西盜未平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可任宜委任責成渠魁劉七宿近圻要朝廷招撫廷議將從之一清曰中原百姓敢行稱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必殄滅乃已寇平加少保乾清宮災疏五事拒諫一視朝太遲二祀郊廟太慢三創梵宇西內四調邊兵禁地禍萌大五 皇莊皇店織造皆害民言切直不報進吏尚書給事中王昂劾一清選法頗濫坐謫外一清疏救御史孟洋劾內閣坐謫又疏救鎮守太監誣奏巡按御史張璞劉天和王廷相逮下獄連疏救十年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獎

皇明書

卷之六

十三

拔士類練達機宜以災異自劾言近紀綱縱弛風俗傾頹用舍違宜官府異體賞濫刑僭讒言可以惑 聖聰匹夫得以匡國是禁廷雜介胄之夫京府無藩翰之託一切弊政至此而極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之沍至沓來也臣覩顏在位將安用之為錢寧等所啣避位去宸濠反 上南巡幸其第游觀時左右有導 上游西湖者婉辭諫諫事得止嘉靖初遣使存問尋起提督陝西軍已遂召入閣 上憐其老朝朔望內官張錦奏請遷顯陵一清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定已

久不可動且大葬來 陛下自藩邸升為 天子又吉壤不宜動恐有他虞大獄讞上 上欲置馬祿死力救得戍邊初議大禮時一清家居獨是張永嘉言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張桂力薦用及一清入朝乃首薦謝文正遷又時時為 上言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皆時所深忌者 世廟成 章聖太后欲謁廟一清對今制無母后謁廟之文累朝亦無其事為張桂所持時武定侯劾附大禮議為驕橫一清諷御史趙

皇明書

卷之六

十三

堂首劾劾奪後府團營已計去張桂霍侍郎曰議大禮者獨吾輩三伍人張桂去行及我矣急上疏列一清罪二十四事 上立召永嘉還內閣俄朱繼宗獄起坐一清受張容金錢請永誌實與容世錦衣指揮 上終憐一清大臣老不問已乃削籍明年疽發背卒二十七年繼孫元援詔請得贈太保諡文襄始 上在潛邸時 獻皇時時言吾楚有三傑兵部尚書大夏學士東陽與一清故恩禮終不衰一清生而隱宮類寺人學博才雄善梳變濟務尤暢曉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

悉中機宜及好汲引人人皆已顧揚薦之世往往以一清私門生故吏通賂遺爲疑唐翰林順之曰世以多欲病公然孰知公廉介者故人餽寶珠千受之客方退分賜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夫爲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卽比于一介不取可也羅修撰洪先曰世亦以尚通病公孰知其方介者先君賓其塾又門生爲武選八年出守郡不虞其抑也曰此地不可無此人又三轉備兵徐州不虞其淹也曰此地不可無此人公卒先君承計泣連日曰公固愛我其忘抑與淹者

皇明書

卷之十八

十三

不以俗人視我也夫爲天下用人而不以私惠卽比于一介不通可矣唐言大然已濶如羅言信觀其深矣

石文隱公瑤直隸纂城人成化末入翰林爲檢討有文名爲李文正所知正德中歷南祭酒已召爲北祭酒端方介恪士類信嚮時浮逐競進瑤獨鯁狷有名武宗未有嗣瑤疏請擇宗藩中親賢者育宮中代溫清蒸嘗不報上始狩宣大疏請回鑾言六師不備遠違法宮內無親近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臣子寒心幸望旋軫已百官相率諫南巡

不測疏救甚切嘉靖初代王瓊爲吏尚書時吏部黷亂者數年瑤以孤貞行已意屬考察于清議者多黜登賢汰冗爲柄臣所不悅越兩月解吏部以尚書掌詹事府事五年大禮議起諸大臣繼去得召入爲文淵閣大學士尋加少保進武英時召對平臺煖閣而瑤數數爲上言當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爲用漢文之與民休息力行王道辨別忠邪中才皆可用之人無爲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毋責效旦夕之間事可包荒勿刻意淵魚之察與天子意忤久之議廟

皇明書

卷之十八

十三

樂再議廟衢又議章聖太后皇后謁世廟守正議力爭上見謂非通儒又三封還內批言太后皇后出入正朝乃陰強陽弱之兆致仕去卒瑤沈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輒中節清修無玷毀譽不撓始秉銓不說於新都已數議大禮乃不肯負新都自瑤去而吁咈之風益微矣方楊文襄柄國時王文成公守仁與書言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忻忻然動顏色相慶以謂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內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與望者



則明公固不得而逃其任然譬之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欲盡如已意斷有所不能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辱此鄙生之所謂難也私竊計之惟身任天下之禍而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而後能濟天下之急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成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而小人之不可有者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嚮背而握其幾察陰陽之消長而乘其運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轉示之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懾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之爭此皆明公之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終不可得而免也故身任之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免而詭以求免卒之釀成大禍而已卒亦不能以自免故任

皇明書

卷之十八

十四

三十九

天下之禍者惟忠誠愛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間與張桂書各勗以同寅協恭而語縮獻夫尤詳與縮書曰古之大臣豈盡其智謀才畧之足過人哉而論古之大臣不稱其智謀才畧惟謂之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今天下事勢如沈疴積痼所望以起死回生實在於諸君如已私未療而何以療天下之疾幸默以此意相規切必克去已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後可以康濟挽天下於三代之治而後為不負 聖明之君報如是知遇也與獻夫書言 聖主聰明不世出諸

皇明書

卷之十八

十五

三十九

德蕩於名者非歎悲夫開三大覺國以滋救大哉  
乎禮讓之何有於國也

費宏字子充鉛山人弘治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累  
官至少師戶尚書大學士正德中地震宏疏請修  
實德謹天戒宸濠輦金帛賂權倖祈復護衛宏抗  
言曰寧王將不軌可假虎以翼耶持不可致仕去  
及濠叛誅賜鉞幣 世廟嗣統召還疏慎始修德  
十事稱 慈壽太后定大策功德最隆奉養宜從  
厚議徙慶庶人及正中官谷大用罪皆他人所不  
敢言已屢疏引疾歸 上念舊德再徵入逾年以

皇明書

卷之十八

一六三

郊祀執禮過勞一夕卒贈太保諡文憲宏三登元  
宰翊亮數世值 主上好文諸 御製多所潤色  
寵眷終老不衰

張文忠公孚敬温州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舉於鄉  
數上禮部不第歸聚徒教授姚溪山中議論慷慨  
中窾所賦詩有宰相山中慎勿猜之語遂爲諸生  
祭酒卽遊監司守相間無能難之矣家居二十二  
年而中禮部試而 天子南巡待明年 世宗卽  
位始策進士賜第時 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  
廷臣議所以尊崇 獻皇帝后者久之不決公上

書畧言 上以興世子入繼 武皇帝統非繼嗣

今以繼 武宗則弟也以繼 孝宗則孝宗自有

子無爲繼且 獻帝惟 皇上一子柰何弗考而

考孝宗使 獻帝有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

哉 上心動迫轉臣禮官議報聞去爲南刑部主

事連疏上於是桂文襄公疏亦上具如公指中外

士大夫側目視二人且齒之矣 天子益心動而

方獻夫霍韜輩益緣瑁說推言之 天子用以連

柱轉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定議召瑁等拜翰林

院學士翰林院輒閉門不聽入而大學士經筵日

皇明書

卷之十八

十七

三十七

講纂修實錄令不與瑁愈益發舒斥轉臣侵官以  
仇臣自爲心使臣有官守而不得盡其職 上愈  
益用之五年進詹事府詹事爲經筵講官又六年  
遷兵侍郎他兼官如故瑁數與尚書論邊事持不  
下而執政英邊事欲屈其尚書又持之不卽抗疏  
聞 上輒伸其指然諛者欲 宗獻帝入太廟瑁  
力詆其不可乃止太原妖人李福達以妖書惑衆  
黨至數千人爲亂撫山西都御史張潮勒兵討平  
之獨福達操重貨亡匿逮之急遂詭張寅名入京  
夜持萬金賂武定侯助壽爲關說都御史若御史

兩臺疏福達罪狀併劾助倚掖廷親怙勢藏逆爲亂階疏三上不報助因得流言官闡謬爲張寅稱寬方議禮時衆訟共擯璵璠欲做正統末衆廷斃馬順事甘心之二人者疾行侯助所而免立草疏助以聞得夜召入定計助以得幸至是 上疑御史實傾助移張寅獄三法司法司論如錄 上大怒以爲黨屬璵璠二人反其獄遂命璵掌都察院賜二品服金帶方訊獄時璵憑天威以修睚眦至虜辱諸言官大臣獄既反刻布其獄要頒天下以爲禮樂興而刑罰中云已遂以禮尚書兼文淵閣

皇明書

卷之六十八

十八

三十五

大學士輔政仍領都察院賜敕諭俾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獎之殊至當是時天下士大夫病髻髮指冠無不側目憤惋之者璵念以書生片言當人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以報効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於是請考選御史請催取風憲官請申明憲綱請禁革貪風請諭三法司請禁約公私交接禁私書已請 諭內閣皆多所抉摘即怨謫弗恤也尋賜銀圖書二一日忠良貞一一曰繩愆糾繆得密疏言事七年加太子太保璵以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授少保 上享

太廟璵候道左目屬之賦詩以賜曰子喜荷天眷賚賢作邦珍再賜璵玉 上旣以尊崇 獻帝命錄前後諸臣議爲書而取衷於璵書成曰明倫大典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文襄一清居首揆藩邸時業爲 上所知桂文襄璵亦起言禮入輔政並幸然不如璵深密問徃復月十數 上時時稱別號及字而不名一清老臣才望蓋天下中易璵而璵旣貴言事不能無相左已逐卻爲惡語交關 上前一清因以問八年八月二人者金致仕璵出京

皇明書

卷之六十八

十九

三十六

一日 上念之甚詔行人召入復相璵入而一清以霍學士鞫論逐矣 上怒甚欲逮一清于理璵力寬解而免 上嘗諭璵言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璵言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宗室不預政久矣幸上三思自是因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於是鎮守監鎗市船之類並裁革而應詔疏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諸條 上嘉納之時 上以明聖述作爲已任而璵自言禮起事皆恣裁諸分祭天地南北郊爲朝日夕月壇於東西郊正先師號易像

而主 帝后行耕蠶禮錄開國諸勳後皆其大者  
已璉自以名爲 上嫌名請易之 上易名孚敬  
字茂恭手書賜之時夏文愍公言亦以言禮起驟  
當 上意於孚敬不盡合會雷震午門給事中良  
弼言公橫乃乞休歸無何復位進兼太子太師再  
乞休再召進少師時 昭聖皇太后於 上有推  
立恩而 上所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  
以故事裁之不爲下 章聖懷快望 上不憚而  
昭聖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倖橫燕中所  
爲多不法既微知 上指恐惴甚而燕中少年無

皇明書

卷之十八

三十三

賴蠶起操其負爲持脅出金泉無笑其家奴張東  
山上變言其詛魘怨望大逆殺人事下詔獄皆罔  
誣獨延齡殺人頗有狀 昭聖急因上後宮有他  
變以延齡請 上顧益怒欲遂坐延齡反族其家  
孚敬以爲延齡殺人抵死固當而坐之反法不可  
夫延齡財虜耳何能反數詰問對如初乃止屬秋  
盡當論孚敬與大學士獻夫力疏言 昭聖太后  
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  
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 上恚至謂曰  
古強臣令君非一今愛當死因令我矣當自悔不

悔從廷和耶廷和者初持考 敬皇帝相也而孚  
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孚敬與  
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牟山  
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爲撫安計而孚敬力請破  
之信國威卒捕誅卿大同叛殺其將益自信薦劉源  
清卻永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二本者不任帥  
大同卒挾北虜爲重攻圍不下尚書言侍郎以撫  
說進適於 上意合孚敬乃稍紕會又子遜忠天  
哭之慟以疾請 上勉留曰卿胡忍舍朕去耶得  
無以言故邑邑耶幸寬之孚敬抗辨不置請益力

皇明書

卷之十八

三十三

上以厚眷之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  
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餐自愛以輔朕爲忠  
之大孚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歸 上知不可奪  
乃許致仕歲給八驕月俸八石所優崇禮加於他  
相明年 上使錦衣帥視之疾促還朝孚敬行至  
處州稱疾作再起之至金華稱疾復作歸蓋又三  
年而卒 上在承天聞之爲泣下贈太師諡文忠  
始天下迫於議禮誹之者十九已思其驟貴而刺  
之又十九及去位而是非之者半既後相者率無  
能及每益下無敢與 上爭事沒而思之者乃十

九矣王弼州曰公相而中消勢絀至于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後主所是為令未有悖也考而不已則宗宗則入 太廟入太廟則有祧即公在難乎其免矣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即不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桂文襄公萼字子實饒州安仁人自幼學於其兄古山先生華師事胡敬齋先生門人張方先生言動一依於古而究心天下之務自天文地理禮樂名物農田水利以及於百家之書靡不貫綜舉正德

皇明書 卷之十八 三三六四

辛未進士兄華謂之曰吾斯之未能信可遽仕乎萼請給歸日與講求不失先王之意而可行於今者又六年始知丹徒縣忤其守拂衣歸薦起知武康又忤其守下獄盡心民事遭讒忤被折辱無怨悔登第十五年始稍遷南刑主事嘉靖初大禮議起柄國者本宋儒議尊大統而固兄華歎曰子不私其父非子也奈何牽制文義使 上意不少舒乎可疾議上調其衷不且有姦人乘其間者逢上心事敗矣萼於是議上與張文忠合議禮進為廷議所共詆當 上意召為詹事府詹事翰林學

士語具禮儀志中事稍間即為 上言內閣乃輔導官任非其人則機務挫吏部猶銓衡然用非其人則賢否淆混請召致仕大學士謝遷復內閣致仕南吏尚書廖紀復吏部 上頗好詩詞即上言人主不可輕有所好宜澹然無欲穆然無為無留心聲律為邪臣所中而考求 祖宗經國大典推行之陳十事預免六年田租恤逋逃一更登極初宿弊除欺蔽二嚴登聞鼓禁約通冤抑三禁運司解銀復邊糧四革奸徒阻絕養濟院收養無告及歸支院糧五聽收游食開墾城垣墮地六免赴部

皇明書 卷之十八 三三六五

考滿謹曠官七憫窮吏罰班八申聖敬九廣聖孝十也遷禮右侍郎會選 公主婚限一月內選子弟萼上言大緩固生奸太速亦不達乞稍寬三四月精選以重婚時 上諭內閣令講官及翰林官日輪一員將經史有關君德國政者直書備覽有疑則問已改旬三十八日萼疏言 皇上此心即堯舜清問好問之心我 太祖太宗仁宣英宗俱嘗舉行者也經筵日講已有定規寒暑暫停亦仍舊例但堂陛九重咫尺千里雖有善言亦何自上聞皇上當修省之餘動咨訪之念欲令儒臣日直此開

壅蔽攬乾綱第一義也上意所及時有召問則必有超然之思視預為限日專事講說者裨益相去萬萬也昔人有言見人主者夢日不夢龜以日兼燭天下人不可蔽龜之光一人煬焉非人君之象故也令必以內閣二人同直有問必顧忌而不敢正對切謂五日輪二人者終不及聖諭日輪一人之善也已上五事疏言民壯之額度不必常設地方摧折身錢量減三分之一聽為附近災傷地方項補里甲官銀一官厨缺部隨收補免天下清解二天下子弟入監讀書有祖父母父母年老欲歸

皇明書 卷之十八 三酉 三三十七

省者聽給假一年踰半年實在 御前上直將軍有祖父母父母年老欲歸省者分番放省六月不下百餘人已疏修明學政遷吏部尚書疏足國安民進禹貢圖已進輿地圖皆經國大務語具方域學校土田志中薦刑侍郎劉麟堪工尚書論保傅之職請珍攝八年旱災傷請蠲民田租語甚急旨未下復請 上曰待禮部類奏災異章上下矣 憂勞小民 皇上有曠蕩之恩及九月十五前則民受實惠少緩

之即為具文所謂黃紙蠲租而白紙已先收者也已論郡臣薦舉論申明考察論革冗官皆任官大務方張桂召入議禮時羣臣謹欲做馬順故事於左順門眾拳之死無罪也張桂走武定侯助家而免從武定家上書得召見而羣臣摘貴助以二人故結 上心益橫放毒中官張永血流死萼密疏上駕出郊毋令扈以預防 上手札言勛素忠亦卿所素知何云云也萼乃具疏其兇暴不可倚信者數事以上而具言張霍庇助之情已絀而張霍之橫遂深無何召入閣為武英殿大學士兼官如故

皇明書 卷之十八 三丑 三三十三

始萼從兄華講宋學甚久諸論奏聖王心學論皇極論易復卦禮月令論擴充四端論養德養身皆正學以言知社稷生民為重 首疏請優恤四鎮請免民田租而拳拳於生民務保惠安全尤深其言曰 高皇帝取民之制經之版圖理之以政事至纖至悉然法久廢墜人不盡知遂致經理失宜賦稅偏重宜分豁災傷田租分豁里甲官銀薦大 卒贈太傅諡文襄 胡莊肅公曰余行部往來安仁過故相桂文襄公里問其遺言往事參以他

日賭記蓋滋然悲焉嗟夫世人貴耳賤目智既不  
足以知人情又蔽於先入亦何惑乎賢哲之蒙猜  
詆也其大節在讀書好古篤信躬行孝友介特甘  
貧尚志以賢聖行業為己任跡其執禮守正不諂  
不回三為令尹數被折辱而曾弗悔易也至遭被  
知遇日夜敷納整竭忠慮大者如專聖學明聖敬  
疏其希天之學於學忱識其遠且大矣既深於其  
本即如輿地圖叙論兵樞民政戎索海防離法儲  
要備殫心力也使當時百執事有味乎其言交相  
修飾屢省力行於巖廊之上至使 主上憂勞南

皇明書

卷之十八

二十六

三十三

北赤子若此耶世徒見公由主事不數年致位公  
孤遂見媚嫉譁然攻之亦過矣今之世有官為太  
宰身都上相而野無腴畝家乏百金蕭然敝宅澹  
然如為令尹時耶或又謂公嘗排王先生伯安之  
學殆於媚忌竊以為不然蓋陽明兩廣之役寔由  
公薦謂一時天下之才無出陽明之右者此天下  
之公心其後乃至訶禁操切自其意見識趣之不  
同為金時在位所誤則有之所謂晏嬰不知仲尼  
命也晏嬰雖不知仲尼而節儉正直能以其君顯  
於天下可以一肯病耶

卷之十八終

皇明書卷之十九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上

陶叅政安字主敬太平當塗人少博綜有大志元季  
隱山長為時宿儒 上定太平即下令不殺百姓  
案堵安與耆儒李習等偕出迎安見 上狀貌喜  
謂父老子弟曰龍姿鳳質非異人比生民今有主  
矣 上召安詢時事安因對曰今四海鼎沸豪傑  
爭於戰攻然志獨子女玉帛無撥亂安天下心公  
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以此吊伐天下不足定也

皇明書

卷之十九

乙天

三十三

上大悅因與定取金陵之畫命以左司郎中贊機  
務禮遇甚厚事每咨訪焉既而 上得劉宋章葉  
四公召問安夫四人者何如對曰皆天下才也臣  
與之語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政事不如溢琛  
敢賀 上得人出知黃州尋移知饒州所至寬賦  
省徭招流亡民大悅時方征伐百用急安勤撫諭  
民勸輸而軍不乏興乙巳信州盜攻饒城安與千  
戶宋炳率吏民城守選勇卒遊徼晝夜捍禦登城  
諭賊賊叩頭城下曰使官皆如太守民豈有今日  
然事已如此勢不得復還但城破不敢相害耳會

援兵至而難解諸將請盡屠諸從賊者安曰民等  
賊迫脇非本心柰何殺之所全活甚衆吳元年初  
置翰林召入爲學士知制誥修國史召諸儒議集  
禮爲總裁定律爲議律官恩眷殊特嘗賜門帖云  
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蓋褒異如此  
上嘗問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邪說害  
道猶美色眩目自非豪傑鮮不爲所惑夫邪說不  
去則正道不興天下何從而治上太息稱善御史  
有言安隱過者上曰朕素知安必不爲爾爾何  
從得此言對曰聞之道路上怒曰御史取道各

皇明書

卷之十九

二天

三十三

言毀譽人豈不傷賢善乎黜御史罷之後置行省  
出爲江西行中書省叅政加慰諭而遣安寬仁達  
吏事政績大著居四年卒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  
事贈姑孰郡公國初大祀禮專用安議禘禘禮定  
於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  
祭禮魏觀軍禮陶凱然大都多安所裁定云

御史中丞章三益者處龍泉人也名溢始生音如洪  
鐘少長端重如成人長肆力於學元季兵起與從  
子存仁俱避兵山中存仁爲寇所執溢心計曰  
吾兄止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曰兒幼無所知

我願代之賊素聞溢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之大  
喜邀上坐問計溢正色拒之曰君等皆有父母妻  
子柰何爲此赤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背  
曰不降且死公曰人情固貪生然爲不義屈非久  
且滅族柰何吾不忍爲也賊愈怒恐劫之溢曰死  
卽死何恐爲賊壯而釋之於是夜給守者乃得脫  
集里民爲兵旬日擊却之未幾元將石抹宜孫將  
軍至欲盡誅處民誑誤者溢走麾下說之曰將軍  
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溢曰貧民迫饑寒無控訴  
故相挺而從賊誠得一循吏招集盜卽一窮兒耳

皇明書

卷之十九

三

三十七天

今盡屠剪之是揚湯止沸也將軍曰善乃下令止  
殺而留溢計軍事上平盜功授龍泉簿不受項之  
石抹將軍守台城被圍急溢時歸田里起奮曰吾  
邦非石將軍人蓋枯骨矣今有急乃吾報德之秋  
也集趨勇赴難竟破賊省府又上其功除武德將  
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溢太息曰吾所將皆鄉里  
子弟今子弟肝腦塗地良苦甚衆而吾獨成功名  
吾不忍爲也辭不受於是歸結廬匡山中讀書而  
屬其子障鄉里毋懈及王師克處州乃與宋劉葉  
同應聘擢主營田事顧日夜念將毋以 上眷之



厚不得歸或以聞上 上即命歸省賜白金文綺已擢為浙按察司僉事改湖廣溢以荆襄多廢地可田議分兵屯田控中原浙東按察使被逮辭連溢溢憂懼甚 上遣太史令基諭之曰予素知溢守法毋疑也會總制胡深以兵入閩敗沒處境皆動搖 上亟命溢以副使往鎮溢頓首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蒙恩獨原若更擢是益重臣罪也疆場之事臣死不敢避獨新命敢辭 上察其誠至許之溢至誅其首亂者而撫靖其民人召舊所部義兵據要害列木柵為屯氣勢相羅絡

皇明書 卷之十九 四 天

境內帖然浦城軍乏興行者欲運處州糧以餉之溢以為處州浦城舟車不通難猝運即運不能濟而軍中所掠糧甚夥請拘入官而均給之處州造海舟若干艘僉水軍隸軍府役繁而事擾乃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溢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 旨命提兵為遊擊而溢即處城坐鎮之上言父子相統非法意請罷存道官不許而溫州茗洋盜為患溢即檄存道討平之海隅底寧請入朝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城良苦俟平當即召卿及吳平果召既入見 上獎諭甚至謂羣臣曰

章溢雖儒臣然父子宣力一方功不在諸將後溢謝不敢當時軍興處糧額視承平且十倍溢言之丞相丞相入言之 上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初 上既即位召溢與劉基同人見 上歷陳其功伐僉拜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且諭曰二先生年向耄恐感霜露毋為早趨朝也時言官多伺 上意為操切溢獨存大體或頗以為言溢曰憲臺儀表百司居其職者當養人廉恥使避而不犯豈但以搏擊為能哉 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怒禮官議禮不合致天變欲殺之溢進曰

皇明書 卷之十九 五 天

風雨已連朝無足恠即禮官議未盡 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貸 上為之霽威先是 上既從溢議命李將軍文忠由浦入閩詔存道部鄉兵萬五千以從閩平而存道兵有詔從海道北伐溢請曰鄉兵本農民安知兵始令征閩許事平歸農今閩平復調是失信於民也不可 上默不應溢徐進曰平閩兵不可調今獨藉昔嘗從盜者使為軍令存道將以北伐俾自贖則恩威著矣 上大悅曰孰謂儒生迂今如先生言通達事理不迂也然非先生無能為朕任此事者溢受詔即行比還

處母夫人已沒上章乞丁憂不允而丞相李韓公復貽書道 上眷倚之意乃遣存厚還家而灑泣治戎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北行已而再三章乞終制乃許溢傷母終不獲侍居常忽忽若無以自容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病子女見其羸憊皆泣溢曰勿憂也吾父母幸已安厝祖宗丘墓幸粗飾歲時薦饗幸有條吾庶幾無憾獨幸荷國恩未報耳卒 上甚憫悼製文遣祭焉溢篤於孝友父母未葬而盜焚里閭溢額天稽顙哭火至柩所而滅事母夫人極孝養二兄別居已久既創

皇明書

卷之十九

六

三十五

第龍淵請三兄同居以奉母怡怡如也定先世祭享之禮而益田以供祀創義塾立義阡諸可以聳善扶義者無不爲也器局夷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外若和緩至其臨大事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嘗言曰古之學主躬行故章句之習一不以屑意而人倫日用關世教者恒切切焉宋學士有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惟公其相信如此子存道征和陽竟死事云

宋祭酒訥字仲敏滑人也少閑家訓卽矩矱自檢不妄言笑稍長問學該博有造詣元季舉進士以時

驛騷卽退居自晦洪武中徵詣公車召對稱旨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發蒙從學者如客得歸嘗應制撰敕文渾雅古健稱 上意超授翰林學士是冬進文淵閣大學士日有補拾寒附火而假寐火燎脇下衣傷膚 上警之曰脇者協也聞火焚汝脇將非汝居內相不能協人主爲政神怒耶女必戒之訥頓首謝時初開太學學政未設而官太學者多選悞至師生相訐教尼不行乃命輟閣事遷祭酒 上自製誥詞至以尚父典周八百儼之訥感奮立標準篤恩義身教言法鏗礪無遺力大被賞遇眷禮隆厚語具學政事中始訥自受命卽寢食學廂不復宿於家及被病其子亮監屬僚以請盍休沐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况在丁社齋戒中耶迨祭訖歸就第遂卒語不及家時年八十矣 上操文再祭給喪葬費津遣還鄉唐宮保鐸直隸鳳陽人重厚慎密又廉靖不苟取上初起兵時卽侍左右累官兵刑二部尚書太子少保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鐸以德勝徽務斷訐吏髮蓬面垢趨事如羈囚而鐸不動聲色政務修理人愛而懷之 上嘗言鐸始友及臣今三十四

皇明書

卷之十九

七

三十五

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數坐黨事 上信鐸

篤行皆不問卒年六十九郵贈最優

劉司業崧江西泰和人賦性純厚至正末舉鄉試得

報適自山中摘栗歸悵然涕下曰柰二親何會天

下亂避地者屢歲洪武中以經明行修薦拜職方

郎中小心謹畏屢奉使稱旨遷北平按察司副使

時嘗新造政務寬厚存大體考覈屬吏以廉慎為

先小人險狡者輒先事制防其讞獄以情求主不

得已乃寘之法招徠逋逃慰安反側興學校厚風

俗溫顏異辭而風采不可犯坐事輸作京師歸

皇明書 卷之一九 八 天三十一

十三年徵拜禮侍郎攝吏尚書尋以災異免已復

徵拜國子司業賜鞍馬得朝夕繼見 燕語必移

時無何病猶強坐訓諸生及華人問所欲言慨然

曰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人人才乃遽死乎無

一語及家命有司治斂具 上諭祭褒以為有學

有行云崧性廉慎所居室獎半覆以茅曰令後世

賢師吾儉田僅數畝皆授館時所置迨貴未嘗增

居官十一載未嘗以家累自隨按察北平獨携一

童子俱往三復遺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迨

五鼓即起蒞事歸田日謙下退抑問學彌篤與人

言未嘗及官政文雅澹詩有唐人風

陶尚書凱浙江臨海人有高才學博能文章初遊吳

楚文多慷慨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

多隱約 國初應聘起修元史選授 太子書除

翰林院應奉文字三年超拜禮部尚書凡稽古禮

文之事多所論定而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

撰著文章遂盛傳於時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令

起居注記言動令臺省府置銅匱簿錄時政皆凱

所建白也後出為湖廣叅政致仕召為國子祭酒

尋老自稱耐久道人 上聞之怒竟坐罪初牛諒

皇明書 卷之十九 九 天三十一

楊訓文與凱俱禮部同尚書蓋部三尚書初設六

部時首擢訓文為起居注滕毅為吏部尚書召見

百論盡職而郁戶部新直隸臨淮人守尚書十

三年綜理甚密而取於民有節 上嘗問天下戶

口田賦地里險易計數響答無遺謬永樂初乃卒

楊刑部靖高朗有應卒才嘗逮一武官將即訊門卒

檢其身得大珠一以前僚屬方愕詰靖曰珠安得

許大必偽也命立碎之以聞 上嘉歎曰千金之

珠卒然至前略不動心而碎之免意外生事端於

才智兼之矣時開刑部濟洛陽人敏慧有才辨凡

國家經制衆莫能裁定者經濟畫即條章具備可  
爲後世式

會侍郎魯江西新淦人年七歲能暗誦九經稍長取  
三史日記之數千年國體治亂人才忠佞制度沿  
革咸繼繼如引珠也家藏子集數百家各掇其菁  
華爲文音麗蔚有不可奪之氣年十九謁虞文靖  
公于臨川益潛心宋四子之學久之充然有得也  
元季亂州縣騷擾魯召里諸豪陳禍福集健兒約  
誠爲保障一方晏然人號曰君子鄉洪武初召募  
修元史遣使者起家績修功最訖事乞還山會開

皇明書

卷之十九

十一

三十三

局編類禮書以衆議堅留禮家故糾結難議羣言  
沸騰中魯獨揚言某禮宜據某言爲是從某說非  
是按據精博衆莫能難心厭而去授儀曹主事常  
忠武王薨高麗遣使來吊魯索其文觀外襲以  
金龍帕內不署洪武紀年質責之曰龍帕因疑誤  
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安在耶使  
者頓首謝易乃已安南來貢主客已受章將入見  
魯取其副覽之乃國王陳叔明也乃言曰前王陳  
曰燈今驟易名者何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隱遂  
得其篡奪狀其使也蓋覘也上聞曰島夷何敢狡

猶如此却其貢不受久之上問丞相魯在部今何  
官對曰主事爾即日超六階拜侍郎膏露降鍾山  
譔賦上羣臣咸有作 上獨奇其文曰此曾魯作  
耶援據精舖敘有法新進生不及也無何得疾卒  
魯蓄德熙和不見有忿戾之色接人退然若不勝  
衣孝友甚備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至門倒屣迎  
致無倦容其從仕精白一心知無不爲時國初太  
典禮制度多經損益而後定嚴陵徐尊生有言京  
師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蓋  
指魯與宋學士也宋學士曰尊生過矣我何敢望

皇明書

卷之十九

十二

三十三

曾公蓋爲時推服如此

吳學士伯宗江西金谿人溫厚渾雅能文章洪武四  
年始開科舉舉進士第一人擢禮部員外郎胡丞  
相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已伯宗剛直不肯屈惟庸  
中以法謫居鳳陽伯宗乃上書論時政極言惟庸  
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恣久爲國患辭甚愷  
切 上得之即召還賜承鈔使安南還爲國子助  
教進講東宮陳正心誠意之說改翰林典籍應制  
賦十詩援筆立就 上嘆其才賜織金錦衣十四  
年除大常寺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辭忤 旨

貶金縣學教諭召還翰林爲檢討十五年爲武英閣大學士明年第知縣仲宴謬薦人復坐還檢討明年卒時豐城朱學士善字備萬元亂奉繼母避亂山中力供養而讀書不輟以郡學教授舉廷試第一爲翰林修撰奏對失旨放遼東久之召待詔翰林尋陞文淵閣大學士以疾乞骸歸卒 上嘗諭善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

皇明書

卷之十九

十三

天

三百七十四

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頓首稱善

劉三吾湖廣茶陵人初避兵廣西天下平還以通政使茹瑞薦徵至都老矣應對詳慎 上喜授春坊贊善 上嘗問侍臣今天下民生頗安否皆對曰頽 陛下威德歲比登安矣 上曰天下民生至衆豈能保皆安朕爲天下主恐民生失所心未嘗一日志也三吾曰聖心拳拳如此宜恩德之下於民也御注洪範書成 上謂三吾曰朕覽洪範一書敘彛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本於天

驗於人事真帝王爲治之要道也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覽三吾頓首贊 上明聖道福下民此萬世厚幸三吾博學有恭德 上每與之言未嘗不疊疊於本仁行恕愛民任賢也三吾將順啓沃愈益力蒙禮賜愈厚三十年命主會試考比試偶黜北人竟獲罪三吾爲人慷慨坦夷不設城府自號坦坦翁至大節屹乎不可奪也 上嘗欲易太子公痛哭曰太子天下本欲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忤旨降博士已又贊立皇太孫嗚呼正矣

皇明書

卷之十九

十三

天

徐庠字宗實浙黃巖人少敏好學從永嘉彭廷堅遊學益充元亂教授鄉閭若將終身洪武中應召被顧問稱 旨敕銓曹與風紀官辭授主銅陵簿請迎毋就養 上怒謫輸役淮陰驛會選駙馬都尉功臣子胡觀入選詔擇師教之召庠至授館約教峻明如在鄉塾時觀旣入府成禮中使援授他府例設駙馬位堂中北牖南向而置師位西階上東面庠奮然曰師嚴然後道尊豈以我一布衣故詘師道哉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爲說書他日位如

前則拂袖出爲書稱引三事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責之觀媿謝執弟子禮而綺紈之習脫然高祖大善之召獎諭再三判蘇州府奏發米二十萬賑饑春水溢巡行原隰興役築治之採訪使以爲歲歉妨農勒令止屋曰他役固妨農水不防則田不可耕妨農孰甚焉今獨令有田家準田多寡各募人爲役豈爲病饑者哉竟不爲止以課最超兵部侍郎首陳十事摘時弊決廷議不阿遷尚寶丞靖難後乃老尋以累逮至京疾卒

熊昂字伯穎江西臨川人方正有節操元季爲山長

皇明書

卷之十九

十四天

言七十八

玄端深衣據席說經課諸生學不廢亂益熾贛郡帥延昂問守禦方略昂悉意經畫而一主於救民及寧河王鄧愈帥師下江西聞昂賢下令徧求之昂起詣軍門揖見王王致之帳中日夜咨訪一軍皆歡以爲主將得軍師也 上幸豫章召見慰勞尋官起居注 上精求禮樂之事召學士朱升等陳樂器於庭 上擊磬命升辨五音升對忤旨 上大怒欲寘之法昂從容論解 上曰升每謂審音顧不辨宮徵何也昂對曰石音難辨蓋自古而然唐虞惟后稷能和磬聲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 上曰卽如是任豎儒治樂樂何由和昂具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物和萬物和而樂音和矣 上怒乃解升旣出謝曰非君吾殆矣 上以廣信所上茶稅失實怒時新行赦趣中書遣御史往廉狀昂與給事尹正諫曰朝廷新立將布大信於四方而御史憲實也今肆赦後以細故煩御史按事失信且棄國威 上良久曰止追御史毋往浙西水不可運陸輸京師率五石而致一石昂叩首爭曰 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爲根本而困之非計也且農作方興而使其僕僕

皇明書

卷之十九

十五天

言七十八

道路一夫不耕害不淺矣 上悅爲罷令擢浙按察僉事台溫方氏竊據而來人道乖戾昂按其豪猾六百餘戶悉屏之遠方平陽州吏目貪坐罪首州守與佐僉相構爲姦遣昂訊而州民數百遮使者爭知州鎰無罪時方重故出之法昂進民再詢辭不變則歎曰法以誅有罪也吾豈可身畏譴而戮無罪人乎具以情白 上釋鎰不問始久旱昂行部輒雨民曰此熊使君雨也是年秋始立山東按察司以前階改山東治濟南濟南故有廉訪司廳事壯臺檄昂居之汪丞相以叅政建行省其中

僚吏請以臺檄白復之。昂曰：官在政事，何如？豈顧以公署為麗耶？儼城北痺陋室，以居且侃侃治事。其中汪廣洋聞之，戒其屬曰：此真憲官，慎無犯時。河南北甬定重兵，宿濟南頗暴侵民，存備將受部兵一繪者，輒逮訊諸將，大駭。明日出之，庭數以贖貨罪，准律贖金。諸將又大喜，由是莫敢恣州縣吏多不職。昂陰風迹數十輩，論如法，而以齊魯民愿，一以靜重鎮之。令郡若縣各置二籍，日簿所治諸獄訟，贖一留治。一上憲司，月按藉而鈎考之。後為武三年，封建諸王，驛召拜晉王，傳坐免，尋召

皇明書 卷之十九 六十八

除晉王府叅軍，以尚書授王。宋學士濂薦昂於書，最深，詔為皇太子說書。明年，上御文華殿，召昂問曰：秦漢來諸侯王不肖者幾何？昂謝未考。遂命之蘇州按獄，還復問如前。昂復謝未考，改刑部主事。奪叅軍所受俸八年。授岐寧衛經歷，賜金以行。復念在邊，良苦手，詔慰問，有狐裘纈袍毳襪之賜。昂上書言：西涼岐寧本漢唐內地，不可棄。朶兒只把非有歸向之誠，特假中書威重，以劫服其他種。今急之必席捲遁，雖得地而無民，緩之則羽翼成而跋扈難制。宜稍給種糧，撫其遺民，而以良將參

守之便。上喜曰：人謂熊昂迂不迂也。徵還次西涼，為朶兒只所賊而卒。上感悼，遣使吊祠焉。董侍郎倫，山東東昌人，元末徵不仕。洪武中，辟為春坊贊善事。懿文皇太子所陳說務，依于忠厚，出為江西左叅議，盡心良事，名退。食堂曰：後樂草封事數千言，上稱旨，以註誤謫教滇南。至成都，蜀獻王禮敬留彌月，乃聽行至滇，用夏變夷士知嚮方。建文初，天子眷舊學，召拜禮侍郎兼翰林學士。與方孝孺入內閣侍學。是年秋，御書怡老堂及鬆几玉鳩杖，以賜主會。試得楊溥、胡濙，後皆為名卿。

皇明書 卷之十九 十七 三十五

時解縉謫河州，倫為言，縉絕世才，得召還。其知人善汲引類如此。尋卒。上悼惜，恤贈優厚。倫質直敦良，有文學，為時所重。濟時匡君之念老而彌篤。從容清禁，壽考，令終不與遜國之難，亦天所獨全。云：洪武時六卿中賢者，兵尚書鳳陽單安仁，以義旅從，以按察副使巡浙東，悍將橫卒不敢苛賦。虐細民，猾賊民不得以詆誣傷良吏。以中書左侍郎佐丞相理庶務，劇劬，如易以將作卿。營城闕宮殿事，立辦。改兵部而老，賜田三千畝，牛七十角，給尚書半俸，終其身。戶尚書吳人郁新，以文

主事得賜名以比部郎超授戶侍考滿擢尚書新  
有雋才能好善每奏事庭中 上顧問天下戶口  
漕運地里險易計數時日響答無遺謬嘗自謂劉  
晏而下不論也晚多疾時在告 上甚憐之永樂  
初以恩禮終

劉亨江西廬陵人洪武初以賢人君子徵辭已又舉  
經明行修乃至陳古今政治之要 上嘉之命進  
講華蓋殿忤執政意出爲壽州訓導尋上書言六  
卿秩當與軍府埒國子祭酒不當在太僕卿下又  
言將臣子弟生長富貴習驕侈異日卽授官無所

皇明書

卷之十九

天

十八

用宜立武學教訓使知禮義以變其習陞常州武  
進丞廉勤有善政修學校躬勸學表民之有行誼  
者以風作旌善坊再思亭以勉已勵俗百姓間弦  
歌相聞 上賜璽書褒焉惡少率衆亂白郡守毋  
令滋蔓擒首惡而解散其黨居無何罷歸屢薦不  
復起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力薦請以爲國子  
師時已八十矣辭 上召見諭曰伏生九十尚傳  
經况八十乎亨辭益力 上乃曰老者安之允其  
請而歸深衣幅巾日左右圖史躡道秉禮終老不  
衰怠云

釋史臣曰聞之 高皇帝以武功創業顧慕用者  
儒見者儒輒喜以耆儒無誑諛可厚俗也至鷹擊  
豪猾剗治汙染率倚幹敏敢任之賢竭才力赴功  
然非久什已故是時天下儒多質行長厚無綺言  
記曰春者蠢也春者物之始生也國之始基運也  
如春嗚呼豈非天哉

桂長史彥良浙慈谿人也學行純固方國珍連甌越  
辟之謝不就國初被薦召爲太子正字入侍大本  
堂言必稱孔孟以明聖學格君心爲務 上從容  
諮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

皇明書

卷之十九

十九

天

好惡頗則賞罰辟賞罰則太平未有期也故君  
人者惟忿怒是務去 上曰善時 上懲元以寬  
縱失天下用重典峻深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民犯  
且奈何彥良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  
故民勞而弗靖誠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 上  
曰善他日彥良侍 上問卿何官對曰待罪太子  
正字 上曰不然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之曰今  
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彥良頓首主臣臣何敢當宋  
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足取殆不如  
卿已遷晉王府長史居久之致仕條太平治要十



二策以上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時行物生君奉天而統六合當仰法於天明並日月恩如雨露威比雷霆信如四時蓋百職効勞而庶務自理也苟身兼庶獄庶慎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矣夫天道好生聖人法之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故人皆化於善而不罹於法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法天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爲天下腹心膏腴之地今荒蕪日久 陛下幸加惠下令令諸郡屯種而懇闕未廣臣以爲莫若于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多之處募民往耕願應者資以物力寬

皇明書

卷之十九

二十

三五

其繇令樂於趨事及犯罪者亦謫之屯耕盡中州荒閑之田無不農桑數年之後民物殷富財恒足矣三曰順人心言當順其欲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主乃天生聖人文武仁義之德莫不具備惟萬幾日感意念橫生如重翳之蔽白日得養者或鮮矣故雖大臣必兢兢戒謹加存省密察之功節其慾懲其忿怒俾清明在躬則猶青天白日重昏擴然志氣如神必得其壽此養之道也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所以曆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其民不專之於刑罰故民遂其生養太和薰洽而

天命從佑饗也秦隋則不然仁義不施專肆苛剋力役不休乃民不聊生而天不佑之矣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惟 陛下以三代有道之長爲法秦隋之失爲戒六開經筵言宜延擇老臣名儒日講經書以資啓助七精選舉言官得其人則庶務理而萬民樂選舉之際誠重誠慎六部十三省布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忽然而用又忽然而輕廢之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以任毋苟備官其提刑按察及知府固難周知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方正一人以充知州知縣於民

皇明書

卷之十九

天

三

三五

最親令按察使及知府歲貢廉勤淳厚之賢不限以已仕未仕而慎其賞罰則人皆悉心求賢而野無遺才矣其新進人士且當試以佐貳之職而隨加甄擢八慎刑罰致欽恤民命之意九敦教化言今大興學校廣生員所爲教者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淳篤宜未可驟用長天下奔競之心十馭戎狄言守備爲先薄伐次之啓彙貪利如漢武秦隋焉斯下矣今海內旣平車書混一北狄遺虜當選將練兵分屯防鎮伺釁而動蠻夷朝貢間有未順者獨當修文德以來之無勞動兵十一

蒐才俊言古之俊才或隱於屠釣或出於版築  
出於亡命皆足以興邦而名世宜令有司博舉薦  
以聞十二廣諮訪昔舜好問好察明目達聰故能  
以天下善爲己善而雍明成化今萬化統一正逃  
視遐聽之時宜令常朝百官得關輪對布政按察  
府州縣官入覲之時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  
政得失民瘼吏治許令諸人陳聞古有納言之官  
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居之而詳  
擇其中 上頗採用焉

葉訓導伯巨字居升浙江臨海人也慷慨有大節以

皇明書

卷之十九

天

五

國子生分教平遙會星變詔求言慨然曰今天下  
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患小其一事難知而  
患大此三者積吾心久矣縱不求言吾猶言之况  
奉 明詔乎卽爲萬言書以獻其書曰臣聞王者  
上通於天王者之動上應乎天審天下之治否亦  
求端於天而已天有陰陽五辰日月以示之象德  
陰陽和調日月五辰順軌得度天下欲不善治而  
不可得也陰陽錯繆日月五辰不得其行天下欲  
善治而亦不可得也稽之天道察之人事可以  
治亂之實矣臣觀當世之事泰過者有三曰

大侈也曰用刑大繁也曰求治大速也臣愚不知

星術藉以所聞於經傳據前世已行之得失而論

之日君象也月臣象也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今日月相刑是月敢抗於日

臣敢抗於君之象也 主上掃除羣雄如踏草芥

包絡豪傑如臂使指公侯列將擁十萬之衆戰勝

攻取 朝廷馳一介之使臨召則拱手銜命斯何

以效相刑之應耶傳有之曰都城不過百雉先生

之制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上得以

兼下下不得以兼上是先王所以強榦弱枝遏亂

皇明書

卷之十九

天

五

原而崇治本用此道也今國家懲宋元孤立不振  
之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諸王  
皆天子親子也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  
雖奢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何謂過侈哉然  
臣愚竊恐夫數世之後且尾大不掉也禮莫大於  
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制則並列國矣尚何有  
於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盡  
其地以封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  
議者何不據漢晉之事而觀之也 孝景皇帝  
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同祖父昆弟之子孫

也一削其地則四面構兵而西向晉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擁兵而相危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此臣之所謂大過也皇天眷國譴告以相刑之象意豈在斯乎誠及諸王未之國時節都城之制戒其衛兵限其疆理而舉以待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中有聖賢之德者令入爲輔佐餘世爲藩輔與國同休而永世無窮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於以濟天變而安社稷天下幸甚臣竊伏覩古開國之君未嘗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

皇明書

卷之十九

天 二五

失民心者也三代秦漢隋唐之國祚其修短可復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此可見天地好生之心卽聖王守位之德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其末明刑固聖人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古者斷死刑則天子爲之減膳撤樂故仁愛之篤結於民心愈久而不忘今議者曰宋元中葉而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故有其位而不能守於是 主上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所懼而莫能測其端臣竊伏以爲過矣夫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刑政

不立而強暴得以相凌固國非其國使刑罰繁苛政治促急而民無所措手足亦豈天討天刑之意耶夫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叙爲辱今之爲仕者以混迹無聞爲福受玷不辱爲幸其始也 朝廷摺摺網羅務無遺逸其繼也有司追迫上道如捕重囚泊乎居守一跌于法則刑戮隨之矣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是亦豈人主之所樂爲之事哉誠欲人知懼而不敢犯也然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相踵非人之不懼法也由激濁揚清之

皇明書

卷之十九

天

二五

三六

不明而賢否善惡之無別也議能之法廢故人不復自勵而爲善者怠也有人於此雖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有詿誤而罪不旋踵則中庸之才其將何地以自容耳必皆曰某庶若是某智若是而朝廷不少貸吾屬何望故未仕之時修身畏慎動遵法守入官之後朝不謀夕苟捐廉耻固其所必至者而又何恠焉凡此皆用刑太煩之過也夫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 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謫罪人以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 朝廷所以共承宗

廟意也近令中都有願入軍籍聽免罪復官者宥而拘其餘丁家小以繫其心夫有罪之家長既謫戍矣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夫復何罪而幽繫之哉非朝廷所以廣恩也夫摧強破敵則揚清鼓銳奮三軍之氣而可矣今賊人偽四大王者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迹可追設計捕之尚或可得而宿重兵以討之彼有駭而深匿耳反不能捕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數千里之地使不得寧息豈不過甚也哉夫新附之民皆前兵難流離朝廷所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也今顧盡數而令之遷是法不信於民重苦之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近遷徙之民雖蒙特旨已納稅租之家分釋遣還而餘留開封聽候者散漫而不知所向臣恐自今比郡戶口不可復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彼見夫新籍在官者尋獲遷徙而脫籍不報者顧易爲逃匿亦何樂而投籍以被其殃乎此皆臣所謂大過而召災者也郭璞有言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願陛下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平允者超遷苛刻者放黜鳳陽屯田見

任家小者耕種自便已起戶籍見留開封者放令復業如此則人主隆好生之德國祚樹綿長之福兆民安於下而天變消於上矣昔周自文武至于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惠至於文景而後黎民醇厚文武高祖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而富庶効也天下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然冰之堅非太陽一暴之力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震動然後能使之泮渙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由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之以仁摩之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今國家紀元九年于茲矣天下大定紀綱既大正矣法令修行人心思治亦可謂帖然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爲大故而峻刑法以威之故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天下臣民莫知所適嚮而不能相安夫圖治於亂世之後猶理絲於既焚之餘也緩之則端緒可得急之則雜亂而無紀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之不止而朝夕異令賞罰無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焉可得致哉故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守令知所務莫先於變風憲知所重

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朝廷知所尚必以簿書期會獄訟之不報為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固其所不可不問者也古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令以正率民導之於善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囚簿書特其一職耳風紀之司代 朝廷導宣風化訪善察惡條舉綱目而振治之者也聽訟讞獄特其一事耳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簿書為大故至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憲司巡行亦循習故常而未嘗親察其興廢之實而獨以獄訟獲贓而

皇明書

卷之十九

二十八

天

稱職其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當舉揚者視為虛文末節忽棄而不省是徒知其去一贓吏決一獄訟苟目前之為快而顧謬其本也郡邑生員升太學者未數月而授官使之為政又何其太速也臣謂國家求治莫若敦禮義而尚廉耻守令則責其先撫字後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為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後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為切要郡邑生員升太學者必令三年而上精通一經兼習一藝者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大臣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學識兼懋以無敗事而又人知祿位皆天

皇明書

卷之十九

天

二十九

之祿位而塞其覬覦之心此治體也夫分封有則本支百世矣刑清罪簡則刑期無刑矣崇禮善尚廉耻則風移俗易矣於是 主上端拱穆清以歲月陰陽調而風雨時日月揚輝諸福嘉祥莫不畢至尚何天變之不可消哉臣愚賤猥不自度敢陳聞如此惟 陛下以詢芻蕘之意而詳擇其中疏上 上大怒以為踈間我骨肉遠刑曹問狀瘦死獄中先是 天子怒天下省府縣持空印籍詣部查稅賦以為欺罔也詔逮行省臣及府州縣官于御史臺獄數百千人必欲置諸長吏於死而佐貳攝篆者榜一百戍邊臨海人葉士利者兄嘗為懷慶同知在繫中時丞相御史皆各各知空印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 上不知獨以為空印者誠可罪故耳誠得人言之 上明聖寧有不悟者懷切切欲言適星變下詔求直言士利曰可矣既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之語士利曰吾所欲言者傷 天子橫殺無罪為可痛故言今言之以為私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吾需兄杖出乃言言即死不恨及兄免死出土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空印事最詳略以為誠欲深

罪空印者顧獨恐奸吏得挾持空印紙偽文移爲  
奸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冊書合兩  
縫而印於文移無用顧安所得私夫錢穀冊籍府  
必合之省省必合之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而豫  
決者也今省府遠者去部且六七千里近者二三  
千里待冊書成而後印則往來淹久期年不達故  
權空印而待稽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  
罪且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丞相御  
史舉不知其罪一旦捕而誅之不已過乎夫朝  
廷求賢才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其位至省司郡  
守又皆數十年所成就廉明通達之賢非如草菅  
然可朝刈而夕生也 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  
而不爲天下惜可用之才乎書旣成閉逆旅抱書  
伏床上泣者數日客問之曰卿何苦而泣士利曰  
吾自有所苦耳若何庸知已喟然曰我上書逢  
天子怒必死而餘人幸活庸何足顧乎遂起持書  
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中人見丞相頗倨丞  
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  
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詔丞相  
御史大夫雜問主使名士利咲曰吾業爲國家言

皇明書

卷之十九

天

三十一

三百五

事自分受禍誰適爲我謀者辭不屈論輸作終身  
竟殺空印者當是時寧海方孝孺者有學行從宋  
學士游學士亟稱之以吳沈揭樞薦召見 上喜  
其舉動端整而孝孺進對首以王道爲言 上謂  
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以輔汝 上每面試  
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讀孝孺試文獨擲筆不註  
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足矣孝  
孺歸杜門著述會仇家得罪辭連孝孺籍其家械  
赴闕奏當 上識孝孺名曰是天台方生耶立命  
開釋已又薦召至 上方重賞罰以孝孺志存教  
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府教授詔  
水陸給車舟續食赴任  
范敬先字思祖新建人洪武初舉進士授監察御史  
指陳闕失無忌諱一日忤旨命磔諸市磔者已披  
其兩乳敬先曰姑母相迫吾將有所獻索筆札具  
草進 上閱之一詩也爲霽威命釋之謫充吏交  
趾未幾除趙王長史敗以嘗切諫僅削籍還家編  
氓或憐其貧助粟舟道遇親舊訴以寔立舉粟舟  
遺焉  
稗史氏曰臣考觀解學士謨及桂生傳若天台生

皇明書

卷之十九

天

三十一

三百五

遇 主時事未嘗不流涕而歎歎 高皇帝之心  
無猷念不在於子孫黎民也帝臣王佐涵濡沐浴  
裕賚于嗣昆則知播用重典烈烈于明威適運會  
實然不稱 上本心矣易重坤而復贊之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臣於斯亦云

皇明書卷之二十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上

黃忠宣公福山東昌邑人洪武中以鄉舉入官以龍  
江衛經歷上書論經國大計稱 上意超授工侍  
郎 建文帝特信用靖難後李景隆於 上前目  
為奸黨福厲聲言臣罪固應死但目為奸黨則非  
是 上不問復官踰月陞尚書為都御史陳瑛所  
詆改行部尚書四年征交趾轉軍餉既郡縣交趾  
以尚書掌布按二司事視民如子勞來訓飭躬勤  
不怠政令條畫同其好惡一主於寬簡戒郡邑吏  
專意撫字曰此新附之民也中朝士遷謫至咸見  
溫恤疾病者親造視之恤其貧匱拔其賢者與共  
謀議及以化馴其人為中官馬騏所詆 上察其  
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耳不問 昭皇帝即位  
手詔召還曰卿老成人久勞於外朕亟欲見卿盖  
福在交趾至是十有九年矣交人扶老携幼走送  
之皆號哭不忍別宣德中交人大弗靖言者謂交  
人思福如父兄敕福往宜可無煩兵而定上以為  
然時福方持節出封親藩即召還謂之曰昔先帝

念卿千里召還朕豈欲遠卿顧遐方弗靖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如父母卿強為朕行以工尚書兼詹事出領鎮比至柳總兵戰沒而尚書亦被執賊見之驚泣下拜曰乃我公也公不比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尚書正色諭以逆順禍福咸曰業至此誠不能自還乃餽白金餼糧肩輿衛出境至龍州盡取賊所遺歸之官還為工尚書及總漕河上書言宜屯田以省漕語具漕河中上將章示西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六卿中今誰倫者士奇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為人正直明果一主於國

皇明書

卷之二十

二 三十三

家生民初建北京綏撫凋瘵比總藩臬撫安新附才德兼懋稱大臣誠諸卿所不及今年七十新進少年高坐政事堂揚揚出入福四朝舊人乃奔走勞悴殊非國家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即改南戶尚書兼南本兵 英宗即位加少保參贊機務留都文臣贊機務自此始福鯁直不阿憂國之心老而彌篤 上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園基曰臣不能問何以不能對曰臣幼時父師嚴第督教讀書不學無益事所以不能 上默然故不得在左右而諸舊人咸頌共推之解學士

疏羣臣行惟福無貶辭在留京事先期籌畫傳襄城伯行之襄城亦敬信惟言是從然視事事皆從襄城伯處分噤不出一語或以為言福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有一事錯其讓善如此文貞告還鄉掃墓過留都見之福走出見大聲曰公誤矣公誤矣文貞愕不知所出請其過福以手距地尺許作小兒狀曰 天子僅如許長公大臣秉鈞顧當有遠行耶公亟還可也其體國誠至如此成化初乃卒贈太保謚忠宣福秉心正大義利之際介然俸賜悉分贍姻族屬續之日室無百緡天下

皇明書

卷之二十

三 下

三、十

士大夫無識不識咸然信以為君子云 吏尚書張統陝西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為東宮侍書才識通敏為太子所器重雲南平以為右叅政陞布政使滇故夷方又新造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壇祠公署上下儀制經費程度皆統所裁定夷民孚說遠近安之中朝衣冠謫徙雲南者厚為存恤至者如歸秩滿入覲治行為天下第一 上賜璽書勞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今有年矣言出則諸蠻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來治行為天下十二



牧之首故嘉汝績命仍治雲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金爲道里費 建文帝卽位召爲吏部尚書滇人思慕如失父母時朝廷更化旁求四方遺逸集闕下悉委統識鑒精明振枉抑拔淹滯量才受任各得其宜士大夫起謫籍者舉彈冠相慶忻忻焉被旨試翰林編纂官得楊士奇策大喜曰明達時務此王佐才也奏第一 成祖卽位召統及戶部尚書王純諭曰卿二人事 皇考久習朝廷故實今老矣其解職務給尚書半俸居京師時政戾舊制者直以告無隱稱朕厚望老成之意統出詣吏部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四下 三十七

後堂自經死

胡忠安公澗字源潔直隸武進人器識宏遠端重有沈慮 建文中爲給事中靖難後轉都給事初建文大遜時宮中指言帝崩已漸聞遜去諸舊臣又往往長道 上又大戮建文諸臣乃大疑不自安念羣臣忠實詳慎無如胡給事者乃遣給事中澗巡天下名訪張儼傷又名頌爲善陰隲孝順事實于天下然實察人心及建文君安在故澗軌迹遍天下卽窮鄉下邑靡不造也時傳建文君在滇南以故澗在楚湖南最久丙申秋還朝內艱起爲

禮右侍明年巡江浙又明年巡均襄還朝會 上駐宣府澗馳謁行在 上已就寢聞澗至急起披衣召入相勞苦賜坐共語澗爲 上歷歷言所至山川道里郡縣民情謠俗以至保國安民之慮咸具以爲他渙然無足憂也 上疊疊聽不倦比退漏已下四鼓矣先是傳言建文君蹈海去又分遣內臣鄭和等數輩下西洋物色之至是乃欣然不復疑已又命往留都察監國事有安儲功語具帝紀中 昭皇帝卽位或傳澗監國時有密疏者疎薄之轉太子賓客祭酒南京已而閱宮中章疏見其章乃大喜謂澗忠慎乃如此朕不及知也欲召用而崩 宣宗卽位卽召爲禮尚書二年賜第給閹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恭慎二銀章澗有才猷而深厚不洩久司邦禮兼攝財賦皆綜畫有章嘗曲宴賜澗及西楊蹇夏詩曰海內無虞卿四人贊翼之力也 睿皇帝卽位益禮敬疏引年不允 上北狩楊善往使虜澗上書言 上蒙塵久宜卽附善等進服食不報議奉迎王文以異議梗奉迎諸大臣相顧莫敢難澗竟具奉迎儀注以上語具帝紀中明年正旦請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五下 三十七

一第 216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 頁之內

上皇萬壽節乞聽百官拜賀延安門又不許蓋是時澆無歲不引疾乞歸矣 上皇復位澆力疾入一見卽堅請老去賜璽書有宅心允臧處事惟慎雖經變故無改厥常之褒已 上見澆諸疏益感澆忠悃廕子長寧授錦衣世鎮撫又七年乃卒卒年八十有九贈太子太師謚忠安澆平易寬和舉措詳慎儀矩修飭從容有常嘗早承旨而帶解澆從容奏事訖跪繫之乃叩頭還班御史不能糾彭時初及第謝恩夙興矣以假寐失朝御史奏請錦衣衛逮捕澆從容出請跟尋 上是之立朝幾六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六下

三十三

死所以悻也安還以白 上聰得減死 胡祭酒儼江西南昌人少博學多通洪武中由鄉舉授華亭訓導時年尚少已能抗師道自任勵諸生行檢漸以經史內艱服闕改長垣求便養改餘干爲著令建文元年薦爲桐城令撫字惠和存活孤露賑饑已疫除虎驅蝗具有惠績四年御史大夫練安薦儼學足達天人之際智足資帷幄之謀必拔用乃知甫召用而靖難兵已渡江矣 文皇帝卽位以儼通象緯風角而解學士又薦其行能得與七人者直內閣儼承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七下

三十四

倫中有小不如意即引退不與辨故所至愛敬晚年沉潜理性充養益粹言行慥慥稱耆俊焉其爲文若詩上緣聖則下摘儒玄發抒性靈宣揚風教侍從密勿容與高華而棲志洪厓寄情玉笥恬漠之度至今可想而挹之於諸體不煩繩削不求似而又未嘗不似也方楊文定鄉試時儼以訓導與考試讀其文以爲有相業遂領薦後文定位尊顯終身執門生禮儼亦抗顏不辭天下兩高之

金尚書忠鄞縣人少慷慨負氣節博覽史籍論議如懸河靖難兵起以布衣田冠謁典儀言浙東奇士

皇明書

卷之三

八下

三十一

金忠願見語兵事合意侍帷幄贊戎永樂中儲位頗危忠爲兵尚書 上有問忠獨歷數古昔嫡孽事以對 上喜賜大鏹曰詹事宮端也汝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太子忠視監國時時勸起孝起敬篤友愛小心敬慎而已諸毀譽禍福聽天日毋容心已漢庶人騰飛語宮中僚 上令忠審察忠退數日請見頓首曰無此事願 陛下寬霽上意忤即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蹤迹如人言臣甘連坐諸全護者甚衆忠謹厚不洩人亦不盡知也爲人寬愛無苛刻公事輒推僚屬使

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爲已過 仁宗即位時忠已沒贈少師謚忠襄官其子達爲翰林檢討

梁潛字用之吉安泰和人少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啓及舅氏陳仲述語有入輒浸漬不移退與同輩討論切劇無虛畧故學日有造舉鄉試授四川蒼谿縣學訓導蒼谿僻遠佳山水而前此學者未嘗遇明師潛入學之且暮與開辨析必盡士烝烝嚮焉用薦授廣東四會縣知縣推誠愛民剗宿弊崇寬政臨之以平易習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漸之於學流徒來歸者累千計縣有龍橋河世傳吏

皇明書

卷之三

下

九十一

有庶平之政即水清自潛至訖去河澄潔可鑑改知陽春陽春地雜徭徠失所欲輒獸怒狼蹶不可制潛待之如子不拘以法故而民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母敬恭令命如不及所至將代人遮道留不得有流涕者永樂初召修 太祖皇帝實錄陞翰林院修撰五年兼右春坊右贊善十五年 上北狩將發擇侍從監國之臣翰林留學士楊士奇潛副之所裨益弘多 皇太子亦甚親毘之會上疾行在南京距隔數千里而漢庶人結嬖倖爲讒間會南京有陳千戶者坐擅取民財監國令

謫交吐已念其有軍功貸之有言於上者曰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此其意欲結恩 上大怒立誅陳千戶逮潛及司諫冕獄訊之以質言 上頗憐潛曰事豈得由潛然終未白陳千戶非 上命所謫也怒竟深而潛冕竟死潛妻楊時隨任慟夫死非命哀毀不食者數日亦死潛爲人閭爽弘毅其自負不下古人通諸經尤長於詩易究心瀛洛關閩之書爲文章馳驟司馬子長韓蘇間亦間出莊騷爲奇其死也人尤痛惜之監國時宮寮以譖故得罪獄死者徐善述王汝玉馬京梁潛周冕

皇明書

卷之二十

十

三十八

鄒濟博學修行能文章善述耿介恬靖汝玉重厚京有文後皆賜謚贈官

郭冢宰璉北圻新安人質直寬裕臨事從容不見喜愠練吏事簡約有條宣德初代蹇忠定爲行在吏部尚書正統初旱蝗令大臣自陳璉獨曰 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托何可去卽去誰爲共理者獨宜引咎乞改過璉老矣至冢宰豈敢貪任顧君臣恩義當如此疏上諸大臣得盡留七年請老去璉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公然繫庶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朴魯少文爲內閣以

薦舉頗侵奪其權不皦皦與競然亦能堅忍持正自行其正云 成祖時尚書能其職者稱宋禮金純郭資宋金治漕河功最禮剛果質直有經濟才馭下稍嚴於國爲勞臣卒之日家無餘貲純寬和吏事幹敏資幼從靖難守北平轉餉有功性恭慎故以功名終贈湯陰伯純贈山陽伯 儀文簡公智山東高密人洪武中起薦舉爲教官知高郵州寬高郵人愛之曰知州長者陞寶慶知府寶慶人徇悍智以嚴持法又畏之曰太守不可犯永樂初以通政出爲湖廣布政使尋入爲禮部侍郎十一年元旦日食尚書請朝賀如儀智與東陽持不可 上識之會令吏部翰林院擇一老儒傳太孫講讀西楊欲用智以人鮮知智者議未決 皇太子召問以質告 皇太子曰吾嘗舉李繼昂大誤悔無及智誠端士然老矣奈何士奇曰智起官學官明理守正於講讀最稱又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舉無如智者是日 上問知爲智喜曰得人得人智寬平嚴正務大體尚忠厚遇事又輒能別白不屬傳會 太孫敬信之年八十致仕卒贈太子少師謚文簡子銘易直孝友舉經明行

皇明書

卷之二十

十一

三十九

修歷編修侍講正統中為邠府長史後官兵尚書  
謚忠襄

約論曰永樂中當靖難激烈焦燬之後大臣以推  
戴効勛宣猷者無慮皆寬洪沈遜之賢忠宣頗諤  
諤有保釐靖國功忠文穆穆以皇華寄訪落塗國  
大釁宗社以安蓋天下俱被其賜矣

王文端公直字行儉江西泰和人永樂中初舉進士  
以庶吉士入內閣書機密文字 上巡北京以修  
誤留輔監國再巡扈駕正統中累官吏尚書 上  
親征率廷臣疏請留不聽命留守景泰初進少傅

皇明書

卷之二十

三

下

抗議請迎復請遣使使虜語具帝紀中天順中致  
仕直嚴重寡言咲器宇宏偉官翰林三十年恭勤  
匪懈位冢宰益廉慎先是方面官屬羣臣薦舉而  
論者以為開請寄起奔競歸之吏部吏部權益專  
直留意人才委任司屬凡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具  
所屬官賢否功狀以報備拔擢時號稱得人奔競  
之風為之頓息久之朝廷以直年邁命左侍郎何  
文淵加宮保為尚書佐之何敗命都御史翺蓋部  
有二尚書鄭端簡有言太和蓋山始同房杜終効  
蕭曹秉正懸公官評清允蓋美之也直一切世味

安於澹薄居茅隘曾不屬意平居儼然及接人  
和氣可掬也歸田壽考康樂年八十四而卒贈太  
保謚文端臨川聶大年者見嘗所題畫有十年不  
忘之語譏其後曰使公以十年不忘一畫之心盡  
心求賢天下豈憂遺賢也哉直見不為憾大年病  
且死賦詩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  
遣人持詣之直覽詩泣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以  
大年之才得効用當時必有以各世傳後蓋恨其  
未及薦也直在部時江西名卿稱二王東王謂直  
西王謂金谿王英永樂中英以翰林侍郎扈北征

皇明書

卷之二十

三

下

言虜遠遁幸勿入窮追 上咲曰朕為天下計自  
苦秀才直不欲贖武耳駐安平鎮軍中有怨言  
上聞之怒英曰此皆壯士幸寬宥稍與之恩澤異  
日當得其死力 上喜為給餉後以禮部侍郎祝  
南鎮祭旱時浙久旱英虔精禱至則雨灌薦夕雨  
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  
雨也為刻御祭感應于祠英寬弘樂易又豪俊不  
屑曲檢又好規人過為三楊所不喜卒謚文忠  
王忠肅公翺字九臯直隸鹽山人永樂中進士先是  
此人舉進士輒後是年初會試貢士於北京翺兩

試皆高等 上喜爲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宣  
德初用西楊薦爲監察御史謹重達大體正統初  
以僉都御史鎮江西巡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  
未幾出贊軍松潘改提督遼東軍務聽便宜行事  
景泰中召還臺加太子太保會南蠻寇兩廣副總  
兵董興武毅各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  
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  
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王翱  
乞用一人 上用公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吏  
部何尚書下獄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書初公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四

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  
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潘遂定遼  
東法令久弛不復知 朝廷賞罰以虜至不敢戰  
公至責諸將玩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栗請劾  
命乃釋公卽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墉溝五  
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  
走公益簡練卒伍賑賙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  
邊塞孤遠軍輿輒賈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  
間邊甯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公  
逾年出塞大破虜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諸蠻

聞公來皆懼公略兵威推誠撫諭酋長信向寇盜  
止息公常言蠻夷撫勦各有機宜以故川廣得免  
騷騷之患初入吏部佐文端公已專任嚴考察公  
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竝稱得人時 英  
廟進退諸大臣必召見面可否呼老王不名嘗召  
見殿前楹語良久出 上顧見翱衣破損呼問之  
翱對曰今日偶被服入部適聞召故不及更它服  
以來 上抵掌歎老王被服儉陋乃如此賜一綺  
甘肅闕總兵會推恭順侯惟 上亦以爲瑾忠謹  
可用也以問翱翱持不可 上曰老王拘衆議稱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五

得人爾持不可何也翱對曰侯瑾故色目人甘肅  
地近西域於回回境錯誠用之將不啻中國大乃  
乏人耶 上撫掌太息老王終有識蓋倚信如此  
而閣學士賢又時時從左右之故得行其志語具  
臣謨中翱故北人 裕陵嘗言北人文章藻飾雖  
不及南人然質直緩急數得力故翱所推轂士北  
人爲多 茂陵卽位免公雨雪朝三年致仕卒年  
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翱端方強毅循法守禮所  
蒞治常仰思待曙所涉歷終身不忘居第三十年  
不改於舊公餘輒退宿朝房惟朔望令節歸第謁

先祠而已仲孫廕入監應試期日汝材可登第吾不汝蔽也顧汝未材倘得薦妨一寒士路矣汝有階可仕何為強所不能取試卷焚之門無私謁忘情恩讐嘗言曰天官名銓銜豈報恩讐地耶曹賊倉卒時擊傷李學士流血被面奔求救翽厲聲曰朝廷何負汝而反汝誠反母殺他人獨殺我賊謝曰豈敢殺長者遂上馬去蓋畏服如此鎮遼東召還內璫出鎮者餽明珠數顆堅辭之不得綴衣領間即夫人不知也居數年內璫死猶子貧不能活召解珠與之直千金李南陽曰皋陶言九德王公

皇明書

卷之二十

下

六

三十三

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殺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惠安贊公云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况苞苴古三不惑於今見之人以為確論  
王尚書竑陝西河州人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弱冠舉進士即自許經濟擢給事中慨然曰士當希汲黯朱雲寧當局局效轅下駒耶糾劾無所避已巳之變廷梓馬順首擊之立斃由是名震天下是冬虜犯京師竑以于少保薦守北門即戎服鞭馬馳赴軍號令區畫諸老將不如也部伍壁壘精采冠九門虜望見氣奪比督戰北城將獨勝虜退京師解

嚴即 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亟為戰守歸拜都御史守居庸訓士繕險虜憚不敢入北門屹然尋病召還景泰初出摠漕淮上兼巡撫理鹽賑濟劾巡河御史王珉謫成諸吏怵惕畏法會山東河北饑民流猝至竑不待報亟發廣運倉儲賑之近者餉以粥遠者散米流徙者給米為道資被鬻者贖還其家即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者四十人治之死者給棺為叢塚瘞之窮晝夜竭精慮事皆曲當所任使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所全活數百萬人已上疏言山東河南東昌開封抵江北徐淮去年春正月大雪夏秋雨水溢人民廬舍漂蕩麥苗泮沒老稚顛連流徙邇新春風雨寒洄倍冬臣未知天意所在也易內陽外陰其卦為泰內陰外陽其卦為否以為君子小人消長之象夫小人之行豈懦而無用鈍而木訥愚戇以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便佞若忠大貪若廉大姦若愚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惟 陛下念 祖宗社稷之重責百在位痛自修省進忠良遠姦邪蒼上天咎徵之戒又必省刑罰止聚斂節財用抑貢獻罷無益之

皇明書

卷之三十

七下

三八四

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而陛下益日親講臣養心修德清出治之原庶人事修而天變可回也且自陳奉職無狀當罷退 上嘉納爲引咎敕大臣修省賑郡邑災陞副都御史鎮淮安天順初除名編管江夏以誅王振事也後英廟於宮中閱景泰時章奏得竝正倫理篤恩義疏曰竝爲朕也聽還河州天順五年起官再蒞淮聲望益振成化初陞兵部尚書守正嫉邪然不得盡行其志三閔月請老去家居二十三年絕口不及時事作壽壙先隴旁或語之曰今制大臣終官

皇明書

卷之三

十八

三八三

御史考所過郡縣吏宣德三年召入戶部爲右侍郎前剔奸姦出納清允改刑部尋以民廉介端謹特敕令考在京百司九年卒於官貧不能殮吳文恪力爲經紀始得殮云時尚書東阿師達端貞有風節都御史進賢向珪有文學屢經挫阨廉直不渝皆爲時名卿而都御史太康顧佐剛稜不撓肅官紀語具帝紀中

耿尚書九疇河南盧氏人節儉嚴肅慎交接無毫髮私宣德中爲禮科給事中議論持大體有清譽正統初兩淮鹽法大弊擢運司同知至滿滌吏胥豪商勢要凜凜不敢肆嘗條鹽便宜數十事上爲著令丁母憂去官鹽場數千人詣闕留陞轉運使廉名益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此水清不如使君清爲咳口所中逮下獄得白詔以都御史清兩淮鹽法景泰初陞刑部右侍郎數辨疑獄不爲勢利休撓有婦訟其夫坐離異九疇曰婦去留寧當聽婦制耶杖其婦歸夫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奏留英武飛熊諸軍衛耕守以填之拊循流民復業者七萬家代還京景泰三年王文當行鎮陝諷諸御史疏留已九疇改副都御史代出鎮除弊屏貪威望

皇明書

卷之三

下

九百七



益著邊將請增臨洮戍九疇言今邊城士卒不為少顧用之何若耳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加之以賞罰明信則銳氣自倍人思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無為事增兵有旨市羊角為上供燈援宋蘇軾事陳諫事得止天順初上顧謂侍臣言耿九疇正人今安在即日召還臺未幾諸御史劾曹石罪下詔獄并逮九疇謫江西左布政使上念之對輔臣曰耿九疇何罪閣學士賢曰九疇操行不易得立召還京陛見上憐其老改南刑尚書曰遂卿優閑卒謚清惠九疇孝友純至

皇明書 卷之二十 下 三十一

年尚書富直隸懷遠人本嚴姓籍訛為年永樂中鄉貢為德平教諭上書乞修定先師廟配享從祀封爵禮儀召為吏科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宣德初推光祿少卿章皇帝持不下擢陝西右參政巡歷郡邑革奸弊祛賦污興學勸農問民所疾苦興罷之初總邊儲邊儲實而民不告勞陞河南右布政饑民流聚十數萬為剽劫撫定解散籍為民力行節儉却侈靡俗為一變景帝即位拜右副都御史督大同軍務時新遭大剽富修舉廢政招撫亡散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種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必覈無濫屢為讒構所誣詆賴上及于少保所保護而免語具帝紀及軍制中天順初石彪倚忠國公勢詆富中危法逮詔獄免官又以李文達力解得復用召為戶尚書富益忿懣不憚以國計為已任不動聲色而出納節適事無不集陝西連歲用兵以督餉非人軍乏富薦楊璿余子俊可使吏部以為侵官富上言薦賢為國當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古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道乞致仕不許忽遭疾卒年七十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下 三十二

上輟朝追悼謚恭定富剛正朴忠簡言寡慾遇事世濟其美焉

敢爲臨利害不變氣節才識爲一時推先云

軒尚書親河南鹿邑人永樂中以進士督漕淮上冬

月舟行忽墮水出衣盡濕無副擁被而坐有司急

進衣却去待舊衣乾乃服之擢監察御史振水蘗

陞浙江按察使前使汰輓矯以清約待和買四時

一青布袍日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以米易肉而

食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者輒留飯飯止一肉嘗殺

鷄饌客見者駭以爲大費也蓋清苦如此聞親喪

徒跣出奔僚屬有未及知者後使者陳璇亦清嚴

浙省稱治天順初召爲刑尚書尋請老 上召至

皇明書

卷之二十

下

三十一

文華殿問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僅二竹籠乃汝

耶輓頓首謝又問卿年未也病愈當再用又頓首

謝賜金遣行已復召爲左都御史總南糧儲杜門

謝客歲時詣禮部拜表屏處一室朝服端坐無一

言鼓嚴出行禮禮畢徑歸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

大臣惟公及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卒後修實

錄有司從其家索行實乃無有其質行如此

魯都御史穆浙江天台人幼食貧力學博經史嘗大

書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之語於坐右永樂中第進

士請假歸杜門讀書比行有司贖鈔萬緡謝弗受

或曰贖禮也辭餽贖何爲乎不受穆曰吾筮仕未

有益於鄉里而厲之不可故不受也拜監察御史

請寄不行問遺並絕覈江比諸衛倉廩兩淮鹽監

龍江抽分竹木綜理精密 獻陵監國特列 上

漢庶人不法狀事留中擢福建按察僉事理疑獄

之寃抑者數事懲貪墨摧豪強直介孤立行一意

然外嚴內恕一主於澤民宣德初大臣薦穆治行

拜右僉都御史歷官三十餘年沒不能殮公卿贈

賻僅足棺衾聞者咨嗟歎焉

柴尚書車浙錢塘人永樂中授武選主事以清慎自

皇明書

卷之二十

三十二

將擢江西叅議有能名歲餘復入職方爲郎中治

繁如易會傳言浙藩當有變詔沿江諸郡擇良守

車得知岳州居三歲郡大治復還職方已超陞兵

侍郎巡邊盡心經略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數十

上或休以後患曰吾何敢愛身誤國也同事者或

不悅其所爲車亦恚其樂宴飲不恤國大計遂斷

酒肉同官宴樂皆不與而據理堅正有功賞雖敕

下必覆驗然後行大者具邊防中陞兵尚書

林莊敏公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中爲刑科給事中

劾王振家奴劾石亨楊洪孫鏜諸大將及宦戚景

泰初議迎復儀衆觀望不敢發禮尚書胡濙出匿  
名書示太宰直以爲此小人質朴之言欲上之見  
人心同然聰舉手加額曰善王文以匿名書阻之  
聰以聞且言迎復乃綱常大體直濙皆股肱大臣  
當公議於朝不當囁嚅爲私言齟齬也 詔下廷  
議時議者言虜行成未可信即迎 駕第一車二  
馬而足示不墮敵計中聰爭言此綱常大體所係  
禮宜厚無爲他日悔得如議三年議易儲衆相視  
莫敢發聰獨言 皇太子無過不可易奏牘 上  
不署名積忤王文意深構之幾抵死賴胡忠安而

皇明書

卷之二

二四下

三八三

免語具忠安事中謫國子學正 裕陵復辟超授  
右僉都御史賑山東饑陞右副都御史捕江淮盜  
盜聰奏發江南糧給民之失業者獨計擒其渠魁  
餘從輕典曹欽反牽連寃濫冒功者至割丐兒頭  
以上功都人至不敢夜出聰力請禁戢平讐嫵七  
年以右都御史撫大同將吏用命邊稍寧逾年召  
還臺異時長院者多戒敕諸御史無妄言聰視事  
諸御史爭言事當事者見謂不鈐其屬聰曰已不  
能言而禁人言非聰所能也致仕去後復起爲刑  
尚書聰自抗易儲之議直名著海內天下士想望

風采郡縣吏救過不給至惶汗喪魄風裁屹屹後  
更起乃更爲溫厚謙抑偕閣直按馬鈞陽獄直稍  
禮敬聰聰不敢爭焉及強御史珍俱謫成論者頗  
尤其沉浮云

陳康懿公俊福建莆田人正統中爲戶曹督天津秋  
青草束俊言舊負未蠲新額荐積民不堪詔減三  
十五萬束天順中兩廣用兵督餉弛鹽禁令引各  
輸粟商便而軍不乏食成化中召爲戶右侍郎俊  
練習錢谷凡四方災傷邊鎮芻粟皆條盈縮利害  
佐尚書悉中事宜京師饑奉敕發太倉粟萬斛平

皇明書

卷之二

下 三五 三百六六

價糶以利民俊度權貴乘時射利者必糶以自潤  
乃建請糶以斗升計乃聰石以上閉不與八年虜  
入河套大師出督餉秦晉邊時歲饑邊吏空而榆  
林道險遠難致俊請發金於內郡市易而修西安  
韓城徑道便飛輓還加俸一階尋遷吏左侍九載  
陞南尚書又歷吏兵部又九載乃老俊爲人沈毅  
簡重操履端方以清白自持位六卿蕭然如寒士  
南曹務閑惟戶部金穀出納與內外諸司相關多  
撓阻不可盡如法俊一按典則制國用歲省財不  
啻數十萬卒謚康懿

陸尚書瑜浙江鄞人也爲人率直爲刑部屬十餘年  
有聲山東布政使以李文達薦陞刑尚書任尚書  
十五年明法令練習於國家之故屢平冤獄弘農  
衛卒怨指揮李彬上變告下詔獄鞠指揮門達鍛  
鍊周入之洎會審瑜獨明其冤時達恃寵橫語侵  
之瑜曰法司所執者法耳吾何敢枉 祖宗法致  
人於族滅地哉達譖瑜出反者 上不聽誅止彬  
及達收言者欲寘之死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  
罪也然視紀綱馬順有間矣達卒得不死其平恕  
類此成化中謝事歸卒是時六卿中賢者稱兵尚  
書真定白圭刑尚書廬陵王槩刑尚書王質戶尚  
書無爲人薛遠省闈中稱左春坊學士吉水劉儼  
主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在試中以屬儼  
儼抑不爲地二人因劾儼違制摘題中語請坐罪  
重開科試士 上重違二人意准其子會試儼卒  
贈禮左侍郎謚文介庶官中稱提學王琦副使林  
時圭凝重簡默喜怒不形公退卽閉門坐卧一室  
宦戚之干請盡絕累從征未嘗以家人冒功卒謚  
恭敏槩明允長厚按河南案無留牘獄無冤詞河  
南人遮道言襄憲王所稱王廉使賢者在刑部

皇明書 卷之三十 二六 三十七

讞奏錯情法多所平反商文毅欲以爲冢宰不爲  
持議者所善而罷卒謚恭毅質以御史按蜀勵清  
操不肉食蜀人呼王青菜明習於國家之故在計  
部最久檢覈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節委積內外遠  
近多寡輕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  
外競陳利害亟行亟罷一切爲操切者皆格不行  
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室無媵妾曰少吾事親恒  
不足今安忍有餘蓋一時公卿庶約類如此琦提  
學歸冬大雪寒饑不能出門戶或問之曰吾求無  
愧於吾心耳雖寒饑靡不樂也竟餓而死時秉憲  
清端惠流威著卒貴州幾不能反塋一女嫁而貧  
憐之助以二帕前輩風韻類如此

皇明書 卷之三十 二七 三十四

卷之三十終

皇明書卷之二十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上

林侍郎鶚浙江太平人景泰中進士為監察御史時言官得志多妄恣中傷人鶚獨持大體略細故未嘗摺搆人私 裕陵復位盡左遷諸言事瑣猥挾勢鴟張者而鶚得簡知鎮江府召見賜食給欵而遣至郡興修廢墜一不暴前守者之短鎮江漕故經孟瀆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之漕臺主其議鶚持不可曰七里道迂遠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太

一

三十七

多石又當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開白露壩故迹稍浚深令通舟春夏啓閘秋冬度壩道里近而功省便從之未幾更劇治蘇州蘇俗夸喜興作鶚一鎮以簡靜有建革必審覈再三吳人始重鶚名責且夕効頗見謂迂緩已見其深思曲筭圖久遠利乃始稱太守康濟材也文廟像歲久多壞鶚曰塑像非古也 太祖建學易之以木主百年之矣俗曠然未壞者然且當毀况遇其壞耶且古人席地而坐正不如此擢江西按察使平反冤獄不肯輒重輕廣信民妄稱天神夏尚書等欲為亂鶚榜戮其

魁事遂解歷兩布政使歲饑奏減民田租十五萬石禁樂戶賈良人女嶺南有獠寇急調兵食捍境上寇不得入成化六年陞南刑侍審訊刑獄必從容調劑僚屬間必適法當情未幾卒貧無以為殮鶚秉禮植義造次必恭慎對妻子無隋容見小吏必束帶公餘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達夜分漏盡即起馭下稍嚴交游不苟事母程淑人極敬愛母不說跪請移時必毋說乃起歷仕中外廿六年家無益產篤行孝廉君子也嘉靖中御史趙大佑上其節行贈刑尚書謚恭肅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太

二

三十七

葉侍郎盛字與中南直隸崑山人正統中授兵科給事中已巳之變上疏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然後選將練兵以討虜復讐虜犯京師請罷內府軍將悉征操請犒師請遣散卒取軍器於天津張外援形勢四日中疏八上皆合機宜虜退言賞罰者為治之要務而今日尤要之要者今效勞如孫鏗死事如謝澤韓清武與趙麟王晟等倉卒慘酷宜亟推賞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宜亟誅以示懲從之進都給事中時北虜張甚大臣怯者請留遣兵守京師盛斥言不可乃遣語具邊防中中書舍人

何觀詆大臣王直胡濙附阿不宜處左右北虜來朝宜驅置南方下廷議都給事毛玉議以為觀誣陷大臣擅開邊罪當死盛與給事中林聰爭不聽曰朝廷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今怒觀猶下廷議甚盛德奈之何導令抑人言乎雷霆下一有不測是我曹為之而成朝廷不受直言之名也且吾輩皆言官獨奈何不自為地乎玉意解乃易草進詔杖觀調外任成化四年陞禮部侍郎尋改吏部留意人才務求行實論議恒守經義未幾卒謚文莊盛博學宏才清修苦節堂寢中各置范文正公像

之景泰七年劾寧王不法遣大臣即訊奪王護衛并罪諸府僚雍亦勒致仕天順初復官數辨冤獄學士倪謙為怨家誣詆坐重典力爭雪之鑄衣衛指揮劉敬坐飯石亨所擬朋黨律雍曰律意結交亂政者為奸黨方亨得志時孰不蟻聚其門今以一飯坐罪即赴宴會者當何如且漢唐皆有黨禍端何可倡也竟薄其罪尋巡撫大同上召至文華殿賜鈔臨遣諭之曰卿善為朝廷守北門出已意經畫防守城堡糾將校奸蠹訓練士伍戎政大修虜遠遁不敢近塞七年陞兵右侍坐事謫浙江叅政成化元年兩廣巡撫懦不振有蠻寇師出輒劾詔都督趙輔充征夷將軍總兵而雍以僉都御史贊理軍務討平之事具邊防中陞左副都御史蔭子雍蔭其弟睦以充六年卒雍卓犖負大節軍旅之事不學而能應機決策智勇並奮文牘山委剖斷如流號令明信無敢犯者將卒獲人畜即以與之故士爭用命裨將犯法當斬賂中人請釋雍聞之因午節閱武射柳即斬其首懸軍門合營股栗其威嚴如此然實未嘗妄戮一人廣曾聞名即喪氣士卒呼曰天神至矣咸奮力拒敵故所向

有功時中人鎮守為雍所束縛不得肆乃嗾人誣  
詆之引疾歸卒謚襄毅雍洞達朗爽篤孝友與人  
交有恩不為嶢谷雖臨戎蒞政豹變鵬搏而事簡  
心平所至有惠澤故江西嶺南之人畏愛如神明  
父母焉先是都御史楊信民守嶺南公勤廉靖有  
恩威戰撫竝効景泰初卒官廣人手香楮吊哭者  
幾萬人且詣闕請立祠後乃有朱吳鄧廷瓚皆名  
卿

陳祭酒敬宗字光世浙江慈谿人永樂中進士選庶  
吉士二十八人就學翰林敬宗與焉授刑部主事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太 五 三十一

改翰林侍讀於嚴好禮步履有定宣德中為祭酒  
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  
學成德馨宗之政肅於 朝廷僚屬生徒挾忿誣  
奏之周文襄為草疏申理辭頗轉輾大驚曰得無  
欺君乎周咲曰律奏事不實耳敬宗曰不可被誣  
事小欺君事大不肯上而事亦竟白考九載滿至  
京王振慕其名欲致之周以謂敬宗敬宗曰某忝  
為人師表而自詣中貴異日當何顏見諸生乎文  
襄乃謂振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各先之禮  
幣彼當竭謝矣振從之以禮幣求書程子四箴立

走筆書之而歸其禮幣竟不往故官太學者二十  
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而敬宗竟不調意豁如也  
敬宗剛正介潔人不見喜愠撓之不濁澄之愈清  
時北監祭酒李時勉教政甚修世稱南陳北李云  
襄城伯李隆鎮留都最禮重敬宗過輒留飲酒中  
樂作家姬列侍未嘗一游目也一夕飲過劇兀坐  
喧頽中儼如侍子竊伺之見公拇指捻中指握最  
謹蓋自勅如此景泰元年引年致仕去家居不輕  
出入被容接者莫不興起卒年八十三時學子有  
關中楊昂舉陝西解自陳求入南監從敬宗受學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太 六 三十一

清苦力行後卒為名卿  
吳文恪公訥直諫常熟人少篤行好古父為沅陵簿  
坐誣繫乞以身代永樂中薦為學官不就舉醫生  
至南京疏懇辭 皇太子監國識之謂之曰汝本  
儒生乃何可充醫命教大臣子弟於禮部洪熙元  
年除監察御史敬慎直庶不務矯飾議論舉措  
耻詭隨巡貴州還貴州三司遣人賫黃金百兩追  
送至夔府不發封題其上歸之陞副都御史撫浙  
江表陸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一以扶植  
綱常為大務在臺十餘年昌辭正色風采凜然

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濁消縮正統中乃老訥端重純明履方居約爲文根抵經書出入遷固博覽通達還家環堵蕭然益社門著書於性理之奧多所發明請老時襄城伯致紫貂裘帽及兼金爲贈卻不受周文襄撫江南見其居窄陋欲爲創新第於城中辭曰訥素安此何敢勞民傷財重吾罪也竟謝之卒年八十六謚文恪所著性理補註小學集解文章辨體行於世楊文貞以爲古道古心非今世常有云

魏文靖公驥字仲房浙江蕭山人永樂中鄉舉爲松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七

三百七十一

江訓導汲汲以成就人才爲務諸生就學學宮深夜輒携茶粥勞苦之密課所讀書滿九載諸生詣闕乞留 昭皇帝監國令復任以冢宰師達薦遷大常博士 昭皇帝北上畱行在陞行在考功員外郎正統初召試吏部侍郎踰年爲真直道自持不苟徇流俗中官王振時怙寵橫驕出部堂官欵輿避一日驥遇於崇文門不爲避振銜之以聞上時冲年顧重驥御便殿召問孰爲侍郎驥者若近日何事驥慷慨言狀且曰臣不材備位六卿不宜爲中官下臣不足惜 朝廷名器可惜耳 上

溫慰禮重之已遂請老調禮部辭改南吏部久之進尚書景泰改元考績至京師請致仕閣學士陳循驥禮闈所舉士也入謁曰先生雖位冢宰然在南未嘗一日立 朝廷請需之事在吾輩而已驥曰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退不肖吾何以私故况君退語人曰渠將以朝廷事爲一家事耶竟致仕去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飯不治生產端厚慎約顧徑直好別白君子小人年耄矣事兄教諭騏甚恭好學不厭成化中御史梁昉言驥宿德壽考請如漢故事賜優禮詔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致粢三石清德雅望爲海內達等卒年九十八遺書戒子毋擾鄉里營墳墓云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八

三百七十六

劉文恭公鉉直隸長洲人少事母孝母疾割腕肉以進事兄若嚴師加楚毒不怨正統中以翰林侍讀教庶吉士慨然以師道自任日造士於學景泰初潜邸長史薦鉉可大用擬禮亞卿爲內閣江淵所持不用尋以大學士穀薦陞祭酒鉉念士子如處子當保愛於是定課程明條約旦暮講學不倦六館肅然人始以鉉不更事爲疑至是乃大服景泰中太子故未廢而 上自有子雅欲有所制革



師臣啖齋中金舌塞不復發而諸中外險側人或  
因以覲幸恩澤咸奏書請立所生子或以謂鉉鉉  
曰國子監禮義相先之地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  
竟不請立所生子 上閱諸曹牘無太學師生名  
默不言然賞亦絕不及太學非久鄉人楊尚書翥  
自南部來朝鉉授館 帝幼嘗從翥受經恩禮優  
異從容謂朕欲益置相未決也先生亦未思之乎  
翥頓首言必欲異代才臣淺陋不知也以目中所  
見亡踰劉祭酒者翥出絕不以語鉉鉉館之自如  
也會尚書歸而中貴人或問泄其語鉉自愧責曰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太

九

三

四

館楊公為相地耶即愛我而累我如是立引疾  
上亦舊銜之以罷歸 英廟復辟閱勸進疏獨無  
國子監名問祭酒何人召對文華殿曰卿可謂能  
自作行止者宜遂傳東宮陞少詹事侍東宮講讀  
忽一日不見問之曰捐館矣 上為嗟悼謚文恭  
鉉簡靜端確一日方家祠侍子言高閣老遣人來  
言保薦公矣鉉不怡者終日曰爾自保薦何與我  
事仲子瀚以進士使南方戒之曰見利毋苟得比  
還閱衣篋無他物乃喜博極羣書工古文詞眾以  
意氣相雄長而公獨退然不為寒暑久速變其志

以完名終

周文襄公忱字忱如江西吉水人 文皇帝簡進士  
少敏者改庶吉士進學文淵閣忱自陳年未及冠  
願得預 上喜其有志聽之 上一日親詣閣忱  
以其間奕 駕卒至不及避 上親自起扶之已  
授刑曹郎遷越府右長史宣德中東南財賦煩敝  
命廷臣推忠慮任大計者往巡撫乃以忱往忱至  
延問父老利病雖卑官賤吏皆破崖岸與開心訪  
納或時時微行田野間與父老班荆雜坐詢時事  
人不知其為巡撫也以故於利源病孔洞然而籌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二

太

十

三

七

畫精敏計慮深長諸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筭所  
會計必視地豐凶與年高下事緩急為弛張調劑  
變通而民無宿逋官有餘積初至時屬蘇松大饑  
米價翔貴忱察知湖浙江右乃大熟令人四出齎  
千金其地故抑直而不糴且給言吳中價高甚由  
是諸大賈操贏金爭販米投吳中一時驟集者數  
百艘忱聞乃下令發官廩粟以貸民而收其半米  
價驟減諸大賈大悔所載米又道遠不能自還糴  
無所於售於是官為收糴以實廩而椎牛釃酒犒  
謝之大賈各醉歡去吳人為之語曰來時州白地

去時米鋪地言米多狼籍也法運馬草赴兩都勞費不貲而草多敗爛請北於通州草場立官庫官計束折銀買場草以共南亦輕賚赴買費以大省北京公侯祿例三郡輸南都石費耗六斗而公侯於南都關支忱曰彼能於南京關支獨不可於三郡就交乎且道里固適均於是便宜請歲減耗六十萬北文武職官俸就南京支者賣苦賤銀一兩至米七八石忱請於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中米四石准折金花銀一兩北給京官俸蘇上供布疋准糧一石法疋重三斤北解以紗麤抑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十二本

退者十八九忱言民間布疋觔重而紗麤價顧賤紗細卽布輕價益高請獨驗長閱如丈無拘重觔驛遞馬應客者舊領於馬頭馬頭豪者橫索弱者至粥產以供忱令田一畝收米升九合與秋稅並輸官官驗馬上中下直給米馬頭豪不得逞三殿成繪事用牛膠萬觔中官賚敕督解辦時忱方奏事赴京遇諸途敕使以事亟宜還治需上供乃發忱曰第行膠具矣旣抵京卽上言京庫所貯牛皮歲久朽腐不可用請出剪膠俟歸市皮張還庫以新易舊報可下正統初淮揚災而鹽課大折閱忱

奉詔巡視奏今撥蘇松餘米二萬石赴淮揚鹽場准來歲民田租米至今竈戶所煮鹽于赴近場所上納平價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補課民得米爲活諸轉移兩利交便類如此工部索兵杖急忱念上明盛須水磨非歲月不可令沃錫爲之旬日畢辦始忱以右長史陞侍郎巡撫滿九年轉左十四年陞戶尚書改工部再考九歲績過吏部時王文端爲冢宰坐久之忱以微言動之曰坐久矣請行文端咲曰誠久矣公第言孰可當此坐者忱沉思久之竟相視咲而起仍巡撫前後在鎮二十二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十二本

年蒞事精勤臨民和易始拮据從事盡心咨訪夜留暗燈及筆硯木簡于卧榻傍中夜思幹旋有適卽書詰且立行後餘米充溢凡百上供及解舍學校先賢祠墓橋梁道路溝渠之屬靡不修葺歲費不下萬計至士大夫問遺權貴求索釋道丐施亦往往各得其歡心所營綜精密人莫得欺給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夫陰晴風雨之變畢具有綱運告遇風漂米詰其日乃無風具伏其妄而民大小利病得自言門無誰何一日有二尼詣公府上謁問尼何自來曰自城南某山問手所携者何對

曰尼自作飴孝順公咲受之問何需曰庵壞無從修忱曰某所有廢材某所有竹木以丐若拜謝去故江南民愛戴如父母立生祠尸祝沒愈久不忘比至今民猶然思周尚書也忱字量恢弘才識通敏精勤和易前後言理財者莫能及始為閣部大官及中貴所倚信故得盡其材力後戶部言餘米失稽考益汰請遣官括覈之由是諸餘剩畢入官後征需雜出逮負復如故矣致仕二年卒年七十有三鄭端簡曰蹇忠定秉銓夏忠靖握利權皆二十七年黃忠宣尚書三十有九年在交南十有九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十三

三十一

年胡忠安尚書禮部三十二年文襄巡撫江南二十有二年皆久任責成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故在後鮮能及焉

羅侍郎簡字汝敬吉水人舉進士與初選入翰林讀秘書洪熙初以侍講疏時政十五事語激降雲南道監察御史然上亦以為敢言有學識俾掌道歷風憲且大用之也簡執法持正愈益嚴宣德中交趾黎利反成山侯通兵無功簡以工部右侍郎齋璽書諭利未至而通失利私率眾還出境矣眾

止簡毋往簡曰成山受命討賊既喪師國辱矣我受命諭賊不至得無辱上命乎賊雖克乃何敢拒詔也亟馳詣其國宣上德利惶恐率其屬首過遣使貢金表謝還朝命督兩浙漕奏減荒田租命督陝西田劾守將貪暴取田為權豪所占者業貧民賦稅以均立輓運法省民勞置河渠提舉官掌水利以謫召還入見上事白命復往正統初虜寇邊簡督餉幾陷虜得免致仕歸杜門鄉人以簡仕久多蓄積而嗇及沒棺殮外囊篋枵然乃皆歎其守以為不可及也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十四

三十五

陳僖敏公鑑字有戒南直隸吳縣人宣德中以都御史鎮陝西寬洪清慎悉民所疾苦專務安輯不作聲色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在陝十餘年教興政理年穀屢登民信愛之呼為鬚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擁路不得行鑑諭以為當復還乃稍稍散去比還父老焚香夾道走數程以迎時久雨頃霽及召入掌院事會歲大旱陝人上章乞還鎮至即雨民益喜愛戴如神明父母及身有疾發願為舁轎即不事醫藥輒愈一出行人爭前舁轎雖禁之不息也

其得民如此是時鑑在鎮領制八十餘章竝聽便  
宜處分故得竭誠心殫力以成其功名陝家繪其  
像尸祝焉致仕卒

趙尚書榮人景泰初虜數請遣使迎上皇而  
上皇在雲中日急議報聘廷議相顧忌莫能有堅  
決者也榮時官中書舍人獨毅然請使閣學士高  
穀解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天順中曹欽變起  
倉卒朝臣皆避匿榮爲工尚書聞變卽歸第奮被  
甲躍馬呼於市曰若市中有好漢皆來從我我趙  
尚書也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我輩乃忠臣義

皇明書

卷之二

大

五

士毋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鼓刀勵士卒竟滅賊  
南陽爲上言上亟稱其忠云

約論曰明興高皇帝神聖洞天下情僞之變嫉  
矯辨滋僞好敦質靖介之賢文皇帝表章宋哲  
務士於儒學又是時懲賊吏法深痛故自熙宣迄  
于天順數十年士言悉行勅端亮著節皇皇具有  
其文武焉不者尚廉介皜然不污大都古異代先  
進士習類如此嗚呼治天下惟在風士正習哉  
李忠文公時勉本名懋以字行江西安福人少有大  
志甫成童賦白勵詩有願曾希聖四勿三省之語

稍長肆力問學冬寒衾裘足納桶中刻苦誦讀諸

經史不厭永樂十九年三殿災以侍讀應詔陳十

五事一止工作二罷四夷朝貢三汰冗官四賑荒

饑五慎選舉六嚴考覈七理刑獄八黜賊吏九散

處達官十罷遣僧道十一減和買十二革遞接軍

夫十三矜免侍親充軍生員十四設法償運十五

恤軍皆切時弊有旨允十四事施行是冬以讒構

下獄已虜犯邊上念時勉前所言韃官諸軍事

驗宥復官仁宗卽位進密疏諫乞留中上大

怒命力士以金瓜捶之肋折幾死明日改監察御

皇明書

卷之二

六

史今日言一事然終恚惡之又明日復逮獄時肋  
骨折內向不相着及是用挺棍骨忽自屬人以爲

忠誠所相章皇帝卽位中人言時勉所論事犯

諱惡先帝大漸猶意恨恨也乃大恚令縛時勉

來朕面鞫必殺之已又令王指揮立縛斬西市王

指揮出端西旁門時勉已爲先輩使者縛從端東

旁門入矣上進見卽攘臂罵若何敢激先帝

恚若所言何事對曰臣言制中不宜御妃嬪言太

子不當遠離膝下至第六事少止上曰若何不

遂言對曰天威重臣皇惑失記上意解微咲曰

是特難言耳問諫章安在對曰焚之矣 上乃大  
息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桎梏復官時王指揖至  
獄聞時勉入丞走還縛之則已得見 上赧冠帶  
復官矣預修 兩朝實錄進侍讀學士 上一日  
幸史館懷金錢撒地令侍臣拾之獨疑立不前  
上改容以袖中餘錢賜之又一日幸館中飲諸學  
士酒顧之曰卿非朕安所得飲此時勉頓首謝疾  
在告遣醫遣中官守視蓋眷重如此正統初兼經  
筵官每進講必盡誠冀有感悟 上俯首頓聽聞  
者以為范淳夫復出也六年貝祭酒罷西楊歎祭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太 十七

酒難其人程侍郎南雲以為無踰時勉者進祭酒  
時勉新條教崇廉耻抑奢競別賢否示勸懲士習  
一變課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  
縮餐錢為賑給督諸生學甚劬且五鼓令起誦讀  
夜漏定二鼓方聽寢時潛行察其勤惰一時人士  
皆感奮興起而恩義浹洽如父子諸生頌共稱之  
曰天地之量父母之心蓋國學極盛云時改建太  
學命大闢振監視時振重震天下時勉持抗禮振  
生日諸大臣皆往賀又獨否乃日庶迹其陰事不  
得彞倫堂故有大樹時勉嫌一面陰翳妨諸生班

稍伐其旁枝振以為擅伐官樹入私家遂矯旨  
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俱荷校國學前校重百斤諸  
生司馬詢等數千人伏闕請赦石大用者獨奮請  
以身代會事聞皇太后乃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  
奔走涕泣送之觀者為罷市歸途絕糧寢息破舍  
內晏如也又明年 上北狩號慟北面頓首拜疏  
請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人褒忠節以迎復車駕  
雪大耻是歲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中贈禮侍  
郎即改謚忠文劉文安言古庶如精金玉楊文  
貞稱為當代第一流人而高學士毅比之汲黯陸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太 十八

贊謂其純過之云孫稱朝貢兢兢行履以孝廉名  
陳祚直隸吳縣人永樂中由庶吉士為河南右叅議  
以言事謫佃武當山躬自耕作人所不堪而慶之  
裕然宣德初召為監察御史巡按江西馳疏勸學  
略言陛下備有聖質而經筵之典未舉講學之功  
多闕於聖賢精微之訓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  
而洞察乎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 太祖常  
書於西廡以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格言古今龜  
鑑具在願聽朝暇命儒臣講說非大故不輟必能  
開廣聰明增光德業 上覽疏大恚曰唉蠻子

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若為堪作 皇帝并家屬  
皆逮錮詔獄者數年父母死獄中藁瘞焉 宣廟  
崩乃釋復官 上疏乞歸殯終喪不允復上章言  
古人立教必以孝為忠聖主任官必求忠於孝以  
不克居喪之子而求之為仗節死義之臣天下無  
是也語益切乃許之後按湖廣奏遼王不軌數事  
逮下獄論死王事覺乃宥陞福建按察僉事閩人  
相戒不敢犯罷淫祠痛繩驕伍引年歸祚三逮詔  
獄皆濱死終不少回貳薛文靖稱其勁節苦心如  
金百練無改色云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太

十九

三頁

劉忠愍公球字廷振江西安福人少力學博文志行  
軌於正永樂中進士以儀制主事薦預經筵改翰  
林為侍讀正統初京師水艮饑奏築洩便宜震奉  
天殿鳩吻時闈專國主麓川之征球憂在北虜乃  
應詔疏國家大慮十事以諫勸 上攬乾綱自斷  
罷麓川之師息兵重民而遣給事中御史督沿邊  
屯田士伍急備皆振所諱惡竟為所甘心而死語  
具帝紀及邊防中球忠純峻潔沈思積學居親喪  
哀毀兄弟五人友恭無間從弟玘仕為莆田令致  
夏布一疋貽書規之曰願守清白以光前人他非

所望於弟者雖職在文學而忠君愛國憫民憂世  
之慮拳拳不忘卒三日家獨得血中衣以歛景泰  
初贈太學士賜今謚球天性忠孝議論常依名節  
沉思積學好義力行薛文靖以為公明足燭事幾  
於未然忠欲救事勢於將然直氣全節足樹人臣  
之防立萬世人紀云子鉞舉進士官叅政鈺按察  
使而鈺蒞官平恕為名臣

章恭毅公綸字大經浙江樂清人少刻礪好學始冠  
即為郡守何文淵所知景泰初進士為儀制郎中  
屢有論白條 上太平十四事虜使來行成言宜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太

二十一

三頁

暫結和好力圖修攘以變異應詔言宜求致災之  
由上示撤樂減膳之敬下推捐粟賑貸之仁諸條  
當節縮者甚具會懷獻太子薨上修德弭災十四  
事大者言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  
宮不宜盛聲色且言 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親為之臣子又以天位授 陛下 陛下宜率  
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汪后於中宮以正壺儀復沂  
王於東宮以定國本逮詔獄濱死 睿皇帝復辟  
嘆綸好臣子為朕家事受毒楚已而泣立出之獄  
中脫桎梏拜禮右侍令檢所上疏不得內侍從旁

誦數語 上稱歎久之天順二年山東守臣以水災請蠲賦不允綸助為言得蠲十之五宗室被大盜乞賑有司沮以無例綸言 朝廷重親親宜出特恩聽之石亨楊善共訾短綸調南禮部 上終眷顧而賜金幣而遣尋改南吏部 茂陵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綸上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雖釋服公除有常而宅憂中大婚非禮乞敕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條救荒四事十二年乃老卒贈尚書方易儲時御史吉水鍾同每獨坐深思輒泣下念不可有言言之且激禍已懷獻 太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太

三十三

子薨慨然曰可矣草疏請復沂王于東宮出示禮部尚書淡以淡老大臣為助胡尚書乃大駭縮首吐舌曰作死作死鍾出見郎中綸言之涕泗橫流綸贊之決曰君必上吾亦疏且上不令君獨為忠疏遂上下禮部會官議以綸疏復上 帝覽畢大恚時日以晡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校卽刻捕入獄拷訊日榜掠無完膚迫引大臣及通南宮狀不伏加炮烙刑會天大風黃沙四塞乃密敕緩獄得不死於是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上書于少保曰始姦人黃竑進易儲之說獨迎 上

意幾脫死耳公等國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等享富貴奈天下清議何于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然有膽當進級處之選知安州明年大理少卿吉水廖莊自南京至給勘合 上忽念莊往有疏類二人旨并逮三人杖闕下鍾竟死園土中 裕陵復辟嘆同忠可貫金石贈同官大理寺丞蔭子莊大理卿成化初 天子憐同忠受慘禍錄其妻羅氏復官其一子子啓請遺骸得出園土中歸葬時死杖下者久而血漬髻間洗出倍鮮好如生鍾謚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太

三十三

恭愍章恭毅廖恭愍竝特恩

楊憲使瑄江西豐城人天順初以御史按圻內圻內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具疏上 上喜謂閣學士御史敢言難得也命吏部記名且用之既還京彗孛連見二凶勢益張瑄糾諸御史訟劾之有泄語于二凶者二凶先譖諸御史與內閣比共傾臣疏果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至文華殿俾誦彈文歷詰之瑄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不法狀甚悉竟下獄逼誣引大學士徐有貞主使瀕死無一語吏當瑄罪死會京城大風雹拔木

壞屋走正陽門馬牌于郊外乃謫戍遼東道赦還  
或謂瑄宜詣二凶謝免後禍不可復謫戍廣西南  
丹已二凶相繼以逆誅釋歸田成化初復官陞浙  
江巡海副使禁軍官私役戍卒時蒐閱之城隍墩  
墩艦舸兵甲之具咸飭修築捍海堤塘皆爲永久  
利謀報倭奴數百入犯境僚案咸驚懼瑄鎮以安  
靜出巡至寧波府衛戒嚴守令呼民兵授甲矣瑄  
曰海上兵自足今農事方殷安用勞民爲乎已而  
果不至陞按察使力振憲紀嚴門禁剔吏奸斷訟  
無畱獄禁女婦無游觀以敗俗甫半載而病病亟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太

三十一

僚案入問孜孜民隱無片言及私卒祠海鹽東海  
上著祀典子源任五官監候正德中以直諫謫戍  
肅州語具天官中卒于河陽驛妻斬蘆覆屍墓之  
練御史綱南直隸長洲人已巳之變以大學生上中  
典要務八事也先犯京城復上勤王急務請選武  
臣授方略俟深入乃霆擊而敕邊將嚴兵邀其歸  
有倡和議請南遷誤國者乞加誅以爲衆戒 景  
帝竒其才即日授監察御史行其言景泰改元上  
時政五事巡兩淮鹽按劾趙駙馬不法狀權貴歛  
戢還朝賜宴 優異上軍國大計八事時吏部缺

尚書 上命遣其人綱以王翺年富薛瑄對皆名  
碩後相繼大用先是京師有警召募四方丁壯隸  
勇敢營人多逋逃大臣請治罪編尺籍公上言方  
召募時本激以忠義許事定遣歸故勇夫健卒雲  
集爭自效今師久不解恩寵未及饑寒切身所以  
逃也且近詔抵大辟者尚原死隸尺籍獨奈何使  
應募之士與爲伍乎搜求大急必且生他虞矣兼  
邊務尚殷急於用武非所以勸召募之士也詔不  
問得歸復業者數千人巡按福建時官臺山民聚  
爲盜渠魁未獲而逮脇從綱釋遣趣師勦捕追咎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太

三十一

典守坐是忤衆爲按察使楊珏所詆誣解官綱性  
剛鯁嫉惡一措足未嘗不以公法自律遇事敢言  
院中語曰歐寧手練綱口  
鄺少保楚孟質宜章人永樂鄉貢理刑都察院以庶  
平名爲御史時南京欽法圯不行遣往按衆以謂  
非起大獄申著令法不可得行也楚念故著令已  
峻非法意往獨捕一二市豪以獻曰市人聞令下  
皆震懼今欽法通矣事遂已倭寇遼東楚往問戍  
守之失律者得其可矜狀釋不問而山海關吏卒  
雷行人釋逋逃得賂者悉擒治伏辜其寬嚴時措



如此石州人上變告以陝西按察副使往即訊且命事即實會軍勦至察之則反獄亡命者妄言冀脫死也具以無實聞詔弗問而誅其造誣者拜應天尹政主於愛民輦轂下市征田稅苦急煩皆酌平定式使豪猾不得為輕重事務節費民以不擾麥秀兩岐焉正統初拜兵部左侍郎時王尚書驥征麓川楚留任部事有勞上為除戎籍四年京師淫雨壞官民廬舍楚以為此陰氣為沴兵陰也引咎請放罷不許久之進尚書嘗自念職治軍當為國家惜力養銳備不虞故軍制利病當興革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五

三十七

者悉力為上言多得允已已諫親征不聽從駕行屢奏言虜犬豕也不當屈至尊惟指揮諸將以成功可也又不聽乃卒死土木之難贈少保謚忠肅時同死者戶尚書王佐贈少保謚忠簡佐海豐人器宇深厚政有體要心無苛隘耻不若人晚嗜學問其死也人咸惜之然鄭端簡以為是役也曹平章宥密鄺典司戎政不能力爭於朝卒致萬乘蒙塵捐驅草野悲夫  
約論曰當洪熙宣德中天子至仁聖而李文忠陳御史以忠諫獲譴豈不謂有命哉夫金百練乃

後精忠文之忠篤矣劉忠愍籌邊慮國炳先幾鍾廖章處廢興之際言人所難言皆天植其性云李家宰乘山東曹州人正統初以進士為監察御史弘博持重業已負公輔之望景泰初以僉都御史往督邊儲叅贊軍効罪都督斌又盡更置諸將校不才者是冬兼巡撫薦叅政業盛贊獨石諸城軍掩土木鷄兒嶺戰沒遺骸萬五千且請下大同紫荆諸鎮竝掩骸凡十數萬其大者具邊防記中已巡撫遼東乘在邊節用愛人恩威兼著又能識拔將校斥遠烽火寇小入輒覺驅出塞即已故邊民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六

三十七

得休息軍無冗費而虜知乘能亦往往徒帳避去不犯邊成化二年以都給事中寧薦召還臺四年代塩山為吏尚書請寄不得行明年朝覲斥免者既眾又不避大臣姻黨又以為天下庶職不稱由監司龐雜而然立法以貌言書判定去留四有三為上二為中一為下下者冠帶還籍多罷抑為朝士所嫉崔尹二侍郎又時時短之會公所善御史劾馬昂姚夔程信三尚書而諸尚書大忌秉遂為給事中蕭彥莊所論而罷與來朝被斥官同陛辭竟快諸讒忌者

崔尚書恭直隸廣宗人正統中進士累知萊州府薦屬邑良吏與共治加意學校會旱蝗發廩賑貸奏免膠卽墨諸逃戶芻糧遣使出捕蝗如古法且焚且瘞民賴全活府庫歲入漕海布數萬儲久者浥爛守者不得去類破家恭請量留漕海布餘竝出充軍餉不餘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本軍議城臨清恭念民方艱食不卽應比命復下則及秋於是始以郡民赴役而事集民大悅治萊六載威惠大行辨疑獄人稱神明萊人爲之語曰古之楊今之崔立去思牌楊震祠中景泰中陞湖廣布政使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太 二十七 三十九

防滄淤而得引清水灌溉爲農田利浚儀真清河程工廩贍民不告勞又浚常鎮河避江險諸勤民如此故事巡撫持大體常右巡按御史不爲異崑山民利別籍所遺產冒爲軍清軍御史以爲功論二十四家民抑爲隱蔽悉坐配恭知其寃下里老覈實事得白歐御史校髦士去留多督被黜者訴前巡撫前巡撫辭有主者不爲理恭親試拔可者入學後爲俊進蓋持正無忌類如此四年用塩山薦爲吏侍郎代爲李尚書屈無何罷歸恭寬平坦易無芥蒂好善惡惡出天性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褻終始以廉慎稱在吏部侍郎郡守有行能者以殊禮所拔擢品題於未遇後皆爲名人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太 二十七 三十九

皇明書卷之二十一終

皇明書卷之二十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上

姚尚書夔浙江桐廬人生一歲而孤母屠夫人撫教之三歲口授老經論語輒成誦稍長通貫經史入太學為李忠文公所知正統中舉會試第一擢給事中 景帝監國議即真陞南刑部侍郎嚴獄無滯囚三年召入禮部 英皇即位調南京未幾復召天順二年改吏侍七年以南陽薦進禮尚書 上見夔儀度奏對具都雅則大喜 憲宗即位率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七

三十一

羣臣上思艱難戒逸欲重名節數事四年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謹小星薦彙之分以兆百男之慶 睿皇帝崩議合葬 疏別賜審語具禮儀中已又言今京城六街疲瘵殘疾之人扶老携幼悲號道路見聞不忍適以干天地之和且是非所以令四夷使臣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矜寡孤獨望特赦巡城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之諸殘疾有家者責親隣收贖無家者收入養濟院廩贍之其自遠方來者暫收養候春和資行糧遣還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七

三十七

之一端也詔順天府收廩如章五年代崔恭為吏尚書獎誘後進振拔淹滯意所甄識不避親故時屢有災變夔力言自古禍亂常起於饑饉災傷毋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疚心危論冀 上感悟因乞歸不許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先是李文達柄國而王忠肅秉銓衡最久李冢宰繼頗推轂北人會秉以譖愬罷內閣彭商二學士各欲有所用彭意在忠肅商主夔而尹侍郎又欲得之為諸言者所訐乃用崔侍郎恭數月去而夔用北人至為誹語欲殺之夔卒尹侍郎旻乃代選法通敏賢愚皆說後為內閣萬安尹直所惡共構之科道頌劾其子侍讀龍招權賄竟父子俱敗名奪官 約論日記有之邇臣守和宰正百官非謂臣人者當和衷守正公命賞於天而不私耶夫帝臣不蔽簡天下才為天下用在帝心惟命又何以南北際也輿樞微有向而言者簧鼓瀾激靡靡焉可不畏哉風始於茂陵初以濫觴迄于今悲夫 頃尚書忠字蓋臣浙江嘉興人正統己巳以員外扈駕北征羈虜中飼馬得間走歸七晝夜乃竟達宣府以得還遷廣東按察副使謀報流賊携男婦數

百剽高州被執忠曰流賊無携家理必吾人勿殺已訊俘果良家子婦被掠者盡釋之陞陝西按察使陝右饑不待報輒發廩賑全活者萬八丁內艱陝人赴闕乞留者數千人詔奪服還任徵爲大理卿陝人復詣闕留陞副都御史留巡撫時洮岷番亂調兵討平之成化元年虜入延綏邊擊却去關中水泉鹵故有龍首渠久湮廢爲開渠三十里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募工疏鑿之固原土達滿四叛督師討守必克議不變而賊平語具邊防中召還臺進右都御史撫賑京畿災發廩賑吏設法獎勵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八

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忠明果儻練吏事體悉民隱曉暢軍務直言正色無詭隨子孫多舉進士至大官

余肅敏公子俊四川青神人幼孤有大志景泰中舉進士爲戶曹開霽精敏有兩勢家爭田久未決一言立斷出知西安西安爲關中會府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戎務民事極冗繁難治子俊從容整暇而剴理秩然上下孚悅西安民苦城中水鹹飲多病爲開新渠引山泉行地中徧城市人得戶汲今號余公渠涇陽山高下其水溉田水迅不得蓄出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四十一

三十九

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已復召入為本兵子俊凝  
重簡默外和內剛正不詭俗廉不近名每奏對符  
檄必會文切理揮筆立就所敷歷多在西北邊而  
榆林修邊功最偉嘗有言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  
有建樹即近且小必為國家垂百年規又曰大臣  
謀國遇大利害當身任無養患市恩方延綏修邊  
時怨謗紛起持益堅迄成功垂百世利本兵時以  
宣大為國北門欲推榆林法具行之諸邊因讒沮  
竟不就卒贈太保謚肅敏弟子寰舉進士授戶曹  
請教子俊曰誠能動物惟積誠自能消偽又曰人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五

三五五

固貴剛然不可使人畏之如虎世以為名言

程尚書信南直隸休寧人正統中進士給事中事

景皇帝首薦大理卿薛瑄虜犯京師巡京城西門  
都督鏜禦虜西城戰失利呼城門求入信不可疏  
言朝廷舉國兵以授鏜今小跌宜趣使更戰則鏜  
必效死倘開城入之虜益強人心危矣 上立詔  
勿納鏜虜逼城鏜兵附城戰信與都督王通都御  
史楊善從城上鼓譟發礮石助之虜稍自引卻遂  
請救石總兵亨于少保謙移營關廂外號令諸將  
捕逐虜已出使蜀還言道過畿輔畿輔民大饑乞

賑貸又言河間因虜患罷學官生徒乞復舊明年  
應詔上中與固本十事請隆孝友之實答天心天  
順初進太僕卿時馬政久廢信鈞考急石亨等患  
之乃上言請馬隸兵部信曰太僕本主馬政 高  
皇帝諭太僕言馬數勿令外人知今隸兵部馬登  
耗太僕不得聞非國家所為設職官意也即如是  
有警馬不給請獨責本兵 上是信言復歸馬總  
太僕考二年陞僉都御史都指揮夏霖倚與援不  
法信條上其狀霖行賄得脫都御史寇深遂劾信  
詔詰責自辨不引咎逮詔獄調南太僕少卿成化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二

六

三五六

初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險以叛破合  
江九縣以兵尚書督軍至永寧分大軍為三道四  
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而  
自督番漢軍向金鷺池克期會大壩大軍至渡航  
舖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  
弩攀崖上順風舉火焚龍背豹尾二柵賊退保大  
壩而貴州軍已倚其後四川雲南軍扼其左右矣  
賊大驚走斬首五千級餘走天井水磨二洞洞二  
竅幽暗不可入乃土石室之圍守月餘而賊盡於  
是請徙瀾州衛於渡船舖名大壩曰大平川立長

官司其中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而事平論  
功兼大理卿七年應詔條闕政言兵事可更張者  
四兵弊當申飭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戮  
以捷聞中朝亦以捷賀上下相蒙使戎狄益肆四  
方流民聚荆襄間不區畫將變卽起中土 天子  
六師當居重馭輕今京營士馬疲耗甲兵鈍朽非  
大更張緩急將可慮是歲改南部參贊機務明年  
致仕又明年卒謚襄毅信才雄氣果然沉思曲筭  
不輕洩征南蠻時制詞得專殺命官迄班師不妄  
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也顧閫外事不易集假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二

七

三八四

大臣柄令得有竦懾今事幸可集而專非分自予  
必且有奇禍矣出南部庶事一不干有司曰參贊  
謹非常耳有司事非所宜與能避遠權勢如此子  
敏政官翰林學士博瞻多通官至禮侍郎

朱都御史英湖廣郴陽人正統中舉進士爲御史首  
劾外戚汪金內臣善增巡浙江處州盜葉宗留反  
討平之成化中以陝西叅政調兵食固原葉文莊  
信之事事咨諏以都御史巡撫甘肅條邊事上中  
竊要以僉都御史督兩廣代韓襄毅雍時大征後  
民多死鋒鏑及散走崖谷又歲荐饑至連城數百

里無煙火而襄毅往以法繩下不貸大吏捕猶徇  
輒殺威行百蠻英至太息曰此如治病用峻劑良  
已然臟腑則既虛矣非輔以梁肉元氣何賴乃一  
主於撫柔竭力勞來撫綏疲瘵徃徃使復業約飭  
將士寇來仍在伍不許輒進兵諸峒民有倡亂者  
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脇從一切征需供億之費蠲  
節十五六禮賢勸學疏南海陳獻章學行於朝乞  
大用數年間流人復業者數十萬家府庫充實或  
請以羨餘進者曰王者藏富於民在郡縣固 朝  
廷有也今吾進以干寵兩廣事叵測脫一旦有變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二

八

三十九

卽餽餉當安所從出乎竟不上居嘗言事在於得  
已雖一錢惜之不敢以病民居處服御如寒士在  
督府久一不以家累自隨衙齋蕭然獨從老蒼頭  
二人而已陳獻章以爲入其室神爽頓清如夜入  
三洲岩秉燭讀蘇子瞻題名云召入臺加太子少  
保卒贈太子太保謚恭肅

鄒都御史廷瓚湖廣巴陵人景泰中仕爲淳安令政  
尚慈惠急民所疾苦不求赫赫名終無知者都御  
史張鵬撫廣西以爲古循吏薦知梧州府會憂去  
改貴州程番程番在萬山中夷獠錯雜難治悉意

經畫凡城郭衙衛祠廟解舍畢以次興建諭諸吏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敢不戢墾田不踰畛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巡撫貴州平黑苗有功以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鎮梧州廷瓚性寬大不瑣瑣念兩廣困甚益思安靖屬吏有賢者輒薦舉卽不職特去其一二泰甚者奏除諸冗吏曰祿俸出於民毋爲徒費於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每出則成功鬱林州雲鑪大桂諸種咸以次削平歷官處事待人一於不疑雅量恢廓莫窺其際而動中機宜其明炳人亦莫及也卒贈太子少保謚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九

平

襄敏

夏布政使寅字正夫南直隸華亭人幼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官南吏部主事日取羣經及百家語讀之爲文章淵閣與密陞副使提江西學專崇行實抑浮華閱一日數行下所識拔後多知名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以風士陞浙江叅政處州民苦霰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聽曰頒夏叅政檄乃可寅檄至立散解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有容愛民節用有屬以興作者曰勞而不怨斯可矣嘗疏論國家大勢在

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都竝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爲南北走會今存饑當賑臨清又南北咽喉一暫梗爲害不小宜選大臣有望實者鎮之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復鎮臨清他論列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類皆切於政本自登仕爲郎二十年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語客曰君子有三可惜問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閑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人以爲名言時有仁和夏時正亦有文行歷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二

十

平

官大理卿巡視江西斥貪殘革冗徭放無名稅千餘萬致仕去僦舍以居業盛稱其文如春空層雲動含雨意云

曾侍郎翬字時升吉安泰和人舉進士觀政工部奉檄治永興王墳諸餽遺畢却官刑曹訊鞠務得情諸司奏牘浩穰若事關權力者司寇輒命翬輩無所左右一斷以法以薦陞廣西右叅政廣西多逋賦徵督苛急而戎征逆亡者冒支餉如故翬清之而邊儲漸充思明土官弟黃竑謀奪嫡殺之往卽訊竑以金二十斤請緩獄拒不納奏當上而竑言

易儲事徵用衆爲輦危之而輦自若也太平府邊南交永樂中運鹽餉征南之師兵罷鹽留太平者歲役民守視民苦之輦太息曰樹生鹽鹵中已長大是消耗多矣奈何猶以累守者爲乎具奏請以鹽充俸而罷遣守者民歡呼稱便改叅政河南清軍御史務多得軍以補伍輦與共事歎曰兵民二籍焉可誣也有可辨者輒辨之天順初入覲言每歲兌軍糧至臨清入倉復出兌出納多滋弊乞軍於水次交兌便報可下至今行之陞山東右布政使山東舊苦河塞又適水旱輦殫心賑恤河役百有需多方畫一不以煩民曹州奸民有指新墾田爲無糧者獻戚畹輦曰法墾荒許爲永業今奪之可乎事得寢轉河南布政使歲饑民缺食而賞軍需數萬兩輦計開封倉糧且百萬出平價糶之民饑賴以濟而軍餉亦充成化初以刑左侍巡浙江省重役減官租摘奸吏禁刁訟所薦舉後皆爲名臣還部中貴有怙寵殺人者奏逮治論如法不報衆爲輦危之竟報可部臺科道咸吐舌以爲難致仕卒

高都御史明字上達江西貴溪人齟齬時割股以愈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三

十一

三十三

親景泰中進士官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河南徙民耕故淤地歲收畝數鍾議者欲履畝定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常平陸忽復爲巨浸而歲額不改必且厲吾民矣天順四年御史劾來朝官語觸上怒詰疏出誰手明自言實草疏不敢累他人都御史寇深素重明乃從容言累年彈文奏章皆出高明手今一疏有抵觸罪小幸上寬貸上乃喜顧太息高御史能吏部擬山東按察使上謂高明宜內任又曰明可任都御史成化初擢南院左僉都時南京法久縱弛明振紀綱劾罷諸貪酷吏會淫雨極言內自宮禁外至夷狄皆陰盛陽微宜修省以回天意揚州鹽盜作亂守兵失利敕督捕明造巨艦榜曰籌亭往來江南北督戰諸竝江高山置邏堡望候賊賊出沒蹤迹輒露不得逞江海間立靖中官鬻私鹽縛儀真指揮羣卒大闕則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巡撫縱玩狀及陳鹽利害十餘事衆起羣咻之明請終養去成化二年上杭盜作即加賜明敕令便宜討賊乃力疾行赴閩先文告諭撫之不聽進兵搗其巢誅其渠餘竝從輕坐析上杭溪南里爲永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三

十一

三十五



定縣控賊海口有矯令募亡命謀不軌者明不欲再起大獄或乃主用兵立誅妖言者而定事已即疏乞休納符敕去曰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以治盜徵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築蚤閑亭逍遙其中有四壁蕭然寸心虛湛之句及病革書一偶語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擲筆而逝

陶布政使魯廣西鬱林州人也景泰初以父成死事蔭新會丞時年方二十適廣西徃流劫雷廉高肇勢將及新會魯帥民築輔城置堡寨相聯絡誓死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二

十三

守賊至不能難而去累功遷按察司僉事備兵九歲滿進布政使兼副使奉救撫治兩廣嘗平後山賊置從化縣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平廣西潯梧荔浦府江田州皆身冒矢石保障兩廣者四十年嘗行兵兵不得前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列寨屯守賊備嚴若遠遁兵即寢不進稍懈弛備或遁久不得耕或出剽歸即數路竝進亟掩之往往不戰而殫每兵行署檄付裨將曰某封某月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及兵所期地至則數路兵畢會故魯

所征盜盜無能遁者而兩廣大安常宴客密部兵掩盜樽俎未徹而賊已獻坐客不知也民稱為三廣公云卒蔭子錦衣千戶世襲

陳憲副琦字粹之直隸吳縣人成化中任江西按察僉事遷貴州副使在官累辨疑獄廬陵有儒生夜過其里人胡甲所被殺官執訊胡胡誣服琦疑之曰豈有身殺人而自置諸門者訊之則儒生有宿仇嗽生夜適胡也而殺之胡得釋劇盜數十人為曹晝行剽無禁琦得其曹伍一人善遇之因得知其巢掩捕之立盡清戎御史煽酷虐蔓引平民琦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三

十四

爭之不得乃出理所分道令民自首實為御史苦掠誣服者二百家悉縱歸農比御史罪去民手瓦石伺擊之而為歌謠以頌琦琦所至興學獎士見常素有文行者節下之負權勢者視之藐如也竟以是罷去始按江西時有李都御史者與民爭水利積數年無敢決者琦盡奪其地歸諸民李嘆之未發也後李為吏部考察見琦名即泚筆抹去之物論譁然貴州軍民抗疏留不報琦罷歸吳中家具蕭然至鬻書自給云

約論曰成化時理大物豐淳散撲解幽陰巖據四

方益多故矣乃其時藩宣撫靖安攘保大之功茂焉則豐芑數世之遺人故也襄毅肅敏之督師恭簡襄敏之撫定庶幾哉文武爲憲矣易之辭曰勿憂宜日中讀夏正夫國家大勢之論滋爲凜凜懼矣

張給事中寧浙江海鹽人舉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嘗諤自將宛平等縣以和買繁重乞勘舖戶均派寧奏言法出弊生惟節省以甦民困無爲勘勘必有手實告緡之弊弊且益滋丙子順天鄉試內閣臣陳循王文以子失舉許考官寧上言文循以元宰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五

三十五

而爲子暴才訟屈陷考官失大臣體聞者竦然以災異詔言乞詔府部院將稅政弊法當改者條奏且勸上專慮澄心嚴恭寅畏隱微冥漠間一念合天自足以格天望深留意上俞行時石亨擅橫事關禮科者立舉奏上由是知寧奉使遼東朝鮮亂令自擇便進止寧曰君仁臣忠敢自便乎卽語鎮守官調官軍肅陳律以待而徑前導揚威德陳警禍福竟致命而還寧在科章無慮百十上有大議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英廟尤眷注嘗獨召對對廷臣稱爲直給事中欲大用不果

成化初首勸開經筵薦尚書王竑李彥普人望時有建言以天縱二字加孔子謚號者寧以爲孔子道大德尊所宜行其道以達天下傳後世不在封號求勝於一名一字可得輕重也事遂寢皇太后

后生辰建齋醮大臣贖金錢爲資福寧言皇上本孝心以慰悅聖慈無不用其極人臣但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以綏懿祉不當走釋老宮捧辦香爲祈祝行之壞風俗傷民教不報會南京六科以劾內閣俱謫逐寧會六科申救忤輔臣意會有忌修撰岳正僞爲正劾輔臣章流布者於是正陞興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五

三十五

化知府寧汀州知府而去時論惜之寧偉貌修能雄文直道結主知而不竟諸用比守郡先教化後刑罰盡除諸苛政厲民者表節義恤孤獨禁遊惰郡事一新寧爲言官時不下人至是上官輒摧抑之遂致仕去家居三十年乃卒養高林壑閑家有則孤蹤無玷云  
陳編修音字師明福建莆田人爲人古貌古心於世故細碎米鹽筐篋殊若無尺幅小事無不可不可輒日也罷也罷云者姑置之詞也遇大事有不可必如其志自羅倫王徽等貶斥中外士結舌以言爲

諱音以編修上疏言臣觀春秋二時 陛下雖間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便殿霽威疑問務使 聖心渙然而止方今人才日降言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新會舉人陳憲章置之閣部臺諫革去法王佛子真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而妖妄息矣不報司禮監黃賜母死省寺監院無弗往吊祭者翰林馱未之詰也一日徐侍讀瓊言於衆曰時如此且獨得不往乎衆或應或默音不能忍奮然作色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內臣天下其謂何詞氣憤激聲淚俱下於是言者大沮事遂已汪直之在西廠也氣焰烜赫出沒如鬼神部列校突入兵部郎楊仕偉家縛拷掠其妻衆駭莫敢闖音鄰居登墉呵之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曰我翰林侍讀陳某也聞者為縮頸閣學士劉吉之起復也音自南京與書止之吉不悅後當路有缺吏部進擬音吉輒沮之曰腐儒也不可用仕止南太常寺卿音為文典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七

平

實遂經學四方士質經者填門得一語人人各厭其意中外顯仕多出其門王文恪作傳稱以為篤行君子云  
鄒吉士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幼慧穎過人年十二能文章經史一過目不忘貧寓龍泉菴讀掃樹葉焚之照讀達旦如是者三年弱冠領鄉薦第一郡人聚觀智馬上口占有世上許多難了事之語計借出三原時尚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子退小人今小人在位羣邪熾然智此行非為會試正欲疏上天子願進君子退小人耳言誠行天下其庶幾乎恕咲而不荅弘治初舉進士改庶吉士會星變應詔 上疏論少師安少保吉太子少保直皆小人當退致仕尚書恕尚書竑副都御史韶皆君子當進語具帝紀中疏入不報而為諸柄臣所仇忌特深已御史湯鵬為劉吉所中下詔獄諷錦衣衛因鵬辭逮智苦訊之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而神色自若無屈撓狀言智與鵬等往來會語或論經筵不當以寒暑輟講或論午朝不當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邊備廢弛不悟更以為罪以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六

平

毀謗劾死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徐文靖力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乃獲免謫石城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而親戚諸饋遺堅却之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畢舉總督都御史秦紘檄董澐修書得屈廣城友白沙陳獻章漸於學未幾暴疾卒年僅二十有六智慷慨有大節甫仕時甚少銳然以天下爲己任嘗與御史劾言 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時務得失於伏下取旨近乃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隔也今大政維新而君直奏對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一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二 一九 平三九

機冢宰恕初召至一時上下待以神明智往造之曰近代人臣不獲面君所以事事苟且願老先生姑勿受官獨請對陳政而後受職庶其有濟一受官卽無可見時矣恕不能用 約論曰茂陵時羅文毅章文懿陳恭愍之倫黷乎賢儒也乃綱常君德二疏侃侃不阿陳公數忤中貴人不懾孔子曰仁者必有勇詎不諒哉鄒吉士齒少氣銳皇皇以正君易世爲務不殆于孔子所願見剛者哉令假之年益深漸於道庶夫 馬端肅公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有異質童時

爲嬉戲則能使羣兒百十輩于地下伏之景泰初舉進士官監察御史巡晉楚有聲天順中按察福建鎮守中官怙勢橫繩以法民謳歌之成化中固原土達反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會項襄毅忠討平之已流賊起漢中潼關悉計勦滅又破虜平涼臨鞏追至黑水口得其平章一人上時政十五事及禦邊三策尋節制三邊虜入塞至湯羊嶺遇伏驚走部分將擊逐之斬首多又勦岷州番破之召入爲兵侍郎出總遼東兵制五花營八陣圖以訓士建州女直叛都御史陳鉞殺貢夷爲功夷叛命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二十 平三九

撫勦時汪直中主鉞鉞阿直逢之頌共詆文升下詔獄編伍語具宦者傳中直鉞敗復官致仕已起左副都御史撫遼東弘治初召入臺爲左都御史上耕籍田禮畢宴羣臣教坊司奏雜劇褻侮文升正色言 上初卽位念稼穡艱難而耕籍當綿綿憂勤之思豈宜以此瀆 宸聽乎卽斥去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言卽位初不宜輕辱言官遂得釋已上疏言昔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爲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蓋欲太甲敬天勤民而保天位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欲高宗修德法祖無過動也故太甲高宗迄為殷令主而伊傳為元臣今 陛下初嗣寶服而水旱災傷天鳴地震是 上天仁愛之意法古修德應天以實不以文之時也惟深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知天命人心之靡常誠慎重節膳寡慾以順養天和澄心靜慮以默思治道日御便殿召儒臣講學論治慈壽兩宮益隆其孝養親王介弟益篤其友愛奇技淫巧必禁之而責其人珍禽奇獸必却之而塞其漸大政事有疑大文武臣有缺必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

三百八十五

召內閣及府部正官面咨訪而後決緣邊將吏降敕戒諭務保境而安民在京武備時嚴訓練以防姦而禦侮科道為朝廷耳目有小過曲為之寬貸大臣為人君之肱股存大體特為之優全左右譽一人之善必究所從來毀一人之短必詢所自始內臣中察其醇謹老成者親信任用而浮躁回邪者疎遠之大臣中察其忠良者善任而便佞者罷逐之 母后之家重賞賚而不假之以權外戚之屬厚優養而不任之以事于宗室則推恩而昭德于四夷則厚往而薄來凡百用度務從儉約一應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

三百八十四

邪術毋為眩惑堯舜之道亦不過此誠身體而力行之則帝王不得專美于前 祖宗可繼述無忝而天變從可弭矣已又上振肅風紀裨治道十五事 上嘉納施行改兵尚書安南占城有違言占城請兵文升請諭安南貢使俾各守分地而事解建州首伏當加叛執至訊不服文升以數語折之立服竄南海又經略哈密語具四夷考中十三年正月朔陝西地大震水湧出如河是月虜眾入大同京師戒嚴 上召入便殿咨戰守方略薦保國公朱暉練兵為備敕各邊謹斥候修戰具又遣文武大臣許進陳銳率師出宣大分遣諸大臣守天壽山潮河川居庸諸關虜引去十五年拜吏部尚書 上召至煖閣諭黜陟朝覲官令精訪察汰不職奉命栗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正德元年内臣王端以大婚欲用儒士七人篆刻番字文升方杜塞倖門堅不從端詆為抗拒科道為力辨事乃白因歷疏求退致仕去後逆瑾恨文升持正入朋黨除名瑾誅復官卒年八十五贈太傅謚端肅文升立朝五十年義以身任國不避艱險屢蹶屢起不為變國大議眾莫能決文升以一言而定性介特

寡言咲不尚華侈舉止嚴重修髯美貌望之知爲異人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摧奪云

彭惠安公韶字鳳儀福建莆田人天順中爲刑部郎中張岐以壽寧侯故從外臺躡遷都御史入院韶疏岐倖進不可用乞召用故尚書王竑李秉堯盛下詔獄以論救得釋遷廣東司郎中司隸輦轂間事多涉貴近豪戚屹然持正不茹吐外戚家冒賜額奪民田勅往訊上奏言臣不忍屢畝奪小民衣食尺寸地附益貴戚傷國本又下詔獄亦以論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二

三

平

言八十二

救釋語具土田志中由是直聲震天下陞副使按察四川耐風紀燭奸伏稱神明進按察使故事王府堊祭遣中官韶疏其勞擾乞獨行藩司便又劾太監錢能貢珎奇擾驛遞陞廣東布政使廉問疾苦而罷行之無倦寄請杜絕薦南海陳憲章學行糾劾諸太監于外爲橫恣害地方者以星變上疏言臣伏觀天文見異彗見天田旣發于歲暮又形于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之至警陛下善始善終而示于不言之表者也伏惟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

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來褒旌萬皇妃家幾與先帝時母后家等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中宮之上此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也皇上春秋鼎盛嗣續宜繁而震位尚虛切繫人望悠悠萬事莫大于此此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也惟聖明以時裁正彝倫攸叙而陰陽不調災異不弭未之有也成化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嚴矣乃邇年來增數萬計利源兵柄多付其手作奸犯科每貸不問陛下防微之意有未終也夫貴近之臣人所憚畏又預外事便成輕重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二

三

平

言八十七

宜及此時斟酌裁省內外職務各還職守立爲定制實萬世無疆之慶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矣成化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乃邇年來鎮守公差爭市珍異以充貢獻海內臣庶實有憂心古人遇災必減膳徹樂今遇災變儆戒之日而以貢獻科害軍民此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也夫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賦而民康所遣內臣不過剝取軍民之有以充貢獻豈出已物哉而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富盈私室則何益矣成化初保傳

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乃邇年來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輒登保傳寺監衙門多令兼掌其致仕又月與之米而歲給之力以此施于忠賢勞烈使人有激奮可矣泛然行之則人孰不阿諛順旨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也自古平治責在大臣侍從大臣既輕百司觀望後進一律世道何賴焉惟 陛下慎之重之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則天下幸甚已又疏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殷煩田野墾辟商旅輻輳可謂極盛矣然官府倉庫少儲人民衣食難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創造營繕之役而富庶不及何哉以害財者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中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鮮少今遠近親疎日益繁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田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 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徃役輕簡今科歛繁重矣初載籍少刻今版行猥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好奇習澆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及今而加意愛惜猶恐無以為繼况更啓而雜益之其將何以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二

五

平

三百八十七

善後哉 上手疏愴然錦衣鎮撫梁海者闔梁芳弟也詔撫廣東疏海本東人倚怙幽陰往來傳道動稱貢儀百方湏索所過蕭條芳恚甚欲中之會詔疏入從旁言詔每事要各方命獨左班文武左右之至大官故今肆無忌 上直視不語芳懼伏地不敢起以乃罷然竟調貴州以副都御史撫江南督糧儲簡靖明法詔歷官四省兩直隸所至吏不敢欺士民親愛若父母召入為大理卿以論內外官貢獻出巡撫順天弘治初召為刑侍郎會浙江亂勅巡視劾罷不職守臣誅渠魁撫黎庶而事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二

二十六

平

三百八十七

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朝時再議乃下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則不惟國是定事體熟而大臣邪正優劣畢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羣臣興事諸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漸以次弛張 上嘉納四年陞刑尚書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賊累鉅萬爲巡撫秦紘所糾景挾戚畹勢奏許紘逮獄詔竟抵景法褫爵景入賊八百兩忽內降免追詔上言景所追賊十未及一乃恃蒙恩私盡行蠲宥臣固知 陛下優待貴戚有不獲已然如公論何且景賊旣以營求得蠲則爵位亦可以營求而復爵位可復則征鎮又可從營求而得也臣忝法守之官不敢阿順以自便幸 陛下明罰勅法竟抵景法會早應詔言近會議奏踰旬旨方下恐涉少斷內使王萌苗通高允罪死原充淨軍恐益恣無憚昌國公墳塋工程多宜量減陵戶勇校等役已優宜量限權璫大忌之以疾告累疏乞休上勉留再四命內侍以醫來後二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詔孝友謙恭以儒爲宗務精白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澄潤淵永人莫窺其際方不忤物庶不近名與人容禮甚溫而嚴冷自將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二

平

三七

三八十五

不可犯弘治初與王端毅何文肅竝稱稱三大老而儀狀歎然不稱寒士至法理所在毅色昌辭人不可抑奪退處丘里以質儉起頽風正德中林尚書俊上疏言先年何喬新與彭韶俱起刑部屬官積官至尚書韶忠亮懿醇喬新貞方恭慎又各深通經術諳達吏法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完名純德文學政事節槩皆屬心焉然韶道適中和危言峻行諸謚法文正忠節之倫具有其質而謚不稱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特賜易名不報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二

平

三八

三八十七

皇明書卷之二十二



皇明書卷之二十三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上

何文肅公喬新字廷秀建昌廣昌人吏尚書文淵子也幼讀書發難輒出人意表而沈晦周謹動必軌儒賢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嘗誦其家尚書贈以白金文綺謝弗受令曰吾以壽吾師耳非贈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為主事歸塋下地有顯人子孫貧欲鬻其先墓者眾謂此吉壤盍售諸喬新曰暴人父以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三

年

乙

差吾父吾不忍為也進刑部郎孤介嚴冷持法平端人莫可撓奪司分轄錦衣衛衛官校倚勢恣橫司官多優容不則捃摭以報復喬新曰法者天下之公安可枉也有犯坐如法有百戶逐其舅之子而奪其產者掌衛事者囑右之持不聽悉奪產歸焉衛官恚日捃摭其過不得聞乃相戒不敢犯時部有大奏讞大章疏難任者司寇卿一以屬喬新倚重之陞福建按察副使會浙盜採壽寧諸縣銀礦所過剽掠募鄉兵擊斬之奏減礦課之半捕海盜控險設縣閩盜不得作表賢儒祠墓洪武初官

以牛貸與化民耕而歲徵其租牛物故而租入如故民困病為盡蠲其租政蹟高偉不屑瑣簿書陞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倚強援莫敢詰盡鑄暴如法鈞州民趙甲飲陳乙酒于肆醉夜歸溺河中訟毆死誣服喬新曰肆民居櫛比誠毆也必有聞去河遠負尸投之必有見者驗甲尸腦有沙石乃溺死不當坐辯得釋開封竝郡境大饑大發廩賑之附籍者六萬戶陞湖廣布政使荆襄大水躬拊循發粟均賑荆民困徃不均則驗丁口登耗貲厚薄列為九等授後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三

年

二

三六

兵會山西早饑出倉賑糶者三十萬石虜自河曲入塞伏兵灰溝旁掩擊之虜大敗去召人為刑部侍郎會虜擁眾寇大同殺邊將紫荆居庸日告急敕巡邊練兵固險而宣言必搗其老營虜懼宵遁又敕賑山西饑請內帑及蠶祠部度僧道牒得粟數十萬分部賑恤餓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全活三十萬眾播州宣撫楊友欲奪嫡誣嫡子及遣即訊得實奪友官播州以安陞南刑部尚書疏守備內臣所侵奪蘆州還貧民弘治初與王三原俱召入為刑尚書錦衣衛官校齎駕帖出入逮捕莫誰

何喬新言舊制銜齋駕帖者必給精微批所至比號乃行故矯詐無所托乞給批如故便京師水乞選官清庶獄以弭災且請禁京師民習胡語胡服者執法嚴毅中外權有力一切請寄不得行大學士吉惡之御史鄒魯規得大理丞而喬新所薦郎中魏伸者得用魯恨之遂誣喬新得金錢爲妻氏鬻獄喬新杜門諸考驗下諸根連人于詔獄窮治卒無狀事得自而喬新竟請老去後交薦不起卒謚文肅喬新性耿介勵行自矢不營私自筮仕訖老不阿權勢不以愛憎爲賞罰長臬時都指揮武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七

成者德喬新嘗薦之賸以犀帶銀器喬新咲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成化中李孜省用事時右江西人公卿類偕以進惟喬新曰吾戒之在得時也敢自汗乎事不避夷險必行其正而精心禮學窮老手不釋禮經論者以爲有德有言合薛瑄丘濬爲一人云

倪文毅公岳字舜咨其先錢塘人也國初徙上元實都父文僖公謙以南禮尚書奉命祀北岳母姚夫人夢緋袍神入室寤而岳生生而神采瑩然玉立山峙日炯炯望之如神天順初入翰林爲編修精

詳安雅克經筵官每進講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暢上爲悚聽翰林本業文岳獨留心世務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邊戎利害靡不畢綜弘治初爲禮侍郎佐耿尚書裕爲尚書所倚信尚書獨持大體一時儀文典禮茂陵升祔孝穆別廟多屬草草成尚書輒稱善不啻若已出人兩高之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疏寅畏七事已又陳八事略言今財匱民貧宜節儉爲天下先又言天下之土地有定而宗室之分封日增更數百年又將若何又言設官分職所以爲民近歲喜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四

者率以添官爲經濟司銓者以添官爲疏通故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無困宜以時裁約又言臧齋醮省供應罷營繕數事上嘉納焉六年進禮部尚書內臣韋春誘西番夷貢獅子欲開海道爲利岳力言獅本外夷之獸真偽不可知使真也非中國所宜蓄倘非真豈不爲外夷笑乎且南海非西域常貢之道宜慎防得斥遣去內臣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岳抗言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陛下初登太寶削奪斥遣傳聞四方以爲盛德今復召且爲聖政之累京師大雨電岳言宜

深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先是四方奏報災異禮部類歲終一復為具文岳按日月先後彙分條析末復援經史傳時政懇懇為上言之改南兵尚書贊機務秉正達變百廢畢舉十三年召人為吏尚書於用人劑量均停雖未嘗破格拔士而羸縮弛張必各當其材大都以抑僥倖褒恬退滯淹為主昌言正色干謁潛阻或勸毋別白賢不肖大過恐召怨殃毀令撓沮將不得行其志岳曰冢宰職固如是岳學識優贍於經濟固長而狀貌魁梧又足稱其志意於諸卿中獨推遜馬尚書文升然論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三 五年

國事不繫為苟同在禮部時文升言五嶽各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乞改封岳言北岳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年殆不可輒改昔軒轅都上谷在恒山西虞舜都蒲坂在華山北未嘗援都改嶽上從其議時天下財力大耗文升卧疾嘗上言今計無從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宜稍增以佐國費岳爭曰馬公國元老言固當然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困之恐因而生變即誰執其咎乃不果增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用兵文升疏言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乞寢兵岳手疏嘆曰馬公誤

矣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露章云然得無示天下弱乎不如請遣藩臣有威望者即訊彼可靖也岳廷議慷慨持正尤長於奏議一寫千言奏答暢達考古訂今會文切理下至瑣屑案牘吏抱案前立運筆如飛略不經意就視之則宿構者不能及而練事達體即法家老吏不能增損也卒贈少保謚文毅

韓尚書文字貫道山西洪洞人先世相州人宋魏公之裔也生而丰姿山屹舉止凝重成化二年進士擢工科給事中事不苟為異而度事理當否物勢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三 六年

便戾侃侃論不少借劾都御史王越冒功起釁薦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竑語頗涉兩宮時越附汪鑒汪激上怒逮文華殿訊考幾死後累官南兵尚書敬皇帝即位實知文召為戶尚書時訪咨以政一日顧見文長嘆文頓首謝上歎者何上曰朕欲理益法輒苦人沮撓邊儲日急且奈何文又頓首謝退上釐宿弊七事上盡行其言太監苗達征虜無効而日費途十金文論劾之達銜甚請文督餉圖中傷而文復疏請追究羽流幻術抑戚畹中貴占奪民田及舉正窩占引益乞罷織

造諸事皆干犯權倖怨誹叢集而文裕如也會  
上崩倡大臣劾諸闈爲瑾街特甚日令人拮據其  
過會有納內府折銀淆銅鉛進者以不能防奸矯  
旨奪官給事中徐昂以論救除名已復遣邏卒偵  
諸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去尋以廣東司失金逮  
下獄罰輸粟大同前後三千石皆稱貸以給竟破  
家瑾誅復官致仕嘉靖初加太子太保存問卒文  
廓大遂永而親賢下善能抑抑降損以咨詢遠猷  
吏部請謚言文愚同寗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  
而不弛於學謚忠定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年

七  
三六

周文端公經字伯常山西陽曲人父莊懿公瑄起貢  
士至南京刑尚書寬大詳雅去官無田宅可歸寓  
居江陵以終經以春坊中允事 敬皇帝于青宮  
講文華大訓 青宮起立聽內閣諷言太子起聽  
勞公宜跪請太子坐聽也不從弘治初陞禮部侍  
郎曰吾故青宮官也條奏必傳經義改吏部靈壽  
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不可不允  
經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共  
疏請早朝勤政節侈費省遊倖止貢獻斥戲樂語  
多直切中傳旨問疏出誰手耿尚書曰疏名首吏

部裕實具草經曰經曰本心經印有罪罪經時論  
兩賢之陞戶尚書諸王請河湖稅不與曰民力將  
不堪中貴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又不與曰鹽  
筴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公許出境私販者必  
多矣且壞法織造浙江者請竹木稅又執不與曰  
關征非舊且浙大水民困矣 上說給事中曾昂  
言國用不足請括諸省稅後金錢經曰國用不足  
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益  
廣不節乃欲盡括天下財歸京師是剥下之道也  
不可事得寢中官傳旨請大舍帑金三萬兩爲燈  
費不發曰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玩好內靈臺  
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又執不與曰禁地非外人  
得入獨爲守者私耳清寧宮役議調山東夫七千  
人經曰山東歲歎民匱甚民不可輒動請以部羨  
銀顧役又抑壽寧侯所請旁近田語具土田記中  
經在清散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守  
正應變劇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與華容鈞陽  
洪洞何盱江戴浮梁張安福竝列爲名卿闈禍作  
無慮皆被難時禮尚書李傑南城張昇咸以持正  
忤瑾意奪官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年

八  
三七

戴恭簡公珊江西浮梁人父嘯剛正有士行爲嘉興教授造士懇至士思之愈久不衰珊承家學蚤自厲爲無忝成化中以御史督學南畿已遷副使督陝西學窮鄉下邑無不至約束堅明風雨不爽所取士動以文藝占器識心術與年長短位崇卑咸稱歷副都御史撫鄖陽時鄖陽諸府豪右多窟宅流聚以爲利珊刻日聽自首練爲兵自製營陣法兵益練蜀盜野王剛入掠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匿不敢以聞珊奏其養寇而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九年陞南刑尚書改左都御史召還院益振風紀精覈吏治考察京朝暨述職官黜陟咸允 上嘗意有所誅殺親鞫大獄諸司震懼失次珊從容應對時有開析 天威頓霽 上知珊清慎每召見造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旨慰留若家人父子語具帝紀中十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珊和粹坦中無城府顧耿耿不苟合奉職守法不爲撓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年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而家無餘貲敷歷中外所至有聲稱而學政尤著

張簡肅公敷華字公實江西安福人父御史洪沒於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三 年 九 三六四

土木景泰初以死事蔭爲國子生少有奇氣七歲時里中有妖樹見恠卽指揮羣兒盡斬去不憚也天順進士以庶吉士與華容同兵曹華容醇亮端慤敷華方毅坦直竝見稱成化中叅議浙江處州礦盜作且議兵敷華曰是輕病而重治之也請徑往撫以肩輿入賊中撫之賊駭視曰果我公也皆駢首聽命執十二人寘之法餘悉解散有中貴銜命括古器敷華得劍一口授之曰盡矣或曰少敷華曰少民乃安多括民不安少而民安他何庸恤乎遷湖廣布政使以歲稔給粟散粥藥病掩齒高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三 年 十 三六九

直招商卑詞告糴修學宮資傭直以業饑者進副都御史撫山西以歲侵奏增鹽池課補藩祿大同歲餉多折納困軍敷華請太原比車可通行者聽致米改撫陝西禁婚娶論財喪葬舉樂終南有妖僧蠱衆爲亂事聞朝議洵洵馬端肅在本兵獨曰張公實必辦此不數日敷華果授計山中父老縛之矣嘗上書言制治在行仁富國在增戶口請招撫甘泉一路流移并開鹽茶引納芻粟以備兵荒以都御史總漕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權貴干請拒弗納時稱鐵耳張例漕司負筭者輒假銀太倉而

寬其息約之償歟華曰 祖宗清法視地遠近爲之費米有耗有淺有蓆有脚而軍士給月糧不啻足矣今地遠近如昔費多寡如昔運四百萬亦如昔乃貸以萬計則下剝上攘所致且今貸而明償償已復貸將負責益深是終無已時也歲徵有常將安所取之自是不益多事耶執不許又堤高郵寶應湖以便漕十八年以左都御史召還臺首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兢之禁讞重獄有寵臣坐法或嘗 上意請末減執不可而考察京朝官多所保全未嘗以惟箔不明之過棄才闕禍作矯致仕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三

二

三十七年

已以楚中耗糧米三百石欲逮之修撰康海調瑾曰公厚鄉吾厚省吾省愛張如父母忍薄之耶事乃解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敷華風采峻疑矩度尺寸不爽於義利介然閨門之內言咲不苟與路夫人終身如賓平生未嘗與中官交通而功名之際不事表暴宦人家無餘貲遺命無以侍入貨累子孫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始敷華讀中秘時李文達彭文憲欲留官翰林敷華與劉大夏力辭不就後皆與鈞陽廣昌浮梁並八座協恭宣翊爲名臣在南都奉公秉法望重南都稱四君子蓋指

公與林瀚林俊章懋也子鰲山御史有風裁孫秩今翰林

傳尚書瀚江西新喻人成化中入翰林累官春坊諭德侍講讀夜必先具衣冠焚香按講數十過務積誠意動 上心弘治中官禮侍郎會南本兵缺廷推倪尚書往瀚爭之曰倪公何可寘之南或謂之曰倪不往公不當次進乎瀚曰吾知爲國而已庸自謀乎已祠部給度牒時僧道集京師數萬權貴多爲之地瀚力言此輦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奈何揚瀾助波乎今縱未能如 祖宗朝之制宜稍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三

十二

三十七年

賜裁抑遂改十年給度之制進禮尚書保定獻白鴉瀚言鴉白必不祥不當奏西安獻玉璽瀚言璽形制篆畫皆不類出贗作無疑且國家自有寶秦政李斯之物卽真不必出皆關大體會諸州地震率諸卿陳敬天勤民法祖修德汰冗官罷工役減齋醮省供御三十餘事疏留中又上言民心易感在結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所陳事當如揀焚拯溺猶恐不及而側聽弭月未聞 宸斷何以回天意而感人心也言警切深至瀚性慎密有矩度必事而後行在 上前舉步疾徐毫髮可

較畫疾請老不允則日理部事或勸其少休瀚曰  
吾受 上知辭祿不可辭位不可於職事其敢自  
佚哉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穆瀚嘗言應事接物以  
身體之則無不當故自號體齋云

秦襄毅公絃山東單人也景泰中進士官南院御史  
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薦知雄縣禁中官捕  
獵誣得貨幾不測縣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冤調  
知府谷縣陞知葭州調秦州成化初知鞏昌所至  
廉公有威禁官吏私市吏民畏愛歷遷都御史撫  
宣大破虜柴溝堡以副都御史撫陝西秦府旗校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三

三

三七八

肆橫為民苦悉捕論不貸秦王怒奏絃欺滅下詔  
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  
太息以聞 上親閱其貲嗟嘆良久曰絃官都御  
史不小矣乃貧一至是乎立釋之賜鈔萬貫命巡  
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體下之絃獨與抗  
且密疏直諸橫擾事直還 上問各省諸撫臣賢  
否直迎 上意首稱絃廉能 上出絃疏示直直  
頓首伏地而口稱絃賢不置 上大賢絃而信直  
益深弘治初以右都御史總兩廣克田州破海南  
黎劾安遠侯景坐逮以臺諫交救免王尚書恕極

言絃廉直忠信不可棄改南戶尚書十一年致仕  
十四年以邊警起尚書兼都御史總制邊整花馬  
池塩課開豫望城屯田前後捕斬虜九千修城堡  
開窖凡萬四千所剗山厓三千里閣瑾革總制召  
還部致仕家居十八年年八十卒贈少保謚襄毅  
絃剛毅廉介歷官四十年位孤卿居僅蔽風雨妻  
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卒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  
存者

楊文懿公守陳字維新浙江鄞人也五歲讀書一目  
五行下然大父教之精思力踐不以記誦文辭為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三

十四

三七八

能景泰中舉進士更三喪有禮益讀書充養官翰  
林五品十六年不調或諷其援權有力者謝曰我  
嫠婦也抱節三十年今老矣寧當白首改志耶  
敬皇帝出閣守陳以學士與周侍讀經咸以名德  
充講官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倣大學衍義顧事涉  
中官者輒刪去守陳曰是不足訓迹其善惡具條  
錄以進講大訓時 太子以御制每拱立肅聽內  
閣安顧言講官宜跪講殿下請坐聽守陳經執不  
從 上即位柄臣忌守陳擬南吏侍郎 上覽疏  
留北上勸學聽政疏略言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

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誠敬君之大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敬君之誠不能自已請陳之而陛下擇焉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也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也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奇袤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而堯舜可幾矣臣愚過慮保初猶易保終實難內養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慾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豈能終始如一而終守乎堯舜之道哉伏

皇明書

卷之三

年十五

三月三

望遵 祖宗舊制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大小經筵必擇端介博雅之賢侍班進講 陛下與之徵詰疑義曲賜清問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辨知行精一之功以及夫政事人才賢否得失之所以判天下古今治亂興亡之所以分必聖心洞然而後已日御文華置四書五經及 祖宗典訓其中輪閣大臣及講官居殿右廂時備顧問必使一日之間居文華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惑散而理明一念之萌一事之動惕然警省務檢人欲而循

天理則心常得正事常得中 陛下之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乞御文華門府部院六科各輪番列侍諸司題奏具揭面陳 陛下詢其事情而裁決之外省官入見令條列地方之事亦具揭而奏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之其陛辭赴任者臨諭以職任而申教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召內閣府部院大臣各盡謨議以求至當許諫官駁正 陛下審處而慎行之諸司題覆召內閣面議而可否之凡大小羣工時優降顏色或詢時政或咨才賢以及諸司之利病兵民之休戚

皇明書

卷之三

年十六

三月四

年歲之豐歉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莫不泛訪之忠謹者進諛佞者逐狂直者容恕謇訥者開誘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用天下之耳目爲一己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弘綱具矣內外交養日深以宏堯舜之道何遠之有若以精一執中爲腐談詢岳闢門爲迂說日講午朝徒應故事有司題覆並付司禮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竊伏憂其所終 上溫旨報聞後數年 上時召輔臣論政皆自守陳發之時守陳在部位王尚書恕侃侃持正論而尚書



為閣學士安吉所忌惡欲危之守陳累疏請老且言吏部進退百官此眾怨所集尚書恕老成公忠然且不免人言於臣何有益為柄臣發也詔本官兼詹事專職史館乃太息言國家史事有三大闕未舉也靖難後不記建文帝事使當時朝政與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輯補景帝已復位號 英宗實錄猶稱郕戾王疏留中者即忠信正義關國家大體者例不得錄乞宣付史館疏未上而卒 上甚悼惜謚文懿以實錄成贈禮尚書守陳孝友方正篤於信誼居常恂恂不勝衣而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年

三十三

吳文定公寬字原博直隸長洲人為諸生時即以文

行負重望貢入太學一時名賢爭下之年三十八舉進士第一成化弘治間歷官翰林侍讀春坊諭德少詹事侍 康陵青宮內侍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寬率宮僚 上疏言臣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日不過數刻又間有推移甚且罷歇學何自緝熙于光明乎古人八歲出就外傳誠欲以離幼習親正人也借日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外 上嘉納寬進講都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未嘗不反覆為上誦之 孝肅周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年

六

三十三

太后者 純皇帝所生妣也而孝莊睿皇后本母儀六宮至是 孝肅崩禮官議陪葬祔廟不能決寬以首詹與議眾相視以目寬出從容揖眾議臣舉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為別廟証議得衷於禮語具禮儀志中寬宏厚淵穆好古力學兩為吏部侍郎輒退避若不及及官禮尚書掌制誥眾屬望柄用柄臣忌寬名高已上輒不薦益冲適無少望曰吾始望不及此數引年不允卒贈太子太保祭賚有加禮謚文定王文恪稱其淵然之度粹然之學舉世競趨避之如疾舉世棄遺服之

無數非意相干不見其怪終身與處莫測其淺深  
雖儉人小夫皆知重其爲人而賢人君子亦自以  
爲不可及也又稱其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  
若簡淡而意味雋永明興文士獨推西楊有典則  
公無愧焉

儲侍郎瓊南直隸泰州人幼穎異年二十三貧不能  
娶母疾刲股肉和藥進母卒竭力營葬舉進士歷  
吏部考功郎留意人才所考注臧否曲當交游稀  
寡弘治中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  
毓元李文祥竝以言事謫瓊上言五人者既以直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十九

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蠻夷瘴海之間  
毒霧瘴氣與死爲伍可憫乞還之風紀論思之官  
宜有益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召用已試之人  
上從其言又論救龐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又上言  
乞令史官紀注言動如古左右史擢太僕少卿禁  
吏迎送除民煩苛及馬政積弊疏馬政便民者四  
事明年以僉都御史總南糧儲局閑無事日專心  
經史訪國朝典實輯之遷戶部侍郎沉重端毅中  
貴同事者咸見憚時逆瑾恣甚公卿奔走瑾懼愧  
憤引疾閣學士東陽與瓊善允致仕且批瓊有才

望行起用居數月瑾誅再起諸倖倭繼用事益不  
樂又乞休去自是屢起辭益力竟卒於家瓊淳行  
清修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體貌清癯若不勝衣  
而端默簡重凝然臺閣之器避遠非類門無襍賓  
而惜才好善海內諸知名士咸見推引阨窮弗達  
者必思以振起之邵文莊言持身以柴墟爲法終  
不爲匪人累與學士大夫語必政事文學否則終  
日端坐而已居常與家人言亦恒引古賢孝貞良  
事無私昵語平生鬚髮爪甲不敢棄遺竟以殉歛  
其祇慎類此文簡古多思尤深於詩冲澹沉蔚兼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二十

晉唐風士林重之  
謝祭酒鐸浙江太平人資性澄朗機神警發弱冠與  
黃文毅公孔昭友服膺儒素以古人自期成化元  
年以編修奉 旨校通鑑綱目因疏言宋神宗好  
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徒口呶耳惟  
上親賢講學以史書質經窮理義大原 上嘉納又  
疏邊事言受降東勝乃大河藩籬宜練卒養銳漸  
規收復進侍讀入預經筵下內艱不起 孝宗卽  
位以薦起鐸先後在國子監律已率人嚴立規約  
兩監中故有羨金爲祭酒費鐸盡籍於官均贍僚

屬構東西樓度經史刻其上北監廟街湫隘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祔皆美金不私入一錢請從祀楊時斥吳澄條上教人斂才之術引疾求去諸生詣闕請留者無慮數千人氣屹屹嗜義如渴非其書不讀非其友不交非其時不仕然家居孝友違養後輒無仕進意鄉人方正學死難沉湮者百年鐸收綴其遺文傳於世嫻知困乏者輒周恤然家無餘財節俸入爲之居常蔬食體飲而已其後有魯祭酒鐸景陵人弘治中入翰林爲編修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三十一

閉門欽迹日沈潛於學歷司業祭酒端飭自勵日危坐焚香讀四書五經口不言人過及時政得失虚心約已而憂時濟世之志惓惓焉屢請告屢起屢歸嘉靖中交薦不起卒謚文恪

黃尚書曜字孔昭以字行浙江太平人年十四父俊官職方母卒扶柩歸葬而反道聞職方計一哭輒死翼日乃甦終喪家貧力學歲歉治牟粥雜芒粃食之而易梁食其弟妹天順中舉進士授屯田司主事著廉名調吏部歷文選郎凡天下州縣治所善惡若人才賢否咸極意蒐訪比銓注令人與地

相適而參輿論用之故事文選每杜門謝客爲名高孔昭每延訪且注手籍無倦意每言曰國家用人猶農儲粟儲之豐年卽凶歲不害人才得之平日卽倉卒可用也今諸司考語得實者恒鮮吾復無以盡吾心如人何或曰延訪善然迹涉嫌矣曰心苟無他何恤乎嫌且便身而遺人吾不忍爲也至持銓惟法不少借贊冢宰不用輒償事故宰信倚之滿九載考擢右通政使又五年陞南工部右侍郎裁冗役繁節縮償逋課以萬計主藏吏以羨金來饋孔昭怒欲白其事吏慙而退厥中掘地得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三十一

銅鼎綠如玉亟命工刻文廟字寘國學文廟中中貴聞欲以獻以廟器而止詔大臣舉薦以應天府尹樊壁福建僉事章懋對稱得人王冢宰怒舉爲侍郎以自輔臺臣交薦而孔昭卒矣孔昭體貌嚴重不諛語不戲咲內行淳備於國家無間自奉如寒士而施予不倦立義塾訓族友人卒爲撫其子經紀歸其喪謝祭酒鐸言公在文選時見之每色喜知賢者之得進或色憂知小人之不得退也嘉靖中贈禮尚書謚文毅子備亦官吏部郎忠厚質直孫綰有文行論大禮官至禮尚書 卷二十三

皇明書卷之二十四

新城草野巨都元錫錄

名臣下

黃都御史公紱河南封丘人曾祖思豫事 高皇帝  
掌大常編伍沅州又徙戍平越故紱起雲南舉正  
統十三年進士歷南刑部郎遇事颺發山立必行  
已意忤時貴弗恤人或笑黃郎中呆然竟以廉直  
名譚千戶者大猾也素結交權貴人嘗奪民蘆場  
權貴人業與千戶酒食往來莫能劾紱素自教不  
通人覬遺乃盡法繩治之斥蘆場歸民以四川參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甲

乙

三

議督松茂餉鋤勢豪參政行部崇慶旋風起輿前  
遮道不得行紱曰汝冤氣耶姑散吾為若理風遂  
已抵縣無驗也乃齋宿禱諸城隍神夢有神告之  
縣西寺者旦召屬吏問是縣西何許豈有寺乎曰  
無之有寺去縣西四十里而近卽部吏急抵寺閉  
之寺當孔道負山紱曰是矣盡繫寺諸僧有僧年  
少狀猙惡聖其額洗之巾痕也急訊之寺西有巨  
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貲有妻女卽又  
分其妻女匿之窟宅中為淫乃盡按殺僧毀其寺  
倉吏倚王親侵官糧論如法爲吏嚴錢谷出入精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甲

二

三

律比蜀人稱神進湖廣布政使僧繼曉托掃墓至  
疑其逸館之已果奸露執送京師進副都御史撫  
延綏警邏邊候諸防畢飭嘗行道望見川中飲馬  
婦貧無衣獨片布遮其下體則大慚俯首悲涕自  
恨曰嗟乎身爲巡撫顧令健兒家貧至此極耶何  
面目復驅之戰守爲也於是預出邊卒餉者三月  
延綏邊最貧往大臣巡撫者哀自奉卽健兒凍餓  
死不問而延綏人素朴忠卽凍餓死無怨言至是  
聞綏言則皆感泣下會有詔毀菴寺令汰尼率給  
配餼軍於是軍中人靡不願出死力爲黃都堂擊  
虜自效者陞戶部尚書益守法無顧忌威稜截然  
盡革財賦內外諸宿弊改左都御史入院甄御史  
行能委之火差簿于庭曰事貴得人豈資勞所限  
哉居無何太息曰吾歷事五朝更中外最久官文  
職極品足矣又中磊砢舍瓦石積猜忤者衆禍詎  
有量哉遂引年乞骸去無何卒敕塋祭始革所爲  
奏疏及政蹟悉棄不錄李夢陽曰近世仕人甘寵  
飭譽稍存樹立要歌徵頌立祠樹碑惟恐不流今  
信後也此意旣橫機巧自生又言論務彌縫必矣  
黃公焚奏章自泯其嘉美視今汲汲流今信後者

何如耶

張尚書悅南直隸華亭人少凝靜篤於學以行能為鄉里所推及居官任職以不欺為主本天順中舉進士為刑曹郎即為朝士所嚴不敢有請寄嘗有復者曰有所親當逮某不敢撓公法而情無以拒第問訊時乞公假一詞知某嘗有言可矣比訖事問之曰此其人無大罪業訊之已據法寬之矣敢偽言市恩乎聞者歎服以副使督浙江學試卷例糊名悅不用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而請寄矻矻不得行又善甄拔人成化初以湖廣按察使入覲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甲

三

三

時尚銘在東廠刺事方面入覲者羣趨之悅獨堅不往銘銜之窮伺察無所得而罷及銘敗愈益知名歷陞工侍郎 敬皇帝嗣位諸大臣相率求去悅不可曰更新之始當竭忠殉國豈可輒去為名高乎改吏部佐王尚書倚信之兩攝選眾議翕然應詔陳遵舊章恤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以上又上 修德圖治疏皆見納為閣學士徐丘所不喜改南兵尚書贊機務凝重簡靜上下安之悅平居謹畏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

人遠甚所猷為皆公無私故事業偉然今之人去古人遠甚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濟之以私乎已六疏乞歸賜璽書加宮保致仕悅素性清約歸杜門見風俗侈益留意節儉雖大賓至不殺牲曰以助薄俗也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楊文懿公言吾友三人時敏廷秀鳳儀皆始官刑部為名卿是時部尚書有華容黎淳常山樊瑩烏程閔珪歸德潘禮淳安胡拱辰延平劉璋都御史熊繡之倫皆清約著名而潛晚節尤苦去尚書歸田廬躬耕稼不入城府盜夜往掠之僅粟數升一樊裘而止盜驚嘆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甲

四

三

叩頭曰使在官者皆公我輩豈有盜哉又庶不近一名君子以為難熊卒家無以為生大僕少卿何孟春上疏言竊見致仕都御史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弟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敷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徼時譽不侈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屏居日久生事蕭條 聖朝表勵清賢不吝恩霈惟繡操履宜軫宸衷詔賜謚莊簡月給米賜其家黎文僖公淳官翰林歷坊詹四十年乃尚書南禮部耿介寡合私餽一無受事涉矯詐窮本未必暴白乃已所甚愛有玷行推抑不

曲庇而重倫尚節敦友誼至終老不衰閱尚書珪  
爲司寇活大獄皆會切情法加以仁恕樂工素林  
以罪瘦死獄中選人以刑部郎下哲致之死詔逮  
治事連御史玉下廷訊時以事出中貴莫敢發珪  
獨擬如律及吏徐珪以死辨哲冤并獄治竟俱從  
末減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虜爲功大理少卿  
吳一貫當其罪死會天祥死獄中 上大怒意一  
貫致之死也親廷鞫欲置之重辟珪與都御史戴  
珊等曰天祥誠艱虜倖功一貫當之是也卽不然  
亦獨推按不實罪止流 上怒不解珪力諍曰儻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甲

五

三六十三

一貫寘重辟後邊臣得無啓釁倖禍乎 上悟止  
謫一貫官宣撫逮妖人李道明蔓延百餘人巡撫  
者欲張以爲功珪讞罪止道明餘悉縱免正德初  
闕禍作乃老劉尚書璋爲叅政時山東饑道殣相  
望蒸爲疫同官五人染其三以死璋巡行窮荒邑  
畢至倒廩勸分藥病掩骼民全活甚夥轉浙左轄  
歲儉軍食置幾爲變徑支公帑金二萬五千兩餉  
之乃後聞撫鄖陽鄖陽早璋至而雨蝗盡死撫四  
川加意儲蓄歲連饑賴以濟入爲工部尚書謹潔  
莊整無躁動無疾言爲三事標表旣歸敝屋猶故

戶稅不增一石童僕鬻販自給泊如也論者以爲

有東郭順子之庶子產之惠杜祁公之憂國云

張憲副昂浙慈谿人也大父楷官僉都御史平巨寇

有功昂少自樹立成化中登第知鉛山縣事求利

民立規條簡便有法越數十年不能易有巫能役

鬼物呪咀人立死人畏事恐後昂擒至榜笞數百

自若也是夕大風揚沙石蔽天遠屋錚錚鈴索聲

衆益駭以爲果神人也頌請釋昂卒致之死縣城

南有西洋廟觀靈怪旁郡男婦祈禱克道路昂毀

殿撤像祠以爲便民倉擢南監察御史糾劾無顧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六

三六十六

忌威寧伯王越挾太監汪直釁邊昂曰是且爲國  
家害不小抗疏劾之辭連內閣司禮爲中外交怨  
未發也會守備南太監薛琮慕求見不許又劾之  
琮訐奏昂作威謫南通政司經歷轉四川按察司  
僉事理塩法塩法清有冤獄訴御史必屬張僉事  
御史曰是理塩法不得與獄訟其人曰今獄者貲  
巨萬非張僉事孰有不爲物浼者能洗民冤耶盖  
著信如此遷副使守備建昌黎州鎮守馬太監者  
信術士周慧爲燒煉將進之昂聞驚曰是且爲柳  
泌卽擒慧置獄錮極邊居歲餘度終不能容乃老

歸四明環堵蕭然家人糠粒不贍而超然容與日  
經史自娛歲大侵撫大臣聞焉寔甚愧之金堅不  
受病且殆謂所知曰君努力今人才知自勵者少  
能扶樹一日即國家一日元氣蓋終老憂世如此  
憲廟末年事多故 敬皇帝既嗣位開言路斥權幸  
盡罷去先朝諸弊政而庶吉士智首應詔言事語  
具智事中時進士李文祥者湖廣麻城人故與萬  
安孫弘璧同舉安欲引使附已遣弘璧告之文祥  
不可獨與智及御史湯聘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  
人吉仁進士敖毓元等游高自許與文祥上新政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七甲

疏請一權立法進賢紂奸廣言路納諫諍召詣左  
順門中官傳 旨詰中興再造語為不祥從容辨  
對而出安擬旨除陝西咸寧丞蓋困之也尋召為  
兵主事明年聘以御史印馬詣內閣萬安劉吉尹  
直語之曰近詔書 上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公  
等增之耳聘退即以其語劾奏言用上歸過疏留  
中已而安直皆免則大喜日夜與諸同游酣呼以  
為君子進小人退獨劉吉尚在不足忌可喜也吉  
大銜之竟為吉所構與壽州知州槩兵主事文祥  
庶吉士智俱下獄編伍奪官於是大理寺評事夏

鏃上疏言言官無遷徙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  
謫竄之苦則適足以見其難故言者之得罪雖今  
日之苦亦後日之利第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誠納  
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且無其名而受盡言之  
名獨歸於 聖主矣疏入留中已投劾去鏃浙江  
僊居人沈毅伉直耻詭隨迎和一介不取與自是  
言官以直諫著聲者有吳世忠龐泮韓鼎吳仕偉  
之倫時 上不置貴妃獨一后給事中鼎言古者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諸侯一娶九女以  
廣胤嗣一夫一婦庶人之行也今妃嬪不設而廣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八甲

設齋醮以徼福祲嗣不已惑乎仕偉言國初侑廟  
追王功臣皆佐 太祖皇帝定天下有大勲而子  
孫下替不沾寸祿於編民無異乞量加恩典俾奉  
祀此興滅繼絕之仁足以勸功於是開平東甄寧  
河子孫俱受南錦衣衛指揮使奉祀事

吳都御史世忠字懋卿江西金谿人舉進士官給事  
中歷兵刑戶吏四科慨然以格君濟世為務弘治  
中吏尚書恕為醫官劉文泰所誣詆閣學士陰主  
之世忠歎息曰堂堂元老為小臣所持如此如國  
體何具疏言人君選用大臣必先視其大節而進

退大臣必先度諸國體恕枉石老臣文泰卑人賤  
品文泰爲詆誣而 陛下令恕與之辨復紛如對  
訟是非混淆進退狼狽得無泰甚矣乎使文泰所  
奏皆實恕所坐匪虛人君扶持國體猶當有所軒  
輊矧文泰誣者十九而恕坐者十一文泰僅蒙降  
職恕亦見謂沽名是非予奪得無泰甚矣乎恕年  
垂八十久當引年料其知機必知所處然 陛下  
因是而遂聽之則小人得志譁然謂國家老臣可  
如振稿得無有損於國體乎臣考恕平生難遊聖  
鑒自起評事以至今官辦事庶勤操履孤介奏疏  
之剴切威望之隆重天下信之其秉銓衡不受干  
謁不私親交雖所仇怨不忍誣斥此其大節偉然  
而細行宜亦可略矣 陛下起諸退廢之餘加以  
保傳之職待之已極用之已盡亦何忍於末路而  
窘辱棄之哉今中外憤惋愛恕者曰恨不知幾以  
及於此愛君者曰優待老臣如始終何且王恕所  
爲得罪獨令人作傳見謂爲沽名耳然傳文作於  
知已刊於好事固亦朋友之常情恕見而不怒怒  
而不毀此亦好事之常習其中詞意時過揄揚則  
又文士之常態無足恠者而文泰謂其詆毀則誣

矣 陛下寬仁慈愛涵育羣臣如天如海何必以  
言語文字而罪恕耶竊伏以爲謂王恕不戀名位  
固不可但其忠介之素實有老臣之風謂王恕不  
當引去亦不可但爲小臣所誣決非可去之日惟  
陛下裁幸戶侍郎劉大夏祭酒謝鐸請老世忠疏大  
夏忠勤鐸恬退乞勉留以自輔俱報聞大同總兵  
神英副總兵趙昶爲御史綸所糾命世忠卽訊具  
得總督都御史劉獻鎮守太監孫昶諸圯邊備狀  
上之因條備邊諸要務以上且言近聞火篩將有  
來年入寇之意居民多懷室家不保之憂不謀於  
今難善其後獻左遷大理少卿昶有辭命大理寺  
丞吳一貫覆訊貸之世忠復疏獻十罪且曰大同  
於國家爲要邊而賞罰於御將爲大柄臣等所糾  
獻昶不法狀言無不實而一貫觀望畏避爲之掃  
除將邊鄙陷壞其必由此乞將一貫與臣并下獄  
行大同查原問獄辭會官鞫事竟寢會遼東總鎮  
官任良李杲等誘殺三衛夷遣都御史佐往卽訊  
得實詔貸之世忠又力言不可輕貸且曰治國如  
奕棋何可屢錯今邊事所錯非一惟 上裁省俱  
報聞壽寧侯鶴齡頗怙 皇后寵爲橫放奏欽賜



泗間田勘官未允請覆勘 上遲疑久之侯毋金夫人請不已有 旨差內官及刑部錦衣衛覆勘世忠言自古外戚非無財之為患國家之為外戚非能富貴之難而能保全之為貴也 陛下慎選中宮篤生 皇太子 祖宗以來希有之事張氏無窮之富貴在此矣為鶴齡者正當積陰德以迓天休守謙約以服眾志如是而已今乃因羣小之言輒與百姓爭訟於頃畝勝負之間且以謂佃戶結黨而拖賴勘官任情而出入豈不過哉今百姓之稍有貨力雄於鄉里小民猶不敢負其租錢訶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甲 十一

三七九

其童僕况鶴齡身為皇親莊田又出 欽賜佃戶小民豈有違約負租毆死人命之理勘官情不獲已亦豈敢故違公道以自取罪責也哉臣遙度之此等庄田 欽賜之時止憑口報或未丈量其家人據數而往不免時有侵陵其佃戶據理而言不免時有抵對家人怒其敢抗必過為可怒之詞以報於鶴齡鶴齡少未經事必直述家人之詞以訴於 陛下則非鶴齡之妄訴實家人之過言家人之過言由 欽賜之時頃畝未明有以致之也鶴齡今日誠深思却顧念百姓乃國家之基本皇親

為國家之一體將原委官所勘多寡保而有之不復與較上也所勘田土不足原數 陛下別以相應者補之使小民無爭奪之怨皇親無舛望之心抑其次也若信家人膚受之詞必欲求勝部勘未已又差內臣內臣未已又差內外大臣鼓行千里之內蹂踐三縣之郊窮民畏威何所不至非國家之福尤非外戚之福也十三年虜入遼東犯延綏大同世忠因極言京師兵食與將帥大臣天意人心可憂之狀以上略言國家建都北邊創立七十二衛以控胡虜當時軍士食糧見操者不下百萬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甲 十二

三六〇

人土木之變尚書謙等簡精銳僅十二萬人其餘老幼亦且數萬近法度日寬軍政日壞死絕者有之逃亡者有之將官役占使納月錢者有之軍士包替潛回原籍者有之軍丁無筭而賄作紀錄者有之或授各監局捏作軍匠而影射身役或投騰驤等衛假以禁軍不許點閱即今食糧見操之兵其實數無幾矣又加以或供國家興造或為各官借用或為所司培克財力困乏勇氣蕭索前年揀軍出勦永平亦屬夷耳而治軍理裝一月未辦假令大寇壓境欲選精兵一二萬人即日戒嚴其可得

乎此兵之可憂一也 國家太倉之儲本以備軍  
祖宗時百萬之衆固可使足十年之食者也近年  
支費日廣借用日多光祿供應勲戚賞賜不知費  
若干萬倘興師十萬調度百出而欲供應犒賜百  
全無闕不可得矣此食之可憂二也正統己巳之  
變有石亨楊洪諸人爲之捍禦故時事有累卵之  
危而國統有包桑之固邇來將官甘於淫酗子弟  
習於膏粱往年大同鐵箭買馬之事曲法貸之宣  
府達賊搶殺之事又曲法貸之遼東誘殺要功之  
事又曲法貸之賞罰不明人莫自奮故用李杲而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十三

三六

李杲敗用阮興而阮興敗用趙昶劉准而昶准又  
敗今王璽馬昇又以敗告矣大敵臨境若之何待  
之此將之可憂三也自古國家多事亦賴廟堂大  
臣負天下之重汲黯司馬光者有以鎮之邇來忠  
正多斥貪庸獲存既無才以幹國家又無節以決  
去就死結權貴坐蠹生民 國家多難而欲其折  
服敵人竦壯國勢何可得也此大臣之可憂者四  
也 國家數遭狄禍而國統無恙者則民心未離  
故也邇來政多乖舛民以怨咨京軍怨於力役京  
民怨於科差輦轂之下有何大盜而大小人戶盡

編火甲工部管之兵部又管之錦衣衛巡城御史  
五城兵馬又管之一遇小事處處皆急強壯苦於  
掙尅婦女苦於奔走中城之地甚至有屋無主其  
愁怨可知矣畿甸之民苦於莊田之陪納困於牧  
地之徵科又苦於夫役之接遞日不聊生往往逃  
竄其愁怨又可知矣畿甸京城之民於人君休戚  
尤切平時當極優養緩急方有可賴顧使之不樂  
其生一至於此欲其臨難死守又可得耶此民心  
之可憂者五也 陛下敬事 上帝允合天心而  
數年之間天變屢作火災頻發雲南地震壓覆一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十四

三六

萬餘家大同馬災病死二千餘疋訛言星變有前  
代所罕聞者嗚呼國之所衛在兵所用在財所統  
領在將帥所倚賴在大臣與人心天意也而事事  
可憂如此 陛下以爲安耶危耶且火篩父子虜  
酋中最爲梟獍其夜不設席據鞍以睡此其志氣  
尤爲不淺 陛下奈何日晏始朝而上下熙恬泄  
泄然以應之也伏願上念 祖宗付托之重下念  
四海仰望之切未明而朝宵夜講書輒宴游以圖  
國計節濫賞以俟有功以齋醮之費而犒邊軍以  
傳奉之官而惜死士順好惡以收人心肅念慮以

回天意先遣文武大臣經略宣大申明賞罰以肅邊防次將大臣某等冊免而起素有重望如何喬新劉大夏倪岳戴珊張敷華林俊諸人同任國事以從衆望其因言得罪如給事中林廷玉華昶御史胡獻副使楊茂元等亦因召用以收人心則搜揀將材蒐討軍實以次畢舉醜虜聞之將望風遠遁而又何邊境之足憂哉中多詆切傳旨宣責而罷已世忠復疏邊務救急大計以上請立法賊入境而殺獲者受上賞敢拒敵者次之惟擁兵不救及距敵退怯失事者必誅不貸則恩威兩盡賞罰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十五

三十八

不差而人人用命矣世忠在職自國家大體大政諸建白甚力旁至京師山脉城池街渠靡不纖悉區畫以告 上優容兼聽未盡施用而終無忤拂也九載滿遷湖廣叅議後累官右僉都御史督三邊軍卒世忠孝友執古道遇事慷慨而不屑於氣節嘗語給事中龐泮言氣節之士當去其憤激發其深醇使道腴內潤有持重堅忍之誠無驕亢嗔呼之態其善處忠告如此其論救荒之法貴疾疫而病邊緩貴簡徑而病碎瑣夫人一日不食則三日不食則病七日不食則死矣必品量多寡

察真偽淹延展轉而後濟之豈有及矣而主於水利嘗平其論士習以爲今日之士誦程朱現成之言文入耳出口之見淺陋放誕一遇端人正人環笑共訾以爲迂濶矯激苟非明示好惡力加扶抑何以沂道學如綫之脉遏俗學滔天之勢哉乞起謝鐸陳獻章張元禎入柄用以銷徼薄其論靖難死事諸臣言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方孝孺諸人之伏節者夷齊之志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天下之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天下之大慮則萬世之大義不明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十六

三十五

太宗時學士錢習禮與練子寧同里爲鄉人所持太宗聞之曰練子寧若在朕亦當用之况習禮乎仁宗卽位初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宥其子孫親戚編伍者夫帝王以順人心爲仁以安宗社爲孝人心所在雖 祖宗未舉者然且舉之以安宗社况二聖之所已行者哉我朝制度規模遠過漢宋而士大夫學術節義猶或愧之近士氣委靡日甚幸 上推恩其論吏治言往府縣官貪者不過酒肉銖兩之遺今明徵強索動以百計甚者睥睨於庫藏矣往貪者不過計數和哄之術今嚴刑酷

法動及死生甚者視人命如螻蟻矣往貪者不過  
卑官小職今進士高第大夫命官時有放濫者矣  
往貪者公論猶行今不論貪酷而論幹辦不論幹  
辦而論逢迎苟能逢迎當道奔走權貴雖甚貪鄙  
不妨旌擢矣天下之廣豈無廉介循良之人時尚  
如此士因中變 陛下生養小民膏血無幾不忍  
於此輩而忍於無罪之小民哉諸憂世剴切類如  
此

龐都諫泮浙天台人少以氣節自負舉進士除工科  
給事中事 憲宗色莊言厲謇諤自立同僚屬目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十七 甲三十四

弘治初以大水應詔言臣聞 祖宗之朝翰苑儒  
臣常親左右以備顧問臺部大臣不時召見以商  
事宜以爲如是而後可以鑑人品之高下咨政治  
之得失絕奸邪之詭謀杜近習之私請也今朝班  
經筵之外終年間隔不聞一語吁愈氣象無自復  
見宜復 祖宗之舊以幸天下他如致仕大學士  
劉珣彭華尚書李秉鄒幹項忠陳俊胡拱辰輩素  
效公忠之臣乞時存問聽各敷陳以裨政治第不  
當濫及匪人以褻 天恩又言忠義之心本乎天  
性若鷺白鳥玄其本然也在上之人所以作成者

何如耳原任壽州知州劉槩律已居官皆有可取  
其與前御史湯爵數書皆平生學問引君當道之  
本心也引夢爲符志在爲國其視赤伏符天書等  
事絕無相類奈何以妖言之罪罪之唐堯立誹謗  
之木漢文除妖言之令較之東漢黨禁氣象何如  
萬世芳穢何如况槩以遺腹之子老母孤兒辛苦  
萬狀今僅成人又此重譴行路聞之莫不隕涕乞  
恩矜宥使得終養亦孝治天下之一事也又言天  
下百姓艱難莫甚於此時而民牧非人坐視不恤  
又從而培克之嚴刑峻罰貧富役貧不可殫述乞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十八 甲三十六

蠲逋省賦而留意於蓄儲內官濫請給元宵燈火  
科取天下銅鼓工匠皆力疏止之陞刑科都給事  
中會御史暢亨以考察爲太監張慶所訐下體勘  
而湖州府同知鮑克勤因摺亨事爲言泮疏言亨  
任考察固其職而內臣小臣得從而摺摭之卽司  
是柄者將跋前疐後孰敢爲國家任怨者且慶克  
忠彼此交通互激并發傾危實甚幸 上裁察太  
監蔣琮爲六科十三道所糾下南都察院逮訊得  
末減泮疏其不當貸戚里長寧伯或壽寧侯鶴齡  
回互爭訐泮疏其非橫不當縱中官廣以燒煉進

泮疏言物之變化固自有極彼何人斯獨能為此  
陛下富有四海加之節用愛人不殖貨利上下一心  
確守此道自可充國用於無窮何必徇此虛誕之  
為 陛下德為聖人加之清心寡慾不邇聲色使  
始終一意確守此心自可綿聖壽於無疆何必溺  
此妖妄之術况此輩果能得金於點藥得仙於煉  
丹何不閉門高居飛昇脫屣而顧躡喘權門乞哀  
捷徑為蠅狗矣乎已又疏廣招權納賄御下蔽上  
者十罪廣以憂死武岡州知州劉遜為珉王訐奏  
逮詔獄泮率同列申救詔并逮御史張淳以使事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十九

甲

回耻不得與即申救亦逮尋得釋泮前後疏多惋  
切得俞允而奉使所至有聲故事諫官久次者必  
處以卿貳以積忤貴近遷福建叅政再轉廣西左  
布政使而老

屈伸字引之任丘人弘治中進士官禮科給事中時  
新進紛紛以大言沓撓新政伸與給諫二三老成  
慮遠防微屹然鎮以靜重獨勸 上日講謝游觀  
遇災異置苛細不言條與利除害數事以上倪文  
毅歎賞立是其議復上轉吏科陞兵科都給事中  
虜大入塞首帥提兵至榆林以虜退聞而虜自它

道入內地張甚伸劾其逗遛請降詔切責承順宣  
慰彭某黠酋也度地遠陽大言欲帥所部入助戰  
伸駁之言邊有急無勞遠方助順彭意沮而將帥  
懼急往搗虜巢以勝還將家子視職者攀戚吮謀  
復起越人呂紀者畫工也暨一二兵官皆以內降  
注官伸率同官力排之事得皆寢鎮守江南太監  
卿請柴夫四倍尚書數伸言 祖宗制柴夫獨為  
庶官養廉耳中官例無之 上為減所請使兩廣  
能忤與援直尚書秦紘之誣蚤卒朝野胥惜之是  
時給事中李漢字克昭豐城人沈默寬裕亦持重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甲

三十七

知大體不欲瑣瑣言言必驚動當世周王與行臺  
大臣交惡詔即訊漢以宗室尊王以移任處大臣  
兩全之使寧藩却王金不納為庶吉士時吏尚書  
裕其從伯父也方握大權第宅在西長安漢引僻  
就屋東委巷中日閉其舍兒戶內不使與隣兒接  
或問何也曰吾見權貴驕奕親戚子弟鮮有不同  
其覆者則不慎之故也後尚書去卒完名不污云  
張給事文字經載新喻人弘治中以春秋登第擢給  
事中有喜色或問之曰吾遇明君吾用春秋時也  
元夕張燈下有司詔治具文言中官以逸樂玩弄

惑上聰諸司迎望皆當按得頓減外戚有罪當廷謝稱疾以子代會乾清宮災文引宣榭火著戚臣驕恣是謂逼災火焚宮以聞貴州女苗叛言兵在購馘其首惡也他脇從薊州徒傷生民無益四川松潘及軍餉運率斛費十金而兵圯妄給獲賞陳奔靡誅文曰蜀憂始此矣爲十議條上之虜大入雲中廊延尚書請集公卿廷議文疏言本兵耄以輿尸言之易所謂函請以倪岳戴珊劉大夏代之可也皇莊督賦者類左官退校無賴窳名其中恣爲暴文以爲感邦本當戰諸指切時艱身任獨往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甲 二十二

三十一

若嗜慾如此正德初論新政變更乖刺詆內降害政言甚剴切若與閹戚爲仇敵者詔奪俸又條六事上會中風仆而卒

林御史瑋福州候官人貌古執冲晦不爲時俗銜耀與人居獨端默無言至臨事卓犖不可及弘治中官監察御史上慎名器重國本七事而名斥柄臣非才巡雲南言孟密不當立安撫行階亂事出大學士安又言鎮守故違玩具淫侈宜鎔毀毋以上供而諸狐鼠爲幽奸者薰灌殆盡代者繼至殊不樂然心敬憚之黔國有椽史張聰者盜柄多紛更

受賂事覺都御史聞之怒見辭色瑋獨唯唯而已人曰怒難救也識者曰無亦唯唯者耳旣而都御史怒果解而瑋執如故聰伏辜叅將縱麾下私干崖徭奪印殺人瑋覈論叅將坐落職土官子安乃父坐事死獄中首貪賴其田誣乃叛普賴土官弟與嫂爭田嫂誣以通黑脚夷入寇皆繫獄十餘年被累死者百餘人矣瑋駁之曰乃誠叛從叛者何人爲寇暴何鄉黑脚夷誠入寇寇且三千人當有羽檄調發可覆也事得白自餘平反甚衆瑋智而守以愚動而行以靜正而居以和繁而示以簡無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甲 二十三

三十二

喜色亦無怒容故法施而人無怨且議者以學行選督南畿學黜浮華重廉退士風醇焉銓曹上爲太僕少卿未命卒瑋孝友仁信學求心身不專爲進取嘗十年不赴會試故靖介如此

約論曰方泰陵時六官禁署方岳言路所以能多賢若此者 天子恭仁 國運康泰累朝培養崇蘊至是畢宣泄於人文也故旬宣弼亮岳峙霆擊入謨出順斗揭漢回天下具稱其美矣然稽言考世人有所隱憂循實效名業無遺質於戲可無念哉許襄毅公進字季升河南靈寶人舉成化丙戌進士

授監察御史按甘肅山東官吏豪右不法者按劾無所避墨吏至望風辟引去都御史鉞附大閣直攘建州夷為功匿其敗不上為御史強珍所糾直誣珍罪逮下獄進率諸御史疏理諸詔奪俸有道士挾黃白術干湖廣李總兵不遂誣總兵為亂汪直奏逮李百煨成獄為已功下法司讞進發道士奸磔于市得旨戒敕校緝事者直益怒日邏卒偵門以章疏訛字杖午門幾死陞山東按察副使發奸伏如神監鄉試有欲私世家子者執不聽東昌有武官子懷金與所厚生飲肆中是夜武官子被

皇明書 卷之二四 二十三 甲三十八

殺無主名有司疑生逮訊生不勝楚誣服進以尸首不得疑之私計必酒人所為酒人得錢必易物乃托他事遍取商曆入閱至布商家酒人以次日果易布十數疋則武官子死之明日也一訊而伏納首空桑中弘治中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經畫諸備邊事疏五十餘上定策應備戰具修墩墮築屯關復軍糧均輸納恤邊軍邊民戎政大修進忠毅有才智能幹旋應變虜入塞列營三十里號六萬進令馬馳行必係帚於尾塵翳障天日夜燃烽火以疑虜虜竟去北王子瓦剌兩年三貢貢多者

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所至頗橫至關聞進威名皆下馬脫弓矢入館戢戢聽命費帑銀犒僅六萬兩而雲中上谷河曲塞終無虜患代藩諸郡王驕與巡撫通酒食乾沒芻餉進壹持法行已意諸郡王頗諱惡之會武邑王聰沐不法進糾劾廢為庶人警動諸郡王諸郡王自是不敢譁四年劾內臣石岩刻餉撓軍政為岩所誣詆降兗州知府以寬簡宜民或問公為御史時嚴今寬何也曰昔為法官今有司也何詎嚴乎倘嚴不知者謂予虐否亦曰憤悶不堪矣八年哈密叛以馬鈞陽薦為僉都

皇明書 卷之二四 甲三十九

御史與都督劉寧冒雪夜行二千里禱之而牙蘭遠遁得哈密城虜遺種八百人登臺請將校欲以為首功即封侯可得也進曰古行師拊脅從柔遠人期在於戢安吾安忍以多戢為功哉且此屬業窮請命矣殺之逆天逆天者無後八百人得不死疏請戢罕東諸夷以孤離吐蕃九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平役調餉興水利開屯田去貪獎循格強輯下關隴稱神明十三年虜入大同以左副都御史督大同總兵平江伯銳携貴游子弟與俱覲幸功進痛裁抑為中貴所不悅已劾總兵畏縮

玩寇勒致仕正德初兵尚書大夏力求去薦進自代進至執手謂之曰公幸來吾可去矣公勉爲國家負荷報先帝時上不親政疏乞勸聖學戒游泆改吏尚書取人先節行後才藝而於抑奔競杜請託尤嚴每銓考訖卽以各第量所授官職判卷首後貴勢有請託不得行左右郎中相傳以爲法時逆瑾專國進不欲媚瑾亦不欲與抗欲調劑濟國會考察天下官瑾得賂欲輒留諸貪酷吏持不可忤瑾而劉宇欲傾進求冢司遣其黨朱瀛語瑾曰許尚書貌恭耳而外示抗直如雍泰剛暴累得過今欺公舉用又揚言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此何可信也瑾大怒遂矯旨除名怒猶未解又摺進在大同時出顧役錢募士坐乾沒籍家會瑾誅得解復官致仕卒嘉靖初謚襄毅子八人詔領鄉薦誥事肅皇帝官戶尚書有傳讚官少保吏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小心守法不敢任喜怒進退人以請老忤旨罷論兵尚書有才略知兵雍尚書泰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中知吳縣事吳濱湖湖數爲敗泰相湖築堤田有收民德之號雍公陂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密殺吾女匿尸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二十五

甲

三百八十七

湖石中召訊夫夫曰妾亡兩月矣踪跡不可得父脇財乃始知死所非殺也泰驗尸已訊父曰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石下且此豈兩月尸耶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索賂耳一考而服召爲監察御史吳人饋贈泰不受一錢巡鹽兩淮撫竈丁貧窘者甚恩配其貧而鰥者二千人勢家販私鹽者收抵罪鹽盜屏迹以都御史巡宣大叅將李稽閣學士東陽甥也怙勢爲不法泰具疏欲劾之稽跪堂下稽顙謝乞受責自新泰竟答如法稽大恨譖之除名泰退居韋曲足不涉城市正德初閣禍作有勸瑾起時望以厭衆議者起都御史操江泰憤悒不樂時卿佐遷除皆致賂行謝鄉人以喻泰泰曰進退在天若其如我何不謝未幾遷尚書又不謝瑾怒矯旨罷罰粟輸邊諸嘗薦泰者許尚書進馬尚書文升皆坐罪泰歸故堡日焚香讀書與鄉人論農圃不及時政不與上官通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某是某非幸無以泰故屈法卒年八十餘許襄毅嘗言世隆有克亂之才必死之節云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二十六

甲

三百八十七



平恕時 上方寵僧繼曉及寺人梁芳俊以災異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薄蝕野熊入城鑿戒之昭莫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戍卒怨咨然臣愚謂此手足之疾耳未害也山西河南連年饑荒而關陝尤甚人民流徙被于荆襄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採取盡竭殍殍盈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隕涕而撫按三司等官肉食其地顧盼徘徊專事朦蔽民饑至此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七 甲 三十八

漠不為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謂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即遣才力大臣及科道廉能官分賫帑金馳詣近地其臨清起運及鄰封蓄積之糧聽令顧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贍濟則未死饑民抑猶可及濟也抑臣又有說焉孟子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不辟臣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為聖明納諫之主莫億萬年無疆之休萬一忤 旨禍止一身臣何惜一身之

禍而不為 陛下陳之哉臣聞修養之說佛氏之教恠誕無稽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誣每見於漢唐宋史之間不可泯也妖僧繼曉市井無賴猥挾邪術詐欺楚府窳身逃罪潛住京師多方夤緣致蒙 聖眷敢復惑亂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造寺塔是必繼曉小人過為誕說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國祚彌昌民命咸永邊疆底寧以此啗 陛下也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 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 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七 甲 三十八

師爭先事佛 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盡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然且不為况萬無是理而有天害也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位予將焉戰夫鶴之好未害其失人若此臣懼夫不斬繼曉異日之禍誠有未涯也然薦之者梁芳芳傾覆陰狡引用邪佞附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窳逐欺罔如趙高奢侈若石崇數年間以進貢買辦為各盜國帑藏貲財山積尚銘汪直未能或先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幸夫天下猶身也

一五〇 子 續修四庫全書 2 史部

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爲疾爲病臣切爲身危之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下及閭井饑餓之民咸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無一人敢以此言進者獨惜官而畏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而以爲 陛下仁聖之累耶下詔獄謫判姚州弘治初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大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俊行部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電損稼俊與之約積薪伺之果電即止已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輸官償民逋毀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撤其材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三十九

三十九

新學擢湖廣按察使風儀整肅屬吏不敢犯會境內雨雪震電引咎疏時政言貴州調官軍軍苦戰鬪民疲轉輸德安安陸創造興岐 王府吉府復增修蓋工役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命且府大則心侈侈則驕驕則踰分府大則難於創蓋而又難於修葺又居人難克疾疾易生臣謂興岐三府宜小而不宜大吉府宜修而不宜蓋乞循寧襄德故事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爲著例不報俊引疾乞休不待報竟歸得允後以言官薦拜僉都御史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涌俊疏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

歷述漢唐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士大夫語具災祥志中時 毅皇帝在青宮上嗣胤未廣俊傳以爲言已又疏言昔殷武丁爲太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祖甲高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民間涉艱虞故能周悉民情爲守成令主蓋處境太順驕惰易生未必福而伏禍也今農畝細民家無十金之產猶慎教子以守先業况太子國本 天地祖宗華夷所付託耶今 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而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三十九

三十九

多處宮中少就外傳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意也乞名禮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璫南光祿少卿楊廉充講讀官其資序不合實行可取如致仕按察副使曹時中渾厚澄瑩粹然和氣處士劉閔恭慎醇粹學行高古於勸講宜稱仍乞禮致時中使爲官僚而令閔以布衣入侍更勅各部翰林院科道官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以充則涵煦薰陶宜有裨益而推立教之本於 聖躬已屢疏乞休又薦時中自代不允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江西歲饑盜起條災異預備奏均徭里甲賦稅事宜所至宣

上德汰官弊問民疾苦以風俗教化為大務賑荒  
 鋤賦褻表賢孝一主於阜俗靖民雖險僻山縣未  
 嘗見巡撫巡行者靡不畢造撫循勞來吳城毛竹  
 弘山賊巢單車深入平之一省以安民至今追頌  
 時寧庶人貪猾為忤害取祿米過倍官校豪奪民  
 利俊至優結之不為動奏請定祿米歲額布政司  
 徵收貯庫每季長史司支領為著令已濠奏府殿  
 請易琉璃瓦俊力言當斷以大義持盈善處母涉  
 吳王几杖之賜濠大啞恨時濠雖暴橫然未有逆  
 萌或以為過後卒反人尤服其先識內艱歸陞副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甲 三百八十九

都御史起再撫江西俊恐為濠所倚斂力辭不赴  
 四川盜僭王號賊藩省大臣起巡撫四川宣布威  
 德勦撫竝行四川平會瑾誅上疏言昔夙沙衛殿  
 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以為功出闔寺國  
 為無人也今賊瑾謀逆危於千鈞一髮而舉朝文  
 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文武  
 無人亦 陛下信文武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如  
 永豈不能早發其奸致危迫若是耶今瑾雖誅黨  
 魁猶在終日失刑請擇宗室育宮中而召用先朝  
 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許進等以修復舊

政意指斥用事者故大臣交忌 旨下詰責時諸  
 邊征勦宦者必屬其子弟私人寄兵籍冒功俊一  
 切拒絕權幸忿益惡會與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  
 者謂盜衰易與無所事俊可其奏命下朝論大駭  
 蜀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後去蜀而兩川之寇復  
 作矣寧庶人反俊聞報即夜使人範錫為佛郎機  
 銃并抄火藥方手書與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勉令  
 竭忠討賊時言官交薦不起嘉靖初 天子在藩  
 邸知俊名入繼統召起工部尚書疏三辭敦促轉  
 刑部尚書未至即疏 祖宗親儒臣故事乞傾心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甲 三百八十九

延接加意採納使邪念消妄心息驕氣平以出政  
 布令又言今太倉之儲盡於無名之冗食小民之  
 蓄盡於無名之誅求 陛下初詔所革皆其壞極  
 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往往稱不便冀萬  
 有一更誠更之則諸所革者盡復而天下之公議  
 盡廢矣又言移易風俗乞身先率之士大夫先奉  
 行之成約質渾樸之風既至命侍經筵會署罷講  
 俊具疏 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且言學貴緝熙禹  
 惜分陰經筵聽講頗不謂勞文華清燕亦不謂熱  
 如 陛下天稟全智年方志學又進學之會願毋

輒罷廢又舉古師臣坐講故事以廣 上德 上  
嘉納之俊在位於親大臣勸聖學辨異端節財用  
數數爲 上言諸正德中結權倖干政納賂者通  
政張龍廖鵬齊佐王獻俱奏伏法時內使葛景盧  
良太監劉寶左少監李舉用奉御劉孟陽諸不法  
事連發爲科道所糾旨勿問下司禮監發落俊具  
言法立於 祖宗守於 陛下而奉行於法官諸  
葛亮有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臧否賞罰不宜偏  
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今法于內  
臣親屬者俱得免是法獨行於外而不行於內今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三 甲 三十三

上不聽案宦監私入獄且具內降送鎮撫司使奏  
言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大  
小罪犯無不畢出錦衣衛謂之親軍所以偵伺機  
密察奸細鎮撫司則鞫訊大盜妖言者也 太祖  
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獄具申鞫刑之禁竝送  
法司 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錢寧以所忌惡付  
鎮撫文致成獄此法之所以壞也今宋鈺所告太  
監文事不待法司問結而輒送鎮撫非 祖宗之  
舊也疏上獄竟付鎮撫後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  
重大獄情皆將扳求內降以圖幸免將亂階始此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三十四 甲 三十三

上怒詰責俊以不得其職乞致仕疏入上乃允俊平  
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用兵  
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性簡儉居官尤廉  
約不取隸金不發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  
汰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每推先焉及遘疾  
遺表薦尚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  
宜留輔德襄大政云

皇明書卷之二十四終

皇明書卷之二十五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下

傅尚書珪字邦瑞直隸清苑人成化中入翰林為編修弘治中進左中允正德初逆瑾惡翰林不附已以修會典文訛降修撰瑾誅復中允後累吏侍郎時冢宰楊一清樹功名奔走趨附而一清亦頗樹其私人稍通餽遺珪數爭其不公楊弗堪越次陞禮尚書實遠之也是時大學士李東陽與宰楊交厚善而李公壻為儀曹郎前尚書遇郎中謹恣其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五

一三十五

為常字而不官珪案其廢法數朴責其胥吏摧之乃遷閑曹避去上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庭籍籍聞之然無徵以諫一日忽內陛下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為大慶法王下院書大慶法王與聖旨竝珪佯為不知者執奏言大慶法王何為者乃書與至尊竝棄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當誅寢不報田亦竟止優人臧賢被寵能軒輕士大夫士大夫咸與通乃請改牙牌製如羣僚又請改教坊師印為方珪召老優更事者詰之曰爾優敢壞朝廷法爾寵可常保否誠壞之爾後禍無既矣皆

格不行會以格內臣監鎗者勒致仕語具帝紀中卒遺命無請後恩嘉靖初贈官保謚文毅中書舍人何景明言往禮部視六曹事最簡傳公官尚書奏牘特煩於五曹蓋其諍也崔文敏言詵在南封部與太常玘論閣臣孰稱羅曰能割頸者稱矣言仗節也問今之君子曰邦瑞銳時謂傳公直樸木人羅言殆過激也後徐考乃知羅先識云

王尚書鴻儒字懋學河南南陽人幼敏悟絕人書過目輒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為府史者嘗致之佐書府中段太守堅見史書奇之召問史史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五

二三十五

對曰史里中子王生書也堅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耶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為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高才生異日當以文章經世者非舉子業也發解河南第進士筮仕南戶部出納倉庾權舟督稅皆有條眾益目為全才督學山西九年教人以涵養為本文藝為末簡約條束務正己以率人生徒請益因材開發恒竟日不倦不率教者懇惻誨諭得改悟輒喜士以故信嚮孝宗知其名嘗語劉尚書言潘臬中如王鴻儒者可大用尚書對曰信此人才行不易

得正德初乞致仕賜告歸故不及闡瑾之禍四年  
家拜國子祭酒憂去七年家拜吏侍郎居嘗言惟  
誠與直可以濟大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  
無益也時尚書陸完有才名顧頗與宸濠通鴻儒  
每與言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意以  
感動完完不說陞南戶尚書是歲六月濠反完敗  
鴻儒方督餉留都至九江間欲遡流入武昌約守  
臣起兵討賊已聞 康陵南巡亦憤懣疽發背卒  
謚文莊鴻儒博聞多識學有體要宏裕與衍尤明  
習於國家之故論時務決成敗可否通塞援古證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乙 三三六

保固南京重 祖宗根本佑啓 皇儲重天下根  
本撫綏百姓重邦家根本增進賢才重致治根本  
已尋力請老不允正德初改南京尚書因災異陳  
十二事首言 先帝奄忽上賓 陛下親承付託  
隆大孝以先天下政治之所本也惟任大臣而不  
改 先帝所以任立大政而不改 先帝所貽謀  
斥遠近習力體 先帝之親賢遠佞不假貴戚力  
行 先帝之割私任公戒飾邊備常若 先帝之  
不忘夷虜節省財費常若 先帝之不忘生靈事  
無巨細無內外惟先帝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乙 四三六

今如探囊指掌也開誠心待物和而有禮不問人  
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弟鴻漸舉河南鄉試第一  
官山東右布政使廉靖有吏才

林文安公瀚福建閩縣人少穎敏好學成化初進士  
入翰林爲編修弘治中歷國子祭酒待諸生嚴而  
有恩請寄不行故事祭酒膳役銀歲數百金瀚悉  
貯官爲師儒公費爲南吏尚書率羣僚陳時政急  
務十二事時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緣傳  
奉授中書舍人瀚疏救御史乞寬宥全風憲之體  
收傳奉 旨杜倖進之門忤旨自劾不報已復疏

孝之實通於天下矣次集大議以決大政改州治  
以奉陵寢皆廣 上孝思餘則崇儉德以裕財省  
虛費以甦民增貢舉以進才修武備以禦寇省匠  
節工清吏防欺而終以廣言路皆時政大者時逆  
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言事被逮瀚獨往送  
贖之金且欲疏直諸言官被逮矯 旨降叅政致  
仕 榜奸黨瑾誅復官詔賜存問瀚淳德雅量識  
遠養充至方若圓至勇若怯歸老後家祭必躬親  
不以老病自弛爲詩文渾厚典雅按察司副使陳  
伯獻嘗稱公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卽之不

知其為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為賢知獨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年八十六謚文安子庭棉嘉靖中工尚書

陳尚書壽江西新淦人戌籍遼東父食貧為里社師以壽少有異質携就館日教之端坐年十三得遺金不拾殖學僧舍精思自得取正於醫閭賀先生三舉不遇撫先人遺弓慨然有疆場之志仗劍歷宣大關西諸鎮欲投筆建功名已竟登進士擢戶科給事中遇事闡明識大體成化中昭德貴妃寵方盛戚黨出入宮掖勢撼京師中官梁芳結妖僧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乙五

繼曉撓國政壽抗疏論列下詔獄叵測尋釋復官孝宗即位上六事王端毅柄銓府薦補大理丞閣學士嗾御史論沮端毅言壽廉正執法於法官宜稱竟調南光祿卿十三年以僉都御史撫延綏至先恤陳亡軍隨易諸路將領分定部署軍大振虜大入壽設伏扼要害而堅帳壁清野待之虜不得間引去伏發邀擊大敗之邊以無事耕耘採牧不數月省軍費二十七萬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名戰籍中功賞可得也壽曰吾子弟不諳弓馬寧當與血戰士同受賞耶 敕賚賜加俸一級陞右副都御

史掌南院正德初闖禍作罷歸尋械下獄罰米三百石赴居庸貧不能償會瑾誅得釋陝鎮守內臣

廖鏜虐吏民吏民重足立吏尚書楊一清以壽忠鯁輕去就起撫陝西壽至陝清勁鏜畏歛戢壽乃召長安父老問得失與利罷害禁有司和市清寃獄戢盜賊利病咸剔比遷南兵侍郎陝人號哭擁之移日不得行進南刑尚書懇請得致仕貧無所歸流寓南都敝屋頽垣不蔽風雨卒無以歛親舊相周歸其喪子孫無立錐地行路嗟嘆壽性介特在諫垣指時政得失無隱雅不喜彈劾人嘗言曰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乙六

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易以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而廉名最著是時公卿中廉者尚書新城人畢真饒州孫需絳人陶琰都御史沙河朱裳裳為御史時巡山西山東有風采不肉食人稱為長齋御史歷藩省至中丞清堅自信士服其廉民頌其惠而知友服其不近各正德中大臣多回過培克而孫官南太宰白首清操皜然不滓琰南兵尚書累試劇煩卹國勤民動著聲績每自食惟一蔬中忤權倖屢進屢退每徵行罷歸蕭然行李三竹箱自隨者數十年

真勤學好問耿介正直出天性屢遭抑壓迄老不爲屈有古人風

邵文莊公寶南直隸無錫人成化中知許州以禮讓蒞政愛民訓士與諸生語至義利公私之辯及忠孝大節敦復激昂聞者感動諸讀書及爲文矩則兩端畢竭許士風蔚起改魏文帝廟祀漢愍帝祀范忠宣于襄祀裴晉公于鄆毀龍骨杖妖巫風教大行尤急民事躬課農種做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爲備荒計釐正稅籍民至今便之弘治中入戶部爲郎尚書周文端劉忠宣咸所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五

七

器重每歲抄會計出納及勾較京邊儲蓄塩屯皆區條具疏上陞按察副使提學江西以身爲教敷寬善誘品士精審先行檢而後辭華崇雅黜浮士類勃興修濂溪書院改建白鹿洞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九載滿人士集送如雲前後仕者得士心不及也遷浙按察使慮囚出疑獄若干人布政湖廣卹災傷蠲逋負民全活甚衆擢漕運都御史有清譽不事赫赫名而大小將校畢憚之時逆瑾用事實一無所通又瑾惡平江伯平江伯者漕帥也事連公瑾怒欲阱之閣學士東陽爲力解致仕

去瑾誅陞戶部侍郎寶故熟知戶部程法見財用竭耗異前時心憂之念不得展力經綜請終養歸年六十日侍母太夫人恬愉懇款不異少壯人謂純孝云嘉靖中召爲禮部尚書不起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寶性度端雅貞介夙成未嘗有疾言遽色自始仕至老家居餽遺例不苟受室無長物惟金石遺文嗜弗解尤惇古學行嘗節俸入略做范文正義田以周恤族復於所居畫小井田扁曰橫渠遺意患世之論學者張虛聲號召爲名高考其實不掩嘗曰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於聲色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五

八

貨利嬉戲事繁不涉心論者稱其忠孝完德云王都御史雲鳳山西和順人年二十舉進士官禮曹郎清慎効官足不躡公卿之門 憲宗不豫羣臣請禱祠雲鳳言於尚書謂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於老佛宮非禮宜爲壇於南郊隙地大臣各率其屬以禱弘治中爲祠部郎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倖進者是歲 駕自泰壇還廣嗾邏卒誣雲鳳於 駕後騎乘下獄出知陝州旣抵陝表賢者閭毀僧尼寺拆泰山廟諸皆關風化士民嚮之編修劉端言副使楊茂元持憲得體郎中王雲鳳守



官廉正皆相繼獲罪乞賜召用遷陝西提學副使  
語學聖之要五曰立志曰主敬曰讀書曰慎行以  
五要肅士風以十有一行正士教以九戒敦士禮  
以二十一過繩士愆又立四科以待士立十政以  
收士建書樓於正學書院收書籍資諸生誦讀正  
德中遷國子祭酒以十有七約繩諸生始不能堪  
終乃感戢多成就明年改南通政請告尋起僉都  
御史撫宣大以邊事圯日夜振刷邊吏憚其威逾  
年憂去服闋起都御史理浙醴乃老楊文襄為冢  
宰時頗私其門生故吏為御史王昂所糾文襄顧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五

九

疏救之雲鳳與書言山中屢聞忠讜近留王昂一  
疏天下傳誦不聞唐介初貶時路公有此也執事  
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旋召見昂既不獲  
即還而推薦擢用乃在公筆端每恨李文達號稱  
賢相然惡羅倫使淪落以死憾岳季方令坎珂終  
身而極貪之陸布政顧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  
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修鑒戒之明後世是非  
之公可畏也一日之富貴可略也光陰之過者不  
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者未必可追也用舍之  
間士風所係竊恐奔趨左右譖談利達之徒獨稱

功德乞憐直諒之言無由上達故敢布其愚雲鳳  
樂於聞善勇於改過居常儼然遭逆瑾誣贖稱貧  
終身不能償妻子幾凍餒山西巡撫為言其忠義  
廉節請周卹其家云

羅侍郎玘字景鳴江西南城人博學好古書奇文不  
得雋翰粟例入國學為丘文莊公所知賞異之已  
舉進士入翰林為編修為人尚奇負氣論天下事  
侃侃無回讓雖官禁近激時事輒疏論列給事中  
龐泮主事李夢陽以言事下詔獄皆為申救中官  
李廣死言者劾諸大臣與交賄當斥逐玘疏以具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五

十

瞻攸繫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 朝廷  
羞陞南太常卿署國子監通政司所至振法釐弊  
一不以間局自諉又文奇瑰負時名人尊憚之遷  
南京吏部侍郎上 疏言臣有一得之見非止四  
方盜賊衆人目前所謂急者也亦非隱微潛伏而  
難知也左右大臣所共憂百司庶尹言官所共解  
也間閭小人外至荒服夷狄無不知者或畏死而  
不敢言或以非其職而不得言將以為已地者則  
是亦可為寒心也哉今 陛下受 太祖 列聖  
之付託以君天下六年于茲矣亦必如 祖宗有

所付託而後可不知 陛下今之所付託者何在  
耶前日賊瑾謀逐榮王使當時顧命大臣以死勸  
陛下諍留榮王張綵雖狡急於助逆彼知 陛下有  
天潢血屬在肘腋其敢萌是心乎是無血屬在肘  
腋之足以召亂明矣幸天啓 聖衷卒殲滅之然  
瑾滅之後未必無瑾今班行中未必無綵也賴  
列聖神靈俾綵瑾識膚慮淺其迹易見萬一有如  
操如莽者出於其間不知將何以殲之伏望 陛  
下蚤定神斷爲宗社計以繫海宇臣民之望絕奸  
雄覲伺之心螽斯衍慶麟趾肇祥舉先正歸藩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十一

義正元良至聖之觀斯萬世長策也臣言至此惟  
知重國宗社不恤其他故不文不文故不諱不諱  
故傷觸權奸雖陷罪辟以至於死亦臣垂死圖報  
萬分之一也疏上不報考三載滿入都至良鄉以  
病請得致仕既歸貽書知舊猶拳拳以時事爲念  
卒贈禮尚書謚文肅史銑曰往西涯公處於劉瑾  
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  
之幾亡是非之心景鳴引大義稱責願削門生之  
籍寧濠將叛遣使齎金餽景鳴于山中景鳴知之  
一夕逝去家人莫知其處及叛知府曾與將兵從

討賊力疾與書勉以忠義曰老夫聽捷音地下矣  
嗚呼烈矣哉

羅叅政僑江西吉水人少莊穎從張學士元禎遊患  
世之學者溺辭章無本實而用心於內者輒見目  
爲禪於古人悖甚故學主求心舉進士知廣州新  
會縣表賢儒陳獻章以風令學者誦法政善民安  
召補大理評事正德初以歲早上封事言臣聞人  
道理則陰陽和今在廷旦夕齋戒虔禱而雨雪尚  
滯竊以爲此天心之仁愛未已也夫先王視朝觀  
遊皆有常節故賢妃有鷄鳴之警召爽陳卷阿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十一

詩此雍穆之所化也今 陛下日昃不朝戲狎羣  
小而文法日深誅求日急盜賊肆劇流移載道元  
氣旣畢竭矣而猶隔絕大臣牽執諫官使噤不得  
發一語安得不壅蔽而爲大患也哉是以黥劓之  
刑上於大夫竄戍之罪加之耆舊如劉大夏之忠  
先帝倚仗所與共政者也乃編置行伍幾無生還是  
豈勸大臣之道歟 先朝律例裁酌古今自足以  
禁奸而懲罪今往往比附深巧隱中善人此仁者  
之所不忍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牖戶防不密則巢傾天下大器也愛惜預防顧可

以不如鳥乎時閣瑾威震道路以目無敢訟言時  
 政者疏上瑾將抵極刑大學士東陽力救得免瑾  
 罷復官尋病告歸家居者十餘年嘉靖初始再召  
 知台州摧奸惠良興學禮士愷悌宜民訟者至與  
 款款語利害多解去歲時循行阡陌舉冠婚喪禮  
 以教民布衣張尺者賢而貧僑禮之上坐訪民間  
 疾苦尺具以所聞告僑大喜為置童僕給侍尊禮  
 之台人多典起者又持廉約於是吏部上天下郡  
 守治行第一賜嚴衣牢醴而都御史姚鏞上書言  
 方正德初逆瑾擅權大臣放逐人無敢嬰其禍者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五 三  
 給事中劉蒞評事羅僑獨能力言是所謂獨處雷  
 霆之下而首擊豺狼之吻者也今遇 明聖宜顯  
 擢以風天下而蒞僑顧皆以常調遷夫以懷忠盡  
 節之臣而待以常調人將何勸臣伏悲之擢廣東  
 叅政亦竟常調云僑學先寡欲故自奉甚儉動必  
 稽道故樹竒履坦不涉浮鄙云正德初瑾入柄司  
 禮給事中蒞疏以為瑾柄幾務決章疏將聰明日  
 蔽天下之禍始此矣已瑾為上言弘治間朝權盡  
 為司禮監及內閣所持 上若贅旒然如天下鎮  
 守分守守巡諸內臣皆司禮以賄賂舉用諸所得

不貨今替回別擇 上親信而用之令各備一二  
 萬金進御於 上自取之也 上信以為然蒞疏  
 言用新人不如用舊人譬之養饑虎不如養飽虎  
 也又疏時弊大者言今備邊無良策但增年例之  
 帑銀理財無奇謀賣及廣東之庫藏今浙江奏士  
 無糧餉者數月山西奏歲人不敷所出者歲五十  
 萬矣小民困苦而征歛益急帑藏窘乏而用度日  
 昃逮下獄於是南科給事中戴銑等合疏大鳳兄  
 子招權賄南道御史薄彥徽等合疏留保輔大臣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五 四  
 瑾矯旨皆捕繫下詔獄為民兵部主事王守仁疏  
 救銑下獄謫官又明年下御史涂禎熊卓獄拷死  
 獄中禎新淦人篤古持禮知江陰治為天下第一  
 徵入為御史差巡長蘆鹽瑾以鹽貨源厚望鹽御  
 史賂他御史入賂如瑾望禎無賂瑾恨之復命於  
 朝門遇瑾又不跪遂下獄死卓字士選豐城人擢  
 御史居臺中侃侃按都督神英罪如法權貴不敢  
 撓巡部廣東貪墨望風解印已抗節忤瑾以奸黨  
 勒致仕尋卒卓與李何同為古文辭獻吉提學江  
 西祭之文曰惟斯哲人志超美心如玉如金英其

德音又以爲形亡道孚死生膠漆云自是縉紳往往荷校暴朝門外而言路遂塞矣於是工科給事中閩人許天錫伏所親校而哭歸自縊蓋迫切極於此其後上嬖大同將江彬行遊宣大者彌年吏科給事中懋疏力諫請誅彬不省 太皇太后崩乃兼程還宮已欲假開墻復出御史四川人石天柱刺臂血濡毫上疏諫冀有感動疏略言 陛下自遊幸而來星變地動災異至不可縷數宣府往反之時風霾特異此何景也禍延 太皇天意蓋欲 陛下居衰經之中悔過自新以保大業如此而復不悟則天意或幾乎絕矣卒有變故而人心土崩之勢成宣府沙漠本無可樂而 陛下樂往豈以其地處偏僻得從情肆欲而無忌耶然行幸之後毫髮之事人能道之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人君所行如日在天其何能掩抑以輕騎頻行初無他虞故往而不止歎然微幸不可以屢得猝禍不可以復防太康田於洛汭煬帝行幸江都皆以遠棄宮闕大禍潛構利害之說臣何忍驗然實臣之所大恐也况今朝廷空倉廩空田野空天下皆知有危亡之禍而 陛下不悟故昧死爲 陛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五十二

言之已欲南巡徧中土鉅麗翰林修撰舒芬倡百司交諫語具帝紀中而黃伯固鞏最稱忠謹矣王編修思字宜學太保文端公直曾孫也祖禎好學篤文父大平守休有愛惠思蒙世業少博聞強記豪爽自許廓如也已自戒敕求宋文信國公遺像奉以出入心師之第進士改翰林吉士不爲應酬文字曰美其辭以悅人吾才所不能以美辭而眩是非吾心所不敢授編修同官有倖進爲臺諫所糾者慨然乞別授或尤其立異曰鄙夫非尚同也歎哉正德中上疏言臣聞臣之於君猶子之事父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二六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二六

雜侍禁衛不嚴卽不幸變起倉卒臣不知將何以備之惟、上寅畏天命顧念 祖宗創旣往以謹將來防外患天下幸甚書上謫潮州三河驛丞以二僮自隨都御史王公守仁開府虔檄贊軍寧庶人反思褰裳宵赴軍從討逆嘉靖初名復官加俸充經筵講官隱然負公輔望大禮議起與同列疏諍預伏闕號諫預廷杖遂卒鬻其居不售無以爲歛公卿舊僚畢贈之乃歿思年少氣銳於廣坐中指切人是非不少諱已悔之曰柔克之訓自古戒之蘊內熱而復投以剛劑能無狂乎因以改名齊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五

十七

三十七

自是歛譁辯爲質訥赴三河怡然就道夜過龍水舟飄巨石上緣石坐浩歌家人驚求之不得聞歌聲乃艤舟以濟久之以被酒時或醮罵露其少習恨之益自悔務鞭辟近裏旣講學虔州步無妄趨目無妄視館僚見其至靳之曰觀白生來矣靳其無適視如禪僧觀鼻端白爲也思持不變曰深潛純一之味予恒愧焉忍自改乎疾革妻女問欲言止書思母二字而逝卒無子當存時或勸之增側室爲俎豆計輒咲曰丈夫當俎豆萬世胡戀戀兒女子乎吳尚書廷舉稱其挺然其節似徂徠松温

然其和似崑山玉呂侍郎柟稱其聞過而喜似季路寡過未能似蘧瑗人謂確論云是時有毛給事憲字式之武進人強學不羣官刑科日思振揚所學以自效時內監擅政柄政日壞請開言路優忠直劾大臣怙勢作威者數人不用以病告改兵科憂邊防廢弛條八事以進以虜深入又陳十二事以災異民隱六事皆先憂荆湘水憲奉使還陳小民死徒湮沒之狀忤旨罰金至諫甘肅不可幸儲位不可虛尤人所難言 上自甘肅還頒近臣幣憲耻之力疏歸歸究心性理之學患耳聵與友人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五

十六

三十七

畫几案作字以古道相規切不一及升沈孝友尚禮置義田以給族設義學教之建社倉社學以惠鄉扁其齋曰三近自謂檢制三十年福性不盡除故以自勵云舒修撰芬者江西進賢人風神玉立眉宇秀爽舉正德丁丑進士第一明年上南巡疏杖闕下出卧院署中掌院者懼禍使人標出之芬屹不爲動曰吾官於此當死於此旣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立裏瘡就道或勸俟病痊乃行芬曰死自吾分敢少留耶嘉靖初起復官會議大禮三疏上忤旨再杖幾

斃抵家卒年四十有四芬平生清苦家徒四壁立  
讀書治事暇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  
嘗曰心術與學術相符懷居與懷利相因怠勝敬  
欲勝義則心死矣何謂學乎蓋悼時學弊也又嘗  
言曆象古大史職也中星以日爲主七政以歲爲  
主鐘律度量所以治曆也欲建律造曆必也周官  
乎觀周禮太司樂而律曆備矣故於天文遠深占  
星氣應如響黃太史佐贊其學以爲合內外貫天  
人云

黃守永筆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末舉進士授德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十九

安府推官陞刑部主事按律傳經義決獄平改職  
方郎中丁內艱服闋時 天子從江彬幸大同天  
下洶洶或沮鞏母北上觀變鞏題書以鴟夷馬革  
自許竟北上十四年春 上將南巡時寧庶人蓄  
異謀日久中官錢寧張銑等柄司禮及中外大僚  
無慮皆與庶人通而彬握重兵在 上左右於是  
修撰芬倡諸司疏諫鞏奮然曰本導 上爲巡遊  
者彬彬寵勢盛論者莫敢言吾不可捨彬爲支語  
恐 上不悟乃疏六事言 陛下臨御來 祖宗  
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幸又壞于邊

將至于今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  
陛下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乃 陛下不知也  
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  
圖治六事於今爲至急者陳之一曰崇正學嘗聞  
先儒周敦頤之言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 陛下聰  
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  
反者則好動之過而未聞主靜立極之道也論思  
勸講之臣職在格心而旦夕莫以告有不得辭其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二十

責者矣伏望高居深拱凝神靜慮屏紛華斥異端  
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以留意於學二曰通  
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而國家  
之治亂係焉乃近年來臣僚奏牘言及時政往往  
匿不以聞事關權倖則留中不出又尋中以他事  
往往罷斥得罪夫古之明主導人使言用其言而  
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斥辱之今又不  
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使以他事獲罪是棄之也  
忠言至策誰敢自達雖必亂之事不軌之臣 陛  
下亦孰從而聞之耶伏望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

喜開言路以作士氣不責其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亂臣賊子亦將有所忌而不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孔子有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其極也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此大亂之道也今陛下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遠近流聞莫不駭歎以為怪事陛下聰明睿智上嘉唐虞下樂殷周何所不可而自輕至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為公誰則為君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非陛下之臣也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伏乞即削去鎮國公等號名明天下之大分庶幾體統正而朝廷自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為陛下懼之其四曰戒游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畋春秋譏觀魚于棠終綱目書遊巡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廷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其不可既而幸宣府又幸大同幸太原幸陝榆林所至騷繹財竭民散甚者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為民父母亦何忍使民至於此極也虧損聖

德貽譏萬世今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挈妻子先避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况今江淮大饑父子兄弟相食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及又重從而困感之幾何不激而為盜賊驅而為流亡也哉倘有奸雄伺時竊發變在內則欲歸無路變在外則望救無及竊為陛下懼之也彼居位大臣用中官親暱羣小欲陛下遠出而不爭者以陛下出而已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該愛之何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翻然悔悟下哀痛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營示天下不復出發內帑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伍斥不御之女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則猶可及為也五日去小人臣觀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國而喪身者也今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于今未已者則江彬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誕傲無人臣禮天下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陛下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一第... 2

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此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肉彬不誅亂必自彬始 陛下何惜一彬而不以謝天下也哉六曰建儲貳漢人有言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且震况于無本其何以安今 陛下已壯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寄然且懸懸乃遠事觀遊屢犯不測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惟及時蚤定大議遴選親賢一人養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

三十八

于宮中以繫天下之望俾 皇太子誕生之後出就外藩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惟 聖明留意疏具員外郎陸震見之毀已草願同署名疏上彬大恨矯旨五日三訊杖百餘繫餘月除名震創甚竟死鞏最羸瘠顧屢絕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萬死靡悔也旨除名彬猶欲甘心由間道走濟寧問舟歸杜門著述家貧烟火或不繼處之晏如疾病支離而手不釋卷嘉靖初召爲南大理寺丞疏稽古正學敬天勤民法堯舜保全君子末極陳明所後之義明年入賀

卒于京師贈大理寺少卿鞏常言人生仕至公卿富貴矣大都不過三四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朽世人顧往往以此易彼何也故竟成其志云當諫南巡時同死杖下者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照磨劉珏行人詹軾劉槃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嘉靖初各贈官廕子各一人校許州鄆城人幼而誠確童而務學稍長即思以孝友信義自立事母孝有不悅即叩頭移時必得其懽心乃起父沒于旅次計至號號奔往省抱尸哭幾絕已少蘇視面目有途塵以舌舐而拭之更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

三十九

衣衾相扶以歸巡疏上跪五日同事有憂色朗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聞者屬目杖就斃仰天呼獨以不見母爲恨顧子元婁曰善繼我志元婁時年十二伏地哭校張目叱之曰汝讀書雖未達如事君能致其身讀未何以哭爲言訖而逝遵江寧人少時父學賈遵厭賈願去賈爲儒或有言祿命不利者遵憤曰儒固有利不利耶既舉進士召試臺諫顧引疾曰吾不可資人以進授營繕主事權木荆南以廉儉自持歲權羨手金或勸令獻之考可最也曰今獻之來者將何繼



耶必病人矣乃下令商自百金而下減筭三之一  
 風水敗貨者勿筭以羨足常數比去榷行李蕭然  
 草巡諫疏時抵舍獨僮奴安一人安覺之前持哭  
 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乎今又垂空囊  
 遵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謝不孝死矣兒子成  
 第母令廢學卒之日貧不能殮待賻而後棺公黼  
 長樂人爲人孝友沈默心事瑩朗無一不可質諸  
 鬼神始士大夫知質夫者謂其清脩雅飭爲善謹  
 而已及繫械出入神氣閒靜無異出入棘署中黃  
 伯固於獄中熟察其所爲私謂張行人岳曰吾取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五 乙 三十一

友幾徧天下乃近遺質夫其歿也張爲歸其喪羅  
 太史洪先曰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縉紳往往  
 以諫死議者以爲於事無益徒彰主過非人臣所  
 宜至其斃死者又以爲徒以一時意氣鼓動觸禍  
 實非得已於是縉紳假靜重以脫禍人亦莫或非  
 之嗚呼當是時彬導 上南巡行禱祠名山取道  
 曾衛淮徐抵于江漢卽中土殘矣而逆濠方謀以  
 侍子奸大位倚彬爲內應巡詔下彬爲危言撼衆  
 衆相視莫出誰何賴諸公以死諫而南巡議竟寢  
 嗚呼若是者果無益於事否耶張襄惠之語亦然

約論曰 毅皇帝時閣幸至放濁無象矣大臣節  
 著行明歷坎坷不變南巡之諫舉朝頌共爲忠非  
 祖宗百十年養士之效哉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諸君子之謂矣

皇明書 卷之二十五 乙 三十六

皇明書卷之二十五終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下

胡尚書世寧浙江仁和人幼艱苦寄食就學而志節清峻有經濟之志舉進士歷南刑曹郎與李承勛魏校金祐相友善切磨問學時稱南都四君子弘治末應詔條十一事言用人宜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皆不由翰林翰林胡儼劉球皆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為給事王翱以大理寺正復為御史今一切歲轉專泥科條故才賢抑塞朋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六

乙丙

類引援幸曠然一變其故又言士風邪正係天下安危今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養養狃於因循廉耻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姦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有語及國事民瘼當憂恤者則眾共誹笑而擠之目以生事好名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則論有司奉迎遲速為賢否事竣還籍則視官府囑托從違為毀譽士習如此卒不可挽宜曠然一變其習疏留中會機戶侵官蠲累萬世寧力正其罪

乃賂瑾下南道勘實御史阿瑾意劾世寧枉誣奏上而瑾忽中變機戶發配阿意者抵罰而世寧遷廣西太平知府太平遠惡領土官土官故相習為驚戾而守亦防猜不脫世寧至土官入謁甲而入則接以禮意有指諭輒中其機牙土官縮汗終不敢以貨產稱贊獻翼日行巡詣其營與款洽久之異時土官子弟應承襲者轉展結勘吏厭賄乃得世寧令土官子自生齒而上輒聞府年十歲則朔望及調集皆携見識年歲狀貌父兄有故立按籍為請官於朝土官大說稱胡太守仁廉畢效順諸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六

二丙

三六

招麾惟命檄創壺關關費數萬計旬日畢集太平州李璿拒命立擒討誅之不妄殺一人其為政大都興學校均稅役完城積穀練兵實民至今思之補寶慶知府節約廉公藩府人畏懼不敢忤盡平其役賦時川蜀江西盜起陞按察副使兵備江西鋤強撫順民以安會首發逆濠釁幾死謫戍事具帝紀中及濠誅起戍籍為湖廣按察使未上以僉都御史撫四川疏言四川為土蕃所苦餉道梗阻宜令近邊民轉輸邊而縮其額以所縮之額配內地而內地毋輸邊又乞用人理財增兵將明賞罰

計處重邊以安全蜀甫四月召為吏侍郎會大禮議起而江淮大饑中外洶洶世寧是議臣璉言乞早定追崇之禮而赦羣臣議禮不合之失以簡賢圖治會又聞羣臣伏闕爭多得罪又疏言羣臣者志欲效忠辭乃過激乞曠然開釋消除疑阻圖治安且言宦官外戚不可假以威權言官不可數加嚴譴累千言皆切時弊召為兵侍郎上京東邊儲二十五事又上仁人能好惡洪範臣無有作福作威易大傳不密失臣講議三章疏留中言官因劾世寧請下臣章宣示因求去不允擢南工部尚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六

三

三八

書尋以左都御史召過沛疏漕河事宜既至首勸上虛心以執中使喜怒賞罰發皆中節及論聽言用人之道申明憲務職掌凡十條中外劇獄皆參訂務當情罪不以文法嫌怨自阻雖獄要已成必銳身論救數見優納昌化伯琳卒族人爭嗣世寧言上推恩必欲紹邵氏封者蓋推 皇考之所自出于孝惠太后又推 太后所自出于邵氏欲富貴其子孫也但琳子孫不幸中絕今爭者皆其旁枝臣恐賜彼一代之爵而亂彼百代之宗彼弟自弟姪自姪 太后兄弟不得以之為子父母不得以之為

孫他人富貴而本支告絕幽明之間各生嫌隙非所以彰 皇上明倫之智達孝之仁也事得寢後尋轉兵尚書力辭言外虜方強內憂日迫天下之人闐然無忠義之氣我朝尚書兵部者臣鄉里所聞則方賓于謙耳目所逮則劉大夏彭澤忠力為國皆不得保全其幸免者皆依阿軟媚安祿養亂者也援姚崇李綱故事請定武畧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土夷足邊儲絕弊源正謀謨惜人才十事要說時學士桂萼勸 上銷兵興禮樂又特疏論武略人才二事 上知世寧忠鯁趣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六

四

三八

任本兵任不數月夙弊大奸事利整刷十五六議乘哈密與詹事霍韜不合論芒部功都御史王廷相以為發其過大不喜疏薦賢才吏部尚書桂萼以為為侵官而河西之議力言九疇有功忠勇不可殺誠殺之快奸回輕中國語侵大學士張璉昌化請嗣伯下廷議世寧言吾輩不以得厚賂故誣朝廷柄議者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之自度不得行其志遂決意辭疾去逾年召南京兵尚書辭不起卒贈少保諡端敏世寧朴忠直亮氣壯才雄濟以學問優於經濟始為主事著論自贊曰信而

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怒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而過有甚於此者輕淺麤疎也然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國家之事雖死勿貳三者將持之以終身前數者氣質之偏庶其有改乎後卒不媿其言席文襄稱其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稱其疾惡如讐好善猶已袁郎中襄言余筮仕刑曹觀胡公身不踰中人言期期不出口及論大政侃侃不回居常憂國不遑寢食有不可卽閉門草疏無少顧忌 肅皇帝知其忠鯁言極逆耳而

皇明言

卷之三十六

五  
三頁十

曲加優納一時新進之臣雖極恩寵然所敬憚優假者胡公一人而已又見幾勇決進退有禮世尤高之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

李尚書承勛字主卿湖廣嘉魚人弘治中舉進士知太湖縣有善政正德中知南昌府劇賊驕藩中外孔棘承勛以深略雄才撫機輒應設奇斬捕諸劇盜境內安輯而懇疏請蠲租已桃源賊起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承勛曰賊乏食必且掠裴源請贖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左右而今邊兵從後驅賊必致之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太

監裴安欲奪其功誣承勛竄賊朝命大理卿燕忠卽訊事得白歷都御史撫遼東遼故富實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屢入殘邊乃築墩堡清屯田緣城濬隍植木爲阻固邊以寧進俸一等明年請告嘉靖初召掌南臺進吏尚書道改刑書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督團營數裁侯勛勛爲飛語并中端敏辭督團營不許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沙保叛土魯番奪哈密搃河西小王子歲入塞與端敏相繼爲本兵戎政以職奏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六

六  
三頁十六

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皆破祖宗法股民耗國衆莫敢誰何請裁革驕驥四衛詭冒依附不可詰請得考選清覈皆報可內臣諱言四衛本禁兵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以四衛直內得號召易集故有功隸兵部不便承勛抗言二事正兵權歸關人彰義之戰由關振東市則曹吉祥也竟從其議大風晝晦 上憂邊詔問荅言北虜入河套陝西邊患延寧固原爲急甘肅仰河東餉宜於蘭州時糴貯備河西災窘異時河西患土魯番亦卜刺又深入地益孤危海賊套賊出入並經莊

浪宜急繕塞守險絕其臂肘使勢相隔絕兀良哈最近京師不善撫患為門庭之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賊復起曠日持久恐釀成患交趾葉子流寓老撾或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諸皆經遠大慮 詔問耕桑以墾田興水利足民對 詔問郊禘傳經義以順人心對承勛楚人故有名 上潛邸所稔知數欲用為吏尚書竟不果卒贈少保謚康惠承勛幼靖敏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箕承顏相師友脩勵行業故學有源委材無枝柱通達國體暢曉軍事議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六

七丙

三百十一

論英發潔廉自守家無餘貲焉子救官益府長史毛文簡澄直隸崑山人弘治中舉進士第一入翰林方正端毅有經濟才正德初瑾矯旨奪官後歷進禮尚書持正守典禮不與諸貴倖通存謝以恭默靖慎諸貴倖亦不甚恨之 康陵崩奉 昭聖皇太后旨偕大學士儲駙馬都尉元壽寧候鶴齡迎上手與邸勅蔭子錦衣辭未幾大禮議起守濮議請以益王子崇仁王後 獻帝 上不從 章聖太后至請由大明左門入又不從會議所生不得稱父母即不得帝后其所生 上不喜或勸澄將順

澄不聽時 天子方自藩邸繼大統敬恭大臣憚澄老臣議侃侃遣內侍諭意故事太監詣部尚書與抗禮是日入門長跪拜澄亟下扶之太監言上令行此禮已乃諭意上書人孰無父母奈何今我不得申所恩於親必殞於虜議且囊金即賜澄奮然曰老臣悖老不敢墮典禮獨存去不與議已矣明日即引疾致仕去加太子太傅吏護行卒贈少保謚文簡澄清修雅量顧宏遠無枝僻貌抑抑謙恭然有定執不回曲徇人是非處禍福確乎不拔也文簡避位去吏侍郎弋陽汪俊代為禮尚書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六

八丙

三百十二

主前議益力 上怒罷官俊鄉會試皆第一以吉士入翰林編修亦忤逆瑾調官其剛介有大節具如文簡隆慶初用臺諫言復官贈官保謚文莊弟偉進士授檢討晉南司業 武宗幸金陵至出游幸僚屬諸生伏馬前請幸學不聽都督江彬矯旨索玉硯偉抗聲言獨有秀才時故硯在可持去彬為奪氣嘉靖初吏侍郎議大禮守宋論如俊抗疏引疾歸與兄相師友怡怡如也時稱二難焉 梁尚書材字大用直隸大城人為人廉靖寡慾平易正直弘治中進士知德靖輕徭薄賦興利除害邑

人頌之爲刑曹郎議獄詳慎無遁情諸名法家者不能及誅逆瑾詔作紀事稿閣學士有撰述意各不自愜曰是文須史筆兼法筆乃得體今獨史筆不可以信後命各部屬稿上材稿上閣學士東陽大愛賞傳史館令勿易知嘉興府興廢舉墜悉意節愛民有再來楊公之稱楊公者故都御史繼宗也 國朝嘉興稱治行第一故云然宸濠反與太監畢真相結約真往鎮浙時詣濠言事發必爲應及濠定反材時官按察使白巡按御史曰防禦要路在兵潛消不軌在豫遂草檄綜置周密真以是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六

九

三六

去卒生理蕭然材嘗言書生業爲儒入官廉自吾分當爾不可對人言况持此驕人乎又曰要錢不做官好官不要錢吾不爲子孫計者恐上負吾君下負吾民也平生爲國薦賢不求人知又平生無報復崔文敏嘗云詔還梁儉庵途人丐子相語曰天眼開取回梁爺然則司馬入朝百姓擁留宜也西長安有屋一區價二百金予嫌其敝陋儉庵至卽居之但掃地塗壁而已蓋廉靖如此 吳尚書廷舉湖廣嘉魚人戍籍梧州成化中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如水惠民如子減賦息訟刻家禮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六

十一

三六

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今榜其門大為先人羞請就  
死廷舉惻然撤之御史即捕盜令自首賂吳知縣  
乃毀門表及不竟前事盜曰死自盜分不敢誣廉  
令加嚴刑無貳辭時廷舉日囚服桎手詣訟所分  
折無私狀甚具御史不得問乃已會屠入為吏尚  
書遷成都府同知廣東盜起以馬端肅薦陞兵備  
僉事討平之正德初逆瑾方專恣廷舉發鎮守內  
官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非正費司  
禮有打點錢大不經省帑稱貢者進內府稱司禮  
打點賂瑾也瑾大怒矯旨以枉道歸荷校不死戍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六

十一丙

言六八

鴈門瑾誅江西盜起總制官數易兵不力歷數年  
費巨萬而賊倡以右叅政召討桃源賊廷舉多智  
善應變喜以為是盤錯可試也欲設奇取捷諭解  
之為賊得耀兵力劫之必求撫廷舉辭色無撓居  
數日顧得賊中要領誘盜執其酋以出已復入討  
平之陞廣東右布政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  
傳役兼副使撫平嶺西徭已陞副都御史賑湖南  
還勘永順保靖兩口江夷情為堅明約束條奏  
上已復出湖南定諸夷地界時濠逆頗有端疏江  
西軍政六事為豫防濠見之大忌恨嘉靖初召為

兵侍郎忤輔臣改工部晉右都御史理南京折  
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南圻肅然廷舉長身  
而瘠面如削爪敝衣穿帶無藻飭而神采英毅言  
行必自信人鮮能奪陞南工尚書即疏休所居湫  
隘門巷不容雞飛無郭外之田丘墓之寄僅十餘  
畝而已卒無以歛殯無棺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  
下之在太學時南城羅玘年四十餘矣以貲貢廷  
舉悅其文奇兄事之玘病痢僕役死日為煮藥餌  
飲之負登廁一晝夜十數反玘既瘥與同舉進士  
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後獻臣生我也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六

十三丙

順德生梁景行直而文廷舉與之友厚善為數薦  
於朝好薛文清胡敬齋錄采其要語以傳慕陳公  
甫獻章尊事之崔文敏曰銑平生頗識當世賢士  
大夫如吳公真才潔履實行定力鮮儷也吳公永  
食人廣矣妻子不能延朝夕服政四十年百瘁九  
死不能一日安於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比卒未  
聞有報德者孟子曰命也矣是時諸卿中有尚書  
喬宇孫交彭澤之倫然皆不久罷去宇山西樂平  
人博學好文有偉度士負一藝而上悉見獎拔待  
官屬以禮遇輿臺有恩雖怒未嘗有出惡言遇大

事從容裁處武宗朝爲南京兵尚書有社稷功具  
上編中嘉靖初召爲吏尚書正銓選抑奔兢杜請  
托錄遺逸部政秩然朝廷改觀

馬都御史卿河南林慮人領鄉薦入國學與天下名  
士關中呂柟崔銑馬理山右寇天叙河南南田籽汝  
等日切磋後皆爲名人弘治中舉進士對策卽上  
言政事之柄握於司禮刑法之權私於厥衛皆時  
所忌惡者正德初授戶科給事中瑾誅請革亂法  
復舊制表忠放佞諸陳言可施行者畫一行同會  
試考糾斬學士家奴洩試題見忌出知大名時薊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六

十一

盜亂域中大名乃戎馬午達之地卿憂之至郡卽  
修城浚隍礪器募兵練保伍明賞罰人思自奮寇  
至不能難又請留米運若干斛以救饑故經劇盜  
而道樹不伐民安不流遼東甯杲者儉人也始附  
瑾得都御史瑾敗逐去又賂永求復官永諷諫官  
論薦起之卿時在科持不肯曰世果無人寧用鴛  
如卿者可也畿內何罪復令渠壞之耶至是中傳  
旨以都御史撫真定甚銜卿百方掎制之令立供  
軍需二千金卿曰必得印信公移乃上御史張某  
本卿同年生乃附杲傾卿已甯張顧俱敗而卿名

益起河決大名恐妨漕卿急發徒塞之或謂河易  
敗難復盍請大臣董役可分過卿曰今卽塞易耳  
脫上流決益開將煩民愈深且大臣出將費不可  
肯竟自塞之河旋奏功毀寺銅像爲軍器政暇課  
諸生教之陞浙江按察司副使備溫處兵孝豐民  
湯氏作亂弗能平卿上議曰湯氏自知罪大不赦  
無一日而忘死此爲備必深凡孝豐在官者皆與  
通我有作彼必知豪右以湯故得寬征欲存之以  
爲利且夫千里襲人情必先露山路隘如鼠鬪穴  
中彼翳林木可以設伏安居以待我我仰攻甚勞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六

十四

丙

或連遭暑雨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勢  
敗形亦多負險固守聚而不散則可圖拒命假息  
多疑少決則可劫雖甚桀鶩然未見大敵則可威  
收召豪傑結讐家明示利害而驅之以刑賞則可  
用榜喻牒說降赦逆誅我威旣振彼思自脫則可  
離夫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則兵未接  
而勝勢固已前定矣時不能用改山西提學發揮  
理學敦考行誼梓文章正宗以振時文之陋晉士  
興焉晉叅政妖民欲乘晉王之葬以作亂卿知之  
備嚴不得發御史不然也行部爲盜襲幾不免顧



大索欲多殺以雪恥卿從容開釋其無辜嘉靖初  
晉浙江布政使為織造太監所抵誣逮詔獄謫鶴  
慶知府一靖以寬簡均徭平賦通水利行鄉約教  
誨生徒夷俗丕變土官叛或指卿間道可逸也卿  
曰丈夫不死國而死家何居卒諭他土官討平之  
晉按察使都御史蔡天祐撫大同薦自代曰卿氣  
量可以理焚結臣不如也晉右副都御史督漕淮  
會漕塞議者紛紛言復海運開濟汶卿曰令六月  
無漕者京師困矣他豈及救哉盍 姑紓目前急  
乎仍疏河而固隄水無得泛洩漕旋通而卿卒矣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六

十五

三十七

卿見事明慮深而不泄和易有大度而內嚴繩墨  
學主本六經淹貫子史而一之於躬行為時哲眾  
信云

楊尚書廉字方震江西豐城人成化中進士吉士為  
南戶科給事中所建白皆國家大體邊防要務以  
經筵講學為出治之本疏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  
王鏊宜備日講劉大夏謝鐸林俊王鴻儒宜任大  
政清查後湖冊為著令兵部議出洪武永樂時版  
籍膳之廉奏言年歲久遠冊萬有一不完暴之天  
下姦偽且日滋非便然遠年版籍誠戶口根源宜

添造冊庫稀架薄帷便晒晾以重本以南光祿少  
卿入賀千秋節因極陳輔導元良之說甚具累順  
天府尹以水旱連年軍興繁亟於根本可慮請出  
內帑以佐費無病民又奏免水旱民夏稅萬七千  
石悉力振貸創底簿稽所屬財用出納數品式詳  
具令通曉吏不得緣為奸盡革諸和買借辦之弊  
府收帑金數十萬立法類解簡而有制浸欺畢絕  
所施設優裕計經久民甚賴之廉資望素高人或  
疑其用至是乃大服陞南禮侍郎疏論交修論廟  
祀論巡游語皆切至會 武宗至留都奏臣僚冠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六

十六

三十七

服當如朝儀又請謁太廟皆得允 肅皇帝登極  
首進大學衍義節畧旨俞荅大禮議起率諸卿疏  
請考 孝宗母 昭聖崇正統一之義旨報聞致  
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廉博學能文於書無不  
讀而篤意於理事親篤於養志移祿具甘旨而自  
奉甚薄睦愛兄弟清約嚴重望之凜然就之言溫  
氣和愛人好士一出於誠心論事據經義傳以律  
令所著有太極圖纂洪範纂要國朝名臣及理學  
名臣言行錄諸書羅文莊稱其旁搜博取窮深反  
約名實相副為醇儒云

何侍郎孟春字子元郴人也性稟超異黎文僖一見目爲奇童稍長李文正携所業謂同官曰此當表吾楚弘治初舉進士官兵曹馬端肅劉忠宣皆器重之有大政必咨丁大父憂去官忠宣念之如失左右手擢河南右叅政決疑獄稱神所施設務主於便民嘗行部鈞州得外臺檄言山東盜起集民兵爲備孟春以傳聞未必審而農時不可失持不行既而果無警入爲太僕卿民扶携滿道得人心如此既條馬政本末以上兵部取爲條例奏行之寺儲馬備不虞武廟欲取給他費力持之得寢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六

十七

以右副都御史撫雲南所興革尤多征十八寨斬獲萬計立永昌府增置五長官司五守禦所以填之增歲賦若干石陞吏左侍與喬司馬宇林司寇俊彭都御史澤汪少宰俊同居位贊謀謨時望治平焉嘉靖初大禮議作孟春疏三勸上從初議甚懇張主事條十三事證其說孟春卽夕具疏條辨之率百官伏闕請時大典未定衆觀望附和未必能深考極論以折衷禮制惟孟春實由衷審審也詔奪俸調南工部於是中外論薦吏部會推皆不用既乞休明倫大典成坐削籍卒孟春性至孝

父官刑部郎卒扶視南還風飄舟下流抵石崖翼日乃定孟春抱視相爲存亡居喪毀其母病痿弗良于言嘗揣色候得其意一夕寇至親負之而逃撫弟妹甚厚於書無不讀而考訂特精

吳文端公一鵬長洲人弘治癸丑進士以翰林庶吉士爲編修大臣有遭讒去位者疏請留以全國體正德初陞侍講同修孝宗實錄成當進秩以逆瑾竊柄例改官南部員外郎瑾誅陞侍講學士累預纂修恒極精審擢南祭酒太常卿師範嚴整享祀精潔於前政有光以雷變陳修德禳災之道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六

十八

世宗卽位入爲禮部侍郎經筵進說要在開悟上心爲宗社生民計使安陸改題獻皇帝神主迎致京師有白金文綺之賚武宗實錄成以纂修進尚書乞展墓還以江南亢旱江北水請蠲租發廩以賑且疏河流以便漕上嘉納詔舉堪任內閣者僉屬之以議禮不合改南吏部而老一鵬事親孝於故舊有恩與物無競口未嘗及人過而妍媸了然和厚外益望之知爲吉人君子也論者以爲吳文定厚德清文先後輝映云毛尚書伯溫字汝厲江西吉水人爲人廓落多大畧

正德中進士為紹興府推官斷獄詳慎務中情當道有疑事膠轄莫能詰必屬劾治之拜御史論劾不避權貴按福建河南湖廣所至劾貪進良釐賦平役禁諸司和買以靖民巡河南時鎮守中人往以奸按史得直愈自恣而市大猾倚為奸伯溫至名捕市猾必得之關怒以為是鉗辱我也必理之伯溫聞故徑詣關所索飯曰吾未朝食食我關強具食曰食我必宴樂醉飽關強為歡酒半曰外間傳公有違言顧乃能待我食若此耶關大慙謝伯溫笑曰吾固知若無是也聞若山東許御史費金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六

十九頁十七

二萬乃得直而御史今益有名人憐之若既失利渠乃得名又人人切齒公固知公之有懲也關謝不敢與大笑痛飲而別在湖廣壽王軍校凌官吏雷民伯溫一繩以法仍請詰治輔導官湖中盜出入水中而剽掠乃多在郡縣巡徼與邏湖官互相抵伯溫移守備居岳州兼統之盜以屏息所蒞有明威機變至今湖南北婦人孺子談希奇事雖踵訛謬必歸之毛巡按云 肅皇帝即位太監張銳張忠等以姦罪論死其黨欲陰庇假奏牘點汚冀易辭伯溫言忠銳輩在正德間濁穢朝政誤國不

忠使 先帝聖德不光人人痛憤 陛下即位詔下歷數其惡天下鼓舞如日再中今復緩於行刑坐視玩法此必司禮太監蕭敬常霖同惡相濟而然也豈新政之所宜臣謂敬霖不誅恐明詔不信於天下疏入中官為屏氣擢大理寺丞尋轉僉都御史撫寧夏屯田練軍重農力穡會大獄起罷歸代宗室而下三千人疏留不報十年起督鴈門尋以副都御史召還嘉以註誤復罷歸上以安南久缺朝貢議興師責問而難其人以廷臣會推起復為右都御史托疾終制乃起陞尚書督天壽山諸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六

二十頁十七

陵石柱道遠車摧勞費甚伯溫以意製八輪車前後聯絡隨險夷低昂工作易就而事辦 上聞之喜巳亥 上符承天勅督宣大山西邊將發賜大紅金綵飛魚錦袋銀瓢刀以行伯溫至邊簡將帥嚴間謀峻關隘增斥堠均犒賞築五堡邊以無事進太子少保召還臺庚子 上決計征南交詔伯溫以兵部尚書往督師聽便宜行事伯溫集眾思宣威德而耀之以兵竟降交南而還進太子太保賜銀綺促入院二事具邊防夷狄事中伯溫舉時弊當釐革者列八事上且言近侍刑獄任情民多

冤死官司相蒙多承風旨伺喜怒剝民爲供張鈞  
取機利奸僞日肆貴賤化習風靡俗流漸不可極  
請一一覺察如法 上俞允行尋改兵部時諸邊  
將領遷轉計納賂厚薄爲遲速而邊將浚軍士月  
糧以償負如古所謂債帥者伯溫痛抑詞覲以杜  
倖門勅提督團營時以營卒內耗議招募伯溫言  
兵貴精不貴多誠招募良民不必應而獨爲市賈  
遊食者所利莫若簡閱爲先又請申法嚴令自都  
指揮而下逗遛者斬新軍衛士多勲貴子冗濫莫  
詰銳意清汰而怨讟日起伯溫廓易能盡人有容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六

二十一

詢輒虛已相下雖厮隸得自盡以是將領勇怯知  
愚無不周知故任使輒稱諸邊將調兵食立遣無  
牽制邊將安之 上甚眷注會巡撫都御史朱方  
以邊境無事乞罷戍而虜猝警戒嚴方得罪伯溫  
亦見謂不憂邊罷歸踰年卒伯溫豁達友愛與人  
居言語歐歐不爲厓谷急人之難援之不克邑邑  
如有失氣宇沈緩臨大事剖疑折奸聲氣不露樂  
受人之言卽剡文削牘有爲增一言易一字者念  
之終身故所至有聲征安南柄議者倖功有冀望  
而伯溫奉德意保全生靈未嘗張變幻聳觀聽故

南交底定焉

周尚書金南直隸武進人正德中爲給事中疏請復  
常朝規退覽章奏總乾綱自斷又言國儲蠹於冗  
食乞澄汰又言中官以迎佛若織造計引塩相繼  
募橫於道路皆人所難言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  
傳已有娠金疏請誅昂女黜還家銷宗社大孽云  
時閣宰相繼擅國金敢言然濶達練人情又周防  
故卒免於難遷太僕卿遷僉都御史巡延綏以副  
都巡宣府保定始至延綏時會總兵入鎮諸偏裨  
欲傾城出迓金曰脫虜有警當柰何命諸官各留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六

二十二

一人城守而戒遊擊將卽出迎毋過三十里時諸  
將生長邊咸以爲暑月非虜入寇時竊迂之明日  
虜果入欲伺間官留者出擊之而遊擊自三十里  
外人援虜駭有備遁去金豁達有帥臣體善煦愉  
接下邊人見色詞則已心安而政又益務寬簡管  
一走卒時窮冬無袴襦見之惻然釋不答太息曰  
邊人窘乃若是於是爲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使人  
人有重生之心又築墩葺墻疏渠淪水以休燠溫  
帖之邊人愈信愛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而宣府  
總督馮侍郎者以苛刻失衆心金數爭不得諸軍

糧給不時又鞭之衆遂憤罵共圍府侍郎不知所出金時方卧病聞之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至則罵以爲是若輩削剝之過不然諸健兒何至是軍士固愛金聞金語氣益平乃羣跪爲諸把總請金懇惻曉諭立散解而總制自是心愧金其應機類如此蒞鎮五年撫軍策攷邊城晏閑邊畔緩帶訖去無敗事自金去宣府八年而大同復亂起家以右都御史巡保定近事撫按巡事而巡撫往往讓御史權按史李有疑疾入屬邑聞砲聲以邑令謀殺之怒甚欲扶死令廣平守爭又以守謀已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六

二十五 兩三六

發卒圍捕守一城盡空金馳至撫定露章劾巡按罪臺議庇巡按金力辨竟黜之金本通達不立磔磔名然利害大體不嫌阿如此鎮鳳淮 章聖梓宮南祔始奉旨由水而諸護大臣至儀真憚江險議從陸金力爭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 玉體馳峻坂撼頓動聖情奈何乃決從江以鉄紐維舟竟如期至承天沿江千里居人免發屋伐樹及數萬人夫得無走死山谷中金之力也轉刑尚書尋改戶部致仕去卒贈太子太保謚敏襄金內行甚飭已貴自奉如居約時五十獨居未嘗畜媵妾

好獎掖後進喜讀書能詩

聞莊簡公淵字靜夫鄞人少而莊飭正德中舉進士官刑部主事時逆瑾大放悖以失囚召諸郎吏頓辱之同舍郎蒲伏謁失措淵踴躍自如瑾顧太息曰聞郎貌似夫子遇辱不驚固賢者卒謝罷之及瑾逮廷訊猶睚眦廷中辭不伏淵數其僞造符璽蓄兵甲當誅狀折之遂語塞誅遷吏部考功郎大吏賂朱寧有關說太宰完怵之淵不可竟議斥累官應天府尹中官受民詞下府幕治淵持不可曰中貴人安得受詞幕吏安得爲中貴人議獄必有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六

二十四 兩三六

詔可矣進太常卿 上齋宿南郊有謹者命太常察以聞衆太恐欲執一二人以聽令淵入奏曰百執事咸在昏夜莫知誰何幸寬之事得罷初張桂以南部郎議大禮衆持之淵獨是其說張板與共事不應曰終不與勦說結主知及張得政侃不阿附歷三品九載始進南刑部尚書自陳擬致仕上不可召入爲兵部尚書率郎屬折節勤事無留獄拜吏尚書務正已以表庶官時袁州當國淵竊自嘆曰使臣得先十年居位猶庶幾自効今何能爲又時多諱不敢請避位獨謙謙端居守已而已

以考課自陳致仕去淵節儉出天性官尚書十年  
獨一冠朝食及日中無加豆家食歸不一問生業  
卒贈少保謚莊簡汪道昆以爲公閎廓沉深若涉  
北海不可爲量當持重不發時不啻注一矢而引  
千鈞乃發卽百步外無留行必命中云

歐侍郎鐸字崇道吉安泰和人少穎秀甫冠正德中  
舉進士治經史益精累虞部郎中貴鎮臨清者請  
得比江西故事假鉞督軍大臣莫能難鐸言無事  
不得弄兵中土節鉞不當輕假中貴人不當帥江  
西之變以一切從事不可訓也且後將無紀事得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六 二十五 丙 言

寢以便養乞南改南兵部武庫郎當給諸曹署隸  
直鐸戒吏懸直待給毋先顯者毋予美能聲赫然  
尚書喬公宇數試以事大驚曰賢自愛老夫且退  
避矣大疑議必咨決語至丙夜留共卧起陞延平  
知府蕭司禮敬郡人也家憑籍爲暴橫列肆櫛比  
侵官衢輸將把府縣盡荒之恣強買民田而遺其  
賦於民獄死者相繼鐸申救火令民十室輒斃  
爲大墻廓官衢務簷楠相遠而蕭氏廬肆多毀者  
又嚴包攬之禁按通賦歸之田者會蕭氏奴殺人  
於渡口立捕繫鞫坐之於是司禮乃大恨曰我在

也乃輔轅我家爲名高太宰完舉治劇調守福州  
鐸曰嘻此其意欲困我與鎮守太監忤將籍手我  
也疏引疾部不可促之官至府而鎮守尚璫者已  
盛氣待之矣鐸裁供饋禁豪索鎮守諸門客不得  
肆數嗾尚欲有所洩怒會頒胙鐸曰胙散祭品頒  
神惠而止益市肉何爲於是諸司胙損舊十之九  
尚怒曰往胙我羊豕具今大損何也令隸昇肉委  
郡庭而去鐸陽爲不諭意也者好謂諸生曰尚公  
無以若相禮故勞苦之乎趣分肉詣謝會迎春又  
削其宴劇曰時當布德施惠而傷財病民何春之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六 二十六 丙 言

爲迎尚大恚肆詬罵語諄甚鐸徐拱手曰此豈臣  
子所宜言徑趨出而城中誼言府且發諸門客奸  
錄其私橐於是諸門客大懼交說尚釋憾而尚亦  
中悔因三司謝過而鐸益自厲爲苦節會編里甲  
鐸以爲府海六山三田賦僅十之一里役不當優  
仕宦盡免致偏累齊民於是謗大起以謂方稜華  
戾非人情不可近汪御史珊按閩不爲搯獎薦之  
嘉靖初入覲舉治行第一陞廣東提學副史務樹  
人重黜汰累南京光祿卿光祿錢穀關內監爲勾  
稽乾沒裁節耗蠹歲省賦數千乂之以都御史撫

南畿以蘇松常三郡漕賦當天而田與賦最不均又清其戶役賦役頓清語具賦役志中會 昭聖梓宮祔 顯陵供張辦而所為待中貴人者無加禮以得効時已陞南兵右侍詔罰俸然 上亦以為是不借譽吾左右也會吏部右侍郎缺會推再上再不允命推法官老練者意在鐸 上鐸名立報可佐冢宰考察稱平以九廟災自引咎有未老而衰語觸 上諱致仕鐸天性篤孝事繼母順念伯兄以失母故幼相依為命友愛特隆方吏部特恩分宜相欲居德自予而鐸自以孤誠受 上

皇明書

卷之三六

二十五

丙

三六十七

知弗謝也以得罷終方介若此時歐陽文莊德師表人倫傾引當世侍郎塾恂恂雅度外狀若處子而判導焚錯遊刃無窮論者太息於歐陽氏之多賢云

王學夔字一卿江西安福人正德進士授刑主事改考功以諫南巡跪闕下杖之嘉靖初上謹始疏既又疏抑戚晚疏宥言官侃侃不回繇文選遷太常少卿左遷福建叅議撫鄖陽累官吏侍郎南禮吏尚書改兵部致仕即署抗敢言節而典銓又以清通稱居家平易恭謹接下士不以前輩自處少倨

高也王維禎評其不陰庇一士陰納一物及歎歷中外周旋八座廉靜之操不易云年踰九十 詔存問者再卒贈太子少保謚莊簡  
丁湛字子一彭澤人嘉靖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累遷禮科都給事中時分宜當國湛首發其奸杖闕下幾斃鐫秩量移南曹晉四川叅議浙江副使既考績四閱月值黃岩失守分宜猶追罪之坐落職分宜敗即家起廣西叅政按察使引疾歸一日就中庭正襟危坐持為善陰隲書呼二子授之卒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六

二十六

丙

一七十九

新城草野巨郵元錫錄

名臣下

劉侍郎玉字咸栗吉安萬安人祖廣衡刑尚書為名臣玉生而夙慧留意兵略象緯已嗜學務其遠且大者弘治中進士知輝縣力拯凋弊歲歉發廩賑民饑郡閱實所儲民爭歸粟粟贏六百石并贖刑所入貯別廩積至六千石賑貸不乏民甚賴之租調供輸及前政積負通融經畫皆有法事集而民不擾流亡畢歸洪水壞民田為奏免其虛賦登萊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七

乙丁三十四

馬分牧于輝而獨駒獨不及力言於當道竟得蠲詳為條教以善其俗禁喪葬無用釋老令行俗易增修學校新百泉書院以造士園圃入舊以供令丞者皆撤為諸生費以考最擢山西道監察御史糾內降恩驟陞都指揮使者按畿內得太監吳忠選婚不敬狀劾罷之天變陳六事皆切時政正德初言八黨蠱惑扇奸乞寘於法大學士劉健等皆顧命元臣宜勉留以圖治功瑾大怒都御史劉宇又憾之斥為黨罷歸罰粟又逮錦衣獄按驗無所得乃放歸瑾誅起河南按察僉事陞福建副使皆

提學所至惇本抑浮士風丕變表節義祠祀褒顯之召為大理少卿有子弟引盜劫父兄者刑官處以卑幼盜家財者律當減等玉駁之言律所減本指竊盜以財物輕而倫彞重也今強劫距手亦無幾乃人倫大變宜從強盜律處死詔著為令以僉都御史督江防會宸濠變作倉卒修防禦甚具上請巡防益力憂勤備至嘉靖初召入理院事陞右副都御史臺中肅然以大獄罷官玉嘗味齋戒二字潛諸心有得故終身無浮詞詭行孝友信讓時靡間言居官嫉邪秉正廉潔之操終始不渝居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七

二丁三十五

第為流賊所焚燬晚始重構然僅庇風雨詩文溫厚有典刑字畫遒勁類其為人楊御史爵富平人也嘉靖中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惟人主一身用人行政萬化之本原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就關焉甚可畏也聖帝明王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為大於細圖難於易故能天人交與而有以延祚於靈長今天下大勢極矣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遇災變而不



憂非祥瑞而稱賀譏說面諛公私欺罔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臣早夜耿耿至痛心流涕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 洪恩下負所學也惟 聖明垂聽焉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為安以災為利以可憂為太平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積弊而蠱所以為不可救藥之病也往年夏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無禾歷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洵洵無聊此正 陛下徹樂減膳率羣下祈惠佑之時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者方以為靈瑞而稱頌之不幾於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三 丁三三

安危利災以大可憂者為樂耶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職當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以為憂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是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夫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為天下之惡 朝廷之蠹也迹其舉動亦豈能有迺於聖鑒哉顧 聖德優容不忍即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過之於漸則 朝廷優禮大臣體貌未失而武勳餘裔亦得以善其終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羣校趨附善類退處

於天下國家之禍必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其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古者民勤于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得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亡臣近巡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一人此南城一郭耳其諸五城尚未知有幾也千里之遠耳目之所不及又不知其有幾也此皆陛下之赤子望豆蔬延須臾之生而不得正 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累年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至數十員又以一方士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四 丁三六

故差官萬里遠修雷壇浚民膏血而不知卹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財盡民之力其無乃自覺其根本也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於亡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加以頻年災異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為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堯兢兢如舜業業如禹惜寸陰如文王日昃不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

不違寧處嘗以敬一箴頌天下於堯舜三王之道  
蓋已心得而服行之矣數年以來朝儀間闕經筵  
輟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嘗得一觀 聖容  
敷奏未嘗得一聆 天語令庶官入覲遠自萬里  
孰不欲肅維垂委一望天顏以慰快覩之心而咫  
尺闕庭不得一瞻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  
玩愒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  
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聖王之世執  
左道以惑人者必誅而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所  
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也今舉名器之重而畀諸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五丁

迂恠之徒誅放之罪輕之若流品之末使異言異  
服列於廷苑金紫赤綬延及方外而名器之濫極  
於此矣 陛下以天縱 聖資爲上天元后遠宗  
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細旃廣廈與公卿賢  
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  
和氣致祥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假  
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而籍之爲 聖躬之  
福耶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  
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趨異教貽  
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 聖德國政所損不細

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四也 陛下臨御  
之初延訪忠諒虛懷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  
宥故一時臣工恃 陛下能容敢以直言于冒  
天聽言過激切而不獲罪者亦多有之比年以來  
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  
言出而身立死近日翰林院左贊善羅洪先等皆  
以其爲罪而斥故臣下懷危慮禍無復有犯顏直  
諫爲匡救逆耳之言夫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  
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商令主也傅說以木從  
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勗之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六丁

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者也臣恐自今  
而後雖懷忠義之心非灰心仕進甘退丘園亦必  
深自晦藏爲保身之計孰敢發口論天下之事以  
取死亡哉忠蓋杜口則諂諛交進上德不達下情  
不通堂陛之近遠於萬里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  
禍亂者五也伏願 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  
今日守成爲不易戒勅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  
郭勛預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  
屏邪罔之術一主於慎獨以養天德達王道則莊  
敬日強而眉壽千億虛明照物而忠邪莫逃宗社

萬萬年無疆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  
端在此矣疏上下詔獄械繫者數年雖處憂抑而  
忠端正直雖獄卒咸敬信久之得釋而尚書決有  
陳論 上大憲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立  
至矣命即與給事中怡郎中魁俱就逮爵時抵家  
方一日忽錦衣校至曰若復來乎校素敬爵慰之  
曰吾欲有他往特一省公爵吟曰吾知之與交同  
飯飯糲食校不能堪爵啗茹自若也食已曰行乎  
校曰宜一入為別爵立屏前曰 朝廷有 旨見  
逮吾行矣即攬袂行復踰再年乃出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七三十一

楊武選繼盛北直隸容城人幼苦家難貧甚力學  
堅苦嘉靖初仕為南吏曹郎別宿弊立章程吏曹  
肅然轉兵部車駕員外郎時虜方亟而部曹承習  
上下文書為支吾大不愜會咸寧侯鸞議開馬市  
而部議推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決不可開然  
既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開市五事  
一必令俺荅愛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虜邊氓三  
議開市後他種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  
為三等五欲整兵為戰守備毋玩忽生虜心部尚  
書聞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可開矣乃別遣主事行

而繼盛疏竟上 上三閱之曰繼盛言是 旨甚  
溫而鸞有揭帖進乃下大臣八人者會議鸞寵方  
盛八大臣皆中懾附和許開市而繼盛遂逮獄訊  
謫狄道典史故事謫官者不事事繼盛乃日求民  
利病輿革之疏桃水以灌場開煤山以省薪芻狄  
道官無冊籍輸賦獨聽書筭生操重輕乃集書筭  
生科綜之於是異時飛詭之弊盡絕而贏糧數十  
石均諸民糧重地往來售不得者又傾貲易其中  
二十畝助諸生上司私易絺褐者拒不聽已建書  
院羣諸生學其中建社館教番漢生學於是士知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八三十一

嚮往番漢生亦各各知揖讓敬長上矣比去民哭  
送者千人明年遷諸城知縣豪強斂戢盜賊屏息  
尋遷南部曹主事已召入遷刑曹改兵武選郎繼  
盛念起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者於是以  
元旦日食且疏大學士嵩專權誤國者十罪逮詔  
獄問主使問引二王蓋嵩意疑公嘗受業閣學士  
階而二王為 上所諱言故也繼盛對獄曰今廷  
臣無慮皆嵩黨孰為主使所為引二王者以奸臣  
誤國雖能欺 皇上而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  
又常不見上非奸臣所避防至親莫如父子故幸

皇上一覺悟問之庶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苦終不撓  
又明日下錦衣衛杖一百送法司附詐傳親王令  
旨律論死方繼盛詣衛受杖時校尉苗生者飲之  
酒曰此蚺蛇膽酒也可服繼盛曰椒山自有膽豈  
必蚺蛇哉遂談笑赴杖杖畢下刑部獄死復甦太  
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  
生固甚易也已益脫然時部諸司皆憚輔臣訟繫  
之甚固繼盛自刮腐肉去膿血甚楚而泰然安之  
王比部世貞爲奔走求救王司業材詣嵩爲力解  
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持竟不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九十一

上材流滄爭不得而繼盛竟死隆慶初贈光祿卿  
諡忠愍是時抗疏論輔臣罪者吳給事時來張主  
事狎董主事傳策狎以 上憂邊甚具疏言國家  
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邊鎮苟邊鎮諸臣皆由公  
推舉具得人則邊務畢飭何至若今日之紛紜哉  
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盡行賄賂未推之先  
不論其才但通關節者乃得推既推之後不論其  
功但勤問安者乃得遷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  
餽嵩也托名築堡者非實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  
入或指敗爲功或謂入爲道覆沒全軍者得以陰

子戕殺平民者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  
使 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盡爲廢壞如此  
則醜虜安能不橫右衛安得不困臣竊謂嵩不罷  
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爲也 國家  
定額以給發各邊者在戶部苟戶部所發督撫將  
帥盡得以供軍當亦足用何至若今日之大困哉  
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既以賄賂爲專必至  
尅減軍餉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絡驛悉邊鎮  
齋餽未得見嵩先餽其子世蕃未見世蕃先餽其  
家人嚴年嚴年之富已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九十二

人臣不可使富於國嵩意欲何爲耶致使軍餉盡  
歸私第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 祖宗二百  
年以來養軍之費盡爲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  
窮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  
餉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爲之人才  
者猶足以供 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奈何今  
日之人才又爲嵩所敗壞無有底止自嵩輔政以  
來不顧 朝廷名器惟務私家囊橐子世蕃市井  
無賴倚籍父資一時無耻之徒如梟攫腐如蛆蚋  
穢或在內也則圖爲改官終日干謁於私第或在

外也則謀為遷秩終歲打點於京師有以三千五  
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美選者公行白日  
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 祖宗二  
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廉耻禮義盡為嵩所敗壞  
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負忠為 國愛民憂時如  
昔人者耶臣竊謂嵩不罷則人才日下才下則理  
財禦邊終莫能為也夫 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  
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為所敗壞如此 陛  
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亦奚益於治哉臣觀嵩  
為人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辨足以亂正才足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十一

三七八

以濟惡附已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已者  
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益得以箝天下之口  
使天下之人甚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後益得以  
恣其惡此忠義之士所以悒惋激憤懷深長之憂  
者也 陛下聖神剛健黜奸臣趙文華百官兆民  
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以為太平盛事今嵩罪  
浮文華十倍願賜罪斥則沿邊將士不戰而氣自  
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天下幸甚

海主事瑞廣南海人也嘉靖末上君道臣職疏言臣  
惟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為天下臣民萬物

之主而民生利病一有所不聞將有所不得知而  
行者則其任為不稱故以其寄責諸臣工而使之  
盡言庶其得聞而行之此君道也亦臣職也昔之  
務容說諛順者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又危 明  
主而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  
以不明危之母乃反求眩瞽自失趨舍矣乎非通  
論也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  
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為諛說不為過計披肝膽  
為 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  
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十二

三八九

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  
文帝性資柔順慈恕恭儉者有近民之美而優游  
退遜多怠廢之政不察其弊所不免而槩以安且  
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而槩以安且治頌  
之諛也 陛下自視於漢文帝何如 陛下天資  
英斷睿識絕人上可為堯舜可為禹湯文武下之  
如漢宣帝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憲  
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  
陛下皆優為之即位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  
更始舉其略如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

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仰之以大有爲識者以爲輔相得人即太平指日可期非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柔順之性管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竭人之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貫朽粟陳小民康阜三代之下稱賢君焉而 陛下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及剛明而錯用之謂造典輕舉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修典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政綱法弛矣數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三百六

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彌時盜賊滋熾自 陛下登極初年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增常萬方則効 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號而億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斥世蕃極刑差快人心一時稱清明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嚴嵩未罷之先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夫聖人而絕無

過舉則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也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棗匡救拯其罪而一歸之正諸臣之責也乃黠修則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工築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貢寶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爲 陛下正言之者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其欺君之罪爲何如耶夫天下者 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官守言責皆所以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七

十四

三百七

奠 陛下之家於磐石之安也一意玄修是 陛下心之惑也過于苛斷是 陛下情之偏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豈人情乎諸臣顧身之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以賍敗以不事敗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於詳審誠有如胡寅撓亂政事之說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其不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爲足已拒諫執 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跡億 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 陛下於怙

終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  
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為身家之心與  
懼心合則臣職不明臣既前言之矣求長生之心  
與惑心合則君道不正臣再請為 陛下言之

陛下之誤多矣而大端在於修醮修醮所以求長  
生也自古聖賢止言修身立命止言順受其正蓋  
天地賦形於人而為性命者也此盡之矣堯舜禹  
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  
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日使 陛下得以訪求  
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久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十五丁百八十二

矣仲文不能長生而 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  
天桃藥丸恠妄尤甚昔伏羲氏之王天下龍馬出  
河圖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神龜負文而列  
其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洩  
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籍聖人以  
開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  
妄事也宋真宗獲天書於乾佑山孫奭進曰天何  
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得藥人工搗合以成者  
也無因而至桃藥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乎手執  
而付之耶 陛下玄修多年一無所得至今左右

必無蓋可知矣 陛下以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

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即玄修未害乎夫人  
幼而學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無致君澤  
民殊用之心若人事君孰與為理太甲曰有言逆  
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即  
近事觀之嚴嵩有一不順 陛下者乎昔為貧竊

今為逆本梁材守官守道 陛下斥以為逆者也  
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稱嘆雖近日嚴嵩抄沒  
百官有惕心焉無用於積賂求遷稍自洗滌然嚴  
嵩罷相之後猶嚴嵩未罷之先諸臣為嚴嵩之順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十六丁百八十三

而不為梁材之執今甚者求貪未甚者挨日其見  
稱於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  
故事而已求其潔已格物任天下之重使社稷靈  
長終必賴之者未見其人焉 陛下欲諸臣惟予  
行而莫予違也而責之効忠欲其順吾玄修土木  
之誤而付之翼為明聽警之則股肱耳目不為腹  
心動也而可以視聽持行有臣如儀衛而可以成  
得志與民由之業無是理也 陛下誠翻然改悟  
日視正朝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之利  
害而盡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

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以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  
身與臯夔伊傳相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則內  
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厨役錦衣衛恩蔭諸衙門  
帶俸舉凡無事而官者爲冗員多矣上之內倉內  
庫下之戶工二部光祿寺諸廠藏絹糧料珠寶器  
用木材諸物積于無用爲冗費亦多矣諸臣將必  
有爲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在 陛  
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  
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蓋藏不知其幾也 陛下  
何憚而不爲之官有職掌 祖訓具之今職守廢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十七丁 三十七

壞矣苟且因循不公不法矣敦本行以端士習止  
上納以清仕路久任吏治以責成功練選軍伍以  
充召募驅緇黃游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官使兼  
舉富教以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  
丁差以蘇困弊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  
爲奸者刑之無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  
之業諸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  
行之在 陛下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百廢具  
舉宿弊剷除唐虞三代之治燦然復興此非有所  
勞于 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政諸撫接

科道糾劾肅清于其間 陛下持大綱稽治要而  
責成焉勞于求賢逸于任用如天運於上而四時  
六氣各得其序民物熙洽薰爲太和贊天地之化  
育而與天地參 陛下又何憚而不行之哉夫

陛下轉情易向之間而天下之治不治民物之安  
不安係焉大臣持祿而爲諛小臣畏死而爲順  
陛下有不得聞而改行之者臣竊恨之是以昧死  
竭忠惟 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自楊御  
史爵疏後言事者無敢訟言君德蓋二十餘年矣

至是瑞疏上業自分必死檢篋中金置桐棺日於  
朝房待命 上仁聖日手疏讀讀已輒太息竟持  
不下曰此物有比干之心遣內侍諭復職明年逮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十八丁 三十六

詔獄時 穆宗在青宮得疏 諭錦衣衛必令瑞  
無死又明年 上崩遺詔言事得罪諸臣死者卹  
贈生者錄用有既達成憲亦負初心之語實自瑞  
發之而瑞召復官官至副都御史以終  
約論曰臣聞縉紳父老言 中興初 上明作於  
治虛已務學而仁和嘉魚大城諸名碩雲從風翼  
宣猷守正不愧於前聞天下復安後諛臣逢意揚  
詔 上神聖爭爲容而日驚於玄修乃刑肅俗救



靡靡默默諸臺諫獨毛舉細故以塞責不即伺輔臣意為彈射而楊御史海主政之疏世道終獨賴矣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七

十九

明書卷之二十七終

皇明書卷之二十八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循吏

國初

高皇帝宵旰求治安吳元年選郡縣官三百三十四人賞綺布賚為道里費并賜其父母妻子有差日以養爾廉必奉公毋漁民洪武元年徵天下賢才為守令厚賜臨遣三年賜廉吏嵩縣劉典史布帛四年命中書省州縣官犯賊者勿赦六年勅按察舉察有司官七年汰北方府州縣八年併省州縣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乙金

州縣官滿三載入覲詔銓曹核治行最者復職命儀曹燕饗國有事郊廟令齋戒被盛服以從其懲賊吏也亦痛深上之意以為能勤民而後可以對神明也方克浙東時以王宗顯知寧越府宗顯撫恤創痍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吳沉徐原為訓導萃生徒教之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聲民大悅及北征大將師十萬駐東昌東昌守魏起潛給芻糧無乏撫輯創殘之民煦嫗勞來和氣所召隣郡蝗不入境入朝民卧轍不得行有泣下者方大軍平蜀時陝西旱民饑

漢中尤甚民多聚爲盜時府倉儲粟十萬石漢中守費震與僚屬謀曰民饑甚何可坐視其斃今倉粟幸多當發以貸民賑之俾秋成還倉且易陳而爲新也立發倉以狀聞由是盜賊屏息隣境流亡來歸者皆令自占爲保伍驗丁口給之賴全活甚衆因籍爲民數千家秋大熟而倉廩悉充後坐法逮至京上曰震良吏釋之爲牧民者勸遂釋之成祖北巡時問監國南諸司孰廉監國對皆廉上曰從朕而北者獨師達一人廉餘率好貨蓋甄別如此仁宣正統時重久任詔在廷三品以上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二金三

會推中外有行能任守郡者賜璽書臨遣迫入覲宴勞有加禮增秩陞俸賜詩寵其行已超拜爲九卿故吏治丞丞行千里不齎異時行丐者各往往有餘粟民稱康阜矣

方克勤浙寧海人也少從鄉先達朱齊國文公之學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季亂卻穀隱山谷中國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爲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比至官首爲書一通懸康衢諭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卽有不樂聽詣府自言禁隸卒誰何之引耆耄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賢者

爲師撤浮屠氏以葺廟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至千人始有詔民開廢閑田者聽閱三歲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輒歛之復以田定科繇民益惰且散克勤奉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定簡書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析爲三有徵發視差等書吏不得竝緣爲姦歲暮轉戎衣于燕時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僦役克勤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輿援暴貴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三

五三八

人爲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哀號往卽玉克勤奮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爲密聞之中書卽日詔罷役先是不雨克勤袒跣禱禱羣祠涕泣卧祠下不再至詰朝大雨民驩呼而散是歲五穀俱熟五年秋隣境蝗克勤聞卽省愆輟食稽首籲天迨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笞辱小事諭遣之不畱案牘庶獄輟轉日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作糜遍食之每秋成卽移文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繫斛不遣吏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省歲運糧

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怨  
 懟言之朝蠲其耗每徵天下信符致民民得并力  
 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  
 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  
 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羊牛雞犬散被郊垆如  
 承平之世諸社稷山川祠壇壝器服咸飭如章無  
 所闕修驛傳於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役  
 工於農隙為之民不知勞冬寒河凍驛舟不行命  
 舟人伐木作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  
 郡故以葦困時糧火屢為災教民為陶瓦屋百餘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四 子三十五

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為屬吏楊貢所  
 構誣詔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重峻治之以用倉  
 中炭葦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  
 子孝孺上書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  
 會空印事起又就逮而沒克勤孝友備至與人交  
 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  
 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子進二木瓜  
 笞而却之鄉人為饒陽令者以潯鴈侑書力却去  
 而於人最恩南冠過郡者必米膠遺之不能步者  
 僦舟車送之同列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會飲醉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五 子三十六

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為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  
 會大師十萬往填燕官吏索糧芻相膠轄于前克  
 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  
 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勒民夫五千決河  
 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承  
 起數尺而去克勤為政以風俗為急以德化為本  
 郡最煩劇民孚化久益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  
 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  
 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為也府庭不陳柎械懸葦  
 鞭楹間示無刑罰奏六歲績績最錫燕賞還郡

畏慎晝所為夜必白之天俯仰無愧作宋太史以  
 為古體道成德之君子云  
 吳履浙江蘭谿人國初為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為  
 丞儒者也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偽  
 有發摘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  
 召使與前語弗加咄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  
 也有徵調召大姓坐廡下好言慰薦諭之聽人人  
 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卒不能為姦民

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挾法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豪奪之歸縛瓊輝道箠之箠殆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爾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瓊輝悟頓首惟命履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縣令至召民轉輸不時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罵令吏卒以語動令怒欲逮論一鄉民獲六七人下獄嚴錮之而往捕其餘民大駭履計民無罪出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倘急且有變自古未有窮刑法逮衆而不變者也事得已南康俗好祀淫祠祠有蛇出戶限民驚恠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德基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爲丞六年而去去三月他吏用法急而亂民益追思之知安

化縣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爲兵天下既定豪酋易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險岨自全江陰侯良檄旁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履曰易氏自逃死無他惡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爲逆用兵未晚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檄取故兵請爲農者民自驚奔相告勢危甚德基屬耆老諭民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德基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之且恐其叛去安可責以事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蹈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越三載入朝擢知濰州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匹萊守核其孳息駒欲責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洵洵矣履不聽曰民實不欺烏可妄責其償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當宣布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於是事得罷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稅吏聽之履曰牛羊後有死瘠患不如粟也獨收民粟已他縣牛羊送陝西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後千人部送隣縣牛德基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中道牛死誰當爲償

耶力爭不奉命德基為吏不求威名以愛利為先  
尤重刑獄凡有訟召受訟者面質之平其怒而止  
終不忍置民於獄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  
其期約故物價不踴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  
民感之以為愛已居濰二年會改濰為縣召還遂  
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履交狎戲  
呼謂之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德基曰唯唯公何以  
命之濂曰 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  
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  
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德基至家如濂戒竟全不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八

三六

抵法云

陳知府灌江西廬陵人幼孤事母孝好讀書元季憂  
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良田皆棄之築場圍樹木  
焉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  
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賴安陳友諒強禮致之  
灌度其不足與有為也去不顧 高皇帝克武昌  
灌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 上與語  
奇之灌因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納中山王北  
征以經歷贊軍已擢為寧國府知府興學育材除  
民所疾苦抑蕪并創戶帖覈戶口之欺隱者 上

聞取為式布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伐石築  
堤作水門蓄洩民至今賴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  
廩獨虛籍其數以上灌庶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  
耳必發之得罪者滋眾乃揚言將以某月日行視  
廩覆歲儲民聞爭輸補及期廩皆實而弊亦盡革  
有盜四十人以劫麥舟獄當死灌視其詞曰此愚  
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  
引行劫為比乃獨坐為首者一人餘減死論灌風  
采疑峻秉行清介訟者至片言立斷為人所畏服  
其為治務寬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大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九

三六

行洪武四年謁告歸省召至京未命卒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志行淳實始為諸生時扁  
讀書所曰待旦軒洪武中擢知蘇州府 上以吳  
民為張士誠守死染夷俗為僭靡增其戶稅用重  
法繩核之罷訟者更持短長蠶起民益困號難治  
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弛張寬密以時措數造請  
郡中賢者考求治道商民生休戚俗尚淳漓為興  
革吏民同心向化稱大治為列郡最隱士王賓居  
陋巷善舍車徒往詣賓門候見之賓問為誰應曰  
姚善也賓乃驚曰明府乃幸臨陋巷乎開門延語

及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禮之又往候  
韓奕奕避入大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  
而不可得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得會有  
俞真木者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  
講經書以訓士一日饋米真木所誤致芹芹受之  
吏覺其誤詣真木以告真木曰錢先生與人不苟  
合尤不苟取與今受府公米不辭抑亦知府公之  
賢故也具以質告善善聞之立往候先使道意芹  
對使者曰芹誠幸願見公然芹良也禮不敢往見  
于庭苟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宮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十一 金三十三

善如期至延芹置上座請質經義芹曰此儒生之  
務公今有官守何不談當世之務而亶及此耶善  
敬起再拜問今日急務芹出一簡授之竟不交一  
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策也時靖難師起芹以  
蘇股肱郡故及之善大悅薦以為行軍司馬及  
文皇嗣位購黃子澄急子澄避善所約與航海善  
謝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公王臣也可四往號  
召規興復善守土臣義當與城為存亡及被逮不  
屈死

光遠浙江嘉興人洪武中以椽從擢知龍陽州招

附懷來浚城輯士民賴以息改知泰和州時亂久  
粗定民好訟稱難治前守吳去疾禁訟者或以告  
光遠撫然曰民有冤守弗為之理民安所訴乎頃  
之訟者雨集光遠乃自為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  
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一二已又俾凡訟  
者居樵樓上思三日然後訴不三日去不訟者過  
半矣於是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  
之民誠冤輒為之疏理非誠負冤願悔自止者聽  
不問未兩月而訟清乃吏又畏光遠精敏毋敢欺  
舞文者境有虎適其時禁民蓄兵械虎益暴光遠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十一 金三十三

草檄告神虎一夕遁去州以大治光遠澹泊無營  
所居解無長物藝蔬自食於民事無巨細必盡其  
心去廣日民遮道號攀欲為立石會有禁不可乃  
止吳守安慶人為泰和最賢且勞顧繼之稱二賢  
守云

謝子襄江西新淦人洪武末以人才薦授知青田縣  
遷知處州府本誠心為政上下孚格郡多虎及早  
蝗子襄禱于神天大雨二日蝗盡死虎遁去嘗有  
盜竊官鈔不可迹子襄投牒于郡城隍盜閱所竊  
藏于私室忽疾風起入室捲墮市肆中因遂獲有

盜牛鬻於市將屠之牛逸至子襄所俛首若有訴  
遣廉問得實歸其主軍校羣嘯聚巖阻為民患朝  
廷發官軍二千人勦之處人恐子襄盡閉軍城中  
毋出陰遣人召捕之而定民賴以安先後歷官三  
年一不以家累隨云

錢本中常州武進人讀書習法律洪武中以人才舉  
歷知故城元城縣有聲改知吉水豪民宿吏素為  
民患苦者捕其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壝學舍  
召諸生躬教之旌別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嘗有  
盜聚山谷間時出掠郡守欲以兵殲之本中單騎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十三 金三十六

詣賊壘諭禍福咸相率縛首賊自歸會赦量免本  
中勵清操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裁足朝夕以  
誑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留不獲郡人學士胡廣  
力保之得官民聞本中且復來空間并迎拜如見  
父母未幾以疾卒民哀慕留葬吉水爭為負土營  
塋云

劉叔苾廬陵人初為沅陵知縣以愛民為務勤撫綏  
縣介溪峒間先是民多困徭役自竄山谷中叔苾  
至流徙者悉歸復業有爭訟不治以法為開諭再  
三心服而後遣之遷北京部員外郎廉勤舉職召

修永樂大典沅陵民數陳乞請叔苾還官詔陞辰  
州府同知一州七邑民如得父母會營北京宮殿  
率郡民就役卒都下民在役者悲慕具殮祭甚哀  
役滿相率載其喪歸葬辰州

龔鏐字子諫南昌人領洪武鄉薦授給事中多糾正  
遷雲南僉事廣西蠻煽亂鏐親率官軍進討生繫  
兇渠追還被掠男女數千口擢四川按察使鏐平  
生耿介持法不少徇情可原必反覆詳讞務令法  
不勝情在蜀開釋死罪囚至五十餘人又宦田園  
無旁拓閒居布袍芒屨間閑化之富豪子弟輿服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十三 金三十六

少侈望見輒避匿妻久從宦絕不治粧飾歸篋僅  
一金珥鏐見之駭曰安得此汗吾素風投之江其  
苦節類是

衡岳字世瞻汝寧西平人少以俊茂舉于鄉升太學  
以選應詔赴詹事府議事敷時政切直擢廣東潮  
州府同知約已惠民自常祿外一無取布衣蔬食  
如寒士嶺海間翕然稱其廉遷陝西西安府知府  
改慶陽治行如前時民愛之如父母諸僚婦會飲  
在席者金翠綺綉爛然岳內子荆釵布裙而已既  
罷頗不樂岳曰汝坐於何所曰首席岳咲曰既坐

157 平定縣志卷之四 三

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寧可得兼耶慶陽人相傳以爲口實永樂中人觀言事忤旨謫戍南交慶陽西安二郡戍千餘人詣闕頌請貸不報 仁宗詔求賢以薦起爲南城令改南豐令祿故薄常不足於用於官舍種蔬以自給家人有愠色輒曰不猶愈於充軍時耶無不意滿以薦擢知桂林廉慎之操愷悌之政始終如一引年致仕歸貧不能自存及卒身無以爲殮子孫無以爲喪

蕭省身江西泰和人永樂初進士授刑部主事進郎中蚤暮執勞名實孚上下遷河南布政使時河南頻歲旱蝗省身務寬恤郡縣承風宣德民賴以安省身能容人過而不能容己過每小失輒赧然面赤立改圖焉

蘭侍郎芳山西夏縣人倜儻有大節讀書通古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永樂中知吉安府寬厚持大體而明習吏事庭無滯牘有告訐者芳數語立決事曲當吏無容其奸治一主於愛民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故有銀冶可闢芳博詢無之卽草疏言縣實無銀冶可闢獨言者爲妄以欺耳卽有之甘斧鑕之誅事得已自奉儉約嘗蔬食服無統綺事

母孝而母賢教芳日所行事必命陳於前有過必質責之芳受教惟謹先是朱仲智守吉安禮賢愛民剗弊政民甚戴之改重慶民思之而難其繼顧得芳民大喜至今吉安語賢守曰朱蘭朱蘭云宣德中乃有陳本深本深寧波人治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有冤抑不伸者三尺童子得自見求白人之郡民耻訟尤折節下士色辭謙和未始有怠容郡人安之考九載滿民不忍其去請藩憲乞留增三品俸復任前後凡十八年乃老民家戶戶祝之

何冢宰文淵江西廣昌人永樂中進士官監察御史以廉介自將洪熙時按山東摘發如神按四川劾侍郎楊和而下三百餘人貪暴吏往往棄印綬去時蜀旱所巡郡輒雨人呼爲御史雨宣德中以都御史顧佐薦出知温州府捧璽書馳驛赴任旣至綱紀庶政仁威兼濟舊額田十畝以三畝爲陸田俾輸麥稅稅苦重質田者莫肯收陸稅訟以繁多文淵爲請均陸田之稅與水田埒民大便之郡所屬稅課司河泊所舊征銀鈔已峻用金銀之令而舊課不除輸銀者多破產文淵以稅銀例當禁請



自今銀課皆收欵金鄉盤石等三衛軍怙恣不供賦一束以法樂清東數鄉濱海俗獷戾文淵患之思有以變其習選民間俊秀補學官弟子員督教之俾俗興於學諸政事有不便於民大則驛奏小則立改振舉學校羣諸士而親課之學府椽中有警敏好學者免治其簿書業課之後皆為名人修條制使吏有所守祠先賢舉逸民興禮讓時嫁娶重喪葬具儲積別善惡百廢整然中使歲至温取供御海味果實為煩苛文淵先事措置民以不擾一日檄下作漕運巨艦四十五艘民駭動文淵料工費擇其人董之民寂若無後居無何山無盜賊民寡詞訟境內稱治而隣郡有獄訟不決者咸爭來質平歲旱齋戒禱山川請以身為百姓當譴咎泣拜哀惻而雨歲以大熟處州盜起文淵詢知賊怙烏風洞據為巢常居之遣經歷黃誠徑往捕悉得其渠魁大帥他郡執村民為俘以倖功爭於按史以為皆平民宜貸也得活者數百人永嘉民兄弟訟財則召其鄉老諭以天倫大義判詩狀尾辭懇款民兄弟感泣還而敦睦 天子嘉其治行璽書獎勵增秩二級久之擢刑部右侍郎温人號泣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十六

金

三十八

遮畱男女送者數萬人居民在江北者率父老童稚望風拜伏岸側在郡六年無錙銖取於民布袍蔬食處之恬然民為生祠祀焉後官吏部尚書且死語諸子曰吾嘗為温守為温民所戴今又數十年乃心未嘗不在温也我死神氣其在温乎臨海王度言吾浙十一州後先吏至者莫良於何吏部矣余童子時輒聞父老言何公之守温也庶而不激故人不能免明而不苛故人不忍欺惠而弗有故久而弗忘凡此皆先朝之盛云子喬新官刑部尚書有傳時荊州守大庾劉永廉幹有弘局以大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十七子 學士楊榮薦奉璽書之任勸農興學均賦簡訟清吏蠹抑豪強郡中稱神明疏親王不法病民逮下獄事理復故官以憂去郡中軍民數千人請奪情起復前後十四年卒于官民立祠祀之霸州守張需治有聲初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家置一簿列戶男女大小人口之數派其所宜種粟麥桑棗孳畜雞豚之目時下鄉至其戶簿驗之違者謫罰於是民力農畝無游惰不數年田野大闢生理日滋會畿內蝗大作需捕瘞有方吏部郎魏驥行撫至州治異之下其法諸郡後為王振所逮謫戍邊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十七

子

先是河南叅政孫原貞上疏言故汜水縣與中曾  
泉以御史謫任操行廉謹蒞事勤能勸學典禮督  
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窘無牛具者貸與耕種無木  
綿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  
田以收穀麥樹材木以備營造通商賈以納逋稅  
官有儲積民無科擾又以其羨餘造船以備饋運  
置棺槨以助死喪歷任三年化醇訟簡家給人足  
然考其所以治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財  
厚生而已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懷惠至今此  
豈非古循吏之事盛世之所宜有哉乞勅追復其  
官爲天下士風之勸旨曰可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十八子

三十一

何少宰理字道濟浙天台人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時  
方重守令選知江陵縣始至作榜文告諭懇到明  
盡民誦之有動於是平徭訟勸樹蓄恤窮振弱禁  
姦招逋訪孝子節婦及忠賢之裔褒表之以風重  
學校正禮俗民歡然以爲未嘗有也縣當衝午嚴  
禁申令雖權貴無敢漁一錢累歲逋租至十四萬  
石部徵之急理念民貧不能償乃括逋戶免役者  
令之曰世言戶役既佃田立戶而免役寧有是乎  
定其等俾出募役米而逋租畢完以舊令復遞去

以薦超德安知府亦先榜諭吏民而後畢踐其言  
歲必再按所屬以省耕歛廉利弊每季召諸生校  
其業高等者寘府後堂躬教之隨州民數百家田  
爲楚府護衛所占秦奪以還民考績最超授福建  
布政使時沙縣盜作軍乏興理調度隨足而民不  
加賦丁內艱起貴州布政使土官無貲弗得覲職  
者十五六理至得畢紹之抗章請蠲逋稅餉兵春  
給糧秋給銀以便夷省漕四川湖廣粟饋貴川艱  
甚俾以輕齎代爲之糴減時直十二貴民獲利而  
川廣尤大便之秩滿擢南工部右侍郎時舊都歲  
久百司皆弊當葺造而費鉅乃清廬場之新葺抽  
分之腐木碎炭內府之積久布帛咸出售殆萬金  
又請南畿獄囚當贖者隨葺造所需而納於是自  
郊廟宮殿百司若城樓街表造葺動千百間暨修  
戰艦江防畢皆飾而民不與知又奏請饋運至南  
都者自船抵倉石費米三斗請兵就船支三月之  
餉官取費米歲可十萬石以備賑從之轉南吏部  
左侍郎卒理爲政清慎忠勤凡政精慮而果行一  
主於惠利在江陵纔七月去之日民攀號盈道奔  
餞數十里楊文定歎之曰世有爲縣七月遞得民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十九

三十九

如此其深者乎會命大臣薦所知文定與馬學士  
愉各署所薦皆理名於是有德安之陟其所至民  
勒碑祠祀之

張常州宗璉吉安吉水人也同知常州府事專督農  
視民如子喜為之興利行視水教蓄泄躬履壟畝  
察種植而勸率其勤不職者或時坐阡陌間與民  
相爾汝如家人未嘗笞詈人遇老病鰥寡尤恩所  
過飾學校正士習民甚戴之部使者知其得民也  
檄督賦民爭趣事恐為累而宗璉終勞來無急也  
會以直民忤清軍御史憤憤發疾卒宗璉澹泊一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二十

三十七

毫不苟取自舉進士入翰林吉士為刑部主事春  
坊中允已乃出未嘗以家累自隨一室蕭然及疾  
病醫入室索燈燭無之僅出取膏油一盂入望見  
以為從外入也謝卻之其操如此卒之日老壯奔  
號哭奠者累日樞行白衣冠而送者數千人

謝都憲士元字仲仁福建長樂人舉進士為戶曹郎  
知建昌府先是吏治多姑息民好鬻訟始視事訟  
者懷牒盈治門立發擿數奸一訴者方出券士元  
立叱曰券偽也券年踰二紀而券紙乃今式非偽  
乎訟為衰止郡有所軍與民居錯盜竊夕數發軍

官入賂庇不捕士元操它事把持之勒部盜盜無  
所伏乃大新學宮聚古書製禮器樂器課士遵行  
之士以有造諸城樓壇廟之頽圯者畢飭祠李直  
講觀表其墓旌節孝門作敦化表忠勸學圖詩摹  
石流之民間郡民高年有行誼者延見詎民隱諭  
令以禮讓化鄉俗賜詩留宴禮儀優渥至戚兄弟  
骨肉之訟及覆化諭作詩以諭之今猶有傳者其  
為守先化後政如此南城民有得石佛家腐鼠棲  
之屋脊羣鴉為去來謀之眾謹以為神爭事之碎  
之庭而止有妖憑女巫腹言禍福如響曰靈哥士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三十八

元命召之妖曰吾畏謝公吾去女巫遂如常遇僚  
佐有恩禮部使至讓善引過屬有疾入寢躬視疾  
死者歸其喪成化中巡撫卿夏時正薦以為崇尚  
風教幾古循良得推恩封父母妻視其官歲再饑  
再發粟不給則繼以俸富民感勸爭開廩延糶饑  
以不害秩滿郡民詣闕請留陞從三品俸仍舊官  
以憂去補廣信永平乃以右叅政分司東川夔東  
鄉連為盜剽劫議徙縣士元曰有備不害即無備  
雖遠能自保乎檄縣因舊城甃之浚其隍而捕殺  
盜數百人縣得不徙建始土人豪奪相讐殺事于

川湖吏憚惛觀望卽稍誰何之輒攻剽於道恐來者士元行部廉得其豪魁引繩根治之建始帖然進副都御史巡撫之吐蕃大娃小娃二種相結欲擾邊未發士元曰比其發吾不可以寬乃行邊繕亭障嚴斥候選軍實以警之虜來獻賽惟徐行以文告宣諭虜散去覈邊儲得隱粟十三萬有奇以紓邊屬饑民流徙爲廣宅十餘區處之爲粥食之藥病瘞死給歸者符得傳食還其處日夜規畫所全活數萬人自叅政布政使至巡撫在蜀者八年全蜀戴之士元天性孝友事從父如父三弟終身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金三十四

林尚書俊曰成化間郡多良守威延平顯楊嘉興繼宗與謝建昌尤名皆躋位中丞士元守建昌九載秩滿民願留再蒞又三年忤時宰意旣去建猶補廣信補永平一守留滯二十年自信易而違俗難翁張如是斯稱吏所以難也 楊都御史繼宗山西陽城人性鯁直言動磊落天順初起進士爲刑部主事卽獄中重囚時予食飲櫛沐曰此曹皆天民雖罪當死亦宜善視蘇活之會廷議擇郡守以王忠肅薦知嘉興繼宗獨携一蒼頭書一篋以往署中蕭然如旅舍與學勸士憫農恤災以事至郡者必和顏曲問盡得郡中諸豪奸及良馴狀與民所疾苦卽事至常持以調劑興革却豪奸斂迹良善帖安諸利滯畢達有孔御史者挾滅凌有司酷虐民多死者繼宗不忍榜通衢募死者家自請府孔聞避旁郡去勢人子署縣篆竊帑金莫敢問繼宗收治之追其金御史行部欲出之乃詰之曰盜有失主今爲誰繼宗曰朝廷卽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曰知府卽原告御史慚而去嘉興當江南孔道內臣百方索賂繼宗直與之藁藕曆日內臣曰我安所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若

好布絹繼宗曰諾則出牒取庫金入曰與大監市布絹索金錢則又出牒取庫金入曰布絹金錢在也幸與印券附案令他日得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繼宗有大節持風裁藩臬御史亦威懾嚴之然所治郡中豪改過即止不深究嘗治一郡豪伏罪釋之其人退杜門不出者五年一日以事至治前識之召入曰若某里某甲耶爾今為吾良民矣遺米肉而遣之滿九載民遮道扶携不忍去立生祠祀焉當是時嘉興治行聞天下陞浙江按察使貪墨吏望風走避去盡革諸司和市鎮守內臣橫索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二十

金三百九

日供萬錢繼宗一符下杭盡革鎮守兄在司禮時於上前言浙廉使楊繼宗之橫也上曰得非不要錢之楊繼宗乎大闢懼伏地不敢起得不害時常積倉倉官十餘人以虧糧監併者歲又至鬻子女以償繼宗心憫之莫喻其故適倉官送月俸正數外贏數斗較他大吏俸皆然問之曰此常規也繼宗乃悟前倉官所為虧糧故欲具奏上僚屬懼以請繼宗曰俸本民膏脂食之不能盡其職尚且有天殃况正數外抑主者贏令鬻子女自食乎是食其子女也倡捐俸設法補之於是諸繫負

者咸得釋內艱歸一敝篋自隨起復進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戚宦庄田占民者盡奪還之民成化末疏忤旨謫副使弘治末復都御史巡雲南卒於官繼宗好善惡惡出天性與人不苟合人亦憚其方嚴踰壯年輒獨宿不內居官三十年終始無一足敢暮夜及門者所守郡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光明俊偉雖庸人孺子莫不知其名後守者莫及焉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金

二十五

三六十七

盛都憲顯直隸無錫人天順初為御史論石亨不法狀謫知東鹿縣邑豪石聞其來搖手相戒曰是劾石總兵者不可犯也比至變搏擊為循良吏畏民安未幾丁內艱去民伺其服闋相率詣闕言願得盛知縣復任許之顯再至專以德化措刑不復用有爭訟者諭以理輒叩頭聽受去不復辨隣邑久訟訐不白者各自詣質平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界真保二府間四境民聞風自歸郊有荒落地聚以成市因呼為清官店後仕至左副都御史

陳布政智湖廣咸寧人初為御史執法嚴明陞陝西按察使多惠政民深德之遷江西布政使宣德中

永豐盜就擒從賊者千餘人皆論死時歲荐饑智念民因饑而挺諸脇從者衆不可令疫死作粥食之具以聞 詔決其首惡者三十餘人餘皆免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人衆請捕論下令曰告虛實不可知卽無實宜詣府自投衆悉自詣智諭之曰我誠如人言下吏鞫訊若諸人能保家否乎皆頓首曰不能曰如此當出粟濟饑民誠出粟當貸爾有衆衆稽顙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以賑存活不可計後遷都御史以行民追慕思之

皇明書卷之二十九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循吏

劉知府實字嘉秀江西安福人宣德中庶吉士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便養陞同知金華官金華三年會歲旱賦逋叢積催科急民至鬻子女實奏得貸又贖還其子女郡有頽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修葺之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傳以他徭家益困爲疏免丁母憂廬墓終喪遷順天府治中益廉勤饋一鷺不受擢知南雄府南雄當嶺表孔道商

稅累鉅萬知南雄者動盈饜推其餘事過客爲游聲稱實至不肯私一錢存稅十之一繕郡學補張曲江大庾嶺松居無何中貴至南雄冀重賂不得苛辱之郡人擁實出中貴見實得民乃大驚欲召釋前憾謝不往中貴去至韶韶人宣言南雄守且驛奏索賂辱太守事中貴乃大懼劾實抗勅使毀勅逮入見實具言臣從仕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糲衣敝欲爲國家愛養所部民以是觸天使無所逃罪 上爲霽威然竟死獄中實行已峻峭嗜經史坐公府手一編閱之事至掩卷已輒復讀僚

友竊咲之不爲止尤長於春秋中夜思經義言得  
蹴童子燃燈起疾書之劉文安稱其生平清強甘  
心貧饗與古范丹李及無異以孫丙貴贈侍郎

王弼字存敬浙江黃巖人仕爲溧水令溧巨猾席勢  
爲武斷吏莫能誰何逮獄論死溧有湖可田督民  
隄其旁田之中貴人視馬歲有賂弼不賂也入爲  
刑主事累興化知府興化多豪任稱難治弼至太  
息曰是故秉禮之鄉何謂難乎律身端潔布令信  
節制度嚴祀典厚科貢郡孝節必樹閭表門郡人  
劉閔以節孝聞弼親詣其廬訪焉閔至庭則設賓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二

本三九九

榻尊禮之行飲射一宗古儀禮登降拜跪盡日無  
惰容俗婚喪過侈而佚蕩往往以賭博破家弼設  
牌書勸戒文懸之使開諭弗變者乃懲卒徒下鄉  
攝人故爲暴弼爲立期日定限授訟者自付之聽  
就理後期者有笞民得無擾賦稅均徭自以品式  
處分吏獨受成案苞苴盡絕俗喜爲胥吏至托請  
冀必得之弼俟藩司名牒下乃覆上頽風大沮部  
使者更驛法非便弼譬止不聽則疏復其舊舊卷  
濟院居河水上游患大風者相屬汙水行城中闔  
城病之弼擇邑厲壇之右立屋園井廁特敞以請

遷之焚故屋平其地諸學校壇宇公廨陂池道路  
若祠廟在祀典者畢飭漏澤園隘別增之費盡出  
餘積一不以煩民始公牘叢委弼指揮立辦其後  
旦日視事比日中則庭無留人坐公堂讀書竟日  
而已宿弊盡汰獄訟盡止盜賊屏息治理爲天下  
第一莆人以爲百十年郡守未有也會病作民爭  
走禱沒羣聚哭盡哀立祠祀之請衣冠塋焉弼形  
貌不及中人而神觀英爽明炳幾先盡脫凡累隱  
然以古君子自期待云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三

本三九九

段郡守堅字可久蘭州人仕爲福山令李文達公薦  
遷知萊州後改南陽堅爲政尚教化先禮後刑諸  
屬吏不法者立按論民或良或奸相宜訓治識王  
尚書鴻儒張貢士景純於微賤中躬督之學後皆  
成名儒女纓而殉夫死者二人自往祠祭民翕然  
向理南陽俗美至于今堅嘗被酒杖一囚醒而忘  
其故是後飲旣不答  
丁知縣積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  
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  
則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梁編修儲李主  
事祥爲先容旣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

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利始下車中貴弟梁長責民逋過倍復訴之積廉得其情追貸券焚之出是權豪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爲書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賄博竊盜之禁榜門示耻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其性習春秋祠事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歲單丁小戶亦不下五六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四

五十五

千積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池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曰此令責也於名山頂築壇以祈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因得疾疾旣甚猶日寃心民事遂卒官民相與吊哭於途歸德里有一姬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父死吾何以聊生是以哭其得民如此陰貴常州無錫人以貢任陽山隸廣之連州古所謂天下窮處也貴至不鄙夷其民爲講律令俾知所

趨避又大書爲善最樂四字印給之有兄弟爭田者做蘇清河故事反覆開譬皆感泣去有死囚必爲求生道不得已焚香告天而後定獄中置一響板曰冤未達者擊之數月間恩信旁達書片紙于門民如期響赴以感瘴病吏民走禱無虛日又走百里求醫于連州其沒也巷哭達于野邵侍郎寶稱其論政似崔寔憂時似賈誼勤小物似江祿惇夫婦之愛似白居易篤朋友之義如李若谷云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五

五十五

條類戚施剝劇甚瑜若不聞也晨入揖事當治治之旦日復入事當治又治之或符下行縣卽積歲沓不舉若叵測貽身災者皆上馬去不顧治如法卽已事已輒納符退入舍卧僚友問其弛張方略云何輒移語他事守聞驚嘆以爲不可及禮異之温故山海區民以險豪吏以威懼永嘉民戴堂以拒捕所司以逆聞瑜謁部使者曰堂豈誠爲逆者耶畏囊頭荷校就獄死耳且罪止堂而草薙禽獮之非宣德惠愛意脫困獸跳踉如民何請往招之卽單騎緣澗谷招致之而事平千戶陳清越聞人



已聘女而美訟奪之府下瑜治盡法治女獲還聘夫沙園地界平陽瑞安間海風駕潮齧岍圩民苦虛稅瑜為築堤搜蓄之歲以有秋今所謂靳公塘者是已其為治要在利民而完安之剷除其疵癘他攝署如真以無營為鈞取亂其心故能成其志後家居溫人過必入候致水土物沒溫人哭之哀年五十未有子妻為置側室實仕人女急得金以緩禍者竟遣之不索金已而子貴生官大學士贈如其官君子以為仁人有後之報云

李濮州緝饒州餘千人樂易孝友舉會試乙榜授常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六

本三百十四

州儒學訓導擢知山東濮州緝仁恕果決伸滯釋枉而詳練於世故民不能欺給其大都與民省事為先務濮苦河修河歲調卒民不堪役緝為免其役而徵諸當役者工食以待事公私便之校稽丁產盡得所隱漏定上中下戶而賦役始平修州學朔望必請學親為講授諸生有親沒廬墓以毀死者妻自經以殉之為請於朝祠祀焉大旱民至采草木皮以食亟發廩賑之民得無饑死改同知泉州府泉多訟號難治郡有疑獄叢案難決者下輒辨治民抱牒赴上司訴輒號願下李二府屬邑同

安多豪猾健鬪而喜訟緝往署篆豪挫手相戒無犯者署守興化興化翕然頌之嘗歎戎伍勾補之弊曰古者罪人不孥今法非古也獨子畸戶驅令數千里遠征有司獨苟免罪責爾如民何所清理得不遺而全其室家者甚多陞督府長史以去民挽留不可得為立石頌德而濮人思之尤深立生祠祀之

林性之晉江人也少有至性與其兄受書於其父父時時舉所受書問之對甚悉兄不能對父怒而跪之輒同跪兄數以過受笞即解衣請並笞父以其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七

本三百十三

故意輒解自為庠生時諸經生咸遵信其說教授常數十人盡給其父兄性之悃悞重謹世俗諸一切鈞鉅機警之習咸耻不為亦其性不能為者舉進士知麗水縣麗水故巖邑人以為非擊搏殆不可集事性之曰唯唯然竟不變父之邑亦治豪胥黠吏徒手坐曹中至不能具饘山谷捍文網之民有十餘年名捕不能得者亦涕泣歸誠於其一言邑故有窰課後窰戶以課重走徙盡則均其課於並窰居人之不為窰者民苦之性之至為疏除其額會造籍里中以竄絕自言者數十戶畢減之守

令本以課額戶口爲殿最而性之之爲令如此蓋其循也遷戶部浙江司主事監龍江天策倉律令倉法最重坐者往往累死而老倉曹方收粟時貪升斗賄不擇美惡乾濕畢收之歲久浥爛輒繫死不能償至連逮其妻孥性之款款戒其人曰奈何以升斗故坐重法乎倉吏有坐浥爛當坐者輒愀然曰奈何以升斗故坐人重法乎發倉粟與其浥爛者均給於軍曰軍所虧粟粒無幾耳而可以脫繫死者幾何人吾何靳乎於是諸屬感泣至不忍犯法改龍慶古北口倉則以爲商賈邊儲所本商賈病則粟不來粟不來則邊人坐困故一切條去其不便者而高其價格之於是粟溢於廩得時其出納以急邊已又以員外監天津倉值倉粟空又寒凍餉道阻軍無所得食立奏請發旁近州倉粟給之或以法閱之不爲止報可行當是時微性之一軍幾詢詢性之本循循畏事爲戶部慎出納守尺寸至其越法有移用曲法有寬貸有足多者可謂循吏矣

唐郎中侃丹徒人少從丁補齋璣學爲高第弟子競競厲名檢於庶耻大闕蓋生而性然平生以忠孝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八 木 三百七十八

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自代弗得乃籍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夜不解衣者竟父獄乃止及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携妻子獨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蔬羹豆藉茅以居令永豐知山東武定州皆悍訟侃豈弟務掩人疵取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始若甚迂闊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念以爲永豐健訟起於錐刀競利競利起於靡侈不節相高於是躬率以儉約進父老爲陳務本裔用周恤相保之義俗尚鬼有獄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

日又喜爲俳優使民淫於欲而匱於財侃曰此大蠹也痛革之立木牌二於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今日從理者左欲和者右久之民多立於右以求解言或當于理道雖賤吏必改容謝爲立行其無理雖權貴人百方爲請說終無所假借以是告訐之俗爲之一變在武定以鎮靜撫綏疲人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萬二千

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議欲濬州境徒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盡以壑皆得寢 章聖梓宮壙承天道山東往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九 木 三百七十九

上官哀民間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昇一空棺旁舍中 諸內閣牌校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言供張不辦者死矣欲以恐嚇錢同事者竝逝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來矣錢終不可得也於是諸閣愕眙瞠目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逝者皆被劾逮去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居刑曹以執法得情著稱卒貧不能殮刑部自尚書而下及諸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十一本三百十

僚賻之錢乃棺而歸其家

危郡推嶽字季申黔陽人以進士為吉安府推官廉潔自持疇如冰霜而坦易無城府屬邑安福苦虛糧如水火鄒編修守益大憂之言于朝呈于巡撫列愬于藩臬郡邑下獄任其事嶽閱籍詢土宜盡得其奸究根影乃告于民曰綺羅之豪坐享其粟藜藿之蚩日削其肉爾其無贖貨無玩法以蹈于往弊弊者有常刑又以丈量法莫善於鄉有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禮庶士而告之曰孺子入井矣同室有鬪矣蓋各宜其力焉願無吐剛無茹柔

無倦終茲惟萬物一體之學與諸君共之復列疏于大吏及僚友曰維此惇獨將以為福維彼高明將以為毒請無貳于浮言無挫於橫議以壞于垂成於是分野授任布令陳教三其籍以防奸四其壤以定則十其眾以同好惡五其會以廣耳目一之于神明以反心志四境之內惕惕欣欣咸夙夜服事也嶽以疋馬從二史往覈之無時陟巖壑犯風雨冒炎蒸弗避也既而內子沒殮之復來孤稚呱呱乳之復來躬咳且疝也療之復出及疾病綜羣冊核之不少衰其體國恤民可謂斃而後已矣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十一本三百七十六

嶽而後吉推官惟閩人陳仕儀新蔡劉修已陳雅淡劉忠信敦行教化其沒也民尤痛惜之語具羅太史表中

吳副使惺臨江新淦人生而方介寡合善任事事不可弗顧度可為必為之無沮撓起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例當入內府查武官黃武黃籍浩繁人恣窟宅蓋覆其中惺入內舉內令序坐內令秘久不傳聞固已服其練達會校人竊籍連諸闈乃大恐祈哀自是不敢有干改南車駕主驛傳舟車有賞貲避役者數請託不得免得內降免之為之

通朝廷易撼吳郎中難補與化知府念父年高不可往留妻侍以二童自隨嘗即卧內見賓客賓客見其衙齋如禪室無敢言私者與化素多訟惺聽決如流頃刻輒遣數十事死囚坐毆殺論死自訴傷無驗疑之命燔水母納鹽自臨濯視乃得傷且左失三肋語囚曰毆者右手固左傷宜肋之失也隱傷失肋非驗而何有自殺妻誣其讐者云耕田爭水被毆死惺訊之曰妻死時月日大霖雨爭水何爲竟坐殺妻誣不行郡中惡少數十人善健訟訟滋繁或有蘊火燒民屋爲搏攫者皆迹捕得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之寘諸法惺英敏邁常倫每聽訊手執券口延問他疾苦殊休暇竊窺者咸駭嘆久之訟衰少至庭無留人乃日走學宮爲諸生談經義校試其文李御史行部喜校人內股人多死杖者惺豫戒隸必毋杖內股御史怒命縛去易他隸他隸復然御史召惺詰之惺曰方春時和某戒隸令勿杖內股多死人傷感德耳御史慚避去於是與化獨無死李御史杖者嘗病旱爲雨禱民請祠某山神曰聖君者許之期三日不雨至于七日惺怒曰徒邀福而不恤災物之蠹也焚其偶立雨捐俸爲義塚收葬

骸脩南北兩洋水堤章漁港創東山閘時蓄洩塞西湖港尾斗門減埭田草蕩歲連大穰獲異麥穎禾遷四川按察使備達州兵去之日民追號如失父母會與御史忤易月輒解去御史遣人追謝巡撫都御史以擅離奏皆不顧既歸薄產裁具體室無婢媵行無輿馬而部使問遺郡縣交際皆不受惺孝友淳至母病癱不解帶者數旬母卒壽九十餘惺年亦五十餘矣哀毀至嘔血少從兄遷學敬事之終身如事父遷卒號哭奔走爲卜地忘寢食至羸猶以不及視窆爲恨臨終遺言甯宅償貸金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三十七

妻子環泣麾之去曰毋亂我我縱生終不能庇若等也倏然而逝

崔叅政陞字廷進相州安陽人父失官貧居日一食猶糲也陞學益攻苦母憐之泣謂曰從兄賈不易効耶陞弗聽愈益攻書年二十六李給事中異焉妻以女舉進士拜都水主事改武選職方郎主客時番人有踰請者賂鈞樞者許之趣上議執弗僉名番人夜持玳瑁奇香各十餘斤餽陞斥之出旦聲其事遂寢星變求言陞與餘干蘇章奏豎闔干政妖僧蠱惑援比儉壬逐忠良所致又言兵尚書

王恕今伊傳不宜置南京奏入不報弘治初有延  
安之命延邊都瘠耗習狃而俗夷陞至正規畫固  
局鑄謹簿書節浮浪省遊宴時出入退粟菜私園  
諸自潔清至矣乃清疆場嚴徵稅平徭役鋤豪橫  
招流移墾荒閒實廩庾乃始葺廢墜療疾疫敦行  
布惠黜邪崇禮興學誨徒咸鑿鑿名實成化末郡  
大饑民大半亡漢中山谷中陞蒞郡復者十六七  
會屢豐斗米數錢耳斯不足觀政耶出見宜川知  
縣唐來馬鞍驚曰鞍如是萃耶廉其價近百金曰  
有一鞍百金者耶遂收按之果盡獲其貪狀黜來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十四

三十九

又杜文祥者延之巨猾也見公惠和心易之每大  
言曰崔誠好官然貧官吾起大獄必且窘陞佯若  
不知者已而殺人陞收鞫之然罪不至死遂生之  
議者謂陞內明外容剖大決難靡動聲色在郡七  
年擢四川右叅政監營壽王官於保寧費數力舒  
逆申王于境民無擾者陞行部勾稽既詳顧又喜  
廉臧否與僉事曲銳齊名蜀人語曰崔參曲僉屹  
如雪山嘗如松茂得疾遂致仕歸三十年卒陞恭  
儉出于天性少壯隱顯一節家居檢書課農灌溉  
花竹

張津字廣漢下令戒民毋相鬪訟喻之禮義務為安  
養生息事無細大舉自有措置然不為米鹽紛更  
嘗曰法必有弊非法之罪變法則弊益滋仍而採  
之斯善為治者嘗燕卿大夫薦羞簡甚而情意款  
洽酒酣乏投壺取瓦罌為壺投之以箸其自奉儉  
薄類如此故俸不待餘稍贏則以修學舍助一切  
公費視民財猶已膚體樽節愛惜纖芥不遺承饑  
荒凋耗之餘未暮年而民大裕待士以恩禮或謁  
公者苟其德可敬不以其人布衣或忽即干以私  
雖大官勢人面折之不少容歲旱齋戒將出禱吏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十五

木

三十九

曰天井之山有靈湫焉五里而壇維歲禱之地津  
冒炎暑援棘而上詣湫所禱焉越一二日天微雨  
水泛湫湧溝澮為溢日本夷名朝貢來販易後歲  
數至而民大騷津曰曷使外夷蠹吾赤子悉繩以  
國憲經畫供億民夷習聞政聲怖悸曰天人也藩  
臬至父老相與羅拜願借寇於朝遷山東參政行  
之日小民遮道啼呼擁牽挽持屨去明日將懸屨  
郡門公竟遣人追還民益大愴至山東寇靖擢僉  
都御史提兵

程節字文純建昌南城人舉鄉試授景州學正提身

範士務砥礪名節次及其文藝當奎引重命主瀧  
洲書院遴十八庠弟子員雋者從講迪充浙江行  
省考試官所錄稱得人尚書鄭公曉其首選也以  
母憂去職服闋補曹州轉松江府學松俗習靡懈  
力鎮浮誕崇廉質謹條約上禮讓斥浮澆奔競蹈  
履繩墨以身爲諸士先直指使視學一生於講未  
致頌美賞紙倍當道出憚惡其諛佞取紙散諸生  
斥責之士習丕變擢知鹽城縣鹽城海邑民竈賦  
徭多奸避覈正之歲旱蝗民饑憚力亟行賑助有  
寃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申雪活之築堤捍決河創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未

三十七

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悉力惟恐  
後轉上元縣在留輦下俗雜政殷勲闕慮驚臺省  
牽貫憚壹意利民弗趨避心誠孚感輿誦翕然內  
瑞以事過金陵所至饜虐夫廩外無備也瑞怒欲  
辱之憚抗陳民艱瑞爲改容民居近 孝陵者以  
誣誤殺苑中獸入死獄莫爲直憚白司寇得未減  
諸散荒錢平市直酌公費後政咸守以爲法蓋宰  
二邑三入 覲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隸馭馬  
而已時霍尚書韜爲留禮尚書風稜矯矯莫與匹  
民爲之語曰禮部霍韜天有日上元程憚月無雲

盖以竝也歷南刑主事郎中守鎮遠鎮遠夷方也  
憚勤恤其隱無鄙薄心外屏私餽內絕私取去煩  
苛寬權市公聽斷懲暴橫清驛傳時供億困弊憚  
加意節省損浮費十五六屢決疑獄毀淫祠建社  
學有點卒妄奏辨其誣詆反坐之豪民侵貧弱者  
地訟四十年未決斷還之戍伍有三十年未支糧  
者多方給與叩苗叛豪猾與私通者痛鋤禁擒其  
首夷懾不敢犯官九年轉陝西苑馬寺少卿馬政  
弊已久憚劬力振釐至不下堂五日夜稽侵地復  
牧軍簿覈丁馬除補之疾作致事去憚入官四十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未

三十七

年初終一德廉勤端惠所至樹風教白建節婦孝  
子忠烈祠毀妖廟以其址塋野死者其折獄不務  
苛訊要以理屈其心或書聯語韻語于牘歸訟者  
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去必有頌聲或勒思于碑  
或尸祝于家或祀名宦祠歸家無餘貲自奉儉節  
旣屬疾猶倡建族祠定祭儀增墓田修譜乘諸先  
產盡讓其伯氏居室與昆季共獨所宿樓兄子舉  
其半鬻之獨作籬自障書聯風雨半間樓云  
彭簪字世望安福人正德領鄉薦知衡山有惠政移  
倅常州遷靖州知州逾年解印綬去居官惟奉公

恤民不事表暴所至民愛之如父母歸隱東陽石屋間鄒祭酒守益築室為隣與諸士人談學晚益篤書座右曰認元來本體做見在功夫於後輩善啓發款接尚真率無賢愚咸樂親之鄉族有鬪得一言可釋有不畏刑罰而畏其聞之者山居十二年石忽隕遂歸就正寢簡別同志蓋垂瞑匪懈云刻期日沐浴端坐而逝羅文恭稱其貞而不矯達而不肆

黃玄齡字崇壽建昌人成化進士授翰林檢討性端謹自飭事母孝以母老乞終養不復仕閉戶讀書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六

手不釋卷足跡不履公廷恬退之操終始不移人服其雅尚云

曹祥字世奇太倉州人少居貧贅時氏力讀書而數奇僚壻王生已為公車士矣婦母張媪薄祥不以為壻數祥突烟冷即併日食不從張媪乞釜焦張稍悔割田遺之謝不顧試高等且廩以讓其友貧者支生遂領鄉薦北上抵安德遇盜同行一越人墜蹇驢不能上以已騎易之卒以其人免以母老就官建陽訓導遷教諭懷安祥集諸生之憂餒者得百人為大釜瀹貯粥糜魚羹以食之而課文

義以士行相規切傲弗逞者鳴鼓聲其罪邵康僊公視學政獨賢祥舉以風七閩又六載始得令新昌其為治洞坦不設鈎距諸來訟者取片語而決或扶之至十輒罷之曰休矣逐而歸耕織矣間譴一二訟師斥之境外民貧苦重索嫁多弗舉女祥咨於士大夫為嫁程若嫁厚者取婦而責索裝者產棄女者以次第法祥築長堤扞溪水行隄所而吏民畢從者祥手一最重石肩筐土而日視吾力所任而準辰至酉罷亦以吾為準蓋不閱月而堤成九載俗幾變邑人之有女者以千數携而送祥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九

邑當台處孔道祥獨不事厨傳曰奈何疲民以取譽以故鮮賓客聲而獨仙居應司寇大猷為吏部郎稱其嚴不苛辦不擾察不細莫不飾控不折峻不激成不怠困不求為循吏第一祥當之部考最以母年高歎咤曰吾雖宦不一日倍母而今何忍倍母也取部符篋之亡何母卒終喪遂不復仕新昌人為立碑頌德祥在新昌九載臺使者薦書亦屢上陸太宰者鄉人也祥不捐咫尺書以贊太宰後坐法戍而道新昌執手曰甚愧見公居鄉絕不喜言令時事鄉父老獨怪祥仕宦後先十八載而

廬產無所增益意其廉而疑其木強少文故爲令事祥亦自忘之一日御史干旄過祥里修刺入謁祥問而知其爲新昌呂光洵也坐定呂自通其父故邑豪公扶之市以懲祥意不自得呂乃言微竊吾父扶故得以終爲長者曰翁去吾邑十餘年而德翁如一日也爲竟夕談乃去又一日客有常洲令俞時及入謁再拜伏而泣已起居若家人禮問之則新昌故御史集子也御史集使還里暴卒而祥悉解裝以殮出時及牀下而撫之時時召食縣署如父子曰翁去吾邑二十年而德翁如一日寧

皇明書

卷之二九

二

獨時及也未幾而郡守林懋舉復來修禮如俞林則故爲懷安教諭時弟子是三公去祥母所報謝三公亦謂人吾至今尚莊翁不敢以他事請云居杜門間出服田父服道傍望里中子肩輿來輒走避市舍須過乃復出而於鄉黨會用齒推爲祭酒則攝齋坐上坐亡所孫而間於末坐少年非是折之苦爲面赤或目祥是不從輿中來人耶咲曰徒者避輿者當而坐者與坐者抗議亦當鄉黨乃益嚴重祥然會亦益稀王世貞曰行罰而使其人不怨爲德而身忘之古之道也年八十二卒遺令曰

母以誌銘涵乃公

張淑勵太原孟人也第進士知濟南歷城歷城會城也所供億轉置送迎舉取辦郡大夫以上暨有事境土者令咸賓下之歷多山磽瘠水則陂圩值荒歲民無所自活淑勵至屬歲比災厲邊被兵師旅在外急催科如捕亡淄青持戟之士日肩摩就募道路使者相望疲命於送迎居期月淑勵循循應之一若不欲有爲而事循循漸就緒民便安之邑舊以律占租役常與他沃壤地埒而田瘠稅腴大不較民多逃徙則始第坵畝履原隰視土燉惡以

皇明書

卷之二九

二十一

登下其賦覈額著地沃壤不得有欺謾百姓始不以磽瘠爲子孫憂諸供億轉置迎送舊委諸編戶歲數十家以分聽其給歲終以貨賂之人出會之十登其六七民苦役甚得代若解懸而其產蕩然如縉至二千三百金淑勵實始定吏會之議使度支在官工賈無以乘緩急什器儲粟得轉相爲用沉壞勿廢棄約不復舉長物責邑人直而五十六年敝政如洗邑不重困庶見弘治之舊郡大夫以上日晉接不遑暇而儀愈安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常夜折訟得情皆片言而壺壺問



民疾苦必竟辭嘗謂人曰吾四載於此縣署有未  
蹈之迹而未嘗一日忘兼照於窮閭月旦與諸弟  
子設俎豆言詩書士再登薦者七人所在生齒繁  
殖流移安宅嚮附者衍負版焉李廉訪攀龍頌以  
爲屬災厲邊圉之餘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安以本  
俗使百姓培氣歸得爲君子之政云

王詔字孟宣濟南歷城人以鄉舉知定州定畿內地  
雜戎夷守無良去者詔更約法示誠信及旬釐弊  
幾盡及月而曠得息政化大行蜀生卓甚者道定  
遺囊裝百金來言自詔曰第往當有爲守者至則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三 木三六

有守者一人生謂曰何不携而去也守者曰人有  
棄子者我守公不忍也爲涕流活之我恐携金去  
使公流轉於公之境哉故不携也梁御史來按部  
俸入獄惟二繫囚焉登上考先是州田多汗菜人  
不能市牛耕爲孔明木牛法代之耕力得半牛在  
定三歲擢開封府同知會朱僊鎮盜起陷尉氏詔  
卽往擊賊設伏扶溝下約舉幟翼攻之賊果嚮扶  
溝冒伏中遂鼓而擄首虜執訊以還詔微知賊家  
在扶溝必重質妻子也河決金相寺口水出地上  
一丈所石橋歸德間殫爲河二洪竄雍漕粟不得

上議者請自孫繼口至清河口百餘里大興卒塞  
之非十四萬人不可計伐薪買石費十七萬餘緡  
詔往行河卽湛祭令木工表舉茨而自蹈穉理捷  
事卒徒勸赴畚鍤百餘里雲舉人自以爲常見公  
凡三月河隄成纜筭九千七百餘緡賜從四品服  
色會母卒歸治喪比禫懸車不復出

劉世亨江西臨川人進士知涇縣屬歲侵不欲以善  
賦聞請得當戶部勾校例幙被去林中丞潤因民  
請疏畱之世亨乃序立條教櫛比其俗輸爲限役  
爲等損冗費禁苛取平亭其騎置之他郡邑者毋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三 木三六

使勞不均歲時行鄉落勸農力耕置社倉教積貯  
諸開墾荒塞因山負澤聽自利弗禁婚塋宴會哀  
俗成則去其奢織民食稍足乃喜曰可教矣鄉有  
約約有長長有副申 高皇帝大訓衍廣之章善  
用長瘳否用短月朔燕見諸生致問德業鼓鐘間  
作聲詩繼之彬彬踰踰士民風焉則又曰耳目之  
地得無有蠹治者乎斷革訟師搜剔吏弊吏胥徒  
凜若負霜大豪閉門中猾儂行則又曰四封之內  
得無有狂徒賊吾民者乎起自旁邑莽伏戎乎令  
諸鄉鄉募武勇趨健必如格令巨室主之據要走

險捷策飛應寇至輒警警輒獲邑有虎爲文禱之  
虎負子奔去乃飭村落儲木慎火儲堰慎水於是  
民視令若在襁褓令民若爲之慈母嚴師也以選  
部召涇男女耄兒相率走數百里泣祖於江之采  
石卽其地亭焉歸而四鄉民各祠諸其鄉東茹麻  
北古樓南妙峰西下坊若一云

熊丞輝字國光南昌新建人少事楊文恪公治易以  
諸生貢爲定海丞未三月丁父憂去服闋除山陽  
總漕都御史高公委之事事辦使理訟允民投  
牒訴者皆喧呼下山陽丞會又丁母憂去高公出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二十四

見民白衣冠送者填衢巷問知爲山陽丞也破格  
給路費太息者久之曰卑官不當如是耶服闋補  
常熟丞職水利而浦港湮塞久莫問也乃憤曰遠  
怨避諂以自謀得矣如曠官何力主浚浦港而歲  
大熟侯仲金冠海上戕守禦官殺掠中貴人沈之  
詔捕勦而捕盜簿豫規避去金壇簿禦寇死撫按  
官會委丞丞詣撫按言賊負海爲險而我兵怖海  
舟常暈什不能持且非素練無節制急則走耳請  
禁瀕海州縣商航毋入海斂我兵數舍賊入海無  
所掠必轉而掠陸陰遣人出焚其舟賊失勢成擒

矣竟用丞計殲賊捷上部議丞以功贖罪不知丞  
本職水利非捕盜官然卒不自明也於是撫按皆  
太息以爲丞才而義非其職而委之不辭非其罪  
而坐之不辨事不避難功不要賞且他美咸稱署  
上考而丞竟以考察失官撫按官咸莫知所坐也  
丞旣罷諭家人曰無怏怏不記勦海賊時若輩咸  
願罷官保性命耶卽以其日啓行丞所至榜門揭  
坐必清必公至是視篋笥如始至時歐文莊曰嗟  
夫世德險微如此夫世之吏獨爲人役屬役監貳  
役長有司役鄉宦勢要如丞飾躬修政務樹立使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二十五

木

撫按禮丞至優於縣令府倅孰爲平心堯堯者缺  
揭揭者折丞其能久於丞耶丞旣歸足不至城府  
而鄉隣質成者往往不之公府之鑑湖之上而丞  
善掩人瑕垢博譬婉諭歸於息聞解爭又多所賑  
施有明叔之風

約論曰余讀唐冢宰龍序循吏錄美哉乎其言之  
也可以勸政矣其言曰正德末龍以御史巡按江  
西時江西經宸濠虐劉之憐士馬驛騷軍興急而  
民沾於危亡庶官之政若棼實不勝是懼亟問於  
一君子曰今日之事矣先曰民病哉官邪昌哉恤民

隱正吏習其大已問二者奚先曰吏失職則民失業夫民猶羊而吏其牧之者也古之牧也良故澤而肥今之牧也殘故瘠而隕正吏習急矣乃布檄繩諸黷貨奸宄者弗悛者斥勿貸然俗猶未變君子曰性有善惡習有上下政有勸懲今之政毋乃詳于懲而勸猶略乎龍曰不明之過也乃俾有司錄先循吏沒而有遺愛者于是乎廣信府錄同知曹琥吉安府錄推官陳茂烈建昌府錄推官羅江于是乎恭和錄知縣陸震安福錄知縣莊典言其政皆曰介乎其廉而節也郁乎其惠而和也挺乎其直而不回也皙乎其明而不闇也秩乎其肅而不替也民始咸莫乎安若堵乎而今其由出乎思之若父母乎予曰美乎碩乎澤澤乎吾幸而論其世焉錄止五人慎之也抑以耳目之所睹記事易見人易感也附錄高塾易春吏習有關焉特錄劉源清大忠義也附錄夏尚劉聃貴士行也夫忠義昭士行興然後吏習不媮勸之大者乎後四十餘年吏治益靡甚浦江丞張寅者起諸生以貢得丞丞廉歸而殪死丙寅迄庚午不能喪汪中丞道昆開府鄖屬有司行視地南郊舉丞喪塋之為表其

墓曰嗟夫今刀筆吏以簿尉倖史起家率捆載歸猶然厭梁肉上農九人上賈千指乃丞閔焉以溝壑終悲夫往丞居邑操行為名高余獨多丞濁世奚得此顧羣吏遞若潮汐時至則以新沒故何論清濁哉丞一旦罷纍纍從諸捆載者以歸如之何其不餒且死也然齊侯千駟夷齊首陽誦義者在此不在彼又曰道有隆汙命有羸訕鄧通梁武猶不免饑死如命何嗚呼勸之大者乎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三十一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三十一

三十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能吏

周新廣東南海人永樂中由鄉舉爲御史敢彈劾貴戚畏懼呼冷面寒鐵公擢浙江按察使有冤民淹繫久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果洗其冤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問左右言城中豈有此木乎曰無之獨一古寺有此木然去城差遠新忽自悟曰此必寺僧殺人瘞其下也往發之得婦人屍訊寺僧立服人驚以爲神初至道

皇明書

卷之三十

乙

水

三百四

上蠅蚋迎馬首而聚遣人尾之行得一暴屍身有小印記在衣帶間念此必布商及抵任集市商貿布於商布中得印誌合者召鞠之果服實殺布商乃悉以賊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子顧死於盜也一巨商遠歸未抵家而日暮念孤行恐爲人所圖潛以貨貨置一古祠石下明往取亡之矣訖於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覈之果然蓋商歸語妻而樓之者竊聽往先取遂併治之嘗巡屬縣以微服觸縣官繫獄中盡與獄囚語知一縣所疾苦民往迓乃自獄中出縣官恐懼伏罪由是

郡縣吏股粟莫敢肆持清節最苦僚有以鷲炙饋者

不食懸於室後復饋者指示之家故貧未顯時妻

治泉爲活後同官有內宴諸婦各盛飾惟新妻荆

釵布裙大類田野婦盛飾者皆慙慙乃更爲澹朴

其風節類此 朝廷命錦衣千戶如浙捕賊吏顧

卽受吏賊新捕繫涿州獄千戶逸走闕下訴 上

怒命縛新人見辭不撓 上愈益怒命棄市臨刑

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後能以靈響動上

上爲撫然新鯁直政尚大體斷疑獄如神廣浙人至

今猶能談其事

皇明書

卷之三十

二

水

三百六

陳諤廣東番禺人永樂中擢刑科給事中舉劾無所避每奏事大聲如洪鐘 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故 上曰是天生也每見呼大聲秀才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七日不死赦還職陞都給事一日率同列論事觸 上怒罰修象房同事者治完降官去諤貧不能顧後躬治之甚劬值 駕至觀象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道所以 上憐之復官搏擊愈力尹順天政尚嚴察有張趙風輦轂爲清出行無所避誤衝 皇太子駕 太子訖之上 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其優假如此爲

執政所忌出為湖廣按察使刑政肅清洪熙改元上忽問左右往大聲官人今安在宜置輔導使人得聞過時諤以忤親王貶海鹽知縣乃授荆府長史多所匡益 上賜以忠良鯁直四字寵焉宣德中忤王改鎮江同知致仕歸卒

况鐘字伯津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召尚書震以尚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陽不解事為木訥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鐘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蠹悉識之於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謾侮不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三 水滸十

校既月餘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畢具來有勅未宣今宣敕敕中有僚屬不法徑拿問之語於是諸僚皆惕息恐慄禮畢坐堂上呼里老前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善良吾不能如聞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為百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諸府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羣胥大怖股栗不敢辨鐘命引出擇皂有脅力者四人擲一胥空中擲殺之不死鐘大怒曰吾為

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為我盡力耶高投之必死不死若鼠輩死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覈屬吏出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股栗謂大守神威咸畏法不犯於是掃剔諸宿蠹置通關勘合簿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為暴橫者而郡體始尊簿得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禮諭告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威禁大行蘇賦重而官田尤甚民苦之鐘為奏減重賦焚香祝天乃具疏上卒得請復與周文襄晝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四 水滸七

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甚易不難大抵鐘為治專戢豪狡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故吏畏民安述職錫宴賜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萬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重迎張益州鐘剛果敏達不畏疆禦嘗上奏與巡按御史爭相見儀弗憚然度量廓如也興學禮士蘇人至于今誦之以為廉潔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介千夫莫回云其後南京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邑縣人亦起吏由光祿寺典簿累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纒歸家嘗

借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陽請由能膏曰 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累諸公也獨受責降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膏身如能與况鐘者殆士人高等則何可以資格拘也曹達字履中蘇太倉人進士授南太常博士爲御史按輦下有林某者游權貴間以事請達寘之法而翟某者爲林與主迫以權貴書居閒復寘之法京師目相攝強項曹矣甫暮挾其儕糾宰鉉故爲都御史不法狀杖五十謫外亦爲絀宰汪以解達方卧兩緹騎囊達過宰第忽挺立指而詈曰若尚能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五

水

肩脇入長安門耶達創甚僂而步歸邸汪橫暴如此得隨州判官隨暴水以俸緡倡賞格賞援者多所全活攝斬水令 章聖梓宮歸顯陵當道斬水郡縣責供張急達第飭吏民手板水次待達服前引常廩外不進一錢中貴人恚問爲誰知爲達驚曰是故強項曹耶猶崑然御史引帆去遷南城令政善狀非一大者若汰坊廂役崇學校邑有婦貞暴於淫姑以死達聞於上旌之遷南繕部郎領蘆利瓜剖之官民豪不得牟三年遷知廣州府廣會府吏弊蠹集達一切以惠文埽之若洗而頗得難

上聲嘗入覲順德丞趙某夜行金贖怒叱出之至自覲丞坐賕露屬達治極法而巡按楊御史故與丞有連欲縱合達持益力御史恚達拂衣出御史業中沮監司爲陰喝曰守飛書燕中道矣御史窘誣達它罪狀詔既訊疏自白竟遷雲南守而丞及御史相繼罷縉紳快之雲南亦會府治如廣以最聞擢其省按察副使治兵備臨安夷酋阻兵達奮請以所部深入巢卒縛之巡撫格其功更劾之當調人謂達調不當更內地且久資以非時擢耳達咲曰吾往者白吾蟻而今不白者不吾蟻也官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六

水

三十年幸母在而忍倍母出也乃遂歸達少貧日一粥自給及貴而老非客至不三盞或風達力不能恒三盞耶達謂視諸君誠儉然視吾諸生時則已豐王世貞銘其墓曰世好婢阿強名公激世好侈靡而目公畜賢者稱德公亦自得曰儉曰直劑直以溫導儉以仁是唯恭人 范瑟字孔和濟南人登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經筵講官明年謫開州判官剿巨寇量移大名有報笥發焉金也輒斥去擢南戶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遷四川叅議護上川南道道治雅江上游古流

皇明書卷之三十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忠節

王禕字子克浙江義烏人幼秀爽長身山立有偉度元末友宋學士師黃文獻公潛爲古學嘗上時政書不報學士危素張起巖交薦其學行又不報而禕隱青巖山著書戊戌上定娶遣使禮徵之召見大喜署中書省掾商機務常字稱而不名與論文大稱善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謂卿與宋濂學問該洽卿不如濂才思雄偉濂乃不如卿累遷起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乙

三百四十一

威驍卒萬人羗降兵萬人不合將焉置之卽諸羗願合隘中豈得入虜無以應獻馬千匹謝頃之君輒出莊浪則虜在焉疑有伏走黃羊抵黃羊君在焉虜乃引去虜更寇三川復破其衆於紅厓尚書上其功未報明年以他奏報免官邊長老言君所起湟中塞百四十里稱累世功紅厓之役先利致敵再策羗虜一何雄也向令以一儒臣謫去何以自見乎猶復制於脣舌是鞅鞅耳故絀於虜可謂也絀於口不可詛也

皇明書卷之三十一終

居注出同知南康特賜黃金帶以寵之禕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流民收廩其賢士搜除奸蠹經理廢壞郡以安輯丁未召議卽位儀忤旨降漳州通判尋上疏言臣聞帝王祈天永命爲萬世無疆之計在乎修德而已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立政二者修德之大端也昔成周以忠厚開國垂八百之基西京以寬大爲政建四百年之業皇上艱難十載而大業克成亦旣與周漢比隆矣今日急務宜法天道而順人心矣夫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時而搏擊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

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天道或幾乎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爲大德務仁厚寬大而不專於殺戮故動靜合天不然天示之變災以告不饗故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臣聞君臣一體故古者藏富於民取之有節近陛下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民欣欣然庶幾遂有生之樂今浙西卽平租稅日廣賦歛之科當尤有可減者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順人則存之心者爲忠厚施之政者爲寬大而祈天永命之道不外此矣洪武二年修元史爲總裁官拜翰林待制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

皇明書

卷之三

二

三頁十七

教大本堂經學淵深以善開道稱五年以翰林待制奉詔往招諭雲南始至元梁王甚禮敬府僚大臣咸尊重禱爲王言上聰明神聖爲天人所歸今薄海大定宜奉版圖歸職方卽聲名全不然天討且至悔無及梁王初駭服有降意會元主自朔漠遣僞侍郎脫脫使前中聞之恐梁王且貳迫令殺我使以固其心梁王持不決匿待制民間脫脫偵知之質責王王出待制與見脫脫欲屈之待制不屈曰天訖汝有元之命我皇帝實代汝知燾火餘燼顧尤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

有死而已遂遇害瘞地藏寺北子紳字仲縉博學有行建文時爲國子博士請恤典謚文節正統中加贈翰林學士謚忠文時宜與吳雲以叅政復奉使入南亦遇害弘治中贈尚書謚忠節

許瑗字栗夫江西樂平人元季放浪吳越間醉輒大言自負 上定寧越瑗走謁 上言曰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惟有勇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事欲掃僭亂定天下非攬英雄則無與成功矣 上曰四方紛擾予寤寐英雄有如饑渴先生幸教卽授博士留帷幄叅謀議未幾以大平

皇明書

卷之三

三

三頁十七

爲股肱郡令知府事會友諒引兵來攻力守禦城陷不屈死贈高陽郡侯

孫炎金陵句容人慷慨有大節喜雄辯言滾滾常能窮一坐人 上定金陵召見悅之以處在山海間盜賊憑結命總制處州諸錢穀兵馬之柄咸委重不從中覆時 上求才急而秀民有才能者見戰爭方始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鈎致一二入問才智者爲誰今皆安在乃悉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禮招之而青田劉伯溫自以仕元耻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解一寶劍贈炎炎爲封還



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劉不能難乃逡巡就見  
炎置酒與痛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略無疑  
滯劉乃大歎服曰始基自以爲勝公今不及也因  
就聘見 上卽誠意伯也炎旣以口舌安反側郡  
上方四征伐無一卒昇炎於是苗軍叛執炎幽空室  
中夜以燭鴈斗酒饋之曰與公訣炎拔佩刀割鴈  
舉卮酌酒仰天太息曰嗟夫丈夫乃爲鼠輩禽然  
我死死義耳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劔瞋  
目擬之炎飲酒自若食竟賊叱解衣炎罵曰此綺  
紫裘乃 上賜吾者當服以死引枕卧遂遇害

皇明書

卷之三

四 天 三 百 七

上聞嗟悼久之是時同許知府死太平之難者有  
花將軍同炎死苗軍之難者有胡將軍皆名臣  
胡大海虹人也長身鐵面智勇過人從入和陽從渡  
江攻金陵常冠軍授右翼統軍元帥從寧河王取  
嚴衢戰疾力收諸暨衢處廣信張士誠遣呂珍圍  
諸暨以水攻大海馳救之奪堰水反灌之殄勢蹙  
於馬上折矢求解兵大海許之叅佐曰賊狡未可  
信不如擊之大海曰言出而背之不信旣縱而擊  
之不武遂引還以江南行省叅政守金華苗軍叛  
爲所刺而死大海爲將號令嚴明攻克戰取而體

愛部曲撫遺民盡其心嘗自誦曰我本武人不讀  
書然吾行軍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  
焚廬舍故所至降附編氓寧輯有祭征虜之風子  
德濟有戰功鎮陝西時五河耿再成守處州輯士  
愛民民懷其德苗軍叛聞變上馬出馳賊罵賊死  
洪武初築壇雞籠山祭故功臣大海位第一而祔  
以文臣沒王事李夢庚王愷及炎云

花雲直隸懷遠人貌偉面黑驍勇絕儕輩初謁 上  
臨濠 上奇其材力俾將軍略地所至輒破克  
上將取滁州雲單騎前行遇賊數十輩於地杖劍

皇明書

卷之三

五 火

三 十

躍馬衝其陳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  
爭鋒從渡江破集慶以總管狗鎮江丹陽丹徒金  
壇諸縣皆下之遇馬馱沙劇盜數百遮道來索戰  
雲且行且鬪三日夜盡殲之徇寧國陷山澤中者  
八日羣盜蟠結梗道雲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  
計而身不中一矢還守太平僞漢陳友諒以舟師  
入寇圍太平城中乏食士馬憊城陷賊縛雲雲奮  
呼縛盡解起奪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  
不趣降賊怒碎雲首縛于舟檣衆射之雲至死罵  
賊不少變方城陷時雲子煒方三歲妻郤夫人以

牲酒祭先祠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必死國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存否在若輩矣公就執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遂抱兒行偽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漁姥曰此兒良宜善視之耳是年王師伐偽漢漢破孫氏至漁家竊視兒乃在矚漁人出竊負走夜宿陶穴中曙脫簪儻舟渡江遇潰軍奪舟棄江中孫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夜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一父老也號雷老告之故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六

三十九

與偕行得達上所孫氏泣抱兒拜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遺之詔復其徭已忽不見命兒侍皇太子學年十三授虎賁衛千戶

趙德勝鳳陽人沈鷺剛毅馬上運槊如飛元季亂母爲滁陽軍所得遂棄妻子來歸從克和儀真收丹陽金壇廣德宣城從破漢水寨走友諒收黃梅廣濟克瑞臨吉撫四郡旋慶安慶降南昌德勝馭下嚴肅一號令旗幟爲改色從大將征伐守軍令不離尺寸平生未嘗讀書至御敵機略如神動與古

名將合偽漢圍南昌晝夜急攻德勝率先諸將誓死戰且戰且築城城壞復築已盜發蹶張弩中腰脊深入者六寸卽自拔出拊髀嘆曰嗟夫命也夫大丈夫死敵何恨恨不能從真主掃清中原耳遂卒先是僉樞張德勝敗友諒龍江追至采石亦力戰死友諒之圍南昌也兵號六十萬雲梯百道日夜攻圍不解者三月於是院判李繼先副元帥牛海龍趙國昭力戰死康祝叛應漢南昌知府葉琛行省都事葉思成迎戰市中死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守臨江城破死百戶徐明追賊墮穿中賊鈎出誘降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七

三十九

不從死士伍張德山夏茂先戰疾力死捨命王者走友諒軍約日降緩其攻已城守益堅縛徇城下死各有贈封先是副指揮劉齊翼元帥同知朱潛元帥許圭取吉安戰死而張子明者張元帥子也方圍急時爲間使走金陵求濟師夜從水關潛出晝伏夜行半月始抵都下上問友諒兵勢如何對曰賊不遺餘力矣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師且乏糧援兵來立破矣上曰汝歸語文正第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還至湖被執友諒強官之萬戶令徇城給降子明佯許之至城下曰我張大舍

也見 主上令諸公堅守大兵悉起 上自將至  
矣賊怒攢槊之死後鄱湖之戰韓成以死懈賊一  
時死事者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雄元帥宋貴陳  
兆先副元帥余景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陳國勝  
千戶姜潤鎮撫曹信等凡三十餘人明年詔建忠  
臣祠于康郎山命有司歲時祠成位第一尋建祠  
于南昌褒祠諸死城守者已上痛念起兵來死義  
之士封大海越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  
公耿再成泗國公俞廷玉河間郡公花雲東昌郡  
侯張子明忠節侯桑世傑死海寇贈永義侯胡深

皇明書

卷之三

八

六十七

陷陳友定不屈死贈縉雲伯廖永忠陷于張士誠  
不屈遙封楚國公餘各褒錫有差蓋 上所為崇  
報激勸者如此其後死王保保鞏昌之難者曰于  
光死哈出者曰濮英死高麗曰濮真王保保襲蘭  
州鞏昌守將光來援至馬蘭灘卒遇戰被執至蘭  
州狗降光大呼曰公等堅守大將軍大兵行至矣  
遂遇害光都昌人納哈出之降也猶豫未有決常  
將軍茂執之衆驚潰竄匿馮將軍盡驅其降衆入  
關英為殿諸潰衆大恨設伏邀擊英馬蹶被執遂  
絕食不言得間剖腹死真鳳陽人從渡江定南都

有功以都督僉事征高麗敗績被執高麗王欲降  
之真罵厲色曰我 天朝大臣視爾猶犬羊敢以  
降望我耶虜怒欲兵之真曰爾虜敢殺我我 王  
必滅爾國不知大丈夫有赤心耶引佩刀剖心示  
之而死虜震懼遣使請 闕下謝罪併歸真從行  
兵光贈 英贈金山侯真贈樂浪公英子璵  
卽襁褓中封為西涼侯幼趨朝為班行所蹴歸悲  
啼不休事聞 上命御用監鑄一玉字牌懸冠上  
俾羣臣避焉 建文時死難諸臣最烈多至百十  
人

皇明書

卷之三

九

三十三

魏國公輝祖者中山武寧王長子也長八尺五寸嗣  
魏國公初嘗侍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於太子  
特親 建文初兼太子太傅靖難兵起數督師有  
名召還而靖難師入詔文武臣歸附者復官惟輝  
祖不屈 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終無推戴意  
逮御史獄迫問輝祖終不言取筆書父開國功臣  
子孫免死而已 上大怒以元勳國舅欲誅輒中  
止竟從寬典勒歸第葺居五年卒 上曰中山  
王平定天下有大功不可以無嗣子欽嗣魏國公  
欽入見乞守墓 上怒謫居中都

方孝孺字希直浙江寧海人父克勤守濟寧有惠政具循吏事中孝孺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累萬言善屬文鄉人業呼爲小韓子矣年十四五侍父宦游齊魯間歷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喟然有嚮往之意從宋學士游學士大善之極推服欲妻以女時同門皆天下名俊聞學士推許竝讓出其下先輩名儒如胡翰蘇伯衡輩皆自以爲弗如也孝孺志古學薄文章爲未藝畏人以相命居常以明王道閑正學爲已任進修日遠安貧篤學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各大起嘗代宋學士撰

皇明書

卷之三

十一

火三六十四

應制文 上讀之曰此文非先生所爲學士前頓首曰臣昨蒙賜酒誠不勝恩厚醉不任此臣門生方孝孺所爲也 上復手讀再過曰此文勝先生亟召見使相屬于道既見首以王道爲言命賜宴禮部岸然坐上坐 上聞頗不快乃罷歸既又以吳沈揭樞薦召見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會黨獄起逮至都 上按籍識孝孺名曰是天台方生耶釋之已再召見既而曰今非用孝孺時遺子孫令異日光輔太平足矣擢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聞其賢聘授世子經孝孺見王陳道德仁義論經

學無虛日王甚禮敬建文初廷臣交薦召入翰苑爲學士友人王叔英聞之喜曰天下幾可治乎已而曰正學好古吾惧其泥古而不知變也作書逆遺之曰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爾自用其才者爲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自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平高祖察其能行而後言故言無不中當時受其利而樊呂平勃不可得而間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而踈短之今天子之賢願治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

皇明書

卷之三

十二

火三六十九

可比而執事素所蘊蓄爲致君澤民之具者又遠方皋夔然愚竊以爲天下事有可行于古而可行于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于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從之也難從之易則人安其常而不知其變從之難則人未蒙其利而已先苦其患矣人情愛深而慮之至者必救其失于未患之先惟執事垂察孝孺守宋學最固曰治先制作經制在周官 上特倚信議大政輒咨每讀書有疑輒召問臨朝臣僚奏封事命孝孺就展前

批荅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為總裁改謹身殿名正心孝孺獻銘作疑神寶獻頌皆規譏君德而高皇帝所制作頗多所紛更靖難師作上發北平僧道行送之郊跪密啓曰臣有所托上問何托道衍頓首曰上今行必克金陵南方有方孝孺者學行高武成之日必執不降附幸上勿殺殺之則天下好學者種子絕矣上許諾及宮中火起傳建文帝崩孝孺即持斬衰服晝夜哭已收下獄及頒即位詔于天下上欲得名筆代草用厭天下心衆舉孝孺乃召自獄中出斬衰見慟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火三百六十一

不止 上降榻慰籍曰先生無苦余始念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 上曰渠自焚非我意也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上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王弟 上語塞已而曰此朕家事先生無過苦令左右置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矣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上大震怒曰女安得遽死當滅女十族妻鄭氏先自經死 上終以道衍故未即殺孝孺且收捕其家每收捕至輒下獄休孝孺而孝孺終不屈于是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時年四十

有六孝孺和粹貞亮嗜義出天性父克勤守濟寧被誣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不報宋學士卒夔州孝孺披荆榛往祭墓為蜀獻王言軫恤其孤婺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二十八箴及雜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感王治必先德化而後刑戮作深慮論十篇以篡臣女妻夷狄雖一天下終不可干正統作釋統三篇四夷得一字寶于金壁其為文理正辭確一票于閩學而氣頗之深醇方召草詔時 上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從孝孺受學令往諭 旨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顧不識一是字乎及孝孺死廖兩子拾遺骸塋聚寶門外山中甫畢而見收亦論死洪熙初 天子慨然歎以為方孝孺等皆忠臣實弛奸黨之禁正統末太皇太后疾大漸閣大臣入問疾 太后問欲言大學士士奇言建文君嘗臨御四年其實錄當仍以建文紀年方孝孺詩文乞弛禁 太后默然而止成化後建文逸事漸出知海寧郭紳始祀方學士于其里宣城始祀尚書迪于邑鄉賢祠正德中李提學夢陽祀練御史子寧于金川書院嘉靖中鄭端簡立遜國臣傳于所著吾學編中萬曆登極詔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火三百六十一

始霈然肆恩命建祠祀鄉云

鐵鉉河南鄧州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  
奏對詳明稱 上意賜字鼎石藩府有巨獄刑官  
久鞫不能決屬鉉治立具 上益喜命法司諸疑  
獻盡屬鉉居無何陞山東叅政靖難師起李景隆  
駐大軍德州鉉督餉飛輓不乏會景隆師大潰鉉  
與督軍務高巍還濟南以為是南北之衝當固守  
湏後援慷慨涕泣同盟協力以死自誓收潰亡卒  
以守靖難師百方攻圍之鉉悉力防禦莫能下北  
兵堰濟水以灌城鉉宣言請降伏力士城門旁候

皇明書

卷之三

西 火三百七十七

文皇帝入以鐵板下冀得之幾中 文皇怒發大礮

擊城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而時  
時出不意募壯士突擊北兵破之竟攻圍三月不  
能下而退鉉遂復德州諸郡縣擢兵部尚書已靖  
難師攻東昌鉉督師與戰大破之斬大將張玉及  
靖難師入京師鉉被執入見不屈反背立廷中令  
回一顧不可去耳鼻比死尚指斥不撓

齊泰南直隸溧水人洪武中歷禮兵主事 上以謹  
身殿震故禱郊廟擇官九年無過者陪祀泰得侍  
祠三十年陞兵右侍郎明年進尚書 上嘗召泰

問邊將名姓泰歷數無遺又問諸邊圖籍泰出袖

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 上愈益奇泰於是得受  
顧命輔 皇太孫以遺詔詔諸王臨邸中母奔喪  
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皆泰本謀也 文  
皇時自燕邸入臨至淮安泰言上急出勅符勒歸  
國靖難師起天子日坐便殿召諸學士討論周官  
法度闔外事一屬泰泰移檄指斥削屬籍或難之  
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故靖難師以誅泰為  
名既遜國自廣德欲往他起兵興復被執不屈死  
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時永等謫戍兒甫六歲給

皇明書

卷之三

五 火

三十七

配後赦還故今子孫猶存而黃子澄一子走湖湘  
易姓名曰田經猶得存

陳迪南直隸宣城人幼儻有志操洪武中以薦官  
翰林為編修擢山東叅政捕蝗弭盜人德之陞雲  
南右布政使能已夷亂建文初徵為禮部尚書水  
旱應詔言刑獄未清宜勅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  
詣諸郡縣覈獄囚無令久淹又言天下逃民既失  
其家業且公私逋負交迫故憚歸矣失今不卹必  
嘯聚為患宜令有司招徠之其不願歸者聽附籍  
著業則民安而盜息從之加太子太師辭兼俸請

難師起受命督軍儲于外過家未嘗入聞變赴京  
又皇召責問嫚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六人同日凌遲  
死成化中祀鄉賢祠郡人私謚曰靖獻公

黃觀貴池人少受學元學士黃暉暉死難觀益自砥  
礪洪武中擢進士第一官翰林建文中改侍中與  
方齊等竝見信用奉詔募兵督諸道勤王至安慶  
聞變大慟哭已謂人曰吾妻有志節必不辱即招  
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來言翁夫人暨二女  
同被執果携二女赴上清橋自沈死矣於是乃慟  
哭自沈李楊河中

皇明書

卷之三

十六

大

練子寧新淦人少有奇氣和長與金少保幼孜相友  
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為良臣我為忠臣舉進士廷  
對言近時朝廷用人徇名而不責實小善輒進小  
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剴切無顧忌 上親擢  
第二授翰林修撰丁內艱杜門屏跡力行喪禮遷  
工侍郎建文初轉吏侍為御史大夫時李景隆敗  
績觀望懷異志子寧執于朝數其罪請行誅且曰  
臣備員執法而不能除奸請先伏誅 上為罷朝  
靖難兵既渡淮有上書論大計者指斥用事諸大  
臣諸大臣怒詬言者子寧曰事至此尚不能容言

者乎詬者為愧屈 文皇即位縛至語不遜命斷  
其舌曰吾欲劾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  
地上曰成王安在遂族正德中提學副使李夢陽  
為立金川書院祀焉

景清本耿姓直寧人倜儻有大節遊國學時同舍  
生有奇書清求之不與固請約明旦即歸同舍生  
且往索清曰吾不知何書顧又未嘗假若書同舍  
生不勝忿訟言之祭酒清即持所假書往白祭酒  
曰此清燈窻所業書即朗誦徹卷祭酒問同舍生  
同舍生不能舉一辭祭酒顧直清叱生退清出即

皇明書

卷之三

十七

大

以書還之笑曰吾以子珍秘太甚聊相戲耳吾無  
所用之矣舉進士入翰林改監察御史建文即位  
擢御史大夫尋為北平叅議密察燕 上在藩燕  
之見其言論明爽大稱賞及靖難方黃等俱死清  
詣 上自歸 上喜曰吾故人也厚遇之復官自  
是恒伏利劔衣衽中委蛇侍朝莫測也會星官言  
文昌星犯帝座甚急色赤 上內以為防是日清  
衣緋衣入色獨鮮 上疑之朝畢出御門清奮躍  
而前將犯駕 上急命左右收之得所帶劔清知  
志不遂乃起立嫚罵 上大怒命抉其齒且抉且

一書之八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卷 頁 四

罵竟不屈死命剥其皮草積之械長安是夜上  
夢清杖劍繞殿追迫之明晨駕過門屍忽斷索前  
行三步爲犯駕狀乃命藏庫中已時入殿廷爲厲  
詔赤族盡掘其先墓焚焉籍親屬轉攀鄰村里爲  
墟

卓敬瑞安人幼秀敏孝弟少長讀書寶香山風雨夜  
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以歸入門乃累虎也洪武  
中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時諸王服乘多僭踰敬以  
爲言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陞宗人府經歷  
進戶部侍郎建文初請徙燕王南昌天子覽表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六

火

三六十三

大驚袖之翼日召語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  
此敬頓首曰主臣陛下以楊廣隋文非親父子  
耶上默然曰卿且休事竟寢成祖既卽位責  
敬不奉迎敬不屈欲殺之憐其才繫敬獄後于宮  
中得敬徒南昌疏謂僧道衍曰向好臣欲害朕而  
敬惟欲徙封內地意差善欲宥之何如道衍曰不  
然南昌地居上流而勢輕不能制四方用敬言  
陛下乃囊中物耳於是卒殺敬敬臨刑神色宴然  
經日如生夷三族然文帝嘗太息曰國家養士  
三十年惟得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編修球傳其事

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風儀善談論凡  
天下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所著文詩皆峭拔  
磊落五十餘卷

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巖人篤志力學洪武中與楊  
太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竝徵辭還里建文中召  
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曰謹好惡曰  
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  
曰定法制皆援証今古可見行事且曰太祖除  
奸剔穢抑強鋤硬如醫去病如農去草然去病急  
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去病宜調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十九

火

三六十三

燹其血氣禾稼去草宜培養其根苗此今日急務  
也靖難兵渡淮逼江詔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  
行至廣德聞變乃大慟會齊太來奔叔英曰太貳  
心矣急擒至問故乃相持而哭圖後舉已而知事  
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命辭藏裾間自經于玄妙  
觀杏樹下後治奸黨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  
死方叔英死時天台道士盛希年收葬之祠於山  
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  
墓士奇本叔英所薦起也成化中州守周瑛爲封  
植表其墓嘉靖中編修鄒守益立祠祀焉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為霍丘訓導入見高祖問居家何為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高祖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有功陞紀善建文元年王廢盡逮王府吏于詔獄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時衡王幼未之國是修留京師纂修翰林好薦達賢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為動靖難時建文帝自焚是修留書其家別友人解縉楊士奇胡靖等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文帝既即位都御史陳瑛言

二明書

卷之三十一

二火三六

是修不順天命請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內貞外和孝友忠信非其義不苟取襟懷袒易灑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為文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淡雅辭理條達所著有詩小序詩集詩譜諸書居恒言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為慮故行無不果因取古先忠節死事輯為傳故能處死生不惑而從容泰定如此云黃鉞常熟人建文初舉進士官禮科給事中靖難師起鉞以內艱歸且行方孝孺屏左右問曰今此

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又朝廷近臣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守非人則藩籬自撤矣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守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然御下以寬乃治郡良才恐不能已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令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大善之因附書寓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感激與鉞誓同國難靖難兵至江上俊果以鎮江降善為其下所縛執赴京邀賞鉞聞之遂絕食閉目三日求死會有傳善款服得宥者鉞聞之瞠目曰有是哉吾少俟善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二火三六

定吾死未晚也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已善死報至乃起登琴川橋具祭拜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國今君與希直同死國烈矣吾恐獨生乎祭畢遣家人歸祭具從容整衣冠自沈死時比兵四出捕奸黨籍籍言併錄鉞家親族悉驚匿鉞友人楊福具棺衾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慟哭抱起為成禮葬之自屏處福父澹早奇鉞故福與鉞少共學有古行曾鳳韶廬陵人建文初為監察御史成祖在藩時

自恃上尊屬入朝馳御道行不拜鳳韶侍班殿上厲聲曰禮天子無不臣殿上禮不可以不肅王當皇道行又不拜大不敬文皇爲懷然心壯之詔至親勿問靖難兵渡淮詔求能使軍中勅罷兵歸國衆莫應鳳韶請行至軍中弗納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辭衣裙上曰予死得所可不愧吾天祥矣囑妻李白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李亦從俱死

梅殷歸德人尚太祖女宣國公主恭謹有才智能騎射諸駙馬中太祖尤愛殷大漸時皇太孫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與殷侍側受顧命首囑太孫曰燕王不可忽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念可托幼主乃出誓詔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叛父者汝爲朕伐之言訖崩太孫既卽位殷以至親嘗參贊在左右及靖難師漸南逼譚將多選懽觀望乃命殷督師駐淮以阨燕悉心防禦文帝遣使遺殷書假道以進香金陵爲辭殷荅曰進香皇考有禁遵者爲孝不遵者爲不孝王大怒復書言今興兵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非人所能沮殷割使者耳鼻口授詞曰留汝口去與言君父恩義文帝竟不得過淮安乃

渡泗出六合至京既卽位殷尚擁重兵淮上上迫公主爲書以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付中使殷得書大慟問帝所在中使密語曰亡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罷兵入見上勞之曰駙馬良苦勞殷對曰恨勞而無功都御史陳瑛以爲言上曰梅殷朕自有處置明年早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擠殷死笄橋下公主謂上果殺殷牽上衣哭問駙馬安在上曰爲公主蹤跡賊毋自苦殺深曦謚定榮公主高皇后長女故上終恩禮不衰殷二子爲孝陵衛指揮使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百九十五

皇明書卷之三十二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忠節

王良祥符人也建文中官刑部侍郎鞫燕校軍事從末減得左遷靖難後 上德之有 旨特召良良集諸臬司印于私第躊躇若有思妻問故良曰我分當死獨計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為男子顧當為婦人謀乎遂餽良食抱其子歛歔如廁置其子池旁投池死良歿妻畢列薪于戶自焚死事聞 上曰死本良分獨朝廷印信良不得輒毀耳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二

乙 三十五

良毀印不得無罪徙其家于邊台人陳璉私識其事每語及輒流涕沾襟正德中浙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立祠祀焉

劉璟誠意伯基季子也少涵濡經傳究韜略喜談兵洪武中延安侯唐勝宗薦之上 上召見謂曰朕欲汝日夕左右帷闥間使若儀禮司立百官上宣達為職處爾無踰此官矣遂授之賜第馬衣帶又金書除奸剔佞于鍊簡賜之令糾劾頃之授谷王府長史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嘗至燕與文皇帝奕璟勝 文皇帝曰卿獨不少讓朕耶璟欲逆

折其萌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也靖難兵起璟獻十六策不見用令參李景隆軍景隆懷諫又不聽以病辭歸 文皇帝即位璟卧家不起法官論璟逆叛逮之姻戚走餞舉酒言 皇上英武何止唐太宗先生忠良為魏徵可也毋自底刑劉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已分決矣擲杯去至京對 上語獨稱殿下曰殿下萬世終脫一逆字不得下詔獄辨髮自經死

顏伯瑋廬陵人名璟以字行敏介能文章鄉黨稱其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二

二五十六

六行具無闕建文初以賢良徵授官靖難師擣濟寧民竄匿伯瑋設法招揀兵五千人築堡守分三千人應調山東師卒至度不支令子有為還省父曰汝歸白大人吾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已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有為行不忍去父復旋見父尸亦死知蕭縣鄭恕浙仙居人博雅能詩家甚貧釜魚既塵而一介不妄取蕭然斗室與學徒數十人談經理終日高風勁節一時敬嚮聘為昌國訓導及令蕭留心撫字民愛敬之靖難師入竟死二女從俱死

陳思賢茂名人質直好義官漳州居恒以忠孝行誼  
訓諸生靖難詔下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堅  
卧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  
廷瑞呂賢即堂爲舊君位哭焉郡人執送京師思  
賢暨六生咸死先是靖難兵破睢陽教諭吉水人  
王省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曰若等知此堂何名  
今日之事君臣之倫何在遂大哭諸生亦哭遂頭  
觸柱死子夔州判亦抗節死女靜適卽墨周簿聞  
濟陽陷曰吾父必死奔至濟竟以父喪歸當初發  
難時都指揮謝貴彭二馬宜死攻大寧都指揮朱  
星明書 卷之三十二 三十一

兵果起赦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徐州之  
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一日濟遣人  
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過徐見碑怒趣左  
右鑿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  
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而濟姓名適當椎處得  
免濟曩之祭碑蓋禳也初濟與邑人高翔竝徵翔  
以濟好術數止使勿爲濟弗爲止已而有兵事濟  
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  
與俱死濟曰我願爲智士翔竟死而 帝急遣召  
濟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走可免難耳立召僧  
星明書 卷之三十二 四十一

鑑力戰死白溝河之戰都指揮瞿能父子戰疾力  
死居庸懷來陷守將余瑱宋忠彭聚不屈死指揮  
孫太階陳死威庸戰東昌斬張玉戰夾河都指揮  
莊得斬譚淵已力戰死而楚智若皂旗張者俱戰  
夾河死破薊州衛鎮撫曾濟不屈死靈璧之戰都  
指揮宋瑄格鬪死靖難後指揮崇剛張倫所鎮撫  
周元俱死是時有翰林編修程濟者以明經爲岳  
池教諭旁通諸術數建文初上書尅日月言比兵  
且起朝廷以爲非所宜言逮入欲殺之濟仰天大  
呼曰 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已而

爲 帝落髮濟從亡數十年諸 建文帝遊歷數  
遇險幾不能脫賴濟以術脫去後隨 帝還至南  
京人尚有識者後莫知所終  
龍鐔字德剛萬載人洪武中歲貢授按察使以微累  
下遷長洲知縣陞晉府長史靖難兵起徵兵于晉  
鐔不可詔械鐔錦衣獄鐔不屈死收遺骨者得所  
自書贊云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博學厲行咏吳芮祠壁間畫松  
詩雄勁 高皇帝過祠見而悅之召授幕府經歷  
建文中遷左補闕大理少卿 文皇帝渡江得閏

不屈死藉其家子傳道死傳慶成邊後督學邵銳  
建祠祀之

王璉字器之日照人洪武末為寧波知府潔廉平易  
杜私謁革利弊政教兼舉璉自奉約一日見饌兼  
魚肉命撤而瘞之號埋美大守靖難師至江璉造  
船取海道趨瓜州截路耳 文皇問造船何為璉徐荅  
曰由海道趨瓜州截路耳 文皇亦不怒放還鄉  
後黃學憲閏贊以為神明其心終始一德云時孫  
鎮守衛輝以抗節不附謫戍山海二十年宣德初  
薦起為上饒丞不就號冲玄子以終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三百五十五

龔翊崑山人少為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翊大哭出  
遂還鄉有義行周巡撫忱薦辭不就曰翊仕無害  
于義但不欲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  
謚安節先生

高賢寧濟陽儒學諸生也受學于教授王省靖難兵  
攻濟南不下為書射城中使亟降賢寧在城中作  
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 文  
皇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卒不就  
歸年九十餘乃卒當是時列九卿死者尚書侯太  
暴昭侍郎毛太盧廻郭任黃魁陳植胡子昭吏部

尚書張統復官出自經死工部尚書嚴震直復官  
奉使雲南道遇 建文帝悲感吞金死兵侍郎徐  
屋家覆杜門死都御史死者茅大方陳性善卿寺  
死者胡閏盧元質廖昇鄒瑾而燕府伴讀余逢辰  
方起兵時以諫死長史葛誠以上變事死洪武中  
勲臣後當靖難師戰有功若死者皆失侯駙馬都  
尉死者曰耿濬李堅翰林死者侍講樓璉修撰王  
叔英編修王良給事中死者陳繼之韓永龔太監  
察御史死者董鏞葉希賢魏公冕王度甘霖高翔  
王彬而翊死九烈藩臬死者副使鄭本立僉事林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一 三百五十六

嘉猷知府死者葉仲惠王希范陳彥回乃下至縣  
丞衛健主簿唐子清吏目鄭華典史黃謙亦死坐  
方黨死者郎中劉端王高叅政鄭居貞舉人劉正  
之倫而博士王紳子徐為忠文公禕孫坐方黨  
上念禕忠特有因得輯方氏遺文為侯城集後百  
年乃傳寧海典史魏澤故嘗為刑尚書當捕方氏  
匿孝孺一幼子故方有遺育於台謝文肅詩有云  
孫枝一葉是君恩者本澤之力也諸皆表表大者  
而南京故老言建文間法網疎闊道不拾遺有得  
鈔于路者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之去一時

士風朴實死義者至衆入京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縋城夜遁去于是深山中往往有如松陽遺錄所稱者九人及雪菴和尚河西傭之倫雪菴和尚不知何許人靖難後入川走重慶就松栢灘結寺棲焉昕夕誦經山中山中人不知書謂誦佛經也乃誦易乾卦隱士杜景賢者規知之諷使誦佛書已乃誦佛書和尚好觀楚詩時時買楚辭袖之登小舟棹急灘中流朗讀讀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始是乃已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名何許人張目曰松陽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七  
五三九

問姓名不荅或曰此松陽御史葉希賢也然莫可考矣河西傭不知何許人被葛衣行乞金城市中金城極邊地寒傭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稍稍負羊裘披之然必覆故葛衣葛綏綏破不脫也卽夏衣夏布覆葛衣其上人或勸之棄故葛衣直悶悶不荅病數年死呼主人謝囑曰我死幸勿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而川中有補鍋匠若馮翁者亦不知何許人翁客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偶及甘詩而匠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有學者

不索謝直令負檐從補鍋人與錢布米竝受無所擇當食時與之食卽不復索傭遇風雨寒暑卽不出補鍋出錢買酒飯自食嘗寄宿蕭寺中一日行夔州市中逢馮翁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屏學補鍋者不得聞語已又相持哭別去竟莫知所終東湖樵夫浙中臨海人也家東湖上日負柴入市不二價靖難登極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矣樵夫愕然曰舊皇帝安在曰燒宮自焚樵夫棄薪檐哭遂投湖水中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八  
五三九

松陽錄者松陽人王韶錄逋遁臣作也韶遊治平寺觀轉藏聞藏上嘖嘖有聲異之緣藏登絕頂無所見得書一卷視之紀建文臣僚出亡者二十餘人絕滄爛不可讀詮錄其可識者得郎中梁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凡九人田玉與葉御史俱髡髮去爲僧良玉入海南粥書爲業死中書舍人和走異域賣卜給衣食死而梁良用兄弟八人去爲舟師云  
論曰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失其名悼操行難而姓名翳如爲撫卷長嘆不能已也方陳

鐵練諸人浩然天植皎皎矣而周德吉王原采從容完節亦潏然不欺其志豈非賢哉至雪菴和尚河西傭之倫忍垢茹荼卒晦其名以必行其志悲夫永樂初交趾賊簡定反兵尚書劉儼出叅西平侯晟軍軍敗被圍死時僉事呂毅陷陳死叅政劉昱亦死毅沈勇有智略昱嚴猛有吏才宣德中交人變有陳尚書洽洽直隸武進人洪武中以選拜給事中父死五開洽去官走五開觸瘴厲冒險五千里竟負骨歸堊永樂中平南夷黃福鎮南交寬大專意撫輯洽代福鎮甄拔才能振揚風紀交人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九

七

畏之稍暇卽讀書自娛有言兵者則嘆曰兵凶器也古人尚德化不得已然後用及交人反侯通率師討賊洽叅贊通下令進兵洽請駐師石室以規賊且陳方略通弗聽麾兵渡河次寧橋大戰良久洽奮馬入賊陣中欲生擒黎利身被數創而通已棄師走左右挾掖請還營曰主將且退走公何自苦如此洽張目叱曰我朝廷大臣受恩四十年報國正在今日豈偷生乎挺戈陷陣自刎死賊相視駭嘆事聞 上嘆悼曰大臣以忠殉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謚節愍於走布政使弋謙具言都督蔡福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七

都指揮李任都指揮使顧福劉順持揮僉事劉安千戶蔡頤叅政桂平知府劉子輔易先知州何忠內官馮智竝死事竝褒贈有差易先守諒江有善政任滿當還交人乞留進三品祿城陷死何忠守江陵以藩省命懷表請濟師爲賊執賊風聞其名敬禮之共舉酒酌忠忠唾地罵曰吾 天朝臣豈食汝大彘之食奪杯擲之中虜面遂遇害子輔守桂政惇朴不事表裸撫民如子黎賊陷沒諸郡縣獨子輔效死守寇環攻數月食盡人心益固城中兵民皆力鬪死無一人降者城且陷子輔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不可辱賊手遂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後交南終反而死者有史郎中安陳主事鏞語具四夷志中及已巳土木之變文武大臣自學士鵠戶尚書佐兵尚書堊英國公輔而下死者五十人然皆卒倉風沙中非復引義仗節可稱紀如異時矣惟行人羅如壙濱行知師必覆語妻子必死以報國過劉翰林儼屬銘墓劉驚拒之如壙咲曰一得之愚至軍與司正尹昌刑部郎其倡和詩大率傷權奄擅命師無紀律憤憤以臣節相勉後三人者竟俱死爲素定云

鄧傑字孟擴南城人永樂進士授御史出按蘇松諸郡號繁劇前御史多用威嚴爲治公獨寬平將報代自請再留一年詔從之敬慎公廉終始如一吏民畏懷之遷陝西按察使清譽益著晉右副都御史英宗北征至宣大屢疏請回師不報及土木之變從者曰駕不可回公可脫去公叱之曰鑾輿不返何面目見人追虜而罵之遂遇害詔贈右都御史官其子瑞大理評事

毛吉浙江餘姚人天順中爲刑曹郎嚴明廉鯁訊囚多立驗時門達寵盛百司遇之塗皆躍馬避吉獨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三十一

揚鞭揖錦衣衛卒偵百司鈎摭附致片楮入輒報可下獄公卿皆重足待之然犯罪例入廣東司他曹官皆曲貸之吉治之以法不少假會以病失朝達喉健卒掄巨挺撻之見骨吉不爲變以按察僉事分巡廣東時高雷廉苦廣西寇道路榛塞乃或數百里無人烟吉攬轡悲憤進擊賊破之因條平賊方略以上至廉州內官監珠池者繫數千人徵賄箠擊幾斃吉大息曰嗟夫民不幸死賊手乃又死于此乎何忍也盡釋之諸爲內官爪牙者悉寘之法陞副使總軍連破賊已師潰于雷洞從騎勸

吉避走吉叱曰去吾誓不與此賊俱生力戰死是日晝晦烈風雷雨大作山谷震動事聞贈按察使蔭子諭祭賜其家天順中廣蠻亂慶遠府同知葉禎擊賊死成化初肅寔榆林開城令于達教孤山叅將湯胤宗力戰死

孫燧字德成浙江餘姚人爲人沈毅有大略弘治中官刑曹慮囚多平反以廉鯁忤瑾連罰贖歷藩臬有聲正德中寧庶人濠爲反謀益急剝民產庇桀盜助軍燧以右副都御史撫江西大憂之默計曰民怨彼刺骨矣顧以懿親怙天威是不可先發令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三十一

賊反有名獨沈幾潛制其機牙乃亟奏緩征寬役摘奸弊蠹乃宣言盜橫發宜備諸所屬郡邑務節縮費繕城濠蓄糧無兵衛者練丁壯防禦於是首城進賢城南康已又城瑞州曰饒撫罷兵備卽緩急何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憲副僉兼備兵九江當湖衝要請重兵備權令兼攝南康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弋陽橫峰青山諸壑兵獷悍且隣婁妃家易顧募安義招集羣不逞號新民舊惡易煽則又城安義而設通判駐弋陽督六縣兵會城兵器故儲都司府恐濠



一旦起劫為用也則假捕盜盡出之外府已見濠為逆謀益急又結中朝諸權幸恐變起內外於是陰具䟽濠事言濠列為藩王親為宗室富貴矣乃臣惑誠不知其所為寧府使齎重寶往來京師者踵相屬於路此何為也鄱陽賊吏名捕之急輒竄王西山墳廠中吏不能復得夫匿巨盜又何為乎太監畢真徙鎮守浙江王厚贐為別別時辟左右耳語真首肯者良久乃去夫密囑背公厚贐結好非藩王所宜有也他顯者狀未論論其蹤跡可疑慮者䟽七上為濠伏所遮具得之乃間從他省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二

三十一

得上又為諸權倖所得持示濠索金壁而濠乃大恚宴酖之不死及濠以生日宴鎮巡三司宴未畢偵者自京師還言中朝遣駙馬侯給事中來即訊矣濠大懼乃召其黨劉養正劉吉等入與計養正曰先發制人明鎮巡三司入謝宴可就擒以舉事毋束手待訊是夜於府中宣言朝使來實太后密旨召濠入監國遂集兵及旦諸司入謝左右探甲露戈而待濠奮膺高步立露臺上宣言曰今天子巡遊不反 太后召我監國若等當保駕時變起倉卒燧張目直視曰有密旨請看濠怒曰若何言

今天祚密移汝大臣震不知耶何聞大義也於是許副使忠節公達大憤挺身前曰賊妄言求死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孫公何不罵遂大罵濠濠戟手怒縛二公出許鎮曰早聽我言先發不至此蓋達知濠事且發後先事制之也時孫公年頗高就縛時臂折已噴血矣達方壯罵不絕口卒俱死且死時達挺立惠民門刀斫其頸不動眾共摧抑令跪竟不跪死是日天忽陰霾是夕主事馬思聰以督餉至下獄不食六日死叅議黃宏亦不食獄死副使河南固始人身長巨口猿臂燕頰沈靜有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二

十四

謀略先是山東盜大起州縣吏業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食飲以馬或棄城遁達方為樂陵令令行禁止乃無城即築城浚隍倡勇敢繕械器貧富均役不踰月城成又使附城民各樹土垣封簷端垣開一竇如圭僅容人家令二壯者執刀伏竇內餘編行伍匿衢巷中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乃洞開城門如虛邑賊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刃無所展入竇若出走者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以功陞山東僉事巡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鎮懷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持利權

制誘諸守臣諸守臣以目爭歛遜相結納獨遠素引法批繩其羽翼不貸又密勸孫公先發後聞孫以爲不可然甚奇重之及被害遠父方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卽爲位易服哭人恠問之曰副使者我子也兒素志徇國故知之嘉靖中竝贈禮部尚書立祠祀江西官其子各一人錦衣百戶孫謙慎明恕衆共稱爲鉅人長者許明亮有經濟才雖秉節死咸惜其未盡用孫長子堪武舉第一人歷官都督仲子埤尚寶卿季子陞禮尚書有文行孫鋌今祭酒子孫特盛蓋若天所報云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二

十五

正德盜起時裕州同知郁采上蔡知縣霍恩不屈死西平知縣王佐棗疆知縣段豸力戰死皆贈官賜蔭而扶風知縣孫璽代州人以都御史檄城略陽版築作而盜至略陽令順欲亡去璽持不可誓必守力竭罵賊死令嚴順者乃揚言璽與扶風令同奔溺江死都御史求尸急乃取江濱尸歛之歸其鄉子走京師投匭上狀下都御史王廷相訊乃得實贈光祿少卿賜祭蔭子於戲順非宿憾璽惟耻其無能故忍而壅闕之語曰忤心慘於戈兵諒矣

約論曰予往聞會城人言當孫許就義時孫噤不作語壯許公逮死罵不屈也是不然孫公諸措注峻制密防無須更志濠誠可貫天日豈大聲色哉然今學士傳往事顧爲孫公語甚壯非事實矣唐尚書言大節同者不拘小異至德合者不徇微迹故馬黃亦烈矣乃或以孫保濠賢孝爲貶行以王新建討賊時語疑新建觀望嗟夫死以明節生能成事功灼灼如此猶不免疵詆者之口况隱約乎故夫毀自靖者勿與知可也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二

十六

張世忠不知何許人嘉靖中虜俺荅越大原掠上黨平陽提督宣大都御史時未至我師連營觀望不肯戰世忠等與諸偏將自侯城村起連盟約攝虜誓力戰已諸將閉營不相援而世忠軍壯戰又力賊悉力攻之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世忠軍世忠憤曰諸將獨不念血盟耶被射傷裹瘡下馬四面步戰賊亦窘會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追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己至酉賊見我兵死傷衆無他援又久戰力竭遂躡我營世忠頭中二矢墜馬死張宣張臣等痛世忠死猶率旗軍曾五等力戰亦並

死贈世忠右都督與銀十斤宜臣各四十兩仍祀  
祀之

草野臣曰如 高皇帝克金陵嘉元南臺御史大  
夫福壽守節不下也命禮葬祠祀焉已勅禮部言  
元右丞相余闕守安慶殫忠以其家死江州總管  
李黼臨難殉義與闕同命有司祠祀比克元元學  
士蔡子英義不二亡去後得之館儀曹子英竟不  
屈勅有司津送之出塞以能培勵節行基運于來  
今邇締交養望之習勝而士氣選悞間名世高虛  
之士鑿靖難之烈劄鉅痛深遂貶拒風節倡明哲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十三上二百〇八  
保身之論而士習益靡然嚮利違難矣

皇明書卷之三十三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將謨

徐中山武寧王達鳳陽人幼倜儻沈雄有智畧年二  
十二 高祖起兵授鎮撫托股肱心膂之契乙未  
上為濠舊帥孫德厓軍所得而滁陽王亦方繫德厓  
以當之達身易 上歸而詔乃歸德厓以易達脫  
上於迫故於 上最親戰多笑多不戰而克故常專  
征 上親征常留守蓋其信也始從渡江下太平  
已從定建康乃別將諸將浮江東下鎮江兵不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乙將

血刃民晏堵不知有兵授翼大元帥丁酉克毗陵  
轉徇寧國下之戊戌 上征婺州王居守建康已  
亥偽漢將趙晉勝營柵江擊破之進復池州 上  
時在浙東方虞京西捷聞喜甚擢同知樞密院上  
還別攻安慶連破晉勝兵庚子從覆友諒帥于龍  
江辛丑從破江州走友諒命守江州召還友諒即  
破江州 上聞復遣還江州下之復破友諒兵壬  
戌西攻武昌至沌口聞江西有內變乃大驚以為  
此京西上流不可緩急旋師討平之從戰友諒鄱  
湖疾力冠軍 上慮友諒乘虛襲建康命還居守

甲辰 上卽吳王位王爲左相國 上平武昌王  
取廬州江陵常德夷陵衡州乙巳下淮東郡縣丙  
午受命專征吳會諸將圍姑蘇達念姑蘇堅難猝  
拔而士誠必死之寇非可旦夕下也令急攻克之  
必多殺士卒傷 天子弔伐之仁乃築長圍困之  
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立敵樓三層以俯瞰城中  
城中益急時僞將莫天祐守無錫與士誠爲聲援  
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遣爲偵爲邏卒所獲王  
釋而勞之待以腹心而茂乃爲王往來游徼具得  
士誠天祐虛實知城中大困乃急攻拔之縛士誠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二將 三首全

送建康還克無錫得勝兵二十五萬封信國公是  
歲冬克征虜大將軍帥諸將北定中原首克沂進  
攻益都路下東平東阿濟寧克以東郡縣相繼降  
明年 上卽皇帝位加中書右丞相克棣州樂安  
遡長河入汴長驅克嶠函抵潼關 上幸汴謁行  
在定計取元都北渡河取衛輝彰德廣平深趙出  
臨清取德滄抵直沽獲海舟聯橋以濟師分水陸  
軍而前薄元都攻齊化門填濠入王登門樓戮有  
罪填撫降附規畫肅穆庶幾哉王者之師大者具  
上紀中已承制立燕山六衛命孫興祖將以守禦

北平而身率大軍略保定中山懷慶轉入山西所  
過視要害爲防守進抵大原時擴廓帖木兒已徑  
保安攻北平矣王召諸將與計諸將請還救北平  
王曰不然擴廓千里轉戰以趨北平士勞頓孫都  
督總六衛之師足捍禦之矣又行千里我卽還無  
及也今獨疾抵大原傾其巢彼進至燕山不得勝  
退無所歸所謂批亢擣虛者也若彼釋燕而還救  
內爲我牽制千里趨戰此成禽必矣諸將曰善遂  
進師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兵用偏將軍郭英計  
夜擣其營大破之擴廓帖木兒踰帳乘驛馬宵遁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

三六

遂克大原二年行略地陝西取鹿臺河中西安進  
克鳳翔時張良臣守慶陽李思齊守臨洮王召諸  
將計所向諸將咸以張良臣不如思齊才攻慶陽  
視臨洮爲易欲先取慶陽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  
悍攻未易猝拔臨洮西通蕃夷北界河隍得其民  
足備戰鬪得其地足供軍儲當急下令以大軍蹙  
之思齊不西走卽束手降耳臨洮克旁支郡自下  
而慶陽可坐致也諸將曰善遂克秦隴鞏昌進攻  
臨洮思齊窮蹙乃遂降良臣懼亦降而大師征平  
涼已良臣叛王趣還西平會師破誅之初良臣之

叛也自恃慶陽城高兵精足可守而兄思道及王保保於外為聲援欲堅守以老師王乃遣兵抄其出入之道分諸將各徼城四面以困之已而王保保陷原州王以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控扼之而馮勝駐軍驛馬關之東距慶陽方一舍與禮軍相應復遣傅友德駐靈州審正駐邠州葉國珍守彭原故王保保不能難城中乃大困因克之并下平涼王保保遁出塞陝西平三年總兵征沙漠大破王保保於定西古城獲王公而下百人降其衆八萬保保絕塞遁別將孫興祖遇胡兵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四

七

於三不刺川力戰死右丞胡德濟與虜戰於莊浪沙失利王斬將以肅軍械德濟赴京師師旋西取鳳州自秦州南出百八渡克鞏陽入河而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取漢中乃西征吐蕃克河州極甘肅數千里乃還是冬大封功臣進魏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功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碩與世券五年北征取甘肅還命沿邊輯守北鎮燕自是十年不召十四年將列侯北出塞擊胡十六年巡北邊訓士十七年太陰數犯上將 上心惡之乃自燕召王還

冬疾作十八年春二月薨年五十四 上慟悼罷朝追封中山王諡武寧賜葬鍾山 上親製神道碑文稱王言簡慮精當提兵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攻城不屠戮受命而出功成而還一不自矜伐至封姑蘇府庫克燕京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可謂忠赤無疵光昭日月者也張我武成混一區夏奠安人神之勞光萬世矣侑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一始王與 上比肩起軍中而王東平強吳北定勝國燕趙中原齊魯關陝古阨塞形勝之地皆兵不留行而定開拓混一之功十居八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五

七

九而王事 上最忠謹專征吳時遣人詣京師請事 上手書勞王曰將軍天性忠義且沈毅善謀端重有武今所請事率可便宜行願軍中稟命此賢臣事君之事吾甚嘉將軍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繼自今諸軍中緩急將軍其便宜行吾不中制 上嘗召王飲飲迨夜強之醉醉甚命內侍送舊內宿馬舊內 上為吳王時所居也中夜王酒醒問宿何地內侍曰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再拜三叩頭乃出 上大悅方感元帝定西時闕其圍一角使逸去常開平恚之曰昔人恨不得

當單于今得之奈何乎縱之王喟然曰元雖夷狄然帝天下之日久今得之能裂地封之乎抑甘心之乎皆不可則不如縱之去之爲得也開平意不愜既罷軍先馳歸爲上言王故縱元主狀疑其心 上信之北師還至龍江 上命百官出都門郊迓王稱病臥舟中不起 上親出郊勞又堅臥不起 上乃入舟問王疾王乃持 上踵而泣具道所以釋元主狀 上爲釋然方攻姑蘇時見一女子有殊色以重幣結之期而遣已中自悔使人道意令他適父堅請如約王固謝負約終不從更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六

三十五

遺數十金助其資蓋厚德如此子四人長女爲仁孝皇后王薨後三年子輝祖嗣魏國公事具忠節傳中今世嗣不絕

常忠武王遇春懷遠人也性剛毅有大略膂力絕人微時爲羣盜劉聚所得王察聚所爲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已聞 上頓兵和陽軍有紀乃棄聚自歸以身得察於和紀乞充前部自効 上慰諭之曰爾自有主獨來就我食我安得爾留遇春泣數行下伏地請不起 上曰試從我渡江俟克太平委身未晚也 上舟抵采石元兵陣磯上而磯下

巨舟如緇距磯三丈許猝登難相顧莫敢先王乘快舸繼至 上麾之前卽捨舟挺戈大呼前一躍而登手斬數十人衆披靡遂拔采石功冠軍 上大喜已從定太平授管軍總管丙申元中丞蠻子海牙扼江上太平不通 上慮諸將士渡江而父母妻子留淮西有內顧心大患之遣遇春亟往攻遇春設疑兵分其勢而正兵合戰身疾搃其中堅大破之而勝國扼江之勢遂衰攻建康先登從徐將軍克鎮江會青州軍叛與吳合圍徐將軍於牛塘急王戰疾了解徐將軍圍陞統軍大元帥明年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七

三十六

常州從下寧國池州又明年 上克婺州以鎮國上將軍同僉書行樞密院事守婺州降衢州庾子召還從伐漢克安慶僞漢軍揚言出師爭安慶王曰是必攻池州乃留羸弱城守而伏銳士於九華山側待之漢果攻池州伏起俘斬萬人辛丑以江南行省叅政從 上破江州明年從 上戰僞吳安豐破其師遂圍廬州漢攻南昌急解圍還從上援戰友諒鄱湖戰疾力敵將張定遠素驍猛奮前迎戰王射之中乃走友諒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宜姑縱使得去王張目不言及我師出湖口

衆言江流湍急姑放舟下國再舉王又獨不言

上悟命悉舟扼上流王疾應之於是乃扼江而友諒竟誅是役也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

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爲尤功明年從平武昌已從大軍取廬州別將平臨江之沙坑

拾洞進取贛南安雄韶 上賜詔褒諭言仁者之師非仁者之將不能今將軍破敵不殺與曹彬下

江南何異殆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也吾甚嘉將軍賜賚甚寵還取安陸襄陽已副大將軍東伐吳

從克泰高郵淮徐安豐濠宿諸州郡皆下進次自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人 將三十五

太湖進趨湖之崑山遂進圍湖州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城中兵爲援屯舊營出我師之背王統

奇兵由大全港入營東阡復繞出敵背且填溝港絕其還路士誠急出親兵來援敗復遣將徐義統

赤龍舟來援又敗而士誠親軍將度不支以舊營軍降得以狗湖城遂下之乃會大將軍圍姑蘇圍

久士誠欲突圍出走戰盤門王急分兵北濠截其後士誠銳甚戰未決王入陳中拊裨將王弼背曰

軍中皆稱爾猛悍能爲我取此乎弼卽揮雙刀奮擊王乘之吳卒傷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竟不得

出而吳平吳亡進平章軍國重事封鄂國公授勳階是冬以征虜副將軍從大將軍北伐 上卽位

加上柱國兼太子少保從下山東汴梁北至洛敵兵五萬屯洛北迎戰王單騎手弓馳入陣敵攢槊

刺王王射中其前鋒大呼入降其衆而還遂下河南遂從定燕都下保定中山真定遂次于大原主

劫營之畫而壙廓宵遁已從平泰隴元也速寇通州王率所部擊走之已破開平元主又北奔大俘

獲而還次柳河川薨于軍 上震悼追封開平王諡忠武樞至龍江 上親製文臨祭王爲人守謙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九 將三十七

而不矜運籌決勝機應如響從大將軍居動遵節制至自將所至無前由智識明而禱力雄故施各

得宜也侑享大廟塑像功臣廟位皆第二長子茂封鄭公與世券罪失爵安置龍州次子昇封開國

公靖難後失爵弘治五年錄後世孫復南錦衣衛指揮嘉靖中紹孫玄振嗣封懷遠侯

岐陽武靖王李文忠 上姊隴西長公主子也野貽人初名保保世亂公主卒父隴西王貞携王妻四

方不能存 上駐師和陽貞携王來歸方十二上見喜甚文忠牽 上衣戲笑 上撫之泣曰外

甥見舅如見娘也取自鞠甚恩擇師教之賜國姓  
今名丁酉以舍人統兵援池州戊戌下太平破苗  
獠于於潛昌化盡獲其婦女畜產輜重士氣驕憤  
王患之因激使其衆盡焚棄諸虜獲轉戰淳安夜  
襲破偽元帥營薄嚴州取之張士誠率苗獠分水  
陸道來攻時城壘新破賊猝至難守文忠逾戰大  
敗其陸軍卽具筏寘斬馘其上令順流下水軍見  
大愕宵遁乃繕城隍樹樓櫓爲不可攻已取浦江  
禁焚掠示恩信民大悅僞同僉員成率苗軍三萬  
人降已亥會胡叅政大海攻紹興諸暨拔之吳又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十一 將三十九

攻嚴州王破之碧溪塢又破之胥口斬將以同僉  
行樞密院事開府卽守嚴辛丑降建昌會苗軍帥  
蔣英及金華殺叅政大海馳至蘭谿撫定之處州  
苗師又叛殺院判再成總制炎王調兵屯縉雲退  
侵軼陞浙江行省左丞總制浙東軍癸卯諸暨守將  
謝再興叛降吳導吳寇東陽王謂諸暨本浙東藩  
殺今叛去卽衢處危必急救乃晝夜馳百六十里  
逾敗賊義烏乃行營諸暨六十里地金五指巖城  
諸暨城方築時再興導吳軍旁抄東陽浦江義烏  
以撓軍王提兵四百度緩急以應動克捷不旬日

城成乙巳僞吳將李伯昇率衆二十萬攻諸暨遠近  
震懼王勒所部軍馳赴之去城十里所而營據險  
自固守將危之間使稍避敵文忠笑曰以衆則我  
非彼敵以謀則何詎非敵也伯昇陽淝水之戰詎  
有衆乎若未戰而避則賊氣盛後難圖矣且將固  
惟敵是求安避敵遂下令曰敵衆而驕今日之事  
惟死無二乃捷捷則敵輜重皆汝等有也迨明王  
持禦策馬從拾騎馳敵軍繞出敵陳後旋衝其中  
堅所向披靡因督衆崩之敵師大潰城中將士出  
夾擊俘斬數萬委輜山積而士誠氣益自是奪衰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十一 將三十九

丙午總水陸軍下浙西克桐廬新城富陽獨餘杭  
守不下攻拔之將校請屠以示威文忠厲聲曰今  
不下獨再興五子在故耳餘何辜釋不屠於是恩  
信大著杭守將潘允明遣方爨詣軍門請降王問  
爨何來爨對曰方大兵來民憚之如雷霆意當者  
糜碎皆大恐聞公所在宣德意勞來安集民骨肉  
相保卽鷄犬亦輯寧又人大悅以故爲杭百萬  
人請命耳王察其誠至引入臥內留款飲因命畫  
入城次第乃遣歸於是王整師前允明率所屬迂  
之郊王慰藉而入具如畫整師入宿城上令軍中



有敢擅下城人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金五錢以徇未匝月而紹金台温咸畢附即軍中加浙江行中書省平章事復李姓洪武元年將平閩貳年以偏將軍從常將軍北擊胡出遵化敗虜將江文清錦川次會寧追虜將也速灤河敗之斬名王慶生進攻太興斬將遂克元上都會常將軍薨詔王即領其衆援慶陽軍抵太原聞慶陽破平而大同圍急甚文忠曰本吾所以來者為慶陽今慶陽拔而大同受圍則移援慶陽者援大同固當且夫閩外事苟利於國固將所得專也遂進師馬邑擒虜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十一

三十九

冊金寶圭等諸重器以來班師至龍江上親出江上勞師封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與世券授勳階四年鎮成都民大和五年總東道兵北擊胡戰疾力失道軍渴馬足跑地湧泉出軍不之困比年北出塞咸有功十二年理河岷洮鞏軍十三年召還叅軍國重事十六年命兼領國子監事十七年薨上震悼輟朝三日追封岐陽王諡武靖玉器量沈閱人莫能測其際而仁孝寬裕好學飭行既釋兵家居恂恂如儒生晨夕必展謁家廟時祭必齊宿三日在隴西王所言必稱小字祁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十三

三十七

將次白陽關擒虜名王時天雨雪王疑虜有伏身引騎入山眺察之還王前軍業已去敵五十里而營矣王還視驚曰此豈駐兵地乎虜猝夜劫營難支也麾衆前五里阻水列營中夜虜果悉銳士來攻營王堅臥不起令軍中蓐食以二營委敵使自為闔天且曙王度虜饑疲乃徐起不介馬而馳分左右翼薄其軍奮擊大破之擒其將脫列北追北至莽歌倉而還三年以征虜左將軍總兵北征出野狐嶺至空腦兒擒虜平章及虜太尉遂進攻開平克之盡俘元兩宮后妃諸王達官及得歷代玉

拜而後遣浦江鄭氏族同居十世矣避亂去依山  
谷中王招諭使還戢士卒毋入其里門幼讀書不  
滿十月而於經史與義帝王理道之要古今興衰  
治亂之統無不洞曉後留中參決朝政所區畫動  
當 上意上益愛重每侍中論康濟之道往往至  
夜分然造膝議秘中外莫知者故無得而著焉侑  
響大廟塑像功臣廟位皆第三嗣中絕弘治中紹  
其後璿爲南錦衣衛指揮嘉靖中詔孫性臨淮侯  
寧河王鄧愈虹人也魁梧有勇力父順起臨濠敗死  
王年拾陸爲衆推代將遂能率部衆自歸從渡江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十四將三六九

定金陵以元帥鎮廣德丁酉移戍宣州取徽州戊  
戌下婺源嚴州淳安庚子以僉書行樞密院移鎮  
饒州饒濱鄱陽湖而友諒據江州爲比壤數遣舟  
師來攻城輒敗去境內懷疑阻者推誠撫納之饒  
以大靖旁邑皆下時僞漢將鄧克明據撫州陽納  
欵而陰城守爲旅拒王知其情亟卷甲夜赴之旦  
入城克明單騎遁王令肅不撓民爭獻牛酒犒師  
悉却不受 上親征江州下洪都王以江西行省  
叅政鎮洪都癸卯友諒悉力來攻圍洪都洪都急  
王與諸將堅守挫賊相持者三月卒成友諒之誅

甲辰從常將軍平臨江贛乙巳降僞漢將熊天瑞  
平南安雄韶加湖廣行省平章事鎮襄陽時襄陽  
多盜烽火相望民新附無固志 上手書賜玉言  
襄陽西扼巴蜀北控河洛吾京西大藩汝謹法度  
施惠愛無罪者勿妄殺有罪者詳審古良將以仁  
義爲先勇次之汝其勉焉王奉命日夜撫循其人  
民襄陽以安吳元年陞右御史大夫洪武元年克  
征戎將軍取江淮未下州郡攻唐取南陽降隋州  
平商鈞房三年克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平秦  
隴降河州下朶甘烏思藏封衛國公授勳階食祿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十五將

三五十六

三千石與世券五年克征南將軍平溪洞蠻夷九  
年改征西將軍討土蕃十年督三道出擊窮追至  
崑崙山而還所捕斬功多獲馬牛羊二十餘萬召  
還至壽春卒追封寧河王諡武順侑享大廟柩至  
三山門 上親臨奠爲行視其塋地王器量沈偉  
事 上二十餘年忠謹未嘗得過鎮廣德宣徽嚴  
饒撫南昌最後鎮襄陽凡八州所至謹法禮賢施  
惠懷綏軍民出專征臨大敵益奮而謙恭慎密不  
以功能先人有士君子風長子鎮封申國公卒無  
子失爵弘治中紹玄孫炳南錦衣衛指揮嘉靖中

子繼坤紹定遠侯

湯東甌王和鳳陽人幼卓越有奇志居常習騎射能指使其與游者羣兒長個儻饒智畧壬辰歸滁陽王 高皇帝取和州諸將皆滁陽客及部曲驕願望不相下而王首以所部兵受約束惟謹從渡江定金陵從大將軍取鎮江丁酉克常州命鎮數敗偽吳兵已從平吳別將定温台慶方谷珍走據福州洪武初元奉命由海道下福州進攻延平虜陳友定是歲扈幸汴梁與馮勝收澤路晉絳三年從大將軍入關從征定西大同封中山侯四年將舟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一十六將

三百七十五

師平蜀降明昇五年從大將軍北出塞擊虜十年進封信國公食祿三千石授勳階賜世券明年巡撫西河州十四年從大將軍北伐下灰山又明年經理四川永寧墉壕士馬十八年平五關山僚還朝從容乞骸骨許之賜寶鈔造第鳳陽尋召諭曰日本夷累擾我東海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地營築增戍固守備王行築海上起登萊抵淮浙凡五十九城置戍還乃老二十三年元旦朝京師忽感末疾失音不能言 上聞大驚駕臨視嘆惋久之遣歸里第又明年召輿疾入見 上親撫摩之語

舊勞為雪滄二十八年薨 上輟朝三日追封東甌王諡襄武王沈毅質直勇而善斷入聞國論出一語不泄凡出師奉詔即行不復問家事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問兵書者輒笑曰兵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空泥古何為家蓄媵妾百餘暮年盡資遣去得賞賜推惠鄰父老及孤寡無告者

高皇帝末年事多故而王獨壽考以功名終子昇早卒再世以疾瘵不得嗣弘治中五世孫倫紹封靈璧侯嘉靖中卒子佑賢嗣而東甌有孫曰胤續才守延綬死難才敏志捷善談論能文詞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十七將

三百七十五

黔寧王沐英定遠人八歲喪父母無歸 上憐而撫之賜國姓為子王厚重簡默齟齬侍 上側不狎戲無惰容年十八授帳前都尉鎮京口洪武元年以親軍指揮使取沿山崇安遂從克延平定閩命復姓守建寧九年以都尉同知鎮關西十年克征西副將軍伐蕃部川藏俘十三萬封西平侯賜勳階授世券十一年克征西將軍征迄失迦夷之擒洮州蕃會獲馬牛羊二十萬還鎮關中已類歲北搜虜大擒獲而還十四年克征南副將軍從傅將軍征雲南時元梁王據雲南不下遣將將兵十

餘萬屯曲靖防江以拒師師次普安王謂傅將軍曰雲南險遠虜謂我疲於深入今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可破也必兼道進師傅將軍曰善遂進師師至白石江晨大霧四塞衝霧行抵江未涉而霧霽則元軍壘於我軍業已相望矣虜見之大驚以爲神錯愕失措傅將軍欲遂濟王曰我軍遠來利速戰然步卒未集騎卒勞虜及我半渡而擊我勝未可必也盍緩之乃陽陳兵爲將渡狀而潛兵從下流先濟繞出賊陣後賊方駭注視而伏兵已鳴角張旗幟呼譟矣敵大駭陣動王乃趣進師以猛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六將

三十七

士善泗者先導師既濟大戰虜大潰破之斬將俘餘衆二萬悉縱之梁王赴水死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迎王師王入城秋毫無犯因遂平南中詔留鎮雲南十七年平廣南蠻二十年誅閩峯鶴慶劔州諸通寇二十一年平緬蠻叛犯定遠衆號三十萬驅戰象百餘以來勢甚獷王自將銳兵二萬往調之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出嘗賊殺數百人獲一象而還王曰吾知賊不足與也乃下令多置火銃神機箭部分士爲三行約象且至前行銃箭必齊發未退第二行繼之又未退第三行乃發銃

箭聲賊發象當走走而以大軍蹙之筏不勝矣於是命馮誠領前軍甯正將左湯昭將右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一級必重賞退而却一隊必盡戮明日王登高丘以觀師蠻象皆披甲負戰樓若欄楯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乘以標我軍勢張甚陳及交我軍火箭銃砲雷擊電走山谷聲不絕象果駭走乃賊殊死戰左師却王命將急馳下取師首左師見之懼奮靡衆復前王責戰益急賊乃大敗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生獲象七十四餘被矢如蝟毛而什緬巨帥悍者被重傷斃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七將

三十七

象背自是諸蠻讐服平緬歲入貢不復反矣明年平阿資二十三年討教化三部及普安酋平之二十四年平順寧蠻明年薨於鎮王在鎮八年不召已召至賜宴奉天殿遣還鎮留鎮之明年哭孝慈皇后哀再鎮之三年哭懿文太子哀甚因失聲感疾薨訃聞上哭之慟輟朝臨祭追封黔寧王諡昭靖侑饗大廟王之鎮雲南也簡官僚剔姦蠹嚴城堡通商恤下務農重穡墾田百萬畝軍實裕而民不知擾士卒豫附暇日延儒生講經史大義後愛讀通書西銘出師表揭坐隅時時觀又刻

白鹿洞規置學宮以風薨之日軍民罷市巷哭如私親子春嗣侯春劾以功授督府僉事當比試上曰兒本我家人何試昇實授命錄囚烈山審途黨蔚州開釋各數百人及嗣鎮留意屯田水利征叛夷輒功卒諡惠王弟晟嗣以平交趾封黔國公世作鎮滇土至于今賴焉

傳將軍者穎國公友德也宿人廖將軍永忠樂人也初傳將軍從明玉珍不得志走從陳友諒已率眾來歸從征偽漢征吳從北征中原先登冠軍身被創不死者數矣以剖符封穎川侯洪武二年上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二十將

三百八十一

下詔伐蜀遣中山侯和率舟師從瞿塘入廖將軍副之傳將軍友德帥步騎從秦隴入顧將軍副之上密諭傳將軍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戰難正勝也我若出意外深入搗階文將門戶腹而腹心自潰兵貴神速願將軍慮之友德頓首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青州東陽果空虛階文雖有兵壘然單弱於是走陳倉選精騎五千以從緣山谷晝夜行大軍繼進遂克階州又進拔文州已渡青州白水克綿州時蜀人阻漢川自固乃下令軍中造戰

艦百餘艘必濟師以木牌數千大書克階文綿竹日月按之江順流下讐全蜀且報湯將軍遂進拔漢州偽丞相戴壽帥眾數十萬扼舟師瞿塘聞友德下漢江則大駭乃留兵守瞿塘而自引師援漢保成都且至友德下令曰彼行千里還聞業聞我師數捷心必搖又自戰其地勢必散可一戰而克也率銳帥迎擊大破之遂拔漢州捷聞上大喜手詔褒美而勅讓湯將軍曰本所為遣二將軍者欲水陸並進使疲於奔命而克也今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平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二十將

三百八十一

蜀此其日而云候水退乃進師將軍獨不念失事幾乎時中山侯聞階文漢川拔意固奮及得讓乃進師廖將軍部所部為前軍時蜀人設鐵鎖阻飛橋以扼關我舟不得進廖將軍計曰此難與力爭蜀山多草木可計破也乃密遣壯士數百持糗糧筒水為飲食而衣青篲蔽草木魚貫緣崖石間昇小舟潛行出上流蜀人不覺也度且至於是率精銳夜從墨葉渡攻陸寨而舟師用鐵裹船頭置火器於其前以乘之黎明蜀人盡銳來爭永忠已先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昇舟出江上自上流揚旗

鼓譟下蜀人駭不知所出而舟師遂焚其鐵索焚  
三橋而前途入夔遂進師重慶僞夏主明昇詣師  
降廖將軍諭令需湯將軍湯將軍明至乃受降而  
傳將軍亦以克成都分兵盡下川蜀諸郡縣而蜀  
平本蜀所以平者傳廖二將軍之力也凱還論功  
上曰友德統軍冒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克保  
寧諸郡功最高次廖將軍於舟師爲尤功餘各以  
差次受賞其後傳將軍從北擊虜出金蘭攻甘肅  
至於瓜沙留鎮北平已備兵延安十三年克征南  
將軍將軍萬征雲南 上指授方畧而定元梁王  
走死 具帝紀中友德既盡平諸蠻乃因俗立法  
定貢賦興學校掩骼瘞廣屯田南人大悅十七  
年論功封潁國公食祿三千石賜世券後再征雲  
南北征沙漠踰累嶺至鑣子海窮熊皮山而還西  
征寧夏橫鶩萬里出奇無窮降王破國功甚夥後  
坐黨恭卒子忠尚壽春公主爲駙馬都尉讓金吾  
鎮撫而廖將軍當元季與父旺兄永安集衆保巢  
湖 上在滁和欲渡江念獨乏舟楫永安請以舟  
師從 上大喜因扈 上渡江而父旺老獨遣其  
二子從師從定金陵從討江陰海寇永安陷敵永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三十一

忠以樞密僉院都總其兵 上率師伐友諒至安  
慶敵固守 上以陸兵形之敵兵動永忠擊其水  
寨破之從破江州已從討友諒鄱湖焚友諒舟從  
平武昌拔姑蘇陞中書平章政事副湯將軍航海  
取福州克征南將軍由海道定兩廣三年論功當  
上公 上怒其使所善儒生窺我意邀封爵抑之  
封德慶侯賜世券是年副湯將軍率舟師由瞿塘伐  
蜀然後竟坐累卒子權娶湯將軍女又從征有功  
得嗣侯  
稗史臣曰予考觀 明武成之功而歎夫六王之  
烈焯千古也施及于子孫 高皇帝起濠滁開創  
業六師親征者惟僞漢餘皆以命將而中山王稱  
元功最高平吳攘狄拓地萬里而終守純固不伐  
能嘽嘽也韓彭有是哉開平少戇岐陽文武爲憲  
與寧河東甌黔寧企著其恩信卽英衛茂矣詩曰  
四于時夏我徂維求定天祚我 有明之命於戲  
盛哉  
武定侯郭英濠人也沈毅多智有武力善射年十八  
從 上起義兵定江東征無錫傷脇破常熟傷足  
征安慶傷臂攻高郵弩傷膝 上征漢大戰鄱湖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三十一

英裒傷力疾乘海船鏖戰敗友諒于江口征武昌  
戰保安門又傷手足方 上在武昌嘗於武帳中  
踞床坐漢驍將陳僉同者舞槊直馳入中軍欲行  
刺衆辟易 上大呼郭四急為吾殺賊英挺鎗躍  
馬奮臂呼賊應手斃 上大喜解赤戰袍衣之曰  
唐尉遲恭不汝過也克盧江襄陽陞千戶克淮安  
安豐陞驍騎指揮僉事從大將軍北渡河取彰德  
廣平克燕轉戰晉冀關隴陞指揮副使破王保保及  
察罕腦兒陞河南都指揮使赴鎮英有女弟為  
上妃 上幸其第遣餞之英素清儉賜白金二十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十四

隗廐馬二十疋移鎮北平召進督府僉事從平雲  
南功多封武定侯食祿二千五百餘與世券克靖  
海將軍鎮遼東建文中從耿炳文李景隆軍靖難  
後罷歸第尋卒贈榮國公諡武襄方大師之攻通州  
也英距城三十里而營高壘深溝若為持久計者  
衆請攻之英曰吾師遠來憊敵以逸待勞攻城非  
我利也宜致其師而敗之翌日大霧以千人伏道  
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元將見軍少帥死士萬人  
張兩翼而出戰良久佯敗敵乘之伏中起斷元師  
為二擒元宗室梁王遂克通州元主聞乃大懼北

遁遂下燕及圍大原擴廓帖木兒自燕旋師倍道  
至勢銳甚萬騎橫奔傳將軍薛顯衝却之營城西  
英憑高望謂常將軍曰彼多兵而不整大而無備  
可劫也請夜往劫之常將軍然其計言之大將軍  
許之會敵將潛使人約降請為應於是先遣五  
十騎伏城東十里期舉火鳴砲常將軍率大軍乘  
之曠廓方燃燭坐帳中砲乃自軍中起不知所出  
亟納靴未竟蹶一足踰帳後出乘驛馬從數騎遁去因克  
大原鎮河南時河南新罹兵邑井蕭條盜充斥英  
宣布威德綏輯流亡申寬政明賞罰遠近來歸者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十五

以千計未期年戶口倍增移鎮北平河南士女遮  
道留數十里不得行時北平初定羣胡反側英開  
誠款諭以理亂禍福人心遂安英仁恕恭儉毋病  
懸身燈告柔代卒廬墓三年毀瘠如一日御軍禁  
虜掠戒殺降法將在軍親軍更直者荷戈環帳立  
英北征一夕風雪大作悉罷遣歸營其恤士類如  
此事 高祖四十年親倚甚而自處益謙家居不  
治田產 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 陛下寵靈  
叨封爵子孫衣食足矣敢增益生其侈心 上嗟  
嘆良久身大小百餘戰金鎗遍體然聞命即日就

道未嘗以老疾爲解卒壽考始終云開國初嗣封  
 不絕者惟中山黔寧武定三人餘多罷廢 肅皇  
 帝時張孚敬桂萼議大禮廷議方洵洵嗣侯勛獨  
 爲之左右張桂因薦之得復保傅總提督郊廟工  
 又爲之起大獄扈 狩承天進翊國公後專橫論  
 死子守乾嗣英有兄日子典與滁陽王同名隸麾  
 下獨稱興從 上克滁和渡江定金陵先登以翼  
 元帥圍常州晝夜不解衣甲生蟣蝨鄱湖武昌姑  
 蘇諸大戰咸疾力從大將軍取中原守潼關爲三  
 秦門戶李思齊張思道日覬覦興厲兵積貯搃塞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二十六 將三十九  
 固險屢敗其兵不敢東封鞏昌侯女弟入宮位寧  
 妃有弟曰德成 具外戚事中  
 俞號國公通海巢人也世亂父廷玉弟通源通淵寨  
 巢湖自守與廖永安兄弟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  
 爲人桑世傑廬州趙庸合山華高等俱會妖盜左  
 君弼據廬州巢湖軍前戰不能敵聞 上駐師和  
 陽書納款時 上方撫豪傑欲渡江得舟師乃大  
 喜曰吾衆數萬已乏食欲渡江乏舟巢諸將以舟  
 師來附殆天贊我也遂親率銳士行抵巢與諸將  
 相結約遂拔以來從渡江而通海最親用以翼元

帥從攻鎮江常州宣城敗吳兵下之從復池州征  
 友諒拔九江掠蘄黃從戰友諒鄱湖疾力定出湖  
 畫楚之禁江通海功爲多賜金帛田從降陳理陞  
 中書省平章政事守廬州繕墉濬隍興農田兵民  
 寧輯從征浙西別將克太倉湖州戢士不殺戰士  
 誠執花塢蕩其營中流矢歸 上臨視病親撫之  
 曰平章知子來乎通海不能語 上揮涕出卒哭  
 之慟弟通源卽軍中代將從平吳嗣通海官後從  
 大將軍下山東河南山西諸郡別督師大原從克  
 張良臣慶陽西征王保保出連雲棧克興元皆先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七 將三十九  
 登以南安侯從廖永忠伐蜀又從魏國出塞征甘  
 肅皆最封功臣 上念通海功追封豫國公後改  
 號國諡忠烈侑饗太廟父廷玉贈河間郡公通源  
 封南安侯通淵越嵩侯二十二年通源鎮雲南還  
 卒卒後逾年坐黨事死勿問而通淵失侯以家人  
 還都建文初以豹韜衛指揮召禦燕戰沒白溝河  
 而趙庸華高葉昇並得侯昇坐胡黨死張德勝桑  
 世傑咸死難 具忠節傳中  
 馮國用定遠人丰儀峻整器量恢廓與弟勝並讀書  
 自喜饒智畧射命中甲午兄弟同謁 上自歸



上見國用喜曰君被服類儒生豈嘗爲儒生耶因問定天下之畫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直帝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出勿貪子女玉帛掃羣寇以救生靈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引爲心膂參謀議典親軍蓋是時諸忠智勇力之士惟國用兄弟至最先乙未從渡江取太平擒義兵師也先 上釋而用之令以元帥從 上行也先軍屏宿衛獨國用一人留卧榻旁 上解酣卧衆乃定已國用察也先有異志密爲防禍竟不得發而斃居無何而國用卒 上甚痛惜親臨墓致奠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十八

勝嗣掌親軍平漢平吳從定中原秦隴皆與有克獲功三年論功封宋國公祿三千石賜世券勲階上傷國用功未就追封郢國公四年鎮陝西五年取甘肅至亦集乃八年自大同征散不刺還鎮陝西十年鎮河南十二年董建周王宮殿大將軍北伐以征虜將軍從節制河南軍 上勅勝曰今天象有警其占在大梁乃爾所封邑宜防慎刺客未踰月又勅曰天象屢見變秦晉二王今還都宜選精銳嚴宿衛二王至宋國公迎都指揮守卽都指揮迎宋國公守官軍三之一迎餘悉城守慎毋忽十

八年克征虜大將軍北征練兵二十年大師踰金山降納哈出驅其衆二十萬人以來輜重巨百餘里與鄭國公常茂許軍中事召還奉朝請二十七年 上手詔諭勝言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道乃以不足奉有餘朕命卿子鎮西鄙近以家人違令聞朕察言觀色良以不得所欲耳然小人畧無怨言誠可愛惜朕念卿兄弟相從開國有功且聯姻親不忍不爲卿言自後役人俾得從容衣食無窘迫自然効力下無怨言則家道昌矣勝爲偏將軍號勇悍善戰及爲大將軍稍廢紀律不及偏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十九

將軍時金山之役有大功 上顧不悅卒贈卹稍不及諸元勲 吳襄烈公良定遠人氣岸雄偉與弟禎俱以勇畧聞從 上取滁和渡江定建康從下常州以鎮撫守丹陽時張士誠跨有淮東浙西之地據姑蘇稱雄富於京師密邇而江陰枕大江實當其要衝又士誠多詐數以金帛啗將情其守乃移良以指揮使鎮江陰尋樞密院判官諭之曰汝鎮守封疆約束士伍毋外交毋納逋逃毋逐小利慎毋輕與敵爭鋒惟圍境安民而命其弟禎增兵助爲守士誠

率舟師蔽江而來建牙君山計必攻良以計破之敵宵遁已侵常州良道督兵往援大破之殲其師無錫自是敵舟師不敢沂江上金焦上召見慰勞命館閣賦詩文賜之已僞吳以漢滅而懼以舟師數百艘侵鎮江良嚴兵以待上親率水陸軍討之寇乘潮逆拒陳方合良等縱兵夾擊大破之寇退上行視江陰見良守禦甚設大稱嘆久之太息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嘆者久之良在鎮江勇不妄殺持身甚約食不二味念鄰敵切境夜往往卧城樓上枕戈達曙故寇至輒殄又以暇日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

三

平永樂中編氓江陰奪世券楊璟合肥人本儒家子少沈毅讀書不善章句好武畧來歸授管軍萬戶以溧水句容金陵功陞管軍總管以鎮江江陰功陞親軍副指揮使以發諸暨功陞樞密判官從征交廣克九江黃梅廣濟立湖廣行省叅政移鎮江陵平湖南洞蠻陞平章政事克征南將軍取廣西降土官黃英衍岑伯顏還爲偏將軍征山西平唐鄧南陽留鎮招諭明昇昇不從璟作書與之具陳昔據蜀最盛者莫如昭烈孔明相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中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淮中而欲以一隅之地綿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爲可恃蠶叢魚鳧之國當世有之足下亦不得而有矣鄱湖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友諒子竄江夏勢窮出降主上宥罪封侯天下所知足下幡然覺悟自求多福豈不賢哉凡今爲足下謀者初若可信然他日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爲身計取富貴當此時老母弱子將安歸乎昇不能用洪武三年封管陽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從伐蜀失利不賞沅辰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

三

蠻亂為副將軍討平之佐大將軍鎮北平卒贈芮國公諡武信子通副將韃靼官軍戍雲南多道亡失侯

吳威毅公復合肥人甲午率眾歸濠從克泗滁采石太平陞萬戶定建康授總兵攻鎮江斬將守常州吳入寇力戰却敵從征陳理圍廬州先登攻漢沔下之授鎮武指揮同知守沔陽下汝州黃江陞安陸指揮使調征陝西土蕃克河州從穎川侯平蜀從衛國公平九溪蠻進督府僉事再征土蕃累功封安陸侯世指揮使從穎川侯征雲南兵普定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寡可擊也必擊之挫其銳而後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却敵圍城百餘日設方畧固守乘其怠輒奮擊敵竟不得間而退事聞陞都督僉事入謝 上諭之曰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師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餘驕悍橫恣者或縱肆以取敗亡則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爾必戒之後從伐蜀克階文平西蕃寇戎封會寧侯後坐黨獄死雲旺鎮遼時遼東反側尚多雲旺帥部卒由登萊渡海薄金州降胡元叅政葉廷秀攻平章高家奴走之遂至鎮二人勇智兼濟同心經畧完城繕兵守備甚設納哈出入寇雲旺命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益州城徑趨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少指揮王富常勝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勅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疾走城下呼挑戰城上發勁弩射之傷遂獲之虜勢大沮納哈出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避蓋州由蓋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遁歸雲旺策其將退先移兵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

塞十餘里綠河疊冰爲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涸如長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奔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捲旗登兩山間約聞砲卽豎旗令指揮周鶚等各肅兵以俟虜至四顧寂無人則前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而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震天矢石雨下虜駭倉惶比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奔中途大潰馬雲亦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甚衆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賜獎勞擢雲旺並都督僉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十五

何真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季棄官保鄉里爲衆附平羣盜有王成築十砦自守圍之久而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奴縛之以來真笑謂成曰君柰何養虎爲患成慚謝奴求賞真如數予之已使人具湯鑊駕轉輪車其上成惧以爲將烹已也惶懼請命真曰君何恐已乃縛奴於車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毋或有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炊火奴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或有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及

也競歸之遂併有循惠潮諸州之地元授分省左丞嶺表以安後歸命 上恩賚甚至授江西行省叅政轉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又命以集廣東民兵遷湖廣左布政使致仕封東莞伯二十一年卒子榮嗣後坐黨死失封是時懷遠人李質以起義兵保鄉里衆頌推守德慶繕兵浚城隍有保障功居恒戒所部毋妄殺毋擄掠有執敵來獻者多給衣糧縱遣之家故饒舉以賑施其三族與鄉里流寓之貧者以故一時名士如茶陵劉三吾羊城孫仲衍率往歸之國初全城歸附 上召見慰勞擢中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十五

書斷事尋超授刑部侍郎晉尚書慎刑獄加意哀矜有淑聞會開浙江行省拜叅知政事鎮之質至振紀綱正風俗勸農興學居三年績最 上念其老召還許致政時召見賜坐便殿訪時政已復起爲靖江王右相勅獎諭甚重自元亂兵爭乘時奮起者莫不剝下自封樹威虐自恣惟直質本仁好義庇賴其鄉族及一時與金自歸者多望周糜爛而二子獨矜然以完名終豈可謂無天道哉 夏音虔國公顧成其先湘潭人往來江淮間遂居江都貌魁梧壯勇質直有胆喜習武事自文身誇異

人或謂之黔徒非也從 高皇帝為親兵侍 上  
 出入忠謹無過初授百戶後累功進都督僉事建  
 文中以右都督從盛庸戰真定被執 成祖愛其  
 勇畧解縛令輔世子居守燕事定封鎮遠侯永樂  
 中出鎮貴州辭於文華殿曰 皇太子曰殿下於  
 事君父恤軍民皆素行誠篤臣何言惟於小人當  
 置之度外凡事有天理無為深計也意為漢府也  
 至鎮申嚴號令威信並行諸蠻臺羅寨叛種威之  
 羣蠻震懾卒年八十五贈夏國公諡武毅蠻中祠  
 祀之國初功臣未有壽考如成者孫嗣侯溥鎮湖  
 廣擒貴苗 偽王通滇蜀道復爛土長官司設都  
 勻府溥清慎囊無餘資卒國公懋為率布帛供殮  
 諡襄愨子仕隆嗣侯好文諳武總京營兵寬簡得  
 士心鎮淮安總漕廉幹不苛卒贈太傅諡榮靖子  
 寔嗣靖恭廉明為時論所歸  
 稗史臣曰余次鄭端簡異姓諸侯表洪武中開國  
 功臣封者公七人侯二十九人伯二人其後中山  
 侯和進信國公穎川侯友德進穎國公征西功得  
 侯者十有三人平雲南侯三人征胡征南各一人  
 征蠻公一人皆戰功可述視前代名將甚夥矣其

後功高過大疑積累深藍胡黨獄法吏深詆寵祿  
 浚剝宗姓殲夷亦運會然哉 成祖端難以九門  
 壩上白溝滄洲蘭城夾河靈壁七戰論功其後比  
 驅殘虜南定交會西靖羗東捕倭將校畢以次封  
 賞而定興王輔稱獨烈矣事大者 具帝記若百  
 夷誌中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十六 將三十七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將三十四

皇明書卷之三十四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將

定西侯蔣貴江都人永樂中起小校累功世昌國衛  
指揮同知又從征北虜九龍口大松嶺功陞都指  
揮僉事克叅將擊番賊深入奪橋冠軍進同知鎮  
守松番討平叛羗陞都督僉事克副總兵盡平諸  
番陞總兵正統元年陞右都督總兵討賊王阿台  
擒乃顏刺忽李羅封定西伯七年征木麓川功進  
侯貴奮起卒伍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搗賊衣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乙三三卅

糧器仗身自囊負不役一人臨陳冒險衝敵為  
士卒先所向披靡雖目不識字短於謀畧然天性  
朴忠忘已下人故能有成功登上將爵通侯為一  
時名將卒贈涇國公孫琬嗣侯總兵甘肅顧能劾  
御史罪狀曰臺官豈盡桓典耶操江上六事極言  
江防護南京根本宜控扼要害克平胡將軍禦邊  
數有功卒贈涼國公謚敏毅今嗣侯

山襄毅雲直隸徐州人深沈有將畧工騎射永樂中  
以指揮從出塞歷功陞都督僉事宣德中克征蠻  
將軍鎮廣西廣西溪洞徭僮叛服不常歲殺掠吏

民先守將錦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尚誅殺雲至嚴  
號令公賞罰而靖以寬仁與僮酋戰臨機制變身  
先士卒所向有功三年討柳潯賊斬殪二千五年  
討平樂蠻斬四百討慶遠諸蠻斬七千四百自是  
蠻夷畏服嶺南無警七年進都督同知雲沈毅不  
洩用兵如神廉正自將淡然儒素馭上官嚴征調  
與克期無敢後先者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  
雲呼牢試問曰世恒言為將者不計貪廣西饒珍  
貨汝試言我可貪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瀦雲  
笑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自疑且忿奈何牢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二三三卅

曰居官贖貨於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顧畏蠻子  
耶雲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雲受盡言牢敢言人  
兩難之是時邊將稱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清  
源伯冀傑武安治大同有威嚴前呼出街前犬豕  
皆走避過神廟祠宇不一顧惟過城隍舉手曰大  
歌好照顧而已陽武築獨石隆慶諸城躬勤且暮  
軍中肅然所過無毫髮科擾撫士卒臨陳有進無  
退及病革語不及私惟曰此國家後門我死矣後  
來何人勿壞我守事語訖而逝清源起卒伍守關  
平著威信恭謹有大節漢賡人反時諸將或言漢

王三子之機不可測侯奮曰高煦誇詐無膽畧  
信是子死道順由直分明而 上以天威臨之又  
何異三將不日擒耳漢平稱元功

定襄信都登字元登臨淮人武定侯英諸孫也七歲  
讀書過目輒成誦十歲能文辭永樂中克勛衛正  
統初從征木麓川有功十四年虜入寨急進都督  
僉事副廣寧伯劉安鎮大同會 上親征前軍覆  
登言學士曹鶴張益言 駕宜從紫荆關入徑  
無虜憂折而東向居庸虜猝至難解矣言不用而  
六師大陷時大同堡蕭條城門盡閉軍士存者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辰 三 三五五

皆創殘無固志登涕泣撫循焉死問傷親裹瘡藥  
士皆感戰或謂登曰今時事至此城旦夕且破何  
空自苦乎登曰天誠祚 國家當無可憂之事即  
不然吾誓與此城相存亡終不令諸君輩獨死也  
處危疑而氣益壯繕城練卒晝夜彌厲也先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幣萬計約賂至歸 駕登曰  
不納對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 上皇曰  
朕與登有姻媿何外朕若此登擐甲登城北而  
拜曰臣奉命守城義與城存亡不敢擅啓關校  
袁彬以頭觸門呼廣寧伯安及給事 孫岸知

霍瑄令出見納賄安邀登出見登曰虜不可測吾  
二人者以守土為職脫有變將柰社稷何莫若以  
計伐謀劫其營奪 駕入城因召壯士與之盟激  
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 上賞壯士皆踴躍願  
自效或以危言沮之虜驚疑擁 上皇去登大慟  
而罷時賊勢張甚廣寧伯安名他故還京師獨登  
留守十月虜犯京師登率所部糾忠義從鴈門入  
援先以蠟書馳奏言胡馬長驅三關失險賊留內  
地為患非輕臣今悉起官軍民壯入衛京兵擊於  
內臣擊於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患此扼吭搗背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辰 四 三六三

勢也奏至優詔褒答時國遭大變庶事搶攘無紀  
登疏言虜騎雖回傳需春草生復入雖未必信  
臣竊危之拳拳勸 上推誠待下久席求賢擴天  
理克人欲親賢遠奸為之本且曰誠令虜入京軍  
新集可養銳不可浪戰可用智不可鬪勇此謂知  
彼知己可守則守也其漆水易州真保之間皆當  
堅壁清野京軍分據犄角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  
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 屈人兵善之善者  
也歷陞右都督自虜勝來出入縱橫我師無敢對  
敵者登晝夜拊激將士懸賞格殺賊會賊入境登

師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  
漏下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者十二掠朔州而來或  
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反登曰我軍去城已百  
里卽退避而賊以鐵騎蹙之欲自全何由立按劔  
起曰敢言退者斬遂徑薄賊營會天且曙賊迎戰  
登親陷陳遂破之追奔至拷佬山大捕虜而還進  
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騎千羣爲一時  
戰功第一時鎮守內臣貪忌登譖之 景帝召內  
臣還留登鎮登思得公廉有爲者共事乃疏言往  
承平久而人心驕居官蒞政蕩無廉耻釀成汙濁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五 三六七

爵成甘州成化初復爵鎮甘肅未幾召還練團營  
兵卒贈侯謚忠武登性至孝母疾兩刲股作羹以  
進居喪哀毀骨立肉食吟語者三年所上章皆自  
爲草詩豪宕有唐人風方太上北狩時都督施聚  
者北通州人也守遼東聞慟哭卽日引兵西裨將  
進牛酒不受曰 主上安在疾馳抵京師天順初  
以功封懷柔伯聚智勇朴直與士卒同甘苦增遼  
東障寨興修儒教虜人畏服卒贈侯謚威靖  
裨史氏曰郭定襄忠孝大節與岳武穆同功諸廉  
潔好謀撫士卒有恩亦輒與相類蓋良驥匹力也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六 三六五

方守大同時徵侯通社稷君臣大義屹然不拔西  
北障其搖哉國有虎臣社稷焉依定襄近之矣  
楊武襄公洪六合人世漢中百戶嗣官調開平善用  
奇擣虛累功都指揮正統初內臣疏洪短詔械內  
臣理洪又舉洪功勵諸將洪益自奮尋以都督守  
獨石敗虜大石門寶昌州捕虜多正統十三年封  
昌平伯克總兵鎮宣府虜畏洪呼爲楊王土木之  
變以兵力少閉門避不擊虜退詔獄虜寇京師  
出獄中令自效與孫鏗范廣等擊虜涿州紫荆關  
連敗之追至固安又捷轉戰千里捕虜多進侯賜



世券還鎮卒贈穎國公賜諡洪為將嚴紀律敬慎自將不專殺宣德正統景泰中稱名將諸大臣皆重洪威畧左右之指揮杜衡誣論洪詔即訊得白部卒復誣奏洪 上付洪自治以故洪感激戮力子傑嗣侯 上書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十六人臣無以堪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幾卒庶兄俊嗣侯慷慨善文墨頗不法為葉叅政盛所糾下獄降都督府僉事後嗣侯坐法失侯天順元年石亨坐俊附于少保斬西市洪兄子信從俊征累功都指揮僉事柴溝戰比有功克叅將再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辰

二

三十四

守懷來會洪病協守宣府陸總兵佩將軍印鎮延綏虜入寧夏與武平伯陳友於安邊營夾擊敗之虜遁去封彰武伯移鎮大同成化二年毛里孩入河套出沒塞上 上召信問方畧信請馳精騎疾走至榆林關條便事上 上從之已命為平虜將軍信至延綏勦兵抹馬以待烽火嚴虜間諜不得入突入塞信縱兵邀擊小龍州鐵青源虜錯愕遁去明年還鎮大同虜又入延綏塞信曰虜走延綏計大同兵西救必乘虛東掠乃引兵西援而設伏胡柴溝待之虜果至伏發擊斬功多自是虜不敢

輒入塞與世伯券卒贈侯諡武毅

朱永夏昆八世留守指揮僉事景泰中父謙守寧府與虜戰首功中律封撫寧伯天順初以比符過宣府謙出謁頓首哭獻犒軍得贈侯因稍進用永為將慎重不泄令嚴整四年虜入敗去召總兵三千營已兼總神機營時定襄伯登鎮甘肅薦留練團營成化二年荆襄盜僭號克靖虜將軍鎮荆襄搗巢功進侯乞推父謙虜入大同克平湖將軍禦虜虜退入榆林克平虜將軍禦虜比有功即軍中進侯立號總制三邊與世券虜入柳樹柳而軍永出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辰

八

三十三

奇邀戰大敗之已戰海東山功最賜券世公弘治中卒贈寧平王諡武毅王信字君實陝西南鄭人世官寬河千戶父忠征迤北戰沒信生方半歲母岳氏持節長之詔旌門忠臣節婦正統己巳拒虜戰西直門冠軍擢永清衛指揮僉事景泰乙亥從征五開諸蠻平之遷同知天順辛巳從破曹欽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尚書王勦薦鎮守通州改守倒馬關虜憚不敢近石和尚劉千斤反信守備荆襄聞變即師數十騎馳據房陵時民兵僅數百人賊數千餘奄至合圍亟攻

而大師逗遛救不至相持四十餘日不解命死士  
出城五六里多張旗舉火以誘賊賊以爲援至驚  
潰追斬六十級陞都指揮同知鎮臨清決獄明慎  
請托不行鎮湖廣條軍民機務八事又條四事爲  
著令永順保靖二酋長世讐殺諭以威德悉奉約  
束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信巡邊竟不  
煩兵而下召諸苗犒以牛酒諭逆順苗稽顙謝曰  
累歲苦麾使徵索故疑懼今將軍待我如此願致  
死不恨因請爲昇肩輿以示敬於是信疏言湖廣  
蠻夷雖云腹中之蠹實無能爲但邀功者顧倖其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辰

九

三六

竊發以爲利今但選精銳加防守而靖之以恩信  
其患自息荆襄流通意獨逃避徭役伏山谷今已  
長子孫濫加誅殺匪直死及無辜抑且致傷和氣  
且其地田高濬易旱潦南畝之農斂穫未竟餓糧  
已空機杼纒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而不可得乞  
選公正仁惠者爲守令大加存恤濫陞武職無慮  
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  
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  
廉以律已乃端本澄原在朝廷而已部將劉斌張  
全智勇可任信力薦於朝且言英俊之士處心剛

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由加攬延則志  
士陸沈誠可悲痛陞都督同知總漕運卽日上道  
語人曰荷國恩未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  
盡區區耳帥府舊有湖官漁利其中命開通以泊  
運舟凡公私勢要奪水病運道者一裁以法信沈  
毅簡重平居默坐讀書被服儒素出入省駟從人  
莫敢犯歷大邦三十年不營私產筭無華衣廐無  
肥馬而故人昏喪傾貲營助之鈴閣之下寂無人  
聲劉宣嘗言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如王  
君實輩人了不可得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辰

一

三六

咸寧伯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克寧夏遊擊將軍  
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鏞反陷賊中京師  
訛言鉞從賊又訛言興武營守備保助者故與賊  
聯姻爲外應閣學士李東陽曰鉞必不從逆助獨  
以姻聯故見疑將與賊通者懼不敢自歸白遣勛  
爲參將鉞爲副總兵令討賊居無何助疏至自言  
臣母及妻子俱陷賊中然臣義不顧家恨不能飛  
渡黃河食賊肉報國時鉞陷賊中輒稱疾卧家不  
起而陰約遊兵壯士伺大軍至從中發爲應俄  
蒼頭沒河潛入言諸軍已於河上列營矣鉞念寘

鏞所與謀者將獨何錦周昂乃喉人謂實鏞宜遣  
錦急出守渡口防决河灌城又過東岸兵勿令得  
渡錦果出已又稱疾亟周昂入問疾陽僵卧呻吟  
言旦夕且死昂頰聽而蒼頭碎起培斬之鉞立起  
披衣仗劔跨馬出一呼諸遊兵壯士皆集遂奪城  
門擒實鏞馳以聞封咸寧伯與世券已從平流賊  
進侯子鸞嗣以途誅

朱錦衣驥世錦衣籍性度寬厚涉獵書史初襲衛正  
千戶少保謙以女妻之天順初坐累謫戍成化初  
雪 得還任累功遷都指揮使十四年掌錦衣衛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十一

印兼理機密驥寬厚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僧真  
惠偽為書惑眾為邏者所獲株連數百人當坐死  
驥曰首事者獨偽書餘皆愚民何辜悉未減活之  
凡制獄下錦衣所司輒用大挺以厲威驥獨否  
憲宗嘗怒言事忤旨者令撻之或諧其用小杖  
上大怒遣中使詰責驥從容言 天威嚴重誠不  
敢過用以傷至仁且以待察也卒不易弘治初遴  
選軍官兵部獨疏驥老成敦厚得大體官二十年  
而卒

牟錦衣斌字益之世錦衣籍弘治中為錦衣鎮撫忠

厚有大節戶部主事李慶陽以應詔下獄斌即訊  
問曰壽寧事本中胡不指事擿指其爪牙慶陽曰  
慮對耳斌曰指則我能據事實剪其羽翼何對獄  
成斌參之僅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違而壽寧所計  
奏十事悉弗入慶陽得釋正德初言官劉蒞戴銑  
等數十人一時下獄斌輕刑緩械曲為申救有任  
御史者自愬實他出為諸僚上奏時列其名斌曰  
古人耻不與黨人爾乃悔為忠耶瑾令奏當去銑  
疏首權闖字斌不肯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他日  
可白昔鄒道卿以失原奏被禍吾其敢自為計犯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十二

公議乎奏當上瑾大怒又偵知斌庇言官矯旨杖  
闕下幾死瑾誅復官會長子死工部賻三百金斌  
指其兩子曰斌不道天禍一子天矣苦受金行且  
及此後竟以忤中貴安置武昌卒斌性清約痺屋  
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崔銑論正德中全臣節  
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惟三人斌前錦衣稱  
袁彬後嘉靖中稱王佐訊張鶴齡之獄以忠勤廉  
勁有名

都督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  
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

卽自稱疾篤不諫彬以參將守太平虜入塞再創去克總兵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上至喜峯口馳馬欲出塞永扣馬諫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唉而止朶顏曾把兒孫結諸虜邀官賞不得輒入塞永迎擊再敗之自是效順保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撫他日九邊効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勅永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疏乞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十三

宥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祿南京十二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斬軍遂定陞左都督卒於遼遼人爲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焉永爲將善調虜情先知所從來及衆寡因勢設伏以故虜往往失利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獎拔列校皆拔起爲方鎮云

梁武壯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忠勇好讀書嘉靖中協守寧夏與武營最先登破虜進游擊將軍

益憤志撫士卒東西援應有斬虜功進副總兵撫延綏以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虜患改大同大同自殺總兵李瑾而來諸鎮巡內惴每甘言煦之不如意卽反唇瞪目或飛章訛言相搖撼震得命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軍申嚴約束曰我無爾陵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綱紀誤國家其家丁又健聞無不一當百鎮兵稍斂縮時出塞頗有斬獲功十八年鳩卒拾餉修五堡身先勞苦軍中不敢譁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後五堡廢而虜入營中逾大原窺平陽矣震在邊專練家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十四

三十九

丁時時出塞劫虜營虜不敢輒近塞得虜營馬盡與諸出塞劫者故人皆效死趨利故虜益畏之或謂震出邊起釁者曰起釁律有之謂承平時虜牧獵爲生不擾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虜數深入駐帳塞官堡民堡十去七八而獨禁我師出邊不已悖哉震卒贈太保諡武壯家丁無歸守臣以聞令入伍與衣糧邊將頗賴其用戚將軍景通字世顯定遠人其先百戶祥以畧地戰死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景通長幹修髯類關壯繆旣世官踐更京師常席地讀書當暑不輟劉瑾結豪傑爲逆陰遣

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發難著此者為劉景通旦日為黃冠遁去將率六郡良家子赴不測瑾敗乃還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景通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琪夜至伏姦民舍旁遂禽琪頃之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景通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母而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眾我寡盍避諸景通曰彼卒遇我夫安知眾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擊卻之遂入鄒登陴誓眾嚴守備一日帥輕騎過孟子庄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辰

十五

三十九

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累數十捷卒保境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藉眾皆掩鼻不欲近景通曰偉哉國士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原無憾矣爾曹顧病之邪騎過沮澤中率先下得休其餘力遇賊輒有功兵罷以軍政掌印部使者舉孝廉陞江南運糧把總至則祛積襲卻羨餘比輸太倉故有鬻籌之弊客以告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壹勿欺吾寧受簿責毋寧自欺已輸倉不中計對簿度支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懷贏金三百餽之景通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顧納贏金為欺耳事白復官

戚勲以總督備倭至欲引將軍為同姓景通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勲府即自附璽書之謂何卒却之拜總督備倭陞山東都司僉書陞大寧都司掌印河間治河久未底績屬為植不踰月而告成大寧缺僉書一人部署囚奴內附者景通言安榮可榮奉百金為壽目攝之曰吾薦賢故為君以此相加則吾薦非也榮慙而退奉詔坐神機營毋闖貞節年老矣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使奉給景通白首子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雛前即不當毋心蒲伏請受杖毋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毀斑

皇明書

卷之二十四

辰

十六

三十九

白始有子曰繼光繼光慕履過庭將軍大詬曰童子何知慕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饜卒伍以自封既知為外民所遺卒裂綦廢勿着居第垂二百年始改作命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工請益綺疏十二景通曰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猶聚族於斯四戶足矣不然此且不保鄉人私語曰孝廉何以遺後世景通呼其子問曰繼光爾以吾果無所遺者乎則憾者乎吾遺爾不貲貯之帝所矣繼光曰大人所遺高高在上吾何患盜焉季年畫策備胡累數百牘其後趣繼光受

職京師執繼光手謂之曰吾道若者毋輕用繼光  
躍然曰兒當求增何敢輕用病既革猶問吾所上  
備胡封事上納之乎未耶垂絕舍人納褚幣褒中  
瞪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真司必不索我錢悉出  
之乃暝後繼光著戰功爲東南名將第一別有傳  
沈都督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  
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  
及於陸三會前趨之希儀拔頸以過鏢排右足讓  
刀顧射鏢者中央項死又掣刀斫刀會於鏢間斷  
其頰車又射其弩會竟却其追兵而還蓋果銳如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十七

三百九十一

此遷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  
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  
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闊衆成  
列難圖矣吾欲奪其闊而致之狹伐岸竹揭岸上  
編筏以爲絲頃刻成數百旗挿之蛟龍灘令羸卒  
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徂半渡發伏擊  
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姚督府鎮  
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嬖翁也當助猛柰  
何希儀能素得士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  
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曰猛乘

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邕梧危矣柰何希儀曰是  
不足憂士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俱誅  
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  
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督府分五哨進師  
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潛渡江詣  
左哨將乞糧請弁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解希  
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人  
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煮餘糧爲稀糜食士合戰  
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幟工堯山頂矣賊大囂  
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初歸順岑璋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十八

素信希儀使圖猛則遣兵二千人陽助猛精卒千  
人名護女實爲間官軍得工堯則先囂工堯破猛  
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順境索猛歸  
順斬他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以獻猛賊泉軍  
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  
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  
復士官而田州乃平擢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  
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卽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  
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璉殪於賊希儀至鼓  
士氣破賊調者耳目徧官府卽閨闈中稍動色賊

在谿峒數百里外趣知希儀至顧令熟徑恣出入嬉游城中而求得與徑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為調於是賊動靜聲息顧往往為我所先得所鵬勦風雨來去每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兵立集聽令日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自不知頃之劄營賊眾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為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鵬勦必其劇巢縛管繩為記無妄殺於劇賊巢得婦女牛蓄果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柰何陰助賊戰或刀弩而門矚者曰罰若牛五若柰何刀弩矚我師於是賊讐服無敢陰助賊及門矚者嘗欲勦一巢乃伴卧病所部人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凄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砲衣毳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辰 十九 三十九

來矣挈妻子蒲伏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調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入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陰調之則老沈固在叅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為熟徑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調者矣後熟徑既伏公威信調征他巢雖懼讎不敢不往甚而大雨徑惧失期汨溪水以應要有溺死者論者以為自廣西為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徑不為賊比希儀則能使徑人攻賊前此未有也思恩奏設流官而州人數反側不靖已聞濬有子曰金在鎮安益洶洶酋楊留者在賓州乃辭去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希儀時方憂思恩聞留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留應之且為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哽立梗矣乃挽色好語謂留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往征田時固聞之因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呼留入密室要賂即得賂行為金復官留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韋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必仇金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二千人因留以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本土官子非賊柰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辰 十九 三十九

又引以詰兵備隨盡散其五千人卒縛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非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柳度十三年移淑瀘後總兵貴州會北虜入寇詔屯宣大未幾署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鹺販之警幾絕然天雨輒苦創痛數在告已還廣西瓊南五指山熟黎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濬者贖貨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於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奔勢不可釋它諸亦疑而勦之豈有定哉且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獨搗其首惡首惡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三

平諸異志者禡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改貴州入銅平巢甚竒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言善撫諸人爲耳目者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編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唐太史順之言余宦游得當世名將數人北馬永梁震西河鄉南希儀震與鄉予未之識而識希儀永永魁環長偉見人類首下視寡言笑希儀短小精悍自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

故撰次其事希儀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齷齪不能展嗟夫若希儀猶爲未盡其用哉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髮亂時輒倜儻以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爨顧誦讀不輟銳意文事已父卒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劍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中登會舉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干毛尚書伯溫程侍郎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三

奎程得書驚嘆禮之驚一軍然終不盡用乃奉勅守汀漳遷廣廉都司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爲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於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多集海舟以擊之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函賊首以獻倭難作大猷以南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連捷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浙直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



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鉸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葦不除之賊皆勦盜王直者徽人也以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夷貿易為通逃主 天子以連歲倭變劇皆直故必得之至勤精裡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繒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逋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盍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 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恚失信怏怏曰吾為俞帥笑矣而羣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為解而大猷逮詔獄謫戍邊饒平民張璉反僭名張官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贛將時胡宗憲已奉詔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剽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南贛將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三

三

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眾自救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圍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栢嵩嶺賊璉巢而軍作伏具知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潛使說璉黨執已璉為兩廣帥所奪或請頒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已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璽書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贛晝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提浙兵未至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犄角取之可使子無遺且速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敵以戰為守我以守為攻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共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三

三

詎病之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蓋閩士夫業已爲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爲廣患詔移鎮潮廣羣盜憚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詭殺倭自效遂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於督府都御史吳桂芳曰韃賊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鬪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若不勝又散之令得遁去則遷曠日久爲勞費無已也於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三十九

爲大猷負坐免官都御史爲抗言於朝乃得留二源山袤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鸞者盛鬻從克裨將爲死間賊得鸞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雲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爲方叔元老之猷云大猷爲將未事先必

周慮爲萬全旣事則往往爲善後長久之畫爲人易簡無町畦而有容善忍以忠厚自任重然諾功則稱人罪則稱已參將湯克寬罪抵死大猷力爲當道言克寬忠勇慣戰請保任不効甘同罪詔獄時妻子寄食甚窘百戶鄧城亦就逮適有遺數百金者立與之諸推轂楊弘舉曾清之倫皆大聲疾呼期必用後皆爲名將禮布衣士爲上賓平生諸蒞官皆衆陳師鞠旅營室興事卒一決於理雖支干孤虛雲物氛祲堪輿奇遁兵家以爲務者未嘗一訊焉譚侍郎綸與書言綸近對人言節制精明

皇明書

卷之三十四

三十四

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謂小知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則公之大受然也公精誠當不以老衰不爲時變哉益信重如此諸語具出俞集而士大夫稱平閩浙功最者往往推戚將軍繼光

皇明書卷之三十四終

皇明書卷之三十五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理學

方元季兵亂天下學士多失業奔走惟婺台二州宋徽國朱文公之承傳具存 上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胡翰等日會食省中令二人日講經史陳治道已又以幣聘宋劉章葉四先生至建康敦禮儒學為治本晚得耆儒任彥良禮敬之至目為帝者師故儒學萌起 高皇帝神聖述覽遐紹于皇帝王師之統造觀心亭時齋心其中心學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乙里一

皇皇乎開源矣 文皇帝講學士言五經四書聖賢之精義妙道具在宋儒又庚演而紹明之然純駁採雜士靡所宗適其周程張邵諸君子論理性命之言如太極通書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其類編上書成 上親製序賜名四書五經大全性理大全頒學官程式遵習焉當是時士尚質行無華言綺行而風習篤淳 梁寅字孟敬江西新喻人貧而力學元末舉于鄉辟為集慶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隱居教授 太祖平定四方徵天下明儒修禮樂新一代之制寅就

徵已六十餘矣以禮律制分為三局寅在禮局審討精詳諸儒推服之成賜金帛授官以老病辭許之結屋石門山四方稱梁五經或問之曰吾輩免亂離之禍享太平之福何以祝吾君孟敬舉手加額曰願吾君恭已九重存心四海擴天理而遏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人以為愈于華封三祝新昌有人士負氣自豪筮仕得岩邑比行謁孟敬請教孟敬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復何言其人曰請天德王道之要微笑徐荅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語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乙里一

人曰孟敬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其人以不檢罷官歸語人曰吾不敢復見石門先生 薛文清公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生有異質五臟露如水晶知發鄰神七歲通語孟十二讀宋四子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專精理性之學深探密詣至通夕不寢而温粹儼翼如成人御史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皆以耆儒成玉田父賓禮令受學皆見而嗟異曰聖門有人矣皆不敢當師弟子與結交宣德初舉進士授監察御史時楊文貞士奇方柄國聞其名求見文清曰瑄忝紉

効之任不敢見也一日三楊於朝班中尋識之曰  
薛君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蓋守道如此正統  
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僉事山東誨育生徒諄諄  
善誘士翕然孚化稱薛夫子矣闈振時用專問三  
楊吾鄉人孰可當大臣者皆屬之召爲大理少卿  
三楊以用文清本振意諷令一詣振不往明日又  
語之又不在一日振至閣問薛少卿安在意頗銜  
之三楊爲遜謝以李文達賢故敬事文清令語意  
文清曰厚德乃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  
此義所不爲也一日百官會東閣議事九卿見振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一

皆奔拜文清獨挺立振愈益恚會御史臺有獄寃  
寺駁還者三都御史王文承振意効文清受賄棄  
律庇死獄請廷鞫文清廷折文文効囚強不服訊  
因論死文清繫重獄怡然持周易日玩誦不輟  
逮詣西市門人奔走哭送文清神色自若曰吾道  
固然會振有老僕者故山西人也熟知文清賢聞  
文清且就刑因伏厨下泣不休振恠問之問何泣  
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耳振問若何自知薛卿僕  
曰鄉人也爲振具言其平生令獄死誠寃振惘然  
立傳 旨宥戍邊尋放還家居者六年日杜門耽

精學道邃詣益深景泰初起南大理卿蘇松饑民  
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廬竄海上王文即訊坐  
謀叛律論死文清抗章辯雪之文謂人曰此老崛  
強猶昔是冬御史劉紋薦瑄粹學飭躬宜召供館  
閣大任親勸講宜有益不報會中官金英奉使南  
京公卿俱出祖文清獨不往英賢之至京顧宣言  
曰南京好官惟薛卿一人有頃召爲大理卿 英  
廟復位以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閣學士賢迎  
賀曰先生道其行乎時 天子新復辟留意於治  
而大臣多誅斥死大權將有屬文清內憂之憮然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四十一

曰瑄自外臣驟進誠意未孚殆其難哉一日召入  
對便殿 上時褻衣冠以居文清凝立不入 上  
遽法衣冠召乃入文清爲 上陳誠意正心之學  
剴切動 上意左右竊聽曰此薛夫子耶爲竊太  
息久之居數月遣使求獅子於西番持不可不聽  
又曹石專用事乃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  
乎遂引疾乞致仕石亨素敬文清來問疾曰卽先  
生不留我爲啓 上請勅書主鄉里教事訓子弟  
以爲養先生許之乎文清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  
勅令歸設教魯齋歸懸屋梁終身不示人及卒祭

視之乃勅也令教以爲已曷若不辭官爲愈乎及得命卽發至直沽遇風雨不能行餼糧俱乏日中亥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惇有愠色文清晏然曰我道固亨也南陽時寄書候終不荅或問之曰温公居洛未嘗荅政府書固退居者之道也四方來學者益衆惓惓以復性爲教語學者曰讀書窮理須驗之身心默踐實行不然於買積還珠何異瑄平居終日危坐儼然雖燕閑亦然對妻子如嚴賓至接物益如也言動一槩諸道處物無小大衆寡一於誠其與學者言平易深質皆本其躬行所自得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五里三十八

資不可缺一也曰造化翕聚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曰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曰夜氣如泉源淆之數亦不能清君子所以貴存息也曰時時皆道處處皆道事皆道益道不可離如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須臾間也迨邁疾檢舊書束架上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始覺性天通正衣冠危坐而逝今上初詔從祀孔子廟庭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六里三十八

吳聘君與弼字子傳崇仁人司業溥子也幼讀書鄉校時已凝然有立年十九親親京師得伊洛淵源錄讀之心欣欣動慕焉及見程伯淳見獵有喜心語喜曰乃今知聖賢之猶人也謂不可學而至哉遂棄去舉子業謝人事獨處一小樓玩四書五經洛閩語沉潛於理性爲詩曰誠當通鬼神志可貫金石又曰九仞起一簣千里起跬步益不下樓者二年自始志學時業定力如此矣以父命還鄉授室遇江風舟幾覆衆驚怖甚聘君獨正襟危坐已問之曰守正以俟旣婚不入室走京師復命已乃歸妻焉往來大學粗衣敝履人不知爲司成之子也其學窮理居敬二軌一轍無斯須之間雖途次

或枕上或夜讀默誦精思無一念之雜於得喪毀譽之際泊如也慕古聖賢嘗形諸夢寐性剛疾惡師明道和易以自克遇逆境痛加含忍久乃渾然居恒執古禮自度當風頽俗靡中嗤訕四至壁立萬仞凜然不少變也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廬不蔽風雨躬耕自給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給之而守伊川之法以迪人嘗曰吾平生於患難困苦中得力獨多蓋所造者實也事親至孝事繼母如母待異母弟友愛夫婦相禮敬如賓接朋友一以誠講論切磋每忘寢食久之踐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七里

三八

行學著鄉人化之嘆宋末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省郡交以行誼薦閣學士楊溥甚重之兩召不起或問之大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起何爲天順中以忠國公亨薦賜璽書加束帛遣行人禮其廬聘焉時天子以歷代曠絕之儀起聘君聘君乃應召將至上喜甚召閣學士賢曰與弼至當何官賢曰今東宮講學宜老成儒者司輔導莫如官僚宜問何職曰庶子諭德皆可上曰諭德善賢贊曰幸甚第始至乞召至文華殿賜顧問俾得望清光上曰然

皇明書 卷三五

當以束帛禮之賢請爲授館具殮是日命下朝士聞者無不洒然驚異動色相語以布衣乃一旦遭逢至此也聘君至辭不拜召文華殿命之前乃前上曰久聞高義久矣特聘卿煩輔導東宮毋辭爲也對曰臣少賤多病杜迹無行能爲聖明過聽禮召臣臣實內愧謹力疾謝命實不能供職上曰官僚優閑何必辭賜文幣牢酒既退上顧大學士賢曰人往往言此老迂不迂也其趣令就職時南陽首以賓師禮遇待之公卿大夫士屣履擁門而謗忌萌起一日於南陽所坐上坐適尹編修直入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八里

三十四

側侍尹艷然不平南陽問下學上達聘君曰今未論上達且論下學事益欲令自得也尹不省謂殊踈不能條析乃如此出大肆訕而中官中見聘君操古禮屹屹則羣訾姍咲之士大夫以爲言南陽爲之解曰凡爲此者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觀之有愧也諸君成人之美可矣聘君既三辭不得命稱病篤不起上諭南陽曰與弼至不就官者何必欲歸姑受命需秋涼而遣令祿之終身顧不可乎卿爲朕導意賢諭旨聘君辭益堅南陽乃爲言上曰果爾亦難留乃允辭而

二九一

上十事以廣 帝德一崇聖志二廣聖學三隆聖德四子庶民五謹命令六敦教化七清百僚八齊庶政九廣言路十君相一德同心皆本洛閩言濱行 上復召對眷注有加禮賜璽書遣護使護還命有司公養終身焉聘君風格高峻嚴師道勇負荷而質任自然見者為感動陳公甫自廣來就學日晨光初動手自颺稻子從作見公甫未起大聲曰秀才若為懶惰即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又一日出穫為腰鎌所傷血出不止視傷處大聲曰何可為物所勝乃竟獲如初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九

三

克勵如此而胸次灑落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舞雩之風所著日錄其日用間功力艱難志意堅苦迨鉅細精麤畢具書臨川章御史哀歎以為一人之史皆自言已事非若他人以已意附成說以成說附已意泛言廣論者比云晚造詣益深嘗視種田問學者曰此為何曰種田因微笑曰非也此贊化育蓋觸處洞然矣聘君門受學者頗眾而胡敬齋居仁婁一齋諒最著

胡居仁字叔心饒州餘干人七齡受學於家塾言動類成人塾師畏之聞吳聘君講學崇仁往從之遊

遂棄舉子業慨然以斯道自任絕意仕進克養益邃其學以主忠信為本以窮理盡性至命為期謂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為所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子如嚴賓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雖造次顛沛弗違也隱微幽獨之際功力愈嚴每日詳書得失以自考父之道明德立理有契於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乃作居業錄以見意曰居業取易修辭立誠而名也其言曰聖賢功夫莫切於敬敬有卓惕然自畏慎意思敬有肅然自整救意思敬有卓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十

三

然精明意思敬有湛然純一意思故聖學此為之本萬事萬化具由此出又曰古今聖賢言敬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慎恐懼曰戰兢曰齋莊言雖人殊其實一也臨深履薄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可謂形容至深切矣程子言整齊嚴肅是敬之入門言主一無適是敬之存主謝氏常惺惺法是敬之精明尹氏收斂身心不容一物則敬之純一也敬齋箴備矣毫釐有差則入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數之戒其論窮理曰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

之最實又曰義理強窮探便有滯礙惟涵咏體驗  
默識而心通之又曰惟為已則所從不謬其有造  
之言曰付此身於天理中不作聰明不以人為造  
作擾之即堯舜氣象其論治曰惟王道則能使萬  
物各得其所論治須識體如修德建極化導臣民  
精擇宰相分建眾職者人君之體也致君澤民精  
選人才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體也宣布上德設  
立政條分任有司察訪民隱以施勸懲黜陟者監  
司之體也愛百姓施惠澤明教化慎刑政均賦役  
理冤訟有司之體也識體此識治矣又曰處天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十一里 三十八

須得其體要如君擇諸司之長長擇其僚自然得  
人得人則天下之事自理如太極兩儀四象八卦  
實理自然非可安排得也今舉天下之官俱出之  
吏部名姓且莫之知也况心性才德乎無惑乎官  
人之不當其才也諸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性命  
淵微畢具其於異端高虛之學深辯詳闢惟恐其  
陷溺人心變亂士習篇中三致意焉所論皆自其  
涵養體驗中得之非考索致然論者以為薛敬軒  
讀書錄外惟此而已叔心事父孝父病劇嘗糞執  
喪哀毀篤宗族訓子姓不倦祠堂月朔四時之祭

及總功之喪動遵古禮鶉衣簞食超然有自得之  
趣嘗從李提學齡進士姚文灝聘主白鹿桃源二  
書院教事學子嚮風淮王聘講易以賓禮禮之餘  
干尹請講明鄉飲古禮而敬行之雖老死林泉而  
高風偉節諸所儀表者遠矣諒字克貞學博通經  
史力行拔俗教孀妻子取聖賢經傳語心學者編  
之曰心學要語服行之與叔心相麗澤竟有立云  
余祐子積者鄱陽人少聞胡先生論學徒步從往  
受學胡先生以女女焉克念力行居恒言學豈在  
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十一里 三十八

實不患不至於古人矣官主事忤逆瑾落職知福  
州愛民郵獄不以耳目摘發為明以副使兵備山  
東沒入中官貨逮詔獄左遷按察河南與按史爭  
平反見劾然無可糾者第云心雖慕古氣失之偏  
祐聞之曰偏信有之曰慕古則吾豈敢會當國者  
知祐可大用三遷吏侍郎而卒當是時漳州有陳  
真晟莆田有劉閔皆布衣有行閔恭慎溫粹孝行  
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真晟骨格  
高峻神氣肅清應省試見有司防東過嚴無待士  
節即走歸為聖賢踐履之學嘗曰大學誠意乃鐵



門關難過主一二字則其玉鎖匙也又曰真知則行在其中嘗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且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師正學教教本數事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其說不報書上下禮部看詳時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事竟寢既家居讀提學憲臣頒行 敕諭條教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焉因採 敕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七

三

曹端字正夫河南洹池人篤尚理學專靜躬行坐下足兩磚處皆穿事父母順志愉色父初好事佛端為言聖賢之道作夜行燭書為父誦之父說其言其書曰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共由之路較然於儒釋之辨如此父卒遭喪五味不入口苦塊迄終喪不變廬墓者六年嘗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饑勸賑分存活甚眾為霍州學正十餘年身教勤率士服從其教循循雅飾一於禮義野人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所屬禮待之至郡必造詣凡校諸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七

三

庠士必請主其去取任滿復調補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得留蒲士亦疏爭之霍先上得允復任竟終於霍闔郡為罷市巷哭童子為悲涕學者稱為月川先生彭司馬澤稱以為本朝理學之冠云逮成化間而白沙之學興

白沙先生者新會陳獻章也字公甫身長八尺目光如電臉右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舉鄉薦兩上春官不第從吳聘君遊備語之古聖賢學作之訓未有以得也且歸聘君勉之讀書遂閉門誦讀博羣書求入至忘寢食久之曰馳矣夫學固求以自得也

於是築陽春臺日靜坐其中持敬專猛幾至心病  
悟曰勞矣夫心不可過用者也於是完養凝聚恍  
然有見於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  
種種應酬隨所意欲如馬之御御勒也體認物理  
稽質往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乃渙  
然自信曰道在是矣有來學者輒告之靜坐令於  
靜中養出端倪來學自宋南渡來以窮理居敬爲  
二門而窮理者頗後心於載籍專文析辭爲致精  
其居敬者又以心操心以念克念以用心失之者  
恒衆也公甫實始求之靜求之一合繁求約舍難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五

三十八

求易而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無欲爲至其  
用力以勿忘勿助之間纖毫人力不着爲天則也  
其言曰終日乾乾收拾此而已矣此理無內外無  
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者天地我立  
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又曰學惟無覺纔覺便  
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雖堯舜事業如一點  
浮雲過太虛他何云乎或問之曰高矣公甫曰平  
莫平於此曰虛矣公甫曰實莫實於此已復遊大  
學祭酒那讓得所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讀之  
曰龜山不如明日颺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時賢

關士如羅倫莊泉輩咸爲之左次賀黃門欽來見  
與之語大慨曰吾至性間如也世即我用我何以  
爲用乎執弟子禮師焉而獻章名動京師薦紳謁  
見考德問業無虛日既歸絕意仕進久之布政使  
彭韶都御史朱英交薦而韶疏言國以仁賢爲寶  
臣自度才德不及獻章萬萬臣冒高位而令獻章  
老丘壑恐坐失社稷之寶召至京閣大臣尼之令  
就試吏部辭疾不赴居數日至部以疾驟發辭卒  
不就懇疏乞終養授翰林檢討拜命歸或以吳聘  
君事問之公甫曰先師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故不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六

三十九

受而求觀秘書冀悟主獻章嘗應舉需次天官矣  
本終始願仕敢僞辭微名乎固各有當也自是屢  
薦不起毋夫人林蚤苦節鞠之成而公甫孝朝夕  
不離側間出毋有念必知而亟歸毋卒終身絕錦  
繡曰向以爲親娛耳或勸之著述不荅而精蘊一  
發之詩公甫德器粹完學見其晚涵養純熟粹而  
益背獨超造物之表修撰羅倫稱其觀天人之微  
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尊德以貴視天下之物可  
愛可求一漠然無動其中賀黃門欽肖像懸館中  
日致敬有大事啓而後行進士姜麟以使事道廣

以師禮見出語人曰吾聞人多矣如先生耳目鼻口人也所以視聽言動非人也京師人嚮之必曰活孟子活孟子其徒梁文康儲湛尚書若水林學博光張都憲詔李貢士承基咸有立知名公甫卒若水為服喪三年

賀黃門欽字克恭遼東人所謂醫問先生也聞先生語謝官去篤於學弘治中以薦召辭疏言今日之務講學為急而經筵講讀之官古所謂師友之臣也當訪求真儒以克不宜苟以俗儒溷其間終養檢討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大賢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七十五

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叅大政或任經筵輔主德此為治本疏入報聞欽不務博覽獨專精四書五經近思錄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昏喪祭一遵用家禮鄉人化之興於行民有生激至為變者欽力疾起諭之咸叩首願自新有恐之者洵洵欲復動已而曰賀父平生無誑語不吾欺也事遂平老更好易於理性洞然崔文敏稱其篤行淵雅確乎不移為管幼安流亞云子諮博學篤行領鄉薦嘗陳王政十二事不報終身不仕

陳茂烈字時周莆人也幼有志操父卒家食貧忍饑

以事大毋好讀書大毋論止之韜燈默誦究心於理學慨然曰學聖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自省其括也作省克錄以自考喪二親負土石成墳赴會試道遇盜剽資盡亡獨友人所附金乃在畢歸之附金生請分茂烈曰某金去君金存何謂分乎以進士使廣東禮白沙師焉領靜一之誨選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道以民彛之懿時張守以嚴治輔之以寬當道尚深峻開解為霖威信孚上下考績歸至淮乏寒具凍幾死陞監察御史一牝馬借騎身若無官而慨然以身繫風紀之重彈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七十九

劾不避乞終養而歸供母外短床敝席暑卧一帷不能具也身藝畦圃一老蒼頭給薪妻供爨服食粗糲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與旨嘗言曰儒有向上功夫詩文特土苴耳林見素俊稱其領悟深而克養熟隱衷粹行可質鬼神評第物品以為在黃憲管寧之右韓洪洞嘗問林以莆田人物曰從吾謂彭方伯韶也又問曰時周時茂烈方為諸生韓太息曰人物如莆君再屈指詎乃一書生耶俊曰時周純每接晤言躁慮消釋宿疾為頓愈耳薦者謂其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

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賜月米資養  
卒月給米卹其家他及白沙之門者有易德元陳  
秉常羅湖西歎以爲其人皆重內而輕外已大而  
物小

莊景字孔易應天江浦人貌古心夷博學有大志以  
翰林檢討謫外調南京行人司左司副丁母憂適  
父感風疾僵卧者五年景扶持不少離父沒柴毀  
遂以疾不起棲定山居之時南海陳公甫渙然於  
本心景與同趣每言當於經書傳註外超然自得  
作活水溪雲亭以見意久之用薦起舊官無何陞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十九里

三十三

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以病告去未幾以老疾罷  
官先是太學士濬博學多識聞陳莊語學驟異深  
心嫉之又惡其皆不仕曰率天下士夫背朝廷者  
二子也是不爲君用當誅蓋國初嘗立是法然申  
戒 祖訓中而丘言至此甚嫉之也丘柄國景再  
薦不得已而起竟敗名雖見幾少濡忍亦行止之  
路固狹耳景高邁不羣就之退然如不勝衣探之  
其出不窮使人恍然自失而溫醇和易又能使人  
戀從而不忍去與陳公甫羅彞正情深骨肉知有  
善而不知有己以己之未然而信其當然若幾於

無我者晚豪於詩有邵康節陸放翁之風識者以  
爲如入名山見層峰疊巘懸崖滴乳可望而不可  
卽又如賓宴撤去常盃薦野鮮風韻自別云 黃  
未軒仲昭傳侯補

羅文毅公倫字彞正吉安永豐人也少事邑人鄧淮  
表正受胡氏春秋淮老儒方嚴毋矜色情氣毋傲  
狎謹於古禮而倫有立志舉廷對陳聖學之本及  
吏治民生之弊因反覆數千言多人所不敢言者  
擢進士第一人梓試策策中引程正公一日間接  
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之語執政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二里

三十三

欲節其下句倫不從會大學士賢遭喪 詔起復  
至京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賢始以其言爲然旣  
數日未有聞乃上疏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宜準富  
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  
天理人情之不可已者疏奏謫提舉泉州市舶司  
倫以犯顏敢諫爲忠救時行道爲急負荷之重未  
嘗一日忘天下故人官甫三月遽發憤如是言雖  
不用然天下士爭自刮磨向之未言以養忠厚之  
習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

明年復修撰改南京更閱歲以疾請得歸日閉門授徒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倫平生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耻惡衣惡食獨嗜學而樂道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居官者言言民所疾苦益避惡若湟而逐善如轉丸也自少力學非濂洛關閩之說不談非聖人之書不觀動靜語默一以誠爲本不疑人欺嘗欲做古人置義田以贍宗族而貧弗克就或助之堂食錢辭不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惻然解覆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一

三十一

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爲意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爲世之毀譽事之成敗利鈍身之死生禍福不顧也晚結茅山中以居取給於壠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所友皆一世名賢語及之舉信以爲青天白日無異詞而白沙陳獻章公甫傳其行以爲倫才大然不及其志云倫所著周易傳中庸解禮記集註所刪訂三禮攷註藏於家張學士元禎字廷祥江西南昌人生而靈異五歲語驚人都御史韓雍得其文奇之以爲有千里長江之勢天順中進士高第入翰林爲庶吉士讀中秘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一

三十一

書故事詞垣教養詩音字韓歐文而元禎以爲記誦詞章之習不好也日取近思錄及周程張朱全書潛索之授編修成化初疏勸行三年喪又言治道本原在講學聽治用人厚俗忤時宰移疾去益沈潛於理性之學玩心高明者二十年廷臣交薦其學際天人當今鮮倫宜大用皆不起弘治初用薦者言召修 憲宗實錄至進左贊善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錄成進南侍講學士以毋謝歸養者九年已召修大明會典陞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 上益垂意於文治甚注嚮特爲設低几就聽之丁母憂歸服闋改太常卿兼學士日講如故又命掌詹事府侍東宮講讀元禎曰帝王所以隆治化同天地者其說散見於五經四書求其直指根源提挈要領使一覽即知其槩則莫如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程子定性書朱子敬齋箴尤爲切要 皇上萬幾之暇焚香默坐靜養天和則主靜主敬之說亦既有本而得其要矣日講之時復令內閣將此諸書命臣等進講細繹熟復優游厭飫於聖學少裨萬一東宮講乞將小學詩經勸講 上索太極西銘二書觀則大喜曰天

生斯人以開朕也欲大用未果而 上賓 武宗  
卽位以青宮恩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知內  
制充實錄副總裁而元禎尋謝世矣元禎癯然纖  
弱而清介孤貞之氣不可回奪居常以經濟自任  
少侍父疾籲天請代執喪盡禮事母色養惟謹官翰  
林未幾與時宰不合徑歸篤於學與陳士賢羅彘  
正陳公甫胡叔心相切劘於道雖不無異同之見  
而屹然中立操詣益弘深經傳微隱多所獨得四  
方學者摠衣就正無虛日脫粟一盂與對食而已  
所述易書詩春秋要語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三

目近思錄家語解皆未脫稿詩文始務奇峭晚削  
異爲同黜奇爲平造詣益深矣方家食時天下  
士想望其風采競以名儒碩輔歸之後受知 孝  
宗獲殊遇前席聽講而忌者浸衆附和者醜詆之  
亦甚林尚書俊歎曰先生登仕籍四十有七年在  
朝不滿二考而詆之躁競無乃入宮見妬抑曉曉  
其易缺耶容容厚饗終其身未嘗一日去位者何  
限何詳此而畧彼也鄭端簡悲之曰毀譽何常朝  
玄暮黃諒夫

陳恭愍公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少沉靜端慤不妄

言笑從鄉先生陳璩游日危坐一室中誦習未嘗  
嬉戲敝衣糲食人不能堪處之裕如也成化中爲  
監察御史論羅倫疏扶綱常論議偉然不宜謫論  
學士倪謙錢溥嗜進不當用又劾尚書馬昂諸大  
臣不職宜罷巡江西不事聲威而官吏貪殘者至  
望風引去提南畿學言稱古昔動必以禮先頒冠  
昏祭若射儀於學宮歲時肄習訓生徒一主於躬  
行變革浮習所至必居宿學宮默默端坐以率之  
已徐行締視周旋磨折絃管且登洋洋翼翼也比  
入夜齋館燈燭如晝唔伊之聲鏗然而選時以二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三

燈前導巡行學舍群士競勸前後三年章縫士未  
嘗見其變色之語折箠之威卽輿皂不施也其教  
人爲學必本小學書以達於四書六經及通書西  
銘皇極經世諸生翕然孳化畏信如神明旣去思  
之如父母以憲副督河南廣東學一如南畿時進  
按察使持憲公肅出死囚冤濫者百十人貪殘吏  
結媚權貴人爲不法盡鐫暴逐去然受賄至百金  
者要辭但列六七錢或問之曰污人惜財如惜命  
如責贓厚彼挈而賄權人則法沮澆難除矣時大  
關直司西敞至橫放被命巡郡國威侔人主至汴

都御史而下俱合參若朝禮然選獨長揖不聽道  
令左右負而効之選大言曰內官乃顧辱朝廷法  
司耶竟不屈直顧禮敬之以憂去開封府人遮道  
泣行李蕭然有車一兩而已服闋陞廣東布政使  
除徭役罷和市儲粟備賑務為惠養計廣市舶中  
貴人戶多庇富有有力者選不聽令與民均役番人  
馬力麻往來販海上詭稱外國貢使選廉得其偽  
頌繫懷遠驛奏遣歸有撒馬兒罕使者以獅子入  
貢比浮海去且云欲往蒲刺加更市獅子以來選  
奏言珍禽奇獸之畜不可以示外夷而西域賈胡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三五

稱貢實規利無當願自今毋墮其計為安南諸夷  
所笑闍韋春為選所沮抑誣奏以他事遣法司即  
訊選嘗詘屬吏張襲中貴人鈎致之使誣證獄聚  
對法司顧頭搶地大哭稱陳布政寬法司皆儉軟  
竟不能雪其事械赴京嶺南人號哭挽留以千萬  
計徒步日夜從行者數百人見選鈴楮囊頭坐舟  
中夾道哭不休至南昌病卒贈光祿卿選立志以  
古聖賢自期待潛修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  
求仁為要自號克菴讀書不資為文辭手錄格言  
為力行之助在官每疏上必屏居齋沐引使者於

庭再拜乃遣升降出入布武先後造次不爽平生  
言不出口而見義勇為不顧利害操履誠慤嘗曰  
居此官必欲盡此職行此事必欲盡此心父員韜  
令江西新城有遺愛為御史有聲選既貴惟服先  
人所遺衣巡江西至父所蒞邑望寺門而步謁童  
子時句讀師恭甚居官三十年故居不增一椽終  
身待客惟瓦器蔬食相對無愧色之官廣東無馬  
跨一驢出都門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尊信  
朱文公所著小學為註釋行之尤遠於禮孜孜講  
求以行學士張元禎稱其學識粹然一出於正操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三六

履恪然一出於誠其植之也深其發之也耀其持  
之也恒以其沒為世道之不幸云  
章文懿公懋字德懋浙江蘭溪人生而岐嶷嗜學有  
遠志少長益根據六經述蒐子史於時好泊然舉  
進士入翰林編修會內庭張元霄燈令詞臣賦詩  
懋與同官黃仲昭檢討莊昶疏以為煙火非昭德  
之器詩賦非論思之業乃敷古大猷以諫譽譽千  
餘言杖闕下與羅修撰倫先後謫外稱為翰林四  
諫云遷福建按察僉事以振揚風紀為已任盡心  
職業議處番貨通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

絕盜別吏蠹滌民瘼盜起先賑濟解散其從盜者而陽爲清軍擒其魁一方晏然善政卓卓顧直以德學顯而不以吏事名考績赴吏部乞解官尹尙書旻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何可退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竟致仕去時年方四十有一閉門却掃不入城府力耕以自給而學詣日深四方弟子執業者雲集名公卿四方隱士仰風接軫貧無供具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爲文章曰小技耳不爲也勸著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當刪其繁冗詎當傳益哉弘治中召爲南國子祭酒遭父喪力辭 詔爲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既至勵教化倡德義明道術著功令肅儀軌而畧其瑣屑常矩初若無奇者至探索隱蹟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其時履其地處分其虧成也經生各以經論質若寸莛叩鍾迎手而應諸士翕然向風正德初疏請勤聖學重詔令敬天戒隆繼述謹大昏五事以上已八疏乞歸瑾逆用諸名卿多斥辱而懋已先事去矣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年陞禮侍郎又辭得詔進侍郎致仕嘉靖

初加南禮尚書致仕卒懋蓄德深厚潛修默成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器度宏偉不見涯涘望之龐朴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初若不甚切深久之若影響著蔡無不信也禮賢敬士樂與人爲善包荒藏疾與物無忤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援經據古確乎不與易也寡嗜慾衣服飲食器用隨寓而安自出身九轉以至八座然去就詳慎其居官不踰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天下高之嘗言學者須大其心心大則百物皆通必窮理心然後大又須小其心心小則萬理畢晰必涵養心然後小論處困云每講伯夷叔齊餓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之語便自警拔論政體以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論世道惟唐虞三代皆聖人致中和而參贊下此一泰一否爲氣運所推盪耳論家法稱義門鄭論風俗欲倣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約論居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論窮理謂自進退辭受之節分明不苟始論儒先篤信程朱爲聖學宗嫡不少違異也家居命諸子親農事邑令來見諸子輟耒跪迎在南監時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三六 皇明書



罪懋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何罪楊文恪廉以為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鷺湖不立異論之伯恭林見素俊稱其粹中貞恪足傾動一世表儀天下云

蔡祭酒清字介夫晉江人幼孱弱骨立而穎悟絕人髮就總則盡屈其師裘糧數百里從三山林毗受朱易盡得其肯綮舉解首登進士以疾告歸益詣精於學授祠祭主事王端毅為家宰引入吏曹為郎已復還禮曹請南又請告以按察副使提督江西學校為逾濠所惡致仕去正德初起國子祭酒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三九里三言十

命下卒清凝重端飾動準古人於榮利泊如也其學祖六經宗四書以宋四儒為嫡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之間闡精發蘊繡絲牛毛莫喻也亦時發獨見學子請益所至坐恒蒲易義趣深到四方學者宗師之曰虛齋說也不敢變時人為之語曰欲易明問蔡清居恒以居敬為窮理之本扁虛齋以自命作密箴自省括曰密者以為已謹獨之事雖親知不以示也後與楊月湖廉傾倒出示之其言曰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驗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可以養心可以養

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實造化之機又曰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足未有多言而不安者也又曰有道德者不多言有信義者不多言有才德者不多言惟細人狂人妄人乃多言耳又曰元城不安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三年乃去得一矜字故力行難未有不堅苦強忍而能成者又曰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為而疑我之為之乃為信於人又曰勿蓄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勿使半毫術終無人不識巍巍乎司馬公之律身嚴與人忠也故能赤心質神明素行乎走卒又曰天之助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廿一里三言十

人為善也至快至周畧無毫髮之或慳天之報人為惡也亦至信至密畧無毫髮之或漏細考遠計之自見其深切類此迨寢疾門人以粥進却曰吾欲自潔清卒清天性孝友心盡而力愈至葬總功之不能喪衣食婚娶之無所歸者數人與人交愛之以德章文懿負重望公卿交薦海內皆想望其復起清與其所親書曰聞章先生動息眾皆以奏聞起取為意清謂先生決無意出矣其聞起用之言非惟不入其心亦且不欲聞之耳矣非直先生其弟子之知其心者亦力謂當路不必以此厚先

生矣向來先生一二同志此行復起者俱不得完  
壁而歸今聽先生一人堅卧林下亦足以壯士風  
淑士類而為國家添一人物矣易所謂不變所守  
乃所以益上也况今未能以不次柄用先生而第  
以纂修召誠亦不必竟其事矣識者難之是時同  
邑陳思獻琛少有邁質閉門獨學時人未之識也  
虛齋見其文以為絕倫亟詣所館屈行輩與為禮  
琛辭不敢當以師禮事之自是學見其大而工夫  
細密意味悠長益淵源所漸者深也會試禮部考  
官尹編修讀其文大驚以為出舉業蹊徑之外大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三

學士靳貴反覆數四曰信然是必出陳白沙之門  
不然則蔡虛齋之徒也發之果然而琛聲名動京  
師授刑部山西主事以母老欲改南調吏考功以  
徽號恩得封贈其親琛喜曰持此歸足慰吾母矣  
於是乞終養既歸一武不至城府不通達官貴人  
書闢一室靜觀天地萬物消息之變及物理人事  
之蹟或追然孤笑或慨然大息不以告人人亦莫  
能測也或縱行四野與農夫圃子語桑麻物候以  
為樂若灑然埃壒之外者嘗喟然曰廣陵之樓百  
尺北海之罇不空足矣擾擾何為嘉靖初以薦徵

用辭即家拜僉事提督江西學校又辭卒于家論  
者無識不識以為不愧虛齋之門一人而已所著  
四書淺說易理通典行于世時同安林啟仰之精  
易與虛齋相次為解首仕為安陸學正諸生餽贈  
之無所受而賜其貧乏傲胡安定法為教人士循  
軌安陸易盡宗之遷國學博士及門如趨遷南京  
國子監丞楊吏部攝祭酒赴召或請他攝楊曰仰  
之在須他攝何為其孚信如此其後同安有林希  
元茂貞守朱學甚固尊蔡說頗發明之著易四書  
存疑至廣東提學僉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三

張吉字克修江西餘干人生有美質長耻同流俗信  
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  
擇經傳以資捷徑歎之以謂士當兼通五經今塵  
塵業一經而踈脫如此何也遂屏人事購諸經及  
宋大儒諸書讀之於是奮然於窮理致知為務而  
體驗之身心時膠庠中業指目為異已矣舉進士  
為工部營繕司主事時道士李孜省僧繼曉金以  
妖術得 上意會元日星隕有聲吉應詔疏請親  
賢圖治修德遠邪而顯効二人之罪不報尋謫景  
東判官景東西南極邊土官陶世握郡章俗鄙

吉至官教其民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約無犯陶  
見吉携圖書數卷而來欲爲置姪侍不聽餽銀器  
不受遣子榮來學問教即善事其父遇母忌即斷  
酒肉不御由是敬信之而夷俗亦漸以變於是吉  
手錄諸經日討論其中作慎獨窮理改過求仁四  
箴實座右以自勵忘其身之居夷也弘治初轉肇  
慶同知以進表詣闕王端毅部見待以殊禮欲處  
以提學吉不爲屈轉梧州知府日爲諸生陳聖賢  
修已治人之道使人知所往累廣西左布政忤權  
貴鐫二官竟止貴州左布政使卒吉嘗謂禮大者  
有四冠婚喪三者可守行之惟祭禮闕疎酌精  
詳行之于家鄉里化之平生食不兼味布衣屢漣  
綴弗易教諸子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日學不讀  
五經遇事即窒晚充養深裕天下之人不能盡知  
其知之者信之必篤也老病日正衣冠危坐倦則  
假寐不以病故廢學所著理學論陸學訂疑古城  
集藏于家

丁玉夫璣鎮江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  
學者稱爲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巖然早悟弱冠  
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烏傷王君長迥倍尊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三

三

之吳文定寬與爲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詔疏  
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心  
諸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蘇民困  
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近之則害治  
宜斥遠疏入爲羣姦側目以同官公過連逮出爲  
普安州判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  
獨從一僕怡然行泰如也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爲  
太宰雅重璣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  
記言今大本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  
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  
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趨其言欲引爲吏  
部竟爲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猾伍以怨誣隣民  
爲盜斷其舌斃之獄汚鬻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  
事者處之曲有恩至巧印易牒執不可曰其平生  
惟辨此一片心事君敢爲欺耶內艱服闋倪文毅  
掌銓即家起儀制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  
清遠山水暴發而沒翼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  
存璣充養深粹居圓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  
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衆譟不震不  
竦有百煉之剛以禮儀周公之典又廢不行家居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三

三

冠婚喪葬一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人毫芒而文主雅純其爲政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憂國出天性蓋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幾窮探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不息不岐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齊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未脫藁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尊事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污之中任道甚勞制行甚方涵養甚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濶云

約論曰余考觀羅文毅章文憲陳恭愍之素默乎賢儒也乃綱常君德二疏侃侃不阿陳公數忤中貴人不懾孔子曰仁者必有勇詎不諒哉余治蔡虛齋易四子蒙引書於章句註義可謂墨守矣乃其撰密箴自省括欽欽焉豈孟子所稱詳說反約者歟大都國盛時卿大夫安安於先行質言如此云

約論曰自朱陸之論岐主本心者病支離循學則者訾禪悟執言錮見均之未融於達觀文清奮

孳孳於反躬主敬之實恂忱淵默表裏曾冉殆慥慥君子哉聘君堅苦而力敬齋密閤而白沙於本心之體曠然雖所由殊路而約於進道均也孰彼此焉而以岐爲夫有物於此一人指之不若衆人指之易見也一人爲之不若衆人爲之易成也乃近學者無業可守言益高行益微其可懼也夫其可懼也夫

皇明書

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皇明書卷之三十一

新嘉草野臣鄧元錫錄

理學

羅文莊公欽順字允升吉安泰和人少端靖有大志年十四署門聯業已有勉勉仁義之語弘治中舉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閉戶讀書庭無襍賓居朝市宵如也會朝廷起章文懿公懋為祭酒以家艱辭詔文莊補國子司業攝學政以需文莊見學規積弛士放逸競差揆慨然曰造士莫先於求放心非束攝嚴不可爭風當息非精稽考公予奪以鎮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一 李三三四五

之不能持三者甚力六館肅然所獎識士後皆為名人比文懿公至深敬信事咨論而後行明年請省侍已乞終養闈瑾以給假違限奪官瑾誅復職上納忠疏留中遷吏部左侍郎會 世宗初政先後冢宰以譴罷攝天官篆時臺諫爭洗癥瑕為彈擊務薦揚為功文莊別忠邪白功罪務得其適咸釐然當於人心與廷議衆論紛靡徐折以數言無不厭也所以維持國論扶植善類調劑甘苦者為多陟南吏部尚書尋改禮部懇疏致仕去文莊式古訓篤學進修有序動靜有常節恭儉莊整無間

隱顯平生無戲言亦無支辭接人禮恭色粹處事整暇當官持正重變通有難進易退之節居家業崇先厚族率勵里閭教子姓一之於儉約忠信辭受語默纖悉必謹仲子珦入銓選大學士嵩故出其門方柄國請以書見曰安義若命姑任之冷煖朔南決非人力能為也晚歲謝人事坐卧學古樓單精理性之學風雨晦冥不忘所事著困知記關近學甚力喟然曰吾此書所以繼垂微之緒明似是之非無所不用其誠力之殫矣心之遠矣崔文敏張文定皆敬信尊事之都御史張岳疏請存問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二 李三三七

以為欽順正道正學幸 上尊禮風勉縉紳學士歸于正 旨曰可迨疾病宴坐如平日遺筆詩兢兢臨淵履薄之語可以觀所養矣諸困知記大端言千聖相傳惟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所不踰之矩顏子之所謂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察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上聖大賢惟其見之真是以執之固而行之盡其次則格物致知以至之則格物致知學之始也克已復禮學之終也物我相形則惟知有我於是違道日遠物格則無物惟理之是見已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

理之流行所謂仁也又言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不可混也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心性之辨也今不知性之爲理而於禪學中認所謂昭昭靈靈者當之無惑乎縱心任情顛倒迷錯而自以爲良知之明應矣於關時學最切其書三卷可括以兩言而盡大都以理一分殊發理氣之一以虛靈知覺仁義禮智明心性之二也抑心者氣之神明性即理也語其差則虛靈知覺固滯於物而違理矣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語其極則理氣之合也即心性之一也安謂異哉然文莊峻學防時之意則遠矣

崔文敏公銑字子鐘一字仲晃河南安陽人父陞四川叅政歷官廉慎恤民隱有古循吏風銑少而慧特長嗜學弘治未舉進士入翰林爲編修潛心古學正德初闡瑾擅權卿佐皆伏謁跪銑遇之史館門獨長揖瑾怒謂張綵曰翰林諸白面書生多輕薄如崔銑尤甚會孝宗實錄成矯旨史官陞級調部屬州縣令練政理改南驄封主事瑾誅復翰林時武宗頗以逸豫棄萬幾而時事大棘銑大

戚之奏記大學士李東陽言竊聞忠君者遠不聞其誠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大倫也顛而能扶爲忠愛而能諫爲敬銑趙之賤士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告於師是天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下之大罪也顧思不敏中實空然知罔行殆何湛聽聞是以憂深而醉思劇而顛徘徊門墻進而屢卻已伏惟執事好士容汗若將弗及寸材尺美未嘗遺之豈獨銑之棄乎用是敢布腹心焉今有人病羸者精竭而神憊獨面人耳然猶嗜飲好內未已或告之曰子之病也危父將不起必斥而弗信使其父兄弟垂泣而告必懼使國醫告之必洗然而淚下矣何則子弟父兄至戚也其言必不用國醫識精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病深矣財竭而用加侈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霑官肆貪而法廢事取具而實亡天下十有三省耳用兵者八朔方兵敝玩而不力公私以供置人材以利偷若復有嘯聚何兵以討邊或寇入兵馬之在內者留之恐邊輕遣之恐盜張廟堂之經營始大也雖然此見事耳况銑耳不得聞口不敢言大者又百此乎今九

重之惟幄臣偶未之思耳然惟執事能告之執事  
自輔 先皇澤流而望尊 先皇大漸執手涕泣  
付以愛子權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節遠貴  
愈堅相幾酌會為國著恭行高而人信二也是故  
以戚則父子以識則國醫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  
執事弼亮初政調和瑾虐釐弊更化人告累矣然  
猶未飲天下之望也頃聞執事上疏忠懇留中繼  
聞請歸農子不云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執  
事去之是也然亦有否夫事幼主與成主不同度  
而建功處平世與紛世不合迹而底績善始而不

三明書 卷之三十一 五 李三三三三

完其終猶無始也竊窺執事者蓋欲以身示儆云  
耳夫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動以容者  
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章奏  
言者意盡而聽者情不達數固難獲矣竊願執事  
時請面對創難而復易善存而惡敗帝王之軌  
祖宗之典誠於中而徵於容因其明而通其曲  
上英武冠世深信而改度然後天下可徐而理也  
若一二帷幄臣執事與共政矣昔有二客登舟入  
艙熟視之則世讎也見必以刃接舟及中流風二  
客駭而共圖之卒以濟非前相怨之深而後相古

之力也志誠在公生故彼臣者亦願執事之善告  
之也彼誠我聽則亦可以有助矣又聞古之君子  
之事君也智不售則曲勢以求成力不施則廣謀  
而獲遂夫立君以為社稷也吾為固之如磐石然  
以待君悟舉完器而付之而後臣職不缺不然使  
至所謂無如之何者君幸悟奚濟也竊意執事之  
計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材行介而內信學深而  
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母以科  
目拘其進毋以浮偽溷其真毋以麤率棄其直毋  
以小瑕遺其長毋以資格緩其實使部薦其監監

三明書 卷之三十一 六 李三三三三

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幸治貪厲耻表節嚴其  
進覈其偽不惟得真才亦可以正士習矣自天子  
以至於士未有不須諍士者忠直謀略者執事宜  
引以自輔使之懇懇盡其咨議不無裨也夫周上  
需而繫民心者財也蓄又者積為力者克食冗者  
耗費奢者窮賈誼曰一人作之十人食之必饑十  
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必寒今內廷之奉軍旅之供  
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入歲幾何也財  
不足則民貧民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  
可以救死者何不為矣夫盜者擾之靡靡英雄因

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會王用官與工皆稽業而定餼唐併庶官今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納賂而缺操應故事而舉治戎者循例猶以統綺子將之一旦緩急此屬可仗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修拱手徐行之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于今尚安及後可恃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民守險廣儲俾可憑藉今議者曰土兵劣於遠兵未知計者也勇不自奮作之斯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七 李三 三〇六

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 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內任倡者利鈍之係也夫政貴因時法先救弊出蹇者必求助非深服其心而能制其命者否也昔董闕于爲趙守過深澗壁峭若墻下瞰百仞問曰嬰癡狂悖之人牛馬犬豕有誤入此乎鄉人對曰無有闕子曰使吾法猶澗也則人莫之敢犯胡不治故不可以弘治之政施之今也是故烹一阿大夫則謏者遠而惡懲封一即墨大夫則讒者遠而功勸無別而緩非所以爲政也愚生何足以知國事竊窺天下之

勢不急收將不可爲伏惟執事當國安危攸繫敢俯伏冒台嚴謹伏斧待罪尋引病去嘉靖初以史事召尋擢南國子祭酒開誠善誘明教條正文體日衣冠坐東廂對諸生問難時大禮議起銑上疏言近者主事張璠等以先後獻議超遷大學士蔣冕汪俊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監察御史馬明衡等以異議罷斥御史段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以下獄仰惟 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意大順通情今獨任己意亦曷其有極疏入罷歸久之以少詹事召兼翰林侍讀學士遷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八 李三 三〇六

南禮部侍郎會有言句容朱家巷實 皇祖故鄉墳址具在請營表者下銑覈實銑至相度以爲事久遠無從考信乃上言興王之基難可臆斷失實爲誣 祖且勞費不貲事得寢尋病致仕卒贈尚書弘德間士厭明文沿宋習靡泛欲振起之宗秦漢之作而論學亦異說逢起浚精於象數起垣於高虛於是文敏乃大邃研於六經尤深於詩其論學及經刊詭通達政體而清修介操及終老不於易謂好奇者浚義於象流爲鑿而尚占之法又久失不傳夫皇羲畫卦文王周公繫辭孔子作翼



一也謂易道加詳焉可矣乃曰有義易有文王周公易有孔子易支矣哉因夫子之贊明二聖之旨以貞變而正其履傳是者倡於王弼備於程子斯時宜而易之要也作周易餘言於詩謂毛之說關雎也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無傷善之心美哉訓乎周之后妃廣於求助精在得媛未得而求之已得而樂之協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忘其躬也樂乃有與畧於色也是關雎之義也後之說關雎異焉曰宮人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則宮人當於何屬之豈文王未納室先畜嬖御歟理之常新隔世可皇明書 卷之三十六 九 李三三三六六

推事之成陳徒步莫得今六經之文缺譌有間矣然風傳俗習齋制餽器近古者猶得其音塵君子無輕乎變古焉又言詩大序微粹非卜子不能即小序猶之不可廢也作詩解其論二南曰文王之詩謂之雅則文王未王也非王朝天下之故謂之風則文王王業之由基非列國可同也故異其稱曰南論幽曰周王業大王基之文王康之武王周公成之周公以人臣而有功於王業故繫之幽不得於君故為變夫子序詩首二南曰始基之矣終幽曰既成而昌之矣故及十二國之變慰檜曹之

思開小雅之治非幽其孰能之論衛風曰夫子存綠衣而下四詩於變風首二南之化也是故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禮始冠婚明基兆而防來變也錄桑中衛之淫昭矣錄溱洧鄭之淫昭矣必曰諸篇皆淫風也夫子胡然而累載之乎論衛鄭王陳曰風之亂莫大乎鄭衛次則王陳衛自內嬖鄭由莊公不允不父王自平王不子幽王不夫陳自大姬好淫三綱數焉夫衽席之私一念之邪禍及於妻子毒延於邦家召侮於夷狄傳譏於萬世故皇明書 卷之三十六 十 李三三三六六

君子慎其獨焉論檜曹曰昭先生之澤也亂極思治人心不泯矣夫小國利有王大國惡之故諸侯橫王室微伯圖興王迹熄大夫強公室卑君子防乎利之道也論魯頌曰聖人以著變也風雅皆有變焉曰頌美其功何謂變曰周頌用諸廟魯頌用諸燕周述先魯禱君周王也魯侯也周之詞典魯氣溢而辭誇非變而何夫魯頌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則幾滅質矣故受之以商魯無風何也曰治春秋之例也有所諱故逸詞以盡臣恭有不能諱焉故不泯實以垂戒南山猗嗟著之齊桓莊之內

政民矣故三桓始牙魯駟不競以亡其深解類此其論尚書曰孔子刪書爲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書錄事之大與變者平世小節無與焉堯典禪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攝也顧命防也呂刑衰也文侯之命亂也王熄而伯與故秦誓終焉書始堯典咨於四岳終於秦誓榮在一入其聖道之要乎今文委情鉅典後人弗能摹也古文諄誨復言後人可放依也或以今文爲伏生譌言則殆不可句矣此爲申古文而罔之其論春秋曰春秋以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十一李三

三十九

律伯將以復書之政焉故知書與春秋之旨可以裁世變議本末又曰唐虞禪夏后繼湯武放伐世久而道降物豐而變起然代天理民不以富已其道一也春秋主威奪而臣橫侯政夷而國痿無能任湯武之事者伯乘其隙假名義以主盟天下幾欲改物伯又衰則舉一世胥盜而已夫子刪書與詩文作春秋標前之盛著後之衰申王之純正伯之詐定是非垂勸戒而說者求奇競博刻核於一字未哉未哉以爲魏晉以來天閉道也矣王仲淹獨言宗論語述準六經學修於近治求其本邦器

昌則獻其謀欲亂則退而懷諸其續經亡中說出後人附潤消之量其旨類分三篇曰內曰外曰禘而取義美文馴者爲內篇作中說考以爲至哉程純公之學也經無故訓所明者意行無枝蔓所存者性仕不以能見諫不以直著讓知而任咎忘已而絮眾讐者替其忠信頑者說其德義約哉正公之學也釋經不泥見奇不問敬合內外謂理性即命一天人也大都敷闡儒教平切易行可名宋之一經述程志述二程文略以爲朱文公性既高明濟之沈毅遂探於渾淪細入於絲毛發道指諸掌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十二李三

三十九

關邪如扶其肺肝然每讀一篇輒心目開朗感解而志奮也述晦庵文抄退處相臺者十年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閱作樓儲書取孝經四書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小戴禮曰此本言也取程易傳程志程文畧曰此幹言也取左傳溫公通鑑宋元綱目文章正宗陶詩選詩曰此支言也韻學與焉命之曰數卷樓省身履事準古驗今乃劄記所明發揮性術訓訂經史申正理駁陂見作士翼四篇以爲由漢而下史記其事儒闡其義文士聘其才知人申其辨而詭誕害教浮華無用者錯

列而兼存鮮有志夫子而法尚書者乃慕王氏續經之意取漢帝伐楚之告迄 皇祖攘夷之檄表作者之志俾覽觀者上悟天運之因革下究人道之終始存惟憂勤喪則驕逸好問者昌自用者亡豫塞禍源永由治軌作文苑春秋以為三代而上井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陌郡縣其民散故道難成作政議十篇曰均田曰覈舉曰重輔曰簡侍曰省官曰師田曰本末曰修禮曰訂學曰通議制遵今道循古諸人心不激不隨期之可久其士翼論學曰天生烝民物必有則故學躬修九容行采九德心不強操而存守不徑趨而約矣曰常情聞毀則憂而思思則勉於善矣聞譽則喜喜則矜矜必放是毀益而譽損也學者不聞規過之直寧受毀可也無觀善之朋寧遠譽可也曰覺心之放即求也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已之是即非也矜人之長即短也曰克己者猶御敵進而無却養德者猶水漬物漸而不驟慎思者如滌井汲其泉而愈新辨疑者如解絲理其緒而自整曰天道恒進故人心好上天運有常而人則躐等故思窮於微眇而行忽於疾徐辨徹乎宇宙而心荒於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十三

三十九

日月是以切已求要之為貴其論經曰莊子稱易以道陰陽未知易也夫易陳人道以前民用彖爻所象建侯行師利見括囊之類豈玄談耶大人遇以立政細民得以決事君子精義而立道小人怵害而消惡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者也夫子繫傳乃推人道之原故及於隱賸韓愈稱春秋謹嚴未盡春秋也春秋記人之善全人之耻誅人之意達人之恭是故公薨于齊書葬夫人如齊諱故公孫陽州非自於臣齊仲孫來沒其規國意溢於言慮先於事夫日照雨潤霆擊霜折彼蒼於穆之體何與焉又曰春秋立詞謹嚴意實溫厚若天育萬物任其生成不驟不滯故以為性命之文後之述史者幾乎嘗其忿憤之用耶有病其不能建績立名乘勢取貴學迂而難就志特而寡助者作喻問辨告之略言上古大朴所相者養世降民移乃始有革是故三皇立其生故施以網罟五帝昌其化故辨以衣裳三王比其法故維以制度五伯脅其威故假以兵車仲尼紬其智故約以忠恕孔伋道諸天故折以性命五伯者政之終仲尼者言之首夫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蓋將以揅陂行而伐私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十四

四十

情非可以行雅談而首後傳也夏蟲疑水君子不  
費辭焉周衰而人騁其技秦是以暴宋衰而人駁  
其學胡是以入夫游定夫張九成楊簡之經禪也  
陳傳良葉適之道法也陳亮之功力也王安石之  
政利也背孔氏之道而襲儒名亂程朱之學而立  
士的夫傳本訓經牋復釋傳其文彌重其旨彌離  
苟以譁世取寵而行弗給焉子不見作室者乎層  
簷疊閣則鄙其明又不見道泉者乎迂滄曲畝則  
迷其源况乎復言而慢禪說而謔吉士所惡童子  
羞稱子乃班之作者爲後之程難矣伯牙之絕絃  
悼知音之難遇也孟軻之放言俟後聖之作也其  
自任如此文敏學主質言篤行故易厭圖象忘其  
源文嗜高古故書主今厭古又性本剛毅意扶邪  
衛道多詆訾頗不盡得其情云始文敏遊大學時  
與三原馬伯循理安陽張仲修士隆及高陵呂仲  
木山右寇天叙河南田汝耕等相切磋於學學以  
明經修行爲的母慕高虛溺訓誥毋耽辭采毋陷  
利與名一意洙泗爲師故後皆有成是時仲修獨  
持論言諸君日端默戢戢以謂能閑其心矣然必  
於事爲驗其實身與世爲二理與事相乖非聖人

合內外之道也衆心不謂然又數年馬伯循始大  
以爲然而文敏以爲成我以履實之學者仲修也  
正德中朝臣或以門生或以鄉里知故附大臣大  
臣利其偵事護缺曲庇顯升光祿卿李良素諂事  
少師洛陽劉公得美選又以女字少師孫少師爲  
劉瑾所逐良即詐言女死乃他適士隆以御史疏  
劾良且曰使令大臣知小人終必負已早絕之而  
皇皇延正人也甲戌內宮災士隆疏言 陛下前  
有逆瑾之橫後遭薊盜之亂曾不之警而興居無  
度暱近非人積戎醜于禁中戲干戈於卧内宵夜  
宴遊煙燎外見朝廷大土木權右競豪侈親信內  
臣取貨於外又扣軍糧名之進貢鄙猥無聞者使  
之巡撫納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虜發民竭而  
兵疲守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如張璞則獄死  
閭閻之苦禍機之畜皆莫知之也臣竊爲陛下危  
之繼自今宜克慢絕淫早朝親政與講官師保刺  
經論道考興亡之故皆關國大故坐糾劾謫判晉  
州稍遷漢中守備副使卒仲修內行甚敦篤友誼  
有終遇勝已禮信之如師爲御史持賊吏甚急曰  
天無歲不生財今民貧官空財奚之焉古云世有

兩不足之患無兩不足之理蓋侵漁者衆而莫之

稽也故所至吏清其卒也文敏大慟惜之是時深

州張璉伯純壽張殷雲霄近夫皆有遠志自經而

下惟程朱是宗璉嘗言稱理制事各適當然是謂

明經理云理云空滯云乎哉經云經云口耳云乎

哉著遂言若干卷知尉氏改宜陽課農興學旌良

耻否爲御史逾瑾罔以罪無驗出僉憲河南忤都

御史張某下詔獄事曰忤柄臣奪官雲霄少好禮

治父喪秉禮既卒服始冠而昏必於禮後又考訂

古今祭禮而謹行之故魯人多執禮者舉進士請

告歸作畜艾堂聚書讀之爲文非秦漢人語不習

又以詩抒情表志以風人於善自漢魏至唐作者

皆辨其音節而擬之後病其大博必六經之旨然

後究心焉然早夭官至給事中爲人方峭克約國

子司業穆伯潛篤行苦學無匹也猶畏雲霄曰近

夫之耻不善不啻負穢文敏銘其墓曰嗟吾友行

如壁文孔曄明有儒垂世模

何太常粹夫 馬三原伯循理 王司馬浚川

廷相 魏莊渠才校 夏敦夫傳俟補

皇明書卷之三十一

皇明書卷之三十七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理學

張文定公邦奇字常甫鄆人也少沈深好讀書少長

游神高朗耻與妮妮者伍弘治中舉進士高第入

翰林讀中秘書益博閱作觀頤錄朝夕紀過以自

勅正德中乞歸養家食藜藿不厭起湖廣督學自

免歸單精載籍有終焉之志嘉靖中進春坊庶子

兼侍講作昭事錄從事於畏天時保之語陟南國

子祭酒迪德勸善不設夏楚士雍雍喜得師已遷

吏侍郎攝部事務持大體不斤斤小苛居九年不

調諸所銓註往往位已上泊如也已乃兼學士掌

翰林院詹事府進禮尚書以母夫人年高乞終養

弗允改南吏尚書便養改兵尚書卒戶部以國經

用不給議鬻爵度僧邦奇言二事害政不可行而

欲足費莫若省費昭儉德者其本也裁濫賞汰冗

食者其末也因條經畫塩法屯田二事以上 肅

皇帝加意稽古禮文之事給事中言議創園丘方

澤以二至祀天地如周官邦奇議主合而極推

高祖敬天祗畏罔敢怠忽之心以爲之本 上以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乙 李四 三十四

大禮故頗庇武定侯勛其後以給事中高時論劾  
逮詔獄且獎時盡言邦奇喜作納言勸忠頌以廣  
上意其觀願錄序曰予生二十有五年矣而三畏  
未知九思或忽內之則氣能吾勝外之則習能吾  
奪間非無介然之懼懼焉而志之弗堅屢作復什  
以今歲除追惟一年之事昔之所期百無一償可  
勝悔耶年漸長而德不加修能不重有懼耶然既  
往之愆孰能無懼懼已復然與不知懼等耳今日  
之懼吾又懼其復爲前日也取札素日惟過舉而  
詳書之曰觀願錄以自驗且防焉於乎思出汝心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二

李四

三

言出汝口繼自今忘善弗爲爲自欺掩惡弗錄爲  
自欺人之欺已已則惡之乃自欺而弗之惡也可  
不戒夫其論求放心曰凡物交于前有所溺之謂  
放無所溺而勿之省也滯其情於物焉之謂放無  
所滯尸居惕如也而不知其所如之謂放心放矣  
孰求之曰心求之心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  
用也夫心至明而至剛固足以自求自復而不假  
乎其他也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  
已矣非有所追而獲之也歛之而已矣於其惕然  
不自知者惕然自省之而已矣於是收歛於至

之地而兢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容乎其中  
是之謂一而不二孰非其至明至剛自求而自復  
哉易曰不遠復孔子以顏子當之曰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明剛之至也故夫不精則  
不免於放不一則不免於放而莊周乃曰罔象可  
以得之夫罔象所以失之耳是時諸儒論學者患  
學流於二氏至謂靜無所措其功動用乃有之文  
定懼其無本也著論言大學言心以無所忿喜憂  
懼謂之正中庸言性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此心法也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正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三

李四

心之功非屬於意非屬於身者也事物未交恂慄  
而已凝然中居而萬誘不敢干也忿喜憂懼一無  
所有而吾心之本體翼如也易曰艮其背曰介于  
石曰寂然不動曰退藏於密皆心之義也後之儒  
者以靜歸佛以虛歸老譬則舉家珍而委之地也  
言及靜虛則以爲疑於老佛而避之譬則家珍爲  
人所竊欲復之而以爲嫌於盜也瞬目而不敢一  
眴豈不悲乎是時王文成以論學名世悅文定溫  
恭而慧也目以爲聖貧文定以編修歸省問贈言  
時甚少文成臆所學而贈之曰古之君子有所不

知而後能知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  
知也文定知其且心攝之也報之言吾何敢言知  
乎哉至神者天也至明者人也至微者心也吾皆  
未得而知之吾何敢言乎哉夫天之道明善天下  
而無視聰善天下而無聽是故天之道微顯而闡  
幽非微顯而闡幽也天於天下無顯無幽也有聲  
天聞之矣無聲天聞之矣有形天見之矣無形天  
見之矣其何顯微之間之有人之限於耳目者自  
其所不見聞而謂之幽天惡其若此也故從而闡  
之而微之斯其損益盈虛之理也何謂至明者人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四

曰其以耳目見聞者愚人也達者之見聞則同乎  
天矣是故是非善惡愚者疑而達者覺矣覺者辨  
而疑者釋矣疑者釋而天下皆覺矣是故天下之  
事久而無不定何謂至微者心曰慮萌乎中非至  
精者弗察也弗察則不能知吾心不能知吾心則  
不能知人不能知人則不能知天不知天則不知  
所以畏天不知人則不知所以畏人不知心則不  
知所以畏心心吾之心也而畏之猶未也况又不  
知所以畏吾何敢不知乎哉顏氏之子有不善未  
嘗不知其自知若是之明也唯孔子知之曰其心

三月不違仁其知人若是之微也古之君子曷為  
其無不知若此知遠之近也知風之自也知微之  
顯也是知之始也及其至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蓋是時已凝然自立不惑如  
此文定靖共含和清儉博達虛懷泛愛而人不忍  
欺夷易溫恭而非道非義不苟處也時時發憤曰  
髫齡幸有聞今顛毛種種矣行邁屢稅誰執其咎  
題坐右曰為子當以父母之心為心為人當以天  
地之心為心戒懼不睹恐懼不聞仁孝之道立矣  
羅文莊稱其德如金錫學探大本諸經說別玄暢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五

鬱其傳可必云王文成倡致良知之學遠近輻輳  
頗欲偃一世以從已而文定與鄞人聞冢宰淵余  
通政本汪都御史玉友厚善沈思力踐殫意於古  
淵學而卒各有以自立也淵自有傳本進士及第  
入翰林充經筵官正德權奸迭擅國屏文事不用  
本疏指切不見用乃疏乞補儒學官便養以自效  
當道難之擢提廣東學官毅然以釐俗作士為已  
任憲巡按毛御史鳳不法舉劾之毛遂相詆旨即  
訊毛落職去而本內艱起復復故官提學山東巡  
撫都御史王天宇嘗曰吾每有舉措或沉吟未決

思子華之風卽爲沛然蓋壯其臨義必赴若鷹  
瀾趨莫或回撓也玉才高負勁氣沈毅重厚以副  
使備兵臨清稽供應減夫役豪猾屏戢以都御史  
整飭薊州邊見西北邊彫耗實將官掎剋所致請  
甄別賢否明賞罰以治軍性剛正見柔佞者疾之  
雖仇讐不爾痛也已有過雖纖芥不自蔽云

張襄惠公岳字維喬福建惠安人弱不好美端疑如  
巨人舉進士官行人 教皇帝不豫卧豹房與闈  
嬖三數人同卧起自兩宮而下皆不得問聞中外  
以爲憂岳疏請以九卿科道入直嘗藥防他虞已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六 李四三百三十三

上南巡同諸司疏諫下獄與廷杖調南國子監學  
正嘉靖初召復行人歷主客郎中議禘禮所自出  
之帝無主名大學士孚敬欲遷合當之岳曰是不  
可強知獨以皇初祖設位儼然必有在乎其位者  
張不聽議上 御批署皇初祖位如岳言時孚敬  
首以議大禮結主知不謂見出岳下甚忌之欲羅  
致門下不可出僉廣西學憲坐所貢士廷試黜落  
七人貶廣東鹽課提舉歲餘起知廉州廉荒鄙寡  
文學不力農岳煦妪撫字教之以田作興學造  
士躬爲講授省里甲浮費嚴珠池厲禁三年俗不

變士翩翩有中州風安南亂絕朝貢朝議將討之  
岳疏言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乃其自相攻殺不  
足爲用兵朝鮮李仁桂據高麗土擅命群臣請討  
之 高皇帝曰彼夷狄也姑令自爲聲教吾取其  
效職貢不侵叛而已故李氏世效職貢至于今夫  
李仁桂亂賊也朝鮮箕子所封土也若牽於文儒  
之議則當正九伐之法以復秦漢之故疆然 高  
皇帝獨觀昭曠之原一言而天下遂定今爲夷狄  
故勞師萬里討其賊而定之非中國之任也又反  
覆以天下大勢財用盈虛兵將強弱具言其不可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七 李四三百三十三

狀疏入不報則治兵食立營堡計王師所從入水  
陸道里之畫以待事會遷去而莫福海遣人扣關  
言往張廉州安在是欲以恩信撫我也何可忘語  
聞詔參政廣東諸經畫所爲受降之策皆仰成而  
安南平已征崖黎攻罷萬諸洞畢破之 上再賜  
金幣尋以僉都御史撫江西屬歲饑設法措賑節  
紓其財力奏留京折銀伍萬兩助賑又請折正允  
米數十萬石民饑不聳詔爲大學士嵩建延恩閣  
供費僅如式嵩致書謝曰足下伯夷之所築也又  
節大學士言工築費言謝曰愛人以德擢右副都



御史督兩廣軍討封川融懷馬平諸僮悉平之遷  
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賜銀幣明年召入為刑  
侍郎御史南金言岳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今賀  
連反側不宜奪之去蓋刑部可闕右侍郎而兩廣  
總督不可一日無岳也不果召又明年平連山以  
兵侍郎右都御史開府沅討苗蠻卒于軍事具邊  
防中兵尚書聶豹為列上其功贈太子少保諡襄  
惠蔭子賜祭葬皆中降特恩方鎮沅時邊臣競餽  
遺用事者以自全而岳頗為用事者所扼或諷之  
少貶岳曰無以為也寒骨稜稜第欠馬革一張已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八 李西言

爾其他吾分自定人如之何卒先四月有大星殞  
於東南云岳長身玉立弘毅淵默讀書過目成誦  
終身不忘自丘索墳典以及子史百家莫不貫串  
精徹隱賸一時巨儒皆出其下忠信孝友之行得  
之天性學以宋大儒程朱為宗尊信傳註出入以  
度凡一切談說性命皆指為籠罩侷排之甚力  
一時賢智莫之能屈也作學則首以存養之要繼  
以動作禮義威儀之節而求端未發以為之本曰  
心纔靜即覺清明學須靜多於動至動而未始不  
靜庶矣其文章氣象宏裕謹繩墨根抵道要不規

規於作者町畦而平正通達得於考亭為深所養  
書有小山類稿聖賢正傳恭敬大訓載道集皆有  
裨世教藏於家

呂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自少志聖賢之學潛修深  
造篤行慕古正德初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時  
關瑾用事以公同鄉先致幣欲致之卻不受瑾數  
欲引自近公不應瑾怒欲中以危禍引疾歸杜門  
瑾敗復官上勸學疏及應詔陳言不報復引疾嘉  
靖初召復職上疏請溫尋聖學奉詔修省以十三  
事自劾皆格心責難之事大臣宰相之職議大禮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九

李四

三十七

下獄廷杖左遷判解州既至勤政惠民勸學興禮  
轉南考功郎解士民泣涕攀送不忍去陞太常少  
卿革教坊俗樂四方士趨講下問學者殷勤開誘  
引接無倦時海內講學者相望起然高談鮮實而  
公一本之於躬行語學者安貧立志而括之於慎  
獨六經四子探訂精確皆體驗自得有前賢所未  
發者轉國子祭酒教先德行而後文辭揭儀禮可  
習者令諸生習肄表良郵患風教大行陞南禮侍  
郎士人就講於祭酒時不異也以災異自劾得致  
仕卒之夕有大星隕華陰鄉人哭為罷市弔者千

計四方弟子聞訃皆爲位哭致哀公嚴肅端儉篤敬尚禮以誠敬自度及接人則和易可親言必由裏行必由道其確然自守人以爲合宋程叔子司馬君實爲一人云

許莊敏公誥字廷論襄毅公子也幼機神警朗十歲能屬文弘治中第進士授戶部給事中慷慨明直遇事斤斤斷決命清延緩倉劾中官出督者貪縱狀邊人懷之正德初毅襄人本兵誥引嫌避言路改翰林檢討闖禍作矯旨奪襄毅公官并竄誥全州襄毅卒奔喪歸靈寶終制閉門掃軌潛修述覽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十一字四

三三七

受徒論道泊如也以交薦起爲尚寶丞復引病歸十餘年嘉靖初起南通政司參議一時江南人士爭趨講席問質傾心焉已被薦起翰林學士入侍講據經引史出入仁義陳古昔興衰治忽如指掌上甚嚮注上緝熙聖學四事一曰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以求道是三曰辨諸儒以祛道惑四曰屏雜說以防道害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誥弘獎風節紉華抑競以經世爲士筌以尊德爲學軌一時人士翕然乎化之太學生有遐方旅襯不歸者三十人歲久名字漫滅則出公幣金

購地葬之賙其貧窘弗給者數拾人奏罷教職不稱者二人以災異應詔言大君爲天下神人之主情中節而和卹用入行政咸順天和 上嘉納初文華殿左室列三教之師 世宗卽位撤曇暉像易孔子像以木主誥因爲上具言皇帝王師之統上大悅於是尊皇王八師正禋東向周孔二師陪禋圮向如誥言講中和 上說曰以已情通天下至治哉誥頌首曰幸甚孔孟設教多貽情蓋性靜情動靜無所施功而動始可用力耳侍臣講無逸殿宴幽風亭誥具言民者天之心天心不離乎民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十一字四

三三七

中宗以天命度其身治其民故無往非天所謂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也 上曰善擢吏部左侍郎屬百司入覲疏清貨賂肅政紀京師一清擢南戶部尚書未幾卒誥孝友仁厚少學於伯兄詔兄卒四十年每臨諱必哀又學于張僉事張卒于南貧莫葬也爲葬之又恤其孤孀事襄毅公雖宦學成臬臬如也惟謹上塚必慘惻不怡其治經折相沿之臆言獨出已見謂宋儒分理氣爲大謬謂聖人以用世傳心法謂聖人之教務學也在動弗在靜所著補通鑑正圖書源性學序道統申原道王司馬

廷相稱其弘益道術體認精確崔侍郎銑稱其投之合乎自然揭之當乎人心云

約論曰明興天子表章宋大儒所注經著令甲取士學子嚮風遵習視金科玉條尺寸弗爽貸而風俗質醇弘德間文治洽而賢哲輩出玄索淵造邁往獨詣各性往不株守程式矣非其相反造化之盛德曰日新適燕越者殊土風登恒岱者異海觀夫焉可強哉故夫天地睽而事同山澤睽而氣通學者守一致而慮百遵殊途而歸同可以語學矣王應電字昭明蘇州崑山人也少有博識事奉常魏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十一 李

恭簡公校受經愜然以聖人之道為可學三代之治為可行真心潛思閱覽博物尤篤好周禮蓋周禮之廢久矣宋儒胡仁仲宏近儒李明德本各著書指摘其瑕數數十萬言而余壽翁吳幼清以為冬官未嘗下雜見於五官取而更次之何司寇喬新舒翰林芬陳中丞鳳梧各以其意為訂次應電嘆之曰是謂諸人之周禮可也豈周公之周禮哉乃覃研累十數寒暑先求聖人之心邈斯禮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設官之意推五官離合之故見網維統體之極因顯以探微即細而繹大以為百

世繼周而治必出於此而合也嘉靖末以兵燹家燬困甚乃西遊吉安就羅中允洪先訂正之洪先宿學斤斤少許可又頗留意於靜虛薄不省後五年與居遊久乃稍稍讀其書禮敬之有異同爭詰至累日不解蓋三月而後忘言歎以為如盤根膠枝附麗宛轉即令白虎諸儒肆其巧辨固莫能煽播其中而凌駕其上也於是陳翰林昌積首以師禮事之中丞何公遷為刻布未訖工胡莊肅公松撫江右好其書卒刻之而書行其自序曰周監於四代建六官各率其屬以倡九牧以覆承生長而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十一 李

叔藏之彌綸宥密如上下四方之六合六缺一不合也以治教禮政刑事卷舒而闔闢之如六辨具而花成瓣不六不成也大而王躬后宮進而朝廷圻輔遠逮五服四夷下至于昆蟲草木皆六官共聞其政六職共理其事錯綜聯絡如束物之六札札不六不固也故一職修可以扶顛持危撥亂世而反之正六職修則天下大和萬物咸若矣是故天官之屬凡六十王者奉天道以理天下曰天王冢宰佐王以奉天曰天官是故王官后宮之事宰無不統官正而下主宿衛及王之左右內宰而下

主內政及后之左右也膳夫主食酒正主飲宮人主宮室也典婦功主女紅內司服主衣服醫師主疾病無一專一物或出于他門違于式法者所以俾王躬及后世子率由乎天道也萬物皆天物故主制國用百官府皆天職故主統百官天下事皆天工故主贊王聽邦治而太府司會則替其治會其職者也天官於虞爲百揆六十屬皆在上之事天覆象也地官之屬七十五地之道主任養萬物地官之道主教養萬民是故四民異業而同教六卿多士故卿大夫而下庠序之教詳六遂多農故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十四 各字四分

遂人田里之教悉司市而下以教商冬官以教工師氏保氏主輔導王躬而教其左右司諫司救行畿內之民而教之者也地者土也載師任土者也土均均人平土也封人制畿封國邑分土也門關守土也倉廩土所出也虞人若上下草木鳥獸牧人蕃育犧牲土所產也虞廷司徒掌邦教后稷布百穀益虞而周禮並屬於地官成周時距洪荒遠地盡闢得兼之也諸皆邦本之事地載象也春官之屬六十六春主和宗伯掌邦禮主和同天人之際曰春官禮秩序皆天命天府奉若天道也禮莫

大乎奉天大卜筮人占夢祥祲馮相保章聽命於天也典命典端司服巾車司常禮之秩叙也鬱人司尊彝司几進行禮之器也巫祝致禮之詞也諸史守禮之官也禮必有樂大司樂播樂以和禮也兼教王世子及造士於禮樂世婦內外宗教六官以禮也送死大事家人職器專其禮也虞廷命伯夷典禮夔典樂龍納言周禮合于宗伯六十屬合敬同愛春生象也夏官之屬六十三夏萬物盛長大司馬掌邦政主天下之大事故象夏量人邊師制畿封國也職方氏施貢分職也都司馬家司馬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十五 李四

三十九

簡稽鄉民也司勳司士諸子進賢興功也四者政之大者也政者正也大僕節服氏格王正事也司士正朝儀之位正朝廷正百官也九伐之灋正萬國也服不氏而下正禽獸也兵司馬之用器馬其乘畜車止爲環衛行以載者也有司甲司兵司弓矢以修之有馬質校人戰司馬以駕乘之戎僕主御司右爲右射人主左以御之環人挈壺皆事于兵者也兵莫大于自衛守險虎賁旅賁備輦轂以衛王掌固司險掌疆設險以守國者也兵莫大于防微懷方合方訓方制治于未亂匡人擲人消息

于未萌也司燿主火夏氣也弁師首服夏象也六十屬使萬物各正品物咸亨之象也秋官之屬六十一秋以瀆則夷萬物司寇掌邦刑亦法則夷物故曰秋司刑以定臯司刺以參伍赦宥掌囚以拘繫司厲以收奴掌戮司圜以收教皆刑官也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各掌其地之刑也司隸禁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司烜條狼修閭御枚主巡察布憲主警戒司約司盟主結信皆禁於未發刑期于無刑也司民掌民數何也主刑者民之司命當好生以為心殺一人而民數斯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十六 考四

缺也刑敢不慎乎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以瀆則馭圻內也大行人掌上下邦交之禮使各止其所和莫大焉是秋之德也又主以刑誥四方冥氏已下十二官施瀆刑于禽獸也職金五行秋屬金也舜命臯陶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俾作士蓋兵刑兼掌之周禮刑屬司寇兵司馬專之蓋中古政刑繁勢不得不分也秋官六十屬皆主裁物之過萬物各正性命之象也冬者萬物之所終也司空掌邦土天下之治所由成故命曰冬官冬官職屬今考工其一屬考工記其經記也天文室壁未有

土司空土公二星主水土殃咎司空象之故冬官屬當有掌大均之事如土官之從民者當有善景相觀卜以疆理四方如召伯之世執其功者當有工師統營造諸工當有梓人統制器百工如記所云者夫百工之用財至夥矣不濬則濫不節則涸而器府呈象於天故冬官屬當有器府與九府並是百貨之所通也天東井主水衡地官有川衡澤虞惟獨主厲禁財賦故冬官屬當有匠人主決濬治溝洫通津梁如記所述者是水土之所治也冬符曰大閱於軍禮為脩天文壘壁陣見姬訾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十七 考四

三十九

次其象也冬官屬當有壘壁氏主管陣之事王時巡自東岳抵南歷西冬北狩而一終天文河鼓閣道見玄枵之次其象也冬官屬當有其官掌巡守之事冬官之職曰任百官生百物禹作司空六府三事允治惟乃功其事也冬官屬當有官總六府而考其功書立政有隼人隼者法也取水取繩取平直之象也冬主水當屬之冬官齊律度量衡與夏官量人聯其職冬主閉藏禮有畚夫當屬之冬官掩閉室廬叔藏積聚以封守鍵閉為其職冬主史事士有柱史左右史以記事當屬之冬官記言記

動記邦之大事與太史御史聯其職北虛危主死  
喪水五行屬冬于動物屬潛鹽水所自出而利博  
宜皆有專官司空主之空之言空也相天下之勢  
所空缺而修治補助之是冬官之義也作冬官補  
義夫天萬物之祖也懸象著明而品類畢陳矣豈  
獨冬官五官皆法象於天是故天文在朝象官在  
野象物多不可損少不可益南不可北左不可右  
是六藝之旨歸王道之權輿列聖所取衷焉而不  
違者也是故中垣紫微王大內也上垣太微三朝  
也六垣天市市也兼國中矣禮中王國以為官前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七

十一

李四

三十九

朝而後市蓋本諸三垣故大帝后太子庶子皆列  
象於紫微天樞天極天子為天下樞無為守正而  
四嚮拱之象此者也五帝座即王五寢華蓋覆之  
環之匡衛十五星宮伯所掌八次八舍為王宿衛  
周廬者也勾陳句四星天皇處其中王者聰明睿  
智而前旒蔽目絀纒塞耳恒居隱以主顯象此者  
也天乙司戰鬪吉凶太乙主陰陽水旱是帝天之  
神也天理主平刑獄陰德主施恩赦是帝天之德  
也尚書主出納王命為王喉舌內史太僕象之柱  
史左右史也四輔師保氏之任王之友臣也六甲

主布政授民時太史象之天柱主晦朔晝夜之叙  
馮相氏象之御女文御象女史佐后禮事而記其  
善惡者也北斗主出號令定紀綱運旋中央臨制  
四方建四時均五行為七政樞機是道揆所出執  
其臨制之柄也天明則日月不明故勢不欲明  
古宦官竊柄而勢明因遂為刑餘占輔一星大臣  
象也有三公三師所以襄王於天天子歸而不臣  
者也舍是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文昌位斗上欲明  
王者敷文命于四方法文昌也天理居斗中欲暗  
王者神武而不殺法天理也太陽乾德天象與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七

十九

李四

三十六

昂太陰坤德地象相為配者也君道主剛有玄戈  
主斷有天鉞主威曰方伐暴亂天棊其前驅也天  
牢貴人之牢有八議故以不見為善內階升降之  
納陛天鈞輿服法駕象也天厨內厨掌王后之饌  
屬膳夫內饗及饎人天床女床則六宮枕席牀第  
之司也八穀農本務天生德扶筐后妃親蠶之器  
列內垣王親耕后親蠶為天下先故象之也傳舍  
主四夷驛館不欲明明則胡兵入太微兩垣凡十  
星曰太陰太陽中華東西華左右掖門若端門是  
天子之九門也五帝座天子日昃朝之位太子儲

嗣從列焉有幸臣小臣御僕之象也虎賁從官郎位郎將皆列象其中有三公九卿常朝者也有五諸侯五方諸侯之入覲者也謁者司士象擯諸臣特揖旅揖者也內屏王宁宸常陳其儀衛之仗也鼎國神器台國大臣大尊天子尊屬貴戚也少微賢人在下僚者亦東宮屬明堂標布政之宮靈臺所時登眺望雲物而舒鬱滯者也天市兩垣二十有二星象王畿垣中侯星則畿內諸侯也有帝座象王親治其畿內有市樓司市所泄思次也斗斛帛度列肆車肆屠肆皆列象其中其宗星王同姓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二十

李

三

角君象主王正月行政故象之也攝提協時月進賢興賢能也天門陽門南門者天地始闢王者所為闢四門也天田耕籍亢主章奏日䟽廟是廟堂通塞之候周官復逆之任也頡頏主赦宥折威主戢兵平星主和政刑皆春生象帝席主宴樂樂嘉賓亢池平道達水陸之道也庫樓即天府大府在庫門之內者樓中衡星王府之藏閔石和鈞者也氏者抵也天行始於東故氏為天根太子象之為東宮天乳乳母象王后妃不自乳其子也騎官國大事合國子而用之者也騎陳有將陳車兵車車騎其馬乘也車有輻故有天輻屬氏者太子行撫軍守監國故車騎甚設所以為天下本也房天子後寢鍵閉鈞鈴其管籥兩咸防滯決之戶謹內外者也大明生東故日麗焉日君德象也大火三星曰心見天根亦天子象人者天地之心天子以天心為心故象於此也從官巫醫屬積卒衛士即宮人掌六寢之修者也尾主后妃御叙於王所神宮其解衣內室也東方者春產萬物嗣續之道也大子問安視膳以孝養故近之欲其毋遠也箕以糞又揚穀器尾而受之箕明婦無外事也木杵若糠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二十七

李

三

星附焉夫讒邪未不自其骨肉間而始者故箕  
主口舌此天明之微也天江者大江之精江淮者  
淮河之精東南水之委故象之也魚鼈龜附焉夫  
天之道南陽明而北幽陰人之事嘉禮屬陽凶器  
屬陰故坐必南向寢必東首葬北方比首之道也  
故玄武為虛危主死器祿司官祿危司淫泆非司  
過失哭泣主倚廬悲哀敗曰主災咎墳墓墓大夫  
所掌百族兆域虛梁家人所掌公墓之地也人萬  
民之精天之司民周官獻民數而祭之者也正比  
方子位於易先天卦位為復貞起元之象也人生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三

三十九

於寅而胎於子故象之天錢十星規圓象 九府循  
環流通以為百貨極坤陰方主利故象之也斗酒  
器古爵人於廟故主薦賢良而受祿斗以斟酌之  
也天弁天子冕升建其都闕天籥主國家秘書皆  
春官天府之事故列象於丑寅河鼓天子路鼓天  
桴鼓之主刻漏鼓鑿之事左旗右旗天子之大常  
也夫天下本務在耕織天田九星井田象牛農丈  
人耕具也驪珠女所獻之工離瑜女服飾也敗瓜  
瓠瓜場圃之所產狗天鷄民所畜也制田里教樹  
畜之道也羅堰主蓄畜九坎為溝渰天淵其泉皆

主灌溉也十二國天下之諸侯也天子非巡狩澤  
必有壅而不宣者故於此象之王狩所謹在道路  
津梁所嚴在旗鼓車乘所重在人民溝洫樹畜故  
象之也閣道從紫微絕漢抵營室則天子遊幸別  
宮之道也王良造父者御官前四星天駟也策御  
官所執者車府天子五輅天廐校人所養馬者也  
天津津梁輦道馳道奚仲大御之官也王至尊道  
路舟車加嚴焉故象之象之者謹之也壘壁陳有  
羽林北落有鉄鉞有八魁天綱武帳也天海四海  
之精北方水所都也雷電霹靂雲雨皆有星其垂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三

三十九

和候之王師動如雷明如電威如疾霆澤如時雨  
而藏於北方北宿故兵主戢也故聰明睿智神武  
而不殺象此者也室昏中而營建定方中是也百  
工五材惟土木為費鉅土司空主之蓋屋土公土  
公吏其屬也杵臼治穀東壁天下圖書之秘府也  
壁南為壑天子武庫庫南門軍門也天大將軍大  
司馬位婁主苑圃犧牲為牧人左更虞官右更牧  
師也天陵主山林丘陵又盜賊所依死亡所瘞故  
亦為兵疫占積尸陵中之尸也隱暗吉天苑主養  
鳥獸天園主毓草木鍊鎖主刈芻藁營其畜構之



所是圍人場人委人之職也萬物成於秋故於此  
 為脩胃五穀之府天廩待廩也天困惚所納天令  
 天庾粟入之所藏也百穀登於秋故脩之夫天道  
 秋為殺地道西為金小刑為刑大刑為兵皆所以  
 裁物之過而制其中也故昴主刑獄主兵又名旄  
 頭主胡星西允為口舌卷舌天讒在焉比於刑者  
 也天河者濁河之精天舡主舟楫積水主水災畢  
 主邊兵附耳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祥天高主望  
 雲物觀邊警也天街南為華夏北為翟是天之所  
 以限華夷也天關主邊防為日月所行五車軍器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二十四 卷四三九

北河為比戒曰胡門主攻伐之國南為南戒曰越  
 門為陽國禮樂之國也六諸王為宗藩位五諸侯  
 天子所建以任養萬民者也天樽飲養器以養老  
 丈人其人也孫子二星侍焉其老人則占大人之  
 壽考者也鬼主祀事中積尸象神天廟祖廟天社  
 天稷社稷之神也積水積薪主水火之齊給烹飪  
 一燧火周司燧司烜供明火火者也後天位西南坤  
 方萬物皆致養焉養莫大于敬老恤孤追養而繼  
 孝故象之也柳主雷雨草木精藏于北而見於南  
 又為天厨主烹燕酒酒正也天記主齒禽獸牧人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二十五 卷四三九

五千宇宙事如昨諸掌矣王人明此體道以奉天  
人臣明此陳道而佐王占天者因其體之聚折隱  
見與七政之所宿離客星之所乘見參之以十有  
二律之徵紀之以十有二星之舍其災祥亦居可  
知矣合而凝之存乎德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作天王曾通壘高者下爲基生民者  
地爲本疆界離廢乃畧具存述治地事宜軍興行  
司馬之職既缺東漢罷都隸而古陳晦衛公變七  
軍而八陣亡本風后推尚父述握機經傳盈頷吞  
者不知易牙之味一指障者不見泰山之形鹵莽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李四

三十九

自賢敢於非聖毫分縷折作非周禮辨古左圖右  
書凡書所不能言者非圖無以彰其形凡圖所不  
能道者非書無以盡其意此古人所以不偏廢  
周禮有圖舊矣冕服爲男女之形而章服畧井也  
爲大方隅而溝洫亡則亦奚以圖爲哉今圖理原  
於天文道行於地里統紀於六官分合立極於都  
宮朝堂郊社宗廟以萃人心間井伍兩以固邦本  
封土制祿以貴貴建學立師以育才命德有冕服  
車旗討罪有軍旅田役畢爲之圖以見意復爲說  
繫之作周禮圖說嗚呼周官三百六十屬洋洋乎

廣大而精密茲敬爲傳詁詎欲泥其迹盡如所設  
置耶時異勢殊如王后夫人於尸賓獻酬朝覲聘  
享天子於邦君送迎揖讓茲爲必不可復者矣乃  
若師其意不師其迹用其道不用其名五常並立  
而不遺七教兼陳而不悖則固與天地相爲貞觀  
日月相爲貞明者也準今於古庶經治有抵而得  
所取衷焉作周禮傳序以爲書名不論於象胥古  
文大壞於斯篆以楷翻經文乃并斯篆而亡之汪  
瀾一決謬將何極據說文所載譌謬甚者加訂正  
爲之防述經傳正譌應電於研經最力初讀時疑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李四

三十九

者率十之三四次以漸融釋最後疑者猶十之一  
二乃置不實思獨劄記時寓目焉久之理自呈露  
而煥然乃其括在以經而解經蓋所自叙如此應  
電書既傳而遂卒陳翰林昌積實爲之經紀其器  
君子曰有終

李經綸字大經建昌南豐人生而岐嶷有文在其手  
墳起方如印章讀書好研精自負以明學爲己任  
補邑庠弟子員赴鄉試卽上書當道言當待士以  
禮無制士以苛法藉令峻制苛法盡革懷校之弊  
而使志行之士如吳康齋陳布衣耆睥睨其間避

匿而不肯出無寧踈於防檢使志行士或由以進也於是制稍寬久之不薦乃棄業而大覃精於六藝百家之道術作詩教考以爲詩本舜典教胄子依永和聲以調劑其直温剛簡之性而歸之六德本禹謨九功九叙九歌之勸以終其修和永清之用而成治功是詩之所始也先王因人情而飾之以禮義用之祭祀宴饗賓客燕閑以養人之性情移風易俗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是雅樂之道也而天下之人依倣樂辭爲詩以言志則善惡美刺各緣其風習之所漸而爲言於是王者命大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二十八 李四三九

師於巡狩時陳之以觀風以行其黜陟而設教是則所謂風也虞夏商之詩不傳惟商頌存者五篇而三百有六篇皆周詩蓋詩莫盛於周也詩三百惟周南召南及豳七月二十五篇正小雅二十三篇正大雅十八篇周頌二十六篇晉成王周公時所作其餘則康昭而後大師隨時采錄以脩王狩而學士游息時習之亦時用之於宴會賦答至孔子時多至三千餘篇蓋蕪濫甚矣於是孔子欲繼周公之志本其時風雅頌之正者而刪考太史之所錄取其樂不淫哀不傷美可勸刺可懲者以爲

經彼美而非善怨而非分畏而非耻善惡不足爲勸懲者則刪之故其論詩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其告顏子曰放鄭聲此刪詩之旨也漢儒求其數而不得遂禱取逸詩之傳者足之失其義矣或曰惡者可以戒是觀風之所存也不知存經之與巡狩也不同彼巡狩之時蓋善惡相形而誅賞繫焉故可以著剛經而存之初學何知無乃爲導亂地乎或曰教春秋善惡並紀庸何妨不知春秋紀惡必著其敗禍之應而加之褒責之文聖人錄刺詩之義也桑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二十九 李四三九

中之作豈其例哉不敏懼漢儒誣經之非或啓後世廢經之禍本舜禹周公孔子立詩之意其無益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削之至於經之大旨剖拆之微辭則集傳有罔極之恩焉作禮經類編以爲昔者先王之制禮也有三曰儀曰曲曰官所以品節乎仁義而舉人道之全體也其見諸動止食息日用之則彛倫愛敬曲折之施愛憎取舍進退死生之節皆禮也而曲禮三千出焉其愛敬吾身以及國家天下舉大事以昭志會衆體以成名皆禮也而經禮三百生焉其立政裁物定法以爲天下守皆

禮也而周官六典作焉曲禮三千地官所掌五教  
之目也經禮三百春秋所掌五禮之目也周官禮  
三百六十則命之官以立政裁物而綱維乎二禮  
也記曰禮有本有文又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制  
度其周官文爲其經曲乎是三禮之義也後儒不  
達以謂儀禮爲經而禮記爲之傳儀禮著矣乃其  
不傳儀禮者何爲乎三禮考註指周禮儀禮禮記  
言之也而昧於經曲制度之節混三爲一故義例  
多闕而無章不敏切窺聖言之緒得分度於星辰  
一得條理於河漢以類編禮命之曰禮經類編爰首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一 卷之三十七

大學猶五玉之有珉也爰次曲禮或小而近或重  
而實也爰次儀禮又次周禮各有正經別經逸經  
增經而傳各類附焉爰次通傳統三禮而爲言者  
也四圭有邸受之以中庸終焉記爲之正所次官  
爲之正所亂尾置庇復之言曰外紀凡二十九卷  
一百二十三篇當是時王湛二公以論學名世標  
古本大學爲教宗天下靡然從之經綸弗是也申  
程朱之意爲辨作衛道錄作大學稽中傳以爲聖  
賢之學其主曰思誠其志可立也其道不可強也  
命齊而氣五性齊而質五盈虧相形而質之強弱

生焉虛實相乘而氣之昏明異焉故學先之於空  
理而後性可得而盡也然必充萬物之說則古今  
書傳累千萬卷海山形色累千萬種胡可悉辨通  
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卽上智且難之以此爲教  
是天下之絕學謂心之靜定虛靈卽道謂身造物  
理爲格物謂致吾良知正天下之事物爲格物無  
庸積漸徑迪光弘乃至人人自聖信心任情陰宗  
禪說以陷溺高明援儒入墨以蔑棄經典是天下  
之罪學不知先王之教盡人道而已矣意心身家  
國天下者物之名其誠正修齊治平者物之理物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一 卷之三十七

有本末者是物也窮理者窮是物之理也行主知  
資者學之本知漸行漸者學之法行熟知精知明  
行至者學之效是故意物也窮乎其所以誠之者  
而意之物格矣心物也窮乎其所以正之者而心  
之物格矣身物也窮乎其所以修之者而身之物  
格矣家國天下物也窮所以修齊治平者而家國  
天下之物格矣物格而知至矣故聖人之立教也  
誠正修齊治平之外無餘學君子之致知也誠正  
修齊治平之外無餘格其理盡於禮樂詩書其用  
通乎中材上下蓋上之而幽明今古靈蠢動植之

神窮則上智之能而先王之所不貴下之而誠正  
修齊治平之事闕則下愚之陋而先王之所不齒  
逃焉去之為左道怪行以譏張民聽則先王之所  
必誅者也是天下之中學也今晦庵之論格物也  
大而寡要是見條目知行之分而不見綱領知行  
之合也經文不言敬而敬之理脩焉一無適之  
謂敬其好惡之誠一者乎常惺惺法之謂敬其心  
之靜正者乎整齊嚴肅之敬其修身之始事乎以歛  
天人以攝動靜以篤倫理其修身之終事乎合之  
以敬是徒知主敬之先於致知而不知誠正修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一 李四三九

即敬也然其主之以敬也立本者也其言窮理者  
致精者也謂非孔孟中學之正傳不可也乃若象  
山之學則不然謂求放心即可以擴充知識則信  
已不求中之病根也然猶未以明善為非也再傳  
而為白沙則知一已矣守一已矣聖人之教事物  
之理不言明矣三傳而為陽明子其泉子也則趨  
中而未盡者也陽明子曰知行合一者也推吾心  
之良知以正事物良知即明德正物即親民也是  
知致力於實用矣然信心而不求中其泉子曰格  
物者至其理也知行並進隨處體認天理至之而

已矣是知言明善矣知求中而不信心矣然不以  
至善為事理當然之極而謂為吾心中正之體人  
心未必皆中正也亦歸於信心而已矣蓋昔者聖  
人既竭目力焉制宮室以奠民居制冠裳以文人  
體制稼穡以養人腹制舟車以利人行制干支曆  
法以經天導川畫野以緯地範金合土斷木以利  
器嘗草木金石之劑以制醫而天下之人能備矣  
是聖人之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效是以覺  
其事謂之學其能傳能學也固人之良知也謂天  
下之人率其良知而可以自能其事則天下之妄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一 李四三九

言也聖人既竭耳力焉審清濁以辨五聲定高下  
以制十二律備八音以極旋宮之變而天下之和  
氣宣矣是聖人之能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  
效人以覺其事謂之學夫其能傳能學也又人之  
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而可以自能其事  
又天下之妄言也聖人既竭心思焉通乎天人之  
故而知曰命曰性至精而不可適也曰道曰德至  
純而不可瑕也其設中于心也則定靜虛明以立  
性之體其執中於事也則盡已盡人盡物以達情  
之用是故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於是乎造為

與謨爲訓詁爲禮樂文章以成化天下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由是取法焉若是者尤聖人之能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效是以覺其道謂之學夫其能傳能學也亦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不窮理而可以自能充天下之妄言也夫人心之良孰不有知但所謂良知者不中而不全耳夷惠雖聖君子不由楊墨雖賢君子所惡謂其不中也仲子知廉而不知孝王祥知孝而不知忠謂其不全也今日良知卽聖也吾心之中正卽天理也徒使人猖狂妄誕亂德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三十四

迷心而已耳且夫六經之言學自說命始而言知行者亦自說命始傳說曰人求多聞特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夫求多聞者於古訓而學之也以建事而有獲者得至善之理也則多聞在建事之先矣又曰知之非艱行之爲艱言君子行之爲貴而徒知不足以爲行也知行雖有輕重而先後之分又明矣故大舜之言曰稽於衆舍己從人惟帝時克其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而必稽衆必舍己必不可以弗稽弗詢者誠不敢信一己之聰明而壞天下

之中正也夫然後道備全美允執厥中而可以爲天下後世法今之言曰人心自有良知也聞見知之次也求理於萬物是義外也是蹈襲也則堯舜之稽詢傳說之多聞學古非歟其原誠意曰意非心之發也心之發則情也意從立從曰從心心立欲爲之意而非爲之意而必爲之主宰乎知覺之中也寂者心之體而主忠以爲之根知天之德卽我之德而意專主乎天德立心以的之閑邪以存之是寧靜之中而精神之有所注者也感者心之用則主信以爲之幹知人之道卽我之道而意專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三十五

主乎人道定其向決其趨蓋攻取之中精神之有所守者也無事而靈根植焉畫一無二而好色惡臭之幾明有事而美翰達焉致命遂志而好色惡臭之幾決故不知意爲身心之幹則視之也輕不知幾爲萬事之本則其功也略我圖聖功莫先誠意作誠意原其正心原曰心也者神明之舍心不可以專神而神則寓宅於心者也神貴靜靜則性全而仁義之體立神貴明明則思慮而仁義之用行曰寂曰明而心之本體正矣欲多而蕩動極而昏事物無形虛靜以養中可也而常情有無故之感事

爲之著安而和行可也而常情有物勝之動於是乎昏蕩生而寂明者失矣此固無主之心而心失其正者也若夫意存乎天理而私妄難以絕其根意存乎天道而利害得以衝其志其爲昏蕩一也邪妄絕矣而可爲之事不免生心以繫事利害忘矣而欲爲之事不免持心以必爲非邪妄利害之私而終留喜怒之形聲亦不可得而寂明也然則寂明無累者其惟聖人之心正乎方其靜也物之未感我之無情至虛獨覺而影響俱無也及其動也妍媸在物精凝在我至靈常止而好惡不作也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三十六 卷之三十九

其復而之靜也與化俱往賓去主存而又影響之俱無也是正心之義也或曰何思何慮聖人無故而感忘食以思豈有故之感乎寂然不動聖人有心而無爲不思則罔豈無爲之心乎聖人之心所不累者身之情所欲察者天之理無思無爲者洗心以神德思慮作聖者精義以窮神累情之心爲意必意必則私私則動精義之心爲性命性命則公公則平何動之有哉朱子曰靜而常覺動而常止此人心之妙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正心之謂也心與意誠與正相似而難

辨也作正心原其修身原曰君子之動也通萬物於一身則理一而仁存散一理於萬動則分殊而義盡是故恩者當親而美者可愛也下者當賤而惡者可惡也貴者當畏而尊者當敬也死者可哀而窮者可矜也橫者當敖而卑者可惰也以忿悻恐懼好樂憂患之情而行乎五事之中修其辭則有溫有厲有緩有速有語有默有予有奪而謂之仁義之聲動其儀則有嚴有泰有張有弛有止有作有操有縱而謂之心義之形八聲八形之用行乎五事之中有輕重長短兼施並用之妙不是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七

察有任情任氣而失之者矣故度乎輕重長短之則有本然之權度焉恩以爲主者必義以裁之而後止義以爲主者必仁以和之而後行是修身之義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此之謂也故致知誠意正心特傳者見工夫之並用修身齊家治國繫傳者見功用之相因修身以上聖人之學猶可傳也齊家以下聖人之道不可行也學可傳故道明可冀道不行故善治無由舉而措之存乎人耳是故興孝興弟之心今之民卽古之民也繫矩公平之道古之法獨非今之法乎禮樂教化治

之具也賢才治之榦也生養治之基也有凍餒之民治具無所指何以爲基有憮垂之士治具不可張何以爲榦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嗚呼知人則哲而九德之旁求務莫先焉者也安民則惠而府事之修和用莫急焉者也傳大學者先之仁讓孝敬終之以用人理財其旨深乎諸皆其指意云爾經綸既邃詣於宋學殊自喜以爲繼往開來在已也念時無知者會羅文莊欽順著困知記關王湛甚力辨心性之異以爲是儒與禪之所從異也與經綸說適合則大喜亟走書陳所學質是之而羅公名德碩望方志時學好招徠引取峻自防不輕有容接而經綸未一面輒以書辭文幅尺過侈沮抑之經綸乃大望走南都謁黃祭酒佐以稽中傳質之佐頗容接然不甚異也其後倭寇南浙閩天下頗洶洶益憤憤以爲是司兵者未知兵也則條時務七事詣撫巡藩臬獻之竟不遇行詣越道中暘而卒經綸於莊好禮學其論禮可俟之後聖然性剛果詆近學過適不載載其自成學者於篇約論曰予曩與南豐李生游見其莊儼端確如其言敬之及讀其所爲民稿悲其意其論三禮卓乎

姬孔經世之業矣間治周禮瞭然得王子傳讀之精詳與博通天人之紀何其達也乃皆老死一經生可不謂恫哉王書成得胡莊肅羅春坊而始傳乃卒竟泯泯也羅文莊於李學特近相求而不相遇悲夫



皇明書卷之三十八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文學傳

國朝

國初佐命謨弼之臣二人曰宋學士濂曰劉誠意伯  
基金以文章名世而宋為儒宗光嶽合而六音獨  
完天地交而惠風時暢古未有也自宋末婺人士  
承守徽國朱文公之術學不廢元季兵亂學士奔  
走失業而濂束髮入金華山冠黃冠著書曰龍門  
子疑道記基走風塵遍以策于有位不用棄官入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七文

青田山中著書曰郁離子其後遇時企起從 上

帷幄企著謨而文章為時宗工濂早受業於吳立  
夫業已從柳待制貫黃文獻公潛游淵源深厚又  
切磋於白雲許氏之門人故其學以六經為本根  
遷固二史為波瀾而殫力於窮經始時取一經而  
次第窮之有不得終日夜以思或至達旦如此者  
有年學既通猶不敢以為是也聚羣經於左右而  
循環溫繹之如此者又有年然後知聖人之所以  
代天出治範世扶教者其精神心術之所存累千  
百年如一日也而六籍之外以孟子為宗韓次之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七文

歐陽子又次之由是去而讀遷固之史稽本末以  
覈其凡嚴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救其微析章  
句以辨其體其事體燦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  
皦然不誣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同異若燭別白  
黑若衡決輕重坦無遁情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  
所向則沛然發之於文翩翩乎其澤也滾滾乎其  
不竭也風颯乎大無不包而小無所遺也濂之自  
叙云爾故其為文富而不侈覈而不鑿其氣韻沉  
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其神思飄逸  
如列子御風翩然上舉不沾塵土其辭調爾雅如  
殷敦周爨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  
登裕南萬象前陳應接不暇為有識所推服如此  
於是文名大振於時而濂諱人以文人相命慨然  
曰丈夫七尺之軀所學者獨文乎哉予所謂文乃  
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作文原其畧  
曰人文之顯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  
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  
然之文至道妙理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如衣  
裳棟宇書契舟楫牛馬杵臼棺槨弧矢之用皆非  
文不著自是推而行之天衷民彛之叙禮樂刑政

之施師旋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皆則而象之故凡彌綸範圍之具悉同于文而文之外無物也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括諸辭翰以昭其文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旣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享饋食婚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旣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旣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其音聲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觀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墻序點季路之揚觶延射也苟度而臆決之終不近已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章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而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苞能克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爲文無所不叅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規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三文

文之量得之規燬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躔坎弗紊吾文之燄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巖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香眇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之鼓舞風雲之翕張雨露之潤澤鬼神之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而爲經賢人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大道湮微文氣日削鶩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情者將以蝕夫勤庸者將以混夫奇瘖者將以勝乎腴猶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雜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骨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揉其氛徇其私滅其智麗其蔽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四文

違其天昧其幾爽其真是九者死之心也有一  
 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焉  
 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  
 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蟻蠅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  
 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  
 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  
 功也可以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  
 不亦可悲也哉是時誠意伯基氣豪甚自負恒不  
 可一世士嘗侍 上語次及文學 上問於今文  
 學之士為誰基對曰當今文章第一為海內所屬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五文 三十八

實翰林學士臣濂次即臣基不敢他有所讓又次  
 即太常丞臣孟兼後張孟兼既以才俊取禍而濂  
 同郡同門友王待制禕蘇編修伯衡胡仲申翰咸  
 以文學著稱待制死國事具忠節傳中而金時奮  
 者有翰林應奉唐肅處敬高啓季迪之倫

蘇伯衡字平仲文定公轍裔孫自文定公長子徽猷  
 閣待制遲知婺州遂家焉伯衡少警敏絕倫誦說  
 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 國初仕為國子學  
 正以近臣薦擢 國史院編修以贖辭去宋承旨  
 濂乞老歸 上命舉可自代者以伯衡對召至復

以疾固辭賜文綺遣之伯衡嚙齶宋學析義如贊  
 絲攻是非如白黑宋學士稱其文體裁嚴姿態  
 橫逸如春陽被物根葉條卉小大圓扁各隨其物  
 而暢之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知變者萬萬也每  
 屬之以不朽之盛事伯衡著空同子瞽說數十篇  
 文集若干卷其論文曰尉遲楚學為文問空同子  
 曰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  
 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  
 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  
 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六文 三十八

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  
 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  
 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  
 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  
 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  
 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  
 木焉根而幹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條理精暢而  
 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  
 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  
 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

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讒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大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迴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七

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劔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礪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之所載丘明高赤之所傳孟荀莊老之徒之所著朝焉夕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於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

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分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個焉無難能者矣

胡翰字仲申世金華人幼聰睿甫七歲志氣卽與凡子異一日於道中得遺金守不去坐候遺者至而還之長游蘭溪從吳真文公學博覽經史又登許文懿公之門學益淵時黃文獻公潛以文章名天下天下師尊之見翰文大驚稱贊之不容口而翰蹇然不爲之屈也遊京師羣公交譽之或勸之仕不應還過廣川弔董子謁曲阜拜孔子墓而歸已天下亂避地南華山中著書 洪武初大臣交以才行薦召見時方籍金華民爲兵翰從容進曰金華民多業儒不習兵籍爲兵徒糜廩粟耳 上立爲罷之已 上憫翰老儒不欲煩以事授衢州學教授會修元史召入局纂修書成賜金綺而遣翰高明卓絕慕程邵二先生之爲人也所養甚深出言簡與不煩而動中繩墨極手博而守則約務乎

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衡運并收皇初正紀諸篇皆單精名理窮極造化而爲天下之大綱正法焉吳祭酒沈以爲如五曜麗天茫寒色正朱絃在廟肅然其音云

肅越山陰人幼通諸經學無不綜究文簡繁雅與律步驟盛唐樂府古詩上薄漢魏起學官擢應奉翰林文字以失朝免官例謫佃濠而季蘇伯衡志其墓以爲肅文足華國而身死於昨隸非才之有能不能亦世之貴不貴也啓詩文高古卓犖楊修撰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九文

慎取以爲明詩抄首云

黃工部肅字子邕江西新城人孝友勤經史博通經史子勝國時官主事洪武初自北平來見上仍以爲禮主事明年陞禮侍郎時國初初方務稽古禮文之事肅討論潤色居多與宋濂王禕危素李質等以文學相友善已降工部中隨陞工侍郎轉尚書嘗坐法當笞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罰俸六年出廣西行省參政所著有醉夢稿王忠文禕爲之序稱其簡易平質一本於漢魏而絕去近代聲律之習讀其辭知其於天道人

事物理之故最深云後入黨禍今世絕其稿無存予搜邑故家敝篋中得詩數十篇而是時杭人楊載仲弘始厭宋詩之陋以爲詩當取裁漢魏而音節以盛唐爲宗金谿朱文昌探微索隱斬得詩旨趣而詩精

徐舫方舟者嚴州桐廬人也幼爲俠好馳馬試劍善毬鞠之戲視拘儒法度士如無物已而幡然悔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業成又悔曰人生貴適意卽如蠹書蟬出入故紙中胡爲哉於是習爲古詩歌以自暢取睦詩人唐皇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十六

宋高師魯滕元秀詩輯之號睦州詩派針肝刺腎期邁之乃已久之出游江漢淮湘間與其賢士相摩切而詩昌江湘行省參政蘇天爵慰薦之使出仕舫笑曰吾詩人爾其可以章綬糜耶竟避去築室江臯苦吟於雲煙出沒間天大雪獨泛舟釣江天中終日不反自號曰滄江散人元季兵亂益韜閉不出高皇帝定鼎金陵劉誠意基起應聘舟沂桐江而西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縮青絲繩立江濱笑之曰卿何行寧不愧桐江水耶劉延入舟同聘者皆故與舫舍競起謹諫各取其冠服服

之欲載之上黜舫覺之而止劉銜舫以隱故自高  
數欲挽致之舫愈自匿人莫知其蹤跡而終舫平  
居喜怒不形無急步無疾呼於游泳最深性尚風  
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亂舫衣食之藥病瘞  
死居久之弗懈事平具巨舟載還其家所著詩有  
瑤林滄江二集若干卷永樂中闕三山林膳部鴻  
倡鳴唐詩長樂高棟王恭以布衣召入翰林恭  
除典籍棟待詔九年陞國子典籍棟襟懷高簡命  
筆濡翰雜以談笑而精思力摹者莫能及號漫士  
卒於官棟選唐詩品彙九十卷拾遺十卷議者服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十一文三十九

精博云是時解學士縉雋爽能文章爲世所推搥  
而熙宣之世楊文貞士奇敦厚沈質以文章潤色  
鴻業爲明孚先自是國家表章宋學如金科玉條  
士習訓誥株守宋先生言士終身傳習講貫其指  
意風質淳業一經白首鮮窺于與精與之敦致古  
述商確典訓漠無當也其爲文倣式襲腐率遠於  
事實又風氣質欲工而未能徵實則無人抽華則  
無文無慮庸痿甚益散之矣至成化中蘊積克而  
風氣開翰林侍讀羅玘鏤心夢思探古奇文與字  
力過古作者一時駭詫丘文莊本嗜淺易然多讀

古書大服之現亦豪直高自詡衆咸服給事中李  
漢語之曰羅允升評吾文與子浮玘直視之曰  
若奏議能似陸宣公行至矣費學士宏與同官玘  
易之曰子克更生爲儒乃能讀吾文蓋憑負如此  
然史銑刪其文序之曰羅景鳴振奇人也其言捷  
於異而齋於典其見昭於紀故而闇於大體然能  
自治偉詞不亂於頽習而稱其大節事具名臣中  
弘治時 敬皇帝尚文右儒朝廷恭和海內熙洽  
興於治學士大夫無輜軒靡及之嘆王事執掌之  
悲競有意於文而李長沙東陽官次輔最久好接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十三文三十七

引文士楊文襄謝方石吳原博之倫實佐之文大  
振於是李獻吉何仲默徐昌穀康德涵鄭繼之之  
倫並稱高古矣  
李提學慶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後徙大梁甫冠舉  
進士授戶部郎才敏志雄簿書外集名流爲古學  
尚風節監三關鹽招商用法嚴禁豪勢人之求被  
搆下獄得釋已抗疏言出令不平官府殊法事涉  
宦戚輒中尼不行不報弘治末 上以星變詔求  
直言慶陽讀而感泣於是具天下統體利害爲疏  
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

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嘗患人  
 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  
 忌諱觀事積憤誠激義形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  
 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卽聞之不樂  
 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  
 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  
 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治化  
 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 陛下之法祖宗  
 者至矣敬天地者茂以加矣飭躬勤厲延問若不  
 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布誠廣路喻之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十三

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親可畏之勢遇得  
 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  
 不忠而欺 陛下耳臣謹昧死開坐惟 陛下矜  
 察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  
 何也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而自謂  
 之安此其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夫  
 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  
 拱深揖曰訥訥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  
 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倣翕  
 然風靡無公是非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之實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十四

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  
 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 陛下  
 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  
 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  
 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  
 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無  
 使其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  
 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  
 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  
 而全安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也於戲其可畏

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  
 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  
 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率廷辨以求  
 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曲直明白耳及直矣  
 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  
 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夫無禮義則佞人進  
 乏廉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  
 防則紀綱不張失此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今  
 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  
 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

心之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似之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爲腹心之病夫倉廩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擿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擿發尚有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十五文

心之病也今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耻大臣進虛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厭禍而爲福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措實某忠某直某爲無耻泛言而難行夫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卽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擿發其奸是亦國之醫也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劄內官之權欲劄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何也冗食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益帶甲控弦者三十萬焉意固欲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一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十六文



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戢司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瓜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 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耶古人有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十七文

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乎乃遂令布要地為瓜牙諺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燭燭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 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為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

也今百姓無賴而有司者不之恤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戢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不足則必通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通者不還居者縲紲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尸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於前此何也益下者効上者也取盈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也下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十八文

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直却步以求前也 陛下前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虛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莊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 詔曰直隸拋荒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

之朝廷 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 皇親  
家 皇親家既奉 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白奪  
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  
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其父母妻子千里之  
內舉騷然而不寧夫 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祿  
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  
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邪嗚呼亦甚矣  
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益貴人賤馬也  
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  
剖之臣竊悲其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十九 文三十七

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勾攝轉相牽連妨廢  
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  
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  
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  
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 皇親之家  
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  
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  
旦逐之使去 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  
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  
臣固知 陛下有所不忍矣 陛下幸哀憐聽臣

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馬謹奏內事理以  
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便夫  
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  
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  
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  
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得諉以自解是故倉  
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誤之也錢  
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  
有和買之議矣和買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空運  
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二十 文三十六

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而乞者未已也  
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  
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  
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靡財  
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  
也散于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  
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  
造寺者也動孰匪以鉅萬計諺曰十人一出今彼  
鉅萬出則其人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  
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 陛下乃不發倉廩

籍詞宋人寃原作者顧陳李馬極豈未親籍作耶其刻陸謝詩謂徐令冠口子亦知謝康樂之詩乎是六朝之冠也然其始本於陸平原陸謝二子又企祖曹子建故鍾嶸曰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為體貳之才夫五言者不祖漢則祖魏固也乃其下即當效陸謝矣官江西得晉徵士淵明墓山封識之又得其故屋祠址令其裔領業焉刻其集曰必去其注與評夫青黃者水災也大羹之味豈羣口所嚙哉系之曰淵明高才豪逸人也而復善知幾厥遭靡時潛龍勿用然予讀其詩有俛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嗚呼惜哉其序在音曰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絃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黃陳師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詞艱澁不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土木骸即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夫詩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者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動情思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暢而聞之者動也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一切剷去不為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為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三五

三五

耶今人有作性氣詩輒自賢于穿花蛺蝶點水蜻蜓等句此何異癡人前說夢也即以理言所謂深深款款者何物詩云鷺飛戾天魚躍于淵又何說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予觀江海山澤之民顧往往知詩不作秀才語如正音是已正音款人余存修作予遊大梁不及見存修見其子育亦嗜學善詩作在音序其論文主於法曰文自韓歐來迷味顯則而古之文亡古之工如倮如班堂非不殊戶非同也而為方為圓不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文尺尺而寸寸之者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鑄而不自知故不泥法而法常由不求異而言人人殊此變化之要也故辭斷而意屬者文之勢也聯物而比類者其事也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沈着雄麗清俊閑雅者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如是而華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香然其翕闢頓挫虛實相生長短相形疎密濶狹相成尺尺而寸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蓋明文至獻吉而始昌其為文精而法奔軼絕塵矣而深知乎文弊之為禍烈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三五

三五

大何恠此一官則所謂蔽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耶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叟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而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三十三十九

陛下赦之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爲有罪則臣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伍後且不補臣故以爲弛法令之漸也五口方術眩惑之漸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帝憲

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此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大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食珍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煽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三十四

其勢陛下柰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何不遂一試之能設一醮喫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悲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防决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决則潰禮决則陵昔者高皇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

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  
 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  
 謂禮之防也夫 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  
 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為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  
 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  
 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為之防臣恐其  
 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  
 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折人房屋強虜人子  
 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  
 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三五文 三百八十五

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  
 飲恨於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眾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  
 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  
 道也疏上壽寧侯切齒憤許慶陽十罪言慶陽訕  
 母后謂疏末張氏指 后也 皇后母金夫人日於  
 上前訴不平 上無以難下之獄欲借閣臣力為諍  
 朝退召閣學士問之冀為助時慶陽與何景明徐  
 昌穀殫力於三代兩漢之文而閣學士徒方柄國  
 抑惡之過對曰此狂妄小人耳 上默然良久大

學士遷前對曰其心無非為國 上領之曰然會  
 科道交章入救遂得釋釋之日金夫人復詣 上  
 泣訴 上不聽僅奪俸而 上崩正德改元八閣導  
 上為燕遊慶陽代韓尚書文疏其罪與六卿協力  
 請誅逐不克而禍作遂奪官事具帝紀中已逆瑾  
 必欲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赴京人意其必死是時  
 瑾以鄉故頗敬禮康修撰海而康修撰與慶陽各  
 以文自負浮慕之於是慶陽妻弟左國王強慶陽  
 手書達康求為援慶陽初不可已援筆書對山救  
 我惟對山為能救我左持往謁康復為書與康盛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三五文 三百八十五

稱引古石交相為死之道康修撰慨然曰是誠在  
 我乃詣瑾大言曰唐明皇任高力士甚寵冠羣臣  
 然且為李白脫靴李生能法 皇祖為文高李白  
 數倍海萬不及也今殺之失天下學者望瑾重海  
 言遂意解顧欲用之慶陽以痼疾力辭康修撰又  
 助為言乃得歸潛大梁墟中瑾誅始起為江西提  
 學副使益皎皎自樹持憲綱與巡按御史爭坐論  
 可否而大學士楊一清署勅許舉閣重事又往往  
 為諸大吏言李棄官如唾核不欲起吾惜其才用  
 強起之母阻撓抑使必行其志於是巡按御史皆

不能難夢陽氣益發舒振士習獎介挺勵鈍頑所  
至採訪風俗布宣德意諸篤行義士貞婦烈女悉  
條奏上之風教大行士誦義至今州縣貪墨吏立  
逐去視鎮守大闡茂如也峻裁之不得肆時江西  
盜大蔓總兵者侯自貴倨藩臬官皆避坐夢陽獨  
持與亢禮侯不悅則徑出不顧數日具疏言盜熾  
然起當撲滅甚急乃侯某玩寇坐會城不發兵無  
憂國心侯惕息引師去時振學蒞士外大有所更  
白巡使及同官者益恚咸病其侵官夢陽亦誹其  
隳職各起訟疏交上詔三法司即訊諸按史所列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二十七 音九

夢陽罪咸不實坐臨官不讓落職歸聞者嘆曰斯  
以虞廷臣責過空同耶亦專方礙而固正危耶方  
夢陽在江西時寧庶人濠畜異圖驕甚威劫諸藩  
省官知夢陽不可撼陽下之稱門生夢陽持憲不  
回撓民有訴府校縱牟羣食穀者校不伏盡封牟  
得穀竟法之濠所嬖者優犯前導直犇入濠府夢  
陽親督校詣府搏執必得之濠禮待愈謹而夢陽  
愈益豪頗使濠亦頗爲濠使及濠敗有言其附濠  
快意者幾得罪林司寇倭力雪之而免故柔不可  
茹也夢陽材最雄高又識洞千古與所知論古今

滾滾至終夜不休非其人一言不接也於友誼最  
篤識拔賢俊張主事光世者陝西洵陽人也與夢  
陽同舉於鄉少俊有盛名然心服李而讓其精下  
之無何夭夢陽與同舍郎王叔武爲經紀其喪且  
上書言鳳翔抱才未究居官清苦困病客死棺斂  
路費咸資交朋幸獲反葬禮遵首丘然老母孤兒  
幼妻不免凍餒溝壑伏冀聖慈追繹鳳翔前備庶  
員六年不無犬馬勞體古敵帷敵蓋之義查近時  
李崙孔琦例敕有司月給米一石養贍終母妻之  
身奏下行夢陽論詩以爲天地自然之音原極於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二十七 音九

股肱卿雲之歌卷阿之詩以爲皆宣志而導和故  
貴宛不貴嶮貴質不貴靡貴情不貴繁貴融洽不  
貴工巧不觀諸風乎瀏瀏乎其被諸草木也颯颯  
乎溶溶乎草木之入也故其聲鏗鏘轟碎徐疾形  
焉小大生焉後之爲詩者連聯闔押累累數千言  
不相下此何異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其詩集自  
序曰曹熙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  
然之音也今途哭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羣  
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  
今真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爲韻言謂

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風亦  
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曰嗟其哉有  
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聲哀其  
辭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真王子曰真者音之  
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異風即其俗成聲今之俗  
既歷胡乃其曲烏得而不胡也故真者音之發而  
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辯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諧  
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謔勃然而訛者乎莫知所  
從來而長短疾徐無弗諧焉斯誰使之也李子聞  
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不復聞此矣王子曰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五文 三百九

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  
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  
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嗚也呻也吟也行咕而坐  
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  
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  
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出文  
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于世久矣雖有  
作者微矣李子於是憮然失已灑然醒也于是廢  
唐近體諸篇而為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技  
也李子於是為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於

是詩為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于是為賦  
騷曰異其意而襲其言斯謂有蹊於是為琴操古  
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於是為四言入風出雅曰  
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聞然  
無以難也自錄其詩篋笥中今二十年乃有刻而  
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慚曰予之詩非真也王子所  
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  
然又弘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弘德集每自欲  
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  
之謂哉詩千八百七篇是時獻吉為一時文士之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五文 三百九

冠而實發之叔武乃推本叙之其服善如此或問  
漢李子曰漢無騷問唐曰唐無賦問宋曰宋無詩  
夫詩有七難格古調逸氣舒何渾音圓思冲情以  
發之七者備而詩昌然非色非神而宋人無之故  
曰無詩其刻阮嗣宗詩序之曰夫三百篇雖絕  
然作者猶取諸漢魏予觀魏詩嗣宗冠焉何則混  
淪之音視諸鏤雕蓋捧心者倫也顧知者稀寡効  
者鮮焉鍾叅軍曰嗣宗詠懷之作洋洋乎會於風  
雅使人忘其鄙近斯為不佞矣唐陳子昂感遇詩  
差近之唐音風灑乎開源矣及李白為古風多祖

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  
導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人者又何憚而不造寺  
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於私室又出而造寺觀等  
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與內取則已匱外飲  
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  
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  
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  
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愈於餒乎往固無衣  
矣今盜而得衣卽死不猶愈於凍乎往有租調官  
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愈於追繫鞭笞之苦  
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  
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旣死而愈于凍餒追繫鞭  
笞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  
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有亂之機無亂之  
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  
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  
而不用又無方二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  
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聞假如不幸而有  
方二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粟竭百官  
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三十一文三十九

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  
謂宜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  
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  
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  
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  
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  
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  
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  
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  
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  
之費而新一郎之拜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  
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  
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  
今黜者旣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  
爵不足以勵靡乎賞不足以風夤緣鑽刺之風旣  
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  
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  
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  
蔭其子而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夫薰猶同器不  
知有薰廉汚金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三十一文三十九



也其序戰國策曰或問戰國策畔經離道之書也  
 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述焉何也曰策有四尚尚一  
 足傳傳斯述矣况四乎四者何也錄往者迹其事  
 考世者證其變攻文者模其辭好謀者襲其智襲  
 智者謫模辭者巧證變者會迹事者該是故述者  
 尚之君子斥焉斥者何也此之經則畔揆之道則  
 離也自秦之焚也三代之迹蕪矣是策也國列政  
 具巨阡細阡人詳物叢采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  
 弘識記之博洽談之奇俛故曰迹事者該其為書  
 也立從橫倡捍闔勢利啖軋讒誑傾奪無復廉耻  
 是非之心先王之禮樂刑政至是乎蔑矣故曰證  
 變者會途使仁義晦塞橫議膠固申韓為哲儀秦  
 是師徂詐者理其緒揣摩者竊其矩陷擠者規其  
 險諺諛者程其欺故曰襲智者謫文叔有言高下  
 相求陽縱陰閉其情隱其辭妙是策也有竟日難  
 辨一言而遂白者是以文卿墨士之倫服其意淵  
 耽其體簡轉者法其宛諦者祖其誘故曰模辭者  
 巧巧以賊拙謫以妨直時變世悲傷徃憂來夫俗  
 成於尚士壞於緣尚者樂其同緣者憚其改傳者  
 安於習述者徂於襲雖知其非駸駸入之矣蓋予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三五 文一 三十九

讀戰國策而知經之難明也經不明則道不行矣  
 或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李子曰文禍之也先王以  
 禮之必文也制辭焉出乎通加乎遠通乎其事達  
 諸其政廣之乎天下益矣於是重辭焉流之春秋  
 號曰辭令其末也巧譎相射遂為戰國嗟嗟反古  
 之道者忠焉質焉或可矣其碑雙忠祠曰三代異  
 興而同亡周之亡也不聞有死之者何也曰文弊  
 之也文弊則天下橫議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  
 亂賊肆而貞絕匿蘇洵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  
 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鷄雀與孔鸞長短耶故禍  
 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  
 仁義何術矣其序林司寇詩曰李子讀甫林公之  
 詩喟然而嘆曰嗟乎予於是知詩之觀人也石峯  
 陳子曰夫邪不端言乎弱不健言乎躁不冲言乎  
 怨不平言乎顯不隱言乎烏乎觀李子曰是言也  
 非所謂詩也夫詩人動之心而著之言言斯永永  
 斯聲聲斯律律和而應聲永而接言弗揆志發之  
 以章而後詩生焉故詩者非徒言者也是故端言  
 者未必端心健言者未必健氣平言者未必平調  
 冲言者未必冲思隱言者未必隱情諦情深調研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三五 文一 三十九

思察氣以觀心無瘦人矣故相如之哀二世端矣而忠者少其竟雄之爲詞也健矣而直者咎其險謝之遊山冲矣而恬者則惡其貪白之古風平矣而矜者病其放潘之間居隱矣而真者醜其僞夫僞不可與樂逸放不可與功事貪不可與保身險不可與匡主言不竟不可與亮職五弊興而詩之道衰後世於詩焉雕刻於是情迷調失思傷氣離違心而言聲異律乖而詩亡陳子曰若是則子胡起嘆於林詩李子曰夫林公者道以正行標古而趨有其心矣行以就正執義靡撓有其氣矣政以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三五文

三五十一

表言囂華是斥有其思矣言以擣志弗侈弗浮有其調矣志以决往遯世無悔有其情矣故林詩玩其辭端察其氣健研其思冲探其調平諦其情真是故其進也有亮職之忠匡救之直有功事之敏而其退也身全而心休斯林公之詩也陳子矍然而作曰嗟乎予於是知林公詩又以知詩之觀人也獻吉於學道不數數然矣而國家表章宋學時風氣質龐又其人淳固高古恩施之有政所至崇祀宋哲揚厲儒學敦於本其記宗儒祠碑曰宗儒祠舊名三賢祠三賢祠者祠唐李賓客宋周宗二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三六文

三六十一

公者也弘治間僉事提學蘇葵止摸周朱二公像于中而遷李賓客主于別室及副使邵寶又以嘗從朱子講學者十四人從祠之改曰宗儒祠謹按宗本也法也又尊而主之也凡爲之本而可法使其尊而主之者皆曰宗故山曰岱宗水曰朝宗于海大君曰宗子家之嫡曰大宗皆言宗而主之又爲之本而法之也其學也則各以其趨而歸之者爲宗道者宗清虛陰陽者宗羲和法者宗理名者宗禮墨者宗墨而謂儒家者順陰陽明教化游文六經留意仁義宗孔子於道最爲高者夫歸而趨之者亦以爲之本而足法焉爾而各是其是者亦各宗其宗趨之法之與我鼎峙而角立而吾之所謂宗者或幾乎熄矣故曰孔子沒而微言絕百餘年而孟軻氏起焉孟軻氏沒千餘年而周朱二公起焉自周朱二公起於是天下始了然知有孔孟之傳莫不趨而歸之夫然後吾之宗若山之岱水之海國之大君家之嫡有不尊而主之者不可矣故周朱者儒之宗也且人孰不欲爲聖賢然異境則必遷遷斯變變斯雜雜則流於清虛陰陽法名墨諸家故有始雖了然知孔孟之傳而終或入于

禪令學于斯者謁而見吾夫子及孟氏又見周朱  
二公誠惕惕若有闕也曰吾何舍此而從彼于是  
流者歸雜者一變者定遷者還真猶趨趨君趨  
海趨岱者之為誰之力也故周朱者儒之宗也問  
張程諸公胡不祠曰二公者此其過化之地而朱  
子實為章明洞學主又是宗也問信之而未成之  
也建鍾陵書院于南昌祠周子祠昌故鍾陵鎮也  
周子嘗為南昌尉故祠建東山書院于餘干則以  
南宋時趙忠定汝愚及其弟汝靚于宗憲建實講  
學于其中於是祠朱子祠趙氏父子兄弟祠曹無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三十七

文三十九

妄建柴強恕元裕饒雙峯魯胡敬齋居仁從焉曰  
朱子道之宗也無妄於朱子見而知之者也而強  
恕雙峯敬齋繼起于其後皆以道鳴其鄉夫忠定  
當光宗時定大難以安社稷引用名碩其功偉矣  
斯其人豈以死生富貴動其心哉強恕讀書以窮  
理盡性為本而魯中行門人也雙峯學本於致知  
力行吳氏稱其學究天人動則以善各有論著行  
世敬齋動靜表裏一主於敬著居業錄多發先人  
未發然甘貧力耕孝母耻仕進云夫士羣居則雜  
雜則志亂志亂則行荒故學以養之者其六也書

院以萃之者其俊也俊萃則業專業專則學精學  
精則道明而教化行今有朱子為之歸而鄉之諸  
以道鳴者又煥然其前也窮不如四人賢達不如  
忠定不以死生富貴動心其亦非士也夫其刻朱  
子實紀悲傷之曰按實紀朱子年二十二仕七十  
致仕中間五十年更事四朝然官不過待制在外  
者九考立朝則四十日而已孝宗者非宋之英明  
君哉亦不為不知公三十年間詔對垂拱殿者一  
延和殿者二而已豈所謂吾退而寒之者至耶以  
文帝之明而使賈誼李廣沒於下位有武帝之好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三十八

文三十九

文而董仲舒不能安諸其朝宋之南也斯則何時  
而可以漢二帝諉耶故知賢而不好是曰不知好  
而不用是曰不好用而不專猶不用也若孝宗者  
於公為用耶好耶知邪當是時大臣知公者陳俊  
卿輩數人耳亦寡矣譽者已毀者繼引者厄嫉者  
力黃氏狀公行曰百年論定必有知愚言者予讀  
之未嘗不泫然而悲也公既歿大人君子宗其學  
達官顯夫程其猷言臣文士頌其業門人發明其  
授受見者懷其儀刑聞者淑其緒理薄海內外遵  
誦其遺書於是謚贈議於上祠廟建於下蔭錄及

其子孫蓋其論不俟百年而定矣何則水平則鑒物故賢者沮抑於生時而論定於身後者平也然於宋則何補矣獻吉以才高天下又多節於當世王公大人終無所絀下乃後進生同氣類稍有志天下四方能操觚業古文辭則不憚傾身下之好接引巖穴與之交吳郡黃生者妙才也以書來論文答如響篋平生所著撰託爲詮次序之山陰周祚者得空同集讀之以書請答之曰學不的古苦心無益文必有法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天生之也今法式古人非法古人實物之自則也今一二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五十九

輕俊謂法古者爲蹈襲式往者爲影子信口落筆者爲泯其比擬之跡而後進悅其易從附和之曰文主理已矣何必法吁言之弗文行之弗遠茲非孔子言耶且六經何者非理乃其文何者非法也張生者金齒人也少雋公車已困南京久能詩獻吉傷無爲薦達之者序其詩以優游名堂記其堂序曰夫詩發之情乎聲氣其區乎正變者時乎夫詩言志志有通塞則悲懽以之二者小大之共由也至其爲聲也則剛柔異而抑揚殊何也氣使之也是故秦魏不貫調齊衛各擅節其區異也唐之

詩最李杜李杜者方以北人也而張生者滇產也其爲詩杜何也夫張生志非通也其春園之亂曰舊醅野客新蕨盤殮茲其情又何懽也夫鴈均也聲啾啾而秋離離而春非時使之然耶故聲時則易情時則遷常則正遷則變正則典變則激典則和激則憤故正之世二南鏘於房中雅頌鏗於廟廷而其變也風刺憂懼之音作而來儀率舞之秦亡矣於是考槃載吟伐檀有咏北風其涼之篇興而十畝之間之歌倡矣斯所謂恬塞棄通以懽祛悲者也夫大人尚廉君子恥獨故卷阿之章曰梧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五十九

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言士貴及時樹勲也夫沐劉杭三子者臺鎮之妙英也其和張生也弗塞之憐而顧懽之階若是則南園公和其子詩宜倍三子十也何也南園者老而傳者也記曰張生以優游名堂李子聞之蹙然嘆曰噫含乎噫含乎張生曰先生何嘆謂含竭精以探曠邪守藝以俟庸耶艱關險阻身屈而氣振與優游者殊耶謂蘭菊秋榮惜後時而貞耶李子曰上世君逸中世民逸民逸則賢隱賢隱則官曠官曠則君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立賢備矣然猶懼其逸

也於是弓旗有招蒲輪有迎夫然後賢者各在其位故采菽之章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君之獲臣也臣獲則君逸故卷阿之章曰優游爾休矣臣或弗合去則君追之還故白駒之章曰慎爾優游斯何也於文優以足訓游以適稱優游者自如之名而逸之義也使人自逸則君無與官故曰慎爾優游夫舍也少而達名於朝髮與衣白竟優游以自高斯空谷道遙之計非爾公爾侯之招也子是以嘆張生曰含聞之得之不得曰有命夫孔子何人也然猶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含奚足云鮑弼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三十一

三十九

者歛人商于汴二十年餘矣已數年不來已復來而能詩李子曰君詩佳何頃如此弼曰吾往與孫太白觴于吳門江上酣歌弄月冥心頓會而能詩則大器重之無何死李子趣駕往吊焉返食弗甘寢弗安也時自念曰梅山梅山復銘其墓哀而文其惜才如此歛鄭作亦商宋梁間能詩豪負氣見王公大人輒長揖抗禮人多病其不遜李子特奇之與之游作為詩援筆輒成人難之曰能十乎輒十更難之能二十乎輒又十然率易弗精也空同子每抑之曰不精不取鄭生乃兀坐沉思鍊句證

體亦往往入格然對他人又率易如初已病痰核不快將歸空同子曰茲去詩能精乎鄭生欲答不答空同子退語人曰鄭生茲去必大進問何也空同子亦不答蓋空同子沒而其言大昌王司馬廷相序其文曰空同李子獻吉以恢闔統辨之才成沉雄偉麗之文厥思超玄厥調寡和遊精於秦漢割正於六朝執符於雅謨參變於諸子以柔澹為上乘以沉着為三昧以雄渾為神樞以蘊籍為堂與會銓往古之典用成一家之言巨者日融小者星列長者江流闊者海受泮泮巖巖冥冥爐爐無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三十二

三十七

所不極後有知言之選歎賞不暇尚安能為之昂抑哉遂能掩蔽前賢命令當世秦漢以來寡見其儔矣唐杜子美詞人之雄也元稹稱其薄風雅吞曹劉掩顏謝兼昔人之所獨專今其集具在雖云大家要自成已格耳乃若風雅曹劉顏謝之調有無哉固知元氏子溢言矣其視空同規治古始無所不極當何以云又言空同為人氣高節挺孤立峻視不能少縮下依貴人又如鳳矯龍變人罔不知其為祥亦莫不駭其異故耳羅顛蹶匪無容之實深忌之匪曰忌之實惟懼之云爾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弘治中第進士官中書舍人正德初奉哀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犀象珍具謝弗受迨瑾用事景明爲書上諸大臣言宜自立毋委靡不振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復職直內閣制敕房克經筵官李夢陽有江西之獄人多媒藥其短莫肯直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辨乾清官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且復作詆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錢寧慕景明名欲交驩持古畫索題景明日此古畫不可點汗卒不許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四三三九十一

師御史死京邸中中人廖鵬贈之棺景明叱却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而濫哉自出金賻之進吏部驗封員外郎仍直內閣陞陝西督學副使務崇本實起弊陋先之以身董之以實行之以嚴而推之以恕士初稍不堪久乃悅而安之已棄官歸先是朝倖放濁多忌諱何學士塘疏乞歸景明愛重之與書言古人以禮義制進退進不可苟退豈可輕海內友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於高陵獻吉羈處于大梁德溼久廢于岐下子衡伏竄于海濱各有憂國傷人之思而寧無

云亡殄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長往之情得矣恐不免于褊心之譏而或謬于義退之道也夫據勢而徑施從風而順化知遇曠代之事也經常以緯變成易以忍難君子隨時之用也若稍不可意不能其煩便自諉去則天下欲承君子之澤幾無時矣僕不肖獲聽于先生先生服廉守介明德峻行雖子罕之却璧幼安之揮金閔叔之食遺蒜無已之不受贈袍何以尚之至其瑰論精識周知曲中畧于章句之末而超于尺寸之外可以參贖濟務昭遠明微蓋僕之所深尚者然數年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四三三九十一

以來執論究迹似猶獨行一節之士而未合于聖人通士之觀何也通士不居器而滯用聖人不專質而喪文今先生或者敦質而太畧于文器大而人莫能用乎惟少自抑忍順卑俟時以存人望以慰交游之私夫龍蛇之德變化之義先生蘊之素矣僕恃知愛輒敢既其愚臆惟先生亮之其持誼高如此當是時景明與夢陽交厚善而性習不同李方重高簡稍飾廉稜景明恬澹溫遜不露才美空同雄厚仲默逸健皆一變痿文之習又皆激厲風節敢直諫安於冗散鄙忽驟貴故學者企尊稱

之如唐李杜不敢軒輊也其後耳食者沿後喻謂宜舍後登岸師意不襲詆獻吉多襲關中王翰林維禎著論言文有自立俗格竊奪古意者尸祝之傳告也既擬其體復掠其語者莊生之眩篋也竊觀先民有作率非形索象模必積思累紀既已得意會神乃後成章本朝作者空同老翁聖矣即大復猶却數合蓋空同有神變無方之用有精神不雜之體讀一篇詩見一事首終雖縱橫奇正弗一其裁而粹美同也珩璫璜璫弗一其形而溫栗同也至若倒插頓挫之法自少陵來善用之者空同一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四十五

人而已學者未覩其大謾肆醜詆以為空同掠古市有比之剽虜嗟乎空同富才神解能自作古假令與李杜二豪並生同代二豪當約為兄弟補所未逮增所未能故官帑失金不可疑陶朱也良驥駢足不可謂相肖似也空同生李杜先不為李即為杜若李杜後空同生亦不必不為空同豈可謂李杜掠人美哉

徐禎卿昌穀直隸吳縣人貌寢舍屬文弱冠以文賦起吳中舉進士時獻吉方以文雄海內見禎卿所為文異之與切劇締金石之交傾卿聞所品論輒

終夜不寢於是文益振所為文溫雅以發情微婉以諷事爽暢以達其氣比興以則其義蒼古以蓄其辭擬議以一其格該物理盡人道闡幽剔奧即有蹊徑厥儼鮮矣禎卿仕為大理寺副以簡靖不樂治刑名上書乞改官拜國子博士益自砥礪動希迹古人已而頗留意於養生後見王文成公守仁與論學大悅之意津津於學會病作卒禎卿以為追古者必先其體作談藝錄論古今作者之變以漢魏標極界其畧曰詩理宏淵談何容易究其妙用可畧而言卿雲江水開雅頌之源烝民麥秀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四十六

建國風之始覽其事迹典廢如存占彼民情困舒在日則知詩者所以宣玄鬱之思光神妙之化者也先王協之於宮徵被之於簧絃奏之於郊社頌之於宗廟歌之於宴會諷之於房中益以之格天地感鬼神暢風教通庶情此古詩之大約也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純厚雅孝武樂府壯麗宏奇縉紳先生咸從附作雖規迹古風各懷剗刷美哉歌詠漢德雍揚可為雅頌之嗣也及夫興懷觸感民各有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里棄妻思婦嘆詠於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章誼發於閭巷亦

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繼軌大演五言含氣布詞  
質而不采七情雜遣金自悠圓間有微疵終難毀  
玉兩京詩法譬之伯仲埒篲所以相其音調也魏  
氏文學獨專其盛然國運風移古朴易解曹王數  
子才氣慷慨不詭風人而特立之功卒亦未至故  
時與之闇化矣夫任用無方故情文異尚姑陳其  
目第而爲言郊社之詞莊以嚴戎兵之詞壯以肅  
朝會之詞大以離公燕之詞樂而則夫其大義固  
如斯已深瑕重累可得而言崇功盛德易夸而乏  
雅華疏彩會易淫而去質于戈車革易勇而亡警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四十七及二十九

靈節韶光易采而成靡觀於大者神越心遊中無  
直幹鮮不眩移此宏詞之極軌也若夫款款贈言  
盡平生之篤好執手送遠慰戀戀之深情勗勵規  
箴婉而不直臨喪哀挽痛旨深長雜懷因感以詠  
言覽古隨方而結論行旅迨遙苦辛各易遨遊晤  
賞哀樂難常孤孽怨思達人齊物忠臣幽憤貧士  
鬱伊此詩家之錯變而規格之縱橫也然思或朽  
腐而未精情或零落而未備詞或罅缺而未博氣  
或柔瀟而未調格或雜亂而未叶咸爲病焉故知  
驅縱靡常城門一軌揮斤墜鼻能者得之若廼訪

之於遠不下帶衽索之以近則在手里此詩之所  
以未易言也夫情者心之動也情雖定位觸感而  
與既動于中必形於聲故喜則爲笑嗔憂則爲吁  
歔怒則爲叱咤然引而成音氣寔爲從引音成詞  
文寔與功蓋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  
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窈妙必因思  
以窮其奧氣有麓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安帖  
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禦其移此  
詩之流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約旨以植  
義或宏文以叙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矢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四十八及三十

或始迅以中留或既憂而從促或慷慨以任壯或  
悲悽以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  
匠之超悟不可得詳也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  
大義固自同歸歌聲雜而無方行跡疏而不滯吟  
以呻其鬱曲以導其微引以抽其臆詩以言其情  
故因名昭象而情之躡備矣夫情既異其形故辭  
當因其勢譬如寫神繪色倩盼各以其狀隨矩逐  
規圓方巧獲其則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  
連絲應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從衡參互恒  
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可強能也然不深探研之



力宏識誦之功何能益哉故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雖或未盡臻其奧吾亦罕見其失也嗚呼雕績蒲目企已稱工芙蓉始發尤能擅麗後世之感宜益滋焉故未覩鈞天之美則比里爲工不詠關雎之亂則桑中爲雋故匪師涓難爲語也夫詞士輕偷詩人忠厚觀之漢魏古意猶存故蘇子之愛景光少卿之崇明德規善之辭也魏武之悲東山王粲之感鳴鶴子恤之辭也甄后致頌於延年劉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四九 文三十九

議工拙繁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蒲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固自有工醜然而企驅者託之軌度也人士品殊藝隨遷易支分條布畧有徑庭故宗工鉅匠辭淳而氣平豪夫碩俠辭雄而氣武遷臣孽子辭厲而氣促逸民遺老辭玄而氣沈賢良文學辭雅而氣俊輔臣弼士辭尊而氣嚴闈童壺女辭弱而氣柔僭夫倖二辭靡而氣蕩荒才矯麗辭淫而氣傷氣本尚壯亦忌銳逸温裕純雅古詩得之道深勁絕不若漢鏡歌樂府詞漢魏之交文人特茂然衰世叔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五一 文三十九

妻取譬於唾井繾綣之辭也子建言恩何必衾桐文君怨嫁願得白頭勸諷之辭也作者蹈古轍之嘉粹刊佻靡之非經豈直精詩亦以養德鹿鳴頌弁之宴好黍離有雅之哀傷氓蚩晨風之悔嘆蟋蟀山樞之感慨栢舟終風之憤懣杖杜葛藟之憫恤葛履祈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痛悼何草不黃之困厄巷伯鶉奔之惡惡綢繆車牽之歡慶木瓜采芻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役伐檀七月之勤敏棠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婉變詞氣哲匠縱橫畢由斯闕故詩貴合度而後

十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4 版 反 內

源崇文雅之致削浮華之風敦古樸之習誠恐學士狎耳目之翫譏瑣尾之文故痛而系之俾知所究

馬文簡汝驥字仲房綏德州人父夢月墮取抱之而生幼而奇警舉進士入翰林爲編修爲人沈毅有大節正德中諫南狩切直杖闕下調澤州知州澤故多王府汝驥懲其左右不法助爲非者爲條告誠之暴爲止王以書來有干請使者去卽投書積中封之所請或於法得釋又使來謝則召使者至積前啓取書還之實未嘗發也王自是益戢世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三十七

宗嗣統召還爲編修澤人攀泣道者以百千數諸王禁不得暴者亦太息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一正人也連哭其父母喪至嘔血毀形爲南國子司業祭酒念諸生舍逸繩之然度所能行期勿犯勤考課稽德行肅威儀大學之教彬彬焉陞禮部右侍郎時上興禮樂創制度諸大典更起日聚議而汝驥洽識習典故佐宗伯調議居多兼翰林侍講學士會病卒贈尚書諡文簡汝驥廉不好居積所得俸畢以給昆弟親戚困無依者爲文閱有妙解接軫班揚談詩常依深嚴忌漫散忌淺忌俗

益晚節愈工云

田汝籽字勤父開封祥符人傳聞善辭與崔文敏銑馬伯循理等游相切磋磋於古學見人之有技而不驚規人之過而溫正德中爲給事中時諸閹放濁宦於時者率贖貨附權亦資以自潤汝籽獨挺立其間絕謁請攻辭賦遇事斤斤自信會柄國者去位爭進者顛禦徒相傾欲得之汝籽疏言當用大臣以忠諫去位如韓文等不當用匪人遷江西提學好古勅士正士習緩恣倡之於古學廉守令賢者若逸民薦達之而劾其不職按史及僚共騰謗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三十八

調山西然獨言其乖方他莫能疵焉遷湖廣副使乞休去杜門讀書力田養母大覃思於經學閑居十二年卒

朱應登字升之揚州寶應人生而犖奇少長盡通經史百家言父懼其踰也約之古應登著申臆賦以見志而力殫於淵學與顧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穀禎卿企稱俊異舉進士爲執政者所抑惡出爲南戶部郎陞知延平府稍遷陝西提學副使闢正學院羣秦士高等其中置官設徒豐餼嚴約談經講道至且數千指風教大行忤按史意調雲南進

叅政遂罷去李獻吉誌其廊落易直憎口日咬而聽之如飛蒼蠅退讐史質經訂律歷運數期十年盡償所願無何卒他奇節隱行與凡歷履官業忠孝友義莫之具述而其文關國運數誌之是時與李何遊工文章者揚州儲靜夫璫六原喬希大宇何子元孟春濟南邊庭實韶蘇州都玄敬穆穆伯潛孔暉之倫皆名世而崔文敏銑尊經信道素履卓然王文成守仁希聖標學洞啓心要皆不屑議文矣

鄭吏部善夫字繼之閩人也少穎讀書輒能誦今學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五十三 文三十七

賢者嘗自誦曰墜道非時也萎儒與世靡靡視古大峻而志因靡弗立也吾耻之第進士選戶部主事正德初闖禍作善夫嘆曰丈夫當龍鳳於世其能以骯枉吾志乎乞告歸築少谷草堂於金鰲峯俟天下之清交與金絕正德十三年起禮部祠祭主事轉員外郎會武宗南狩與諸曹郎跪關門具疏言臣聞天子端居外屏以示嚴也非郊社弗離其宗廟以承重也官墻九重出入警蹕以防奸也比奉明旨欲以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往泰山獻香夫天下大器也權邪所以側目而不敢發者

無其便耳 陛下遠不見曹欽近不見劉瑾乎瑾固陛下狎暱之臣也託之以心膂委之以機務而一旦叛逾况今乘輿遠出內無儲君外有勁虜而驕貴弄臣專典禁兵萬一變作陛下誰保以無虞也臣聞雨露所滋無不孳息雷霆所壓無不摧折煦然而福肅然而威使萬化時行而百神率職者天也泰山之神其能尊於天乎今陛下郊不視牲齋不誓戒改卜者三出而馳道非所以事天享帝也禘嘗大禮率不親往非所以尊祖敬宗也是故園丘之上烈風揚沙 太皇太后祔廟之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五十四 文三十八

夕七月雨雹此天戒也 陛下顧不動心畏此天戒而輟萬幾冒重險以有事於泰山不待智者而知神之不敢饗也况今民窮財盡青齊淮楚之間水旱連年父子相食六飛所過勢必嘯匿倘重傷心其何以徼福於社稷哉興亡之勢皆積漸而後成甚不可不察也且天下名實方懼大怪春秋尊無二上制王公而下皆曰人臣今陛下忍以天子之尊自賤而稱公此莫大之怪也非但大怪亦且有大憂今天下藩王皆陛下臣子也車駕所至萬一以公禮處陛下陛下將安而受之耶抑

責其不臣無禮耶昭昭 祖訓臣恐其有辭矣臣  
聞堯舜恭默無爲而萬世言治 先帝敬天勤民  
親賢遠色察佞倖絕畋游亦惟自正其心以爲天  
下本實未嘗有所作爲下親將相之事也 陛下  
不師堯舜夜氣清明時獨不一思 先帝之所爲  
乎 陛下誠一靜思則一切荒淫悖謬之事將追  
悔不暇而成堯舜事業不難也 疏上與諸曹郎金  
杖闕下尋復乞告歸嘉靖初以薦起爲南京刑部  
郎尋轉吏部驗封會病卒手書修身俟死語併詩  
文托其弟篋笥蕭然舍夫婚嫁七弟妹皆業皆推  
與之孀居者周贍堇毋屬二十二人治身嚴厚高  
潔而本之忠信與游者盡海內文學鉅儒其志念  
深深常有以自下故皆以道義相膠漆沒僅三十  
有九歲聞者咸哀惜之鄭文十卷林尚書俊以爲  
伸縮兩儀顛倒萬化輪古今而上下之超凡突請  
詩雄高逼唐杜云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五十五 文三十七

傷厚道玉叔大以爲然嗟夫 毅皇時闈倖途用  
天子逸游叛王大盜交驚於中國益社稷濱亡視  
天寶逾洎猶爲無病呻吟耶如若云彼其文學官  
若庶官自命獨安祿養交視國休戚如秦越人肥  
瘠者於爲身計誠得矣時有孫山人一元者與舍  
夫厚亦能詩事具隱逸中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五十六 文三十六

臆刊抉浮華而上黨栗道夫應麟弱冠志學連舉  
不第遜迹大行之麓十年絃誦與古爲匹爲叔嗣  
所推挹云

嘉靖中昆陵唐應德順之弱冠爲禮部舉首作時義  
以精穎妙天下厭近世爲文章者祖秦漢意卑語  
澁而無當也著論言歐陽子述楊子雲之言曰斷  
木爲棊椀革爲鞠莫不有法而况於書乎又况於  
文乎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文文士研精於文以  
窺神明之奧所謂法者神明之變化也漢以前未  
嘗無法而未嘗不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

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為法故其為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不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有異也且夫不能無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為果無法也於是率然以出之决裂以為體餽餽以為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闢首尾經綜之法而別為一種臃腫倨野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雜而不節意卑語澁以為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敗鼓

五明書 卷之三十八 五七 文三十九

之音而詫人曰吾之樂通於神乎今之言秦漢者是已意頗誹李何又探本言文章家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固自有專門師法而中間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原獨立物表者莫之能與也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謂其繩墨轉折之精不盡如古哉秦漢前儒老莊縱橫名墨陰陽家家各有其本色其為術也異而莫不皆有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者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

宋以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爛然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蓄聚之素非有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剿說蓋頭竊尾如貧子借裝庄農買餽而意態已畢露也然則欲立言為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晉江王慎中道思序其文以為吳之有文學舊矣諸樊為國斷髮之治未變蓋方甚陋而公子札已能盡通易詩書禮樂六藝之文以觀於中國則名卿碩士有愧於其所知悅其說之博雅而慕之如不及孔子教於洙泗來四方之學者則言偃踰江蹈淮而往遊焉卒以文學列於太賢

五明書 卷之三十八 五八 文三十九

之科南方之精華為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資其言之有文以行於遠至于今為烈蓋其盛如此畫長江大湖以為國方地千餘里林麓川澤之美殆不可數如光英冲粹之所漸涵磅礴於其間二人而已雖其甚盛而亦豈非難哉吾於二人讀其書觀其言尚而友之而庶幾知其人於今所見而及與之為友又得一人焉昆陵唐應德也君於學蓋所謂得其精華其於言可謂有文而必行於遠也其文具在學者苟讀焉而思思焉而有以得之則知其心之所通於季札孰為淺深言之留傳於子游

孰爲先後有不可得而辯者矣君仕爲翰林編修復爲太子司諫皆以守道直己之志棄去不啻敝屣有吳公子輕千乘之國之節其文之以禮樂得言氏之傳而廉隅操行必謹於一介急取子剛果自斷不可以威武利祿誘屈也尤足以關夫媮懦憚事無恥而嗜飲食之謂上下二千有餘歲之間吾謂吳有文學三人焉不爲過也唐得其文故不喜與書言僕舊從兄學爲文一二得處皆緣指教但才既不長又不能精力以從事遂成廢罷韓子所謂徒業者不啻其戴者也獨覺兄之奔逸絕塵而已矣及得安生所請兄序文讀之乃以爲僕爲過二千年吳下詞人而直接扎游之文統既使兄爲私於所好又若使僕爲與人爭名爭先者非兄之所以愛僕也且自叙其近學欲收攝完養其靈明混成之本而技藝文辭欲一一棄置之其後唐以趙通政文華出視師薦之得起用官至都御史卒而名大損而慎中文豐縛軌於法其居鄉頗爲鄉人所疵詆云

皇明書卷之三十八終

皇明書

卷之三十八

五十九

三四十七

皇明書卷之三十九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文學

胡孝思績宗天水人爲蘇郡守公暇多游行湖山園亭間從諸名士一觴一詠題墨淋漓遍於崖石遷御史中丞撫河南肅皇帝幸楚爲一律紀事刻之石罷官家居者數載矣令王聯嘗以貪見拊恨之後爲戶主事殺人下獄當死知肅皇帝多諱惡乃指詩中穆天子湘竹句爲怨望詆誣而所繇成獄及生平睚眦者皆指爲孝思奸黨奏之上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一

大怒悉捕下獄論死時孝思將八十矣了不怖在獄取錦衣獄中柱械之類八賦之曰制獄八景衆爭咎孝思掣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耳尚何伊吾爲孝思益哦咏不輟笑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耶相嵩陶真人仲文力抹解乃免下廷杖三十出獄時謝茂秦貽之詩有云白首全生逢聖主青山何意見騷人孝思方病杖創甚呻吟猶口占以謝人謂孝思意氣殊勝蘇長公才不及耳黃省曾勉之者河南汝寧人國初以武弁家吳遂爲蘇吳人甫成童淹貫百氏爲文恒屈其豪賢長者

王少傅整喬太宰字不敢稱前進而願交意不憚則以書贊於北地李獻吉與揚格其事其書曰省曾伏跡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來好窺覽古墳齋心述作之途緣此道喪絕學士大夫皆安習庸近迷沿瞽襲上者深餽詭結下者縱發放吐悲夫悲夫不復古文安復古道哉 聖代洪澤流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嶽秀鳳彩星華乃鍾萃於先生至勇不挫大智不惑靈珠蚤握天池獨運主張風雅深詣堂室凡正德以後天下操觚之士咸聞風翕然日新以變寔先生鑄陶感鼓而倡興之力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二朝三六

錦飾畫雖妍割強先露故實雖富根荻愈衰是以小夫或誇達士弗尚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鴈唳哀哀而會節鵲鳴響響以成章凡厥有聲無非律呂之數也世人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雖踐而此理未逮獨見我公天授靈哲大詠小作擬情賦事一切合轍江西以後逾妙而化如玄造範物洪鈞播氣種種殊別而胠理骨力無不底極洋洋乎古賦騷選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逼類康樂近體歌行少陵太自古文奇氣俊度跌蕩激昂不異司馬子長又間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昔李杜詩聖而文格未光韓柳文敷而詩道不粹豈惟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固有不遑矣何我公凝稟之全而述作之備也往匠可凌後哲難繼明興以來一人而已何大復號稱名流而乃為誇論曰文靡于隋其法亡於退之詩溺于陶其法亡於靈運嗟夫嗟夫是何言哉嗟不足論至於退之陶謝亦可少寬宥矣獨謝集稍不易評愚以為登涉之言締構密緻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即之不得即骨氣稍劣建安而寓目輒書萬象羅會使後代擅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三朝三六

人爲之啓導也前新見凌勢固宜然文彥無窮不可欺也徒以體語俱併病之則三百之中往往而是所係於詩者當辨其真不真耳併不併又烏足較哉執是而言是貴形膚而畧神髓也李得書大驚歎以爲橫照今古燁如懸鏡鑿鑿中的展之爛然誦之鏘然目之蒼然淵然希世有也立走京口携平生論撰與商品於大峴者踰旬而省會愈歎然以爲無當於世日夜攷載籍徵耆碩以究極乎古今興衰倚伏之變國典廟彞禮樂兵車水土平準之策下至於星曆鑿卜農賈覆逾支離之術舉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四胡三九

饒辨之乃以爲卽當於世亦役我以老而無當於真我聞王文成方講學於陽明洞天走詣之眉宇接而心神融了然獨悟良知之妙歸著會稽自以謂得王氏玄珠然絕不以語人而所謂問道錄者網之以十襲之緇不更發也舉鄉魁一游南宮有不可輒歎曰此爲置千里骨者耶吾東吾腹歸矣其騷賦似枚揚語苑似向詩傳似韓論難似克碑誄出東京間以六代五言古出建安二謝下沿齊梁七言歌行出樂府時有青蓮之致近體出景龍雜大曆於文多擬古而不出自然好持論而不甚

當負經濟而寡切用然視吳人膚抵皮相者天壤矣是時華容有孫宜仲可者少破萬卷而氣豪又家世仕宦少從父游燕中所習聞國故抵掌而談今古無能難者踰冠舉於鄉困公車罷不復應制自以家洞庭更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它呼之不應家世祿羨盡斥爲園圃臺館亭榭之觀購異書名畫古器其中種奇卉怪木環之間出遊湖山勝地泚筆書所爲詩奇逸飛動龍虬鬱盤已又自歌之節奏頓挫雲停石裂也素強無疾一夕卒與勉之齊名王元美言勉之人本任誕而矜局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五胡

三十九

自位置時引勝流爲重漁人舒卷之際剝削感慨用酒德以全其天善夫勉之有兄曰省魯得之亦舉鄉易魁久困禮部部有崔侍郎桐者其同年主也謂之曰公豈有意耶部幸司務缺留佐我我力能得之銓曹省魯笑不答退而曰小子欲輕相吏耶相嚴聞欲致之莫能屈也得之長身偉貌目炯炯髯修類河朔大俠產千金悉衷以買書於書鮮所不窺習古文辭顧所撰詩若文則別爲杼柚曰安能齷齪優孟抵掌爲勉之卒有子姬水善其父言舉於鄉漁人子斯億斯傳俱能讀其父書斯億



去爲古文辭而斯傳舉於鄉

李于鱗攀龍者濟南歷城人父寶繼娶張夢日入懷而生九歲而孤與母張影相吊也家食貧母緝繡不足資修脯則自挾冊就塾師塾師爲遜席又好爲古文詞人目爲狂生于鱗自謂非狂矣嘉靖甲辰舉進士試政吏部移疾歸益發憤陳百家言日夕讀之務鉤微抉精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以下若爲其毫素汚不治也還京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旣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居恒言名家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木明

三六八

佼佼者耳夫尚書詩莊騷左氏檀弓考功記司馬史記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撫其華而裁其衷求當於古之作者擬議成變日新富有而已國朝作者獨北地李先生闢草昧而上而昆陵唐應德晉江王道思顧持論不與之居以理自命憚修辭而動傷氣格夫二子者雖夔伏林野而聲方握柄所褒誅足浮沉天下士時貴樂其業易就而名易成衆嚮附之此何異塗之羣瞽取道一失相與拍肩隨之稱培塿則皆橋足不下稱汗邪皆曳踵不前雖有步趨終不自施也將文章之道盡而是

時吳郡王元美世貞實好古文辭濞陽李先芳伯承善之亟爲稱于鱗一日元美於廣坐中見之心知爲于鱗也益近之卽日令之作者論不與李獻吉輩吾知其無能爲已古之爲辭者理苞塞不喻假之辭今之爲辭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固理區藪也已盡不復措語矣今六經具在又寧作錄中語喋喋而佔佔繁耶余結髮屬辭今乃一當足下願居前揭旗鼓必得所欲與左司馬千載而比肩於是二人相得懽甚恨相見晚也已于鱗所善布衣謝茂秦榛來已同舍郎徐子與中行梁公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七明

三六九

實有譽來部郎宗子相臣挾中舍吳明卿國倫來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第蓄之時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謂于鱗師心而務高疑駭者與尊賞者相半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益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卽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于筆端而不見迹未發之語爲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爲

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調于鱗以其全  
收之卽其徧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遷員外郎郎  
中曹事寢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進大司寇  
有著作輒屬之聲籍籍公卿聞矣于鱗居曹雅不  
欲以刀筆見長然讞最號公平柄臣子街邊帥不  
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  
奮功名致大將已出守順德晨興坐堂皇揖屬吏  
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興除高自濯洗獨勤  
大要諸細小不屑也居久之政聲流通順德屬舊  
有種馬場歲入賦公家而時監司誤以爲營馬牧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八胡

地增賦至二千七百餘金于鱗爲請悉蠲之郡故  
有永濟倉以給軍後糧輸京師而軍食益乏又爲  
請得留郡將作所徵真定大名廣平順德諸郡爲  
供者有常賦于鱗爭以爲順德土狹民貧不宜與  
諸郡埒減其供十之三沙河民投過客者越永年  
抵邯鄲始息肩邯鄲民亦然皆跋涉百七十里而  
遥于鱗曰民安得任非其土之役請置傳於永平  
界中永平人役之而兩邑之力寬鉅鹿官亭集者  
大聚也界真定隆平南宮新河間羣盜嘯聚捕之  
如搏影于鱗請移防秋別駕往鎮之秋至則復戍

內丘又移巡司黃榆嶺爲晉趙防徼皆力爭得之  
臺使者臺使者無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  
餉不時至宜令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賦毋  
出錢皆賦菽粟浮于河達京師諸皆深計長慮非  
旦夕視其民者當是時燕趙南北千里人相食盜  
賊白日出禦人孳骼盈野而邢襄之間拮据振贍  
壤土膏麗歲大熟而野有菴犬也擢陝西按察副  
使視學政于鱗謂陝西古西京也 先朝士大夫  
北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  
士勃勃興會鄉人殷中丞者來督撫倨高以檄致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九胡三六

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使而屬也視學政非  
而屬也乃文可檄致耶因謝病殷強起曰卽公以  
一薄蹠相命者立應矣何以檄殷慙謝久之復下  
檄于鱗曰彼豈以我難去官耶遂疏乞骸拂衣歸  
吏部爲特請予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予告僅于  
鱗與何仲默二人于鱗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  
不注西揖鮑山曰它無所溷吾目也繡衣直指郡  
國二千石千羗屏息巷左納履錯于戶而于鱗高  
附謝不見去亦毋報謝以是得簡倨聲獨二三友  
人過從靡間也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爲錄別諸

篇及它文益工不經而走四裔朱中丞衡時治河汶上實首薦于鱗推轂者相踵則伺于鱗間迫起之為置酒懽甚勸之行隆慶初起浙江按察副使遷布政司左叅政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摧亢為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矣小間暴心痛卒子駒舉于鄉亦善文始元美與于鱗雄飲濟上漏且盡于鱗睨元美曰吾起山東農家與足下金驅中原一掃萬古柰何不更評推所至而令百歲後耳食者執柔翰雌黃之也元美唯唯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十朝三十九

于鱗乃言曰王君吾於騷賦未及為為不讓君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君時離之而離者離而合也寔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多乃不勝我歌行吾其有間乎吾以句若以篇諸近體靡不敵者謂絕句不如我矣七言律乃遂過足下一等足下無神境吾無凡境耳元美心服者久之已前謝曰吾於足下即小進固鴈行也豈敢以秦齊之賦匹盟主吾歌行句權而字衡之不如子遠矣雖然子有待吾無待茲其所以埒歟于鱗曰善請言文元美日子匠心而材古者也工極矣世無通於

古者以故無稱子而疑子甚於我即百千萬年猶然雖然謂子勝我者獨我心耳于鱗大悅曰快矣茲夕之千古也豈直爽鳩之樂哉又一日于鱗中酒踞謂元美曰夫天地大偶而物無孤美惟人亦然孔氏之世不有左丘乎元美直視之不答李遠曰吾失言嚮者言丘聃耳而元美著論言律至仲默而暢至獻吉而大至于鱗而高要之有化境在又謂獻吉大于鱗高獻吉英于鱗雄古惟子美今或于鱗其傳之曰無涯之智結為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其心服如此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十一朝

三十九

王世貞字元美蘇郡太倉州人兵侍郎驛御史大夫忤子也方甚少業好史記古文詞修名卿賢大夫之業舉進士官刑曹曹事間則與濟南李攀龍倡為古文詞其言曰文章者天地之精而不朽之盛業也今世所慕說貴人沾沾自喜夸擻其粗而齒吾精以為無益世治亂夫君子得志則精渙而為力不得志則精斂而為言此屈信之大變通於化權者也詩書吾竊有志焉未之逮也詩變而屈氏之騷出靡麗乎長卿樂府三詩之餘也而歌暢於開元五言古蘇李其風乎而法極於黃初七言暢

於燕歌乎而法極於杜李律暢於唐乎而法極於大曆書變而左氏戰國乎而法極於司馬子長天下之稱事辭者宗焉漢衰浸淫而爲六代彼六代者見以爲含璞而露琢不知其氣益滴而就益衰也昌黎河東氏之謂振振六代之衰也欲以追秦而未逮宋廬陵臨川南豐眉山振宋者也稍又變之見以爲含笈而竟津不知其造益易而就益下也明興弘正間學士先生稍又變非先秦西京弗迹彼見以爲遡流而獲源不知其猶墮於蹊也夫所爲古者不能據上游以厭羣志而一時輕敏之士樂於宋之易構而名易獵羣然而趣之在嘉靖間而晉陵爲尤甚於是二人者日切劇意無古作者衆大譴詈之而獨與徐梁宗吳七子者居恒慷慨自信於海內亡許可獨稱千古耳時相嵩故好古文辭見諸人文則大喜獎掖之曰吾將得旁采風雅而世貞輩駢駢不附也會揚主事繼盛論相嵩十罪痛詆訐嵩切齒坐重法死而世貞與吳明卿宗子相等治其喪則大怒挖齒之世貞在曹以名法理名蒲九歲遷按察督學不許青齊盜作則遷備青齊兵欲困之也崔符益大作郡豪佯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三

三

受事而陰構盜懸薄號使者門曰兵且莫起起且取若世貞爲鉤距法得之夜先授首命監礦屬礦瓜竭奏止之烏寇亂借臺按行萊嶠得臨籠水上城之日因材於山高下陂陀減省它費十之八九不旋踵而告畢筭總官錢九百餘緡命曰顏神城視海上師葺甃壘蒐卒補乘還治水高博間粟饑者乃益城青州教騎士習射良家子三百里以內來從射南鋤盜大首盜大息青吏民健鬪歸使氣株累戚屬以相傾前使者非寢漫無間也又非時而請謁者不可計時世貞習文法亭之立斷午而罷退讀書怡然自擇也已父中丞公以讒構下詔獄抵重罪則詭憤疏乞骸卽報許匿跡庸保間將上書北闕下請代父而中丞於獄中怒罵言是挑禍固止之乃鉗衣袒裋一屨西市之委巷間時時從相嵩門蒲伏泣請解相嵩亦時時爲謾語相寬戒毋激上意第不欲遽釋弛邊臣心詣故所識有勢力人造請則往往驚匿去毋爲理者而父中丞竟不免以喪歸毀甚服除窳匿田野間隆慶初詔故臣死非法者悉追錄而世貞與其弟世懋伏闕上書言先臣忤受知先帝往往著尺寸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三

三

功坐失當事者心中之法甚痛當虜犯遼左時臣父忬督總兵楊照輩便宜發兵擊破之斬首八百餘級策定城池功施邊境相嵩嗾削臣父功狀簿照賞壅 先帝拊髀之明成化間總督王越潛師出塞至威寧海殺首虜四百餘級封列侯比罪則遼左為前腋之寇於我為必應量敵則掠出榆林塞於虜為情歸用師則楊照一部將計勝則首功於威寧過當者多慮敗則潛師出塞劫虜取捷者危越封而臣父不錄惟 上垂憐幸察詔昭雪復中丞官會詔求直言世貞疏八事上法祖宗以弘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十四

三六

聖德一正殿名以尊治體二廣恩義以全宗室三寬禁例以求才哲四修典章以昭國紀五推德意以昭大勸六昭爵賞以徠異勲七練兵實以重根本八也中條 孝宗皇帝聖政甚具請命輔臣總金匱之秘類萃成編朝夕呈覽為 聖德之助以太祖名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詔赦誥勅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於民上無往非奉天義至精博也願詔門殿仍奉天故號昭象魏之重國家待宗室之意往往傷於用恩其待宗室之法往往傷於用義夫族屬至奉國將軍

亦可已矣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於世世不絕此所謂傷恩也雖屬遠而固皆 高皇帝及 列聖後無罪而困之 城之中絕其仕進之路此謂傷義望下部奉國將軍諸子聽免其祿秩分居附近州縣廢著之日仍照 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復徭役使終身得畢力於農買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肄學應試聽為南京及司府州縣官周韓二郡王至奉國將軍改封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量給路費行糧庶少甦中土之民王府親戚不得為京朝官非祖宗甲令宜照常陞用修典章謂大明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十五

明字四

會典宜重修嘉靖末法司惜天威媚政府諸比擬舞文弄法者宜禁章言革除間事宜考究成書附國史其昭大勸爵賞自高皇帝時開國諸公侯以羅法失爵者 文皇帝北伐時同安侯力戰忠節者徵士吳與弼翰林檢討陳獻章刻行追古潛心聖傳者副使李夢陽何景明氣節足彰明國是文章足潤色 皇猷者故給事中陸燾吏部郎中薛蕙言典禮論權奸者新建伯王守仁宜予世襲皆關國大體其練兵末具言臣竊見防延綏固原將士萬里人衛日漸減耗為之痛心而太倉歲漕四

百萬石以養疲癯無用之京軍爲之扼腕今京軍疲弱冗占禁衛空虛願敕下兵部分委御史於陝西宣大遼東各邊若浙江義烏兩廣楚蜀等處土兵以差次精選士共萬五千名爲步兵仍於團營錦衣衛各官軍旗校精選萬五千名合三萬人分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芳者統之以明詔內所舉廢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陳者分領演練嚴其賞罰遇聲息令協助薊遼總督戰守其每歲入營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御史清查在京營衛軍老弱者黜退見闕者停補錦衣一衛冗食者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十六期三十七

尤衆宜量清革歲可得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萬五千之精兵不唯薊鎮緩急有賴而國家隱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於慮防至深自隆慶初柄國者議簡材起廢薦者以世貞爲稱首已與李于鱗並薦世貞痛父死非命欲無起于鱗謂之曰毋天族汝讎燭汝幽感通章悲壯先大夫遂得請襄事大恩何可無報余爲子先子勉之乃起叅政浙江會所屬杭嘉湖霪雨水爲災多漂沒具疏言皇上富有四海而九重六師宗廟百官之所藉給者惟湖嘉杭及直隸蘇松常六郡而已自二十年

來倭變數起而殿工海餉供億之費繁民困甚矣不幸而加之災沴夫東南爲國家之本根小民爲皇上之赤子譬諸子孫竭力以養父祖忽其子孫沾疾危亡爲父祖者忍不投藥石以全其生乎方今國用詘乏邊費浩繁司農大臣難於蠲免必且以會計已定緩不及事爲解縱有寬免不過存留欲以涓滴之恩爲天地之澤流亡展轉盜賊繼之臣忝守土蒿目驚心幸速起運存留曲賜蠲免一應加派悉暫停革浙遺民幸甚若以邊需國用爲虞皇上但責內府御用大小監局錢糧毋得欺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十七期三十八

隱京營行伍實在沙汰錦衣諸衛寄籍老弱及內府各項匠役實在清查節官中一事之費可以存東南數十家之產去左右一時之蠹可以開國家百千年之利發一念愛人之誠可以活千萬人之命下一言愛人之詔可以收千萬人之心臣遠臣也敢爲民請旦夕之命已按察山西履魏行隘則先行龍泉故娘子三關著論言夫此三關所受爲趙守耳龍泉稍近虜則最險故次險又遠虜勢必不入也虜入晉則掠晉安爲舍晉專此不毛志必不入也虜掠晉而飽其裝重馬則已疲力必不入

也虜不入而魏虛為之守是趙以虛名予魏也虜不入而趙復得魏使者兩主矣何所受指揮兩應則疲兩諉則廢是趙實延魏敵也虜卒入而魏以虛名主之無一卒自隨且東西隔三百里顧魏則失趙顧趙則失魏是魏為趙代禍也故三關勿屬魏便遷太僕晉都御史撫鄖陽首疏言清戎之弊甚具語具軍制中先是諸邊急於鄖屬府原編民壯弓兵每十名扣二名工食解戶部濟邊則疏言今 皇上威德薄海內外罔不率服於大興似在可免荆南一十八州地重阻為盜叢區縣民壯弓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十八 朔三十八

兵應編實力資捍禦先是鄖陽屯政獨下守巡二道顧湖廣屯田道副使無于其屯道諸所措置徑取撫按批詳於鄖陽了不關白事掣礙不行別疏言臣所轄鄖陽等衛所俱在駐劄及附近地北三省巡撫遙制者有間以故軍政黜陟調遣機宜多屬之臣不應屯務乃復他諉又各省屯田道副使貪事多有兼職不能一一巡歷獨取辦於文移其應屬衛所延袤且數千里往返動踰兩月非有真見利弊糾剔姦隱者也衛所冊籍恣其欺蔽祇取苟完至守巡聞見既真巡歷又易若屯田責成守

巡於屯政必有可觀先是施州軍民司所屬宣撫長官司夷官父故子繼憚赴部告襲費輒自相授受以護印為解則疏其非法且言為之上者既不以王命為重則為之下者亦不以漢官為尊爭奪矯虔勢所必至乞 敕該部申明舊制限各土司務告衛覆查無礙赴部請詳回司方許冠帶管印仍諭以 聖明在上兵部肅清更無橫費若依前不赴部承襲擅稱護印名色者問罪革職其施州衛官吏如勒指需索聽臣等叅究庶幾 國法永昭夷情知戢又疏言荆州為南北要衝增置三衛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十九 朔三十四

惟左衛以調護 顯陵頗號完實遺下荆右二衛軍伍衰耗士力凋疲轉漕列哨之外所餘無幾而歲調戍廣西靖州彬桂等處各有一千員名跋蹶遠瘴百無十還而彼處撫臣言遇有剿伐皆本處土兵收功虛糜資糧有損無益乃郡城之內 藩封大小將數百計城外沙市商賈輻輳為大盜窺沿江自公安而下民又失業濱湖之寇縱橫倏忽勢若風雨而欲以數千額外之卒御五六扁舟扞之足為寒心而臣以提督之虛名遙制於千里之外則亦安所用臣為也至於鄖鎮之有餉以餉軍

也鄖鎮之有軍以衛民也今強割貧邑之力以爲財又竭其財而不使之自衛亦何能自安哉臣竊以爲兩衛之戍廣西靖桂者未撤其半以五百人爲荆地衛其江陵公安松滋石首水患尤重宜減編其半以寬被災之區而編選精壯實力各以其半爲本縣操備使荆府得存此遠戍之卒以合見操之伍及舊設新留弓兵民壯共成一軍而訓練之不唯屹然一郡之雄抑且隱然上游之重各縣不致重困而亦稍有兵以自防若乃覈軍實布號令嚴賞罰究欺隱於增兵減餉之後此則臣之職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三十一

而亦臣之力可自致者也不勝曲突之慮具以實聞已又言成化中關陝川屬荆襄饑民以數十萬計流聚山谷不能衣食遂肆虔劉先尚書白圭討之以撫勝繼左都御史項忠討之以勦勝而隨散隨合再戢再起故南兵尚書原傑代揀撫流民各安僑業招鄉爲邑崇邑爲郡增設都司衛所以彈壓之使烽燧攘矯之塲爲耕桑化居之士予矜劔戟之俗變成衿纓禮讓之風 國家享闢土之名而黎庶知有生之樂者皆傑之功也臣又按 章皇帝念風紀之司至簞簋不飾當辰而歎故都察

院右都御史掌院事顧佐以先少師楊士奇薦超長臺憲賜以璽書佐遂奏罷御史不法者十餘人申飭憲綱提衡文武遂使苞苴望都門而遠却騎避北里而不前蓋百五十年而士風肅然臺紀益振者則佐之功也原傑遷官執掌以歿顧佐滿考懸車以終勲德固宜顯褒特以嗣息單弱門戶寂寥而年歲久遠遂旌號長阻恐非所以張國維而厲臣節也望 敕該部考實定諡它諸訪將材糾墨吏劾宗室僭踰具有書稍遷大理寺卿以言官追議救楊忠愍繼盛爲倡在罷歸尋以薦召爲南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三十二

兵侍父之引疾歸卒元美爲人恢廓自信而敦尚風教才高一世終自下下人以家世崇漸於豪華而內行淳謹於友誼篤深晚深於玄釋言圓覺之深妙楞嚴之宏博維摩之奇肆信以爲鬼谷淮南之上於天台儀中五時頓漸八教有見力有夙德者彼教中以爲具各足勝因在秋官郎時所著撰曰金虎集金虎西方宿而秋官署在西又以拂鬱拏歛之意於春華左也治青州時所著曰海岱集取禹貢海岱惟青州而名當是時以歷下生多沉淫之思思與之下上要以自奉其志發於幾不悖



於古則頃之家難作棄官伏都門鉗衣短後爲橐  
 體咨嗟噓嘻不敢吐一語懼生短長而二三故人  
 傾行過從或丸蠟爲韻語相慰籍不免一和之又  
 竟夕展轉無寐數往愆危來禍憂憤極若病譖縲  
 嚙爲之言則所存沉悵少歌自責終風及答于鱗  
 明卿子與諸篇是也命曰幽憂集蓋自謂生趣已  
 盡猶有生晷欲哭則不敢欲泣則近於婦人不得  
 已而托之辭世貞故史才悼世乃無史故事 山  
 陵畢下翰林臣修實錄既上焚其草不過舉諸曹  
 之故牘列之而總裁若副若翰學臣各以其意是  
 是非非之也亦何必公平諸琬琰所載諛慕之辭  
 大都以位若子孫差高下而禪官小乘類出遷人  
 畸峻修怨之音與耳傳之訛此何異於齊東之野  
 汲之塚也於是取舊草志傳十二削其牘而卽所  
 睹記於好惡無繫者存之曰弁山堂識小錄其序  
 琬琰錄曰始江陰嘗刻琬琰錄其稱名緣宋舊其  
 起 洪武至成化諸名公誌銘傳狀備焉成化後  
 不復傳又于時亦多桂漏者予始與楊祠部豫孫  
 益菟之其後宦游所得爲最多人以千計卷亦過  
 百夫琬琰家史也 國史人恣而善蔽真然其叙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三三三三三

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然其  
 徵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史而善溢真然  
 其續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 國以草創之野以  
 討論之家以潤色之庶幾乎史之倪哉如其筆削  
 以埃君子其序明野史彙曰世所傳孤樹哀談不  
 知其人或曰故太宰建寧公也大要錄諸野史繫  
 以 廟代又有今獻彙言 皇明典故與哀談相  
 出入宅諸錄者甚夥余時時從人間抄得之因集  
 爲書凡百卷曰明野史彙夫野史禪史也史失求  
 諸野野史之弊三一曰挾鄰而多誣其著人非能  
 稱公平賢者寄雌簧於睚眦若雙溪襍記瑣綴錄  
 之類是也二曰輕聽而多舛其人生長間閭不  
 能知縣官事謬聞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記剪勝野  
 聞之類是也三曰好恠而多誕或創爲幽異可愕  
 以媚其人之好不覈而遂書之若客坐新聞庚巳  
 編之類是也其爲弊均然而其所繇弊異也舛誕  
 者無我誣者有我無我者使人創聞而易辨有我  
 者使人輕入而難格其少陽叢談序曰余抱牘秋  
 官郎則以其燕有丁戊小識焉識矣而弗志也弗  
 敢辨也既竊祿浮沉刀筆間稍久而耳目所睹記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三三三三三

者時時有概於中顧屬耳于垣棘吻抹嗟莫我上  
下亡何出持青齊節齊雖號悍獷難治饒案削而  
以非孔道故過從簡往往杜門輒以筆次弟受書  
曰少陽叢談少陽齊望也叢之爲言聚也又雜也  
何稱談筆語也王子曰余於少陽叢談有志焉有  
辨焉稍進於識矣然而弗敢傳也積之凡二十卷  
因紀其次皇皇 帝業樹 高廓 文潤色鴻休  
以賴哲孫豫孽豐萌有憂斯存談國故惟詩率由  
戒愆忘布象書竹耀焜煌後王爲令曷其常談異  
典惟木有喬穹窿造天惟鴻而風羊角以搏于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三十四

皇家亦有六書畫史佐之藝成則那我紀其凡奕奕  
國華談雅藝積勲爲貴積貴爲侈有烈礎益厥產  
純綺聖謨所云齊之以禮談武戒振振麟趾厥麗  
不億有肅日訓有滅天澤不見管蔡乃殘王國談  
宗變網弘而踈吏斷其牙猾若窘投要剽藪通是  
以太叔竟攻荏蒲談盜亂天齒中原夷孽其間不  
有聖武孰任驅殘如彼剝復循環無端談夷狄虞  
初齊諧諾臯夷堅見黜聖宗是以罕言陰陽之變  
疇能格焉談玄惟而史道備於此其有所評騭於  
文章家曰藝苑卮言所評當代諸家語如鼓吹堪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三五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三十四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三五

欺不肯廢更附益之其論世引沈約之言曰姬文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波震於下其論賦引司馬相如之言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官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又言覽騷勿令不讀書人須令讀書人覽騷徘徊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沈吟歔歛三復之涕淚俱下情事欲絕其覽賦初須如張樂洞庭褰帷錦官耳目搖眩徐閱之如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三十九

文錦千尺絲理秩然歌亂甫畢肅然歛容掩卷之餘徬徨追賞論古樂府引王僧虔之言古曰章今日解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辭者其詩聲者若半吾常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趣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道或稱鼓吹鏡歌聲牙刺齷不足讀曰有之錯簡耳或鏡鼓之聲存焉雖然巫山高非三言之精乎蒲葦冥冥非四言之變乎驚馬徘徊鳴臨高臺以軒桂樹青絲雙珠玳瑁非五言之眇要乎駕六飛龍四時和江有香草自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非七言之雄飛乎而奈何厭

其筌而以贅牙刺齷病為也論古詩以專詣為境以饒美為材師匠宜高循拾宜博西京建安非琢磨可到神與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岐級可尋無聲色可指三謝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極妙亦自然論七言歌行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法也如千鈞之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卷絢爛一入促節則淒風急雨窈窕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坂明珠走盤收之如囊聲一擊萬騎忽歛寂然無聲而歌行有三難起調一轉節二收結三縱收為尤難論五七言律以為五言律差易雄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三十九

渾加以二字便覺費力雖曼聲可聽而古色漸稀七字為句字皆調美八句為篇句乃穩暢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驟似駭耳又當論定又言律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歛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而起束倒插為難必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有篇法之妙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不見字法者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對而妙者皆與境詣神合氣完五言可

勉七言未易能也勿和韻勿拈險韻勿傍用韻起句亦然勿偏拈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強造語勿用大曆以後事其論文曰六經四子理而辭者也兩漢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故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溺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西京之流而東也其王褒之所爲乎由學入者靡而短於思由才進者徘徊而淺於法記問龐雜於筆端攪擾驅斥爲難今而後擬以純灰三斛細滌腸胃日取六經周禮孟子老莊列荀左傳國語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三十九

離騷史記熟讀涵泳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令其漸漬汪洋遇有操觚氣從意暢神與境合分途策馭默受指揮又言文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掇關鍵金石綺綵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練之金其實言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千古帝王赤幟漢武故詞人秋風一章幾於九歌思李夫人賦長卿下子雲上是耶非耶三言精絕常孟玄成雅頌後不失前規繁而能整李陵三章工出意表意寓法外曹氏父

子猶尚難之子瞻謂乃後人僞作此兒童之見子虛上林朴極富辭極麗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意極高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張潘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太史公帝王紀以已釋尚書者也又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虛春秋諸世家以已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而雜儀秦鞅睢諸傳以已損益戰國策者也其文雄而肆劉項紀信越諸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刺客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文精嚴而工篤磊落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三十九

而多感慨曹公莽莽古直悲涼子桓小藻自樂府本邑陳思王贈白馬王彪詩全法大雅文王之什體故首二章不相承後人不知欲合而爲一阮公咏懷遠近之間遇境卽際興窮卽止坐不着論宗故佳陸士衡翩翩藻秀頗見才致無柰排弱何安仁氣力勝之趣旨不足太冲莽蒼詠史招隱綽有兼人之語劉司空答盧中郎五言磊落一時涕淚千古陸士衡之來日苦短去日苦長傳休奕之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張季膺之榮異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曹顏遠之富貴宅人合貧賤親戚離語

若卑淺而實境所就令人不忍多讀淵明托旨冲澹造語有極工者乃大人思致來琢之使無痕跡耳後人取其形似謂為自然謬以千里謝靈運天質奇麗運思精鑿雖格體創變潘陸其雅縟過之掛席拾海月事俚而語雅天鷄弄和風景近而趣遙延年五君忽自秀於宅作如沈醉似埋照寓辭類托諷况已混世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况已骯髒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解已任誕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感已濡滯語既雋永亦易吟諷玄暉極工發端撰造精麗風華映人青蓮目無往古獨三四稱服形之詞咏其不如靈運者匪直材力小弱靈運語俳而氣古玄暉調俳而氣今唐文皇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差強人意然猶之有意之作餘皆花草點綴可謂遠遜漢武近輸曹公明皇藻艷不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語境則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語氣則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語致則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雖使燕許草創沈宋潤色亦不過此五言沈宋正敵手始可稱律杜審言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三十一

高逸神情圓暢自中與之祖陳正字淘洗六朝鉛華托寄大阮而天韻不及開元彩筆無過燕許制冊碑頌春容大章然比六朝明易差勝而淵藻遠却敷文則衍徵事則狹許應制七言宏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燕岳陽後感慨多工而實際不如始興五言古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高暢為貴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沈雄為貴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飄揚欲僊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欲絕者子美也太白古樂府窈窕真恂悅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樂府十首以前少陵較難人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沈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伏膺少陵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為之可耳不足法也峨眉山人月半輪秋此太白佳境然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卷江清溪三峽渝州使後人為之不勝痕跡益見此老爐錘之妙高

皇明書

卷之三十九

三十一

岑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道上而婉縵過之  
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陟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  
一伏取足而已尤爲正宗

皇明書卷之四十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篤行

義門鄭氏者發浦江人也其先出唐宰相榮陽之世  
浦江於發爲山邑俗樸茂多淳質力田作梁貞明  
初縣人何千齡四世同居宋淳熙間鍾氏同居者  
三世至乾道間鄭有曰准者自榮陽遷邑之感德  
鄉居焉淮生照照生綺綺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  
論數萬言事父母孝父以非罪逮論死綺詣吏請  
代事得白母張氏病風孿綺保護如嬰兒每適廁

必抱負就之數薦辟不仕卒賜號冲素處士當處  
士世實始創家規賴子孫無異爨四傳至龍游丞  
德珪青田尉德璋敦睦彌固爲仇家所傾兄弟相  
爭死六傳至文嗣文泰而家益昌益同居者六世  
歷二百四十餘年矣元正大中詔旌門至元中復  
家余忠宣公闕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文嗣卒德  
璋子太和主家政正方端慈嚴而有恩家庭中凜  
如公府子弟有過雖頰白猶加鞭訶遇歲時祭饗  
畢太和坐堂上羣從子姓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  
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序

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以為有三代風冠婚喪不用浮屠老子稽朱氏家禮行之家政日肅比距彥宏七世矣方諸父主家時彥宏日侍左右助裁理益能以義亢其族與羣從傾誠相周旋畢得其懽心比主家確守成法如執玉捧盈孜孜惟或愧前人是懼內外政益治鉅沒從兄銘景彛以次當主家以母喪哀痛甚衆弗忍請至終喪羣從固請而銘先為贅僭於蓮塘張氏乃籍所得張氏田廬歸于公乃復還已自念居於外者久不親家事而從子渭賢能負荷且宗子也遂告

皇明書

卷之四十

二行

三八八

先祠讓之渭亦固辭因虛其席銘受春秋學於鄉先生吳公萊義畢通吳公大愛之與相親如父子然而銘與同門胡仲申翰晝夜相摩切而大肆其力於古學早失父事母黃至孝黃氏嗜鯪魚必徧求以悅其意會有疾倉卒不得魚銘力致之芼以香糝進之疾遂瘳奉諸兄如父進退坐起禮甚恭既出贅張欲資產畢屬之銘辭請以畀其族子不可始受其三之一而外舅姑皆銘為葬埋之他受田者莫如也銘面目嚴毅不妄言笑不妄與人交終日默然而坐或焚香以銷世慮臨事重然諾不

苟取其文辭峻潔莊凝絕似其為人而從弟都敏鉉字彥貞尤賢彥貞幼沉毅端慤屹然如成人雖朋舊一言不敢得事父母盡孝父疾病妻死不敢哭強色笑以奉湯藥不使聞也父卒哭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鬚髮為盡白至終喪外舅張泌愛憫之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鉉見後母戕骨肉者多矣恐令兒陷之耶年未四十竟不娶以老主家肅然畏謹正己以蒞物於家範益增演修明之家人翕然遵化一堂之上逾千百指愛無不均不知孰親而孰疎也有家務羣趨企赴雖甚勞不懈不知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三行

三八九

其事非已出也義浹仁孚和氣克初過其門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餘也居家食貨田賦各有司者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諸子弟晝趨功夜聚坐棣華軒講說古今論理道至更餘始休雖貴仕不敢挾以為驕子孫從化孜孜執親喪輒不御酒肉三年雖童幼不識廛市嬉戲事諸婦命不敢越堂限家畜兩馬一馬出一為之不食家僮有施愛者父死亦能喪其所感如此彥貞方嚴尚風義有文辭而於人特恩揭文安公侯斯黃文

獻公潛方以文學重當世皆折行輩與之交一時  
士大夫皆敬憚之卽酣飲聞彥貞屢承嘗不飲  
容也故人子失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延其家十  
口來浦江衣食之者三十年里中贊獨感疾者多  
養之終身每風興告饑者填門之不滿元季兵  
起州郡騷騷而將吏爭先之先 國朝兵取  
婺州彥貞携家出避兵門啓而云李曹公文忠躬  
爲扁鵲而遣卒守之事稍定遣部領率民兵二千  
逾其家還里居後 天子以神武御海內疾兼弁  
之俗株連鋤去之是時詔天下繪疆畛爲圖泄役  
皇明書 卷之四 四行三三

真家法也欲官之濂辭老不任力乃擢濂爲布政  
司叅政吏部奏員缺特設叅議官處之而盡以所  
徵償寄借金歸其家當是時浙東西鉅室故家多  
以罪破壞而鄭門獨完人以爲孝義之報云自是  
上生辰濂輒捧香詣闕下拜祝萬壽 上每召見嘉  
勞已 上患俗習澆僞益尊顯鄭義門以風天下  
詔拔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畢赴闕召見擢用其儉  
狀端正識明敏可用者官之而濟爲春坊左庶子  
已選才閭右沂爲禮部尚書榘爲監察御史濂自  
成童至耄老言信行謹事長撫孤待昆弟接朋友  
皇明書 卷之四 五行一 三九



塾子舍師故賢子弟最多曰濤仲舒曰源仲本  
濤仲陽曰淵仲涵皆以行義聞源剛介有立志好  
施與濤温恭有學造元季以文學有時名人經筵  
為檢討官危學士素稱南冠而北仕者德行當推  
濤為第一皆與宋學士濂為金石交渭總家政勤  
綜理有更繇戴星往來者三十年與人語懇款無  
纖偽鄉人信服縣大夫問政悉利害告之方岳大  
臣連辟召不就增田為祠祭具戒勿質鬻祭之日  
虔慎儼翼栗然若祖考之臨也 國初定賦郡田  
一斛增其半力白於當道而蠲之有姻家折產以

皇明書

卷之甲

六

三八八

東爨反覆開告之不以親踈為厚薄人服其均族  
有早孤者收鞠之有盜伐林木者僅禦之復為盜  
歐僮妻急往省墮塹死禁僮勿訟給樁檣瘞之而  
淵尤賢其內行甚修母病經年淵保抱扶持終日  
不離側夕籲天請代忽鬱患惡疽不能坐跪鍊藥  
餌以進膝為之舐母病革思食西域瓜既食而卒  
淵終身不忍食瓜居父喪絕復蘇者數四杖而後  
能起服雖闕遇忌日哭奠如初喪元季諸暨盜作  
羣從子弟避東陽遇盜質盡沒淵在金華聞之泣  
盡持所服衣裝往分之身迺寒不恤也從弟禮與

妻早夭遺三女淵鞠育長教選名胃資嫁之家族  
屬眾即有疾不擇踈戚夜三四起親有死喪匍匐  
身任從宋太史學好讀書為古文辭已究心濂洛  
關闕之學事太史公如父終其身其篤至類如此  
蘄春王烈家燬於紅巾與其族五十人流寓浙右  
處士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詞人貧不能養母淵  
聞之慨然曰悲夫吾欲養得耶厚周之諸解衣推  
食建渡濟物者甚眾淵為人癯然不勝衣而矩度  
峻整神采卓然於倫品則雖然如春蠶流浹不知泰  
和之襲人也元季有薦為書院山長者不就 國

皇明書

卷之甲

七

三八三

初求賢詔下郡縣駱驛致請以耳噴辭不赴卒宋  
太史私謚為貞孝處士而銘其墓子楷文有行宋  
太史公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異體同心臻於大  
康此謂淳熙三代之英世遷俗殊道德淪喪終臂  
借糧秦法之涼肝膈閉藏愾我寤歎涕泗沾裳彼  
美鄭門上承奕葉內教外政規重矩疊日率其常  
耿光燁燁有子將將有婦洋洋無問戚疏萃于一  
堂孰為尊卑孰為父兄至蘇丕冒奚有眇封倘涉  
其庭煦如春陽仙華叩叩浦水陽陽緬懷德門何  
日而忘

天台顧氏其先念華人也後徙台相傳以爲梁顧歡之後歡梁之隱君子也然世遠莫詳宋南有知言通黃帝內經人有疾治藥起之無難色歲大疫日夜囊善劑巡里而與之鄉人戴德焉生子曰商卿周卿商卿故篤行後以薦爲郡學官以明經講授出其門者出言制行皆鞠躬君子也鄉閭質平周卿舉進士爲奉國軍僉判娶貴族施氏女裝甚設周卿夜讀勸而假寐施戲泚筆塗其面覺而怒曰卽出之再娶楊無子會商卿卒子幼抱育之乳爲有渾商卿有孫曰玉文宋季亂父申爲盜得抱父

皇明書

卷之四

八行三十九

之應鄉井乎化有赴愬不之公府之其廬里有陽歸堰溉田萬頃當農功作必繕築以利民里造版籍履畝而覈具書之鏐性端恪子姓有不善而質責不恕而律身尤嚴日暮輒篝燈書日所爲于籍不可書者不爲也年九十二而卒蓋是時天台多賢儒陳茂卿吳清之吳直溫鄭景溫之倫與聞洛閩之學故人修士君子之行如此

皇明書

卷之四

九行

三十九

論語鄉黨篇太息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事偃仰吐納爲哉節飲食時動息忿慾是務戒故神守寧固隆寒盛暑無事爐扇比老髮漆黑而視聽精完其事親孝與人交久而彌篤與其時有權力不知者坐終日無片言偶知已論古今竟夕不倦也士有雄視一世者見之氣失汗下部使者而下徃徃禮於其廬劉忠愍球稱其學探道原文範後世去就出處之際卓然陶潛徐穉之風云

王沂字子與江西泰和人也 國初與弟子啓皆以

正學篤行高風節標表江右洪武二年子啓以明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十一行 三〇八

經薦官監察御史明年子與以學行薦爲說書既至上書論事授福建鹽運副使已兄翁俱反初服恭愛隆治居必一堂出必鴈行身長玉立巍冠褒衣襜如也人望之如神見之無不肅然起敬者至接人色莊氣溫雍容都雅語簡理盡又無不樂就焉子與幼讀孟子卽辨於義利稍長從師受周易業精自六經至濂洛關閩書靡不竟究旁通百氏於天人之微聖賢之蘊古今治亂成敗之道蓋當精察言之明而履之確也隱居教授辟舉皆不就而從學者愈衆隨材而篤傾竭底裏故徃徃有成

秉剛守毅葆醇而蹈道孝友篤至歲時莖祭循古禮燕處深巖未嘗啓口及人過失而軌範自然未繩削而合也不以夷險易其操不以貴賤二其節學者稱爲竹亭先生安成劉雲章稱其淵乎玄酒之在尊凜乎太阿之未出匣澗乎其清而挹之弗竭薰乎其和而卽之弗可狎也使及於孔門則風雩之詠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綽然而特視所合何如耳宋學士濂稱其履塗轍之正抱貞和之素融融乎森森乎不可企也其爲文根抵諸經濡洒百氏有益乎倫理不爽乎物則類其爲人云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十一行 三〇九

黃潤玉字孟清浙江鄞縣人也生五歲侍母病夜不就寢家人異其知孝六歲就塾師坐立屹然不與羣兒狎書過目成誦塾師奇之十歲行道上見遺金不拾十三詔徙江南殷實戶實北京父當行潤玉傷父老行萬里輒涕泣求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少長不庸愈於老乎卒行抵北京受廛都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洹無人居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貲給徭賦墾圃種蔬以爲活人不堪其劬而泰然安之稍隙輒肆力於學以心爲嚴師以聖賢爲矩矱擇然後言確不可易焉揆然

後動端無所苟焉都城有富翁獨與一女居招與同賈辭或問何也曰瓜田不納履耳於是里中子弟多從之學爲文理致淵永舉鄉薦授學官用薦拜監察御史出按湖廣斥藩臬郡縣之不職者百十人以楊文貞薦爲廣西僉事提學屏澆薄獎俊賢士風丕變改湖廣按察使時巡撫都御史李實張甚藩臬皆折節下之潤玉無加禮而連黜貪墨屬二人皆實鄉戚也實大恚劾之謫知和州含山縣惠利有恩已請老去潤玉之學以聖賢爲一鵠以知行爲兩輪其言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十一

三百五十五

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此其所以學而道也自少迄耄老不懈性剛介寡交所稱許四方士若李文毅公時勉薛文清公瑄不過數人而鄉邦尤鮮與人言惟理道文辭一語未嘗及世故益篤行之儒云

吳暉字景端世開化人也通書易春秋以鄉舉入太學與蘭谿章懋安福劉戩四明楊守陞交責善轉仁多所裨益既而諸子皆舉進士位大僚而暉久不調太息曰親老矣尚有擇祿爲耶就江浦教諭迎其父就養教人講學爲文而以敦本力踐爲先

務學東有隙沮洳鑿池種蓮亭其中曰求樂與莊行人景日淪浹灑然於吟風弄月之趣相樂也提學御史及按史賢者並以爲有道賓禮之久之乞終養歸朝夕養志不違燕適諸可以娛親心者靡不致焉執親喪一於禮老猶毀頓與弟暉怡怡友愛始終無間言追復遠祖祠田歲時祭掃胥宴集胥訓告以合族鄉閭質平獄訟衰息焉暉學專爲已不溺於記誦辭章之習自江浦歸家食餘二十年郡邑子弟及四方來學者屢常滿暉書大極西銘示爲學本原及舉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十一

三百五十六

爲窮理之要又謂學者曰學欲有用須養氣氣克即天下事無不可辦者人士即所居稱文山先生御史余廉主事林沂潘府皆薦其才行可大用格不報楊文恪爲吏部欲用爲提學不果寢疾度不興謂其人曰消息存亡之理吾見之審矣即死何憾索筆書遺命數條命子孫以耕讀爲本業忠孝爲大閑喪葬毋徇俗爲禮既革遷正寢而終許繼字士修台州臨海人質高朗自兒時屹有成人之志以古賢括自勉善賦詩高者通魏晉言暢而旨深一時名流咸歎賞而士修不自足也玩心天

人窮賸探微將大究六經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  
致用言必規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進退咸則乎  
古之君子而一無所苟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  
性命之蘊汲汲若或失之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  
以貧賤患難惑其志與天台方孝孺友善相切磋  
不怠繼甫壯而病癘三年而孝孺每見之未嘗不  
覺其獨進也比死神志不亂洞然於晝夜死生云  
李宗栻字敬甫吉安安福人家武功山中好古而苦  
學童子時與羣兒戲父怒之取紙一幅畫為百空  
格跪之祠下責之曰汝即不願學遣汝農願則書

皇明書

卷之四

十四行三百九十

百願字宗栻乃蒲伏握筆作九十九願字而署其  
尾曰學未就不敢盡書遂自勵於學題讀書處曰  
單鎗疋馬做去無靠他人烈火紅爐煉成方為已  
物益治心之語也入縣庠歎息曰先王設庠序以  
明倫復性豈徒為科舉發迹即思近裏着已以求  
放心為宗扁其室曰寤室深潛與伏自容止食息  
倫理必以古聖賢為則而尤篤於孝其事親動循  
古禮服勤浣濯必勞力不敢委諸人日有錄自省  
攷其心之隱微所至與所未至也取思義怒思懲  
而兢兢於慎獨曰求放心自謹獨始大都學康齋

學而於文公格物九條所謂察之念慮攷之事為  
者為多張都御史鰲山少受學云然惜早天三十  
二而卒劉御史陽曰寤室在往昔獨學無友乃志  
勤而行篤不空言里時彬彬然可語樂羣論說要  
眇度越先輩矣然語篤行不欺求之願難也予悲  
之嗟乎人不競年耆耄者不少矣譬如為山顧中  
路摧之靳焉使人有茫茫之嗟悲夫

何厘字朝舉建昌新城人曾祖澄起家訓導洪熙初  
以禮科給事中直弘文閣致仕歸有賢行厘遺腹  
子母夫人鍾愛不欲勞以學願夜藏燈苦自力於

皇明書

卷之四

十五行三百九十六

學然不專科舉業涵養力行以聖賢為必可致會  
里中賢士鄧康從羅修撰倫游有省歸與厘等五  
六人日夜自淬於慎獨克己之學至終夜不就枕  
窮年不出山益專苦如是家故裕仲兄豪主家政  
而家落有勸分者拒不荅兄所責通括所有代之  
償無愠色於是貧至無室以居至懸罄晏如也母  
喪苦塊晝夜哭不絕言動葬祭一於禮哀毀幾不  
能生一日病且劇所親持肉羹半盂往食之曰助  
滋味無滅性輒哽咽不能食竟却去子疾甚同醫  
入室診撫膺曰死矣亦未嘗一日離苦次出殯時

霜重水膠徒跣行十餘里至足破血流不自知廬墓側三年無識不識無不嗟唏歎悼曰孝子孝子也嚴義利之辨毫介不取官戶曹司泉貨出納精嚴不滑於利誘 正德間逆瑾圍屋有古琴一張諷欲得之屋曰琴非所惜惜毀吾行耳竟不與出知程奮有反火犀虎之異歸授徒著書忘寢食不厭尤遂於易易多所自得後進生從質經疑義不遽應從容玩諷竟日乃扣兩端以告問者心厭而反平生無虛言飾行第進士仕三十年蕭然四壁無贖錢之金纜沒子孫貧不能自存或贈之詩曰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去位三百五十一

二千石祿位非小三十年官家尚貧人傳誦以爲實錄云

王太史材曰蘭臯悃悃自守不能苟悅時輩蓋所謂伏忠信而任風波者家落於兄撫兄之子若子卒之日兄子羸於已子推此可以觀其行矣平生尊易筮每揲筮無不應豈其心誠靜與神物通故歟

伍雲字光宇廣州新會人少軒整與人語惟其所欲語輒語與人交善好之如已所欲爲必以強人爲之垂四十與白沙先生陳公甫交大悅之惟其言

之爲信於是痛自覺察改革素習嘗激昂厲聲語曰雲不自樹立爲人不如死曉夕約已以進無憚劬焉南山南有大江以意爲釣艇置琴一張諸供具其中題曰光風艇遇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一色乘艇獨釣若設茗招陳先生共啜悠然坐艇尾賦詩傲倪八極先生扣舷和歌不知天壤之大也於所居北巖爲巖亭不盈丈中闕寂視之窈如也以多疾杜門息交焚香坐亭中往往竟日別於白沙築草屋三間曰琴樂與巖亭往來居之蓋將詣極乎其深不至不止也雲篤孝於事死尤嚴謂禮之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十七行

三十一

興廢在人後世無以爲邊豆之費則不肖者有以藉口乃割田若干畝以供祀權以所居宅爲祠有祠事必誠必敬月朔望必參黍必夙興端拱立祠下俟事竣成集無或敢不虔者已乃大營材爲祠

未就卒

李中宇字庸言安吉水人少受業於里老儒楊珠珠敦謹尚行其學自傳註邇濂洛而上能窮理道不苟慕榮勢老而醫無子貧授經爲活未嘗見戚容出其門以解釋考據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晚得中與語悅之曰吾學本之明道明道其醇

也吾未嘗以語人聖人與人何異為之而已夫財利人之所至欲也動意為之不可以語道吾嘗有言金用火試人用財試世夫有沒於財而強於義者子勉之矣於是守道於窮而志氣之學遇大雪食盡室無煙火讀書不絕其意之在身也為景陵諸生月廩食其不取之費人鄉人敬憚之正德中舉進士吏部憲議臺諫不往授刑曹郎上疏言今大權未收當位天定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建軍政日弊天變於上地變於下此道之不明不行而 陛下之心惑於異端故也他指斥尤多飽食彙坐以待命謫通衢驛丞聞者歎息曰子庸辭言官不就乃顧以言去耶擢按察僉事守道不阿忤都御史意為所劾朝論理之晉副使提廣西學本身設教不事言辭擇諸生處五經書院晨暮勸講人士嚮之累官廣東右布政使忤撫院又見劾朝論理之謫參政四川至數月乞休去人問之曰士君子行止自有家法所謂家法吾心天理是也進退遲速皆天理流行參以毫髮意氣不免

皇明書

卷之四

七

三十九

過高之病皆私也進僉都御史撫山東政務存大體責成有司陞副都御史督漕卒於官中氣貌端重危坐終日不傾倚步趨如有循望之儼然不可犯而意態安適言有可采雖田夫孺子得曲盡其意意所不存王公大人不阿也與人言注目傾聽聽言析理無億途比昵之態世事曾不經意至當事決疑眾人偷靡於利害得失噤不敢發者灑然脫卸若江河東下而不可回也仕至大官而俸給不足供朝夕居憂時留門人食貸米以饗斧浴器為薪會日暮竟不及飯而別中既早聞學以何思何慮為操準又更困頓停蓄操習故懲創履道必極於茂實其主張斯道以求仁為主本閑邪為入手以直任天命流行無事安排而心中洞然四無畔岸為實際處謗不辨見忤不拂門人羅修撰洪先以為問世一遇未足喻其難焉

趙遠字子重東平人成童文驚其師師避去力學苦勵舉鄉試講易於蔡祭酒清蔡治朱氏易有精詣得遠大說之盡出所明於是蔡易北行東平矣丙辰以母病不就試母強之行試畢夜遘疾而歸母卒持喪毀瘁執禮州太守每過服舍問之見遠哀

皇明書

卷之四

七

三十九

頓輒大息而還後試禮部不利棄去不復就林居  
二十年探造化生歛之蹟驗倫紀貫綜之實核古  
今迆合之變考藝文興衰之故克然自得發爲文  
蔚如也遠博覽多通尤好濂洛性理家言在本朝  
獨好薛氏錄曰三日不讀心過滋矣州太守聘修  
州志黜仙釋崇義烈他無徵實者不錄或橐金帛  
有請太息曰吾容有邪德耶此物奚宜至哉少議  
論淖厲好面折人過晚更和粹不以已長格人所  
交皆一世士與少傳藁城石公瑤最厚善石當國  
不通問崔子曰山東古聖人鄉士蹈道而遺聲利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二十行三十七

固性成者哉

徐聰字文傳郟城人篤學清修自少以孝廉聞母嘗  
病思櫻桃非時無從得聰泣禱徬徨林薄中行求  
之乃竟得櫻桃歸母食之愈於是人頌稱徐孝子  
矣以貢爲醴泉縣學訓導訓其徒先行後文制外  
葆內端習程規兀兀不少倦士習勃然動已翁而  
從也於是與講肄唐虞周孔之業攝乾州學乾人  
士亦孳嚮之於是醴泉饑錢參政出帑金千楮訓  
導行賑或問錢何捨縣而任學也錢曰人也孝而  
廉孝則不忍人廉則不愛金時饑婦有剝齒食者

縣捕欲法之訓導見之泣曰不能使之不饑而能  
使之不齒乎夫剝齒以救死也而殺之是不忍於  
齒而忍於殺也不可於是婦得免無何免官猶聚  
徒灑上說先王不以老病廢息云李夢陽曰予往  
來奉天之墟時訓導罷矣乃士人猶往往能道訓  
導事南度澗澗上人至今稱恭儉鯁直篤行耽學  
必首訓導稱澗亭先生約之身摘之文鈎曠而探  
微先民哉

張鵬程睢陽東陵里人也以易教授於鄉諸生中有  
器業安貧者輒周之令學雲鵬治經不臆入不奇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三十一三十六

探曰先儒有訓其索賸而辨悉矣心麤氣逸故無  
從入又柰何乎背之其教人曰寡慾以養身守身  
以能官是操領也夫塵颺而水則濁繩直而木乃  
度故欲熾者心亡已枉者行乖崔學士銑曰先生  
知學哉先生不得進士知三縣又不遇而退老於  
東陵學貴悅心不憚曲遇政貴定民不徼赫奕仕  
貴獲已不嗜厚成詩曰豈弟君子於先生見之矣  
濟南生蔡天祐感雲鵬教思礪行以酬知新學士  
表其墓如此

馬貴字尚賓三原人馬尚書理父也祖仕祿當元季



時知將亂命諸子析居以圖存子彥貞遷三原之王村居焉無何亂果作避淳化山中而免子仲良愛人好施遇橫逆謹避不與校其母兄歎之曰吾弟所謂伏樹葉下恐頭破者也與異里王氏子遊王服其信義來託隣就饜焉其廬舍有野鴿千百托止之異臨終遺訓篤親睦隣為諄諄貴其子也先生穎悟過人長嗜學杜太守棠幼同學講習常至通宵博通百家尤精著凡就以決疑者必語以天人相勝吉凶未定之理占或本凶能如是則吉占本吉或如彼反凶所占多奇中人益敬信因而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改行遷舍者甚眾祖母徐誨之曰吾聞諸先生云道在中庸一書蓋致精乎於是貴與師處士敏研精於為己謹獨之學日夕相切磋所居中路有橋往來相送恒至橋而別鄉人因名其橋曰分襟管月夕金坐橋上有微論忘其父有過者問之始知為將曙也蓋篤學如此父之渙然於中庸之理遠近學都就請質往往得所未聞太息曰靖川先生說中庸如百骸被刺痛皆切心何其熟也父疾剖股和羹以進疾良愈與杜太守師處士居喪皆廬墓盡毀時以三孝稱之將終沐浴端坐更衣而逝

張汴字汝懷鄆人御史時徹之父也生而溫恭頽慙不習狎長循矩矱片言跬步罔有愆忒其為舍如饑渴之嗜食飲其不為不善如揮擊去棘惟懼其及之也其言曰天遠乎哉夫食息動靜與借而不可遺者天也一念少差即陷大僂奚必震雷奚俟禍災之及嘻可畏也孝友天至父母有疾即憂形於色中夜聞咳唾雖盛寒必攝衣往省比卒躬舂築以塋傷仲氏蕩弗立官府役斂歲時賓祭咸獨力支之諸從子以窘棘出徒則涕泣不食者終日族黨無少長貴賤一接以禮每廣坐講譚四起獨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飲色正容屹不動而譚者為衰止也人質平者即弗直無諂折俟其辭盡徐以婉言譬風之咸唯唯而解聚族人子弟而教肄之俾各知義方臨財必損已以裕人魚鹽細碎稍弗當其直為終日不憚嘗行市得遺金徧迹其人還之僅以金易絹謬益其一命止舟待竟歸之始食貧惠濟弗怠人以爲難減獲有過不譴責惟諭誨使改節情事身以勤率之或宴起則杳杳行戶外咸驚曰是家主履聲也乃起盥不欲傷人意類如此若展省先穉勤尊治禁芻牧增祀田培益塚木宗人賴之教諸子自

懷抱能言輒教以說詩學禮少怠必覆楚曰心易放如逸焉不可控也子入官每遺書諄諄以無犯官箴侈服食爲戒晚膺封誥而茹服菲敝不渝平生足迹不涉有司與鄉族耆老月爲會道古往陳鑿戒爲樂勤小物劬劬終日至白首不衰子泣諫止之曰天有常運日月有常明造化然且不息况於人乎令素飽終身爲天地間靈物歿不救矣疾革子婦請醫禱弗許曰大命也強求活之逆天恬泰而逝族子文定公邦奇稱其恪畏天人祇修不懈忠信貫金石淑心純行刑家邦而範來裔益幼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五十一

習見焉而心佩法之

萬吉字克修宜與人方嚴剛毅始爲士以爲爲學非有廉隅墻壁不能自樹因頽靡者衆也於是斂束筋骨自禮義廉恥大界限以至拱揖進趨冠履食飲之節畫地而蹈終始相較不失毫髮善戲之謹露齒之笑未嘗一出於口撥衣蹶足箕踞跛倚之過未嘗一動其容事父母視寢視膳視藥恪有儀節深心欵然父母病不解帶自始病竟病愈以爲常父暴病一夕卒每痛不及藥哭輒隕絕病疴然骨立或往解慰之間哭泣聲亦酸楚至不忍出解

慰語年五十餘遭母喪哀毀不衰於父喪與弟舍以友愛聞邑中共被寢至老身長子未嘗異錢帛舍亦謹厚有兄風庶弟哲生不及父卯翼之所以成教諸子寬而有法先志行而後文藝閨門化之未嘗聞諍語嘻嘻之聲諸子弟烝烝雅飭無佻達宕佚華矜之習對人面目清冷少寒溫語然父與之處真意溢出外有邊幅而內無城府至其處宗族姻戚間恩意篤深卽姪變多兒女情者莫及也長姊年十九而發抱三歲兒依吉居吉敬而矜之米鹽絲絮薪醢不待需而給如是者三十載爲請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五十一

于有司而旌焉其自奉泊然衣未嘗問精惡室無媵妾館無圖書古器伎藝之翫居家手不識握筭訂帳之具然獨喜施舍至歛歲家人節口而食以有施也族人有緩急旣自整其貲與力而尤醜其闔族之貲與力以濟之三族中待飽饑衣凍婚子嫁女者若干人吉旣以繩檢自律亦以之律人人有舍雖在后輩必稱嘆推引以爲賢於己人有過雖同輩必面折或動色不少避義有遺雖田夫野人女子之言皆爲之屈服及引義爭是非雖達官勢人鯁鯁反復伸已說不媿媿也自少爲縣諸生

遇時節於朝賀儀及春秋祀文廟諸生泄泄具故事而吉獨齋沐將事鞠躬屏氣如面君師嘗遇大臨諸儒生或言笑自若吉獨匍伏哀哭若私喪然一將以誠意是以諸儒生不敢見謂為迂濶而因以竦然動也學誠行尊為儒生宗嚮訓導桐廬欵欵訓諭相勵以古道不降辭色教諸子曰願若輩為好人不願為好官孜孜好善益老而益篤學者稱之曰古齋先生在桐廬時提學張公岳署上考曰文足以範士行足以勵俗為得其實吉性剛毅晚更和易易親其行已類狷而志廣強於好善至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老益篤與唐春坊順之周教授衝相切劘於學不衰子士安吏部員外郎士和禮尚書

盛寅人嘗夜夢有寄椒于家者急欲椒私發用之寤而深自訟曰此素日義利心不明以致此迄不能寢坐以待旦

胡大器字儒道徽州休寧人也為人循循恂朴已請學於高陵呂先生仲木安成鄒先生謙之確修實踐呂先生為北祭酒從之北入大學為諸生呂先生遷少宗伯之南都則改業南雍從之南呂先生每稱其志學堅苦可與共患難也已先生歸高陵

又往省高陵會先生病卒親藥視含飲如喪父然始大器以父事呂先生至是數千里外獲侍疾侍喪竟成其心關中士友咸嗟歎稱之大器敦行孝弟訥平言而炯乎心事父母盡孝有疾旦夕不離側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居喪哀毀祭葬一循古禮不用浮屠言伯仲商蕪湖先後卒大器始聞疾則亟馳侍藥比卒歛必親扶視歸哀疚慘切動行人視諸子如子族有堂堂中祀釋氏倡修之扁曰禮祀堂以祀祖撤釋像歸之僧建著存樓作宗譜別創書室奉呂先生像而時祀之忌日哀感如所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生又率鄉士友刻先生遺文以傳與同門生引道執義切磋勤厚交久而彌篤友人程爵死南都大器歸自高陵走哭之爵遺子幼與初議婚者乃背盟大器嗟歎久之曰奈何乎於朋友以死生二心乎告其柩許字以已女選銓曹或諷為先容大器曰崇卑有命吾聽之授南金吾衛經歷卒同門悲惋王祭酒材志其墓推先其篤行云

崔學士銑之教渠南也則有鄉寧王生培齡武安韓生永齡輝邑牛生世昌賢皆天死培齡父為相州倅從至相事學士受尚書出惡衣而徒人不知為

郡倅子也崔有酒會匿不與清言妙悟秀言絕於口卽他友侵譖一笑而受之韓牛從學士受春秋韓好古樂學曰經非文也聖可思也日思企聖賢之武牛生孝友與人交先諭知所志而後與之言容修於閨闈行慎諸布武其歿也崔子深痛惜之作三生誄牛死妻從死父母慟而相繼死約論曰今世俗靡敝亟矣高者玄悟徑詣薄行檢抑譬諸鏤冰然非久而亡之彼先行後言慥慥恂恂者先民哉先民哉嗚呼根心者微本性者粹踐跡者質彼飭行者績壁者也

皇明書卷之四十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孝行

明興 高皇帝重教化務民於孝慈順弟之行著令言府州縣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所司正官舉明監察御史按察司體覈上聞旌門間除其家繇 列聖申飭不啻守爲成法正統中下詔言國家所爲褒表節義順孝所以勸勵風俗導民先路也近有司玩爲故常富者曲爲保勘貧者終不上達民何以勸焉今後無論貧富巡按御史

卽與保勘奏旌稽留者罪之成化中詔民以孝義獲旌表者年六十卽賜冠帶服節婦照八十以上例賜帛米肉而諸以割肝剖股卧冰至傷生者爲不孝毋得旌諸所爲興善防微之意篤矣

洪武初有王中者母沒廬墓所哀毀致瑞泉之應有李英者力貧養母冬必溫衾席母病疽吮而愈母病帶下取糞嘗驗易劇母卒廬墓三年有周炳者事母焦至孝母病篤禱天求代而愈後復病思食俸肉求不得忽一獐入其家得以供復愈有趙讓者母沒廬於墓虎猝至讓不怛虎莫之敢傷又盜

六人夜入廬見其哀苦遺之鈔而去與侯昱李文選顧仲禮俱得旌是時有給事中魏敏者在吏科以母病謁告歸省未至而母卒敏即走墓所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者三年國子生張翼者父母卒皆廬墓三年慈烏數百旦暮悲鳴墓樹亦三年釣州人張宗魯少失明長遭元亂負母路逃難妻掖之以行歲饑賣卜以養妻採野蔬佐之天下定奉母還竭力為供母卒仍求其前母三人遺骸合葬之父墓命表門

洪武初山東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十一

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岳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服三年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母使傷壞風化逮伯兒杖一百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樂疾則託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斯又懇切之至此為人子所當為也卧冰割股前古所無後世亦止間見至若割股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卧冰或至壞

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為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愚昧之徒務其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藥醫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卧冰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正德中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割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上曰為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割腹割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也何孝足云乎况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倣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十一

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李都尉貞盱哈人岐陽王文忠父也尚皇姊長公主貞性孝友母太夫人嚴忤其意輒叱責嘗侍食母怒投食器於地貞跪徐拾之恭敬愈至父既沒有第四人求分財異居貞泣曰父沒而母存苟分異老母得無不可乎先人諸所有田廬母沒後隨所欲取之吾不取也諸弟皆媿服姚孝子珙淞金澤人也八歲好讀書貧弗自給從里中大姓林氏塾師所就讀之業成元季亂珙奉母陳避於野遇河不得渡母泣曰吾聞古貞烈以辱

身爲死兵至吾誓不受辱不如死也遂自沉玳急  
挽不及與俱溺頃之負母出而母子復生數遇盜  
中流天伴死伏屍間得脫去奉母過湖已又爲淮  
兵所得疑從苗中來縛送泖上軍辨得白將署爲  
部史朝夕思母不置泣以告許之得以小舟載母  
遁母病思魚食暮夜無所得有烏猿致白魚盈尺  
以爲供後兵息湘臺聞而辟之以親老辭不就人  
益高其節云

鮑孝子興者山東鄒平人故業儒讀書問學元至正  
間隨父宦浙中值兵變避吳淞益困乃棄業積居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四行三三五八

展貨以爲養母王病竭資致醫藥母喪守廬墓三  
年形改骨立人不堪其難服闋復轉貨以養父慮  
其父缺侍置大樓船載父俱行游江湖間諸服御  
物畢具取玄真子漁青樵青以自號曰漁樵主者  
云

毛聚德玄者萊州掖縣人也幼事繼母秦盡孝寇至  
衆驚走秦老不良于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  
爾寧不畏死耶何不避也聚泣曰母老安敢自求  
活乎寇不忍犯避地崑崙山會父病夜渴求酒  
飲山深多狼虎弗可行聚徒跣走出山乞酒還飲

父父飲之而愈與兄弟分財恣所取而受其棄遺  
者長兄壅將及壙或訛言盜至人懼欲奔匿聚曰  
兄極在忍棄之乎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城隅遭  
世亂人取其博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  
能嫁聚出資嫁之壅族中不克壅者十餘喪歲食  
有餘粟則推以濟隣里貸不償者焚其券有過宿  
者旦遺錢數百緡而去聚追還之隣人耕侵其畔  
或以告聚曰安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  
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生二子蔚炳蔚  
生二孫紘緝皆以道學名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五行三三八一

吳宗元字長卿紹興山陰人其上世有諱翥者以學  
行聞門人私謚爲文簡先生後遷爲諸暨人宗元  
孕十有四月而生幼發智屹如成人蚤失父事母  
甚恭夢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此今以汝子孝特延  
一紀疾果瘳宣慰使辟用之大息曰母老年得力  
田爲養不啻足矣力謝免歷十二年母以高壽終  
宗元號慟幾絕服除久每語及輒嗚咽流涕如新  
喪已念父母沒唯教子孫母析居乃可以繼志詣  
浦陽鄭義門謁焉得其家範數千言以歸如獲寶  
璐力遵行之庭無間言和氣所感家有犬病足于

啻食哺之宗元益堅志自力製家教一篇訓飭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隣族之事居多宗元性恬冲於物無忤鵜淵澄山聳出言不繁而咸中肯綮其與人熙然如春頰嗜音樂自造短簫長可六七寸遇風日清美輒箕踞坐吹之聲振林木晚歲視聽行步如少壯歲時坐中堂子康髮盡白帥孫曾鴈鷺行以進次第舉觴爲壽宗元頽如也及卒墓功總麻且千指就位而祭州里更相吊十數里哭聲嗚嗚不絕云

朱環者婺義烏人也赤子時無兒啼聲仲父桂無子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六十一

養爲子已桂生子璧及宗周頗疎外環環事之彌謹服勞事不知有寒暑也時境內多盜白晝出道上欲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匿窖中璧夜發之去復誣環桂怒褫環襦袴立之大雪中一日夜環涕泣謝過終無一語辨其冤桂雷使日甚環五年間瀕死者數矣恒順受無怨言桂死遇璧益厚璧子慶多暴遇死獄環竭力營救卒免之環有子曰元女曰壽元末縉雲盜置若峽源山將劫環奉之爲謀帥環莫之知也元聞遽歸走自父當速避環老憚奔走又以謂亡是事不聽涕泣請又

聽罵之元度令賊縛翁去誰爲自翁非反盜者必殺盜庶有明也伏垣下賊偵騎至立殺之以血手入示父負之去未幾台賊獲環亡奴在焉吏引環逮之獄時所司方患盜凡盜獄所連逮多論死會元病不能起獨視妹而泣妹壽奮自前走法曹椽泣祈哀竟脫父而歸人稱其世孝云

孫孝子惟中濰州昌邑人世爲農孝子長身美髯朝耕暮讀善談古今事壹壹也雅愛宋名臣言行亟稱之時以爲省括爲寧海州史用推擇上益都會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旣塋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七十二

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盂而止晨起掬雪頰面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反哭不對事聞縣令夜半携二蒼頭往廉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也歎息而去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年劉亦居壁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洪武末用重典肅而得慈弟二人焉烈婦二人焉具修撰王叔英所爲傳中然皆莫得姓名悲哉益京師有伯兄坐法當死者其弟二人各自縛訴于朝請代 上問故二弟皆曰臣少失父非兄無以有今日今見

當死誠不忍見兄死而獨生誠得以二人者身  
兄死足矣 上陽許代而戒行刑者曰令無難色  
者舍之二人皆延頸待死 上大嗟異欲并其兄  
赦之御史大夫寧持不可卒殺其兄此可謂順弟  
矣有戍卒臨刑與婦訣戒之曰吾死汝年少當再  
嫁然慎勿嫁軍人若官人必農夫樵子庶相保也  
語時當深塹婦謂夫曰君尚未知吾志乎妾請先  
遂投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簪求酒肉啖之曰  
當從子俱死竝視河橋上見夫死即自沈又有兄  
弟有黨禍被戮者其姊娣當給爲官婢則泣曰夫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八行 三八四

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義猶難獨生况他辱乎遂  
自縊是四婦者皆可謂烈矣其他有名可著者有  
黃巖陳圭仙居朱煦臨海危貞昉之倫

朱煦者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性嚴  
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笞擊之至馴伏乃已煦事之  
盡恭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  
民害者輪作城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遠赴京  
亦論罪輪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  
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貲力豈足任此吾旦  
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弟負吾骸歸葬耳煦惶懼

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守視之時在役告枉  
令嚴甚告而戍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  
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  
訴獲免即萬戮死無恨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  
告在狀上 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  
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  
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亦死  
嗚呼冒死得免於刑幸矣而又卒父子俱以病死  
豈不謂有命哉是時黃巖陳叔弘坐賊論死其子  
圭請代 上哀喜欲原之刑尚書來濟以爲法有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九

行二 三五五

常不宣澆法開僥倖之路論如法聞者皆嘆圭之  
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  
危貞昉臨海人事父以孝聞父以陵川丞坐法復江  
浦貞昉時爲郡學生號泣請於郡走詣闕上疏曰  
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絀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  
向衰不能力役大母范踰年九十旦旦悲啼思念  
之誠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菽水之養終天之恨  
或及其身臣大馬之齒方壯願代父作聽父歸養  
雖即死不恨惟 上矜許疏奏許之貞昉解儒  
易短製欣然就役然貞昉質樞甚不任勞竟死



坊通朱氏易兼能學唐人詩歌讀古書遇忠孝事輒激衽思齊遇交友患難蹈湯火不為利害惑卒年僅二十八聞者莫不痛悲之宋太史曰孝哉危子不以身自私是時大制以鄉師統諸間長督科繇常熟人虞德良與長子俱坐逮法當死季子宗齊私念曰父春秋高萬萬無就逮理兄冢嗣也宗祀攸繫且未有子吾幸有子倘得代父兄死含笑入地矣即詣吏自白曰宗齊精力強父任以科繇事不自意陷刑辟父若兄不知吏按章訊問一一引伏斬東市顏色不變年甫二十一云

皇明書

卷之四

十一行三八四

祝大昌處州麗水人孝友出天性能以色養父母意有所欲候知之不言而事集一日不見皇皇焉如失重寶得一甘味雖百里外必歸薦之乃敢食母疾晝夜煉藥奉滲糜以進衣久不解蟻蟲叢生其間疾病走禱於羣祠且泣且禱不成聲見者為墮涕及母歿號慟幾絕諸復襲襖綴歛殯貧拊一哀於古禮會湯人不戒火起勢烈甚急莫能救大昌伏母棺號慟誓與柩俱焚火忽自滅既葬如有望而弗至既而曰是將何以解吾憂乎乃肖二親像于堂祀之如生存州里異以為古蒸順丁蘭復見

也事兄公亮如父家事小大必關白而後行公亮出大昌不敢中席而坐弟公直沒號哭頓仆久乃蘇孳孳以同爨為家政請公亮建家範數十則令子姓分任其事視勤惰而勸懲之每旦序食堂上氣象雍睦不聞人聲三世一體怡怡也或問之分財大昌撫膺長慟痛自責以為吾不睦不友之過也故處人稱大昌孝友無間言大昌風儀岸持會談史上下數千年治忽幾微如指掌尊賢重傳平心率物未嘗以好惡有偏徇故舊貧窶者周之死給之棺歲儉輒出粟平糶元季青田盜阻民不得

皇明書

卷之四

十一行

鹽食出所儲鹽惠族嫻下及閭井鄉人咸德之藩閩徵辟不應竟隱居而終封尚書黃性字思恭浙江永嘉人少保武英殿學士淮之父也元季亂方國珍據溫台諸蟻附者勢熾動閭里性杜門不交歲大侵家落躬粗糲而養親必豐天下既定家復振推其餘以贍親戚鄉黨內弟王時中孤貧無依性撫之資之學已資之入太學為諸生及授官坐事沒其家有司以性同居併沒之性叩有司曰產當籍不敢辭願得先祠神主及先世遺文耳得之以傳其親戚曰幸為我保藏

之如先德未珉吾當還此不可失也求先御史檢法袞於宋所受告身亡之則大慟既至京訴其狀於朝得釋歸而告身實未燬復得之則大喜曰復此它萬金不惜也後子淮既入春坊爲學士事

仁宗監國屢有問賜洪熙初進封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學士如子官於是性年已九十矣益惇謙謹雖五尺童子必接之以禮隣惡少嘗侵其蔬地弗與校惡少后復侵官地吏逮治竟寬之閩士陳興祖者清尚人也與厚善客死永嘉歛葬之盡禮而繪其像時時對焉後淮謝病歸日侍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十三行

父子陶然比得疾手書數字付淮大要以忠君報國爲重而喪戒循禮母近俗卒詔遣官賜祭葬加厚焉

周鳴字岐鳳以字行吉水人翰林侍讀叙父也十歲居母喪致毀如成人以經明行修薦爲桐城學訓導職修迎父養而卒奉柩歸至小孤遭風扶柩哭誓俱沈而定授卽墨主簿與御史辨死獄當貸爭甚苦得白會兵興賦卽墨鐵充軍需岐鳳疏以爲卽墨非鐵所產而府庫所積鐵尚多請出以賦軍蘇民力所司又令民輸豆准秋稅米已復徵米而

以鈔償豆直岐鳳疏請從初令信於民俱報可下後坐累免官民攀號途者皆流涕永樂中選爲漢府紀善王途有端開寶賢堂招奸俠爲奪嫡計岐鳳作堂箴千言寓規諷冀格其非心駕北巡王擁兵重自翊又諫之王怒令衛卒詬辱之搆逮錦衣衛賴 監國察之而免岐鳳性孝友撫二弟甚恩合三從兄弟子一嬰闔門千指內外無私蓄著家範十餘條令子孫世守之羣族人子敏者令學經尤急於濟人之厄有旅被盜傷而病貲迨盡延留而藥之傷愈解裝齎而歸之著尚書通義春秋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十三行

三〇六

纂要行於世

孫貞字宗正翰林侍讀曰恭父也南昌豐城人爲紹興府教授有施御史者按郡張甚私於給傳徐氏子命充廩生貞持不可御史氣爲沮一日心動走歸省自南昌聞父喪致哀三年服闋調漢陽漢陽諸生素鮮雋教誨專力後三年得舉者十一人不偶者僅一人有張通判者廉坐誣繫不變會詔下教授得舉賢卽以張應詔陞按察僉事張貧無以之官復資之陞國子博士祭酒司業金遣子受業宣德初以母乞歸朝夕親側足不至縣庭年七十

五卒貞端謹廉約事必慮始終故歷官三十年夷坦如一日官太學時闔其燕居之所閉諸子居止授以經初欲五子各專一經尋以長子當督家取外孫鄔在恭足之後諸子皆有成而鄔亦第進士為御史訓率諸子有官者尤嚴曰良為御史同居成賢街每夕歸必問以今何治治獄有伸雪否對不當意輒責之人謂他人為御史獨一掌院官曰良乃有兩掌院官益其嚴也曰恭分月俸為養不受比歸老寄所得 上賜銀帛不發封還之曰我幸足可自留養廉自今勿更致也諸子官外京者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古行三

四十一

致所需物皆却之曰無以我故為汚辱故諸子守官箴皆恪則教之力也與人交勢不附窮急不棄為國子生時與同郡盧淵同舍湘陰夏原吉交教授紹興時與李太守慶善後淵官侍郎原吉慶尚書未嘗一造其門同鄉楊運副逮獄出病骨立昇至門求假寓家僮懼其病相染也辭之貞歸見露卧街祠下大驚曰人各有命何相染之有乎延之入病竟以愈其篤義類此

贈侍郎鄔子輔宜章人尚書堃之父也有學行家教至嚴堃任陝西憲副時常以俸市陝褐一疋寄之

父大怒以書罵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當洗冤釋滯以無忝任使從何所得此褐者乃欲以汚我耶即封還責之堃念父甚思一見不得時父為教官會秋試聘考官堃謀于大僚得往迎其父父又大怒以書罵曰此子憐如此汝居憲司吾為考官將何以防範遺誚于人矣堃迎書跪誦泣受教後堃所歷官清謹本父之教也先是國平邑知縣王滇者坐逮刑部獄法司卒掩滇居得滇在平邑時父升遺書言凡為官須廉潔自守貧者士之常古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古行三十七

四十一

慈為心報國以忠勤為本處已以謙敬為先進修以學業為務有暇日宜玩味經史及先儒理性之言於此見得分明自然所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蓋仕與學不可偏廢也人便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非所覲也高皇帝發書讀嘉嘆之遣使賜金帛復其家黃珏字玉合餘姚人性廉靜朴厚八歲始能言言輒有中時喪母哀毀如成人以庶母讒失愛於父而孝父益篤父令諸子析爨於家皆聽諸弟所欲及父沒竭力治喪一不干其第每讌語及母輒涕泣

不能食家祀祭極誠敬將之有富人兄弟欲訟者  
沮弗聽請絕交事得解兄聞之大感奉金爲謝珏  
笑曰吾言義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平居以教授  
自給晚益空乏而胸中曠然依婿劉景祚以居與太  
原王萬石陳郡謝肅爲文字飲疾病謂子熙曰吾  
歸矣汝舍持而身語畢正衣冠端坐而逝

胡瓚字廷器其先合肥人也生而穎然患左目眇父  
令廢學獨授之孝經大學而精識卓然年十五諸  
父同居異食尚嘖繁言瓚請父割田百畝若別業大  
屋畀之居諸父爲感泣瓚事父及二後母孝迎求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十六行三十三

所嗜走而餼之父母感說父沒痛至則悲終其身  
伯兄欲分業瓚約分外計金爲二弟婚自跨一驢  
負米蔬如野力穡已積金百斤田十畝卽出其餘  
周嫻戚之貧者助人之失時不昏嫁若不能葬者  
就橋之中輟者士夫過其里必致之廬供具之徒  
者載以馬過數舍乃返鄉人質平有世家者兄弟  
訟累年矣又赴逮瓚途遇之陽問之曰子亟役於  
官乎爲他姓牽訟乎何僕僕也兄弟各言實瓚邀  
至家咸以天倫大彙咸感泣輸平焉平陽商來糶  
粟有浮金然金醜者也不可反則大量酬粟無公

浮他貨不能償者多焚券瓚平居好讀陰陽書及  
小學故事其行多出此子四叔孝爲學官以孝義  
著名

瞿嗣興字華卿姑蘇常熟人也少生宦家好射獵驅  
逐飲酒爲樂不喜書無何父失官資嗣興卽折弓  
矢脫畧故態躬力穡以事親與妻孥承顏色服養  
惟謹母病疽天熱疽潰散不可聞嗣興跪床上執  
蒲葵扇驅蚊蚋以手摩穢剔汗扶卧起不解帶者  
三旬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技窮弗效起  
引刀割股肉羹之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五日矣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十六行三十三

見羹爲握筋食一盂幾盡因遂愈母後感疾思啖  
菱菱時未葉遍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索之竟  
日手足皆爲腫俄得菱實三馳歸遺母母疾如失  
既而貧益甚食弗繼嗣興曰事急矣脫株守當如  
父母何乃携家人蘇州城詣富家貸錢爲小賈轉  
息爲生已稍裕凡父所欲無不致也後稍居積爲  
中賈已益富則好散務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  
得楮幣若干錠視其名市井小夫耳坐不貼席走  
其家還之有墜田宅券若他珍於地者嗣興覽之  
曰券書失啓爭迹其人還之則權貴家奴也失主

券方大怖欲死得之叩頭謝曰活我者公也饑歲出糶有糶夫來告糶嗣興憫之受其錢五千陽忘之曰汝糶十千耶倍與其粟鬻蔬者過門取蔬伍錢授以楮幣十倍曰餘當以錢裨我鬻蔬者曰吾鬻蔬供朝夕耳顧安所餘錢耶府君笑曰第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意實予之而不欲其知類如此凡負販者給直恒過適家人怪之嗣興曰彼胼肩背求錙銖為生忍與之較耶歲饑常熟來依止者數十輩餽館而食之疫作躬粥藥撫視賴以生嗣興晚喜浮屠家言已復閱儒家言好之戒其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六十一

二子曰我少不學今老而始悔汝曹勉之比得疾恐念慮亂畫紙為圓圈揭屏間常目之年八十有四卒子莊貴贈禮部員外郎

徐煬字文光饒州樂平人隱居嗜學永樂中父被誣逮當徙邊煬與其弟文職爭詣吏求代吏遣文職行煬卒能以其道竟歸之居父母喪率致哀苦塊殯塋一遵朱氏禮同產及三從昆弟同居者五百指而主家有法外內雍穆無間言擇子姓齋遺從良師受經其仕者戒以母職職業孤上恩撫弟遺孤子特厚他子族人貧不能塋者具儀物塋之鄉

人構爭來質平煬諭以禮義無不靡然化者晚四子七孫而仲子碧舉鄉試授官

湯陰鄭氏小元村人也不析爨七世矣其人皆敦朴尚義不失口於人世之機詐不知也鄭多田饒於財然勞力農耕時出治賈女習蠶織閭外不聞也諸農買所入皆困之有婚嫁者族長主其費寸布斗粟而上無或私者成化間歲凶其人鄭五老者出粟千斛助賑雖未遑文字乃其行與古篤行者埒矣五老行賈於臨清每歸倒橐囊錢帛委地公之家妻子不晚也崔學士銑曰奕奕篤鄭肇自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六十一

山西自西徂河于蕩斯棲族大而昌其德孔齊人亦有言俗薄不醫維鄭作砥庶其企而彼飭而偽樹闕表閱顧茲篤行潛可遂滅我銘世德大鄭烈烈

王惟德字輔之鄆州人始為童子時父行成川蜀惟德侍大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大父母沒親負土成墳終喪不嘗酒肉家故饒於財後父歸以好施隨盡惟德竭力以效之有所予必稱父命以致家以終窶一以養親治經為事性溫克樂導人於善鄉鄰多闕者徐以義理辨告之莫不感悅解去鄉

人稱之王君子卒甚貧子大臨通經有行誼爲諸生月受俸於州學錢二千積不用火之蒲三十萬乃舉兩世未塋之柩畢塋之

吳孝子駒者建昌南豐人讀書通大義孝友天性日侍父母左右進飲膳必親昏定然後寢諸弟化之居家幼維狎侮者必訶斥或曰幼孝子曰吾聞曾氏之門幼者不詈人非性然也蚤諭教之力也父傭里人爲給里力胥曰吾甲也誘而縛之時孝子有他適朝宗率諸子爭之毆胥誤致死法當坐孝子曰父老矣弟幼且無後自詣令求代令難之孝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千五百三十七

子曰以子代父何不可况殺人者實駒非父與弟也令聽之孝子侍父於獄朝夕起居猶荷校立侍人嗟歎其孝會詔讞疑獄行在行至淮被病卒羅修撰倫傳其事

康綬字在章吉安泰和人事母孝貧拮据營養以庠生應有司試名在高等會母疾而留家衆強之行竟不往而母卒遂終身不復應舉與妻王竭力事祖母祖母劉安其養翁廷評紀每歎曰愧我徒爲孫兄純客死疫大作道鮮行人匍匐烈日中舉其喪百里還塋事寡嫂曲順日衣冠肅揖慰存之妻

王亦姑視嫂取糲讓甘布葛推共也嫂有女與女夫俱天收其孤鞠之使與嫂俱冠而後歸之宗父之廷評卒于官與妻任內外務而成其子於學綜家無厚儲恬居寂守而好士不厭又善別擇士尊顯矣或怙侈滅義亶貌敬之至行義修明之夫卽憔悴困厄顧屈已傾下焉客至妻主輒治具芬潔應時至又時時從屏間竊聽客言得其人一日客去王迎問君所禮誰歟此其人與人易合其去人必速盍慎之已果非佳士故鄉人曰聞齋門不踵惡賓蓋亦有內相焉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千五百三十八

李阜嘉魚人父教諭善沒於官阜時尚幼已能求父書奉母挈諸弟匍匐扶護歸多識強記念母多病不謀仕旦夕與婦謀所以便母者母痛亦痛飯亦飯病亦病也兄豪酒一飲或盡酒一石每出從所親飲自旦至日晡醉而歸阜日率諸弟幼迂於途不至則徑至飲所扶護歸徐徐而隨肅肅而趨莫敢少拂其意兄弟四人相師友而庭無間言季弟官至都御史自視漠如足未嘗至公府子二人承芳承莫自有傳陳公甫銘其墓曰有道於此匪難匪易能者謂賢不能者耻父疾子侍弟扶兄醉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

林彥愈廣州寶安人林學博光之父也少服賈困魚鹽久乃厭好惡之滑和若有得也手書小紙示其子光曰樹立宜如是則范文正晝齋粥長白山時事也已復購文正公全集昇之曰是為汝師光所欲購者書惟所欲不問直多寡光夜分起讀則戒之曰吾聞亥子之交血行經心則神之所守也設令勤形神得官何有哉吾聞欲速不速必欲速速債非善為速者也光舉於鄉不即仕從新會陳公甫先生學誅茅纓山為修業之所彥愈喜則董工

皇明書

卷之四二

三十一

築不自休少暇輒為光錄朱子語類至四十三卷值梓行乃已光既杜門纓山發憤曰不培不暢不晦不光同時士多紆青紫耀閭里彥愈視之漠如也呼光謂曰汝學能有立吾啜粥飲水死不恨矣蓋父子間自為知己如此彥愈虔於事死遇宗族內外有恩接小夫孺子常情所不屑者惟恐小拂其意身所服用非極弊不忍棄至承祭祀接賓客則儼然明盛焉

應昌字克盛台州僊居人翰林編修良父也醉而孤鞠于母陳稍長讀書知大義即務為躬行出從事

皇明書

卷之四二

三十一

衆叩首請始一食家甚窘極力營大宗祠以祀先及建考妣墳族里薰其誠孝率慕而行之鄉有乞假雖衣被靴袍無所靳誨二子以身教每讀書至古人忠孝大節呼二子戒之曰吾以少孤失不以儒發身遺若等也若等幸得仕當忠君體國法古人年八十四而終

張頌字士表泉州惠安人襄惠公岳高祖父也為人長身豐下有威儀力行仁義卹孤貧賴以自立者數十家嘗歎曰男兒生無益於時縱守不貲祇資子孫愚不肖耳作家塾延名儒教子孫親戚子弟

來學者悉廩之歲大疫朝夕持精漿藥餌戶遺之  
勸勞有恩意宰里司徵攝會鄉人誓之曰牲翼  
而上不食正統初沙尤亂大兵南下郡僉大家轉  
餉軍人恟恟欲逃避頌曰役民必先大戶理勢然  
也役庸可避乎先自詣縣聽令令大喜命督餉則  
部以什伍止宿輸納畢有法暨訖事無一亂行者  
晚好書延師教子弟暇輒往聽解說有辨論輒出  
人意表師歎息曰使公曩從受舉子業一第豈足  
道哉頌笑曰科第則吾豈敢第使吾生漢西京時  
當從孝弟力田科取一資見史冊耳蓋頌常稱國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五

三十九

家於科舉外當別設一科求實材故云然次子茂  
字敏實通詩禮記從莆老儒黃先生瑾學黃於莊  
有尺度善爲容出其門者拜揖高下步武布接如  
出一人蓋其教也以貢爲桐廬丞始至假柴貢士  
騎數月積俸能具馬乃還之天旱齋戒祈禱暴行  
烈日中雨大注縣有虎白日於郭外攫人曰是苛  
政所致也爲文告城隍痛自刻責虎一夕逝折獄  
詳審和緩專以恤孤弱釋冤濫爲心比歸杜門絕  
交每晨興深衣謁祠堂焚香獻茶朔望具衣冠帶  
再拜焚香獻茶而退雖祈寒盛暑不廢遇節祭祀

肅齋戒有嚴子弟有惰慢不如儀者戒飭之竟祭  
無一人敢警效出聲者約子孫以儉素雖鬢鬢總  
髦之類非先世所傳涉時態者立呵斥之終身坐  
立不跛倚行不掉臂晚杖而行一手舉杖其一猶  
自奉齊心駐杖則端拱如故爲文章莊重典實作  
字端楷勁正類其爲人雖甚遽必正冠歛衽而後  
起與人交必誠信官桐廬友人子持父骸貯瓦棺  
歸過之迎致解設酒饌哭奠家人以爲不祥曰設  
其生過我得無欵乎何可以死生易念也平生不  
與人謀私事嘗曰所言公公言之子綸亦孝謹入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五

侍父終日與桌出外得手書必拱立正讀珍藏之  
數歲後出之如新赴進士舉下第歸同年生道卒  
爲殯歛歸其家在南雍同舍生病卒天暑氣蒸熱  
爲含歛沐浴有高才生爲弘放諷令讀下壺傳讀  
訖謝曰雖舍瓦礫中有滋味謁選得知萍鄉未任  
卒子英德令恒言曰吾父祖以來無他善惟一語  
教子孫世念之曰克無欲害人之心而已遇不如  
意事惟曰聽天所命又曰陰謀道家所忌其家世  
如此子襄惠公岳自有傳具儒學中  
易鑑袁州宜春人孝友不妄居父喪戚甚養母得其



歡心仲弟沒訓育其幼孤子不啻已子父沒季弟時中少為邑諸生鑑為齋資其遊學親師友隆厚而以家督自力使得專意於學也逾父弗衰已時中第進士歷中外美官鑑喜益勉其勤職事慎守以報國而時中有令名時宦家率挾勢干有司必遂之鑑獨約子姪非赴公役跡必毋至縣門教族子弟必訓以道義孤貧不能自遂者長育婚嫁之樂獎掖人之善而庇覆其過及鑑沒時中布政使上計京師聞計哀甚數月猶有悲色可謂令兄弟矣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三六

傳琦字希玉閩人也事父母孝有弟瓚盲不能業作父母雖甚愛服食不以齒他子琦推溫美與之而服食其粗糲長請分琦默計其產不足給數口當復合姑許之而自居積服賈視利便田宅市之忽召瓚與其人數口與居嫁婚其子女時呼與飲導之笑言自遣以卒日人以比陽亢宗云閩會府十萬戶山四際而遠艱得木琦倡於鄉月施錢買棺置僧寺中施之見人難急之如拯焚溺其性然也然能慎所與處不輕以言色假人時有言人自為勸沮退為善云

鮑允亨者歙人商也與其弟乘米舟自湖陰之繁陽夜遇盜執允亨弟兄縶之將並殺刃及血出矣允亨大呼曰吾母老即殺我留吾弟其弟亦呼曰殺我毋殺兄賊猶豫不自決會大風起雷雨暴至江海洶吼山鳴地震草木披亂賊恐散遁去一賊後謂允亨曰汝稻紙灰傳血處可痊也君子曰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豈不信哉今觀鮑允亨事則急詐術而後仁義者不可省乎而或者謂風雷之會為偶然夫天何物也而欲豫謀哉誠謂義不足以入賊則江革趙孝之倫虛邪然予聞鮑氏先有值賊父子爭死賊兩釋之者若允亨其餘烈非邪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三七

秦鏗字國和無錫人祖旭隱居行誼既沒而人思私諡之曰貞靜先生父永孚與弟仲孚俱以孝見旌鄉人稱之曰雙孝永孚事父母惟其志不忍傷至刺血吮瘡不憚及鏗事孝子夫婦一如之孝子仁慈儉朴鏗温恭容下中堂無叱咤聲平生饗七筋不出蔬豆之外母患末疾不能起而瘖鏗意揣其寒温饑飽而時飲食之便溺起坐自抱鏗如是者十九年舉鄉試不第遂銳為終養計竟親沒不

仕曰祿不及吾親乃欲以衰年爲子孫計竊祿耶  
遇寡姊曲有恩禮重節槩厲廉隅不妄交游足不  
企公府教子孫尤篤子孫化之修文守禮恂恂敬  
讓耻爲世俗一切浮揚之態入市褒衣矩步行不  
問可知爲秦氏子弟也後子涵孫禾梁皆顯而鏗  
不色喜益恬恬唐太史順之以爲有萬石之質行  
而轉以齊魯諸儒之文學云

李夢陽讀孔子思有恒語重傷夫時俗之偷也曰惑  
質成真溺華忘實礪金璞玉非其人莫識矣乃人  
見藝材辨博豪縱赫霍輒歛驚慕效稱其賢或我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三十八行三十八

冠飛纓氣使威喝則嗟美敬事之遂令閭閻山野  
烟朴自修力田飭行之夫閭沕無聞不見禮於輩  
流吁時之偷亦甚矣今幸知高處士瑾者大梁人  
也爲人孝弟儉直少事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爲歡  
事其二兄旦趨侍上食而退出則爲執鞭道傍伺  
顏色猶事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說先王生不務裘  
馬不喜酒不畜媵婢嘗歲暮出取逋負見多窘乏  
輒割券馳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瑾自若不  
較也子珣爲東明丞強途處士之官邸養輒慶額  
求歸曰吾性未嘗入公府乃今公府居耶輒歸我

毋因時舊令得代去問處士曰我孰與新令賢處士  
默然熟視久之曰君似弗如也人歎服其直於是  
鄉間從化家居子弟見輒趨拜却立里中人假僮  
僕使不復關白其主人鷄豚放猶一家斯益足爲  
淳風矣妻侯亦孝讓有幼子爲嫂子提殺之侯泣  
謂瑾曰吾幸尚有珣柰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  
嫂子以百金詣瑾謝瑾不受詣侯謝侯不受曰吾  
利而金出汝耶益今之梁孟而考世者莫識也悲  
夫

錢清字孟清常州無錫人也生二旬失母自能言詢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三十九行三十九

得母儀容卽悲慕形夢寐父疾割股者再皆有感  
及喪歛葬如禮而哀毀過之春秋祭墓忌祭寢恒  
哭泣終身生日不受燕賀至老猶然爲諸弟立產  
成室祠堂之禮品式具備鄉間周卹篤於私好助  
官賑饑者再內外親舊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嘗製  
藥以療病造棺以濟死立義塾以教鄉間子弟其  
治道路橋梁歲有之不可勝紀也儀觀豐偉望之  
知爲重厚長者言簡而度行端而恪閭右有健訟  
者人必舉清相戒勗云  
鄒忠字顯之無錫人髫髻時事父母能承意迎色稍

長貨無私畜食無私奉諸親治綜幹務當其親心  
有外事寒暑雨雪出復必如期至弱冠遭喪毀幾隕  
宿食喪次者三年年五十忌墓之祭猶號擗不已  
常以仲兄久病長姊季弟早夭為恨事伯兄甚恭  
愛喪之盡哀平居禮度給肅閨門嗃嗃非甚病不  
內處語孩提必正義延師交友愈久無遷心殺禮  
賻喪尤腆歲捐租什一為賑贍饑則捐什二其出  
貸也遇饑減息如取租君子謂其善居室焉公懷  
直道表裏無間晚嗜易昧爽起秉燭坐誦久而有  
得卦賦一詩以隱括其旨邵尚書寶為記務本堂

皇明書

卷之四二

三十一行三十九

稱其可比古孝弟力田有行誼者而文雅過之云  
洪什欵人也父行商死母黃二十而寡長育之什生  
而篤循少許字朱氏女女病痺朱請罷婚什曰不  
可女業已許我我終不忍以疾故棄之比女卒乃  
婚他氏母登大耄而病什視疾不啻以身當之日  
夜奉起居比喪居廬三年芝草產墓下什行商齋  
用無芬華顧獨赴人急無遺力近屬嘗有齟齬之  
者終不念仇者死子貧善視之鄉人有鄭叟者行  
出賈而妻遣其妾去六月而生子妾家貧利重價  
將賣之遠方什予重價收之子既長遣之歸為鄭

叟後有吳生貸什錢而客死生遺橐聽收責者瓜  
分之什獨為經紀其喪實貸錢勿問李興賒什鹽  
二千入舟舟覆興自投淮水不欲生什訶止之益  
予鹽以賑其急諸嘗有盜什金錢若貸者得之多  
縱舍不問其長厚如此什以力為善數得天常夜  
行遇虎虎不啞舟遇風數免失足沈舟底若有人  
扶援之者而起比疾病童巫躍赴舟言帝高洪君  
義辟為掌簿使遂卒三子奉喪自楚反葬於欵楚  
人白衣冠送者無慮千人欵人相率逆喪者倍之  
喪即次有素車望望西北來三子曰必鄭少公也

皇明書

卷之四二

三十一行二

三十三

蓋鄉人鄭尚簡老病甚以厚善久故勉來可謂死  
生交無讓古昔矣汪道崑曰嗟乎流俗靡靡處士  
獨以長者之義終嗟夫六行具矣私諡之曰順惠  
處士

劉週吉安萬安人為人淳篤慈惠好澹素惡音樂劇  
戲與褻媒卑鄙語或觸之如避穢臭於財利澹然  
而事母李孺人以孝聞李痰而痞遇寒輒甚週十  
餘歲已能左右扶掖及有室猶晝夜侍榻前孺人  
卒哀毀動人殯水西倚廬終喪所遺衣篋盡與幼  
妹及兄弟之女為人謀勤力周慮如在已事不諧

邑邑不能熟寢晨光起卽赴之諸食殍掩齒設漿施橋爲人利者咸不遺餘力卽犬豕死必瘞之性淳篤如此劉故有大小宗祠週簿正會祀儀以聯族族食指嘗數千子弟無敢有挑達宕蕩者或忤競請質週和聲氣降顏色撫諭之爭者爲愧屈而去教子弟孝弟仁讓引古藍田慈湖訓約及書史故事解譬或與互荅詩歌以興起其志意又之人益愛之有友人子弗順避於野一日忽心動就父所邀週泣曰吾已不容於天地理宜死柰吾父何公仁人也敢以死請週許之明日子果死週爲治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三十九

其喪葬數年友人死亦如之嘉溪李具顯病且死慮其後盡籍其田廬屬之週曰吾與君昧平生又居相遠力不逮柰何顯泣曰小人知公公乃不幸憐小人耶週不得已諾之每歲行跋涉經紀其家有梁士誠者廢疾人也待妻以爲食遭誣訟將鬻妻週聞而憐之以其金畀焉諸焚券已責者甚衆晚游縉紳間聞越中致知之學肫肫服習建梅陂書舍以待學者後談學者言徑超頓悟陋持守羣然和之若充然有得週兀兀衆中獨求寡過若已訕然已而言頓超者多躋困自愧屈而週一未嘗

自多聞人過爲亟掩未嘗出諸口也可謂篤行矣約論曰經有之至德爲道本至孝爲行本也五品之倫天性各有至焉安處樂循者上矣乃變而不失其常困而彌亮其節舊史詳焉非以通天神感靈動足風歟且事變世之所必有也

義行

國朝李疑金陵人金陵俗以逆旅爲利一室月責錢數千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眈眈未瞑卽輿棄之而欲其貨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舎其少恩如此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三十九

致爾也獨疑以尚義聞居通濟門外訓閭巷子弟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資爲生疑固貧甚然獨好周人之急金華范景淳爲吏部椽得疾無它所子弟人危之不肯舍扶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旦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汚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

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途旅邸願自取之疑謝不取景淳曰君不取我死將為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而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買棺殯於城南舉所封者囊寄其里人所書召其二子二子至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饋謝卻弗受反贖遺之平陽耿子廉逮至京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知之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出有急寧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產而為雨露所中則母子俱死矣吾寧舍之而禍可也俾婦邀以歸產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三五 行三言七十四

一男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疑讀書為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義行最著云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好學攻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難父一元故游宦江東因遂家金陵兵部主事常允恭者父友也天下亂死九江家破母張氏年六十餘老矣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憐之者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毋盍往歸之張詣譚譚謝不納則大困念允恭嘗宦金陵則哭走金陵問允恭親交無在者問一元人曰元死久矣獨子

環存家坊中門值白鷺洲門有雙橘樹可辨也母服衣藍縷泥行走環家環故嘗識之是時環方對客滿座見母至忘之已忽省問之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至於斯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其妻子曰是常夫人也亟出拜拜已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作糜粥食母抱衾枕設寢謹事之於是母問其子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事環知其故人無在者即有之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薦慰之曰天方雨雨止行為母訪苟無人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主事君交好如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三五 行三言七十四

兄弟今母困不歸他人而歸環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阻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念不可久也雨止堅欲去問他故知環令媵女從其行至莫無所遇而反環乃購布帛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必順其所為勿以因故事廷老人不謹母念其少子不得見而病環親奉湯藥飲之如是者十年環為太常贊禮即從祠祀會稽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語之故居半歲伯章乃始來則母子相持哭不自休是日適環生日也家人

意忌以爲不祥欲止之環曰此人情何忌既而伯章見母老竟捨之去不復顧而環事母彌謹終其身母且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世世如杜君言終卒環具棺槨殯歛之塋之鍾山歲時祭其墓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學士宋濂交濂爲傳其事如此

贈尚書楊達卿者建安人少師文敏公榮父也事父母有至行好施與然不喜以施名以爲受施者必有內自媿之心施於人而使其心愧耻以爲辱猶之不施也必使受吾施者以爲所當然而即其心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三六 行三三七

之安幾可耳元季亂歲饑民至有相食者達卿發所藏米振之乃指其山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樹一木予穀若干於是衆爭願爲出力來謂穀既集則如所願樹木多寡數立予之不籍識其姓名亦不較其所樹木能如數否也人爭爲致力居數歲木鬱茂皆中材則太息語子若孫曰不自意木今盛乃如此其母苟自私有將造學室造神祠若橋梁津渡需材者畢給之有貧無室沒無棺者畢給之母苟自私其用意如此  
汪灌慶衍者婺金華西山里人也爲人廉直能急人

患難人有故叩之卽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如經界如隅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徃役不均而訟訐滋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兄則吾屬子弟也顧墮恩圯義而開於役者獨憚迨胥科繇騷屑之擾焉耳請率里正一歲所湏錢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之差次於籍而衆哀金以昇當役者從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時戶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仰給於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三七 行三三九

願與父兄慮之衆翕然稱善卽日立要束無違者旣又以哀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峻於役而反則會衆擊豕醺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矣大守吳公大善之延灌等及它父老與爲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饑民羣起爲攘寇以救死守召灌爲畫欲調兵灌曰無以爲也此直丐升斗救死耳下片符可致何俟兵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巡檢與俱灌止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逮至莫

畢集吏覲功悉論以死灌詣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束手隨檄來未嘗扞今以途論之後復無凶歲乎且灌實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死也守感悟亟解散其獄黥者纔二人其著信如此 國初土田之稅設糧長主出納而供輸轉華亭夏宗顯者奉法取謹愛細民升斗無妄取繇賦輒先時而集聯事皆則之宗顯喪母毀兄及孀姊老而窶恭養之撫異母弟有恩訓誨子勉於善歲凶多賑貸稱長者云

章和字智和浙郵人永樂初徙江南殷實戶實北京

家當行時和年十有九已為府學弟子員矣自奮曰伯兄家督子也不當徃季弟弱不能吾徃可也既至京著籍大興縣受廛城北之安定關彌望硤礫墾其傍作圃藝蔬以為活動儉貲浸豐時方創宮殿賦徭百出皆不煩輸將而給且取蔬徧遺鄉曲故舊以為常稍暇輒手一編誦讀之待人寬厚恭誠為里閭劇劇定疑扶疾拯難之絕者不俟貸而賑之學徒從受業者辭其贄故里閭歸仁事容覆而後行鬪爭需片辭以決有僕為馳車者所轢死或繫御者以告和曰非故也釋不治後當敬戒

之久而德尊名顯盜相戒無犯自簿令至於卿公賢者徃徃禮於其廬縣慕誌聘以為總裁郡歲舉鄉飲酒禮必肅以為賓嘗乞假再歸浙每歸則家眾益親既而諸兄弟皆先卒撫其遺孤加厚始還書招弟之子繪至京繼招仲兄之子紹皆授室而延師教之繪成進士累官河南布政使紹成京闈貢士後招仲兄之孫鎰誨之亦成進士後家燬於火貲落至飯脫粟不悔請得歸塋首丘許之於是嚮之同受廬者或沒盡矣其在者非其孫行則子行之也皆烝烝涕泗不能舍歸又三年乃卒鄉閭咸

哀憫惜之而京之間里聞和喪哭之如私喪松陽周繹世英者粗通經書有長者行遇過客匱乏者必傾貲濟之客去藐然名氏不省謝也於利養榮名泊如近舍二十里許夜有光熒熒發山中望氣者密語之曰此白金徵也是在姜氏山開礦藏發之富可立待也繹如言得山或譏姜氏曰世守也柰何乎鬻之繹聞之撫然曰是不義乃在吾即折券歸其山後姜發藏得白金滿贏一日坐中庭有持縣丞告身從驛中逸至者發視之繹氏名州里也莫知所從來訝之蓋繹遇過客有恩故薦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三十九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三十九

諸朝署而授之官繹笑曰吾白髮垂肩焉用官竟不上而卒

義烏王性之之沒也素服而臨塋者千餘人皆爲洒涕已乃去蓋其感也性之名順幼嗜學嘗登許文懿公之門讀書必見之躬行里有大鼓湖瀦水灌田五千畝有奇歲久益圯天稍不用田咸作龜兆坼民遑遑不自寧順卽集衆興築之約田爲輸作有差而自出布錢鑿石作水門視時溢乾而蓄洩之民賴其利朝廷營建宮室徵木石工於郡縣縣胥緣爲姦利卽老幼廢疾不任役者悉籍甚者捕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聖行 三十五

比隣以代順白縣覆實而新其籍有徵發按籍輸役之村疇疾急不能致善藥順儲峙以待其需鄉間有單窶者出粟賑貸沒給櫬槨瘞之通錢又不能償焚其券又以爲移風易俗必本於學乃建書塾招良師會鄉族俊秀俾子孫與共學月旦十五日具觴豆延父兄列坐左右立諸生堂下而正衣冠中居以孝友睦婣之道誘掖飭導之縣大夫知其賢凡婚姻貨產之訟徃徃下順所謂護之片言取決不復重有辭縣定田賦科繇之籍請順鈎校諸宿弊盡削順欲進均賦役之策會病卒縣大夫

痛惜之順樂易未嘗有憂色好賢士好法書名畫通周易有猷爲必筮每鄉人飲酒奉律令諄諄爲人講釋之間居無事焚香鼓琴以自樂云宋太史曰古者族師閭胥各掌其鄉之戒令教治屬民讀邦法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校登夫家衆寡辨其老幼廢疾之不可任者至於役國事相塋埋無不備極其情意性之之行何其甚類也使里得若人焉則里寧鄉得若人焉邑之民爰得其所矣

楊恒字本初諸暨人幼俊爽博學能文辭元季亂州郡辟不就發越間請爲州閭師亦不赴浦陽鄭義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聖行 三十六

門延致之恒躍然曰庶可行乎坐舉比以倡道爲已責言必稱古人日摩月切子弟率遵化操行類可觀已退居白鹿山戴櫛冠披羊皮裘帶經耕烟雨中暇則傲睨吟弄人莫能測也高郵樂鳳來爲州牧自造門禮請爲州學師讓不起鳳不得已令閭右子弟卽其家問道州政有利病移書諮訪恒具以告裨助弘多後守皆尊重之恒性醇篤無絲髮矯僞與人語如出肺肝相示耻爲覆藏家無礪石儲而臨財甚介山氓有誤坐法當大辟者恒哀之倡隣保白其事氓輒烏捷爲謝頓顙流涕必致之



竟不受州人士求媿恒族者祝恒持其成暨委禽致饋牽金幣悉遣去君子曰利可以義取者不之欲况不義者乎

鄭采溫平陽人也性介特從義不屑屈下人年二十始肆力於六經羣史之文攻苦甚積久章成宋太史讀其文以為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繁而曲盡人意也患徑挺多懲創取老子語以曲全自號好施予雖甚貧客至輒款治士窮無歸者輒授館或終歲衣食之年薦饑客持券求謁采視其家僅餘粟五斗貸其五之三故人子行遇盜裸躡走訴采盡舉衣衾巾履遺之嘗消推于門見敝衣躡履行雪中者呼之前予以帛布終不問其姓名觀采之為可廉貪激佞矣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聖三十一 三十七

劉髦江西永新人文安公定之父也行業端茂會試下第歸道遇澤水一女子未沒號救援登舟附載歸道中皎然不涅抵家婦迎問買妾乎劉告之故立命人送之還至則茫茫大川耳親識皆絕復載還劉命妻善視當為擇婿而嫁之婦曰渠已無家君又未有子殆天作之合即嫁人未必勝君劉固不可勸諭數四乃處之側室而文安生次子參議

寓之人以與善之報云

張景常字直叟上世易定興人也徙蕭山方童稚失母即能經營壅斂具嘗以繇赴京師客久得父平安問聞子喪終不勝其喜也父喪殯而甦者數四家故富謂濟人圖報亦利非義也正統景泰天順屢發粟賑饑不責償邑東海潮作沒田宅缺稅捐白金三百兩代通稅散粟六百石瘞碎骼又發粟千石助賑濟關陝河南饑人行剽相食罄帑藏助邊旌閭授階晚教孫課學居閑居一室以玩索操存為事出與鄉耆舊為林泉會即譙笑針邪砭癘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聖三十一 三十五

務於移瘴贊化齋居置界方指杖長弓弦楛節矢四物以見意題其端曰古愚嫌白私生理本難歛正不須吏離方稱長老宜商文安公輅目以為三代遺直云

羅慶同字嗣慶吉水人春坊贊善洪先曾祖也性寬博易良不能織音封殖蓄僮奴治藥劑以給人計直直顧倍他賈乃益務施給為義出為羣從父後所後父後復有子而出分所後父死三子皆未婚則復合食為畢婚乃分復自割產益之謂鄰有以田售者聞有急即陰增其直不自言有彭敏敬者得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別史類 卷之四十一 聖三十一 三十七

直過所當驚曰翁誤耶金何多也曰我既誤出不  
欲復入第持去他諸類此乃其以不道敗者則槩  
與常直不溢也一日天大雪夜半聞叩戶聲起問  
之則他境儒生來爲母市藥者也延入坐嘆曰夜  
市藥者多矣率皆急其妻若子未有爲其母者子  
容怛然良苦孝矣爲酒饌飲食之儒生出金釧質  
藥問母命之乎曰病困不知也慶同曰母病間聞  
市藥去釧當鬱鬱是益其疾也亟持去手授良藥  
與之復遣人護之行而火其券居久有騎從帷車  
來者乃貫藥生母子也持金布爲謝不能却厚贈

皇明書

卷之四一

四十五

三五

而遣之諸他折負券不問者甚衆里有湛陂堰灌  
民田六十所歲久淤澱人稱分業不可詰則買田  
爲溝循山麓下通田間歲以有收時里中長老有  
宴集率視其語默進退爲準雖以家難故廢學而  
淹書史工草書客至飭館授壺矢觴豆依依旬月  
不能舍蓋篤厚類此比卒顧無多藏與子孫獨顧  
孫曾謂曰吾不乳子也今八十有二矣復何憾雖然  
吾所以至此者有道平生未嘗以錙銖故動怒亦  
未嘗以錙銖故動人怒汝識之曾孫洪先曰自洪  
先知學已十年遇財利未或敢苟取尚不忘較量

府君過與直不告古所謂光而不耀其至德也耶  
至臨終訓勅語又若操習不懈焉者洪先亟兢兢  
矣

王效逾吉安泰和人簡直無他腸亟稱孔子所謂如  
矢者自號矢齋然含渾不峭露從父如安慶貸子  
錢不好也又厭薄其俗父卒悉毀棄子錢券而家  
日落葬二親咸獨力營辦一不關其兄得遺金於  
道跡還之舍南渠春漲溢輒濟之小舫冬涸疊巨  
石水中以便涉先塋無後者悉改徙族塋之立石  
而識之曰俾後無迷無佚祀後長子賈數倍利貨

皇明書

卷之四一

四十五

三五

羸矣然奉身不厭草惡又耐渴饑與下人同甘苦  
僮使不稱意不答撻時佐之引重若欲不盡其力  
者然他坊長率躡躑鄉戶倚法相愚啖諸鄉戶心  
害之莫愛也效逾所領里甲率親附倚賴之縣官  
數推擇爲里耆亭老以倦公府謝不應日夕從塾  
師課子子渤舉江西鄉試第一乃自此杜門披書  
用不復問外事矣居數歲而病比合戚誥曰曩矢  
齋旦昏衣冠詣祖考焚香擊磬肅揖退非出外不  
廢今磬聲久不聞其無乃病乎效逾初力倡營祖  
祠已而火復出貨倡之事未集而病劇孜孜爲屨

從念誦之其篤遠如此

約論曰自周禮睦嫻任恤列六行而保受葬救周  
賓自比閭達故分散者仁之施生人之大利也夫  
遊俠事取微末而太史公訟言之不諱為其赴士  
之阨困存亡而不伐有足多者焉曰緩急人之所  
時有也彼鄙嗇者細已

劉僕者吉廬陵人貧奴事劉養正正德初領鄉薦赴  
禮部試聞京師人籍籍言中禁秘事以為信遂焚  
試卷矢不仕又頗通天文識緯言江漢間當有王  
者起其下顧附寧王濠為亂僕內以為憂嘗於屏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四六行三

處流涕諫不聽一日有方士言養生者館養正所  
養正北面禮信之夜定僕走其所叩頭言願有請  
其人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  
主與寧藩通異日必及禍禍不小而諸人無能為  
言者今獨信先生竊觀於往來為主所禮敬無踰  
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願先生為一言毋  
附寧其人乃大驚晨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死獄  
中僕收屍葬之為木主懷以歸後簿錄養正家僕  
願從吏逐之去僕曰我主母乃行我家人安得去  
徒耽京師饋其妻獄中妻死奉屍歸合葬正葬歲

寒食輒上塚哭祀

約論曰士操介然之畫必行其志意豈必盡軌於  
大道而立義較然不滓於污泥有足風者焉况性  
者乎若夫匹夫慷慨不慮難而徇公上朋友之急  
身執鞭而操獨行君子之節乃知益不可畧矣

貨殖

深陽史吏部際磊落多才畧嘉靖中東南薦饑吏部  
既捐穀數千石以助賑而饑者不給也邑故多滄  
以滙水沙漲滄在邑北十餘里潦溢旱縮不瀦不  
波棄為曠土吏部既隱民之戚則默計之曰古蓋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四七行三

三〇六行

有與力役以救饑者吾試行之且夫歲凶土荒民  
不足於食而有餘於力以力易食是民以不足為  
有餘也吾今日出粟於廩而異時取粟於滄是吾  
以故粟為新粟也人力地利而交相易也不亦可  
乎乃度滄之東南隅可瀦可防者測水以準而疆  
焉遂請於官而募民興工民携老弱就役者踵至  
則環堤而芟焉役人一日給米二升錢三十文薪  
一束時米價踴甚民以半米易薪而雜食計一  
夫赴役日食可兼食其老弱瘠病不能役者二人  
於是民之棲於堤者爨烟飯餼列舍相接翦然如

處村落之間日出則畚者鍤者築者採者汲爨而食之者蟻旋於堤上夜則婦子飽哺嘻嘻弛然卧如在樂土而忘其身之爲流徙若時之饑饉也始因滄之底深之爲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爲堤如同字中有口然已因堤之外可田出其土高者環之爲外堤如同字之外圍外堤之北深之爲北池而竇其東南以通中池之水畚北池之土更築小堤以捍滄之暴水堤之內三百爲池出土高築之而作書院其中如同字之中有畫焉秋成興工至首夏適麥熟而散民懽然曰史君活我史君活我所全活數千人爲墾田四千餘畝爲圩者三潦有防不壞旱得引以灌近滄之田又數千畝自是百年沮洳鬱爲沃壤水降土升涵瀆各效其職桂蘆旣去生我稻梁堤之隙地亦樹蔬豆綠堤蔭池夾植榆柳池中畜魚蟹麇羸生生不洽於是卽其地立爲義庄歲計田與堤若池之人可得穀千石歲儲之待凶歲之賑因名之曰救荒滄云吏部旣失官而家家富冠東南士窮來歸者若貧困就食者咸仰而王學士維楨所稱督府何公棟精研有數大放計然之策家居身所致貲數鉅萬一起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甲八行三

三〇九十

而謀定疆場皆所謂當世豪傑溢潤之林也朱公子貢之倫富好行其德意儻近是乎而杞人張廷恩歛人余育者頗有采焉育少商宋梁間寓劇塵而治靜室其中日閉關吟商非交豪勢人不售卽售受侮壓多負責者育不豪勢人交而終歲息顧與他商埒他商問之育應曰商亦有道焉夫價之昂卑豈一人容力哉吾隨其昂卑卑焉故吾身處劇塵而心恒閑也夫爭起於上人吾隨其昂卑卑息可與諸君埒而上侮壓又胡從至矣已歸構書院館學子其中而構屋數十楹以居族之貧無屋者或問之曰散者聖賢之懿而聚者嗇夫之所行也所謂商亦有道儻近是乎而莫務於農桑廷恩自其祖張太公者居杞之西關自墾地數千畝至其父徙杞之草營居焉而以墾地之半分其族亡何夫婦連卒時廷恩年甚少耳族之豪欺而侵其墾地之半廷恩怒直之官竟歸我田杞俗租地畝百錢廷恩曰吾地畝租八十已又殺爲五十於是人爭來租地無曠畝計畝人反倍由是稍居積富矣而廷恩智負氣用才又好施故布衣雄數郡杞多水廷恩主藝稻曰稻宜水也稻熟水大至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甲九行三

三〇九十

或謂其智廷恩令其佃人曰稻第堆之田人雙其堆多者四之又今日崇土園稻堆如堆數於是旦第往分其稻堆已堆標之幟又令紉其粘而稻崇土上人衆而力齊卒免於水而是歲獲稻數千石於是張愈富厚而輕財嘗歲凶糶減其直如稔直或貧不能直約秋成還直秋成不能還則約來秋還所直又不能還則舍之正德中勦流賊官軍過杞饋之芻五千居無何歲凶助之賑出粟千已而歲又凶又助賑粟千於是大治屋廬于西岡垣塹重峻歸睢地曠斥墟莽數盜而終其身無伏梁遺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五十一

方伎

國初冷協律謙字啓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瑟工繪事元末以黃冠棲吳山巔隱焉徜徉泉石飄然有塵外之趣與誠意伯劉基交基極稱之 國初徵為太常協律郎與尚書詹同陶覲俱制九奏樂多所裁定諫通於陰陽之變能隱形多異術 高祖

嚮以威用肅天下以過捕逮諫且至闕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逮者以瓶汲水飲之諫且飲且以足入中已遂隱逮者驚訝曰公即然吾輩皆坐死矣諫從瓶中語曰若輩第以瓶至御前無庸憂逮者如言昇見 上上問之於瓶中應如響 上曰若第出見朕朕不汝殺諫對曰臣有罪臣不敢出 上怒擊其瓶碎之問諫安在瓶碎片皆應終不知所在移檄四方物色之竟莫能得云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五十一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為岳池教諭旁通諸術數 建文初上書尅日月言北兵且起朝廷以為非所宜言逮入欲殺之濟叩 天大呼曰 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已而兵果起赦以為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伐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一日濟遣人夜往碑下設祭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帝過徐見碑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碎之再推遽曰止止為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而濟姓名適當椎處得免其祭碑蓋禳也初濟與邑人高翔並徵翔以濟好術數止使勿為濟弗為止已而有兵事濟勸翔

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與俱死濟曰我願爲智士翔竟死而建文帝急遣召濟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走可免難耳立召僧爲帝落髮濟從之亡去建文帝歷遊滇廣者數十年數遇險得以術脫去本濟力也後隨帝還至南京人尚有識者後莫知所終

全寅山西安邑人瞽而聰警學京房易占多奇中正統間遊大同上北狩遣內侍問寅寅筮之附奏曰大吉是謂乾之巽乾君象變化之物也四初之應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午浹歲而更庚者更也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五三行三七六

庚午中秋車駕其旋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正丁壬合也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子其合乎歲更九躍則必飛九者究也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必正南面故曰大吉旣而也先入寇石亨召問休咎寅筮之曰吉虜無能爲踰年也先欲奉上皇南還廷議不敢發寅言於亨曰虜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奉迎禮將不爲夷狄笑乎已乘輿竟還上皇居南宮錦衣衛盧忠爲妄言離間景帝怒殺中宮阮浪猶窮治不已忠冀得大富貴請寅卜之寅

筮已大詫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罪忠懼遣卽訊乃佯狂爲風狀言供養真武得通報如此事乃解上皇復辟忠誅授寅官

約論曰昔孔子嘗言百世可知矣因於禮而損益其可知也至論國家禎祥妖孽筮龜四體之動變前知必歸之至誠故曰中庸其至矣乎索隱行怪卽後世有迹弗爲也以今觀京睦李郭於占卜精中發天地秘突然皆以殺身亦烏取前知哉必也李平陵之言本乎經張平子之術通乎道管公明之伎達於聖卒不遁於經常善矣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五三行三

四九

皇明書卷之四十二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心學紀

王文成公守仁浙餘姚人也字伯安其先出晉光祿大夫覽高祖與準精禮易著易微數千言父華舉進士第一忠厚正直仕至南吏部尚書先生娠十有四月而生生之夕祖母岑夫人夢緋衣神抱兒從雲中下異之尚書公因名之曰雲生五歲不言已更今名乃言言即英發超絕年十五善談語無所不好好兵好仙釋年十八以納室如江西道廣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七

信歸見婁一齋諒與語學謂聖賢可學而造也有深契比抵家日取六經諸子史讀之端坐寡言笑同業者以故意譖之先生正色曰昔吾放逸今知過矣舉弘治己未進士授刑部主事學儒學鬱鬱無所入乃與李夢陽獻吉何景明仲默諸子馳騁於古文無何歎曰吾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已耶病告歸築室會稽陽明洞為養生頗效已忽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棄去正德初奄瑾竊柄逮南科給事中戴銑等繫詔獄上疏救下獄杖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因厭世欲仙至錢塘

知瑾遣人隨偵急乃陽言沈江以絕禍因航海入閩遭所嘗遇者異人欲與俱其人曰公乃有親萬一瑾怒不解逮若翁誣公走胡粵自匿豈有救哉歸不害也因著得明夷遂歸越已乃赴龍場悟於學瑾誅陞廬陵知縣廬陵故鉅邑賦繁訟劇先生至首詢里役察民戶貧富奸良之實為低昂獄牒盈庭不即斷射稽舊制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委曲勸諭以好爭尚氣器訟之害多所解散時召見父老使訓子弟諄諄以開導人心為本行鄉約以厚俗戒毋令蕩僻官未暮而賦平訟清幾於無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二

訟陞南京刑部主事調吏部驗封歷考功郎陞南太僕少卿轉南鴻臚卿職事無劇暇與同志日切磋於學不厭已陞左僉都御史撫南贛而學詣益精當是時寧庶人濠蓄逆謀之日久而南贛地連四省上游山谿中劇盜倚巖洞盤伏無慮數十萬往往焚官府篡獄囚為暴廣東江右湖廣諸撫臣相觀望莫適勦而宸濠時時與賊通護助之盜益熾都御史文森受命撫督贛稱疾憚不前兵尚書瓊以違難劾罷之薦先生代先生道聞漳寇亟即兼程進移三省兵備晝期日進兵卻請退師不

許畫一進竟破之乃立十家牌法防偵伺立兵符  
明保伍以實軍疏申賞罰請旗牌以令軍疏請廣  
鹽得行臨吉贛以餉軍而日夜訓練之軍大振乃  
先以牛酒銀布犒賊巢撫諭剴惻諸巢多相率歸  
求自効乃進師攻橫水左溪連破之賊奔桶岡大  
戰又破之而西盜畢殪乃歸流亡使復業鑿山通  
道夷其阻以居民建縣治鎮之而諸巢最黠桀者  
盜曰涖頭陽納欵實機毒阱險虞王師乃休士歸  
農明年正月許擒其渠魁遂進兵擊其懈破平之  
而諸盜盡蕩爲治境先生用兵機神莫測對士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三

友談笑論學而幾發立斷萬衆遄集斬馘獻凱須  
臆驟集而左右曾莫測所自也諸大者具邊防中  
乃立社學設教讀羣子弟教之歌聲達於委巷諭  
父老行鄉約漸導之先生出征行父老皆沿途焚  
香迎拜如父母間出入間巷童子亦拱立道側候  
過車時與欵語訓諭油油無間也風化大行時寧  
庶人濠謀爲逆淫縱而憚先生望高數致書稱弟  
子問學陽下之先生獨具銜名謝不荅書曰學不  
可以書傳也濠腹心劉養正者廬陵人故與先生  
游遣至虔與結約養正至晤語連日夜數微言挑

皇明書 卷四十一

之先生陽若不喻意也者不荅也養正不得聞  
退已宸濠以中朝遣詔使來即訊而恐乃遂反時  
先生以命往福建處叛軍道南昌抵豐城矣濠既  
殺孫許聞先生且至急遣使三數輩迎必致之使  
者跪請曰王聞公且至以誕晨治宴具不敢宴稽  
撫按三司官以需幸過造也先生許諾以後輩至  
問三司宴未語頗淆忽疑之頃前茅望見一騎馳  
驟至命艤舟待則豐城令似遣報濠反聞也時舟  
順流下翼以風先生聞報命焚香則入舟疾作兩  
廣巡撫進兵豫章檄所在給餉牒以駭賊而北向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四十二

拜祈風風遂反乃微服走漁舟沂流上反吉安曰  
吉伍守可任又其地廣大召集可用也既至則集  
吉安諸養病省親有才望士大夫共舉義而急疏  
告變檄四方兵勤王檄召贛素所練者兵若列郡  
兵以來時濠結中朝倭幸諸大臣與爲應而變驟  
發遽甚南都當下流卒無備易棄乃大設疑問以  
乖賊或問之曰疑問不必濟先生曰濟不濟未論  
然能令中疑否曰疑矣曰第令疑豈非濟哉時濠  
遣人誘贛南諸峒盜爲掎掎鄒編修守益以爲憂  
先生獨策其不叛曰賊戀今巢美不叛也曰彼從

四十二



濠望封拜他豈顧計哉先生默然者久之曰今天下盡叛吾屬惟獨當倡義守益凜然利害心時如洗也已竟平濠事具武紀及濠事中御史黎龍曰平藩事不難於成功而難於倡義諒矣已 毅皇帝逸豫欲假征濠南幸為觀游諸嬖倖江彬張忠許恭等倚邊兵欲倖功聞濠平顧不樂宣言逆黨未盡當勦也先生力疏請回蹕不省念 上以重師宿東南而西北撤備將意外變未測也乃傳寧庶人前獻俘冀止之與太監張永遇於杭先生念永頗忠實可告語謂之曰江西遭濠毒虐久矣今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五

三六

苦饑又重困於兵倘京邊軍復至必且亂亂難測也曩濠亂亂獨自一人易制今復亂則土崩之勢成殆難圖矣永深然之曰吾此來為羣小在君側欲調護非為掩功來也於是先生付以濠而移病錢塘已得命兼巡撫江西乃還鎮而大闡忠義子泰領京邊軍實來欲掩功先生念忠泰所倚怙者獨北軍乃豫徙市具資斧俾老羸應門以待軍且播告城中言北軍為江西故來討亂離家室苦遠江西故地主當供億禮遇俾軍至如歸毋怠教軍初至以忠泰命踞肆坐謾罵或衝導起寡先生不

為動存撫有恩禮道遇北軍喪必停車咨問嗟嘆良久已乃去厚資之於是京邊軍顧人人喜過望以為王都堂遇吾屬有禮也於是先生乃入見忠泰不為屈忠泰殊不喜日搜羅百出不為動諸戰功具覈無可勘乃獨以濠積蓄為危言曰寧王父子祖孫王於此數世矣富蓄積多聞天下今安在豈有盜私之者乎先生曰信王父子祖孫諸蓄積多甚然散盡今亡矣日孰得而散之日濠異時畢輸京師諸權門約為變籍可覆也忠泰乃大驚愕日籍安在日籍人吾目吾以為事干遠衆立焚之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六

三六

豈可得見哉忠泰故嘗與濠通受金錢則大懼不敢言已較射忠泰怙所長強先生欲屈之先生射命中北軍噴噴歎忠泰乃大沮會冬至先生命間巷戶奠祭如常儀時新經喪亂居民戶填門哭已上塚哭振野北軍聞無不酸鼻流涕思歸者忠泰不得已乃班師還南都於 上前危言為讒間紀功給事中祝續御史張綸等助為言獨太監永左右之有動息具以告忠以江彬力能得 上意間之曰王某將興兵清君側之惡忠其首也次者公又間於 上日守仁必反 上試召必不來先是

子... 日... 第 28 版反內

忠泰數矯旨召先生大監永密以告先生不往至是聞召則立赴忠泰意大沮至扼不令得見還蕪湖不得命危機交迫乃入九華山日宴坐僧堂中武宗時時遣人覘得之乃釋然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忠泰復聞之則曰王守仁討反者聞有召即至何謂反乎遣還鎮當是時宸濠未伏法諸嬖倖異時通濠得金錢者多在 上左右先生復至鎮則深機曲筭內戢外防大閱士教戰于虔州日夜如對敵而日與學士論學與童子歌詩習禮如平時於是諸嬖倖益憚懼不敢謀已上留南都日久羣奸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七

三

既媒孽不得聞欲襲功又以經人耳目業不可得誣乃令重上捷音實諸人功其中乃班師尚書霍韜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益忠泰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是歲江西旱疏蠲租尋大水疏自劾諸所爲起瘡痍省國費者甚力而益專於學弟子彌衆進會 世宗卽位手勅召赴京而言者以大喪費浩繁沮之乃疏省苑遂得歸已而 上趣定功行封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尋封新建伯先是平賊擒濠皆兵尚書王

瓊居中相左右故先生疏上捷必歸功本兵而閣大臣大恚之賞又抑不能至是 天子在藩素聞江西功故定封而同事諸臣以考察蒙擯斥廢錮殆盡乃辭封爵疏其功上之竟格不行已大禮議作諸大臣益競進而先生竟不召方黃席先後以大禮問皆不答後思田亂起兼左都御史督四省兵撫討之辭不允先生疏請撫改流復土官爲本兵王時中所持 上曰守仁方畧素優兵難遙度聽便宜熟處母中制而事平成全國功語具邊防中於是田州刻石紀 上功其文曰嘉靖丙戌夏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八

三

田州思恩之人相比復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 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旋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暮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母忘 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 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於是撫綏安集興思田南寧學以保靖歸思出不意襲八寨斷籐峽破平之具疏所爲

經畧者而先生以病劇請告歸道卒矣先生明睿天授少豪不羈已乃志於道與湛吉士若水為莫逆交切磋於主靜無欲之要方下詔獄時已有靜虛匪虛寂中有未發中之語矣比謫龍場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癘蠱毒之與居夷人又鳩舌難語舊無屋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自驗諸得失榮辱能度越惟獨死生一念未遣也乃作榔晝夜端居其中求靜一從者病自析薪汲水烹糜粥飼之已乃灑然忘其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當之當必有過於此者忽中夜有悟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九

於致知格物之旨而攝契於本心不覺手舞足蹈自是一意於聖人之學乃言曰聖人之學心學也宋儒以知識為知故須博聞強識以為知既知已乃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不知聖賢教人即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又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心即理其昭明靈覺之知則知也意者心之發物即心之用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於是來學者日語之知行合一之旨而提學副使席書問朱陸同異先生不荅具以其所悟告之書沉思有省與往復語數四乃大豁然

謂聖人之學復覩於今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辨詰為也關貴陽書院率諸生以師禮事之是儒也益實也比官吏部從游者日進而先生日宏廓深潛中和信直以為學者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已也故時時教之靜坐補小學求放心功夫其言曰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生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成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靜坐中思慮紛擾又教之省察克治痛摩刮以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見而後操存涵養有地也其言曰聖人心如明鏡纖翳不容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十

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班垢駁蝕之鏡須痛刮磨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然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然堆積於駁蝕之上則亦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不可畏其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實見得耳向未見得裏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其後學者悟

於靜而遇事輒舛午也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知用省克功夫也故臨事輒躓學須於事為上磨礪然後靜亦定動亦定故南都後日循循於存天理去人欲為省克實功而深以譚光景說效驗為務外助長之病其言曰善念發而知之而克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克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又語學者言殺人須從咽喉上着刀為學當於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其修也蓋實也比開府賴日兵革倥傯而孜孜講學不暫廢關濂溪書院居學者而行臺

在此其言曰切已用功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人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切已用功方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又曰省克之功無時可間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方始為快如一念萌動即與克去不可姑容庇覆不可窩藏不可放過不可影過不可混過異時自有端拱時在又曰中庸功夫約於誠身誠身之極為至誠大學功夫約於誠意誠意之極為至善而一軌於慎獨後更寧藩張許之難苦心危行乃知夫德慧術知不待學慮而後能也則深信良知圓神充周與太虛同體通晝夜微動靜貫夷險而精密無盡藏也於是日以致良知為誨曰良知者人心之神明也人皆有之但不著不察日用而不知耳雖至愚下品一提輒醒雖匹夫匹婦一循其知之所及各自致即各各有見及其至也雖聖人亦致此知不盡故時時即人日用之知示之以自致又時時曰是非之心又時時警學者行著習察以無昧於寂感危微之幾諸格致誠正修之條貫固統一於此也其言曰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致此良知而已矣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知

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而本體之知又未嘗不知故善未嘗不知也致其知善之知而必為則知至矣不善未嘗不知也致其知不善之知而必不為則知至矣此良知所以為聖愚之所同具而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也致知焉盡矣又曰此良知之學至簡易亦至精微如指掌然亦孰不知者若欲親見良知亦孰為知者良知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蓋微乎其微故存乎心悟或有疑良知為未足者緣未嘗實用其力見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而然耳有請益者謂之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十三

益歟何以至於千丈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子將何以益之致知焉盡矣先是先生有悟於大學標古本以為是孔門之舊本無脫誤經文之下揭誠意特傳而三綱八目統於此固學之之要也至是增訂其序文其序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

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旁為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十四

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始先生之學本心悟以為學惟求盡乎其心心盡而天下之道一以貫之也其言曰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也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朋友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饜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

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一於道心則存心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明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爲教而學者惟以是爲學其論六經曰經常道也其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十五 三三三十九

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

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

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長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十六 三三三十九

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其論禮曰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

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益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已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為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濬蕩而世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十七

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數之間而議擬倣像影響形迹以為天下之禮在是是豈為得禮之意哉僭不自度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未及也間嘗為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為規矩故執規矩以為方圓而遂以方圓為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

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其辨析精微究極道耿犁然各當於人心其見齋記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為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為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為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不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十八

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故欲從而末由故夫顏氏之子為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言飲者不可以為醉見食者不可以為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其論心曰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

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而一無所動焉所謂靜亦定動亦定者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欲也問者曰妄心動也照心亦動也安在其爲靜乎曰妄心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照也妄心亦照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十九

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問者曰妄心可謂之照在照心不謂之妄乎妄與息何異曰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猶二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問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

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曰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有事而寂然可以言靜而感通者未嘗有增也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故雖常人心七情之感動氣之極而或過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二十

後良知一覺未有不罔然而消沮者亦可以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而自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其論立志曰學莫先於立志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則必去



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日而視之無他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三三九

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大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於是原本仲尼刪述六經之意以為直欲天下反朴還淳以見諸行事之實非欲美其文辭以誆誆於世也蓋自伏羲畫卦而來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不知凡幾而易道大亂也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自典謨而下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之屬非經失正者又不知其凡幾而詩書大亂而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三三九

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猶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躁心生責此志即不躁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

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

皇明書

卷之五

三

是之時人無異百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台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之同然是皆其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人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則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而植者則就其成德而使之益精其能於學校之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

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於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

皇明書

卷之五

三

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聽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操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克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爲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

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昌孔子既沒聖學晦而說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為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假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五

三十九

慨然悲傷蒐獵古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益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先王之盛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親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謹謹跳浪騁奇闖巧獻笑爭妍者四面競出前馳後

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而莫自知其所謂聞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三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警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五

三十九

之心體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鈇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傳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韋蕪稷契所以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

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乎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不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乎先生英采天發又洞然心要於人眉睫間往往能得其中存始求師友於天下不得則汲汲求同志之士切磋之於道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三

切磋深到以士友自程省當政務殷亟軍機旁午必求於士友切磋時無增減而後慊也故及門之士有立者多出於茂州學自晚宋來濂洛之微言既絕學者顛顛於窮理讀書之說字析句解以爲是所以造理而致精也於聖賢大訓稍微者又以爲此上達未當學姑就下學者學之固陋支辟於聖賢主靜存誠日用實功茫無所從入及先生倡論以爲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其上達也聖人所說雖極精微皆下學於學者循誦習傳之說煩忤則頌其駭性開斥以爲禪先生痛闢時弊亦以爲是枝葉見聞愈障道無益而聖門好古典學之教頗濶畧不講於是而有諍論又功高衆忌而機應神發不拘故常往往爲有方士所深疑其自信深篤又以爲簡易直截之學二千年始顯號召同學汲汲若不及爭門戶好矜持者姍訾之於是謗議大昌癸未南宮發策至斥爲僞學欲焚書申禁於是乃揭帖謝來學請歸而求諸孔孟而四方學者益進宮刹不能容日語以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之各致其知各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三

格其物以求止於至善而時時默坐臨對焚香無語以凝之待志定有人因方措教因材開導如羣飲於河俾各自得自足也嘗月夜款門人數百於天泉橋歌聲漸動泛舟擊楫渙然自適於是有鏗然合瑟春風裏之句明日入謝語之曰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嗜慾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惟孔門之士聞聖人之教始能脫落世味豁然於性體之高明廣大然不如躬行實踐以日入于精微將有輕忽世故而濶畧倫理之病則過也故孔子欲裁之諸君今幸有見願精詣力造求止於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三十九

極無以一見自足先生本高明超絕又本悟自禪宗已乃證諸六經在滁時懲末學瑣辟開導誘掖登之於高明士多省發已而有漸流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者先生大憂之日勉以平易簡實之學揚仕鳴致書言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著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涉安排著意識卽非矣先生病其語已高未瑩以爲不切實用力未免議擬想像明道所謂弄精魂漢也與世學雖稍異症其爲病一而已矣比起征思田門人有慧者言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者先

生語之曰默識焉可也然非所以槩人諸君語學則大學其的矣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也以此自修可躋聖域以此造人可立大中其人請曰本體既徹後當云何先生曰此徹上下語自初學至聖人惟是一塗轍初學循此循循有人雖至聖人精一之極亦只如此用又曰此語最盡諸君更毋移易人心自有知識卽有情習今不於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懸空悟一本體卽異時安所歸宿哉則近時語證悟空虛之病先生已前言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三十九

之矣至南昌父老軍民燃香拜迎者充衢巷至不能行乃趨都司令就謁自辰逮未不絕已諸司乃廷參明日詣學講大學每行輒士民環擁觀者大息曰三代而後未有也至吉安會士友螺川談竟日夕不倦且行曰功夫惟簡易真切愈簡易愈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比思田平以疾劇請告歸卒于南安臨終惟以未得與諸友了問學一事爲恨言不及私門人周積時爲南安府推官泣下問遺言微笑曰此心光明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先是離廣門人布政王大用具美材以從至是門人南顧

兵備張思聰敦匠事迎就南塾驛中堂沐浴舍款具如禮輿櫬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如喪考妣至輿至吉南昌咸擁哭如南安喪至越門人會葬者數千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聚會如師存初上倚注先生甚而議禮諸大臣方獻夫黃綰席書咸尊嚮之閣學士張璠桂萼亦欲倚先生以爲名故交薦起平思田時安南亂萼寓書令若專爲思田者而策安南要領以効功先生不荅已尺牘不致以爲忿始學敬萼議禮如一人比金用顧隙乃內相傾於是詹事縮勸學敬引先生以自助學敬陽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三

許諾然浮言非實意也或語學敬言王公位隆重得見上公安爲之下乎學敬曰王公來我固當北面實激萼而萼聞果大惧攻先生益力會新建伯卒下廷臣議卹贈當冢宰執議萼揚言陽明之學可疑而功不可泯衆皆以爲信乃陰覆奏言守仁擒宸濠攻城紀律不減比思田奏捷又誇張已甚勦八寨不請挾詐專兵又不俟命離信地無大臣禮且斥言其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官奪爵上終憐先生功又封爵本朝廷信令不許停卹與襲蔭而下詔禁學於是黃綰上疏言忠臣事君義

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臣取其大節與之交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柄用萼與守仁舊不相信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構隙然臣終不以是廢萼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立身之道有不得不明者請取守仁功與學爲陛下言之因具言其大功有四學不詭於聖人有三且曰賞罰者御世之大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雖生異世猶當追崇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三

典倡黨錮之禁非大臣之所以輔明主也臣昔與守仁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未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之爲者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義不容默乞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諡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平明之治此臣所以盡事陛下之忠補萼之過而篤事師之義也疏入不報而給事中周延以抗疏論列謫官隆慶初賜諡議從祀先聖廟子正億襲封約論曰今天下言學者無慮宗王文成矣乃其學

益晦則驚於已高也又身誨者衆予間從其高第  
弟子獲聞其微言昔孟子嘗首言良知又曰無爲  
所不爲無欲所不欲如此而已矣言學盡於致知  
也古本大學書誠意特傳湛渙烈文括八目已錯  
詩書歸三綱而一誠樞紐也不精深宏奧乎豈必  
分補哉竊以爲此其大者百世不與易也乃兼資  
文武非名世王佐才不能及斯言爲不佞矣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三十一

皇明書卷之四十三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心學述

昔太史公論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  
其真余讀而悲之彼其人皆親炙聖人於三千中  
稱速肖至誅眇矣迨漢世論定猶然不免於損真  
之毀况當時乎禮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則  
夫人懷剛柔好惡以有生意識雜採氣忤欲脅欲  
自免於毀宜其難矣自世下衰學者不復知務學  
修道爲何物近先覺覺之世始復有師友問學之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乙

三十四

事豈無借資寧靡圯族然存十一於千百循省服  
踐則亦豈非難哉今因噎而廢食將墜緒削迹而  
大業終無從觀矣有物於此一人指之不如衆人  
指之易見也一人爲之不若衆人爲之易成也折  
馬之百體不謂之馬立百體而謂之馬嗚呼其善  
喻也夫其善喻也夫 始王文成自龍場歸餘姚  
徐曰仁愛山陰蔡希顏宗交朱守忠節實首從受  
學是歲同得舉文成公有別三子序已並舉進士  
曰仁文成公妹婿也既聞學奮然志於聖修知和  
州有惻怛之政考滿陞南工部員外郎而文成遷

南太僕卿遂同舟而南舟中反躬默詰聞大學宗旨踴躍痛快以爲先生之教實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曲徑斷港絕河也蓋是時先生以全與曰仁以全受故一信不回後文成與學子語入微輒曰此意惟與曰仁舟中及之復同官南而同志益親及文成撫南頓曰仁亦請告歸與陸澄謀耕雪上之田俟師歸爲同志久聚計以誠身淑後未幾卒文成哭之慟祭之文甚哀先是曰仁遊南岳夢瞿曇撫其背曰女與顏子同德既而曰亦與顏子同壽已而果然曰仁及門獨先聞道最早和粹謙冲

雖無意親人而人自親之同門皆自以爲不及云節學識其大又好善不倦接引同志趣之使同歸於善官御史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毅然欲以身任之文成謂之曰德業之外無事功不由天德而求騁於事功則希高務外非業也後按山東直流賊作竟以驅逐過勞而卒宗交謙厚和平居恒以顏子爲師事賢友仁追琢其德而介然有所不爲官教授爲當道忌嫉輒棄去文成以爲歸計良是而稍傷急迫再過二三月托疾行則形迹泯然旣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已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

人應物有時而委曲道固未嘗不直也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志士剛愎之心後起官與化復與當道猶文成以善戒之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恭違必自反於仁自反於禮又自反於忠希淵省克精切其肯遂自以爲忠乎區區往請龍場橫逆之加日至迄今思之正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其時乃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惜也後教南康徙太學助教遷接察僉事督四川學方文成詣龍場時常德袁元亨辰陽蔣信劉觀時從問學比東歸俱有立文成喜謂之曰絕學之餘求道者

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學者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來世俗之謗往往以曠墜無立諸友宜以爲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力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同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也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妨礙所謂知得則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其後惟乾旣死忠泰之難信後從甘泉公游官職所至以



明道淑人爲務世稱道林先生其學以萬物一體爲宗其言曰大學始教必先格物致知物也者通身與家國天下而言之也知身家國天下渾是一物則知此心此理與物無對將此身與天下萬物這爲一物何物痛癢非我痛癢既見得卽如此措工便處處脚着實地五倫萬事此心無所不貫也羅修撰洪先讀其書以爲良工苦心云觀時問未發之中文成曰但戒謹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自見之矣觀時請略示氣象曰啞子喫苦瓜道不得也欲知此苦須汝自喫曰仁侍側太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四

言七

息曰如此方是真知便是行坐中皆有省冀元亨字惟乾湖廣武陵人學以務實不欺爲主而謹於一念王文成在贛時屬以教子已令主濂溪書院諸及門之士時時提省剖析令學造不懈諸同門嚴事之時宸濠謀逆而浮慕王文成書問學爲名高文成乃遣元亨往見之冀有感動濠調以他語元亨若不喻獨詳與論學濠退拊掌大咲曰人癡一至是耶然以文成故禮待之一日講西銘至父母宗子元亨反覆言君臣之義本一體語主於感諷濠乃大恚猛大詫濠素暴異時每大詫人立死

左右爲驚懼失措元亨從容理前語如常濠曰此生亦大有膽氣贈金遣還元亨歸金有司文成聞亟遣人從間道逆之歸及張許索繫卽訊濠曰聞主某故與殿下通行乃實殿下爲功有諸濠不承曰無有張許屢詰之曰獨嘗遣冀舉人與我論學來張許乃大喜急掩捕元亨備榜掠炮烙迫使誣文成通濠終不伏文成大痛苦然憚俱禍不敢訟言救之謗稍定乃備咨部院白其冤言本生懷報國之忠篤事師之義而橫被冤枉義當與之同死辭甚懇會科道交疏論救事得白願以病卒獄中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五

同門陸澄應典葢爲棺斂歸其喪計聞文成哭之慟移文恤其家元亨篤信力行忠誠惻怛視人猶已在獄視諸囚殊不異一體諸囚皆感泣向善湖廣按察司逮其家妻李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生尊師講學豈有他哉獄中治麻桌不輟暇誦書歌詩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李曰未見吾夫吾出安歸按察司僚婦召見辭不赴已潔一室就見則囚服見手不釋麻桌問之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悚然嗚呼可以觀學矣

黃宗賢紹太平人尚書文毅公暉孫也爲童子卽知

棄舉子業勵志聖賢之學以蔭補後軍都督府都事文成自廬陵入覲來見語學文成喜曰此學久絕君何所聞曰雖粗有志實未有聞文成曰人惟患無志何患無聞訂與終身共學宗賢於其言如渴而飲無弗入也後二十年聞文成致良知之旨大歎服復執贄稱門人先是方獻夫叔賢與文成同官吏部位其上聞語學有省屈已師事之已歸西樵學稍異其後與宗賢誠甫議大禮於上意合召纂修明倫大典宗賢不欲行文成諭之曰議禮本諸君始其事中間萬一猶有未盡正可因此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六

潤色調停今元山以日疾未能躬事方霍恐未卽出二君復不往則朝廷之意益孤而元山之志荒矣務潔其身者楊氏爲我之義君子之心未嘗經經若此也後官宮詹與方同被倚信文成亟稱古之太賢斷斷休休風切諸在位深至語具相謨中文成卒以吏尚書專議辱卹典禁學疏力諍家難作復以女女其子正億紀綱其家卒立之後復與柄臣爭敬隙調外任吏問書鉉逢孚敬意以僞學醜詆之疏力辨上終有之諭孚敬曰卿能與縮篤舊好卿之益亦多又諭欽私不害公蓋調劑議

禮臣如此以禮侍郎定雲中之難還進禮尚書方後官大學士柄國自有傳文成官吏部時穆伯潛孔暉鄭朝朔一初王純甫道黃宗明誠甫應元忠良皆就學朝朔朝人也官御史聞文成論學心契之因陳世傑請受學文成告之克念與剖隱微窮原本連日夜朝朔喜以爲昔多岐而今大道也時已得疾人曰盍少休朝朔曰夕死可矣後竟卒是時姑蘇徐昌毅禎卿者與李慶陽獻吉業古文有章已諷仙經悅之故與文成善與論冲舉文成咲不應昌毅曰子以予爲非耶將又有所秘耶夫居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七

三十八

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茲去知故而宅心埃埴之表而子猶予拒何也文成曰謂吾爲有秘道故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謂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養性順夫命而已而又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毅首肯者久之曰冲舉有諸曰盡爲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躍於淵矣自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毅

俛而思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為鱗甲吾且為流  
 澌子其煦然矚我以陽春哉然時已屬疾已竟卒  
 純甫武城人舉進士受學出掌教應天上下不相  
 協文成貽書曉譬之以為譬金在冶經烈焰受鉗  
 錘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益精煉惟  
 恐火力煨煉之不至及其出冶金亦自喜其煨煉  
 之有成也又自咎平日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  
 之心及謫官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以感  
 之及文成官滁陽而純甫疑於學致書言學以明  
 善誠身固也第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八  
 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  
 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此等曲折儘  
 欲扣求啟發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文成得  
 書欲不答恐其自是答之無從入也已念純甫自  
 是乃其心有所蔽而然非自知其非而故為是以  
 要我者何可以遂已乃復諭之曰反覆來諭純甫  
 之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蓋純甫平日徒  
 知在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  
 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  
 已漸悟往日之墮於空虛矣故曰純甫之得力處

在此然已失於支離外馳而莫之覺矣夫心主於  
 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即  
 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別為一物  
 從何處得來乎純甫之意蓋徃於近儒之說以為  
 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從事事物物上求之而後  
 謂之明善蓋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墮於空虛也  
 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非不知感純甫此意而  
 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在性為善因  
 所指而異名焉耳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  
 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九  
 物純乎理而無人偽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  
 所之可求也處物為義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  
 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於事事  
 物物上求至善是離而二之也夫誠者無妄之謂  
 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  
 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  
 也明辨者辨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  
 為誠身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  
 身又自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後曰仁至南

與純甫洞剖師旨而純甫乃益親

原忠台仙居人舉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正德中以

父老歸侍蕭然山中講學授徒養親者十餘年

世宗入繼統召還授翰林編修尋以直諫杖闕下

罷官

黃誠甫字宗明人也溫良澹泊有經濟之志嘗

問顏子爲邦爲萬世立常行之道信乎文成曰顏

子具體聖人於爲邦大本大原夫子信之故獨舉

制度文爲而言謂如是而後盡又不可以本領既

立而防範或濶疎也故又以放鄭聲遠佞人告之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十一

三六十五

此皆就顏子所至而語若在他入須告以達道九

經及明善誠身則萬世常行之道也苟無其本籍

令必行夏時必乘殷輅必服周冕舞韶樂豈有益

哉蓋箴其微也其後誠甫以郎中議大禮起外官

至禮侍郎鄒考功守益與書言今天下扼腕言禮

樂矣其亦易惡至中以端其本乎其亦比擬鑽研

以鋪張於枝葉乎 聖明在上寤寐堯舜而中和

位育瞠乎唐虞何也來教發揮大學而曰經文其

命脉三禮其皮膚經文其準繩三禮其平直

先後緩急可謂善握其機矣更望洗心積誠爲

主上精白言之先師平口精神備在大學而未盡展

布天其有意於今日之夷蕪乎蓋規切如此未幾

卒其後文成望益高弟子彌衆進其著者在浙則

有若陸清伯澄季明德本張元冲徐汝珮珊在廣

則有若楊氏薛氏昆弟在直隸則有若王汝止昆

孟伯生源周道通衢在福建則有若馬明衡子莘

林以吉而文成官江西最久從受學者至衆而吉

中爲盛在新建則有若魏氏兄弟在臨川則陳惟

濬南昌則王公弼之倫

薛尚謙侃潮揭陽人也事文成留都者三年志專意

篤省克深至歸以所聞者告其兄尚賢尚賢以博

學有行箸信於鄉間尚謙少師事之至是聞尚謙

語而大說盡率其羣弟子姪謁文成虔州受學焉

而學造愈精尚謙嘗自省好名之病難克也以爲

好名者非必務外爲人但聞譽而喜聞毀而戚皆

從名根來文成曰然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

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

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求食渴求飲安得有工夫

好名乎又嘗自咎罪疾以爲輕傲二字爲累也又

自多悔一日去花間草曰天下間何善難培惡難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十一

三六十五

去蓋其念也文成警之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賢此看善惡皆從軀殼上起念故錯未達曰天地生意即花草何擇賢欲觀花故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令用草時復以草為善矣即此善惡皆從汝心好惡所生故知錯也曰然則物無善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稱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者在無善惡上便一切將善惡廢置故不可以經世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一循夫理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心 十一 三百九十九

便自有裁成輔相在曰草既非惡即草不當去乎曰草有妨礙何妨汝去曰去之非作惡乎曰不作好惡非全無好惡也惟好惡一循於理而纖毫意氣不與焉於未有好惡不異是不作也若與以纖毫意思即心體為之累而氣動矣曰知惡惡臭如好好色安得不着意乎曰此謂誠意非是私意誠意惟是循天理纖毫已意不與焉故有所忿懣好樂即不得其正故學莫若廓然而大公蓋進之正心其後篤信良知之學乾惕著察於惘然之體既中廢喟然曰此天所以玉吾學於成也研極精奧

作研幾質疑錄以辨學皆從實際理地發揮病億測害道曰開拳見子箇數分明不勞猜量病心累於物曰是非逆順境界猶時有礙乃知裏許盡是私意歐文莊歎以為梅子黃熟中邊皆甜非可以虛見領受云病亟猶手書寄同志矢盡滌偏蔽酌夙志為無負學者稱為中離先生尚賢官國子助教尚謙舉進士官尚書郎嘉靖中與魏給事中良弼糾柄臣孚敬罪落職不復召卒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心 十三 三百九十五

楊仕德驥弟仕鳴潮陽人初仕德從湛編修遊有立已受王文成學篤信焉仕德卒湛誌其墓以為心相持如髡如鉗頗嘗其失自然之宗文成以為篤信好學之死靡貳服葦未嘗有也其後仕鳴亦早卒文成尤痛惜之方鄒文莊官南雍時仕鳴往請之謂鄒曰公往治舉子業已竭才否乎鄒曰竭矣曰今去欺求慊以致知亦才既竭否鄒默然仕鳴曰微竭才曷由見卓爾竭才二字晞顏之的也鄒默受者久之其後每舉斯語告學者而太息其賢云

馬子莘明衡甫人也父思聰死寧濠之亂子莘立志精猛深詣卓然不惑於利害聞鄭繼之善夫亟稱

之類留意於文辭文成箴之曰草木之花千葉者  
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戒其溺也以監察御史言  
事落籍士論惜之

陸清伯澄一字元靜歸安人始謁文成於留都月一  
至已益親後請掃庾下之堂而旦暮侍焉清伯故  
豪俊後口雍雍默默慊慊自以爲不足也其記文  
成語首云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功夫說  
閑話管閑事蓋其篤也已欲屏絕文字專於學文  
成曰此恐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而云然使  
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十四

三十一

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使  
在我尚存功利之心雖日談道德仁義亦直功利  
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願一洗俗見還復初志  
當釋然融解矣其後以多病從事於養生文成曰養  
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專制  
志於是則仙家所謂神住氣住精住亦在其中矣  
堯舜湯文周孔其萬物一體之心當無所不至苟  
可以長生久視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篋之  
徒乃其稟賦實然非可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  
長春皆彼學中祖述以爲師者得壽皆不過五六

十則所謂長生之說亦必有所指矣元靜但當遺  
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不當輕信異道獎精  
神靡歲月爲也後謗議大作澄官刑主事欲條爲  
六辨上之文成聞而止之曰無辨止謗嘗聞昔人  
之教矣况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  
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辨乎惟當反求諸已苟其  
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  
輒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以自信  
歟則當益致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所謂默而  
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十五

三十九

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  
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爲說亦將以爲衛夫道也况  
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  
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之爲者乃不知  
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其真也彼既先橫  
不信之念莫肯虚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  
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  
而駭惑此皆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爲也中引  
自咎深切澄乃止其後問照妄動靜文成啓告深  
至語具文成事中文成於澄最屬意謂曰仁沒吾

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不淺澄執父喪毀失明矯湖俗於禮文成爲表其父墓仕至尚書郎

季明德本山陰人既受學精思力踐慨然以聖人爲可學而至常兢兢磨練於事爲朋友之間患世之學者以自然爲宗忘其所有事習於情而偷自便也曰心之本體猶龍然戒慎恐懼天命靡寧主宰常惺矩則常定故潛見飛躍隨所遇而時應是以警惕主變化也彼以自然爲宗而不知惕若有同出於虛而卒流於物欲者矣患世學以講經爲病徇偏見蔽曲說任胸臆之所之而去道愈遠也覃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十六

精於六經深研妙詣多所自得胡忠肅公稱其所著易學四同以爲默會義文周孔之心於千載之上足正諸儒先之論於千載之下雖謂集易學之大成可也唐宮詹順之稱其春秋私考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諸傳義例一切摧破如獨以身處其地推見其精而定其是非至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別星曆之數度帝嘗郊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而莫能決者皆辨析該貫昔之稱經師者莫及也始明德童年時於經義有深悟既知學引伸觸長益妙

契而文成存時與書言看經書取其有益於學而已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特見妙詣一時不無開發之益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有反爲之障而不自覺者矣後學成歐文莊亦以習心流注箴之蓋師友切磋入微者如此明德舉進士官監察御史以論禮補外時山陰有徐汝佩珊者舉鄉薦赴南宮舉見策問意詆學不對而出論者以爲尹彥明之後再見云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十七

三十七

鄒文莊公守益字謙之江西安福人年十九舉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外艱歸請王文成謁文成表墓殊無意於學也文成顧日與之言學一夕忽有省曰往吾疑程朱補大學先格物窮理而中庸首慎獨何也乃今釋然蓋格致卽慎獨也已證之克復之受授愈益信或問之曰顏子資最高故告以中庸閩奧乃學者自當從大學讀書窮理循循入也曰又不然聖門如樊遲資最下劣乃孔子教之恭敬忠初無二語何哉渙然信天德王道一貫於慎獨遂納贄稱弟子師焉日津津有人歸溫粹冲夷異時居養諸氣體爲一變見者驚訝以爲從大治中鑄過來也未幾宸濠反馳軍門從征曰君臣師

生之義固然而切磋益深嘉靖改元錄舊臣起用  
明年謁文成越中既別文成悵望不已門人問曰  
夫子何念謙之之深也文成曰曾子有言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謙之近之矣  
抵京復館職會大禮議起率同官疏爭不報明年  
復上疏忤旨下詔獄與修撰呂柟日講學獄中謫  
廣德州判官故事翰林謫官者不參公座不理政  
而先生顧以不閑政爲憂詣名流造問輒不契入  
會稽問文成文成曰善哉問舉大學如保赤子語  
約之於誠心於是隨在署四字以自勗建復古書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十八

三六十六

院以倡士學刻諭俗禮要以風民俗政化大洽間  
至越文成勞之曰往來越中者言謙之事上嗛嗛  
盡禮見學力也對曰官直應迹如扮戲者隨所遇  
輒應何得執哉文成默然良久曰書稱堯克恭克  
讓謙之信恭讓矣獨自省於克何如先生恍然  
悟始之恭讓猶之玩世意也於是自克逾深遷南  
主客郎與同志日切磋於學考滿進階請告歸與  
同志論學如饑渴起南考功尋召爲司經局洗馬  
上聖功圖忤旨下禮部參勘則猶以議禮故失  
上意也遷太常少卿掌南院陞南祭酒會九廟災

諸大臣皆惶恐引咎自陳守益獨引殷中宗高宗

反妖爲祥之說冀有感動遂罷歸先生恢廓善容

納能忍人不能忍容人不能容於王文成嚴事尊

信終其身言必稱先師始精思篤踐已渙然於即

寂即感無二境界即存即省無二功夫即知即行

無二塗轍即安即勉無二源流融融然渾渾乎於

道而不自覺也晚自謂進不獲大行於時惟講明

師說培養人才倡明道術爲實際自鄉國以至四

方間居游從無一日不與衆聚講言溫氣和隨幾

曲譬廣證隨事發揮而溫然一體之愛形於辭色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十九

三六十九

矢口成文疊疊動千百言俾聽者忘倦忿忘操釋

如奏雅樂聞九韶聽之不厭即之而莫能舍也後

時賢慧者語證悟深者研歸寂達者樂高曠精者

研主宰流行頗訾先生爲言詮意見而先生守繩

墨日諄諄於戒慎恐懼庸庸庸言之訓不釋也其

論寂感曰四時常行不論寒暑百物常生不論開

歛故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論道曰就其不可

觀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爲道就其可觀可聞體

物不遺處指爲器又曰古人發育峻極只從三千

三百克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處



體流出不是支節上檢點卑者安小成高者墮虛遠未可以語肫肫之學又曰悟得此意只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大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真性方是一線出來若隱隱見得真性本體而日用應酬湊泊不得猶是縫隙在又曰人倫庶物日與吾接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兢兢不敢放過如織絲者絲絲入筵無一絲可斷乃是經綸大經又曰先師提致良知三字本體謂之良知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一毫夾雜不得工夫謂之致復其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一毫因循不得又曰除却自欺更無病除却慎獨更無學其自言曰昔見陽明先師時便知從良知上致却認得良知粗故包漫世情倚靠聞見終於潔潔淨淨處未肯着實洗刷此學不受世態點汗不賴聞見充拓不須億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著述繼往開來凡有倚着便涉聲臭於洗心神明處尚遠也可謂粹然儒學純一不雜矣先生凝重敦厚事親孝撫庶母弟敦愛有加立朝耻阿徇進退之節介然居鄉視里閭疾痛若痲瘵在身諸主清量明戶役悉力清畫為垂久之計蒙怨謗必行其他周貸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三

三

宗族睦隣里繕橋梁廣陂堰皆畢力行病聚禱卒走哭鄉人尊事尸祝焉子孫皆以學世其家歐陽文莊公德字崇一江西泰和人夙有異質蚤以書請學王文成甫冠卽舉鄉試兩不赴春官專於學忘寢食糜粥終歲文成以小秀才呼之欣欣供命雖勞不怠文成公大器之自是研窮剖析盡得其蘊奧溷浸者久之嘉靖初舉進士與門同舉者更僕共馬終講繹無間出知六安州以初政倥傯未暇學為歎文成曰吾學乃在政務倥傯中遷刑員外郎改翰林修撰地清切學造淵而文成學益大昌徐文貞為編修賴以啓覺篤信之如師保公德性深厚挺身恭遜喜怒不形於色而體悟洞暢所至汲汲以明師學求友為務於人無賢智愚不肖待之溫然一體也羅文莊作困知記嘗良知公以鄉晚進事之甚恭而辯之甚力明知之良卽天之性文莊聞之愈峻而公恭遜和裕意氣不少加也士友好立論輒默坐不語真意薰感以切其內省之心每與學者言朋輩不得以異同生彼我不得困微我起異同故同志益親屢遷鴻臚卿丁父憂服除留終養以薦起至禮侍郎母卒扶柩南數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三

三

廬墓服未闕特旨召拜禮尚書直內閣時 上深  
居西內留意於玄修而執主要以操割天下動見  
拂劇朝廷大議下皆取具一時公卿焚贖不能決  
而分宜當國懷伎心公灼幾委曲相時裁化欲從  
容啓沃爲格心 穆宗在裕邸於景王並稱二王  
不得時見上 上頗諱忌儲貳傳代之事公於請  
婚慶賀康妃喪具儀上時時以繼體尊統之意別  
白具言之慮存深遠語黜張皇雖時被譴責終調  
紆將萌防杜於未然心則殫矣諸政關大體勢頗  
阻格殉之則貶道執之則忤時者未嘗不調劑燮  
和而職思其當也 上眷優渥不衰卒贈賻有加  
禮謚文莊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聶尚書豹字文蔚吉永豐人也舉進士知華亭有聲  
識徐文貞於諸生中教引植立之官御史指斥巨  
鎬及大臣不職者屢屢風裁凜然守平陽北虜入  
塞旁郡多敗衄豹守禦方甚設卒抗賊事聞 世  
宗手勅問相臣平陽守獨能禦賊其爲誰以按察  
副使備兵潼關爲貴溪所忌惡罷歸有薦者忽有  
旨覈守平陽時守禦費多科歛逮於理會貴溪敗  
徐文貞爲力保護得釋歸庚戌虜大人以故官起

備虜道中三遷兵尚書爲本兵時 世宗威斷不  
測殫心力周幹區畫分宜相邊總督邊大帥咸以  
賂進退訖不得行其志會倭寇閩廣分宜薦所幸  
趙文華往視師持不可勒致仕卒贈少保謚恭襄  
先生官御史時謁王文成于越與語學有契既別  
致書言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  
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  
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時方忌學已  
毅然自奮如此然始未納拜及文成薨信愈深於  
閩中爲位哭稱門生已與同志功礎益深密而專  
之主靜切益深堅被逮時方與學子講中庸校突  
至繫械之見者膽墮先生就械無幾微動顏色就  
械已徐理前語如初已就道父老追送者皆流涕  
油若也於途中與朋輩日論學無須史問錄之曰  
困辨錄以明學而主於歸寂功在收攝保聚其言  
曰中庸言獨易言密言虛言寂言獨復獨立四者  
同出而異名自我有之自我主之小而辨精而明  
尊而無對獨之謂也言天下之至一也根極領要  
親聞俱泯而機緘之妙鬼神莫窺密之謂也言天  
下之至精也默識靜專龍蟄淵沉靈明內蘊神妙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萬物寂之謂也言天下之至止也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其淵其天而空洞之體其受命也如響虛之謂也四者異名均之為未發之中虛寂言湛一之體密獨言歸止之與而收攝保聚必於乾乾愬愬欽明祗畏中得之故敬者聖學始終之要然其論頗倚於寂曰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故必自其寂者求之使寂而常定則感無不通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能廓然太公自能物來順應有未發之中自有發中節之和於事物動用處而格致者義襲者也時頗有諍論而羅文恭信之特深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孟

三

皇明書卷之四十四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心學述

羅文恭名洪先字達夫吉水人世所稱念菴先生者也幼端重有志於仙禪會良知之說行嚮往之常擁膝危坐自收攝嘉靖己丑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引疾歸欲畢志於學過越見王汝中畿汝中言良知見成神觸神應大說之已反之凡心習氣包裹為崇不自信也見恭袞就逮時先已不動心大敬服求未發之中益攻苦夜減食焚香塊坐一榻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乙

三

至連宵不寐防危守獨為兢兢聞有為性命之學者則幾寒犯險遭逆旅捩臂往從之不悔其言曰學者自有生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須終日酬應終日消磨不使習氣乘機潛發方不負此生又曰必安頓收斂枯槁一番而後可以語良知之通塞又曰善學者竭才為上解悟次之聽言為下恃妙契而不務反躬以一念之明為極則以一覺之頃為實際而欲隨事隨物流行順應未有不倚見解言銓為支吾者也其寐言曰自震而離而兌陽之浸也自巽而坎而艮而坤陰之浸

也自內而外謂之徃徃主發生自外反內謂之來  
來主歸復易有太極逆也生兩儀則順矣數徃者  
順其後天乎知來者逆其先天乎故月從逆爲朔  
徵之吾身目不逐境而內觀耳不逐聲而反聞心  
絕物誘而忘智口絕言筌而守默自外來感者我  
無馳也以是爲未發之中故其學於靜中常蟄常  
隱伏強陽消頡滑者久之洞啓天門靜聞寒漏恍  
然覺中虛無物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止極如大海  
魚龍變化無間隔也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  
下四方徃古來今渾成一片吾之一身乃其發竅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二

三六

固非形質之所能限也而學益玄以深中歲復召  
爲春坊贊善爲貴溪所惡擠之會疏請預定  
東宮朝儀遂罷歸築室石蓮洞掩關却掃謝世不  
涉分宜當國數致書欲致之竟謝不復起卒隆慶  
初贈光祿卿賜諡先生事親孝遇族父兄恭處鄉  
里恂恂父憲副公自有傳憲副公遇先生嚴既貴  
訓勅不異童穉稍失意辭色必厲客至令行酒拂  
席授几如異時先生從事欣如也憲副公卒苦塊  
柴毀不入內三年平生於辭受取與最嚴當路常  
餽絕不納方引疾時抵儀真病殊殆同年項侍御

喬按江北日就訊瓜洲富人坐重罪飾名姝介萬  
金求居間峻拒之項微聞以其意嘗先生先生厲  
聲曰君未聞志士不忘在溝壑乎項太息以爲不  
可及也晚益高峻布袍芒屨居閒樂道士大夫仰  
之如景星慶雲可望不可卽云

先是文成官南鴻臚時吉安福劉伯光曉以世誼徃  
謁之聞語學有契由是確然信爲仁由已也遂師  
事學焉文成贈之詩有一語悟真機之歎歸日與  
其族父宜充君亮等共學而聯同志月爲會五日  
曰惜陰文成爲著惜陰說已鄒文莊還自辟雍而  
吉學大昌曉孝友謙和語由衷無支蔓一日誦少  
陵語不驚人死不休之語喟然曰嗟乎不當謂學  
不聖人死不休耶悵爲學者舉質鬼神無疑之語  
曰人可欺鬼神不可欺今世可欺後聖有作真僞  
不可欺其自勵如此而羣從宜充君亮皆成德爲  
人士所尊信云

劉宜充諱文敏少稟純固既聞學自勵曰學苟不成猶  
不學也躬踐默證者久之覺動靜未融乃嘆曰非  
親承師授不可矣詣越見文成學焉而後沛如也  
其學以致心之良知爲宗而操存瞬息不少懈一

主於躬其言曰知體虛明皎如白日無少自欺卽  
權度在我無微不照知其蔽當切磋琢磨則切磋  
琢磨之密而不以爲助知其功當人一已百則人  
一已百之勤而不以爲苦積累可以日升檢束可  
以日強良知之蔽日去良知之體日明德崇業廣  
而至誠可幾又曰一念判決旣明則聖凡燕越道  
德仁義之習自將日新月熟欲罷不能又曰吾性  
常生常止往來起伏非常生也專寂凝固非常止  
也生而不逐是謂常止止而不住是謂常生無住  
無放常感常寂纖毫人力不與焉是謂天然自有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四二三六十九

之則又曰除却見在有分辨之知更思天衢與門  
內皆懸想也故有同異無端之可疑良知真體萬  
古一日萬變一致益精益動益虛而不惰則染處  
漸消逐時漸寡查滓渾化則主宰卽流行之主宰  
流行卽主宰之流行安得許多分別疑慮又曰謂  
吾性一見病症自去此玩光景逐影響欲速助長  
之爲害也須精辨之又曰意念每治每然吾則每  
然每治其用力雖至於已百已千皆困勉者本等  
職分不可欲速不可中止又曰鋒芒機械兩名而  
一病學者以道理文客氣最骨髓深痼隱微之痛

孰察而孰去之又曰於人是非長短一起忿嫉之  
念卽蛇蝎虎狼蓋蛇虎見人卽怒也又曰格心者  
忠之大養志者孝之至君子之忠如臨上帝君子  
之孝視於無形又曰務博索玄厭苦求靜皆欲根  
未淨當切磋不懈執中之功本於精一簡簡不可  
尚亦自濯之暴之中來謂戒慎恐懼可須臾離乎  
又曰功利之習淪肌浹髓非鞭辟近裏常見無動  
之過不足以勝隱微深痼之病諸異時喜頓悟而  
厭積漸任超脫而畏檢束談玄妙而鄙淺近肆然  
無忌而以爲無可無不可任情恣意遂以去病爲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五二

三六六

第二義者防之爲兢兢羅文恭贈之詩曰嘆息卓  
爾域千古能幾諧目擊中有存意會言無乖王光  
祿時槐從受學稱其岐特壁立不可正視而淳樸  
無絢飾有太羹玄酒之味精明勇詣於天人死生  
之理如指諸掌屋漏不愧童孺皆孚而言訥行庸  
若菽粟布帛之無異於人也其教人一循其本然  
之知省克於念慮實踐於倫物未嘗爲奇僻險絕  
之語未卒前語學子曰知體本虛虛乃生生與後  
學言卽塗轍不一勿違吾宗可矣年八十餘卒學  
者稱兩峯先生督學使者邵型下郡言劉某力探

聖域倡明正學其令所司具粟帛羊豕往佐其喪  
學官弟子議所以應祀典者列狀上祠祀之後有  
督學者奉江陵旨汰從祀本欲汰劉御史臺父顧  
併汰先生小人之無忌憚如此云

劉君亮諱邦采始學時每竟夕不寐以思有造矣已詣  
越從王文成學有一諾千古之許文成大稱賞之  
學者來質疑必曰問君亮已恍然冰解於混一不  
二之體悟良知克滿無不足不得也曰滿地黃金  
顧將作鐵使乎自此忘虧成是非獨與天倪俱久  
之內自省受命駁而氣習之滓未有汰也則深悟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六

三十三

於主宰之真靜者性也流行之凝精者命也主宰  
流行之變化者意也主宰常一所以盡性流行常  
精所以修命學之爲主宰流行之交致者終不可  
混也著易蘊一篇以見意盡性修命老斲斲不息  
諸語證悟者姍笑之而羅達夫洪先獨深信欲爲  
箋其文以傳其緼曰夫學何爲者也悟性修命知  
天地之化育者也往來交錯庶物露生寂者無  
失其一也冲廓無爲淵穆其容曠者無失其精也  
惟悟也故能成天地之文惟修也故能體天地之  
塞悟實者非修性陽而弗駁也修達者非悟命而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七

弗窒也性隱乎命精儲於魄是故命也有性焉君子不  
滑諸命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仗諸性也原始反終知  
之至也又曰有感無動無感無靜心也常感而通  
常應而順意也常往而來常化而生物也常定而  
明常運而照知也見聞之知其精粗也象著之物  
其凝滬也念慮之意其流漸也動靜之心其遊塵  
也心不失無體之心則心正矣意不失無欲之意  
則意誠矣物不失無住之物則物格矣知不失無  
動之知則知致矣身心意知物者工夫所用之條  
理格致誠正修者條理所用之工夫知所先後者  
始條理也天序也又曰忘其所有事者昏索其所  
無事者紛昏不勝紛者雜紛不勝昏者塞紛猶夢  
也昏猶醉也醒醉遺夢者惺惺也瞬有存息有養  
前無迎後無將何病乎塞何憂乎雜又曰德非潛  
不光心非淡不休識恒欽曰潛欲恒釋曰淡淡以  
平感物而動之情潛以立人生而靜之本是故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潛且淡者與又曰已者命之所  
稟禮者性之所具人之生也性一而命殊故人之  
過也各於其黨虞仲之放伯夷之隘下惠之不恭  
子貢之達子路之勇原憲之得曾點之狂子張之

堂堂皆已也雖痛克之猶恐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惟堯舜為能舍非竭才不能克是故能見無動之過通乎微矣能淨無玷之塵可與幾矣草昧之險無動之過也野馬之運無垢之塵也故聖人洗心退藏於密神武而不殺也夫又曰能心忘則心謙勝心忘則心平侈心忘則心淡躁心忘則心泰嫉心忘則心和謙以受益平以稱施淡以發智泰以明威和以通志成性存存九德咸事又曰心之為體也虛其為用也實義質禮行遜出信成致其實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致其虛也虛以通天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八

下之志實以成天下之務虛實相生則德不孤是故常無我以觀其體心普萬物而無心也常無欲以觀其用情順萬事而無情也又曰見玄而不影響者鮮矣務博而不支離者鮮矣見過以致玄玄而質也務約以致博博而寂也高明效天博厚法地弘心澄意之學也又曰感應而無起滅太虛之流行優優生化之學也著察而落感應照心之為用憧憧往來之私也優優則時止時行議擬以成變改過遷善同歸於不識不知而已焉又曰伯玉不以昭昭申節冥冥情行感應之著察者也原憲

之克伐怨怒不行著察之感應者也念念謹念其知也遷念念一念其知也疑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主宰流行明照俱至猶之赤日麗空照四方而不落萬象矣曰明道之獵心復萌見林木之嘉者起計度何也曰斯固顏子之學過而不成念者也未嘗嬰明體而起知端曰然則曾子之易簣得於童子之執燭非嬰明體而起端乎曰猶之日月雲霧空照一也蓋良知流行變通有定從而無典常曾子之以虛受人又非過焉改焉者可論也曰其謂得正而斃焉何也曰正無定體惟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九

意所安是故學莫踰於致知訣莫要於知止又曰多聞不畜聞無聞也多見不宿見無見也獨聞者塞獨見者執小成而已矣是故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也又曰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九疇不叙是無天下國家也修容以立人道慎思以達天德叙疇以順帝則君子理此三者故全也又曰建極在君修極在公卿遵極在守令徵極在庶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庶民徵矣省刑平稅敬老慈幼守令遵矣尊賢任能謹度宣化公卿修矣敬天勤民禮叙樂和皇極建矣

惟皇作極惟帝時克一哉王心協哉衆志元氣充塞太和保合人感天應雨暘時若寒暑不侵治之極也伯光仕爲令宜充君亮俱棄舉子業專於學已君亮以聘舉鄉試仕爲泰寧教諭同知嘉興府學者稱師泉先生先生與學者語不啻唯危坐默對有問隨酬折卽片言能開人夙昔沉錮有鍛鍊令人躍然自化有開剖令人躍然疾亟門人朱調問先生此際視平日何如公曰形詎能累性哉今吾自若也遂與同邑三五先生劉一舒陽幼從劉伯光先生學舉子業讀性理大全忽有省動希聖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十一 三六

造日深察其志慄慄乎懼泥滓之汙得毫毛入其心昭昭乎志揭日月而行之也其言曰知者心之神明也知善知不善知好善知惡不善知必爲善知必不爲不善是至善也是人之明德也天之明命也故曰良致言學也致者力而後天者全曰明明德曰顧諟天之明命舉致之之謂也五常百行明焉察焉神明克周是謂能致其知古聖人莫如堯贊帝堯曰欽明非知之至而何中知之不倚於聞觀者也敬知之無怠者也誠知之無妄者也靜知之無欲者也寂知之無思爲者也仁知之生生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十一 三六



者也又曰知與行一為真知言與行顧為德言據  
拾者盜支離者偽盜與偽道其不行矣夫又曰至  
健者知之健至順者知之順唯健也不可險之而  
知險唯順也不可阻之而知阻人心惟危險阻之  
謂也健順精一之至也君子益無時而不懼夫危  
也又曰置我身於人人之中而非之是之惡之愛  
之奪之予之者夫然後可與無我又曰諸情先欲  
諸不善起於欲欲遂則侈欲滿則驕欲拂則怨欲  
喪則戚欲沮則摧欲急則躁欲爭則伎欲深則婪  
欲苟則污欲牽則迷欲窮則亂欲者不善之端也

三用書

卷之四十四

十三

三百九

小則過大則輕生禍倫滅天理而縱之故欲消俱  
消欲淡俱淡欲至於無情之順也性之靜也天地  
之真也又曰許友以不爽而爽者非相欺也意氣  
也意氣以相許能不爽乎其自許也亦然故許之  
心者則如季子之必酬非以酬人酬我也又曰同  
善而異拂君子容有是乎譽我從而善之毀我從  
而弗善之君子容有是乎諍我貌受之不裏受之  
君子容有是乎責善之言得吾情者德之不得吾  
情亦德之君子之心也又曰水之激失水之真矣  
情之激失情之真矣君子之情不激也故不激其

言又曰同異之辨得其情而喻之可也徒以異已  
輒詆之又不得其情非自蔽耶在昔有之如刑獄  
之寃具存而可睹矣又曰聞人之不善懲創之益  
少而潛損為多故言人不善自損也又聽者損以  
鄉舉仕為礪山令礪山瘠又三歲再歎山澤多亡  
命咨吁撫摩有惻怛之愛簡士而教之士以丕動  
表孝子閭祭節婦墓而俗化興料民授役城築子  
來而武備畢修河決新渠齋河濱者七日而禱願  
以身請命河忽自疏者數十里以薦入臺為御史  
永禧宮成以禱祠百官表賀同官推為首日此當諫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十三

三百九

即不諫可復賀耶於是臺官獨不賀時分宜當國  
曲加禮延至引疾歸徐文貞心服焉比當國以薦  
與吳御史愉並召辭不赴先生少失恃鞠於祖母  
慈孝篤深事父孝終孺慕父歿執喪毀廬墓貞孤  
一節而清和具體惓惓訓誘故賢智愚不肖畢歸  
心焉晚築雲霞洞于三峯以棲素琴古易枕几  
笈皆箴銘四壁蕭然而從之者成市自東廓先生  
沒學者師尊之如公卒之日哭之者如雲自廛達  
閭巷聲不絕共建祠祀焉余西游及從諸先生游  
指擘自文莊公鍛鍊自師泉先生而受三五先生

遇最深厚善故具次其事是時海內言學者稱吉  
安稱安福泰和萬安有劉憲副乘鑑劉虞部魁尹  
太守一仁王子懋釗之倫憲副正德中舉進士授  
寧津令羣盜亂圍寧津堅城以兵憲斬盜首五百  
級得賊酋 武皇帝南征 世宗繼統治境先後  
供億身勤而下不擾糾巨闈罪遂詔獄謫官初受  
學甘泉已篤信王學諸及文成門受學者輒恂恂  
下之謫官潮貳守以所學勵潮之人自執彌下布  
忱懇惻潮人感而學者衆所至祀名宦祠郡邑鄉  
賢祠虞部以鄉舉入官判寶慶知鈞州同知潮州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十五 心二 三百十六

始受學梅源東廓二先生既學於王文成聞輒信  
信輒學學輒不已輒欲以及人未嘗一日不勤懇  
於心其事親孝事兄如事父與弟鏡鑄爲同志家  
庭切憇朋友之善喜成之有未善規諷切切與人  
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弟與鄉間言依於忠  
信禮義人不善規不諷而直不忌於廣座衆人然  
相成之意懇惻由衷逆人耳而人心厭服之不怨  
也家旁落不留情生產衣食不耻糲壞而中欣欣  
由若也安成論學者至衆而論講學者不空談必  
曰王柳川云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十五 心二 三百十七

府所至民思陞工部員外郎上安攘十事疏修外  
城垣主黑窰廠詔立雷壇祀雷神魁主黑窰廠以  
其職諫言陶埏之艱請節土木費杖闕下繫詔獄  
與楊御史爵周給事怡在獄講習人稱三君子既  
釋未抵家復逮貽家人詩有孤臣此日勞 明主  
萬里何心覲此生之句後以三殿火釋歸卒魁受  
學王文成歸事鄒文莊人稱其篤志力行守官廉  
惠祿頒三黨家不遺羸直道事人宦不期遠留滯  
州郡十八年不遇矣一躋郎署忠義矯然瀆死彌  
厲而氣宇和穆薰然襲人以爲養盛自致焉子懋

新建魏氏兄弟良弼師說良政師伊良器師頴良貴  
師孟也文成撫江西時昆季胥從受學唐御史龍  
時巡按江西邵副使銳時督學皆守舊學疑之謂  
諸生言王公天資高難學諸生各務實守常業毋  
奔謁爲虛談時從游者頗憚避而師伊兄弟及南  
昌王公弼臣鍾明應文奎吳維良子金毅然不爲  
動師伊孝友敦朴渾然天成而聞道最早燕居無  
惰容嘗曰學問頭腦既明惟專一得之氣專則清  
精專則明神專則靈又曰不充人何人不可處不  
累事何事不可爲發解江西乃遂卒兄師說嘗言

夢中見良政輒流汗浹背其生前可知

師顏性超穎絕人既受學而涵養深純卓然以顏子

為嚮往冲然恬於道而温恭敏妙善啓迪來學文

成歎之曰得師顏而門人日益親居越中久即文

成家帷薄骨肉密為調劑而合也既屬疾恐為親

憂日宴笑如常一日請父母兄弟與宴語忽曰今

日似少瘳喜酒飲也父母喜具酒酒至飲奉觴請

家大人同飲又請兄弟飲已謂兄弟曰吾病尚不

勝冠履也舉以其所有分遺之已而曰吾倦欲假

寐既就枕遂瞑其處死生之際暇豫至於此王汝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十六 心二 三頁八十五

中為諸生敏妙不說學居與文成隣不見也師顏

温異善入多方誘諭之乃受學後稱高第深感之

曰師顏生我也師顏卒汝中語及必流涕歐文莊

哭之文甚哀後巡撫何公遷立石表其墓

師說嘉靖初舉進士知松陽縣召入給事中累遷至

禮科都給事中在諫垣七年論諍章數十上其大

者則論保定侯梁永福兵尚書王時中大學士張

孚敬吏尚書汪鉉及論救都御史王應鵬南京御

史馬敷諸人每疏上輒廷杖杖已或釋或下詔獄

杖廢或小愈或未愈又 旨下復杖獄卒為流涕

譬至無盾而直聲動天下 世宗至明武於永嘉

特親故素困楚之以快忿然終念之曰小秀才狂

却有膽故終不奪其官已大察張汪共擠之竟罷

歸公清標秀骨風神灑然目光如秋水淵澄瑩碧

骨森峻家食四十年講求性命之學亦殊好養生

家言知命後屏居村塢朔望還家謁先祠與夫人

列坐對談談畢輒去不入內足不履城郭接引後

進貌恭而言厲見者意銷縉紳以為模楷晚歲忽

買四書五經性理諸大全書甚具或問之曰課幼

子稚孫乎曰不然吾何敢不愛日吾自課讀之既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十七 心二 三頁八十六

耄不釋手益狎與譚仙術者處卒無獲而一意於

聖修隆慶初錄用忠鯁公篤老進太常寺少卿致

仕卒後文成歸越來學者日進往來恒數百同門

為之語曰江有何黃浙有錢王黃何者謂寧都何

性之廷仁黃正之弘綱錢王則餘姚錢德洪寬山

陰王汝中畿廷仁始有慕於白沙之學已弘綱受

學虔州歸語之學即慨然走虔從受學居母憂斬

然以禮自度與人語必依於所學歐歐懇款如有

味乎其中而不能吐者伺聽者意解乃已其言曰

學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知過即良知改過即致

知語學者涉精深輒推手相戒以爲先生語無  
也仕爲新會令始至曰吾不及白沙之門今幸  
其學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釋菜於其祠而後  
事政尚簡易政暇就祠中申主靜無欲之旨士  
興者遷南工部主事分司儀真推貨蕪湖所至  
有碑識思家故豐及聞學勇於克己急於徙義  
於推恩卒之日囊無餘金稱貸而後襄事弘綱及  
文成門甫三日輒悟心理合一之旨文成沒與吉  
州諸同志繹舊學不輟領鄉薦授汀州推官遷刑  
主事以直道忤宰執謝病歸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十八 心二三百八十三

王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  
而汝止孝親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驚盥冷水乃  
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用爲人  
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惟謹又  
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  
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坐曰正德六  
年間居仁三月半卽悟人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  
秉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益有年王文成以副  
都御史撫江西矣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良說論  
語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汝止乃大喜

卽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贊以賓  
禮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良長揖上坐論學曆數  
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  
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履  
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  
風之未遠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  
師說化導所至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  
相顧貽愕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諧衆心而及而  
汝止意終遠矣汝止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  
睫卽知其所存學者意慮稍疎漏見之不敢正而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十九 心二三百八十九

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隸雖顯貴悍戾不說學者聞  
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  
疑頓解機應疾響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剖  
析精蘊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益汝止之  
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  
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  
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  
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  
與能與鳶魚飛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

功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於收者呼之應而起曰汝心見在何求心乎曰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心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師而學學不誠矣往教教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此道之精也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三三子者何敢隱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為契聖歸真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云從受學者甚眾而林文選春最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三百九十一

賢春字子仁幼學堅苦已受學悛悛謹循一束修之問畏之若苞苴行必愜人情之所安故不為嵬崖斬絕之行言必衡乎力故不為要眇浮濶之言於世紛華盛麗猥巧慧辨未嘗一有濡膩也起家為會試舉首登進士第官吏曹至文選郎中吏部稱文選至要重故峻門第雖親故不往拜以為常子仁獨門無留賓同志中雖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惟謹出部則徧走刺諸賓客夜則挾衾被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為常其論學輒曰吾師心齋說如是惟恐人之不入意烝烝如也而同志

日臻是時縉紳士以學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推山陰王汝中畿志行幅實則推子仁與吉水羅達夫洪先達夫於朋友中最沈密矣然子仁猶面疵之以其露才也然子仁本以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自程度而時學微本體益精頗以為於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而子仁亦自歎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然其後蕩者失所歸而子仁終質行矣子仁官吏曹父以母病癱嘗謝病歸養長選事慎擇監司守令而賢儒同志者薦進之其自言曰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三百八十三

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於君相與冢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皆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心與天下之人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

海寧董蘿石澣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吟詠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也已遊會稽聞王文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上坐文成異其氣貌且年

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退謂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來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旣老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三

三百九十一

共非笑指斥若惟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聞益克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邪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鬚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王文成爲之記

皇明書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三

三百九十一

先生曰何過元益塵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元善愕曰未有也口吾不言君何自知之曰良知先生笑曰良知非我所常言者乎元善笑謝而去居數日復來自數過之加密且曰與其過事而悔也孰若先生預以告人不犯為佳乎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為真元善笑謝而去居數日復來自數過益密且曰即身過可免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藏垢也今開矣雖纖塵落亦見能自藏乎此作聖之幾也元善乃大省闕稽山書院聚八邑之士使就學而政益大修士夫之不逞者胥怨誹以

皇明詩

卷之四十四

五十四

三百七

入覲失官去猶致書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至得喪屈伸間一語不及也文成嘆息以為有朝聞夕死之志云

約論曰自王文成惻天下以識為知以踐迹為行而離述於本也揭良知為聖訣即知即行即博即約俾天下知聖可學而至渙然於本心灑灑乎有被矣然默成不言之旨近破去經傳而束書游談者利之得心忘象之宗近脫略成式而宥無忌憚者假焉其悟者億心意知物無善惡語益超頓而

踐履不掩甚乃汗下滋偽士大夫至以學相詬病則豈學之過哉高者研寂靜而頗訾忠信篤敬為下乘博獵者為講張集同游為招徠引取而時押闔翕闢之乃心心靡靡覩顏色取仁為人師則夫依獨知自慎自慥慥於庸言庸行以乾乾不息於誠也豈非道德之符而修學之統哉昔孔子思先進難有恒而慨道之不明不行斯已久矣

皇明詩

卷之四十四

五十五

三百八

書卷之四十四終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列女

郢王妃郭武定侯英女也王就封而薨無子妃痛哭  
 曰王賢今合我去又無子尚復誰恃對鏡自寫容  
 付官人候吾諸女長與之令識母容也遂自經時  
 唐王妃高氏未冊封而王卒亦自經追封唐王妃  
 寧王妃婁氏廣信婁諒克貞女也為庶人濠妃貞  
 淑有家學事濠一於禮濠雖暴多內嬖然禮敬妃  
 不衰已濠有異志輒諫後苦諫至涕泗諫不聽及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乙列三百四十六

濠被執入見王文成左右立相向濠謂文成曰吾  
 欲有言文成曰願殿下無厄言濠曰非他婁妃賢  
 妃也自始事至於今苦勸諫不納以至此適赴水  
 死矣望公遣人為收之王立遣校四求尸得之蓋  
 妃自出城輒周身用紙繩自結束故尸易辨其處  
 變能自全如此王發自克貞所為俗禮廢之

賈夫人者周王府輔國將軍鎔夫人也家為通許宦  
 族而謙約孝敬姑田夫人嚴夫人事之當其  
 意懼其心事輔國輔國安焉及有子女視諸妾子  
 女如已子女時知縣妻者夫人從女兄也時死

妻見賊亦死夫人聞之曰吁吾姊見賊而後死乎  
 不若未見賊而死之為愈也疾革力起盥櫛坐取  
 服用珍綺畢散之諸子女若妾輔國問終事曰慎  
 而已承父之圖毋徒事觀美為也又問笑而曰君  
 慮閔損衣單耶何問之數也將絕曰取命冠服來  
 國典也吾冠服之見祖宗地下君子曰夫死者人  
 之大閑也賈夫人臨絕而不思女之君子耶

魏夫人宋氏祭酒觀之母也武昌蒲圻人七歲能誦  
 曲禮內則十歲共女事無闕歸同邑魏雲瑞雲瑞  
 履行高潔為儒者夫人實相之居母姑之喪皆哀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乙列三百四十七

毀疏食者三年庶姑羅性素嚴難事夫人始終順  
 事之疾侍湯藥惟謹沒歛塋必豐雲瑞客齊安而  
 卒遣其子往逆柩或曰江多蛟龍性惡屍以柩渡  
 虞有變必焚骨歸矣夫人哭喻之曰是將陷吾母  
 子於大戮也爾忍以而父為灰燼耶亟往毋憚而  
 父善人也神必相之謹毋為羞胡俗所為迄渡風  
 浪恬然喪既還或曰柩入門陰陽家所忌盍慎諸  
 夫人曰吾夫也舍故宅何適魂無知則已如有知  
 其謂之何即弗利必萃於未亡人之身於是惟正  
 堂安焉朝夕臨毀瘁幾不能生里豪周一以夫人



夫死子幼可悔也客龔甲摹雲瑞手書偽為券侵  
賴其田宅訟不直夫人檢雲瑞手書數通質之終  
不近乃得直於是夫人泣召三子誨之曰家不造  
門戶凋落甚若曹宜力學自立大汝家即不然而  
父之世衰矣日夜勗諸子於學而有成及得疾命  
昇柩堂下沐之曰吾藏身其中必無隙乃佳耳取  
衣衾當歛者懸之櫬餘散諸親族元日坐堂上親  
戚為壽畢曰我明日逝矣為我謝諸姑諸姊妹女  
子子也翌日沐浴更衣坐呼諸子曰吾年七十餘  
壽足矣死自吾順勿號慟聒我語已卒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三列 三八五

陳節婦吳氏諱靜貞學士繼之母也世為廬江名門  
以累世合爨見旌節婦生法家耳目濡染洽於軌  
範而孝友仁恕出天性好經史探閱達與義善雅  
琴能詩為文繡精巧平居未嘗一見其惰容歲疫  
徙家姑蘇遂歸為陳經歷妻祖妣江碩人者宋相  
江文忠公孫女也執禮嚴事求整飾節婦順事無  
違志夫少負重名所與游多四方豪俊無虛座節  
婦具修醕甚虔怡怡如也夫仕為濟南經歷卒遺  
子繼碩人年老矣婦少艾誓志保孤嗣其宗謝膏  
沐絕容飾衣粗食糲躬紡績忘暑寒宵旦也經歷

故高潔食貧家惟書二萬卷念江碩人老矣一旦  
以失子故乏膳養將不堪每食必柔嘉而身操畚  
鍤力畦圃以共養繼稍長口授之孝經語孟詩集  
傳日講發其義年十二遣從碩師游道遠則麥粉  
作餌納懷令饑則食之必毋歸暮歸課所業孤燈  
檠檠母子相依倏不知夜之參半也教三女長適  
范昭次適劉政皆夫亡秉志振風節節婦端凝慧  
達臨事有明斷其持已待人忠敬醇一祭祀供俎  
實齋沐承事翼翼盡誠孝雖年既老終歲未嘗近  
外庭姻戚若無與交者而吉凶賙遺禮厚獨先也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四列 三七三

採摭經傳著女範數十條授子婦俾習為規宗姻  
法之鄉黨化之以守節中著令得旌門年八十有  
一乃終  
何夫人揭氏者吏尚書文淵妻刑尚書喬新之母也  
建昌廣昌人生有淑質甫五歲母授以孝經小學  
語孟諸書甚習稍長盡習紉縫為女紅夜則燃松  
明以讀書既歸何氏事姑順姑性嚴小心將事每  
得其歡心初尚書委已於學家事一不問夫人治  
酒漿供膳羞諸菹苴問遺米鹽細碎之事罔不畢  
給及尚書為御史豪右有抵法者治之急權貴交

請之不得乃嗽尚書出以黃金二百兩置前拜且請夫人叱諸僮收縛送御史獄尚書曰真吾妻也及尚書官刑侍退食不悅問之曰監生有呈文書者吾怪其瘠甚問之則不食二日矣吾哀之未有以調也故歎夫人曰曷不以昨所得俸鈔給之尚書喜立舉以調夫人以尚書入官封孺人進封淑人里巷訥艷而夫人恬然接宗姻女婦益謙以和練衣蔬食不異平日卒以子貴封夫人

黃安人者林尚書俊母也配爲教授元旭妻既歸王大姑方孺人方治家嚴能得其惟心方年高食少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王列

善饑則日進六七食稀稠酸澹咸默適其意方血衰善感能調適其寒溫氣含滯時摩熨使暢流夜善寢伺其睡熟扶使側卧理手足令無魘也乃出戶績頃復往候方魘則瓜足跟微呼之夜常五六起以爲常稍疾則徹明不交一睫方有姚氏甥鞠于家百計撫視以悅其心御妾楊有恩視妾子均子也賓祀曲致厚潔三族有求丐必委曲畀之至自解衣分理不厭也陳氏孀三子俱一歲死令其子侃傳各許一女聘其孤平生無深坐無疾言方與文賓坐聞二子企舉無動容盥浴食飲治饌具

必親未嘗呼侍婢也氣靜言徐雖子孫莫知其音吐大小者諸子幼或罵人曰於村俗何異疾走曰何急事俊生子得奇夢喜間以語所知母聞之曰驗未益刺躁也吳氏妹死既殯婚劉歸其貲蓋笈笥毋指一簪曰是借之某者餘留新人年四十卽自居老成不與諸妾御至老紡績不倦夜率盡二鼓足不出閨門雖孫婿亦罕見其面以禮自度比於老不衰

吳孺人駱氏尚書吳廷舉之母也爲處士英之妻英早世哭欲絕以廷舉少忍之然終喪暍不時曠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六

三七

闔屏屏處衣止絺苧蓬弗柳垢弗沐也廷舉邁暴疾羣叔意必死欲具檮禁母爲禱藥徒費也母復之自朔達望晝夜不少瞬諸嫗番休更視弗能支胥歎息曰神人也而廷舉竟瘳少長督之學曰若卽不逐晷自策勵流而日月與鄉人俱而母將何歸耶時家索莫甚歲連侵而師賓問遺率如常澣滌紉縷衣廷舉就學者不後他學子維綻汗鬪破必褫而責之廷舉秀而修矍矍肉不盡裁不御輦辛尤不樂戲弄百玩問之曰母教則然貫穿經史若炙轂輶曰母遣出學宵入焚燭治女事教之學

嚴也於人介取而多予他學子間以書遺廷舉輒怒斥還之性不喜紛華嫁時衣三十年尚襜如也花晨燈夕蒼梧俗雜選游觀必為俗酷惡之俗有化之者年五十而卒

曹母李氏者襄陽曹御史璠母也幼婉婉沈慧聞父兄誦讀輒竊聽心領間以成誦年二十歸曹事舅姑謹處尊幼義而有恩從姒有孀居自守者敬愛彌至為嫁其孤女有貧不能衣食遣其隣自以意給之僕道得遺金遣就所遺處俟之歸其主璠官御史欲言事懼貽母憂乘間先白之母曰守汝官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七

三六

慎汝言汝我母我念疏上果下獄母忿憂不見辭色或以危言恐之母曰必母是比璠引疾得告兩京大臣及臺諫疏起用母曰宜有之然非予樂也聞者服其賢比疾亟璠憂甚母諭之曰世患天吾年七十有六世患貧且賤吾生長名門豐有衣食又以汝故被國恩受封復何憂惟我死子孫母失我家法足矣言訖而逝母貞專有性量善掩覆人過故能睦有家

鄭夫人太保工尚書李鏞配也湯陰人家累世同居事太保於微太保父小官留秦養官馬夫人晝汎

掃汲爨夜與太保同一燈讀書紡績丙夜秣官馬而後就寢益其勤如此及太保貴寵祿冠河朔而夫人治盥奉祀愈益勤目無流視口無飾詞躬靡惰容心忘矜志壯氣獨子即為太保納側室側室生子則抱諸懷胸嫗之至有成夫人有金釵所生子吏部主事繼先欲得之為長孫內婦不許後出助妾子繼先婚或問之曰吾豈老賸不念嫡孫哉顧繼光無私財且自孫議婚而來所費貲業過吾嫁時及視吾嫁女奚啻數倍又可益之乎一穉子即令衽金履采後復能苦力詩書哉及太保父子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八

三七二

罷官還湯陰主事稍稍營貲產夫人不說曰吾常憂吾家福優於德天將哀以益人今復求增乎天寧私李氏耶聞者歎服之崔子曰銑垂髫夫人許女後依李氏居見夫人行事儉於富勤於耄思婦媵而仁姻故若其中心安而樂之雖詩所頌樛木膏覃何加焉

李淑人崔侍郎銑母戶侍郎李和之女也安陽人少從父官京師每伴臣石彪曹欽退朝過門驕導誼赫告母曰天子出不若是其何以免後果敗年十八失母諸弟妹咸幼侍郎時為給事中日在公淑

人代母理家務字諸弟妹甚劬侍郎甚賢之擇配得山東崔陞女之淑人既歸崔則取嫁成衣以奉姑以其貴下諸姊妹後陞舉進士以主事下內艱歸貧甚淑人自食糠粃節食以食夫主事性方直事惟心所安弗回撓多忤上官意又苦介淑人相之爲卑官二十年貫屋居淑人令僮日拾馬遺自夾薪以費人或饋一介必勸夫固却之曰古云文官不要錢憂食羊不如樂飲湯連失五子生侍郎年三十有六矣終不以華好衣弄之主事出守延安侍郎少私以紙易瓜淑人怒朴之曰此通賄漸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九列

也爲官多因妻若子好貨敗厥名後侍郎官侍讀在告出飲歸晉婢于室淑人早起數之曰婢可怒何不待醒乃酌晉爲也爾爲儒爲天子法從當如是乎於是侍讀偕從母弟外弟跪謝過乃已從延安進官叅政歸無厚產食指三十食未嘗兼味淑人攻女紅苦節約佐之有人所不堪者後諸孫衣稍華必責婦曰吾中年生汝夫又止獨子尺帛而上不敢求今汝於子顧曲徇所求乎夫貪以成求求而遭阻尚懼而知恥求無弗遂則弗知恥將何所不爲也病且卒出衣及簪珥賜子孫及外孫而

以把一遺父侍郎守墓者妻曰語爾夫守墓當益謹吾事父母今止矣語不及私方淑人病時侍郎妻李曰侍疾不寐急叩首北斗下血流漬磚淑人喪三年衣衰食素不他出也侍郎官翰林爲途瑾出爲南部郎渡江風幾覆家人惶迫李徐曰此正命猶勝附瑾得禍者侍郎官南琴酒請歸已得報候部書下閑居者兩旬終不市南都一物諸生大厭服之侍郎居淑人憂或餽之驪侍郎泣曰母嘗恨無驢令見之必喜李曰君未知姑使以勤力致則然未必說饋者侍郎大慙曰嗟乎吾母德使婦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十一列三十九

不能忘至此乎以父尚書鏊遭狂生訟而憂得左脅刺痛逆攻膈遂卒李宜人淮王長史勲之女也幼有至性事繼母張以孝聞張病禱天請身代張已長子女乃獨憐宜人篤愛之如所生父訓導新野時悅吉水羅生循許女之往就婚試之文立就則大喜曰鴉鳥豈直搏鼠耶延師課之學二年始婚居無何羅遊白河以羣從留爲諸生宜人從則卸服飾操作親爨曾不異貧婦其後羅起進士由兵曹歷鎮江淮安南郡守已備兵徐州在邸署謹管鑰嚴出納其清約樵

粹曾不異白河時在兵曹逾瑾張甚郎中以奉法  
 數忤瑾瑾嚙之數使人伺兵曹於是郎中日夜留  
 曹中治文書不敢歸而宜人獨擁戶爨馬矢時買  
 魚肉餉曹中而自與諸女奴食脫粟不厭也瑾伺  
 之數月竟寂然鎮江夾江淮之衝其地魚塩米穀  
 重裝大賈之所輳多見可欲而守廉好修又往往  
 割俸錢資過客宜人不謂迂也攜女奴日往後園  
 掘野蔬而食之於是宜人凡再受封矣至無錢買  
 冠帔嘗從諸僚婦飲諸僚婦皆冠珠翠冠明璫釧  
 金燁然宜人既素不能具冠又獨衣故貧時衣以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十一 列 三八七

往女賸有獻金首飾潛入者痛呵絕之於是諸僚  
 婦始赧然內發愧矣宜人待娣姒執禮甚卑諸舅  
 兄弟至不欲輕與見見他婦對客清辨者每爲色  
 赤至其訓子孫訓外氏諸幼必以道義斬斬不假  
 辭色前後所生子皆早夭既有娠復爲夫納側室  
 絕少嫌忌已聞其以言相侵獨揜耳走甚則爲飲  
 泣不能出一語宜人於子女苦楚矣子洪先又時  
 時多疾疾然督之學不少貸洪先爲進士舉首歸  
 飭介厲行宜人輒首領之曾不迂其所爲平居見  
 人寒餓窘迫輒涕下思貸之每食見幼稚無問貴

賤必停筋分給歲未寒取舊裳浣漉補衣諸戚獲  
 務令完厚諸女奴違命不筆扑爲分其勞素曾釀  
 天寒手僵木浙浙甕益間迨夜分不置或訝之曰  
 女奴不稱吾意寧吾自爲之省氣也年六十餘盛  
 暑中猶向爨室視食飲即突煤蒙面不計比疾亟  
 猶數指側室子女示洪先淚泫泫下若以相屬然  
 其德厚如此

封孺人張氏常熟陳御史察之繼室也察舉進士始  
 入室甫踰月之官留以侍其母養母時遣從察兩  
 臺及京師席未煖輒歸歸侍姑養十常居七八其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十一 列 三八七

從宦躬執爨布荆蔬食泊如也既受封不能辦冠  
 帔曾無少望察以御史疏國事至浹旬不報 上  
 意叵側也甚自危張從容曰納忠臣職也 主上  
 當亮之縱得罪命也又何憂比御史解官歸峻謝  
 請求親戚踵門者輒婉詞謝遣一不令御史知娣  
 婦顧生子道二年而顧沒御史令前室王子之一  
 年而王沒張以季女入室恩勤尤至道嘗病抱鞠  
 之疲而病不顧也會又歸侍其母疾益疲母沒號  
 頓恨不能代遂以毀卒鄒祭酒守益曰古隆德之  
 化始于閨門世有飭名厲行以牽撓而失之者衆

矣故厚於燕昵而孝衰沃於服食貨利而廉改惑於諛間而友愛移怵於妬忌而宗祀絕有能劬躬竭慮順成夫子之志如孺人者可以感也夫

封恭人屠氏淮沐陽人副使胡之妻監察御史效才舉人效忠母也少從父衛經歷晟受孝經毛詩女誡諸書通大義每議婚父輒謝却之一日見胡君于日者所異之立以女許焉竟不煩媒妁而定恭人歸胡氏恂恂惟謹操井臼治酒漿下至灑掃浣濯必親舅姑喜相語曰古云娶婦須不若吾家亦何必其然顧在人耳已副使登進士入官恭人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十三列 三七

食苦茹淡相砥礪於官守及從官南刑部姑病帶下親滌中帚病革則手搦所遺入廁脬瓜指爲皆赭屬續以巾承口沫拭而懷之副使起官閩舅以老倦行卽獨歸日入子舍治具因侍者問意所安微有風指卽顯承之舅衍衍然忘其子之違側也副使性嚴重恭人以禮相之一錢尺帛必以請遇二子慈甚至副使課之學雖筆捷不爲請曰愛其子固當如是此二子各立謂之曰毋以是自多第毋墮家聲可矣居間卽誦古人嘉言善行以風厲諸女婦日夕葛覃桃夭之篇且反覆推明其義至

浮屠氏之說終身拒不入有尼善幻嫺黨爭延之一日求見麾之門曰婦道不昌此輩亂之也已而尼竟敗副使官廣東攜妾行踰年而舉子喜曰枝屬蕃家之慶也未幾病緘管珥封之曰謹付三郎惜吾不及見也又曰而父素長者吾嘗恐負之今其免夫遂卒

吳母朱孺人者刑侍郎悌之母也撫州金谿人王舅病癱瘓已數歲諸子婦承養少厭忽王舅聞有後言恨不得卽死孺人歸竭力致養自羹饘服御藥物之須以至溫寒饑飽緩急之宜加意節適久之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十四列 三七

益習靡有後時失備者家人是儀病者和衍後七年卒且卒祝其生賢子孫以報云已而夫歲遊滇越子悌幼孺人禮明師教之所與偕必良子第昕夕出入容辭必慎謹習讀必勤督勵之嚴至勝冠不廢其後悌舉進士令樂安宣城孺人率以儉素堅其操公退問所行平恕則喜時刻急戒導諄至兩邑人懷之召入爲御史引疾歸父殊不悅母輒譬解之其後父卒御史竟終養不出益安之也孺人端重溫惠自娣姒以至臧獲旁及里媪罔不有恩禮故卒而宗戚里閭咸哀王祭酒材曰孺人之

事王舅德厚矣。夫以裕而持約，終其身教子以立能，不徒尚其榮進，古所謂女士非歟？不獨其事，王舅之孝為難能也。

韓太初妻劉氏，真定新樂人。太初仕元為顯官，國初徙和州，劉從其姑甯而南奉養甚謹。姑行至南宮墮而傷，劉氏籲天刺臂血和湯以進，姑遂愈。至瓜洲復病，再進再愈。比抵和，鬻蔬以供養，無遺禮。踰二年，姑患風痺不能起，時盛暑，劉晝夜驅蠅蚊，不息蛆流枕席，齧之已不復生。後病危，齧劉指，意與訣，劉即斬指血和粥以進，姑復愈。及卒，遵遺命。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十五列

三百七十七

殯淺土，俟歸葬舊坐。五年而弗得，哀號如袒括之日事聞。高祖召至京，厚賜之，官送甯氏喪，葬新樂旌門，復其閭。

鄭烈婦石氏，金華人，歸為浦江義門鄭洪妻。性敏慧，順婉和敬，克稱其家法。奉尊能敬，事夫盡禮。處眾以和，上下咸悅。安之洪事宋太史公濂，受學通尚書事。曹國公文忠為參軍，陳善效忠甚見禮重。洪武中以內藏庫提點，坐同官辭逮，死於獄。石氏號哭不欲生，吏議當配石氏仰天慟曰：生為義門婦，死其鬼耳。夫既亡，寧能污其身以忝旌門乎？遂絕。

粒不食，鄰媪強以糜粥，竟不食八日不死。引繩自絕。高祖嘉歎之，曰：真義門婦也。錄事付史館表門。浦江嚴賢婦者，鄭義門女，鼎也。父青田尉德璋歸，氏事舅姑順而有禮。處閨闈無諍言，疾步履貧，饋粥或不繼，事舅姑彌謹。歸寧自雅，飭未嘗以貧告。其父母父畀之財，謝曰：義門故有成法，何以女貧故多畀之財乎？終不受。父卒，母遺之縑帛，曰：斯若翁喪帛也。今已成服矣。以遺汝。泣曰：古稱父死而，不忍讀其書，以手澤存也。况喪帛，詎忍受乎？母慚其言不復言。時其歸，卷而納諸笥，竟不受。其女甥為諸暨金生妻，事舅姑亦篤如鄭故，教之於人大也。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十六列

三百七十八

鄭楷妻洪氏，名媛，字子姬，浦陽人也。為鄭義門妻，初楷姑適同里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世戚也，故楷聘焉。母病時，媛方五歲，能涕泣禱神，請身代及母卒，哀慟如不欲生。聞者雪涕，事後母曲意承事之。洪故豪，招賓客飲，箏筑雜進，諸女競蹙簾帷，窺睇之。媛獨閉戶，業組紉，未嘗出戶。閏年二十，歸鄭。諸姊妹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敬恭敏慧，先後咸悅。事姑周允，得其懼心。姑疾者累年，媛節適饑飽寒燠。

調湯藥扶持卧起彌久不暫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寇且至家人爭逃竄媛獨奉姑走避不肯去姑泣曰吾病去死近不足恤汝少艾曷不自爲計媛曰卽有故媛有死耳敢他之乎既姑卒媛方免乳復哀頓遂病憊猶朝夕哭奠不休諸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進魚肉終不肯迨小祥媛已不能行呼媵母扶至几筵奠哭已仆地寢劇已遂卒將死語夫曰必報葬而歸主家廟母几筵夫曰何也媛曰君未之思乎先始几在堂而妾柩復設寧無傷君舅之心益孝愛如此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七列

熊母穎寧都能本妻也生七年而母李卒依外氏以居外家姑孫氏故詩禮家因授熊以孝經論語及傳記待年於家內外事皆攝治有條能者以爲難母卒時屬遺橐備嫁資後母移置它產實不問而孝謹彌篤年十九歸本事舅姑執婦道有妯氏以其夫爲前姑出也怠弗事熊以所聞詩禮躬踐之日執饋食之禮惴惴如不及事必關決其妯氏禮度雍容辭氣愿款妯氏慚感因服從其化門內煦然如陽春力治田宅整裕有條理姑王得風孳疾熊日夜保抱扶持每顛天乞以身代本嗜學熊不

欲煩以事代之任事得用志不分爲經師出私橐嫁本女弟之在室者後女弟家燬夫若子俱死熊延致養之生三子昂渙晉儂五歲母自教督之昂渙治進士業讀書至鷄號熊紉治絲桌坐其側聽之凜然若嚴師業成而試索其文閱之曰渙文浮昂宜貢矣已而果然本下帷講授過從者甚衆熊聞之談辯輒逾斷其純僻壽夭後畢驗無爽僞漢兵起亂及穎熊時適未疾匿鄰室室中時於壞壁見屠戮之慘終無入室者避地安寧鄉遭危者屢矣竟以全漢遣使徵昂者再熊曰虜狂悖敗可立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六列

而待也慎毋往元閩省守臣以書招之熊曰往固順然元運去不可爲也及衛國公鄧愈取江西聘昂從事熊曰可矣聞江表有真主可依其哲如此江萊甫妻葉氏歛人也初歸江舅已沒朝夕事姑謹及夫沒立夫兄之次子榮爲後撫育盡其心長訓以義方閨門之內精純一心以率其下治祭祀綜家政百需一不以煩其姑而井井有章元末兵亂奉其姑避匿山谷中服勞奉養未嘗有憂戚之色而姑安之亂平還營舊業家益裕姑卒喪祭如禮壽百歲而終洪武初詔表門復家



錢瑛妻張氏吉水人錢世有篤行元季盜大起瑛祖本和為盜得驅之行瑛聞奔訴祖耆儒年老乞身代祖亦哀訴無子唯一孫請死獨貸孫兩人爭相貸賊悲傷其意兩釋之方脫時瑛母復被執張氏翳伏叢簿中見賊已執姑即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悅其少美乃釋姑縛之行張氏既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姑訣曰婦無所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姑稍遠即罵賊不復行遂死之國初瑛以薦三被碎命皆以祖老辭祖沒終身悲痛登祖故所築樓輒流涕因名曰思樓其孝行篤至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十九列三

世鮮見也子遂志舉進士至大官

寧海董孝婦羅氏端厚有識度年十三歸同里董釋卿事祖姑若舅姑孝敬雍順舅姑喜家政一任之井井也已祖姑病手足痺不能溲或時汗牀席孝婦躬抱持洗滌進飲食代為執匙筋歷久不懈祖姑德之每食必祝曰吾苦孫婦無以報願孫婦多子孫有婦如汝孫婦孝也已祖姑及舅姑卒奉喪葬外精粗指畫經綜皆有方生四子訓以禮義忠厚有母道及釋卿蚤卒妻子婦生孫教相與合食母異爨作先祠置祭器一歸於孝敬家庭間出納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十九列三

果如祖姑所祝人以為孝敬之報云

陳思禮母石氏四明人世為士族為邑人陳德祥妻生思禮甫七歲而德祥沒石誓以節自守夙夜勵思禮而漸之學遇之極嚴雖大雪沒脛必使挾冊往從學不廢也遇少懈輒對之泣曰汝父為名儒惟汝一子吾所以忍死鞠汝者欲爾繼父志成學也今柰何背之於是思禮從宋學士學以孝謹聞母卒思禮被髮狂號欲自剄眾勸之乃已踰婚期不婚眾勸之乃婚君子曰石忍哀教子以節者可謂貞婦矣思禮亦孝子之情哉

徐貞婦鄭名妙靜衢州西安人父願本簪纓家無它  
男子獨產四女子貞婦生十齡粗通孝經大義沉  
毅如成人不與羣兒女狎年十九歸同郡徐思誠  
思誠忠壯公徵言七世孫也代有顯人而貧婦歸  
事舅姑惟謹靡日夜事紡績備差臚薦之遇賓祭  
勤飭不足則質簪環以佐費疏食水飲甘之若飴  
也舅沒貞婦出所蓄布帛爲含襚始成喪思誠出  
卜葬而溺貞婦哭欲死營塋二喪於先塋之側塋  
焉念姑老遭家禍殊苦日夕勉勉柔怡溫存之時  
燠寒起居彌謹退撫二子謙貞俾從醇儒學而與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王列三十五

勝已者交非類者絕之雖寒燈涼幌人不能堪而  
處之裕如父母及諸姊憫之欲風其再醮剪髮以  
誓堅不聽已子謙察行義爲瀧水丞當之官會覃  
恩受文綺之賜貞婦喜出白金盤八面授之曰國  
恩厚居官宜水蘂自守祿不給第出此用之慎毋  
贖貨爲也洪武中表門始夫有田宅爲強族所并  
屢訟不得直夫沒讓弗與競及宅轉他姓貞婦乃  
贖而居之識者以爲知大體云

周節婦趙氏宋燕懿王裔孫也後爲諸暨人通論語  
孝經年十八歸邑人周本恭始歸而姑卒既而舅

及夫兄若姒相繼卒次兄子顯宗尚幼節婦相夫  
飭喪紀如禮育顯宗如子會天下亂夫嬰疾甚恐  
不起指三子謂婦曰今兵革四興三子單如此我  
死爾其能自保乎節婦嚙指流血泣曰所不能保  
孤成節者天實殛之夫卒婦髮跣號泣少間含食  
哺諸兒不暫出戶限大師克諸暨節婦抱兒及顯  
宗從一勝出走匿窮谷間饑餓顛踣削木膚采藜  
藿以食或勸之改適剪髮示之益自戢厲色峻詞  
使人莫敢近兵定而歸富民侵賴其田持田籍與  
辨賴以完治麻泉爲布帛以繼乏求詩書夜焚松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王列三十六

脂坐諸子兩旁口授之如嚴師諸子畏憚惴恐不  
敢舉目仰視及長遣游賢師友游所友善士相過  
則喜爲置酒食否則憤歎竟日以父兄早沒惟顯  
宗羞服與諸子同而婚娶必先之諸子皆有士行  
人以爲節婦善教所致云

宋太史濂曰世之傳節婦者多貴殺身爲難能至於  
守義不二者則畧之余甚感焉鋒刃之威迫于後  
湯火在前有所不顧此人情所能勉至於困窮災  
變切身凍餒顛踣而不渝其志存人之孤非篤於  
禮義者其孰能之若周節婦難已難鳴呼此豈持

賢於女婦而已哉

柳氏二節者上虞柳宗遠妻唐及子桂之婦陳也初唐年二十三歸宗遠事其姑孝越二年生桂而宗遠卒或以他語間之則忿曰喪夫命也婦不二醮義也命之使然義則實然他何顧乎且姑老子少吾何之乃苦瘁力營粟帛以養姑而勗桂於學姑年八十餘卒而桂娶于陳陳歸逾年桂復卒或諷陳再醮陳哭曰吾姑不負吾舅吾敢負吾夫乎吾即死死柳氏牖下耳乃去膏沐屏華靡與其姑相為命姑食然後食姑寢然後寢家內外事必告而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三三列三六

後行婦姑孝愛如母子然歲時具醪饌祭柳氏先祠二婦煢然拜階下涕泣不自禁鄉人稱二節云劉仲安妻王氏太原崞人也年十八而嫁生一子溥八年而夫沒誓不再適家貧治絲枲自給日僅一食衣取蔽形艱瘁甚處之俗如也里豪武氏子欲媾之遺猾姬誘且撼終不變督溥學遣從賢師友游師與友有益溥者殫簪珥款致之不以貧廢禮卒以有立貞婦性嚴恪有烈丈夫風里婦有淫行招搖行市中以所曳杖擊之有姑適賈氏老而喪明子忤之以告輒噉叱責之走避去衆共嚴憚之

同號為鐵面夫人年七十餘卒是時 人鄭誠妻賴氏寧海林可聞母方氏皆守義不他適誨子有立

方孝婦諱迎暨陽人生二十七年歸同里楊敬敬有母何孝婦左右就養無違志何病腑道澁不能親偃溷孝婦浸之湯盆中以指探出之積歲又手文皆龜裂而孝婦未嘗有怜色性勤儉知讀書嘗鬻田教子不少靳稱孝婦孝其大也

徐節婦太末汪泰亨女也諱妙善年十八歸里中子徐泗踰年生子德昇甫晬而泗病語之曰吾旦夕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三三列三六

且死汝年少將不能自持吾老父妻子孰顧耶節婦泣遂嚙一指血淋漓誓曰妾所二天者有如日始其舅老制於悍妾季不禮於其姑盡收其貲用去而別居姑以憂卒至是泗又卒室如懸罄節婦秉前誓不變或微諷以改志者輒頰頰疾視弗與語甚且唾詈之单居無婢僕躬操井臼晝夜紡績紉縫以為活惟不製丈夫鞋襪曰吾孀不為此也季欲撓其節屢毀挫之不為動又虐使之徵其奩嫁已女不敢違亦不敢對也且時往事舅與季謹艱苦困悴惟母家常慰視賜賑之見德於孀

多疾難其成節婦毅然曰吾知守吾志已耳孤之成否天也何知焉一日舅病甚亟呼節婦至手疏田若干畝畀之遂卒季大恚不復顧節婦哀慟殯葬畢如禮季死其壻女不顧節婦殯葬之如所親德昇之幼節婦親取小學論孟及日記故事手執女工而口授之爲講說其大義長遣從名師遊暮歸課其業間不率則扃戶痛責之曰吾忍死茹毒荼至今日者爲汝也若不成吾則刀索從而父已矣德昇感泣奮勵卒有立既有五孫誨之如德昇家裕矣猶衣蔬食糲勤女事如異時年七十五而沐浴更衣就枕卒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三列三十一

王常妻湯氏名慕貞武林人常商番禺桂林者六年不反已遂卒慕貞僅二十有七誓不復嫁力於米鹽薪芻之費不足使蒼頭貿易以佐費修澆靡缺舅姑忘其子之亡也舅嘗患疽湯日夕稽北辰乞以身代疾乃瘳舅有女兄二人窮老無所歸湯迎之還終養同於姑夫季弟暉有二女貧不能嫁湯爲擇良壻治具嫁之暉旅死三衢湯竟還其喪附兄塋有一子曰驥日夕訓督之俾事賢傳受春秋

仕爲監察御史人以爲榮湯太息曰我未亡人耳始念獨撫驥得加長歲時持一觴酌王氏墓土耳不自意有今日幸有今然何能損益哉登上壽乃卒

義婦張氏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戍卒李午未幾午同從子零行往戍七閩死閩中張獨居事舅姑甚劬父母舅姑病凡四割股肉療之及死喪無違禮既訖事則往卧水上呼天祝曰天乎妾夫何罪生不見父母沒不得歸葬父母傍使無妾已矣妾在敢愛死乎天若許妾歸夫骨者雖寒甚當不死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三列三十三

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錢大書其事于夜裙以行行抵閩零猶在問夫葬地忘之矣張慟幾絕夫忽憑童子與張語生前事甚悉且示藏骨處發得之持骨祝曰信吾夫骨者人口當融如水雪粘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太府復其家金華宋濂曰濂聞長老言廬陵有趙應祥者父行賈死利津亂葬叢塚間應祥求之慟哭七晝夜不得乃解髮繫馬鞍上祝曰天若有知行至父墓鞍即墜已墜發視之果父也塋時所題名氏猶存此與義婦事頗類傳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不其諒夫後

著之元史中

吳氏二母者永興吳筌母若大母也筌母林年二十  
二而夫亡亡一月生筌筌生甫彌月而王舅沒姑  
胡與林共保持遺孤長育之豪宗欲脅林強妻之  
林負兒與姑逃而免稍長鬻簪珥資筌學而筌竟  
知名君子曰吳之祀二母存之也又台寧海有魏  
節母趙歸江浦魏順之年二十四而順之無子以  
猶子校為後不他適為校娶同邑應氏生二子海  
江而校又早世趙撫應共守後子孫烝烝焉

吳世昌妻劉氏建昌廣昌人幼有淑質歸吳居數年  
而夫疾纏綿在席餘二載侍湯藥勤瘁殫極世昌  
慶不起謂婦曰吾累汝矣吾死汝無壯子且柰何  
節婦泣曰婦之從夫有死無二君不諱妾敢有它  
志乎歛之日拔髮納棺中誓靡他無何子又死節  
婦痛之甚嚙其臂毀慟欲無生比夫塋命穴塚旁  
為合壙欲自縊以從舅姑慰勉之曰汝自為謀善  
矣如姑舅何節婦感動乃強自寬節衣食以奉舅  
姑鄉閭歎其節孝夫弟世旺子方娠夫憑巫語婦  
曰吾弟之子即汝子也即不信汝嚙其臂今齒痕  
猶存及生視其臂果然舅姑命以為節婦嗣即仁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二十七列三十五

傑也節婦撫育之不啻已出仁傑亦孝養篤至如  
節婦實生已也事聞詔旌門

黃文母孫氏本河澗任丘人歸新喻黃鉉生文甫一  
歲商南陽鄧州守禦百戶李興復以女妻之於是  
鉉隨李居絕不復相聞時孫年甫二十有四日夜  
勤紡績營衣食鞠子每母子相顧潸然涕自悲也  
文成童母私謂所親曰吾聞惟讀書可起家吾辛  
苦至矣幸有子欲教之學勗其成所親曰若一子  
外無紀綱之僕難任也誠令學艱辛必百於昔矣  
孫愀然泣曰吾慮之熟矣顧處子計莫良於此同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二十八列三十五

籍人幸文長任力役怒不聽懇之責益急會所親  
哀之為言於有司文乃得就學於是孫力治生為  
文從師就學費文亦感動力於學學成人太學與  
同舍生言獲知父所居乃詣鄧州求得之及通判  
兗州奉母俱即遣人迎父不至母曰汝孝心盡  
矣彼有所戀不可以再迎文力請乃以安車迎致  
之於是為夫妻母子如初是時李實妻朱氏父母  
納實為贅壻甫十日實行賈遼東行渡海溺死朱  
誓不更適養父母終身  
無錫范氏者燕山卒儲福妻也靖難後調曲靖衛福

號泣不食死范時年二十奉姑韓甚謹每哭夫輒走山中號不欲令姑聞貧無以自活或強委禽焉不聽一日往澗水邊浣衣見其傍草生若蘇席因取織席售以爲姑養姑沒爲營塋廬墓側終身及范卒草遂不生齒靖人義之卽廬爲庵祀之集尼以居曰崇孝庵

李氏者河東驛丞王佇妻也佇坐法當刑李上書言妾夫坐法當刑妾念夫有父母老病且憊而所生惟夫今妾欲專事舅姑則夫在獄衣食斷絕是妾能孝不能義而夫婦之運乖欲舍舅姑而共夫則

皇明書

卷之四五

三五

翁姑貧病而死是妾能義不能孝而子婦之道缺且夫既死則父母必傷痛以死妾寧能獨生是夫一人之命固三人所係也妾誠伏痛之願以身代夫抵死章國法而丐夫一命得生養父母是妾以一人之死而生三人之命也惟 聖慈幸許 天子傷其意詔併宥焉

王辟雍妻楊氏東里公族孫也泰和人讀書識文字造次中儀度蕭然事繼姑嚴相得甚懼辟雍有從兄子殺人具獄上府讞辟雍囊金從所親如府所親教讎家引之曰此木訥惟怯囊金在我恐之可

得也仇家如所教引之時郡守刻意抑豪右以辟雍世宦家立捕移獄以爲辟雍故囊金解獄也楊與繼姑走號訴府叱扶去板檻折不爲變乃匍匐走訴當道揚故名家子進止語言婉婉有度上官爲動盼獄詞氣平詞直問誰教若爲獄詞者曰手書也校手書良是乃留意廉覈得其情立破械脫辟雍於是日勗夫杜門遠囂後卒辟雍因獨居不復議繼室事曰吾以妻得生

姚廣孝姊者吳人也廣孝始爲僧然有殺心姊嘗戒之曰女旣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箴之也已聞扈

皇明書

卷之四五

三十一

靖難有大功姊意獨恨之歎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旣貴還吳往見姊姊避匿不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廣孝乃易僧服屏驕從以往姊堅卧不肯出家人勸之不得已乃起立堂中廣孝見卽連拜姊曰我安用許多拜曾見不慈悲和尚是好人遂還戶終不復見

郭氏二貞者泰和郭彥清妻蕭若其子可權婦劉也彥清當元季與其父德祥保鄉里卒有子三人皆幼蕭氏曰吾事也撫之成後可權亦早死婦劉有二子曰克哲曰克咨劉曰吾姑能存諸孤今賴之

吾何敢不力卒成二子有孫仕舉進士為大理寺正君子曰有貞臣而後能國有貞婦然後能家郭氏姑婦二貞繼作祚其昌夫

蕭懋廣妻劉氏吉安福名閨家年十八歸蕭後三年生子紹芳僅睥而夫沒節婦誓育子以奉蕭祀不他適未幾家大疫紹芳病幾死節婦抱之哭日夜禱于神曰未亡人所不敢從夫死者以是兒可鞠為蕭氏祀也兒當斃願移遺未亡人之身幸捨兒存蕭宗已而愈節婦撫育教戒期之成已紹芳稍克立而遭非辜與妻周殞于官遺孤還甫六歲升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三十一

甫四歲節婦又撫教之如紹芳初節婦哭懋廣時其家兄弟已析爨而夫幼弟妹四人猶鞠於節婦後夫季弟茂堅以不任公家役破產節婦復割已田資之諸弟感激復合爨內事無小大節婦畢主之節婦益勤織作督孳畜而家裕夫弟姪賴以婚嫁者十餘人塋者八人內外賢之當是時劉氏羣從娣姒有子羽妻阮氏習敬妻歐陽氏皆年未二十而孀守志節相勗劉思愍稱以為一門三節云天順中劉賢良尚琢者以薦召將拜官而卒妻彭剪髮誓不嫁勤布縷自給四十年彭祖母亦年高

以節稱

俞烈女者溫永嘉子也父早亡母陳以窘衣食故欲改適烈女泣曰不幸無父又失母將何依不如死也赴水死不克而母歸郡人劉斌女依焉快快不自得念及父則淚下如雨居無何母卒繼父前妻之子甲遣婢潛往說欲污之誓而唾其面婢曰彼云不從將殺汝女復罵曰死則死矣吾豈不義而生貽汚辱乎一日繼父有它適甲操刃往即之女厲聲曰狂悖行無禮吾寧死不就辱甲遂刺殺之斌歸捕甲置空室中絕食飲而死歲大旱郡守何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三十一

文淵大禱禁不應曰東海孝婦以冤死天為枯旱者三年今郡中不用意豈有冤乎耆老以其事聞文淵驚自製文論祭之天立雨張伯安妻孫氏行人諫母也旬容人父國善與同邑人孫穀賓相得甚而二家素以閥閱相高又二家婦俱娠於是二家喜相約曰幸生男女當且為婚姻無相忘伯安生十年穀賓以訴其弟之冤不勝死而家沒伯安隨母與兄成崇山稍長奉母兄命還鄉且請婚孫父母欲負約女不可曰娠而許之若之何負之且所為負約者獨計女棄於外惟窮

苦耳然命也命誠窮即它適可得逃乎必許之於是竟歸伯安已從伯安如軍中既至以事姑不逮事諸姑與妯氏如其姑未幾伯安徙戍赤水又從如赤水伯安雖在邊猶守父遺訓合宗族數百指爲一爨又雅好客貴人聞士造門者無虛日而妯氏藉以內事付孫孫內經營其家家用給而輔伯安禮師以訓其子姪尤力永樂中何教授邦寧者老儒也以註誤戍邊道過其家留久之且去令其子入謝內主孫不以自當置鈔若干錠于妯氏所以齋之時妯氏病不能舉矣教授察知爲孫意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三

也深重之遂許以禮經授其子諫之舉明經母之力也

吳貫之妻鍾氏廣南海人也父以詩教授于鄉里中子吳生從受詩悅之文焉嫁三月而生死婦年甫十九生且死執婦手曰師以卿托我乃不能百日也人世之恨孰大是吾三世喪未卽土庶幾天未絕我遺腹生男幸當以垂絕之言告之貫之死六月而男生婦辛勤綜理數年間塋其夫又塋其夫之不克塋者舅姑信之鄉閭交嘖嘖稱之婦小心恭畏不介恃也愛子甚然不以姑息子孫小有

過雖老大猶加鞭撻身壽嗣昌詔表門

華亭二節者華亭朱婦薛及其妯翁也薛生二十又四年而寡翁二十又二年而寡郡邑請旌之諸子以告薛曰何以爲也以身事人者不可失以言許人者不可食步而家門豈可望他家塵執而家爨何可析他家薪吾誠結於心焉已矣吾何求哉且鄰里中如吾少而寡者豈少也如吾寡而貧而至於老豈少也又誰旌乎二節志旣同娣妯之交終老如一日李承箕曰聖人思忠信於十室之邑吾得於一家况夫致貞之心比於學乎誰能忘之哉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三

慶安人者太僕少卿張寅妻也吉安安福人寅從父學京師坐事亡燕吳萬里不相聞者數十年父母納豪家賄改嫁之女自經以誓乃已其後寅舉順天鄉試却權貴婚歸偕伉儷如初

傳節婦章氏進賢傳敏聲之妻也敏聲孤而娶節婦勸之學學有名卒節婦誓不改適旣終喪猶面顰卸服飾養姑惟謹得其懽心如夫存子旣長擇師教之曰世業也又少孤不自力何冀乎旣畢學成隆於養而婦順節婦稍自慰已而卒將塋婦徐毀病不能興謂鼎曰吾不能養吾姑死幸瘞我姑



側卽長瞑無憾已而亦卒君子曰章節卓矣乃徐孝亦何可泯也

錢氏鄒本忠妻也幼具四德讀孝經列女傳通大義母嘗病且篤錢侍湯藥廢寢食夜露禱北辰疾遂愈年十八歸本忠不二歲而沒慟幾殞奉姑周孝姑性嚴能得其懽心姑憫其無子勸以再適錢不答已再至三則誓死以謝及姑老命與諸叔異產錢讓而後取既乃以禮繩衆課耕織肅如產益裕拯饑恤寒里鄰感之姑亡悲思成疾力殮塋立嗣子而瞑

三明書

卷之四十五

三聖列

六烈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天順中有陳女陳女者年十八聘楊瑄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又不許女則竊剪髮屬媒氏曰必往實死者懷中於是瑄母以異時定婚帖裏髮實瑄懷中蓋焉而女乃遂邨客飾素笄縞衣而居後父母謀改聘文聞縊而死後五十二年瑄有姪曰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陳氏骨合焉塋三年而岐穀丫瓜產之墓

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然善侍後人矣妻泣矢之

曰君死妻死不更也傑死張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寬大其父母不許張哭曰不夫不棺棺成自經死

高氏者夏永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家人防之嚴則日於几筵前焚香祈得死曰永昌俟我母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年十有九歲耳奈何乎死高氏曰嗟母謂百年永耶卽百年均死耳竟縊死

劉氏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在規婦有决志引登樓同卧起婦不食數日矣紿曰我饑渴甚下樓取水飲下縊死時年二十一

三明書

卷之四十五

三聖列

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賣衣辦湯藥夜籲天求代林死不得自經死

田孝子妻張氏孝子田銳妻也銳嘗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孝子有甥宿舅舖而夜殺其隣舖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死屍出墻爲之崩張氏哭欲死或勸之則曰夫爲孝子我獨不能爲節婦耶乃竟死儒生劉德舉倡鄉人白其事於官爲六女立廟郭西李提學獻吉爲之傳其贊曰貴非必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凶而嘉於

烈陳女甘心未家稿骸竟雙金蒂則瓜岐穗離難  
載嘉者禾五女繼興奮義乘貞隕軀捨生展哉令  
名於惟六女生猶鴻毛死而遽巍山岳其高瞻廟  
者拜過里者式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卽迹揆心持  
獨驗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能掌取譬吾今是恥  
爾忠爾孝敢告君子先是夢陽以江西按察副使  
提學上書言臣奉勅督視江西學校所過採訪風  
俗宣德意而窮閭小戶篤行義士貞婦烈女所在  
多有率泯沒無聞者以有司展轉覈實胥吏乘機  
橫有求索往往生寢其事也臣竊伏悼念旌德以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三七列三十九

勸善罰罪以懲惡二者異用而同教故世有冒白  
刃不懼而畏爲陳公所短亦有獷悍掉臂見五尺  
童子則徐拱而爲之欽容此益禮義淑人之明驗  
先王所恃以化暴域民者也况江西素稱文獻今  
成盜藪澄源固本要在風化謹將所採諸節孝行  
迹條上乞勅部旌表免再覈勘以勵風淑人於是  
廣永豐人潘應妻高以割股廬墓玉山詹清妻毛  
以節孝鄭叔松妻周永豐進士劉伯川妻徐清熊  
恒順妻李以守志饒安仁易會妻蔡清江熊斐妻  
彭餘千康萬欽妻彭曹旺七妻齊以死難具得旌

國初安陸侯吳復妾楊氏普定人年十七復卒慟復  
歛沐浴更衣自經死其後清源伯翼保妾王氏邵  
陽伯馬聚妾陳氏皆殉死皆詔贈淑人

楊宋妻康氏武功人卽中浩女也宋幼慧嗜學年二  
十六得弱疾父爲雲南布政使惟康賢宋疾呼父  
曰父行不負於神明神必錫之後其亟於側室焉  
圖兒於康氏婦以正相規素矣意必殉兒宜慎防  
之旣卒婦毀甚百方莫能解嚴防之舅欲責以義  
冀可緩垂簾召喻之曰事夫養舅姑均婦道也吾  
與女姑衰暮四子俱夭所自慰者幸有汝長姒暨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三八列三十六

汝古云可以死可以無死曷就其大而益者烈婦  
曰長姒之孝過新婦百矣又伯兄治命令母死婦  
生一日一日負夫諾况婦侍夫疾逾年已瘵與死  
隔秋毫耳等死死貞可乎明日舅復呼喻曰汝女  
縲四年呱呱婉婉幸長之娛吾暮齡烈婦曰幼女  
如泡期豈可執且長姒在何患乎無母又明日舅  
復喻之曰死暫易守難汝苦節至白首貞矣何必  
專死成名烈婦曰婦不難以死從夫焉知名何物  
哉後稍懈卒飲藥死而楊布政之女適康泉亦從  
死或曰古仰藥及誤中藥者多躁婦絕時神定體

安獨晴暴裂耳斯何也崔學士銑曰分明而心安志決而往利方其生也惟死計也迹其沒也所圖成也專則石可沒羽勇則日可隨戈况發於義耶張氏女秀汝西平人年十七許嫁同邑尹氏子琳越明年琳病死女聞計易服悲哀若已嫁者葬之日請于父母送焉臨穴憑棺哭幾絕已請即尹氏執喪疏麻日夕侍几筵不暫捨舅姑不忍也微勸以他適誓死以謝一日聞嫡母宋病甚亟歸省宋思鹿羨潛割股作羹進之宋疾遂愈已復還尹居五年以疾卒邵侍郎寶曰盧子家有言女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若張氏所謂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者而恩義如此加於人數等矣况專於夫或衰於親出於庶或忽於嫡而女也獨能不偏重焉使被以關雎之化所陶薰當如何哉

烈女輝者五河令周應文女也居庸人生而慧七歲知女訓許歸里人張耀待年而耀死輝方十有七歲不敢踰闕奔計吞聲痛自廢其食飲旬有二日自經死先是耀卒家買棺得巨木析而二之至是遂以歛輝死家所藝花卉夕盡死先是礪生毛丸

皇明書

卷之五

三九 列三十五

韶妻段年十六夫死欲從死不得間越數月竟死豆烈婦瑞州通判姜榮妾也正德中華林賊起攻瑞州妻倉卒付豆印亟出集兵府無城而賊入求姜不得以刀傷姜妻豆哀救免之因執豆豆先藏印池水中既被縛行有同被繫者父子也豆謂賊曰盛家子既在可令其父歸報報令來贖我也賊如言豆密謂盛曰我所以未死者以印在東池中莫告也今言之吾死矣道井旁給賊渴欲得飲因赴井死事聞旌貞烈立祠焉先是宣德中福建亂上杭邵縉紳妻陳縉縉妻黃氏奉姑匿金山岩穴間賊執欲犯之二婦給過河人他舍可听也賊許之二婦附姑耳語曰必效死不受辱因洒淚抱兒行至梅谿渡自沉死後三日屍浮出水上見尚在抱中人咸悲之詔表門

鄧烈婦諱閏秀新淦人沈慧有至性生十有五年而歸璜潭曾景昭時甚少能事祖姑若姑恭順諸所無不當祖姑意者已而又善諧諸妯娌諸所無不當妯娌意者於是姑大愈益喜而家咸委焉里俗尚多金多新淦鮮務耕業織作獨粉黛統綺為懽會烈婦衣大布紡織日額額不休或諷其自苦曰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四十一 列三十六

無所苦曰大朴曰朴宜人也有詰之曰麻泉婦功也情窳罔功用功弗婦矣古王后服浣濯帝室衣弋綈况民間乎布素常也侈則爲妖聞者嘆服其言稍稍慕效之正德中江西盜起所過焚聚落剽奪爲淫汗烈婦聞憤憤曰狗鼠乃爾豈謂人盡懼死耶忽一日黎明盜至絳衣繞屋烈婦曰鼠輩襲我矣火屋一面使無合圍乃匿女僻處牽其子以姑出走盜得之索賄罄與首飾請姑姑脫請子子脫乃獨繩烈婦脰驅之行烈婦且行且顧姑哭至牛尾洲度姑若子已遠則伏地罵求死遂遇害而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四三三三

後人來至死所往往見黑氣如車輪君子曰烈婦非獨能死也乃整暇不亂非委命達生惡能如是哉雖古哲人元夫曷加焉

正德壬申賊劫東火妻掠女婦不辱被害者四人焉  
一曰趙氏曰袁氏曰程氏曰平氏事聞詔給賻樹闕如制立祠曰四貞賊陷礪山礪山婦張氏武氏同日死沅州亂沅州有二女一歸王邦潮一未嫁倉卒相攜赴澄塘水自沈死越五月浮澄塘貌如生時思州經歷盧蕙妻寧氏倉皇與蕙訣赴傅塘水死他諸以寇至不受汚死者萊陽于世用妻高氏

萬安張成甫女貞婆之倫

成世華妻楊氏無錫人歸世華爲繼室歸十有八年而寡而家散二子各依其婦黨以居楊一子不育獨一女幼既除喪或謂楊盍就子居乎曰子可從也婦之黨不可依曰然則從父乎曰父可從也夫之宗不可棄也廼就其夫隣之室獨與一老嫗俱歲時設夫主食酒饌哭盡哀召姻戚餒以爲常有訪舊者不之二子而之楊榛棋之間不缺女長贅孟氏子侃爲婿益修整爲內外規初寡時有欲奪其志者用間探其意知不可乃已方世華屬續時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四三三三

未諒楊之終僅以田百畝贖焉沒用以葬從世華兆邵侍郎國賢曰慎厥從以存厥宗維貞始終吁嗟楊乎其有聞于紀叔姬之風乎

約論曰 國初女婦事所以能表著多若此者以宋學士濂加意於閨幽餘次古今列女事率以其夫若子而成名不然必乃附名世士而後著宜著者眇也嗚呼父幽鬱操貞者安之維風者或眇棄而不揚悲夫

范節婦者寧海朱銓之妻也年十九歸銓越七年而銓沒無子父母老矣哭無時甚哀節婦默自計曰

吾不難以死殉吾夫顧舅姑衰如此吾又無子其何以畢夫志耶遂截髮示無貳志而朝夕視具事舅姑如夫存常屏處一室斥珍麗勤絲枲以佐養家燕召弗赴或以無子動之節婦泣指其髮曰此不死之餘也可復冀乎或曰凡所為守者以有子也即無子百歲後當何如節婦曰不然凡所為守為夫也義不二志也有子與無子又其幸不幸焉爾矣若有子則守無則否是以幸不幸權吾志也弘治末有司上其事得旌門年八十餘卒朱氏先有旌表董節婦者於銓為祖母君子曰懿哉節婦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聖三列三十一

衷於妻道矣不以子故亂其守善夫

華時禎妻張氏無錫人福州守時敏之女也福州與時禎父共學相好也而二家舉子女又同時比長華請聘張許之已而曰吾挈家之官吳外母老而無托請甥於我乎館而時禎為贅婿張娟朗靜秀賓敬自將挽拽以共居於約數歲華貲增裕而福州之嗇為起張弟妹之婚嫁吳母之存沒賴焉弟豪交而泛張曰父官也貧語其婦時相而節焉時禎雖館于張意若有繫然者張曰無舅姑之思乎請構居迎致焉于是張之父母安于官時禎之父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聖四列三十七

稽孝足念矣

謝節婦周氏者鄞人也少明淑通孝經女誠諸書年二十六夫歿以醫客游苑會稽計聞周頓絕移日已念舅老不欲以壯子故傷其心自是飲哀解簪珥奉養之惟謹喪厝先塋旁豫窆附焉子表生甫二歲幼得瘵疾尪羸甚日夕於先祠下焚香稽首祝願天不絕謝氏後居三歲忽一夕夢有神語之曰若兒明歲上元病瘥已至期一汗而愈已家資且乏而祖遺衣服書籍謹藏之不失或問之曰餘物去可復衣書氣澤存焉忍棄之乎已舅以孝

養終而孫汝儀舉進士官監察御史每勗之曰美官難得好人難為汝必勉之郵幼字微久而益篤故親踈懷附家無間言卒年九十有二詔旌門

陸義姑姊者工科給事中蘇吳陸浚明之姊也於浚明之子若女有長育之恩焉與在昔魯義姑姊事頗相類故吳中人遂以陸義姑姊稱之初浚明既以言得謫遠方母胡夫人年老矣且失明浚明行獨留其內子家居侍養行數月而內子病卒遺一男一女皆甚幼胡夫人悲號呼天哭莫知所處也義姑聞之泣曰此吾責也命其子謹守廬舍亟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四十五列三十九

歸候其母抱持兩孺子相對泣遂留撫之以漸教之讀書習女紅恩勤備至居數歲而浚明有歸皆長矣猶為其女縫裳衣飭奩嫁具畢嫁乃辭去從其子以居羅文莊曰義姑姊義矣本之孝不遺其親謂之孝女可也

方淑人張氏梧州守元春女也歸方指揮使能順事舅姑親饋饌與夫相賓敬已指揮與姚源盜戰疾力死淑人年二十有二號痛昏殞時方娠即默禱曰男也吾與俱生即女也必俱殉矣踰月而舉子恩指揮家故涼淑人茹荼履棘岌岌不自保於是

奉其姑戴與恩相依為命者四十年恩就外傳母督之甚劬時時語以父死國堅苦屬望之意見稍嬉輒訶責曰兒不億而父乎何樂而嬉也嘉靖初指揮死事聞授恩都指揮念事既而貞節事聞詔旌間而恩得僉書江西都司淑人訓之曰兒一旦蒙國恩至此名位抗藩臬官諸拜跪受事者固乃父輩儕人也即少有瑕類指摘者競起敗矣已而恩擢漕運叅將念二母春秋高依依不忍去而淑人激以報國顯親促之行而身留養姑姑病徬徨醫禱寢食為廢姑沒以毀瘁亦卒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四十五列三十四

梁節婦劉氏鄞人也年二十七喪其夫生子甫兩月輒誓死不移當是時舅姑沒無伯叔之親孳孳孤嫠形影相弔敗垣草屋不蔽風日節婦懼不能自全常持刀自衛曰寇即至死耳劬勞織衽不廢晝夜而饗殮常不繼宗族莫可恃有西疇先生義人也貧為里塾師念節婦困悴時使人存問往往分少給之且教其子衡衡少長別授徒資束修為養然微甚不充也節婦嘗出汲墮水深甚必死忽有綆懸水中緣而上乃顧無有益鬼神護其節云年七十四以病終史官張邦奇曰予嘗聞節婦之子

徐令稱友蘭先生者親見其母歷艱厄五十年言之未嘗不垂涕也工部侍郎曾公來賑饑爲書數千言白之下其事有司見其單微格不行嗚呼婦完節於單微者極難而見抑於有司迄不獲沾朝廷之旌命以湮沒不聞者悲夫天下豈少哉

俞暉妻楊氏無錫人少從父叔學識字通書史大旨歸六年而暉卒痛幾死及暉葬惠山先塋會風雨不能舟婦翼棺扶服行塗泥中十餘里觀者爲歎歎泣下暉死時婦年始二十餘二子長者始五歲舅姑老矣而暉故儒家無宿貲可藉子晨昏母黨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四七列三六十八

憐之欲奪其志則指暉死時手書雪操冰心四字示之又指二子曰余所爲忍死者此耳不然余從一死久矣内外女姻諸宴會咸絕不往至親亦絕也宜然至老猶然姑未疾湯藥禱祈甚虔至額盥櫛沐扶抱吮摩哽液之事必身親之不以屬人二子稍長親授之書外就傳夜歸篝燈火相對相其讀時時稱說暉音容嗜好及其志行幾以勗二子使勿忘而二子皆立嘉靖中常州守以聞得表門姚指揮妻朱氏滁人也少端靜不妄言笑平居儼而莊遇事能斷不苟隨尤不輕取予歸指揮六年生

子曰永思而指揮卒年纔二十有七已永思患疹而劇積頽顛天曰天乎姚宗胃獨是願身代免於孩課之學曰兒乎姚宗胃惟汝吾惟汝恃必無墮先人姑舅繼喪拮据營殯歛含襲之具勉從厚永思既襲職歲督漕已念母年耆衰矣宜朝夕侍側謝漕歸養又明年卒母慟至骨既而曰天降苗人其若之何藐是孤孫惟我在鞠應禎恩篤深時昂以有成母修婦教特嚴雖盛暑未嘗服絺絺垂白矣於童子亦不親授受應禎壯襲祖職每俸入必薦而後食語子孫曰先人之汗馬也農人之汗血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四七列三六十八

也子孫坐而啖諸懼乃有天殃况侵漁乎病且沒與應禎訣曰作人難汝行已蒞官惟謙惟信惟廉惟恕應用愆汝必念之能無茲墜吾即死瞑矣遂卒年七十有三胡莊蕭爲表其墓樂景文妻歐陽氏憲副熙女孫文莊公德三從女兄也吉泰和人幼聰慧通經史既嫁夫婦敬如賓後三年而景文邁疾絕復蘇曰吾妻娠必男先憲副爲刑官三十年不威不貸天道有知必不使我無後也已謂妻曰以遺孤累卿妻指天曰爲誓而景文卒逾六月子葵生妻日抱葵與爲命父憲副公

迎而館之家每誦夫亡復蘇時語輒悲不自勝矢  
心操行六十年敬舅姑諧妯娌愛子姪恤臧獲嚴  
外內局鑰賓祭贈遺豐約咸有度人不知樂之無  
良人也葵年十二自外氏以歸教之親師取友數  
舉古人蘭室鮑肆香臭俱化之語以爲勗而葵卒  
以立葵有女戚族將納采族衆交贊葵心許之矣  
而憲副父子繼沒家益落獨遺孤譽孺人泣然流  
涕曰葵汝非舅家不及此今其家落譽未有室盍  
婚諸葵敬諾有他姓力請者則以母命辭或曰譽  
也貧而孤葵曰此吾母之所以必妻譽吾所以必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四九列三十一

從母命也君子曰母如是宜能堅志以植孤子如  
是宜能篤行自植也夫

周節婦者吉永新人爲龍田潘氏妻潘有室僅五年  
半拘犴徃生子曉才二歲曰晚者遺腹生也節婦  
初寡居三數年外氏或憐之有微諷乃痛憤哭不  
絕自是不復反外家獨洒掃一室無纖塵終歲居  
之几閣蕭然竟日默默也益十五而嫁二十而寡  
辛苦艱難三十年無聞者劉御史陽悲之曰久矣  
予之傷此也窮乏僻遐職風教者求之歟必其親  
戚子弟有交游之託求之歟史稱巴寡婦清世有

丹穴擅不訾秦皇帝至爲築女懷清臺當其時環  
四海之衆秉節抱義寧獨一巴寡婦者曾不能達  
於鄉郡之吏久矣乎予之傷此也

歎中七烈者汪中丞道昆傳其所睹記也或汪所自  
出或死汪乃今有聞有不聞懼其終不聞也而傳  
企載之嘉靖初汪永錫妻孫氏以烈死汪永錫松  
明山人也家故貧賣餅爲業娶孫氏顧甚莊居  
數年永錫病瘵久孫候視甚恩已病革蒲伏據床  
語孫曰吾病久賴子以迄于今願天授子嘉耦答  
子勞吾不能報子矣孫哭曰君卽有不諱竊自計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五九列三十四

大事畢而從君今君言有疑妾心矣九原誰能察  
耶請蚤決以明信永錫執其手慰撫之永錫兄永  
祥無賴人也宣言曰彼何能死卽病者死必嫁之  
孫遂先永錫十日死後二十五年汪女有死鄭獻  
者鄭獻長齡橋人娶汪女居數月而獻客死女聞  
慟而絕者三誓必死念姑病則飲泣事姑姑卒家  
人護守不得死少間自經死又二年汪女有死謝  
湯者謝湯病狂人也每狂發囚首跣足遇人輒哆  
口笑或摔而罵之女安湯舉一子矣其後湯病狂  
愈甚父幽之別室中女大憂日夜伺湯時衣食惟



謹會倭寇人湯狂出走候人以爲倭也掠殺之居無何子又死湯父察婦必死也則遣季女與婦同卧起護視之婦乃佯謂曰夫死子又死我柰何復以死益之季女以爲信防稍懈會門外水大至及河梁婦鑰戶出門給季女觀水出門授季女鑰投水中後七年而有忠愍淑人之死淑人芝黃陳女也爲贈光祿卿汪一中妻一中任江西按察副使淑人從會閩廣盜人吉安一中死焉淑人輒赴井求死保母從之井奉淑人出泣諫曰主不幸死即君遠在太學諸孤幼方在襁褓其誰歸主喪淑人乃強起治喪日進米不盡一合匍匐奉喪歸至之日遂不食子婦奉饋粥進曰祖母春秋高母何忍見倍母縱棄子若婦謂諸孤何淑人徐應曰孺子長矣且適也上事祖母下拊庶弟能任之即母不幸以疾病終惡能留乎且而父死國而母死家臣道妻道等耳卒不食死詔贈淑人從忠愍祠城東後五年而鮑氏死鮑氏者沙溪汪應宿妻也應宿貧服賈家苦不給鮑事舅姑無所失即凍餓身安之已應宿病鮑延醫藥無遺力應宿度不起以其私告母擇可者醮之鮑聞之自傷乃趨爲應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五三列三十六

宿治喪具既具謂應宿曰君嚮與君母言妾聞之矣今喪具既具請先君其待君地下君母嚴他日懼不得死所乃先飲藥危坐死其後二年爲隆慶改元死者二方氏者北山方涓女也生二歲涓從母黨許聘稠野汪鳳後十三年鳳死女輒斷髮絕粒必從鳳父母諭百端不聽鳳家遣女媪勞之女語媪曰母多言我生死固汪氏婦也若歸告我姑旦日亟臨視我我猶可須臾母死從姑歸不來吾不夕矣旦日姑至諭女如女父母言女拜且泣曰大義勝恩姑母父母以也願姑逾婦使得臨夫墓執夫喪即奉姑以終天年死不後矣姑父母察其不可奪也遣車途之北至寒帷視車中女自經死矣遂合塋

李氏潛口汪應玄繼室也歸三歲而應玄病惟李爲遺憂李曰君故有息子足以奉烝嘗妾君在與在若亡與亡者也應玄伏泣曰吾不恨矣於是歸辭其父母歸則脫簪珥授二子婦剖財產召二子畢分之應玄死歛畢李哭之盡哀退閉戶自經衆覺之啓戶入救以甦父至泣曰汪郎家故饒若依子婦白首稱未亡人可矣何死爲李伴應曰諾日墓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五三列三十六

遣守衛人出就食食項縊卧内死

汪伯子曰吾觀七烈而知女德之足多也亦風教誼俗使然耶抑天性也北山尚矣賈大夫惡猶然不禮於其妻汪獨死湯何論宋人之女乎長齡之死乃在笄年奇節也 鮑以貧賤著信 李以富貴隕身於乎烈矣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五

五十三



史竊序

皇帝之十年余與寶安

尹冲玄先生同舉於鄉迨通籍未幾同返初服癸水榕溪之濱吾兩人歲一至焉至則出所著謨互相商確一日余出彙史以質先生曰

張序一

此述古者也不敢作也彙之年先生亦出史竊以示余曰此誌今者也不敢專也竊之耳歲月幾何先生躋大耋而遊岱史竊梓成矣今之十年先生長公魁昌登覽書乃以史竊屬序於余曰吾先子之志也余

卒業唯微子言余久已心許之其敢以羞辭夫史難言矣古之為史者數十家班固范曄當時一以為淺陋一以為佻巧自漢而下有不稗官晉齊諧六代期期唐書無宋史而夷穢遼金元三氏者乎是其疵處

張序二

浩如烟海雖更僕未易悉論其醇者則左氏與龍門氏稱良史焉乃范甯謂左富而艷其失也誣王通謂史之失自遷始日記煩而志寡噫二史猶不免於腹誹則言史於今尤難之難矣雖然備詞之軌多端立言之途

惟一述前者宜據信後者宜實謀始者宜慎布言者宜忠史者所以合散而一殊者也非據不妄指乎非實不溢美乎自我述之自我始之而或妄也溢也謂慎乎斯固言以布之也不慎謂忠乎四者失一不足以訓矧

并其四而失之勢必至於流綴溢簡踏雜而不可以觀此又今野史之通弊也余習先生久知先生之才無所不宜其學無所不窺逸經外史汲冢禹穴之編玄宗內典金經玉笈之秘陰陽醫卜百家技藝之書當世典

章文物錢穀甲兵山川扼塞之要澆家比讞之言一時士人流品山澤遺逸之材無不蓄諸胸中握之掌上一旦有慨於

明興幾三百年京化醲郁人文燦明凌躒近代追軌古初固宜勒之瓊瑛

張氏四

以垂不朽乃正史未舉積有年代於是取

歷朝典故及散見於諸書者出之以一八之筆探賸補漏提要鉤玄為紀八卷志六卷世家十卷列傳八十三卷而紀志之闕者俟馬法丘明以為編年

濂子長以為紀傳總之右質而左六  
正疑而傳信務詳而忌畧崇雅而黜  
誣余見其紀事也邈其所可知非據  
乎言其所必覈非實乎疑之必闕非  
慎乎其言惻怛尊親是悖非忠乎  
四者備矣分途別類名義周悉闡

張序五

幽攝顯論讚悉精可謂括倫鑒  
之要深墳素之情者矣豈不足以上  
班良史之才乎鄭夾漈有言六經之  
後惟有此作子長不能受之固應  
讓之後人斯言也微先生誰與歸  
昔班氏萌其父業而或者以野史

之乃章帝益出秘書給筆札於  
蘭臺之署俾續成史今先生之子  
老廉魁昌文學兆昌玉如皆博物  
弘覽世其家學不日聯翩起讀中  
秘書

聖天子坐白虎給筆札分局計畧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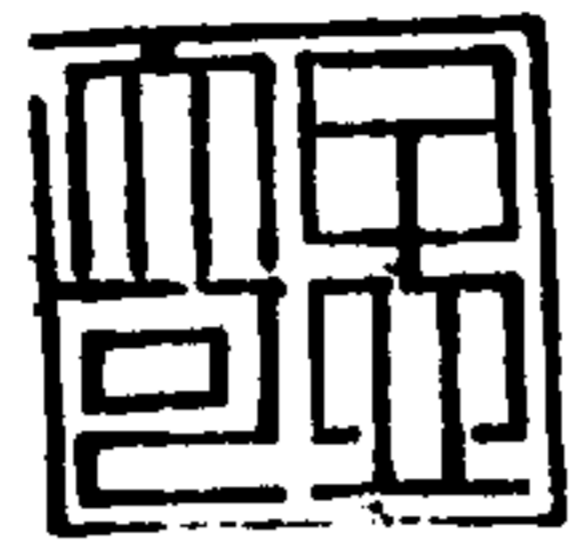
張序六

金匱石室之闕令蘭臺之彥勒成  
一代大典吾見先生之孟若季必以先  
生成書進且大闡先生之旨以補先生  
之闕而成不朽盛事

九重萬幾之暇犁然有當於衷行將  
頒布中外昭茲來許先生雖往有不

往者存信乎其書如日其道如山矣竊  
之云乎哉若余之彙史卷帙浩繁殺青  
無日祇合付兒曹藏之笥中以飽蠹  
耳余甚愧先生矣余甚愧先生矣  
崇禎戊寅秋日眷年弟張萱題于  
西園之論世齋時年八十有一

張序七



史竊序

甚哉史學之難言也不挈  
其綱則漶漫無章不釐其  
緒則挂漏難忘不勘覈一  
代真精元氣榮鏡所在則  
人物減否古今升降禮樂  
刑政豐殺野僿形勢阻隄  
封疆壺榘與夫山藪川澗  
土田墳墟之屬犁然悉備  
猶思莫遯說鈴書肆之詆

媿維春秋一編文成數百  
其指數千獨劬義例龜準  
皇王洵三代以還炳乎揭  
赫曦而行中天者佗如龍  
門扶風平陽順陽永康鉅

序三

鹿葦非不人成一家言以  
軌於春秋猶然爝火處於  
日月迺範世貞教者輒舉  
吾鄉紫陽綱目相提而論  
雖微言刺譏不謂盡符節

太

春秋其懷奉憲章匡豎一  
王大法眡春秋微指蓋有  
非僅僅彼善於此焉者今  
伏讀冲玄尹先生史竊一  
編則又不禁憑今弔古之  
歎歎矣洪惟我

序三

祖高皇帝手提三尺順應  
天人驅虜廓清鎮奠海岳  
以復士民冠履尤湯武弔  
伐後所不再觀者猶歟休



哉且其間關戰伐之餘壹  
惟寬柔彰信視聽從民爲  
已任而興滅繼絕舉逸征  
麾所指不遺餘力泉金陵  
鼎定首樹之教獨丁寧孝

十四

弟著爲六言而鐸振之煌  
煌天語至今戶說眇論直  
與布帛菽粟相終始此寧  
偈偈鞭長駕遠雄視中原  
被四海籍受九咳經者可

尚

同年語哉先生所撰著者  
凡八紀六志十世家八十  
三列傳各繫以論贊衷之  
大義特凜褒誅輸寫論世  
知人之志討其原本庸詎

序五

提要鈎玄采菲集榛爲振  
耀後人耳目計蓋已舉  
皇帝孝弟作人與  
列聖闡繹光大釀爲乂康  
者參伍錯綜互演篇端予

是以深有感

明興二百年來真精元氣  
榮鏡宇宙孝弟所貽謀者  
遠先生揚扃鋪張教孝教  
弟垂千百禩者匪淺也

序六

間嘗歷選帝王易姓受氏  
偏起御六者多不及格表  
表若漢高宋藝祖亦不過  
三章約法重門洞開一二  
語而止孰與

高

皇帝孝第六言上與陶真  
接夫三言固一言之匹也  
而六言實三言之匹也此  
卽是精一此卽是執中惡  
在追宣父祖述與春秋憲

序七

章之遺更復有外斯編也  
乎于以配綱目而昭來許  
又何多讓焉往予先司馬  
嘗著爲講藝論有曰不班  
白語道失且自然諾非虛

語先生謝仕三十年網羅  
昭代文獻扃戶櫛擻迄大  
耄始勒成此書致躋先司  
馬于文苑鼎足婁江歷下  
倘亦不謬其班白之語也

序

與予無似蒞莞也晚不及  
把先生臂猶幸獲挹先生  
令子孝廉文學三君講孔  
李之雅而諸君又皆稟然  
天祿國器今茲緒言自外

無當先司馬更又何當  
生猥云藉附不朽則予其  
愧之矣昔

崇禎己卯仲夏通家侍教

生汪運光頓首拜撰

序九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作史亦  
之明夷孔子之懼迨旨而  
而記皆出憂患然在一身  
僅焉耳以聖賢英傑而憂寤  
刑所憂所患實在世運易援天  
以治人史理人以憲天易以陰  
陽分治亂史以脩悖定吉凶總  
以憂患持世運故曰在一身者  
僅焉耳以史多憤激而作固也  
氣憤則病水激則旱憤激則  
不平則喜怒溢喜怒溢則

予奪爽安在為一代之得作史  
者多受天刑亦為憤激言也所  
以憤激淺而憂患深憤激者僅  
一身而憂患者繫世運也憤激  
者或不能泐其身而憂患者遂  
以燕其子孫也我  
國家立隆鑠紫簪以浩昌殷綸  
焯起視漢西京不啻百十過之  
乃漢末百年而太史公成一家  
言鋪揚鴻烈我  
國家幾三百年所為  
實錄及

起居注者不過條奏升除事各  
一時人各一手或視為邱報一  
大滙不聞蘭臺之英多董狐之  
直繫少憂患并不敢有憤激也  
至所以蒐羅而論斷之者如吾  
學編文獻通考憲章錄史料通

三

紀不過四五公耳其得失俱可  
考也今讀冲玄尹先生之史竊  
庶幾集諸公之成而微窺其憂  
患也先生以聖賢英傑之徒且  
有良史才而僅終於吾邑新昌  
令或曰新昌軼先生也不究厥

疏或又曰新昌玉先生也得肆  
力著書小子則曰新昌以憂患  
感先生也而史竊以成以一令  
之窮通為憂患則亦一身之僅  
焉耳直道而黜貞女誣詆讒夫  
高張一身嬾庵焉往不得然可

序

四

以觀世運則其憂患者大而且  
切夫三百年之政治聲教亦屢  
變矣開創之何以艱難中興之  
何以振作晚近之何以墮窳陵  
夷無不犁然具備凡所論斷而  
為之想慕而為之嗷嗷總有不

能怒於衷者而進退予奪一秉  
於一王之大法以不戾於中正  
之道昔夫子有志於三代之英  
蓋要在從周先生之拜颺昭代  
正深其皇王之想矣至三志一  
紀庶幾史之闕文而見聞傳聞

序

五

之微顯其詞皆倣孔氏家法信  
一代之鴻裁嘗慨我  
朝之史居其官者未必有其才  
具其才者或牽例而不克舉其  
職或遺佚而不居其官今史在  
於野是名為逸宜多憤激而先

生諸論皆以忠厚惻怛之意寄  
其憂患故憤激之既還受之身  
憂患之福食於孫子今先生三  
子魁昌兆昌玉如克萬石之家  
遷談彪固佇在天祿以世其史  
予先君嘗辱先生特達茲拜先

序

六

生之主見其子讀其遺書竊以  
憂患一語相似質之先生族子  
德隣先生嘗為柱下史亦謬以  
為不誣也頃何非鳴先生有事  
於新昌志將脩載先生之不朽  
讀先生自序不欲示人竊以竝

州當名山藏然吾何以知先生  
非憤激也先生至行清風漠然  
於世東官之人士無不薰之有  
德者庶幾有言不然安測其與  
易之憂患同耶先生以竊取為  
竊比夫亦竊古人之憂患乎

序

七

崇禎九年丙子春仲豫章通家  
門下生戴國士頓首拜



吳門後學陳上善謹書



序

史竊凡一百餘五卷予同郡東  
邑尹先生之所著其曰竊之也  
者附于春秋之義也先生官止  
新昌令未嘗得居史職故惟以  
其所竊聞者為史然而予嘗推  
之凡史家求其精當率古之不  
如今而朝之不如野予讀古史  
恒疑之如三皇五帝之號孔安  
國序書與易大傳異攷之家語  
若大戴氏得左右袒焉豈壁書  
固有據與班氏作古今人表其

糾繆有如后夔豕韋范武子  
會計然范蠡之類甚至一人妹  
山腐遷之書則堯舜世系殆不  
以禮說夫名號姓氏且無繇  
他何可問焉故曰述古之  
志今也且夫仲尼見聞傳聞  
是有遞異若董狐者其可相繼  
得哉有如蔡邕則足人適惡之  
則是崔浩之酷可懲毋惑乎韓  
愈之所不肯爲也咸謂崔浩毀  
滅佛教致取其誣韓愈不此之  
畏而人之畏觀于禁門喋血之

乎始有曲筆又豈若藏之名山  
以是爲是非之當哉故曰在朝  
之不如野抑予嘗聞之矣夫人  
著書多出于慨慷感激感而有  
心不能以虛受人而言以情遷  
又非獨索米立傳者爲然也腐  
遷之津津一貨殖非乎其他  
共立見聲影分聚無所無之予  
觀尹先生則有超然于中者爲  
廉吏不自嘆其爲不可旣遂初  
服居羅浮下大海之濱結巢而  
息澹漠無營于世世亦鮮能



知之其書不以示人惟求一  
頃予過曾出而商之所闕三志  
一紀猶將有所覈也他如一二  
近事多有不可平爲耳目所熟  
者且徐以俟之論定不肯稍  
涉好惡一附以見焉予故知是  
之可傳而無媿也今先生逝  
之讀其所爲自序使人感其爲  
思予曾貽書于其子魁昌兆昌  
玉如勗以遷談彪固比長公  
成書來相與謀焉會予方衍易  
史不遑效少孫之筆夫以先生

之爲書洵能成一家言其于通  
邑大都無容異議也今儒者讀  
書期知所興廢以爲懲法攷之  
往古若存若亡觀之  
當代庶幾信焉而其所以然之  
言未可信也誠如先生者豈有  
求于人人自求先生之書猶恐  
不可得則亦人自求先生之書  
自得之而已矣先生三子若諸  
孫皆躬行力學他日必有顯于  
朝以行先生之微言者予以齒  
後先生半百餘歲然昔者一見

相知實深卒之日猶以離支一  
函詩數章手書寄予且屬其子  
若孫曰夫人之可以與言者吾  
得見其心亦已足矣慎毋以黎  
子之遠而忘之予是以不辭而  
為斯序皆

崇禎甲戌九月既望

番禺黎遂球題

皇明史竊目錄

明新昌令東莞尹守衡

帝紀八卷

志六卷

世家十卷

列傳八十三卷

第一卷

開國紀第一上

開國紀第一下

第二卷

皇明史竊目錄

靖難紀第二

第三卷

革除紀第三

第四卷

北狩紀第四

第五卷

奪門紀第五

第六卷

親征紀第六

第七卷

明倫紀第七

第八卷

高后紀第八 闕

第九卷

百官志第一 闕

第十卷

田賦志第二 闕

第十一卷

明史編 目錄

禮樂志第三

第十二卷

軍法志第四

第十三卷

刑法志第五

第十四卷

河漕志第六 闕

第十五卷

中山王世家第一

十一

第十六卷

開平王世家第二

第十七卷

岐陽王世家第三

第十八卷

寧河王世家第四

第十九卷

東甌王世家第五

第二十卷

明史編 目錄

黔寧王世家第六

第二十一卷

誠意伯世家第七

第二十二卷

靖難二世世家第八

第二十三卷

懿文太子列傳第一

第二十四卷

漢王趙王安化王寧王靖江王列傳第二

三

第二十五卷

宦官列傳第三

第二十六卷

郭英吳良吳復康茂才耿炳文楊璟薛顯列傳第

四

第二十七卷

馮勝傅友德藍玉廖永忠列傳第五

第二十八卷

桑世傑張德勝花雲胡大海耿再成趙德勝營成

皇明史竊

目錄

四

俞通海列傳第六

第二十九卷

胡美何真韓政曹良臣陸聚梅思祖列傳第七

第三十卷

小明王方谷珍明玉珍納哈出列傳第八

第三十一卷

李善長汪廣洋胡惟庸張昶楊憲陳寧列傳第九

第三十二卷

葉琛王愷胡琛孫炎于光朱顯忠熊鼎列傳第十

第三十三卷

陳遇陶安章溢唐鐸凌漢楊靖茹瑄列傳第十一

第三十四卷

汪河羅復仁傅安楊善李實趙榮劉戡列傳第十

二

第三十五卷

宋濂蘇伯衡胡翰王禕吳雲桂彥良魏觀列傳第

十三

第三十六卷

樂韶鳳朱升劉崧陶凱詹同劉三吾錢唐曾魯徐

皇明史竊

目錄

五

大年貝瓊梁寅劉于王珪張唯郭傳列傳第十

四

第三十七卷

劉仲質吳伯宗吳沉朱善權謹列傳第十五

第三十八卷

詹徽開濟列傳第十六

第三十九卷

張孟兼葉居升鄒士利列傳第十七

第四十卷

姚廣孝郭資金忠列傳第十八

第四十一卷

解縉黃淮胡廣金幼孜列傳第十九

第四十二卷

蹇義郭璉吳琳翟善夏原吉黃福胡濙周忱列傳

第二十

第四十三卷

師達郁新段民古朴宋禮張純王純列傳第二十

皇明史稿

目錄

六

第四十四卷

韓宜可陳諤戈謙周新王英列傳第二十二

第四十五卷

李希顏汪叔儀智金問鄒濟徐善述王汝玉梁潛

周冕列傳第二十三

第四十六卷

王直王翱列傳第二十四

第四十七卷

李秉崔恭李裕黃孔昭朱希周列傳第二十五

第四十八卷

劉大夏戴珊張敷華何喬新周經韓文列傳第二

十六

第四十九卷

姚夔周洪談楊寧陳倪岳吳寬黎淳列傳第二十

七

第五十卷

王恕彭韶林俊列傳第二十八

皇明史稿

目錄

七

第五十一卷

于謙王竑項忠余子俊列傳第二十九

第五十二卷

羅通羅亨信程信列傳第三十 信後程敏政另傳

第五十三卷

韓雍朱英葉盛葉夢熊列傳第三十一 葉傳闕

第五十四卷

楊信氏孔鏞鄒廷讚列傳第三十二

第五十五卷

林鶚樊瑩黃紱列傳第三十三

第五十六卷

秦紘楊繼宗熊繡陳壽傳珪吳廷舉列傳第三十

四

第五十七卷

馬文升許進列傳第三十五

第五十八卷

王瓊彭澤陳九疇伍文定翁萬達列傳第三十六

第五十九卷

皇明史稿

目錄

八

胡世寧李承勛列傳第三十七

第六十卷

霍韜海瑞列傳第二十八

第六十一卷

宋訥胡儼李時勉王嘉會吳溥錢宰趙倣羅師程

孫貞陳敬宗謝鐸章懋羅欽順魯鐸呂柟王雲

鳳列傳第三十九

第六十二卷

吳訥魏驥陳璉孫鼎陳選高瑤張悅林瀚王鴻儒

邵寶列傳第四十

第六十三卷

儲瓘瞿景淳列傳第四十一

第六十四卷

曾棨楊廉羅玘王廷相崔銑鄭曉雷禮列傳第四

十二

第六十五卷

顧佐邵卬向寶石璞虞謙王槩陳鎰耿九疇年富

軒輓曾穆李綱列傳第四十三

皇明史稿

目錄

九

第六十六卷

楊士奇楊榮楊溥列傳第四十四

第六十七卷

李賢商輅高穀岳正劉定之列傳第四十五

第六十八卷

彭時徐溥丘濬劉健謝遷王釐李東陽列傳第四

十六

第六十九卷

楊廷和梁儲費宏楊一清列傳第四十七

第七十卷

張孚敬李時席書桂萼方獻夫夏言列傳第四十

八

第七十一卷

徐階趙貞吉張居正列傳第四十九

第七十二卷 道學

曹端薛瑄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列傳第五十

第七十三卷 道學

羅倫陳真成賀欽莊景張元禎列傳第五十一

皇明史竊

目錄

十

第七十四卷 道學

蔡清陳茂烈林光李承箕魏校列傳第五十二

第七十五卷 道學

王守仁湛若水列傳第五十三

第七十六卷 道學

羅洪先唐順之鄒守益王畿王艮劉陽列傳第五十四

十四

第七十七卷 道學

羅汝芳楊起元耿定向夏叟王敬臣鄧元錫劉元

卿列傳第五十五

第七十八卷

鐵鉉景清卓敬陳迪恭昭姚善錢芹黃鉞楊福陳

彥回黃希范葉仲惠徐安孫鎮三叔英周是修

黃觀廖昇王良顏伯璋梅段列傳第五十六

第七十九卷

練子寧方孝孺列傳第五十七

第八十卷

高巍韓郁楊砥楊木尹昌隆平安列傳第五十八

皇明史竊

目錄

十一

第八十一卷

程濟雪菴和尚河西備補錫匠藏九上人列傳第

五十九 附革除彙誌

第八十二卷

齊泰黃子澄列傳第六十

第八十三卷

劉儻陳洽何忠劉子輔易先列傳第六十一

第八十四卷

曹鼐鄺埜列傳第六十二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別史類 五〇八

第八十五卷

孫遂許達列傳第六十三

第八十六卷

陳祚劉球鍾同章綸廖莊列傳第六十四

第八十七卷

楊瑄列傳第六十五

第八十八卷

林聰豐慶列傳第六十六

第八十九卷

鄒智列傳第六十七

第九十卷

黃鞏陸震舒芬汪應軫列傳第六十八

第九十一卷

楊爵周天佐浦鉉劉魁周怡列傳第六十九

第九十二卷

楊繼盛沈鍊沈東列傳第七十

第九十三卷

郭登楊洪仇越徐有貞王驥王越列傳第七十一

皇明史竊

目錄

十三

第九十四卷 文苑

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鄭善夫列傳第七十二

二

第九十五卷 文苑

康海楊慎桑悅顧璘朱應登劉麟文徵明唐寅祝

允明列傳第七十三

第九十六卷 文苑

李攀龍七子三甫汪道昆列傳第七十四

第九十七卷 文苑

高啓四傑五先生袁凱林鴻列傳第七十五

第九十八卷 文苑

太白山人盧梅徐渭列傳第七十六

第九十九卷

循吏列傳第七十七

第一百卷

能吏列傳第七十八

第一百一卷

廉吏列傳第七十九

皇明史竊

目錄

十三



第一百二卷

久任吏列傳第八十

第一百三卷

教職列傳第八十一

第一百四卷

掾吏列傳第八十二

第一百五卷

序列傳第八十三

皇明史竊

目錄

古

皇明史竊卷之第一

東莞尹守衡著

孫啓元

孫啓元孫啓元孫啓元

國紀第一上

和古帝王受天明命虞夏之際荷乎盛矣湯之聖也  
 有慙德武承至德義士叩而非之是聖人之難也然  
 不賢眾衆不藉西土仰欲慰後后之靈靈集三分之  
 統惡得若斯易乎漢高雖雜伯不純猶卑卑一沛亭  
 起提三尺除秦威項遂成帝業蓋得聖人之時焉漢丁  
 次亡論已我 太祖天生神聖有湯武之德而無其和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一  
 不污勝國一命赫然一怒天與人歸臣竊相提而論  
 昔開基建極之主得國之正未有盛於我明者也然  
 至亡道也斃痛其國人止耳未夷其俗也秦人坑儒  
 書禍至酷矣而猶中國諸侯王也元以犬羊之族入主  
 我中華視我冠裳裂我人紀天地倒置且百年我大  
 起黃地而再造之汎掃妖氛重開日月以斯不建百  
 上制耻魯漢足云哉謹拜手颺言而作開國紀  
 帝先勾容人也姓朱大父始渡淮居泗州父復徙鍾離  
 生鍾離之東鄉毋東生四子帝季子也初帝



坊夢一道士修髯黃冠朱衣象簡授一白丸吞之遂生  
帝帝生之夕有白氣自東南貫室是為元天曆元年九  
月丁丑日也帝為孩時多疾父欲以帝捨身釋氏而毋  
未之許帝年十七伯兄與父相繼歿父歿三日而叔兄  
又卒又十三日而毋卒帝寤甚里人劉繼祖予之地始  
獲寤即今 皇陵乃是時帝與仲兄二人影相弟也而  
其年又大侵兄度無與俱存抱帝泣遂它往帝乃行降  
姬為禮里僧高彬入皇覺寺居焉寺僧常見帝室夜有  
紅光竊異之居兩月寺僧又各以歲之不易散糊口於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二

四方帝乃出遊金斗西抵光息北至潁川崎嶇二載乃  
歸歸而寺僧逃死盡矣帝則時時出往濠城遊城中有  
士善相人指帝語人曰此非凡人帝聞士言益恐僞自  
避匿不敢更入濠城里居四載為至正辛卯是時潁人  
劉福通起潁州黃巖人方谷珍起明州蕭人李二起徐  
州羅田人徐燾輝起蘄州四方嚮應其明年郭子興亦  
起濠州是時帝年二十有五矣帝見濠亂欲逃去問玳  
伽藍神上欲去去弗許欲晉晉弗許三四上不應帝詫  
而大言曰神豈許我從戎而昌乎玳從之帝滋訝之

又卜又從之帝心私自喜遂仗劍入濠城城門人將不

利於帝或以語郭子興子興出見帝大驚異遂留麾下  
時時與帝語益異帝遂以馬公女配焉馬公宿人截命  
定遠與子興友善故以女托子興子興字之如已女而  
帝遂以館甥掌征討事矣其後元人破徐州李二走死  
其將彭早住趙均用走濠梁濠中有四帥相與其下之  
而二將遂稱王子興故與諸帥隙諸帥因挾二王執子  
興囚之帝先以子興命出將兵於外聞之還集諸健兒  
殺諸帥篡子興去諸帥懼乃請二王釋子興帝與子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三

興還歸故里而里中諸少年相從者又數百人子興又  
引數百人出獻諸帥復為二王挾而東翱翔泗上久之  
帝心弗善也乃與徐達湯和花雲等二十四人南畧定  
遠定遠有寨三千人號驢牌兵帝與騎士費聚往招之  
寨帥獻以牛脯帝解佩囊以要成既而帥悔之帝誘而  
執之遂降其屬三千人夜襲橫澗山復得民兵二萬人  
教練之軍始振是年七月遂取滁州定遠人馮國用與  
其弟國勝謁帝妙山言于帝曰金陵龍蟠虎踞具帝王  
都也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群寇救生

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王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帝悅晉侍宿衛李善長者亦定遠人年四十一矣伏謁道旁帝曰長者也降容待之與語移日帝未嘗不稱善也以爲記室伯兄子又正姊子李文忠先逃亂與帝失皆復來而仲嫂亦携其幼子至帝益大喜子興於是亦將所部萬人來滁見帝軍容而大悅遂欲據滁而王帝曰所貴於王都爲其形勢使人民衆而財利集也滁無百雉之規在四山之中舟楫之所不通商旅之所不至無河山之險可恃無周年之粟可固王不亦難乎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四

子興不悅元人攻六合六合人來告急于興先與其帥隙弗欲往帝曰滁與六合編齒而城六合受圍無救必斃苟無六合是無滁也柰何棄之是時元兵號百萬子興恐屬帝禱而行帝曰可否斷自吾心禱無與焉吾救六合以自存也弗救將與俱亡雖禱何益遂與耿丹成往壘瓦梁守之壘垂陷而復完元兵疑帝令瓦梁男子入而卷舍婦人手 罵元師元師駭我列而出元人不取前遂翼瓦梁民遷之滁州元兵因復至滁帝使耿丹再成出城與戰佯敗而誘其深入我師伏于城之外澗特

之元師渡澗遂大敗之自是元人不敢窺滁而子興之在滁也帝數與之決事不聽帝病之議事多不出滁糧匱子興憂之召帝再三帝乃往問欲謀所向帝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乃令張天祐將兵三千人椎髻而衣青衣駕四索駝馳而往給言廬州兵護元使者往和陽犒將士繼使耿丹再成將絳衣兵萬人乘之約已定天祐兵至陝陽陝陽人信以爲元使者晉關上勞之牛酒飲食之遂愆期再成不知天祐之未至也鼓而前和陽人閉門緹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五

元兵拒我再成敗走元兵追之一舍天祐兵始至因逐擊之及于城下湯和奪橋而先登遂入和州帝聞再成敗急與徐達將三千人往援而天祐兵已入矣帝乃入撫其民而定之子興於是屬帝總兵和陽而諸將多子興貴部曲皆顧望不肯下帝然卒畏帝謀斷無能出帝右者又不敢爲異子興有二子亦忌帝置毒酒召帝帝覺遂不敢復至子興所亡何子興卒二子不能有其軍帝乃代將其軍而常遇春胡大海鄒愈趙德勝等皆來從帝衆已十餘萬人矣其年劉福通復立韓山童之子

韓林兒帝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檄推子興之子爲帝  
元帥帝爲左副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帝曰大丈夫  
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也然帝檄召四方皆稱龍鳳從  
宋故是時泰州人張士誠跨淮浙而王僞號周徐壽輝  
之將沔陽人陳友諒虎視湖南兩人皆江南勍敵而四  
方千人聚者不可勝數帝欲渡江取金陵不可得舟方  
憂之而巢湖人俞廷玉廖永安趙伯仲合肥人張德  
業昇無爲人桑世傑含山人華高等先結舟師自保湖  
中於是來約降帝大喜曰天贊我矣遂親至湖上納之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六

而是時廬人左君弼梗途廷玉諸舟不能出元將蠻子  
海牙又扼之馬腸河口會大雨帝帥廷玉等間道漲流  
而東遂至和陽帝既得舟而諸將遂欲直趨金陵帝曰  
金陵長江天塹未易猝攻采石南北之喉噤不如先取  
采石越其天險乃可徐議金陵采石克則太平危我館  
穀于太平正告四方餅包兩溧蕪湖然後策騎而東則  
舟師不煩金陵可唾手有也諸將曰善遂令李善長且  
約束帝臨江而誓之曰天厭元德欲訖其命久矣惟是  
元元可憫予故不憚征繕順天意以拯民艱爾衆今日

渡江毋貳爾心毋違予命毋妄殺人毋畧人子女毋焚  
人廬舍毋囚人財物有不用命予擊戮汝毋赦六月朔  
適有風起于西北因風遂達牛渚常遇春先以一戈登  
采石潰循江諸壘皆潰遂至太平太平守者皆逃老儒  
李習陶安帥父老迎帝于郊外安既見帝謂習曰龍姿  
鳳質非常人也吾儕有主矣帝問安曰足下有何高見  
教我乎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  
雄長志皆在于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收民安天下之心  
剛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甲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七

伐天下不足平也帝曰吾心也吾取金陵何如安曰金  
陵古帝王之都據之以臨四方何向不克帝悅置安參  
幕府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置太平興國  
翼元帥府諸將奉帝爲大元帥帝命李善長爲帥府都  
事潘庭堅爲帥府教授汪廣洋爲帥府令史時江東四  
面皆元兵方山寨帥陳瑄先因集民兵數萬寇太平帝  
遣徐達湯和破其衆襄城橋禽瑄先帝見而釋之瑄  
先曰公能禽我不能殺我有說乎帝曰君知天下之時  
勢乎昔武王伐殷而孟津之會者八百惟知時也君何

情焉堃先曰公欲吾軍降乎易爾軍中諸帥皆吾故親  
吾為公以書招之堃先書陽若招之而陰寔激之不虞  
諸帥得書皆遽降堃先悔自失私與其部曲謀叛去帝  
欲殺之恐失豪傑心與語曰人各有心吾不能汝強也  
從吾惟汝從元惟汝縱之去我師克漂陽堃先遁於南  
臺御史大夫福壽拒我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堃先追襲  
我漢陽過葛山葛山民惡之刺殺之我師遂克蕪湖丙  
申三月克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死之帝諭諸父老曰  
元失其政干戈四起汝民塗炭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

皇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 八

所以來為汝民除亂汝其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  
子有能從予立功名予禮用之居官慎毋暴橫以殃吾  
民舊政有不便民者予為汝除之民大喜夏煜孫炎楊  
憲等皆名士皆錄用之改集慶路為應天府置江南行  
中書省李善長等奉帝為吳國公帝以李善長宋思顏  
為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為左右司即中候原善楊原果  
陶安阮弘道為自外郎孔克仁陳善吾王愷為都事王  
瑄為照磨樂鳳為管勾夏煜韓子魯為博士置行樞密  
院以元帥湯和攝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兵都

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為都指揮使置左右前後中五翼  
元帥府以花雲唐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兆先等為元帥  
使徐達下鎮江置鎮江翼以徐達湯和為鎮江翼元帥  
降元將康茂才定遠人王弼自三山來歸洛陽人秦  
元之年八十餘矣僑居鎮江帝聞令徐達禮致之稱為  
老先生嘗手書濬簡問答而左右不知也元之復為金  
陵人陳遇帝遣儒士楊憲通好張士誠貽之書曰昔隗  
囂據天水以稱雄足下今王于姑蘇吾深為足下喜吾  
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圍保境是民古人所貴吾甚

皇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 九

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于交構之言以生邊釁  
憲至士誠普不遣尋侵我鎮江帝曰吳人生心於我矣  
我當先取毗陵以沮之士誠遣第張九六率眾數萬來  
援達使鐵騎刁國寶逆之于常熟覆其師禽九六士誠  
奉書于帝乞和弗許帝數之以其挑兵之釁也使歸楊  
憲不報帝益達兵二萬人往助達毗陵人復誘我長興  
兵七千人叛去困達牛塘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各將  
兵外至夾擊之乃大破之丁酉三月克毗陵遂圍寧國  
帝將軍中矢還帝乃自往監戰破之獲元將朱亮祖亮

祖六安人爲元義兵元帥帝初克太平時亮祖以其屬  
 來降帝賞以銀帛令不失元授居數月叛去數與我戰  
 我遣之俘者六千人諸將之勇者皆遜避於是獲于城  
 上帝謂曰還何如乎對曰事非已生則力焉死則死矣  
 帝壯之授三鐵簡生之使將其屬隨征其年我師遂舉  
 長興江陰帝令湯和守常州耿炳文守長興吳良守江  
 陰吳驕不敢東因定徽池揚嚴四州地張士誠不能得  
 志於我降于元戊戌正月帝召徐達還守金陵自將親  
 軍楊璟等帥兵十萬取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  
 瑄等咨以廢召前學正朱升升獻三言高築墻廩積糧  
 緩稱上帝悅命知帷幄十二月甲申克婺州有侍人掠  
 于塗斬之狗師改婺州路爲寧越府以儒士王宗顯知  
 府事以總管陳從貴知東陽以元帥呂兼剛知永康以  
 總管王道同知義烏楊苟知我義置行中書分省徵王  
 禘爲省椽召儒士許元葉璿王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  
 會食省中口令二人進講經史開郡學延儒士宋濂葉  
 儀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結誦之聲  
 始聞樂平儒士許瑗走婺州謁帝曰方今元祚垂盡四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十一

沸豪傑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略者乃可馭雄才有  
 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今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  
 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帝曰予方饑渴公等授瑗博士  
 已而曰太平吾股肱郡命爲知府己亥正月取諸暨使  
 儒士陳顯道往招方國珍國珍私與其下謀欲勿與我  
 不能與我爭衡與我四方之變未可知乃奉三郡來款  
 使一子入質提空名鄉我而比通擴廓南交陳友定以  
 厚自託帝亦知其詐也禮其子遣還時方戒心淮漢弗  
 問也六月帝還建康九月克衢州龍泉守將胡深以處  
 州降青田人劉基浦江人宋濂龍泉人章溢麗水人葉  
 琛皆浙東名士胡大海以四人薦帝帝徵四人偕至金  
 陵入見帝大喜曰予爲天下屈四先生築禮賢館館之  
 帝時至館賜坐諮時政以基爲參謀以濂爲儒學提舉  
 以溢與琛爲營田司僉事帝得四人日與共計天下大  
 事庚子陳友諒陷太平太平院判花雲知府許瑗死之  
 友諒遂弑其主徐壽輝而自立爲帝國號漢使使與張  
 士誠連和欲犯建康建康人恐或勸帝先復太平紆國  
 急帝曰太平吾新築壘也固若友諒陸來攻我其能得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十一

急趨龍江柵江上自守帝令山右舉赤幟告諸軍  
暑甚軍士皆流汗帝衣紫茸甲張蓋命去蓋同暴日中  
衆皆欲戰帝曰天將雨我軍且就食卒食乘雨擊之無  
莫之信頃更雨大注帝麾我軍競進墮柵漢軍爭之兩  
軍合戰雨止帝令山左復舉黃幟我伏軍盡出漢軍見  
之大驚恐遂棄柵走舟舟當潮退皆膠殺溺死者殆萬  
人友諒急駕小舟逃去我軍追至慈湖大破之及采石  
又破之我將張德勝死焉友諒遂棄太平走江州我降  
其將張志雄志雄言帝曰友諒初率大軍而東皆安慶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十一

諒必來無疑也帝以告善長善長以爲誘敵不可帝曰  
非汝所知失今不取患將深二虜若合吾何以支破此  
東寇膽落矣使胡大海往擣信州曰信州漢之門戶吾  
伐之聊以繫其一足使常遇春馮國勝帥五翼軍伏石  
灰山下徐達一軍伏南郭楊璟一軍伏大勝張德勝一  
軍伏龍江關外帝將大軍伏盧龍山下戒諸將曰吾赤  
幟舉于山之右汝當知寇至吾黃幟舉于山之左汝伏  
軍盡出於是諸軍戒嚴閏五月乙丑友諒果帥大帥而  
東以爲建康可旦夕下也至則與康茂才之約大相失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十三

之銳卒也今盡降安慶之守墮矣帝趣俞伯仲攻之遂  
克之使伯仲守焉而胡大海信州之捷亦至帝使其子  
胡德濟戍之辛丑二月沛人薛顯以泗州降帝嘉悅授  
顯指揮使方國珍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帝却之曰吾  
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寶玩非吾好也七  
月僞漢將張定邊陷安慶俞伯仲亡歸帝怒欲誅之常  
遇春請曰伯仲渡江勸韓頌偕其死帝曰身爲主將既  
不能守又不能死吾能爲若免誰爲吾守解弓絃賜自  
盡以其弟庸嗣職他日帝語諸將曰陳友諒凶德無厭

嗚呼我疆場陷我名將不自悔于厥衷存陷我安慶其  
首已盈可殪也我必伐之徐達曰師直爲壯曲爲老彼  
曲已甚我伐之必克之劉基曰夜觀天象金星在前火  
星在後其勝師之兆乎遂與達等帥舟千艘載甲七十  
萬沂流西上有萬鳥群挾帝舟而飛一龜一蛇浮疑枕  
後帝異之抵皖城一鼓空其水寨小姑守將丁普郎傳  
友德迎降長驅至江州漢師三戰三北友諒夜走武昌  
帝入江州因徇蕪黃興沔皆下之還師復下安慶是時  
江西諸郡爲漢拒守帝復分遣招諭於是江西行省僞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十四

丞相胡廷瑞遣其部將以龍輿來詣降約毋散其部屬  
帝以書報慰勞之官之如其舊十月帝使都事汪河如  
元以通察罕帖木兒之好且觀兵也壬寅正月帝如龍  
興恤孤寡賑乏因弔瘡痍放西山之拳鹿築臺龍沙之  
上召父老集臺下諭曰自古攻城畧地鋒鏑之下民罹  
其殃爾民獲保骨肉安生理則爾丞相胡廷瑞灼見天  
道先幾來歸爲爾民之福爾民苦爲陳氏魚肉久矣今  
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不爾煩勞爾民各安本業毋游  
惰毋作非爲以陷刑辟各保爾父母妻子爲吾良民不

亦可乎民間之大悅改龍輿路爲洪都府以葉琛知府  
事以鄧愈爲江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鎮南昌二月帝  
還建康南昌降將祝宗康泰叛殺知府葉琛愈出走復  
命徐達擊定之使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協愈  
還鎮六月賊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元代之以其甥擴  
廓其明年正月擴廓修好于我我使汪河往報晉焉是  
月明王珍自帝于成都國號夏三月吳人入安豐殺劉  
福通小明王來奔帝引徐達常遇春等擊吳師安豐吳  
師遁帝還晉徐達圍廬州七月陳友諒自帥舟師六十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十五

萬寇洪都帝曰吾爲一廬州而失江西豈計之得乎命  
徐達解圍還救帝謂諸將曰友諒之敗屢矣今又來是  
天奪其魄而速之亡也吾當親往舟師凡二十萬俱發  
至則一軍軍涇江一軍軍南湖一軍軍武陽是時洪都  
不解八十日矣友諒出逆我師鄱陽湖我師既至康郎  
山徐達遇其前軍擊殺千五百人奪一舟軍大振漢將  
張定遠犯帝舟帝舟膠牙將韓成死之帝乃歛軍令徐  
達還建康虞友諒之襲建康也明日巳丑友諒以前軍  
因野戰故不利乃聯巨艦爲陣彼舟大我舟小我師



回受敵士徒多劔院判張志雄丁普即皆戰死普即喪其元猶執戈而植帝斬隊長十餘人厲師郭興進曰我師非不用命也舟之小大不敵也此非火攻不可帝然之明日帝令敢死士七人操七舟舟前多縛草為人各戴兜鍪持戈盾舟中皆載蓋葦而繫一小舸于後會東比風起乘風直逼敵陳漢軍望之以爲我舟敢死與戰至則火具大發漢軍猝不及禦風迅矣烈戰艦皆燃而七人者皆從小舸逃還其僞王陳友仁陳友貴平章陳普略俱燔死友仁即所謂五王湫一日多知數友諒之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十六

出是師也友仁寔王之於是死友諒因遂喪氣咨於左右金吾二將軍謀遁歸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寔難不如焚舟登陸直走湖南謀爲再舉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以我之衆猶能借一若其僂力微天之幸尚未可知何至焚舟示弱萬一舍舟登陸或邀于前或躡于後衆將懼盡何能再舉與其又敗不如戰也友諒從之友諒覺帝舟獨白櫓論其下明日必并力帝聞夜令諸舟皆白櫓及旦漢師莫能辨則大駭連日與我戰皆大敗漢艦高數丈戰士三重我殺其士殆盡操舟者

猶跡號蕩艦不知也俞通海廖永忠汪興祖趙庸等帥六舟繞漢師深入亦繞而出漢不能師友諒嘆曰吾悔不從右金吾之言左金吾聞之懼遂來降於是右金吾亦降友諒失此二人益大窘歛師自保不復敢戰我屢致之不出我師泊左蠡友諒泊瀟磯相對壁三日帝移之書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厚夷狄是爲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十七

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一困於洪都再敗於康山殺其弟侄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隕兵弊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強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蚤決之友諒怒凡獲我戰士番軍中者皆殺之帝令諸將悉返漢俘傷者予藥療之祭其弟侄漢軍聞之以帝之怒其君而能哀其民也皆大喜帝計漢師在湖久旦暮將自逸先帥諸將出

湖口邀之漢師不出十五日帝再移之書曰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邇來淫虐之徒一掃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不報友諒在湖日久糧且盡行掠都昌不能得遂率大師趨南湖嘴欲奔我軍在南湖者過之不能去遂突湖口帝麾諸將邀擊之湖口順流搏戰至涇江涇江軍又夾擊之漢師大敗鐵冠道人大笑賀帝曰友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十八

諒死矣帝未信三日得降卒言友諒中流矢貫其睛及顛果已死張定邊載其屍還走武昌我獲其太子善兒漢軍盡降常遇春請遂乘勝追滅帝曰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兵法曰窮寇勿追追之傷人必多且縱之歸吾但綴之偏師備其奔逸可矣遂使遇春守之語之曰是猶孤純處牢中無所復之矣料彼創殘之餘安能再戰困之將自服何患焉是役也將帥死者三十六人帝亦瀕危數矣帝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建康我進無所成退

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自有歸也漢亡天下不足定矣九月壬申帝還建康是月張士誠自立爲吳王張定邊復立友諒之次子理保武昌甲辰正月李善長徐達等勸進帝不允固以請固辭乃奉帝爲吳王帝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昺爲左司郎中劉基爲太史令二月帝出視師武昌漢城守帝不欲趣兵思得一儒生往說之漢故臣廬陵羅復仁請願行與帝約曰主上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十九

既推好生之德惠此一方若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死無憾帝曰予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實冀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予不汝悞於是復仁往號于城下理驚召入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以帝意白是月癸丑理銜壁肉袒率太尉張定邊等出降理詣轅門蒲伏不敢仰視帝起挈其手曰予不爾罪勿自懼也命士卒毋得入城城中安堵如故置湖廣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璟爲參政三月乙丑帝還建康丙寅封理爲歸德侯江西行省以故漢錢金床進帝曰

買於孟昶七寶溺器乎宜其及也燬之令建忠臣祠  
 郎山以祀鄱陽湖諸臣之死敵者令徐達取廬州盡  
 湖南未下州郡令常遇春徇江西饒昌臣先陷我吉安  
 走死安福熊天瑞守贛州攻下之行抵南安招諭雄韶  
 還師西復下襄陽及安陸漢地皆平大閱將士勞賞有  
 差十月入淮克海安攻泰州先是張士誠聞我已平漢  
 則大恐及是大集舟師范蔡港江陰水將使人來言于  
 帝帝使諭達曰寇之陳師江上未必敢沂上流徒疑我  
 耳我若分軍往備則備多而力分恐寇得嚙吾虛而乘  
 我彼亦一計也我按諸軍毋動寇徘徊江上當自老我  
 克泰州彼不戰皆潰矣是月克泰州果自潰達送所俘  
 卒五千人至帝處之潭辰二州人予衣一襲皆呼萬歲  
 而去達乘勝至高郵帝不欲達深入令還軍泰州遣馮  
 勝圍高郵高郵人詐降勝信之夜遣康泰五千人踰城  
 入高郵人殺之始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故高郵  
 人堅與城守帝聞勝失利乃趣達往士誠復遣左丞徐  
 義率兵由海道入援帝知義兵無律無能為且聞高郵  
 城守兵不能過五千令達分揚泰二州軍二萬自取之

皇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

二十

別駕他將取淮安及興化丙午三月克高郵淮安  
 榜思祖以淮安降四月克興化帝曰吾得淮安已足保  
 障江淮控制齊魯何憂中原哉是時吳將李濟據濠州  
 帝念濠為家鄉不忍輒加兵命李善長貽書招濟濟不  
 答帝乃命江淮行省平章韓政攻之濟乃降甲子帝如  
 濠州省陵墓置守者二十家後之世世無有所與濠州  
 父老來見帝宴之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  
 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父  
 老對曰父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主上威德各得安息  
 皇明史稿 開國紀一卷 二十一  
 勞主上憂念帝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在焉吾豈得忘  
 諸與宴飲極歡及帝欲去諸父老因請留帝曰父老皆  
 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  
 教導子孫為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  
 賢父兄也諸父老皆頓首謝帝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  
 無遠出滄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為劫掠父老等亦宜厚  
 自愛以樂高年於是諸父老頓首拜辭而去元徐州守  
 將樞密院同知陸聚以徐宿二州來降帝甚喜以聚為  
 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五月帝至自濠遂欲議取浙

西李善長曰張氏執雖屢屈兵力未衰土沃民富文多  
積儲恐難猝拔宜候隙而動帝曰彼今長淮東北之地  
已爲我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收形已露何待觀  
隙徐達曰張氏久驕橫暴殄已極此天亡之時也其將  
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無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  
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迂濶書生不知  
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  
日定也帝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汝合吾意予師  
二十萬授以大將軍率諸將伐吳師將發帝問諸將用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三十三

其將士撫其人民毋恣屠戮師至太湖與吳師大戰毗  
山大敗之遂乘勝至湖州湖州參政黃寶出遇遇春與  
戰寶敗走遇春追獲寶城下我師進薄城下右丞張天  
驎院判陶子寶勅與寶約分道禦我見寶敗則皆歛兵  
乘城士誠復恐張天驎有失遣司徒李伯昇潛由荻港  
入城與俱守遣其五太子與平章朱暹同僉呂珍引兵  
六萬號二十萬屯舊館分五砦爲外應我乃進軍東阡  
聯十壁逼之塞溝港絕其糧道士誠恐復遣其壻潘原  
紹與右丞徐義共統赤龍船親軍集平望與舊館相聲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三十三

師孰先常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重其  
穴今當直擣姑蘇破姑蘇他郡可不勞而下帝曰不然  
士誠起盜販與張天驎潘原明等相手足士誠苟至窮  
蹙天驎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敵勢遽擣姑  
蘇若天驎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  
若先攻湖州使彼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  
取之必矣復遣人馳諭朱文忠令總水陸之師下浙江  
帝謂達曰予聞張士誠毋葬姑蘇城外汝至慎無侵毀  
張氏全城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得之務生

援我師竊出間道襲焚其赤龍船追擊至昇山五太子  
引舊館兵援昇山我與大戰昇山下大敗之五太子懼  
不免與呂珍朱暹皆降達徇呂珍城下使諭李司徒李  
司徒泣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欲自刎左右抱持  
得不死左右泣曰大人久困城中援絕執孤不如降也  
伯昇俛首不能言與張天驎俱降其月李文忠帥師至  
杭潘原明亦降而嘉紹諸州郡聞風皆下矣我師直抵  
姑蘇環城四面攻之達軍葑門節子興軍婁門葦壘龍  
軍胥門湯和軍閭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

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隅仇成軍西南隅何文輝軍西北隅常遇春軍虎丘九月不能下帝遺之書曰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蠱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惟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寶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為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敗亡為天下笑士誠不報其年夏主明昇遣使來聘帝命參知政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二十四

事蔡哲往報哲繪其山川險易還獻帝覽而嘉之十二月帝命以明年為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宮闕吳元年二月免太平應天鎮江租賦有差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相國李善長率群臣勸進帝曰予功未覆於天下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執未成四方之塗尚梗遽稱大號未協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貽譏于後予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六月士

誠自出盤門泣戰敗溺沙盆潭幾不救輿入城殊自失李伯昇遣客欲說之客詰門求見士誠召入問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也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暗啞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也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拓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向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材能任以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二十五

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也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錦衣王食歌妓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敖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之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

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熟糜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城益急公特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慮執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二十六

士誠德督將士巷戰將士多倒戈士誠倉皇從騎謂妻劉曰我敗且死矣若曹柰何劉曰君勿憂妾必負君登齊雲樓自焚士誠距戶經室中李伯昇決戶抱解之蘇達令潘原紹諭意士誠閉目不言亦不食建康帝欲全之而竟繼死也帝初保有江東頗輕士誠不敢忘漢與漢戰最勁鄱陽役死者六萬餘人即向吳疆吳人不敢嬰姑蘇城守最久死者十萬餘人旋帝封李善長為宣國公徐達為信國公常遇春為鄂國公改官儀尚左李善長為左相國徐達為右相國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二十七

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侯况嘗許以寶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數日其弟士信張幟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我軍飛礮碎其首士誠大怒自率將士出府門索戰鋒銳甚我師為稍却故漢將熊天瑞我攻湖州時叛去復為士誠習礮具以擊我師我師多中傷月餘達得謀言具知城中乏困狀以是親督將士晝夜亟攻遂破府門遇春亦破閭門城遂

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真擄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  
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元都既克破竹之執乘勝  
長驅餘皆建瓴而下矣帝曰元建都百年金城鞏固如  
卿所言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  
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  
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  
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執孤援  
絕不戰可克既克元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可席卷下  
之矣諸將皆曰善十月甲午以中書左丞相信國公徐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二十六

達為征虜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為征  
虜副將軍帥甲士二十五萬北定中原論諸將曰汝諸  
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  
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陳  
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  
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見遇春遇數騎挑戰即輕身  
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  
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宜戒之若臨大敵遇  
春須領前鋒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分左右翼

各將皆銳擊之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  
可各領一軍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遣一將有膽略者  
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群帥運  
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若不與者勝汝等識之  
諭達曰閩外之事汝定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  
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  
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  
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  
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與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二十九

諸豪傑並馳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  
汝其慎之是日上親祭上下神祇復大諭諸將士曰師  
行非必畧地攻城要在削平禍亂安生民也爾等勿妄  
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民農具勿殺民耕牛勿  
掠民子女民有遺棄孤幼存恤還民父母親戚此皆陰  
騭美事好共為之檄諭齊魯河洛燕趙幽薊秦晉之人  
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  
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  
移元以比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

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歎自是以後  
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  
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鳩兄至於弟收兄妻子悉父妾  
上下相習恬不爲恠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墮  
亂甚矣夫君人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  
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以爲訓於天下後  
世哉及其後嗣淫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  
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  
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二十

寔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  
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  
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  
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  
兢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  
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  
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  
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  
天下亂爲衆所推帥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

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  
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  
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  
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  
群虜拯生民之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  
我讐擊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  
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  
隳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  
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三十一

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  
之人撫養無異十一月達師渡淮王宣父子遣人伴納  
款達至沂州宣乃閉門拒守陰令子信出募兵莒州達  
趣攻之宣度不能待信降達復遣使持宣書招信信殺  
之乃戮宣遂拔益都克濟南盡下山東諸郡其月湯和  
以征南將軍往討方國珍方國珍亡入海帝命廖永忠  
復率舟師會和並進國珍懼乃乞降遂定台溫慶元三  
郡以國珍爲廣西行省左丞居京師胡廷瑞以征南將  
軍往定八閩兵度杉關克邵武帝遂詔和航海襲福州



取之十二月癸丑左相國李善長等奉表勸進帝曰始予即王位亦不得已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予德薄不足以當之群臣頓首曰天生聖人以爲民王殿下之即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既誅項籍群下勸進亦不違其請今殿下除暴亂救生民功塞宇宙德協天人天命所在誠不可違敢固請帝固辭明日善長等復請曰殿下謙讓之德著于四方感于生民願爲天下計早徇群臣之請帝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一卷

三十二

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數日李善長等詳定即位禮儀進帝乃許之

皇明史竊卷之第一

開國紀第一下

東莞尹守衡著

戊申春正月乙亥 帝祀 天地于南郊即 皇帝位 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以是年爲洪武元年 追尊 皇高祖考爲玄皇帝 廟號德祖 妣爲玄皇后 皇曾祖考爲恒皇帝 廟號懿祖 妣爲恒皇后 皇祖考爲裕皇帝 廟號熙祖 妣爲裕皇后 皇考爲淳皇帝 廟號仁祖 妣爲淳皇后 冊妃馬氏爲 皇后立 世子標爲皇太子 大誥天下立大社大稷

皇明史竊

開國紀

一

于京師定 郊 廟及百神祀典改中書省左右相國爲左右丞相李善長爲左丞相徐達爲右丞相章溢爲御史中丞群臣請做元制設中書令尊 太子 上曰 元人事不師古不足法 太子年未長學未克更事 多尚當尊禮名儒講習經傳其以廷臣燕東宮秩輔導 毋庸別設府僚致生異同以李善長爲太子少師燕詹 事馮勝燕少詹事楊憲傅瓛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 常溫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 啓善劉基兼太子率更令禁民胡姓胡服胡語是月

彗星見于昴畢之間先是八閩陳友定守福州聞我師度杉關出延平禦我湯和既入福州下興化遂引兵至延平使使諭友定友定殺使者取血盟諸將勒吏士日夜擊刁斗被甲立不得更番休士苦之竊踰城自亡和圍擊十日破之械送還京友定嘗殺我胡參軍上詰責之不服誅之友定誅漳泉汀三郡皆來降上詔和還明州授永忠以征南將軍朱亮祖副之使定廣東永忠師度潮州元左丞何真保有循廣遂先遣使迎降上喜授真江西行省參政上初遣師入閩業令湖廣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下

平章楊璟兵出湖南進取廣西永忠入廣州海北海南諸州聞風皆下師遂西使亮祖前與璟會克靖江永忠長驅至邕州師旋上命皇太子與百官出迎勞于龍江上之始定廬州元將左君弼不能自顧其毋出走於是達師將入汴左君弼守陳州上予君弼書歸其毋達至君弼遂來降達因得入汴梁擊定河洛五月上幸汴梁欲遂蓋召諸將兵還取元都達還謁上汴梁七月上還金陵達悉發諸將士渡河河北州郡開門而待師次臨清山東諸將各以守土之兵來會元國

公五十八知院上顏帖木兒引兵出禦我師通州大勝之其夜元主集群臣語曰朕安能復作微欽啣璧求活邪見殿上二狐走出歎曰此天啓朕行乎遂走上都達入元都詔置燕山六衛改爲北平府詔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以春秋往來巡狩人修撰鮑穎曰胡廷臣議都北平欲主起朔北故都燕天運已改不可因也傳曰在德不在險遂止八月甲戌夜天鳴肆大赦嘉與天下更始十惡不原詔大將軍徐達晉都督副使孫興祖守北平以當遇春爲副將軍湯和爲偏將軍同大將軍往取山西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下

三

九月甲子達師發北平乙丑下保定丁卯下中山乙巳克真定是時馮異守汴梁上復以異爲右副將軍率河南兵出懷慶度太行破梔子關取澤潞元擴廓出馬門覲北平達師直擣太原擴廓聞之還救日夜襲之擴廓走其肅邀擊賀宗哲軍於石州敗之崞忻霍絳猗氏平陽等處皆平

二年正月命立功臣廟雞鳴山二月詔修元史三月達師克奉元詔改奉元爲西安府時蒙古故將李思齊守鳳翔上貽之書曰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

險而從之張思道孔與皆非勅敵足下當時不能圖  
 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為我有向與足下相犄角  
 者皆披靡鼠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  
 厚德者豈為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  
 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為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  
 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  
 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  
 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  
 皇明史稿 開國紀下 四

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竇融之禮相  
 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得書未省我師克鳳翔李思  
 齊走臨洮四月克秦隴下鞏昌李思齊乃以臨洮降是  
 時張思道在慶陽聞我下臨洮乃使其弟張良臣守慶  
 陽走寧夏王保保在寧夏遂為保保所執我師下平涼  
 張良臣遂以慶陽佯乞降達信之予右丞薛顯騎五千  
 步卒六千往良臣蒲伏出迎其夜遂劫我師傷薛顯遂  
 怒分遣諸將四面圍守王保保為與聲援攻陷我原州  
 遂遣馬宗異西軍驛馬關追擊走之慶陽援絕其部將

姚暉等乃開門納師達入良臣投井  
 斬之 上初得臨洮之捷即遣往勞大將軍論  
 張思道兄弟多謫詐若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計  
 而良臣叛達與諸將嘆曰 帝真明見萬里外是年元  
 相也速入寇我通州時常遇春從大將軍在鳳翔 詔  
 東還禦也速復使李文忠副之往取元君開平元君先  
 已北奔遇春破開平薨于軍 上乃詔文忠代將其軍  
 還從大將軍慶陽及太原已聞慶陽平元人攻大同因  
 遂擊元兵大同禽元將脫伯列 上致書於元主曰朕  
 皇明史稿 開國紀下 五

本布衣因海內鼎沸不能自寧靜觀群雄割據荼毒生  
 靈於心不忍君又不能控禦致諸將各懷不軌外為元  
 臣內實自謀靡有勘定禍亂以安生民者廼親率諸將  
 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版  
 圖方欲息兵以觀君之為計而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  
 齊王保保三人者不為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讐殺民遭  
 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山齊魯經河洛次燕趙  
 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  
 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遣將來報君率

殘兵留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奠安國用富貴尚不能削平群盜今遠寄沙漠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疆盡爲我有華夏已平外夷咸附若命將出師直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百萬之衆亦不過死灰之餘燼洞轍之朽斲耳何能爲哉此時君即遁逃亦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九月王保保寇蘭州鞏昌守將于光赴援爲所執死之 詔以臨濠爲中都 上曰臨濠前江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下

六

淮以險可特以水可漕使建城池宮闕如京師 詔

天下郡縣立學校十二月 詔赦臨兆將士亡匿山谷

者皆勿問

二年 上語諸將曰元王棲遲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志欲僥倖尺寸之利朕不滅之不已今欲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所以不忘寇邊者以元王猶在也先取元王保保降矣 上曰保保方臨邊舍之而取元王忘其近而趨于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有朕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持節定

西取王保保 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追元王使

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於

是諸將皆頓首受命二月追封部子興爲滁陽王四月

册封諸王以第二子棲爲秦王第三子桐爲晉王第四

子 爲燕王第五子櫛爲周王第六子栢爲楚王第七

子樽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魯王第十

子檀爲蜀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册寶置相傳官

屬五月 詔開科取士大將軍大敗王保保沈兒谿王

保保走從元王于和林都督孫興祖戰死右丞胡德濟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下

七

失律達械還京 上予勅曰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

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慢軍功者悉歸之朝廷則

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

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關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

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關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

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

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追

封孫興祖燕山侯左副將軍李文忠擢元王于應昌四

月元王先已殂太子愛猷識理達立文忠破應昌太子

跳獲元孫買的里八刺及后妃諸王并玉璽寶冊鎮圭  
群臣請獻俘 太廟 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  
克殷用之乎楊憲對曰武王時不可知唐太宗行之矣  
上曰太宗以待王世克遇隋子孫恐未然元雖夷狄八  
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祖父預享其  
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朕所不忍其令服本俗衣以朝  
賜中國衣冠謝恩其母及妃亦令朝見中宮如元孫儀  
既見賜第龍山封崇禮侯謚元主曰順帝頒平沙漠詔  
于天下群臣皆賀先嘗仕元者不許賀十一月大將軍

皇明史稿

開國紀下

八

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班師 上以武成告郊廟大封  
功臣 上曰卿等從朕起兵以來披堅執銳征討四方  
戰勝攻取之功朕何能一日忘今天下既定是用報卿  
爵賞朕皆自定至公無私如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  
聞結髮相從屢建功勞然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  
李文忠取應昌功不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國法廖永忠  
戰都陽時奮勇忘軀與敵舟相拒朕親見之可謂奇男  
子然使所善儒士窺朕意邀封爵僉都督劄子興不奉  
主將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功未足以掩過此四人皆止

封侯平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逐元太子遠遁沙漠獲皇  
孫妃嬪重寶悉歸朝廷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自幼相  
從屢更任使雖經推挫口無怨言此二人宜列公爵左  
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  
嘗缺乏右丞相徐達與朕同鄉里朕起兵時即從征討  
四方摧強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已列公爵宜進大國  
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爵  
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其自今廷論之毋得退有後言  
諸將咸頓首悅服於是進封宣國公李善長為韓國公

皇明史稿

開國紀下

九

食祿四千石進封信國公徐達為魏國公食祿五千石  
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  
愈衛國公並食祿三千石湯和封中山侯耿炳文長興  
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德慶侯傅友德潁川侯趙庸南  
雄侯楊璟營陽侯郭興鞏昌侯顧時濟寧侯吳禎靖海  
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周德興  
江夏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胡美豫章侯朱亮  
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俞通源南安侯康茂才子鐸斬  
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萊陽侯

齊良臣宣寧侯黃彬宜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  
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皆予鐵券  
令世世勿絕也封汪廣洋爲忠勤伯劉基爲誠意伯食  
祿二百四十石無世券封薛顯爲永成侯不予券顯嘗  
妄殺馬軍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 上不忍掩其功封  
之謫居海南祿亦予千五百石參分之二以贍馬軍及  
富家一以養顯老母妻子汪興祖封東勝侯時有言其  
過者 上宥弗問然弗予誥券追封功臣馮國用爲  
郢國公俞通海爲虢國公丁德興爲濟國公加封耿再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下

十

成爲泗國公入宴功臣 上曰朕與卿等共創大業勞  
心苦力艱難多矣艱難得之必當艱難守之卿等今皆  
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  
於憂患而忽於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  
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明  
日達等入謝 上退御華蓋殿賜坐從容語曰今成一  
統之業皆汝諸將之功也達等頓首曰臣等起自畝  
際風雲之會每奉成筭出師按其次第如指諸掌及其  
成功不夫毫髮此天錫 陛下聖知非臣等所能與

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群雄並起朕與卿等初起鄉土本  
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朕觀群雄所爲皆  
無救民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士誠友諒尤爲巨蠹士  
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  
無所恃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初與  
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門庭之寇友  
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吾後此亦一策然不  
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  
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下

十一

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  
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  
將徹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於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  
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故行  
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群雄乃取元都若等又欲  
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  
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  
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  
未肯遽降急之非比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

是也故出其不意及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  
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  
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大  
望未絕困獸猶鬪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執與友  
諒士誠又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  
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達等皆頓  
首謝

四年伐蜀初明玉珍雖怙險阻然常修好於我玉珍死  
遂寇我興原 上曰豺狼心終懷嚙噬不可不討於是

皇明史稿

開國紀下

十一

以中山侯和爲征西將軍與德慶侯永忠率舟師由  
塘趨重慶以穎川侯友德爲征虜前將軍與濟寧侯  
率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三月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  
以遼東來降詔置遼東衛以益爲指揮同知四月和克  
歸州水漲駐師未進友德已拔階文綿三州上因予和  
書責和逗遛而和右副將軍廖永忠引兵獨進襲破瞿  
塘關入夔府約和會師重慶夏主明昇遂與其母彭氏  
偕中 洋友德亦遂拔漢州下成都蜀平 上封昇歸善  
侯 上以 德永忠功最揚白金文綺汪興祖歿于

復其爵于世券營陽侯瑄南雄侯庸先潛師永嘉倭亮  
祖擅杖殺軍校皆不賞明日復諭中山侯曰卿朕舊人  
自濠梁相從功不細然不掩過故封卿爲上侯今虛上  
公之爵侯卿卿不自奮而使將得上功朕甚爲卿惜  
之不得私卿也和叩頭謝曰 陛下屬臣重任臣愚劣  
失機緩事死有餘責 陛下天地之量宥不誅臣已過  
望兒敢希重賞乎遼東降 洪保保殺指揮劉益走  
金山爲納哈出數犯塞 上於是乃置遼東都指揮使  
司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益兵以備之使使齎書諭

皇明史稿

開國紀下

十二

納哈出曰朕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是足保定一  
方然既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  
紀黎庶莫安迨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  
世祖入統中國此天道非人力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  
民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及紅巾起于汝穎  
群盜徧于中原僭名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真  
一稱帝于蕪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于姑蘇  
明玉珍稱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兵數萬割據中  
夏踰二十年朕本淮民爲群雄所逼因集二三將帥以

嬰時難遂渡江與將軍會于太平朕待將軍不敢與他  
俘比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子故縱將軍北歸今  
二十七年矣朕見群雄無成用率六師北平中原南定  
關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俘虜惟元君  
奔凡日亡垂夷悉定天下又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  
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  
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卽就彼中順其水草猶可  
自雄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旣傾非一木可支  
嬰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納哈出番使不遣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下

十四

五年正月遣翰林待制王禱齋詔往諭雲南召還永成  
侯倅顯復其祿鑄世券予之 上御武樓籌邊中書左  
丞相魏國公徐達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  
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今復遣居和林臣願鼓率  
將士勦絕之 上曰此一窮寇耳終當絕滅姑置之達  
曰王保保在終必爲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 上曰卿  
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 上曰兵須  
十五萬其分三道以出於是達爲征虜大將軍帥兵  
五萬出鴈門至嶺北以曹國公李文忠爲征虜前將軍

帥兵五萬出居庸至青海以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  
帥兵五萬出金蘭至甘肅王保保遠窺宣寧侯曹良臣  
深入死之追封安國公命衛國公鄧愈江夏侯周德興  
江陰侯吳良分討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平之八月  
貴州宣慰使蔣翠上言部落隴居結控佬阻兵乞討除  
上曰隴居反側其必請翠激之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  
之具耶不許是年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于高麗  
二人頗有怨言聞 上上曰童孺輩語言小過不足問  
但恐小人蠱惑不能保其終宜處之遠方則釁際無自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下

十五

而至仍賜高麗王文綺俾善待之  
六年正月上諭徐達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畧荒裔  
之地不如守邊乃命徐達李文忠分往山西北平練兵  
六月胡人寇武朔諸州達遣臨江侯陳德鞏昌侯郭子  
興擊却之八月胡寇河州千戶王才戰死臨江侯復擊  
敗之斬首六百級禽僞僉樞忻都 上以大將軍等久  
出師賜勅諭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勲業已成而瑣瑣  
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田  
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卽墨



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滔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淵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十二月故元梁王殺我使臣王禕

七年二月召大將軍及左副將軍還京勅令分布列侯留駐山西北平防邊復命左副將軍總兵北討七月文忠進克大石崖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破豐州斬魯王

皇明史稿

開國紀下

十六

獲其王妃金印九月遣故元宦者咸禮表上花帖木兒送崇禮侯北還上諭崇禮侯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愛猷識理達獵曰大明星帝記論大元幼君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如是非新造之語自古無千載國家亦理之常也且君之父子當主中國之時兵多將廣尚不能自持其權以致

二等兵多者意在莽操懿温中等者頡頏日廢生民下等者東送款西歸降剥民以供上下君之父子皆一勅令而誰何者歟以今日之事君尚迷如酒酣昏若重寢所以不省者何蓋在至正之間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又被逼挾今之衆壯弱不過二萬流離邊境意圖中興君之神謀予不知何如耳君能自度今時之權比至正時低昂若何以此觀之豈不愚哉君以萬騎或八千騎欲與全中原相抗予又不知輕重若何予謂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中權時自爲或得善

皇明史稿

開國紀下

十七

終何以見之君之祖宗有天下者一百餘年養育之民生齒之繁以此恩此德觀之未必至於便終此亦天理之常也君若不悟不效古人之事他日加兵於彼禍福有不可測者矣昔君在應昌棄下皇子南來已經五年潛養鄉野今聞輿魯去全寧不遠念君流離沙漠無寧儲嗣未有故特遣咸禮等護送前去庶不絕元之祀君其審之如不答而不省禍將不遠矣

八年四月 上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五月故元臣王保保卒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也沈丘人少育于

男察罕察罕死元令王保保代將其兵 上有江東時  
屢遣使者遺之書幣甚恭至輒留不答後招之亦不復  
顧元亡從愛猷識理達臘和林 上所蚤暮不得高枕  
即赫然因兵威誅之然不得以寸削加焉其後復從元  
主徙金山北 上以是心敬擴廓一日宴謂群將士曰  
諸君謂誰爲男子者將士曰常將軍所將卒不過萬人  
而橫行無留陣庶耳 上曰是遇春耶不然遇春吾得  
而臣之吾竟無以臣王保保其人男子也竟冊其妹爲  
秦王妃十月命皇太子及秦王楚王靖江王講武中都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下

十八

太子贊善宋濂從上荆山沂長淮大獵遠郊十二月故  
元太尉帖哈出入寇金州遼東都指揮葉旺邀其歸路  
擊走之禽其裨將乃刺吾群臣請以爲戮 上弗許命  
爲鎮撫且賜之妻妾田宅焉  
九年三月上命中山侯和穎川侯友德往延安防邊至  
則伯顏帖木兒來乞降 上聞之召和還勅諭友德曰  
無事而請降兵家所戒爾其慎之已而伯顏乘間入寇  
友德大破之因執之以歸九月皇太子子允炆生十二  
月勅送元臣蔡子英出塞子英河南永寧人以進士需

選還里擴廓辟爲河南開府參軍薦遷行省參政不離  
丞相幕定西之敗與相失子英單騎跳關中轉入南山  
上使使微捕得之渡江亡去變姓名關中爲人督舂久  
之復見跡械過中山侯中山侯抑使膝坐不肯火其鬚  
且盡有妻流來洛陽道欲見子英子英避不肯見已至  
京師 上令置外舍沐欲官之子英退而因舍人上書  
不受命 上義之陰戒舍人謹事子英亡恙以旦夕聞  
起居一夜子英大哭不止舍人問之曰吾自念故主耳  
舍人具狀聞 上嘆曰吾何苦一蔡子英彼喋喋泉下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下

十九

些我哉縱出塞子英追從元主於和林  
十年四月命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大都督府同知  
沐英副之出討吐蕃追斬至崑崙山而以涼州等衛將  
士分戍驪北諸處師還封英西平侯祿二千五百石予  
世券八月以胡惟庸爲左丞相汪廣洋爲右丞相十一  
月四川威茂土酋作亂命御史大夫丁玉往討平之  
十一年正月進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食祿三千石  
予世券四川松潘蠻亂命御史大夫丁玉爲平羌將軍  
討平之王請置衛守備 上曰松州在萬山之中山多

山少耕種不足於用若以四川民人供給守禦廢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其更計議以聞王言松州西羌諸蠻要地不可罷從之詔置松州衛是年封皇子柏為襄王桂為豫王後改封 栢為漢王後改封 植為衛王後改封 遼王後改封

十二年正月西番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等據納鄰七站之地叛命西平侯沐英都督僉事藍玉等討平之英請置衛守備曹國公李文忠是時督理河岷等處軍務上言饋運不便 上曰洮州西控蕃戎東蔽湟隴漢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下

二十

唐以來備邊要地也慮小費而生大患非計其以所獲牛羊給衛士可支軍食二年詔置洮州衛四月遼東守將潘故葉旺以高麗致書貢物來奏 上予勅諭曰古之能將出禦封疆入衛謹密雖內有姦臣外有詐敵間無入焉高麗古稱東夷聖人有云夷狄禽獸也輕交必離重交必絕未有能始終者也斯來乃間諜之萌其知備乎謂與外交者可三國羊祜是其人也餘非其人每以是階禍爾其慎之既而龍州民鄭白等率五戶來降上復予勅曰爾二將軍誠否乎高麗僻居海隅俗詐民

庶人情安土重遷豈肯舍桑梓而歸異鄉者斯必示弱於我也一二年間如此踵至深有智焉宜亟遣回以破其效邇者中國方寧正在休兵息民之時無生小隙使彼得為口舌六月征西師還封藍玉為永昌侯王弼為定遠侯張龍為鳳翔侯吳復為安陸侯葉昇靖寧侯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並祿二千石世指揮使都督仇成時已邁年上念成為渡江勛舊每戰有先登之勞特封安慶侯食祿二千石世襲原職指揮使七月四川妖人彭普貴搆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下

二十

亂勅御史大夫丁玉往平之十月召永嘉侯朱亮祖還京番禺知縣道同上言亮祖廣東多不法 上以其功臣不下吏罷不用數詰責之不服怒而鞭之遂死仍侯禮葬焉

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謀逆伏誅連韓國公李善長吉安侯陸仲亨 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言多合朕意遂命贊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亂兵所掠持升麥藏草

開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三月燕王之國北平故元國公脫火赤知院愛足屯和林惠邊 上命西平侯沐英總陝西兵往討之英聞脫火赤兵以亦集乃路遂涉七晝夜分軍四道啣枚夜進合圍之禽脫火赤愛足盡獲其部落男女馬駝牛羊以歸

十四年正月命魏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信國公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爲左右副將軍率長興侯耿炳文西平侯沐英等將兵出塞追討乃兒不花遁走之遂襲灰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下

二十三

山克嵩州高州全寧諸部禽平章別里哥樞密副使文通知院李宜還五月湖南五谿蠻作亂 上議出師江夏侯周德興於是老矣請行 上未之許也固請 上壯而遣之手書勞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知勇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克國圖取西羗馬援請討交趾朕嘗嘆羨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今卿年逾六十奮然請行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正在斯行功成師旋朕當有以報卿也七月德興師至五谿諸蠻散走不敢復出會四川西南諸夷洞

皆作亂 上因遂授德興征南將軍令移師討平之師

還賜田一庄曰朕以此報卿爲卿子孫世祿九月命穎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副之帥師三十萬討雲南雲南故爲段氏僭竊之邦國號大理元世祖滅之封其子忽哥赤爲梁王都善闡世官段氏後爲大理宣慰使 上即位之歲段寶與梁王隙嘗遣使自會川來輸款 上降詔答慰之寶卒而好遂不通十二月我師至曲靖大破梁王將達里麻兵于白石江禽之梁王出走滇池死師次金馬山右丞觀音保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下

二十三

奉王金印及各官符信圖籍出迎降 上特馳詔往諭烏蒙烏撒東川等處諸蠻尚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無間我師尋搗烏撒破諸蠻 上仍各賜諸酋冠帶有差是年冬封皇子權爲寧王十五年正月詔置雲南都指揮使司及承宣布政使司閏二月我師進克大理長驅至金齒而車里平緬百夷君長由是皆降服焉八月丙戌皇后馬氏崩九月奉壘于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是月乙丑癸感犯南斗勅戒征南將軍傅友德嚴飭將士以備不虞十二月命長

興侯吹炳文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陝西軍馬

十六年正月詔以雲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三月詔征南將軍傅友德班師命右副將軍沐英留鎮九月命申國公劉鎮臨江侯陳鏞濟寧侯傾敬率兵討龍泉永新諸縣山寇平之

十七年正月命魏國公徐達出鎮北平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諸城四月諭平雲南功進封傅友德為穎國公食祿三千石藍玉仇成王弼先已封侯予世券及子孫祿並二千五百石封都

皇明史稿 開國紀下 二十四

督僉事郭英為武定侯胡海為東川侯陳桓為普定侯張瑄為鶴慶侯並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

十八年三月命宋國公馬勝為征虜大將軍偕穎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率京衛將士往北平練兵備邊四月思州苗叛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帥師從楚王討平之七月五開山諸洞蠻作亂復勅和等移師剿捕和械其酋吳面兒歸戮于京師仍詔和駐師撫定其民乃還

十九年二月納哈出營金山犯塞命宋國公馬勝總兵

出屯絳橋操練兩月而還

二十年正月命宋國公勝為征虜大將軍穎國公友德永昌侯玉為左右副將軍帥師三十萬往征納哈出因遣其故將乃刺吾北還諭之二月我師夜襲虜騎于慶州破之進逼金山降其部將觀童乃刺吾還見納哈出于松花河諭 上意遂降之既而納哈出與右副將軍玉語相失悔欲去常將軍茂前斧其臂虜大驚潰勝遂繫茂還京茂因許勝在軍自掠胡馬又強娶有喪胡女上怒收勝總兵官印召還而令永昌侯玉行總兵官事

皇明史稿 開國紀下 二十五

師旋都督濮英將騎三千殿為餘虜所乘皆陷沒英死之九月納哈出至京師封海西侯常茂安置于廣西龍州英贈金山侯詔玉為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勝宗為左副將軍武定侯英為右副將軍帥師追剿殘胡十月以遼東海運功封朱壽為舳艫侯封張赫為航海侯食祿二千石予世券

二十一年二月故元司徒阿迷降 上知虜勢且蹙勅大將軍 乘機直搗虜庭玉至捕魚兒海大破虜斬一太尉脫古帖木兒急與太子天保奴從十餘騎跳身

遁獲其小子地保奴及故太子必里禿妃與公主等以歸上聞捷大喜擬封王爲梁國公已聞王私元主妃大怒曰王無禮乃爾何所稱大將軍爲改封涼鐫其過于莽五月東川蠻叛 上復命穎國公友德爲征南將軍帥師往會西平侯英討平之東川諸夷裔皆出囉囉而越州阿資亦囉囉種也與偕叛寇普安阿資曰國家有萬軍之勇我有萬山之險安能害我據層崖爲寨我以精兵蹙之皆墜死還走越州我師追取其叛黨殲之阿資乃降英請置越州馬隆二守衛 上令友德率二十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下

二二六

四將軍分駐湖川控制之諭之曰西南諸夷自昔號稱難服其山林木叢積夏多霧雨地蒸濕蛇虺蚊蚋之毒隨處而有人入其境不服其土故生疾攻所以多難成功今雖稍定然恐大軍一還輒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吾將士乎今宜還軍分駐要地休息士卒且以控制諸夷斯爲善後長策使至其如所諭毋忽十月勅五軍都督府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其屯田乎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使兵坐食於農農人必受其弊非長治久安之術也其令天下衛所督軍屯種

二十二年故元宗室遼王阿禮失里及朵顏諸酋請內附詔以其地立三衛居之曰泰寧曰福餘曰朵顏以阿禮失里爲指揮使搭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居泰寧以海撒男答奚爲指揮同知居福餘以脫魯忽察兒爲指揮同知居朵顏各領所部爲外藩畜牧遷徙從其俗五月征南將軍傅友德有疾詔還京尋召從軍諸將皆還二十三年正月命穎國公友德等以燕兵從燕王定遠侯弼等以晉兵從晉王分道伐虜燕王師出古北口聞元太尉乃兒不花等在迤都時大雨雪王乘雪夜直抵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下

二二七

迤都與虜一曠隔而虜不知也王先遣觀童詣虜觀童故與乃兒不花善見則相抱泣頃之王師已壓虜營虜大驚乃兒不花欲上馬走觀童曰燕王也毋恐乃兒不花聞王威名舊矣遂不去觀童引見王王降辭色慰諭賜酒食令醉飽虜甚喜比遣去度將至營輒復召來如此者二乃兒不花遂率其部落并孳畜等從王歸捷奏上喜曰清沙漠者燕王也以乃兒不花爲留守衛指揮同知晉王出塞不見虜還五月肅清效黨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自殺 上以天下無事詔遣公侯選鄉各賜春

有差初 上念公侯皆國勳舊人賜卒百十有二人從所謂奴軍也至是各設百戶一人領之給屯田使自耕食賜鐵冊曰曩者朕與群雄並驅於諸將中拔其出群者為帥首以統軍自渡江來平定天下今三十餘年念諸將老矣令其錦衣還鄉特命爾為百夫長各率兵百十有二人以護衛其家俟其壽老子孫承襲則兵皆入衛罷其屯戍爾尚欽哉十月命劉基孫薦襲封誠意伯增祿二百六十石予世券

二十四年三月封皇子梅為慶王松為韓王模為潘王

皇明史編

開國紀下

二十八

徑為唐王八月命皇太子巡撫陝西命都督劉真宋晟征哈梅里哈梅里在和林西元屬兀納失里大王居之往來患苦西域諸貢使 上嘗遣使招諭之不從於是師臨其城大破之兀納失里遁去俘獲甚衆十一月皇太子至自陝十二月命都督俞通淵統貴州辰沅各衛軍征古州諸蠻洞平之

二十五年三月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等往陝西山西河南簡閱七馬四月丙子皇太子薨謚曰懿文 耐堊孝陵五月俞通淵師旋 上以其有功克績父兄

遺烈封越雋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西戍罕東侵塞命涼國公監玉率蘭州諸衛將士往征之玉師至阿真川土酋哈答等遁去 上遂詔玉為總兵官轉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是時四川都指揮使瞿能數與月魯帖木兒戰數敗之斬其把事七人月魯帖木兒佯請降遁入栢興州復率麼步洞土豪賈哈喇以叛 上使論玉必禽之而後已其用事者楊把事及達達千戶二人捕執之勿失昔寇恂斬皇甫文而降高峻用此計也玉乃計遣百戶毛海誘致之歸戡于京師玉請增置屯

皇明史編

開國紀下

二十九

衛從之玉又請籍民丁為兵并討長河西朵苴百夷上曰民勞甚復籍之其何以堪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其徐議之且班師九月立皇孫允炆為皇太孫以修撰黃子澄兼少詹事侍東宮講讀

二十六年二月涼國公監玉謀反伏誅命宋國公馮勝往北平備邊聽燕王節制十一月封皇子梗為岷王穗為谷王是年倭寇浙東

二十七年二月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東操練沿海衛士防倭十二月女直部野人寇遼東

二十八年正月勅燕王發北平遼東屬衛騎兵以右軍都督僉事劉真爲總兵官剿捕野人廣西奉議南丹向武等州蠻叛八月命左軍都督楊文爲征南將軍廣西都指揮使韓觀爲左副將軍右軍都督僉事劉真爲右副將軍帥師十五萬往征之俘斬萬有八千人撫輯降蠻六百四十八戶請置衛縣留戍從之

二十九寧王權上言騎兵巡塞虜有脫輻遺於道恐寇邊上曰虜多奸故以示弱於人誘我也懼有伏焉勅燕王選精騎出大寧覘之遇虜與戰于徹徹兒山禽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下

三十

胡首將索林帖木兒還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水西蠻叛十一月以右軍都督僉事顧成克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貴州都指揮使司軍馬剿平之

三十年正月命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西將軍武定侯郭英副之出巡西北備胡漢中盜起討平之五月庚申夜有星大如雞子自天厨入紫微垣二小星隨之至游氣中沒上以天象示變其占爲邊戍不寧勅晉燕代遼寧谷六王飭兵備虜古州蠻叛平老將軍都指揮齊讓討之無功八月命左軍都督楊文爲征虜前將軍代之

詔征南將軍顧成率軍會剿遂平諸洞而還平緬蠻刁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思倫發赴愬于上上憫之十一月命西平侯沐春爲征虜前將軍都督僉事何福爲左將軍徐凱爲右將軍率雲南四川諸衛軍搆南甸大賊之斬其酋刁名孟尋又破其二寨刁幹孟乃乞降春以聞上虞其詐也令伺變禽之亡何春卒刁幹孟復反十二月癸未上不豫群臣數問安勅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又安何期至正之君失於勤民慢於事神由是假手群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潛草野不得已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下

三十一

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恣爲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爲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於天下以救民爲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皐陶稷契伊尹周召爲之臣其有志匡主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修職以匡懷

三十一年四月



指桐梓謂太常寺臣曰往年種此今不覺成林鳳陽陵樹當亦似此因感愴泣下已而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朕退而休息夢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明昭格在上無時不存爾等當祭祀宜加敬慎且暮中使供灑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令齋潔以安神靈五月都督何福禽叛蠻刀幹孟思倫發復還平緬甲寅 上不豫戊午勅左軍都督楊文曰兵法有言二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應敵為將者不可不知是也朕子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國之門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下

三十二

戶今命爾為總兵官往北平奉贊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寧三府護衛馬步軍隨燕王往開平隄備一切號令悉聽燕王節制勅武定侯邵英曰朕有天下胡虜遠遁久矣然萌孽未殄不可不防朕今命爾為總兵官往啓遼王以遼東都司并護衛各衛所軍隨遼王至開平隄備一切號令悉聽燕王節制乙亥勅燕王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海內無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諸子汝獨才秦晉已薨汝定為長孺外

安內非汝而誰朕已命楊文總北平軍郭英總遼東軍并各護衛悉聽汝節制汝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執用防邊惠又安黎庶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托付之意其敬慎勿怠閏五月乙酉 上崩于西宮越七日辛卯葬孝陵是日皇太孫即皇帝位號謚大行皇帝 太祖高皇帝 孝慈皇后孝慈高皇后初帝在甥館每見諸帥殘虐輒用攻心其後命將誓師靡不惓惓首以嗜殺為戒以故義旗攸指兵無血刃吏民安堵然猶大創於漢再創於吳元社既屋中原已復而孽胡未殄蠻夷內訌終

皇明史竊

開國紀下

三十三

帝之世師徒歲出蓋一統若斯之難也非帝睿謀神略勤思淵遠孰使四方底定萬年鞏固迄于今日云 臣衡曰臣聞 太祖攻陳楚先時方假寐有蛇綠其臂左右驚以告視之類龍也而無角 太祖曰異哉蛇其神乎神則棲我纓中蛇徐徐入纓中 太祖遂舉纓戴之親帥諸將出禽楚先而還脫視之蛇居纓中無恙 太祖引觴飲蛇蛇亦蜿蜒出飲久之乃升屋去是何神異迺爾乎其後往攻婺州城中人見有五色雲簇擁城西甚異之蓋 太祖駐師處云帝王之興豈固有徵與

於乎流火之鳥躍舟之魚自古記之矣

皇明史竊卷之第二

靖難紀第二

東莞守衛著

高皇帝既有天下倣周制大辟宗封錯布萬國率皆秉  
鉞麾旄權崇制命勢匹撫軍所以藩屏皇家盤石萬年  
慮深遠矣不一傳懿文無祿皇太孫嗣位懷尾大不掉  
之虞二三謀臣抱長痛于賈生發大難於是錯遂使金  
枝玉葉草薶禽蒐旦下尺書暮收國土至有闔門灰燼  
骨肉之虐何其酷哉於是乎逐燕語興潛龍利見 文  
皇帝是以有靖難之師矣 帝高皇帝第四子也帝生

皇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神武類先帝洪武三年封王于燕都北平建文君即位  
之歲帝年三十有八矣時秦晉二王已薨而帝為天子  
之叔父最長建文元年正月入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  
御史魯鳳韶廷劾之建文君曰至親勿問固已嚴憚之  
矣而是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建文君以為憂自皇太  
孫時嘗坐東角門語太常卿黃子澄子澄舉漢七國故  
事對皇太孫喜呼為黃先生而兵部尚書齊泰以顧命  
臣特親重建文君時時與二人諮議及大行遺詔下諸  
王遂令諸王臨國中毋奔喪王國文武吏士聽朝廷命

制以故諸王皆不悅曰此齊尚書疏問我而建文其  
 每呼黃先生毋忘東角門之言子愆頓首曰不敢忘於  
 是諾藩猜怨日益甚三月帝還北平寤以病聞泰語子  
 澄曰燕王素有大志宜先剪子澄曰不然燕有備久難  
 卒圖先周剪燕手足而後燕可圖也乃用汝南王奏使  
 李景隆執周王開封廢為庶人徙之滇南帝聞益內恐  
 繕守具而變告屢有聞於朝矣朝廷素忌帝威名又以  
 燕地執形便兵最強易為變即所蚤暮慮而不敢發乃  
 簡強幹吏有威重者出彈壓而以刑部侍郎張昂出掌  
 北平布政司以謝貴張信為北平都指揮使誠有密命  
 授之矣四月帝遣世子及高煦高燧有事于先帝入京  
 師齊泰請收三人俟釁而三人者徐輝祖之甥輝祖亦  
 勸建文君留高煦謂高煦有反相而輝祖之弟增壽願  
 以百口保無它黃子澄亦不欲開帝隙遣三人還帝大  
 喜而是年朝廷又召湘王荊州王懼自焚召齊王王還  
 京誅其護衛指揮柴真幽代王大同繫岷王雲南並廢  
 為庶人而北平布政使曹顯按察使陳瑛副使張璉皆  
 被逮帝亦蒙詔讓岌岌矣是時建文君日與侍講學士

皇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二

方孝孺討論周官法度改高皇帝約束更定官制帝心  
 甚恨之得僧道衍與語多奇秘深自晦時伴狂出走市  
 中奪民飲食語蹇亂不經或叶土壤儘量彌日張昂入  
 問疾帝大暑擁烘爐搖頭曰寒甚寒甚宮中杖而行昂  
 歎息出長史首誠覺帝謀密語昂曰殿下本無恙不得  
 于上耳公等勿解防恐一旦叵測而昂所寄心腹吏李  
 友直日調府中事盡洩昂謀于帝以故帝府中益為備  
 朝廷籍籍乃勅都督宋忠率兵三萬屯開平都督徐凱  
 練兵臨清都督耿璈練兵山海關名備胡實欲圖燕而  
 燕謀亦日急朝廷遂發虎符來逮燕府官屬令貴為  
 內應勅張信謂為帝所親幸人令盡力致帝歸闕庭信  
 受勅惶怖不知所出母覺而問信告之故母大驚曰吾  
 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豈汝所能禽哉汝不聞汝  
 父言王氣在燕分汝縲為族矣信悟三造燕府帝辭不  
 見乃乘婦人輿入府中求見帝帝召入信拜牀下時帝  
 稱風不能言久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即有恙當急論  
 臣帝曰予誠病困甚待死爾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  
 廷察勅信禽殿下殿下無它意幸從臣歸命京師即有

皇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三

善當告臣毋謾臣也帝乃泣下拜曰生我一家之命者子也立召僧廣孝同計事使護衛指揮僉事張玉副千戶朱能帥勇士八百人入衛王城遂起兵而昂貴二人亦已帥兵環列王城北平城中大震動朱能曰吾兵少不敵先禽昂貴二人餘無能為矣帝曰吾伴召二人與所坐逮人械去二人當必來來而縛之一夫之力耳於是二人得帝旨以帝寤實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求自贖果偕來二人既入門依兵執詣殿前帝擲杖起立曰我何病乃為爾輩逼耳數二人罪斬之都指揮彭二

皇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四

聞帝斬二人倉卒募吏民入犯端禮門帝命格殺二散其衆殺長史葛誠及伴讀余逢辰奪九門而都指揮使余瑱出走居庸關馬宣東走薊州宋忠聞變至居庸不敢進退保懷來於是布政司參政郭資按察司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稽首稱萬歲帝為撫民三日遂出師號靖難是年七月癸酉也帝乃自署官屬以張玉朱能為都指揮僉事擢布政司吏李友直為本司右參議成卒金忠為燕府紀善忠善上筮帝今日侍帷幄帝上書于朝曰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

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為磐石安不幸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齊奉黃子澄輩包蓄禍心恣讒奮毒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枝葉構榑栢桂梗五第不數年間並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軌輒削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栢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上胡寧忍此蓋非陛下之心皆奸臣所為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於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為諸王先

皇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五

而奸臣跋扈蔽陛下之聰明誣直為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箠楚刺燕備極苦毒逼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昂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鞠於遠邇圍守臣府周匝嚴密小大凜凜如臨湯火已而護衛人執貴昂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擗踊無訴竊念臣於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權奸之心不止害臣譬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夷滅朝廷孤立姦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渙發德音去此兇惡以肅清

朝廷以求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遙仰天門敬撫恩慈惟  
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姦權之黨必已蟠結深固恐陛下  
未易除之伏觀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好惡則親  
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  
伏俟命惟陛下念之念之告諭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  
之子今為姦臣謀害禍逼于躬實不得已義不與奸邪  
共戴天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於是通州衛  
指揮房勝首以城降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帝  
命玉往馬宣已起薊州兵來攻北平會迎玉師合戰被

皇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六

執遂下薊州而遵化密雲聞之皆納降帝曰居庸吾北  
平喉咽我得之可無北顧憂瑛據之則得以拊我之背  
急取勿失師至一鼓拔之瑛走懷來帝曰居庸既失此  
宋忠所必爭之險也忠為人輕而寡謀復而自用新集  
之衆人心未一吾乘其未定先捲甲倍道趨之懷來可  
并圖也是時宋忠先號于將士曰汝將士家北平者妻  
小並為戮誠可痛心汝等盍努力復仇且報國恩將士  
多憤哭帝聞令宋忠將士家人張忠故所常用旗幟為  
先鋒呼其父兄弟子弟相問勞家屬皆無恙輒大喜罵曰

宋都督欺我皆倒戈宋忠帥其餘衆未成列帝麾將士  
渡河大戰忠大敗與余瑛皆被禽遂下懷來帝兵大震  
於是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上谷雲中次第歸  
附矣是月丙戌帝師徇永平指揮陳旭以城降大寧守  
將都指揮使卜萬兵號十萬出松亭關欲攻遵化捷帝  
師部將陳亨陰謀通款于帝而卒畏萬帝亦忌萬乃故  
貽萬書盛譽萬而極詆毀亨召大寧俘卒厚賚之納書  
卒衣中令歸密與萬毋泄而又故令同獲卒見之有問  
守者故守者曰令歸通意上將軍耳汝欲借還乎卒幸

皇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七

甚守者言于帝遣與俱而賞不及同獲卒不能平先報  
亨亨執卒得書衣中遂疑萬縛萬下獄聞于朝籍其家  
於是朝廷削燕屬籍命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  
駙馬李堅為左副將軍都督睿忠為右副將軍號師三  
十萬北進而朝廷方泄泄曰此蕩平在旬朔間耳不足  
憂也黃子澄曰北兵素強且兼有管薊之旅不早禦恐  
河北遂失復請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  
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各率偏師  
號百萬數道出約與直搗北平炳文軍真定凱軍河間

忠軍鄭州松軍雄帝親臨戎至涿蓐食饗茶趣將士即  
 渡白溝河曰今夕中秋南軍必飲酒為樂無虞心我乘  
 其猝不及防可破也夜半至雄雄人覺罵帝師帝怒平  
 明拔雄屠之帝計潘忠必自鄭州來援語諸將曰吾當  
 生致潘忠也諸將未喻帝令譚淵引兵千人南伏月漾  
 橋下人蒙束茭南軍過之不覺潘忠度橋迎帝師大敗  
 奔還伏起生得潘忠而降炳文之部將張保帝入鄭州  
 得士萬人馬九千匹帝曰我從問道疾趨真定炳文可  
 破也帝師出無極炳文時已率兵十三萬分營澤沱河

皇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八

南北帝頗難之厚撫張保令還詐以被俘竊馬逃歸言  
 燕兵旦夕且至願請河南兵北移得併力破之易也炳  
 文遂徙南營過河師極西山於是東南之備去矣帝軍  
 至炳文迎戰帝與丘福帥千騎繞而南橫擊之大敗之  
 獲李堅寧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帝見成親解其縛語  
 曰汝先朝舊人豈非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予茲行良  
 非得已為泣下成亦泣炳文乘城守帝攻三日不下還  
 北平朝廷聞敗大懼召群臣問計黃子澄曰勝負兵家  
 常事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克

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全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  
 衆寡不敵必成禽矣曰孰堪將者乎子澄曰景隆可以  
 當之前不用炳文而用景隆豈有此失遂召炳文還賜  
 景隆斧鉞而遣之御史韓郁上言臣聞人主親其親然  
 後不獨親其親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  
 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為天子而第  
 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  
 竄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必  
 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

皇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九

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  
 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將不效謀士不効力徒  
 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道路迫於轉輸命不聊生日甚  
 一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揚揚  
 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  
 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陛下不察不待十年  
 必有噬臍之悔矣伏願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湘王  
 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  
 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

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時宣府與燕隣壤谷王懼遁歸京師泰子澄文慮遼寧二王與燕通召二王還遼王至徙封荊州寧王不至削其護衛命遼東總兵吳高與都督耿獻楊文率遼兵圍永平帝聞朝廷已將李景隆大喜曰李九江帝樂墜子耳未嘗習兵親戰陣輒付以五十萬衆是自坑之也趙括復見於此矣我在九江必不敢至我出永平高必走九江必來我還而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是我一舉而解永平厥九江也遂行諭世子曰李九江至慎勿與戰嚴守備而已或請帝留一

皇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十一

軍守蘆溝帝曰李九江方圖吾北平吾故空此誘之使得肆志而深入焉已而吳高聞帝師援永平果不敢戰遁還山海關帝曰高雖怯行事稍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二人書盛譽高詆文故易其函投二人所二人得書並以聞高竟見疑被徙而獨命文守遼東耿獻勸文攻永平以動北平而文不聽帝是以得長驅大寧無末平憂帝曰予見大寧所部彘頰諸夷驍勇善戰戍卒皆閩左罪謫不能寒吾取大寧斷遼東文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遺書

寧王極言窮蹙狀求王解寧王得書喜帝單騎入城與見執王手大慟曰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躬表奏吾死矣寧王為帝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款甚帝伏銳兵城外陰令親密吏稍稍入結諸胡酋及閩左思歸之士業有成謀帝乃辭歸寧王餞帝郊外伏起執王一呼諸胡咸集寧王乃降於是松亭關諸將陳亨等聞王降亦降帝挾王還至會州立五軍張王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各以大寧降附分隸焉李景隆聞帝出攻大寧遂引兵度蘆溝喜曰

皇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十一

此橋不守吾知其無能為也遂薄北平築壘九門又結九營于鄭村壩邀帝歸世子日督諸將士守城城堅不可拔都督瞿能父子以千騎入燕張掖門為景隆所忌止勿進帝拔大寧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還禦破其七營列陳而進至城下城中兵又出夾擊景隆棄師南奔九壘兵皆潰帝入諸將稽首賀曰前臣等請破景隆而後攻大寧殿下不從虜筭神謀制勝料敵無一不酬何其神也帝曰予偶中耳卿等言皆萬全予非不用度其時又有可乘之機故直逢其會然不可以法于後也兵

法曰多算勝卿等其毋以是故而靳予言帝再上書朝廷曰臣叨奉宗藩見惡權姦橫加大戮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垂察登發大兵討罪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不軌之事八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護衛踰額祖訓職掌條王府官軍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此姦臣枉臣一也其二謂臣不當無事操練軍馬祖訓兵衛條王教練軍士過數不拘此姦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軍職條王府武官十戶百戶從王於所部軍職選用開奏直詣御前頒降誥勅此

皇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十一

姦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韃韃健卒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平皇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備虜此姦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於府中且夕論議爲非竟無主名此姦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僭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祖訓兵衛條九王府守禦宿衛護衛均番此姦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宮室僭侈此皇考所賜祖訓營繕條燕因元一舊非臣僭越此姦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心過涿州擅奪驛官此臣失教然答一驛官遂指爲臣

軌之迹冤濫已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姦臣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皆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姦臣猶得誣以極惡則踈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寘死地可望雪理耶其不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序爲長周齊湘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此又削其謀南壁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惑去此姦態臣頓首頓首書既上遂乃傳檄四方曰我父皇奉天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立

皇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十三

爲皇太子餘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爲子孫萬代計不幸皇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繼隕父皇慈念皇太子遂立其次子爲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日父皇賓天皇太孫即帝位我諸王不敢以叔道尊亢臣子之情至矣盡矣帝年幼冲任用姦邪小人屏棄典刑殘害骨肉天變屢見恬不修省此皆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讒佞于君恣行不道今天下但知有齊尚書等不知有皇帝皇帝被姦臣惑溺父皇陵土未乾周代相齊岷五王相繼竄流齊尚書又使惡少謝貴等爲此



平都司官張昂為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墻柵我王門殺我守王城卒諸軍披甲執杖鏡鼓叫呼聲震城野七月初旬且引兵入王城以都指揮張信言洩其奸不得已起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七月十六日擒宋忠殺都指揮孫泰俞瑛八月十六日破雄縣擒都督潘忠楊松二十五日破真定走耿炳文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將軍審忠右都督顧成都指揮劉燧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獻揚文以遼東兵圍永平予直抵永平高等夜遁還兵大寧都指揮房寬來降殺失

皇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十四

鐵都督劉貞陳亨守松亭關不肯來降予襲破其營擒亨貞單騎遁去大寧遂平未幾齊尚書黃太卿等左班文職又矯詔曹國公李景隆領兵五十餘萬十月十六日攻北平圍城甚急予以寡敵眾景隆大敗斬首十萬九千餘級景隆夜遁去予本太祖高皇帝親子毋孝慈高皇后皇太子親弟泰居諸王之長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姦臣齊尚書黃太卿等予必不與共戴天也故用欽遵祖訓統兵二十萬誅討左班文職奸臣傳檄天下藩屏諸王暨官吏軍民咸使知朝

廷左班文職奸臣大逆不道我父皇之仇為子者義在必報也建文君見帝書檄為罷免齊泰黃子澄官謝帝而二人猶居中用事子澄以景隆已所薦拔飾其敗不敢聞朝廷且為加爵有貂裘文幣白金珍醞之賜景隆退保德州時十二月矣天寒甚帝曰李九江以南方危卒當我勁騎我欲誘之以散其眾兵法所謂逸而勞之安而動之者也大同苦寒之地吾當帥師攻大同使彼疲於奔命則凍餒逃亡者必多善戰者因其執而利導之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遂出紫荆關克

皇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十五

廣昌降靈丘蔚進攻大同景隆聞之遣兵奔大同赴援帝復自居庸關還南軍凍餒多僵死帝還北平保定知府雒僉以城降是時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師次真定景隆約會白溝河共進帝聞語諸將曰李九江喜專而造眾郭英老矣多畏縮平安懷而自用吳傑懦而無斷數子皆無能為所恃者眾耳眾豈可恃哉將帥不專政令不一師行無紀分數不明吾策其敗必也甲兵雖多糧餉雖富祇足資吾而南吾無憂矣於是出師至固安夜大雨水深三尺帝坐交牀徒且忽見兵刃火光如

毬燁然相上下金鐵錚錚作聲弓絃皆鳴帝喜曰此勝兆也及至白溝河帝方渡河平安已伏萬騎邀擊帝曰平安豈子從吾出塞征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吾且破之安驍勇善戰互勝負各殺數千人帝復南軍都指揮何清是時景隆諸軍號百萬聯壁待于河南帝軍壁于河北明日帝復渡河大戰後軍靡帝與張玉高煦等馳赴戰疾力帝馬三易三破創矢三服並盡持劍擊劍折急登隄懼能幾及之帝佯麾鞭若招隄上人能疑有伏止不敢追徐忠兩指斯未斷自斷擲之戰疾

皇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十六

力會旋風折南大將旗帝復乘風突擊斬能父子大敗平安燔其營景隆潰而南郭英吳傑潰而西殺溺死者二十萬人降十萬人景隆單騎走德州是時山東參政鐵鉉督糧至臨邑遇參軍高巍聞敗趣收涿率還保濟南帝入德州乘勝圍濟南濟南人善守禦大挫帝兵帝督將士隄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鐵鉉曰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通矣令登陴人皆嗷呼曰且日即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退師一合毋驚動城中人帝是時艱關數十戰逾年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郡他郡縣

旋破旋堅守不肯下於是大喜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可以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呼萬歲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闔堵約帝入呼千歲即下板拔橋帝乘肩輿張蓋渡橋至城下城門開守陴人登城依堵問比帝人門中人呼千歲鐵板亟下傷帝馬首帝取從馬走走及橋橋下伏兵斷橋橋不可動帝遂過橋趣師圍城鉉令守陴人罵帝師帝大怒盡攻具鉉輒摧毀又時時夜出劫帝營帝師不得休凡三月不下僧道衍曰師老矣解圍去建

皇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十七

文君即軍中陞鉉山東左布政使召景隆還以盛庸代爲平燕將軍克總兵官赦景隆不誅黃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祖宗厲將士御史大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不聽子寧憤激叩首曰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不省盛庸遂以是月復德州十月平安出戰韓山斬驍將陳亨安及吳傑扼定州徐凱扼滄州犄角之以困北平帝師襲破滄州降徐凱循河而南盛庸鐵鉉躡帝後至東昌背城而陳火器前列帝師薄之爲火所乘皆

父奔平安軍亦至兩軍厚集固帝數重帝不能出朱能時率胡騎東北擊熈益震西南軍多往禦帝因易服躍馬西南去張王失帝在衝敵大戰為所殺是役帝師大借失卒萬人乃還北平庸獻東昌之捷告廟飲至封庸歷城侯鉉陞兵部尚書參贊軍務召齊泰黃子澄還議軍國事帝還自東昌耻之僧道衍曰殿下初起師時臣已與殿下言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謂昌也自今全勝矣明年三月僧道衍與朱能請帝再出師帝曰是行也可以野戰不可以攻城攻城未拔師頓援至勝負未可決

皇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十八

也今真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必有一軍來迎西來吾西擊之東來吾東擊之一軍劔諸軍破膽矣諸將曰我出兩軍之間兩軍合而攻我其毋腹背受敵乎帝曰兵交成敗在呼吸百步不相救矧二百里乎遂出保定庸在德州方檄吳傑平安合攻北平聞帝師已出遂邀于夾河斬帝大將譚淵帝率朱能張武掩庸後斬庸驍將楚智及都指揮莊得各斂兵是夕帝以十騎逼庸營野宿詰朝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各相顧自失不敢以一矢加遺建文君是論成將士無使予負

殺叔父名帝故嘗之明日兩軍復戰戰已酣東北風大起塵沙面擊庸軍不辨方咫帝師順風縱擊庸軍大敗帝追奔至澤沱河庸走還德州是時庸恃東昌之捷輕敵將士皆携銀器繡袍往曰破北平張廷痛飲及是帝軍皆有重俘時平安已出真定聞庸敗復還帝曰安傑嬰城固守上策也軍出即歸避我中策也求戰下矣帝乃訛言散軍四出聚糧傑信之以為帝無備可掩而也軍出澤沱河帝聞傑出趣進兵都指揮陸榮以是兵家所忌帝曰拘小忌者誤大謀遂以是日進與南

皇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十九

遇葉城其傑平安列方陣於河南帝曰方陣四面受敵其能取勝我乎我以精兵破其一隅一隅破三其矣乃令諸將各率偏師摩其三面自帥驍騎循河繞出陣後攻之南軍萬弩盡發矢集帝旗如蝟帝師多殺傷會大風發屋拔樹帝師乘之傑等軍大潰奔還真定敗畢降帝者帝乃盡遣南還於是南軍解體帝乘勝使徇河北諸郡縣多有降者矣建文君聞敗大懼詔齊泰與子澄于外令有司薄錄其家貲書于帝請罷兵帝次大名復上書曰臣聞虞舜用辟首誅四凶殷湯之聖不

不攻過皆帝王之盛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以來今  
歷二紀栗栗不敢違越皆緣姦臣齊泰黃子澄懷莽操  
之逆圖志傾危於宗社造滔天之禍剪藩輔之親屬削  
諸王次及於臣誣直爲枉飾虛爲實加之大惡冒以深  
誅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財擄臣一家並其死地臣嘗  
瀝忠懇號嘵訴於天天居甚高畧無見聽夫小杖則受  
大杖則走臣雖至愚豈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  
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自防甚非得已上賴天  
地祖宗之靈鑒臣忠誠憫臣非罪俯垂庇佑大軍之至  
皇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十一

凶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然臣猶未能盡釋  
于心者臣初聞齊黃被黜即以徧告三軍將士曰明天  
子已洞察我之非辜而去權姦矣旦夕必下寬宥洗雪  
之恩吾與若等可以解甲而休帖席而固矣將士皆曰  
誠所願見但慮非出誠心而姦臣姑爲退避之計以弭  
我耳然我豈可輒自弛以束手就縛哉如其果出誠心  
則吳傑平安盛庸之兵當悉召還而今猶聚境上侵迫  
不已則是姦臣之身雖出而姦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  
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而已至誠可  
皇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十一

每自摧衄然臣不敢爲喜恒用傷悼誠念此皆皇考所  
養兵民而姦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濺血成川曝  
骸蔽野嗚呼冤哉彼是何罪故夙夜拳拳秉誠據敬願  
天地額祖考與開發聖明助震威斷早戮姦賊用除禍  
本庶幾以清朝廷以安宗社以全親族以息兵民而天  
下有太平之望比聞姦臣泰子澄皆以竄逐于外臣一  
家長幼皆欣喜舞抃有更生之慶謂陛下日月之明已  
宣雷霆之威已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可以綏安親族  
可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太平帝舜之去四

去姦臣之名而定仍用姦臣之計此非獨欲撤陛下之  
藩籬將遂傾陛下之堂室莽操之事前鑒甚明此不待  
智者而後知也姦臣之計臣前書陳奏已詳如陛下不  
信但試察其所行所言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爲乎惟  
陛下明之於心度之於理參之於古驗之於今力斷而  
行之無終爲險邪所蔽天下幸甚宗社幸甚非獨臣一  
家一國之幸也書奏建文君乃方孝孺黃觀視書二人  
對曰此一機會也燕軍久羈大名曷敢爲沴不戰將白

叛矣今宜且與書以弛其備亟令遼東諸將入山所  
 關攻未平真定者將渡盧溝橋擣北平根本受敵必歸  
 援我以大軍上請其後賊之在此舉也使人往返之間  
 師已畢集矣幾不可失建文君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請  
 罷兵復燕王上遣大理少卿薛嵩持報嵩見帝問上  
 意云何嵩曰朝廷言殺下且釋甲募即旋師帝曰事至  
 此尚誰欺之驚惶懼不能對將士詳欲殺嵩戰慄汗  
 流伏地上帝使也令之選具言燕軍險  
 狀孝孺惡之曰此為燕之不之庸具傑平安也  
皇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二十三  
 燕餉道帝遣薛武勝奉書諭朝之失信道前日罷兵  
 詔言朝廷竟書曰燕王本皇考孝之皇帝毋弟於朕為  
 叔父奈何必用兵為召方孝孺論必孝孺對曰陛下即  
 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  
 軍聲大振不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毋惑其言下勝于  
 獄指揮張壽因燕客語及國事危急坐妖言論死帝聞  
 勝下獄大怒曰自古敵國不執其使人今乃爾吾必滅  
 此使無詞於我彼軍皆萃德州我下徐沛絕其糧道彼  
 軍當自瓦解乃使指揮李遠至濟寧盡焚穀亭儲聚又

至沛燒絕漕餉南軍益窘方孝孺言于建文君曰河北  
 師老無功德州餉道又絕罷兵之說不行臣聞兵家貴  
 問燕之父兄子弟可問也建文君曰試言之孝孺對曰  
 燕王之次子高煦及幼子高燧皆有寵二人皆不睦於  
 世子屢讒於父內臣黃儼素奸險世子惡儼儼曲事高  
 燧高燧與世子守北平高煦從燕王軍中時時傾世子  
 吾因致書問世子則燕王必疑父子相疑則吾可以徐  
 圖其後建文君曰善立命孝孺草書貽世子令歸朝許  
 以燕之故地王世子世子不啟封井使人馳帝所高燧  
皇明史稿 靖難紀二卷 二十三  
 及儼先已馳使告帝曰世子且反今與朝廷通謀帝疑  
 問高煦高煦曰世子故與太孫善厚語未竟而世子書  
 至帝曰嗟乎幾殺吾子是時帝師出攻彰德及定州不  
 能下而北平保定次第告急帝憂之於是京師內豎密  
 通帝請直搆京師願為內應天下可定也帝然之於是  
 以是年十二月帥師南下不復還北平矣四年正月賊  
 東阿及東平指揮王顯以汶上降知縣顏伯瑋死之二  
 月攻徐州大敗徐兵三月平安追躡帝師泚河斬驍將  
 王真安軍胡騎火耳灰持矛追帝急帝得胡騎指揮童

信射之中馬馬踏遂執火耳灰安敗走保宿州帝使譚  
清斷徐餉道破蕭蕭令鄭恕死之齊魯諸戎堡皆降四  
月帝師至小河平安連兵十里與帝大戰斬將陳文帝  
師敗走安操長矛追帝幾及之安馬忽蹶不前番將王  
麒急躍馬人援帝得脫走裨將丁良朱彬皆被執徐輝  
祖何福各復引兵至與平安共軍小河南燕軍河北甲  
戌大戰齊眉山燕將蔚州千戶李彬最驍勇馬蹶爲南  
軍所殺帝師退保河北是時南軍再捷燕將皆懼議旋  
師朱能仗劍叱曰漢高帝十戰九敗終有天下况殿下

皇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二十四

自起兵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面事人耶諸將  
有言欲歸者皆不忠當斬以徇於是諸將皆自奮而帝  
不解甲數日矣建文君繼聞齊眉山之捷遂召輝祖還  
朝丁丑何福與平安徙軍靈壁帝率壯士萬人遮安餉  
道與安戰大敗之何福出壁與安爲援復爲帝軍掩擊  
又大敗福軍疾馳入壁遂壘壁門而守之明日帝率諸  
軍攻壁帝先登將士附而上大破壁獲平安陳暉等禮  
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死之何福單騎走還  
京黃子澄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吾輩萬死不足贖恨

國之罪帝獲平安問曰向非馬蹶汝將何爲安大言曰  
刺殿下如拉朽耳帝壯其言慰勞之諸將請殺安帝惜  
安才簡健卒送還北平命世子郭資善視之五月帝師  
下泗州是時歷城侯盛庸擁兵數萬列淮南岍帝軍北  
岍帝師揚旗佯欲渡密遣丘福朱能將數百驍騎西行  
二十里潛濟掩擊庸後庸軍卒不及禦皆散走帝遂渡  
淮克盱眙是時駙馬梅殷守淮安太守徐安守鳳陽戍  
舟發梁扼帝師帝乃取道揚州揚州指揮王禮縛御史  
王彬以揚州降帝使王禮與都指揮吳庸下高郵通泰

皇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二十五

且集舟以待渡江帝乘勝破儀真建文君急下詔四方  
曰燕兵執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  
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其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  
敢忘報詔下臣民皆慟哭立遣禮部侍郎黃觀國子祭  
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出徵兵蘇州知府姚善寧  
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方孝孺曰事急矣暫請割地緩  
師東南召募之師數日當畢集長江天塹之險北軍不  
利於舟楫皆江一戰成敗未可知也遣慶成郡主如帝  
師分地南北講和帝怒曰汝來寧緩我師耶毋多言且

暮將與諸弟妹相見也六月具庸已集船瓜州候帝帝至登舟鎮江守將童俊迎降盛庸逆帝浦子口大戰帝師少却會高煦引胡騎至帝大喜起披甲仗鉞撫高煦背令努力高煦殊死戰大敗庸師建文君復遣都督僉事陳瑄大率舟師援庸瑄反率師迎帝渡江盛庸復出高資港與戰敗走帝軍龍潭建文君大懼遣尚書茹瑺及李景隆都督王佐至帝所申前議瑺等見帝伏地頓首稱臣萬死呼萬歲帝勞之瑺等又頓首不能言帝曰公等有言無恐久之乃又頓首言願割地講和帝笑曰

皇明史編

靖難紀二卷

二十六

公等將作說客耶始吾無罪削為庶人輒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地為况皇考封建諸子各有分守但縛姦臣來吾即解甲謝罪請孝陵歸藩耳瑺等唯唯頓首退是時齊泰已出募兵廣德黃子澄走蘇州欲航海徵兵外夷帝亟欲得此二人而建文君亡以復也太息曰事出若輩而今皆棄我去耶會群臣慟哭或勸建文君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建文君不能決帝師既至金川門谷王穗與李景隆開門延帝入建文君手斬都督徐增壽于左順門

而內臣譁言不如遜位去建文君召翰林編修程濟問計濟曰天數定矣出走可免於是召僧為建文君落髮易服從御溝出郊遁去須臾宮中火起人人謂建文君歿矣得后骨煨燼中遂為建文君發喪帝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不知建文君出走方外數十年終帝之世猶生也帝之入也翰林編修楊榮叩馬首見曰翰林編修臣楊榮帝曰何如曰臣請陛下先謁陵乎先入廟乎帝啞然曰固當先謁陵也既而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於是諸王及文武群臣上表勸進帝遂即皇帝位

皇明史編

靖難紀二卷

二十七

上呼茹瑺曰瑺吾今日得罪於天地祖宗瑺叩頭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得罪上悅是日復周王橐齊王榑葬建文君天子之禮革除建文年號改紀洪武以是年為洪武三十五年執齊泰還京殺之磔黃子澄方孝孺于市上命解縉檢閱群臣封事涉干犯者焚不問因問縉及脩撰李貫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未有為美耶食其祿當任其事國家危急時官近侍者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建文君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不必

而自進敵也後貫坐累繫獄十年死命感庸安戢山東  
何福出鎮陝西九月大封靖難功臣丘福為淇國公朱  
能為成國公張武鄭亨火真郝氏陳珪孟善郭亮徐忠  
張信王忠李遠房寬等侯爵一十二人徐祥徐理李濬  
唐雲孫徽房勝陳旭劉才張王之干張輔譚淵之子譚  
忠等伯爵一十人故都指揮張玉贈少司馬故鄧指揮  
譚淵贈崇安侯以僧道衍為左善世封太子少師郭資  
為戶部尚書雒僉為刑部尚書陳瑛為左都御史駙馬  
都尉王寧都督同知王佐都督僉事陳瑄兵部尚書茹  
瑤各以推戴功皆伯爵以平安為北平行都督僉事出  
山西清遠衛戍卒羅義于徵義建文中詣闕上書乞息  
兵講和又上書文皇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  
謹守燕上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嘗聞夷齊以國初讓  
去隱首陽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  
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殿下  
今以藩國敵朝廷即遂其願猶為不可况萬難無一易  
哉乞早息兵歸國上雖不聽而心善之義所出擢戶科  
給事中

皇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二十八

論曰遷受之際臣所難言也夫帝雖尊亢工者豈無效  
睦之仁太孫篤念親親帝詎肯失為居東周公乎而乃  
務徇邪謀翦除骨肉明明祖憲朝政莫更誰無顧覆是  
懼桐宮之放豈其得已內宮不火寧必毫都不得復耶  
齊黃誤國之罪上通于天猶有曉曉然曰何不立成王  
之子子非其啓天下舍帝奚適夫有順天應人之主尚  
講延陵季子之讓何其諄哉

皇明史竊

靖難紀二卷

二十九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

革除紀第三

東莞尹守衡著

余聞之人言天與子後嫡長未有善繼者湯傳孫文王舍伯邑考扶蘇終上谷漢惠無嗣唐宗由秦王宋至孝宗始嗣太祖 明興亦然然與非與夫天有所興孰能無廢而天之所廢人豈無因遜國之亡人爲之哉人爲之哉今使孫蒙祖號祖繫孫年則四年神器安歸一代臣民誰托蓋亦舛矣余故爲紀革除使後之臣子有所取而正焉

皇明史竊

革除紀三卷

一

建文君諱允炆 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也君生頂顛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意不憚而是時元妃生子雄英矣後六年雄英蚤世於是君爲長而讀書甚聰穎太祖始稍異之君性至孝年十四太子有疽在背君盡晝夜撫摩親吮吸太子痛而號即建文君不欲生太祖聞狀流涕曰有孫如此朕何憂矣年十六太子薨水漿不入口五日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而誠孝而不念朕乎君始爲啜粥糜太祖定喪禮令服期君即期而三年內語不高齒不見不御酒肉不聞樂太祖憐念

太子泣諭侍臣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此命也翰林

學士劉三吾進曰皇適長孫富於年願陛下早正儲極

天下孰不歸心陛下無過憂太祖曰善是年九月庚寅

冊爲皇太孫以修撰黃子澄兼少詹事侍東宮講讀太

孫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太祖嘗授之大明律使熟玩

太孫因言名例中尚有嚴而不恕者更定五則太祖稱

善從之又言明刑所以弼教凡屬五倫皆宜屈法以伸

恩今所定律期盡法而不必原情竊有未安復更七十

三則上太祖太祖覽之喜曰朕當亂世刑不得不重汝

皇明史竊

革除紀三卷

二

當平世刑不得不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又曰朕刑雖重然所誅戮皆惡人去惡人正所以全善人也去莠所以養苗非厲苗也太孫曰殺無道以就有道仲尼不以爲然未若修德以風之愧吾德薄何憂難化太祖大笑曰汝言是也太祖晚節多誅夷每震怒退朝未解太孫迎問故太祖曰累犯法而姦惡異常安得無怒太孫曰上失道而後下犯法得情喜且不可况怒乎太祖遽爲霽威是時政治嚴敷中外萬幾太孫每奉裁決濟以寬大中外欣欣愛戴獨諸王皆挾叔父之尊多不遜服

大孫常以爲憂先是太祖封諸王遼寧燕谷代晉秦慶肅九國皆邊虜歲令訓將練兵有事皆得提兵專制便防禦因語太孫曰朕以禦虜付諸王可令邊塵不動貽汝以安太孫曰虜不靖諸王禦之諸王不靖孰禦之太祖默然良久曰汝意何如太孫曰以德懷之以禮制之不可則削其地又不可則變置其人又其甚則舉兵伐之太祖曰是也無以易此矣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不豫乙酉召兵部尚書齊泰受顧命輔皇太孫遺詔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

皇明史稿

革除紀三卷

三

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是日太祖崩太孫被髮哭踊一如哀太子時勅有司喪事守周禮倣金勝制前朝後殿左右角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坐如生存陳祖訓于東且殿設重器于西直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鉞立諸階階哭臨如禮群臣望而見其毀瘠之容深墨之色無不舉手加額曰天子純孝益爲哀動是月辛卯奉遺詔以皇太孫即皇帝位詔以明年爲建文元年是日塋孝陵止諸王會葬燕王來奔喪至淮安勅還國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高皇帝

號太

祖皇祖妣孝慈皇后曰高皇后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之法革冗員以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本部右侍郎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六月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院博士洪武中孝孺以廷臣薦召見太祖喜語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輔汝遺還鄉後十年皇太孫立復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稍令教授漢中蜀獻王聘爲世子師及是召入爲翰林尋進侍講陞侍講學士一時名士王叔英王紳

皇明史稿

革除紀三卷

四

皆召用上與孝孺日講周官法度七月命曹國公景隆卽訊周王逮至京廢爲庶人用齊泰之謀也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爲錦衣衛千百戶有差鳳等皆西宮殉葬宮人父兄所謂朝天女戶也八月進魏國公徐輝祖祿秩輝祖妹爲燕王妃而心在帝室特信任之詔與李景隆同掌六軍之政以圖燕故吏部尚書茹瑄免以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爲吏部尚書罷禮部尚書鄭沂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代之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克

編纂官九月長星西隕有聲如雷冬十月癸亥守心四  
 川岳池教諭程濟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大難在  
 宗室中朝廷謂非所宜言逮至京召入將殺之濟仰面  
 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之獄謫  
 前監察御史解縉為河州衛吏以其違詔奔喪也十一  
 月以刑部侍郎張昂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謝賈張信為  
 北平都指揮使代王桂多不法遣如蜀受教蜀王詔求  
 直言舉山林巖穴懷材抱德之士時上視朝稍晏監察  
 御史井昂隆上書請勤政上嘉納曰朕過也詔禮部頒  
 示天下使明知朕過且俾天下庶官用能勤於趨事十  
 二月癸丑朔帝如郊壇省牲召故翰林學士宋濂孫懌  
 為翰林侍書盡釋刺面軍及囚徒還鄉里  
 洪武三十二年黃帝之元年也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  
 於南郊奉太祖意 帝親先是戊寅上御奉天殿拈籤  
 百官是夕遂宿於 華嚴齋宮己卯出舍皇帝尚膳進  
 素食庚辰子夜行 帝脫烏紗大祀殿東主黃璋與俯  
 拜跪如禮昧爽還宮 奉天殿受群臣賀方孝孺進郊  
 祀頌勅修太祖 皇帝實錄二月追尊皇考懿文皇太

子為興宗孝康皇帝皇妣懿敬皇太子妃為孝康皇后  
 祔饗宗廟尊母皇太子妃呂氏為皇太后立妃馬氏為  
 皇后立子文奎為皇太子封弟允熲為吳王允熿為衛  
 王允燾為徐王詔有司薦賢養老賜高年米肉絮帛有  
 差命官贖民鵝子城田租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更官制陞六部尚書秩正一品增左右侍中各一人位  
 侍郎上部司皆去清吏字而司名互有更改罷左右都  
 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改通政司為  
 寺通政使為通政卿通政叅議為少卿寺丞增置左右  
 補闕左右拾遺各一人改大理寺為司卿為大理卿左  
 右寺正為都評事副為副都評事司務為都典簿改太  
 常寺卿為太常卿分少卿寺丞為左右改天壇祠祭署  
 為南郊祠祭署泗州為泗濱宿州為新豐增鍾山祠祭  
 署及司圃所改光祿寺卿為光祿卿少卿寺丞分左右  
 而陞少卿從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監事二人改太僕寺  
 卿為太僕卿增典廐典牧二署設驕驂十五群遂生三  
 群分隸馬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詹事府增賓客二人置  
 資德院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禮贊書著作郎各

皇明史稿 革除紀三卷 五

皇明史稿 革除紀三卷 木

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國子監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改鴻臚寺卿爲鴻臚卿分少卿寺丞爲左右而并行人司於鴻臚寺翰林院增承旨一人學士一人文學博士二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而改中書舍人爲侍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改謹身殿爲正心殿學士一人改殿閣坊大學士爲學士又淵閣設典籍二人革六科左右給事中改五城兵馬指揮司爲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爲兵馬副兵馬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

皇朝史稿

革除紀三卷

七

一人改按察司爲十三道肅政按察司改廣東鹽課司爲都轉運鹽使司藩輔官名各有更改而親王增賓輔二人正三品伴講伴讀伴書各一人郡王賓友二人正四品教授二人進對侍坐皆稱名不稱臣見禮如賓師是月燕王來朝三月帝祀先師於太學御藝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北平右布政使曹昱坐罪削籍按察副使張璉謫典史燕王還國北平按察司僉事湯宗上變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瑛安等西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逮燕府官旗于諒

鐸等皆伏誅勅都督宋忠率兵三萬及燕府護衛健卒屯開平名備胡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獻練兵山海關召燕府胡騎指揮關童等還京調北平永清兩衛軍屯彰德順德命都御史暴昭戶部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勉等二十四人克採訪使分巡天下問民疾苦京師地震詔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陛下陞六部居極品而京師大震是陰盛陽微奸臣專制之有其漸矣古者明王建官凡以爲民得其人則品級雖卑皆足以致國家於隆平非其人則祿秩雖崇亦何關於生民

皇朝史稿

革除紀三卷

八

之休戚臣願陛下崇陽抑陰以回天地之大變不愆不忘以守祖宗之宏規疏入貶福寧知縣尋命還職四月召湘王栢於荊州栢懼自焚而卒召齊王榑還京師廢爲庶人誅其護衛指揮柴真時諸王各之國多驕諱以是府中人皆來上變告朝廷益疑忌之亡何代王桂王榑復見幽執並廢爲庶人燕王聞之懼深恨泰子澄等謀起兵誅之而長史高誠伴讀余逢辰稍洩燕謀於朝會王遣其護衛百戶鄧庸奏事至執下獄訊之而信朝廷遂即發符往逮燕府官校令昂貴爲內應泰子澄

等方意得謂可立致燕王歸闕下不知益以重燕之怒而速之兵也六月召解縉于河州入為翰林待詔七月燕王起兵踰靖難上書于朝請誅朝臣之務削諸王者其日北平掌布政司事侍郎張昂都指揮使謝貴彭二逆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死之事具靖難紀中是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審忠為左右副將軍帥師北進詔天下曰朕奉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逆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構潛為不軌辭連皇明兒竊

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構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構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栢燕王同謀栢自知罪惡難逃先已自焚死構已廢為庶人朕以王於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構兵他闕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塔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書諭諸王削燕屬籍出程濟于獄擢為翰林院編修令護諸將北行置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布政司事贈故翰林待

皇明兒竊

革除紀三卷

九

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謚文節八月炳文兵敗命曹國公李景隆代之谷王穗自宣府遁還京寧王權故與燕通詔削其三護衛寧王遂降于燕遼王懼渡海來朝十二月薊州鎮撫曾瑋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駙馬都尉王平謀叛幽于其家有衛官張倫等率兩衛官軍南奔結報國以練子寧為吏部左侍郎復以茹瑺為兵部尚書省躬殿成命方孝孺為銘遷肅王榘於蘭縣選募謀勇以中牟人楊本為錦衣衛鎮撫沅州人周拱元為所鎮撫故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奏贊大將軍軍務請使燕從之巍自稱國朝處士臣高巍上書燕國大王乞罷兵書再上不獲命乃還禮部左侍郎陳性善上書言事上悉允行群臣酌議復有不便者更之性善入朝叩頭言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僭陳上聽許臣必行今又更之所謂為法自戾無以信天下矣高皇帝臨御三十一年未嘗聽人一言犯顏者戮無赦陛下受言而不終反不如高皇帝不受之為愈矣上曰皇祖天稟神智群臣莫及然每人言有理則亦從之非悞諫也朕性愚昧闇於治理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敢不受諫

皇明兒竊

革除紀三卷

十

卿言爲法自夙深中朕過非卿忠讜朕何以得聞過失賞絹百匹以旌直臣壽州訓導劉亨上言文武並用長久之術國子祭酒師表天下位不可在太僕下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上曰此通達國體之言賞衣二襲授武進丞是時言路大開忠雋之士布滿朝廷海內欣然興起太平之想焉

洪武三十三年革除之二年也春正月丙寅朔天下官來朝免賀湖廣左叅議楊砥上言帝堯之德始於親睦九族陛下今當務惇睦不宜加兵自剪其輔枝葉盡而

皇明史竊

革除紀

十一

本根撥矣詔禡職安置遼東二月詔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知貢舉翰林院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爲考試官右拾遺朱逢吉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同考試官御史王度俞吉士爲監試官中式舉人吳溥等一百一十人改都察院爲御史府詔曰頃以治獄煩興易御史臺都察院與刑部分理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自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改都御史景清爲御史

大夫以監察御史戴德彛爲左拾遺三月丙寅朔日食策試禮部貢士賜胡靖王良李貫等一百一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靖初名廣上爲改名靖廣策指斥親藩上喜擢第一三人並授翰林修撰楊溥金幼孜胡濙顧佐皆同榜稱一時名願云今禮部乙榜舉人署教諭訓導年未三十不願者聽改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御史大夫宴於新署監察御史人賜衣一襲武臣犯法被黜者皆叛走降于燕燕盡復其故官四月燕王再上書于朝傳檄四方列太子澄之罪上罷二人官謝王遣尚

皇明史竊

革除紀

十二

寶司承李得成如燕議罷兵不允景隆每與燕戰輒敗走乃命左都督盛庸往代景隆還都督僉事朱榮棄其師以歸誅之承天門災詔求直言未幾乙字庫災九月承天門成改爲臯門遂改午門爲端門端門爲應門前門爲路門改方孝孺爲文學博士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爲翰林院侍讀

洪武三十四年革除之三年也春正月朔疑命神寶成以告天地祖宗百官稱賀帝先是夢神致上帝命授帝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於雪山乃命玉人琢

為大聖帝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  
宙永昌辛未大祀天地於南郊明日宴慶成命群臣賦  
詩詔頒示天下盛庸來獻東昌捷遂復泰子澄官同議  
國尹三月庸軍數與燕戰皆敗衄遂復竄二人于外  
遣大理少卿薛嵩持詔復王爵土議罷兵不  
刑部左侍郎王良為浙江肅政按察使良訊  
非從未減故左遷六月遣太僕少卿祝孟獻  
馬七月限僧道田人五畝非奉朝命不許私簪  
不五十者不許為尼及女官十一月皇少子文圭  
王明史竊 卷除紀 十三

主二月勅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詔內官出使侵  
陵民者有司械還京是歲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洪武三十五年革除之四年也春正月始置京衛武學  
一人齋訓導各二人二月更定勳階尚書為特進  
具政上卿侍中資政卿侍郎資政亞卿郎中資政中  
大夫資政少卿大夫給事中嘉政中士五月燕  
下詔天下勤王遣禮部侍中黃觀國子祭酒張瑄  
林修撰王叔英都御史練子寧等分道出徵兵遣廢  
以知主如燕師割地請和不聽六月燕師渡江盛庸與

王浦子口小却之上急遣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助  
瑄瑄至遂降于燕燕師進次龍潭上遣李景隆與都督  
王佐尚書茹瑯復如燕師議和燕王欲必得泰子澄泰  
廣德州子澄奔蘇州金川門不守燕王入國建文君  
徐增壽于左順門內宮遜位去皇后馬氏赴火  
人文君莫可跡宮人遂指后屍為建文君燕王以天  
之禮葬之或曰建文君始生時太祖預占其必不  
言匣髻錙戒之曰必嬰大難乃發此以故遂為僧去自  
御溝出如壇而遁入蜀未幾入滇南往來廣西貴州諸  
王明史竊 卷除紀 十四

司中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  
僧曰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跣足坐地自稱朱允炆口  
胡濙名訪張儼傷實為我今老矣願送骸骨歸帝鄉衆  
之悚然聞於朝乘傳之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王  
無識者有太監吳亮者曾經侍建文君上令審視  
見亮即曰汝非吳亮邪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食  
粟片肉于地汝時手執壺狗飴之何謂不是亮  
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上乃迎入西內以壽  
不封不樹君遜國時太子年七歲莫知所終步

平文圭年二歲靖難後號爲建庶人者是也幽中都廢  
安宮英宗復辟憐庶人無罪久繫禁謂李賢曰親親之  
誼寔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寔臨之太  
祖在天之靈寔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英宗請於太  
后出於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與閣者二  
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遺奄牛玉入禁諭庶人庶人  
伏地頓首謝且喜且悲左右有遺慮者上曰有天命者  
任自爲之時庶人年五十六七矣始出鳳陽不識牛馬  
世傳成祖入宮時建文君有幼子老媪教之幸成祖衣

皇明史竊

革除紀三卷

十五

哭跪前求食曰孩兒餓矣餓殺孩兒矣成祖亦哭曰汝  
生帝王家寧有餓死理命善撫之不知此建文君第幾  
子抑即太子或少子也君弟吳王降封廣澤王衡王降  
封懷恩王尋皆廢爲庶人徐王降封敷惠王隨母呂太  
后居太子陵永樂二年改封甌寧王奉太子祀未之國  
卒于邸

論曰自古一統之君繼世而亡者惟秦隋然秦之暴隋  
之後無怪也建文君無一焉何以亡人曰齊黃悞之殆  
亦然矣使燕遂得二人其心之難可已乎故曰不有廢

也其何以興人也何尤惟是三四年間君都臣命刑清  
政簡蓋亦有足多者吾學周禮惡得而沒諸

皇明史竊

革除紀三卷

十六



明史竊卷之第四

北狩紀第四

東莞尹守衡著

正統十四年秋七月北虜入寇是月丙戌上親征以英  
 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帥師五十萬從先是虜酋也先  
 因我使人求婚於我我使人故嘗以好語媚虜漫報許  
 而朝廷實未嘗聞也先以得婚中國則大喜誇諸酋是  
 年春大貢馬以是稱為聘禮而答詔語不相及也先大  
 愧忿遂盡發其種落犯諸邊脫脫不花王寇遼東知院  
 阿剌寇宣府也先自寇大同我裨將吳浩戰死羽檄紛  
 皇明史竊 北狩紀四卷 一

至太監王振時用事顧自喜欲怙中國威重壓虜王親  
 征上從之吏部尚書王直等率廷臣伏闕爭不能得踰  
 二日駕遂行命成王居守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  
 楚學士曹鳳等扈從軍事一聽振至宣府天大雷雨以  
 風群臣請止師振怒俱令略陣進次雞鳴山衆恟懼振  
 威顧益張成國公勇等有所請事皆膝行尚書佐楚失  
 振意罰跪草中竟日乃解振日督進師虜漸退伏塞外  
 誘我欽天監正彭德清語振虜執如此脫更進致踈虞  
 奈萬乘何學士鳳曰臣子不足惜王上係天下安危豈

可輕振皆不聽八月至大同鎮監郭敬密告振前行正  
 虜虜計振乃議旋師諸將皆言宜從紫荆關入振顧  
 上至蔚州幸其第已復虞蹂其鄉轉向宣府再越日  
 乃發西寧侯宋晟武進伯朱冕與虜戰陽和口敗沒謀  
 報虜踵襲我振使恭順侯吳克忠拒之敗沒成國  
 承順伯綬以四萬人繼往盡沒克忠綬與虜戰疾力士  
 卒盡克忠猶下馬跪射矢盡猶刺殺數十人與弟克勤  
 皆戰死獨子瑾脫歸綬兵盡以空弓擊虜虜怒支解之  
 既而知綬山後人相與哭之曰此吾類故勇乃爾次日  
 皇明史竊 北狩紀 二

至土木議入保懷來振顧私重不肯行鄺楚力請駕疾  
 驅入關而嚴兵為殿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  
 死楚曰我為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  
 扶去遂止營焉地高無水師困甚欲移營以虜逼復  
 虜偽退營動虜乘之我師大潰英國公輔尚書佐與  
 內等皆死喪士卒數十萬輜重盡為虜得上北狩  
 月十五日也報至京師震駭廷臣聚議戰守所宜  
 徐瑄依占象倡南遷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也請  
 勤王兵死守學士陳循曰侍郎言是衆和之顧

尚疑謙持守議益力皇太后悟乃勅郾王監國晉謙兵部尚書而軍國事一任謙矣群臣廷劾奸狀請族夷之王令俟處分群臣慟哭請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從旁呵止之給事中王竑直前捧順與衆共毆斃之復索王毛二長隨磔于廷廷中譁甚王欲退謙前掖王慰諭群臣散虜奉上至大同鎮將郭登乘城守使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出伏謁上命稍出金錢犒虜諭登謹守毋受虜欺軍校劉彬沒虜得侍上登遣語彬欲乘間篡上入城彬以聞上曰我命在天毋蹈險

皇明史竊

北狩紀四卷

三

第報皇太后朕在虜中無恙亟具金帛迎歸耳遂由大同出塞居也先第伯顏帖木兒管伯顏事上俯伏跪拜執臣子禮甚恭九月癸未卿王奉皇太后旨即皇帝位尊上爲太上皇巡撫都御史朱鑑具陳禦虜方略首請罷奄暨監軍帝嘉納之逮奄敬下獄敬監大同軍與虜通威造鐵鉞私遺虜陽和口之戰敬撓軍故敗於是逃還京論罪坐死十月也先使人來議和還車駕賜勅答之數日自大同擁上皇南從間道攻破紫荆關都御史孫祥走死宣府孤危朝議且欲召宣府兵入衛人皆惶

懼棄城走爭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仗劍坐當門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督將士誓死守虜知有備不敢攻人以爲北門鎖鑰亨信有馬虜乃進薄京城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等出迎駕上以通政參議王復中書舍人趙榮克九卿如虜師朝上皇上皇密諭復榮宜亟歸虜無善意是日虜焚三陵殿寢門游騎四出掠下邑朝議欲鍵九門清野以老之尚書謙曰不有戰何以守乃親擐甲先將士出及闔德勝門而軍示士卒必死燔城外積芻毋資虜調知上皇駕移遠虜營乃發礮擊

皇明史竊

北狩紀四卷

四

虜死者萬計總兵石亨力戰彰義門又敗之都督孫鏜王通合擊又敗之虜勢沮而諸勤王兵以次集於是謙榜各門募番漢軍有能禽斬也先首獻者賞萬金爵上公也先內懼遂巡遁而使使來言欲還上皇請罷兵報詔太師且奉朕兄歸意良厚顧部下多剽掠朕所以發兵備他盜耳太師如戰兵以數騎護歸上皇朕亦遣數騎迎彼此解甲相好固朕志也復勅勞伯顏帖木兒朕兄在營知院供具無闕敬謝知院是日伯顏帖木兒奉上皇駕出紫荆關石亨躡虜清風店大破之昌平伯楊

洪都督孫鏗范廣陶璫等分捕畿內餘虜破逐之上皇  
駕出塞脫脫不花王遣使來貢大臣請禮其使以閒也  
先從之我自土木之耻也先始輕我且挾上皇為重質  
邀索無厭過大同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  
國有君矣至宣府宣府人對亦如之至都城尚書謙颺  
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虜聞之望塞又見中國  
全盛城池深固人心憤憤稍稍悔禍事上皇愈益恭奉  
居得知院營間數日輒設宴妻妾行酒身自彈虎撥思  
兒踏曲以佐歡上皇雖待虜意氣故自如未嘗有所降

皇明史稿

北狩紀四卷

五

下虜時望見所居帳夜有光龍文交騰雨雪不疑大驚  
異大酋咸頓首伏謁稱中國聖人也先數薦女弟侍上  
皇固却之愈敬服於是實謀奉駕歸矣有舊奄喜寧者  
胡種也降虜見親信日導虜入寇虜薄都城及邀大臣  
迎駕皆寧謀上皇惠之計不誅寧虜不靖乃命袁彬請  
也先遣寧至京以軍校高懸與俱上皇繫書蓋肘令邊  
將計禽之至宣府奉將楊俊械還京誅之上皇聞寧禽  
乃大喜口朕歸南有日矣虜失寧無與導謀益衰息然  
猶遲我迎上皇徘徊塞上時入雲中上谷聞肆掠我使

久絕虜眾皆思歸也先不欲自屈意使阿刺知院遣奏  
政完者晚歡來具言欲和不得報且入寇報詔虜必盡  
出塞乃可和不然朕不惜戰也完者晚歡復來請尚書  
王直懇上必答使紆邊患毋益生虜心秋七月乃以禮  
科給事中李賢陞禮部右侍郎羅綺陞大理寺少卿往  
問上皇起居遺書可汗曰我國家與可汗自祖宗來和  
好往來恩意甚厚往年奸臣專威使臣賞賜遂失大義  
遮番朕兄今各邊奏報可汗尚番塞上殺掠人民朕欲  
命將出師往討念彼此人民上天赤子付朕與可汗管

皇明史稿

北狩紀四卷

六

攝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人與自殺之何異逆天莫  
大焉朕不敢恃中國之大人之眾輕于戰鬪恐逆天  
也近得阿刺使奏言已將各家軍馬約束回營是有畏  
天之意深合朕心特遣使齎書幣達可汗其益體朕意  
副天心勅也先曰自爾祖父至爾我國家待遇甚厚曩  
因小隙連兵將臣弗戒大駕淹番昨已遣人重齎金帛  
奉迎至三至四爾不發不報以故使命不通此非朝廷  
之過乃者縱兵四出殺掠人民皆天赤子欲其啖飯着  
衣長養生息若殘害其生逆天無道天所讐也近阿刺

使來言追還各家兵馬仍議和好是能畏天愛民真丈夫矣而近邊時聞劫掠是情與詞異朕固不惜大戰但恐害天赤子違天意故特命使臣往諭此意太師其念舊恩順上天愛民之意罷兵息戰圖永遠之福又勅諭阿勒知院各遺白金文綺實等至見上皇泣上皇亦泣問三宮安否將來何物實頓首言本以通問來無所將上皇曰此細故不足論卿第歸語朝廷圖迎我歸守陵墓足矣也先語實我留皇帝無以為數請迎歸不報何也實反覆曉譬欲奉迎也先言汝修通問耳何遽言迎

皇明史竊

北符紀四卷

七

其亟遣大臣來大臣朝至駕夕發遣使同實歸而是時虜主脫脫不花亦已遣皮兒馬黑麻至廷議欲報使莫敢往右都御史楊善曰上皇在虜庭吾儕食君祿者心何安今日正吾効命之秋也遂請行中書舍人趙榮慨然願與偕工部尚書高穀解金帶贈祭上乃以榮為工部右侍郎同善往善等遇實于塗實因悉與虜人問語語善俾無相違戾及至見上備陳太上皇前旨且言臣入虜境虜皆忻悅夾道謳歌飲臣乳酪咸願和好上勞賜之寧陽侯懋尚書直溪等請毋遣實往不聽實言也

先與臣約迎上皇業有期已令諸小酋借少卿羅綺收還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牧虜言可信上不聽善至也先大喜坐定也先問曰汝是何官善曰都御史也先曰南北和好久今奈何拘我使臣自啓蒙端善曰太師汝父使臣到我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人有所求請於我十而予之二三不較也所以能長好太師今所使使且三千人皇帝人人賚一織金衣賜殿上筵宴繇前禮數不加十倍乎總求無失故好乃為歡耳比返加致酒餼亡關護送出關儻有一二從行

皇明史竊

北符紀四卷

八

未還或有他犯懼爾使臣見責畏罪潛逃別國去耳我有何恨於汝而拘留之太師乃肯爾父之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則又何說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中國帛本全幅剪裂不足者蓋爾伴使貪狡陰匿之當時一撥其橐即見矣即太師所進使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耶太師動色曰者者我聞都御史言使我心開生

事皆小人壞之善因復進曰太師爾忘我明皇帝之大恩乎而以小人言失累世歡太師攻我所磔殺剝剔數萬計太師部曲亦豈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太上歸我戢兵和好毋逆天心南北氓共享安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問皇帝歸更踐昨否善曰天位已定不可易也也先曰堯舜禪受何如善曰上皇以兄傳弟正法堯舜耳也先不能難虜平章昂克曰歸而太上皇帝有何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

皇明史竊

北狩紀四卷

九

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重信義而賤財賄令名奕奕垂之史冊萬世不朽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笑曰昂克何爲出此言都御史言是我留後代名耳其日引善見上皇遂設宴餞自彈琵琶妻妾前觴善亦侍飲也先顧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坐善乃坐仍起周旋也先噴噴羨有禮明日伯顏宴餞又明日也先築臺設上皇座率衆及妻妾拜辭送上皇數十里慟哭別伯顏送至野狐嶺哭曰皇帝去何時得相見也昂克附得一

符來獻受之上皇將入塞廷臣議請所以奉迎禮未得旨千戶龔遂榮乃投一匿名書尚書高穀所言上皇之出以宗社故非遊畋也都人聞上皇且還無不踴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不然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入朝傳示群公卿尚書直曰此禮失而求諸野耳禮書濼欲封進冀動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給事中葉盛程信疏聞乞宣問上詰諸大臣具言得書穀所上曰朕未嘗塞言路穀大臣胡不告朕乃爲匿名書遂榮恐累穀自縛闕下自

皇明史竊

北狩紀四卷

十

白下詔獄上亦不能深罪之也釋之禮臣請備法駕候迎上皇安定門外上曰大兄入城事在朕躬卿勿多言乃遣翰林侍讀商輅迎上皇於居庸關上皇勞輅諭曰朕還京願居閑卿爲朕寫書皇帝知朕意并詔文武群臣八月丙戌上皇至京師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恭拜相抱哭各推遜久之上皇入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勅曰先帝遺命祖宗鴻業付畀於朕深惟負荷之重朝夕惶懼以圖法天去年秋醜虜傲虐背恩有德拘我信使率衆臨邊竊窺神器朕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

非不意天示譴罰被留虜中屢蒙聖母上聖皇太后  
皇帝賢弟篤念親親數遣迎取上賴天地大恩祖宗洪  
福幸得還京爾文武群臣欲請朝見重以眇躬辱國喪  
師有玷宗廟何顏見爾群臣乎所請不允故諭群臣奉  
旨而退明日上宴瓦剌使奉天門陞賞有差又明日上  
皇宴之南宮大赦天下上皇初陷于虜也也先大喜曰  
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乃在今日乎一胡乃公從  
旁大言曰此我大元之仇天賜我也伯顏怒呼也先曰  
何仇爲乎推乃公面曰去語也先曰大明天子九天上  
皇明史竊 北狩紀四卷 十一

駝帳中咄咄無所出彬溫美多計數善言咲時特爲隱  
語悅上獲一羊髀烹而共啖之晝斧薪伐冰夜則以背  
承上足而寢彬嘗病中寒上親爲治糜身壓彬背汗浹  
良已彬與銘二人宿則旁衛御寢銘嘗手加上臂上不  
動俟銘醒上語銘曰嚴子陵足加帝腹今見汝矣銘叩  
首謝罪上夜出帳房指天象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  
當歸也使銘致殷勤於伯顏妻令勸伯顏其妻曰我女  
人何能爲雖然敢違大明天子之命乎以是伯顏嘗以  
雉酒來獻因進喻曰大海之中有一大魚隨潮而上落  
皇明史竊 北狩紀四卷 十一

于淺水灘中大魚豈淺水能容急欲還歸大海而潮不  
到奈何潮固有時時到潮來大魚終歸大海也上可寬  
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或成疾悔不及已上歸稱太上皇  
景皇帝不知彬勞僅予錦衣百戶太上皇復爲皇帝即  
日召見彬語絮且泣超爲都指揮僉事理錦衣事賜甲  
第一區黃金十鎰白金二十鎰綠綺藍醪醢醬乾餼克  
實香彬妻異繒精鏤各有差擢楊銘錦衣千戶賜半之  
間夕宴對畧用家人禮然彬畏滿好避再遷仍掌衛事  
至都督僉事卒銘至都指揮卒

論曰闖振挾至尊之萬乘授手于鵠起烏合之虜身確  
參夷亦何云及哉羈勒諸賢莫不心甘受命力謝回天  
雖復捐軀草野與鴻毛等耳所幸天心默護乎帝躬國  
是不搖于南播寧戮而外亡蜂蠆之虞謙用而內獲于  
城之重遂令凶醜斂銷六飛返轡語曰存亡在所任信  
夫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

奪門紀第五

東莞尹守衡著

上皇既居南宮景泰三年四月廣西都指揮使黃珙者  
思明土知府黃瑠庶兄也瑠老其子鈞嗣珙欲篡鈞職  
襲瑠父子殺之有司以聞珙懼謀於侍郎江淵疏請于  
朝其言皇儲未建人心勿搖皇上即循遜讓之美復全  
天叙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靡常委愛子於他人寄空  
名於大寶階除之下變為寇匪府收之間自相殘賊此  
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早定大計以一中外

皇明史竊 奪門紀五卷

之心以絕覬覦之望疏入景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  
臣亟下廷臣議僉曰黃珙奏是遂廢太子為沂王立帝  
長子見濟為皇太子珙以大赦原免復其官上皇歲時  
朝賀廷臣以為請弗許御用左少監阮浪上言嘗與綉  
茄袋金結束帝以浪與上皇通有異謀殺浪竟其事復  
殺錦衣衛指揮盧忠皇太子立踰年而薨五年御史鍾  
同禮部郎中章綸南京大理少卿廖莊皆應詔陳言請  
朝上皇南宮以篤回氣之親復沂王儲位以敦猶子之  
義帝怒下詔獄窮責三人私通南城狀同杖死莊謫陝

西定羗驛丞已用給事中吳江徐正言南宮造城高樹  
悉伐之上皇日多陰息樹下聞故懼甚八年春正月帝  
不豫諸大臣入問安太監興安語諸大臣毋徒問安爲  
宜爲社稷儲或計是時皇太子蚤世上無它子群臣私  
相語欲請復沂王爲皇太子而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  
意在喪世子大學士陳循學士蕭滋左都御史蕭維禎  
亦皆欲擇君而皆不在沂王章已上帝猶難之於是武  
清侯石亨竊謀於掌軍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曰上疾  
必不起請復東宮不如請復上皇上皇復功不細共往  
皇明史編 卷五

等延布飛語皇言于少保及王文矯取金牌勅符出  
襄世子矣 藉藉吉祥遂矯皇太后懿旨曰天子  
大漸殆弗 已久虛上皇居南內春秋鼎盛于今  
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人心攸屬頃以奸臣擅謀阻  
不聞欲迎立藩王將不利於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上  
皇復居大位以安社稷夜四鼓吉祥遂開長安門納  
亨有貞等率兵入薄南宮城城門銅有貞令男  
踰垣入合外兵毀垣垣壞門啓軌等人見上皇燭上  
出問曰爾等何爲有貞等俯伏颺言請陛下即位遂  
皇明史編 卷五



上之北狩也太監裴常問卜於金寅寅筮得乾之初九曰大吉夫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于衝午也其君位乎於是而信有貞等故與兵書于謙隙上復辟因言王文迎立襄王謙與謀遂并殺謙陳循江淵皆竄戍口外琰先飲鴆死戮其

皇明史竊

奪門紀五卷

四

屍副徐正于市二月癸丑卿王薨於西宮御史鍾同太監阮浪皆增秩追贈大理少卿廖莊召還職四月復立元子為皇太子進封有貞為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徵襄王入朝王先是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發府庫募勇敢士圖迎復仍乞訓諭卿王盡心輔政疏至景帝即真八日矣於是上得覽王疏甚感歎相見甚歡宴王于便殿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論曰英宗委體宦孽萬里蒙塵亦國運之一屯乎厥後唐雖悔禍權歸監國身幽南內于遭廢黜蓋利器之假人則然幸而天意有歸國之大寶不可僭移奪門乘便雖曰非正卒能矯鑿前造挫抑群姦一時曹石諸人三四年間竄滅殆盡信任忠賢存開中興殷憂啓聖豈其然乎

皇明史竊

奪門紀五卷

五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

親征紀第六

東莞尹守衡著

古者司馬掌邦政以平夷厲亂雖曰張皇六師然必天子親行舞干之化遠矣何哉以萬乘之王尋諸百萬鋒鏑之中以為賊也漢高固英主也白登之圍七日不食不能穀弩平城之敵天下悲焉唐文以百勝之智擁億麗之衆而不能得志於小虜安市之役幾以身為餌噫嘻亦危矣哉昔周武王戎衣一着於牧馬之誓即倒載而包以虎皮示弗復用我高帝彭蠡之後不復親淮

皇明史竊

親征紀第六

戎行大將拜籌於受服之頃而九有茅靡於賜履之下王者無敵夫豈欺我文皇躬啓六飛遠慕雄略雖為萬世計深長而披堅馳輕冒犯霜露以媒叵測北望而抱遺弓之痛至今猶若新也宣宗神武將強士良而從事屬國之辱夷若山壓卵然使闕振狎之而輕以萬乘委敵即令匱裘攝魄紫蓋還洛而蒙塵之辱畢世莫可洗矣三改代而徂不知戒輕從中貴惡少編虎賁而幸脫於其吻胡可再恃也故曰白龍魚服豫且制之因略紀其事自高帝下逮武宗允五世而出塞者八平內

二聊存萬世規云爾

高皇帝之有天下而為天子也起於淮右之布衣渡江之日猶稱大元帥蓋無一日而不親御于戎行及夫定鼎金陵諸將奉為吳國公當是時也皇圖僅一彈丸四垂皆我敵國熊羆貔虎之士雖蜂屯雲集然至于寧國不能下浙東猶未定皆吾肘腋地也六飛安得不親行已而漢人之凶德無厭隨我太平卧榻之旁寧容他人鼯睡此也是以親出禦于龍灣因遂長驅入江州下洪柳撫有江右之地亡何小明王來奔是以又有安豐之

皇明史竊

親征紀第六

行尋聞漢攻洪都帝心已甚悔之都陽之戰雖然一矢成功微紀信之誑楚兩賢幾相厄矣及為吳王不得已一出視師武昌降漢而歸其後下偽吳取中原則皆授鉞大將軍既即大位為皇帝群臣復議遷都一幸汴梁再幸中都自是深居法宮無都外之蹕文皇帝之起兵靖難也別有紀而是時帝亦無日不在戎行及為天子永樂八年二月親征本雅失里大敗之于幹難河本雅失里以七騎絕河遁去阿魯台亦納款不許大敗之于飛雲擊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秋七

月班師諸將叩首轅門稱賀上曰朕非無深宮廣殿可以自逸而與卿等蒙霜露出絕塞日枕籍于戈矛何以故誠以邊民之患不可坐視胡虜之勢不可滋長及朕與卿等皆未老同力掃除以為子孫生民之利不亦可乎諸將皆叩首謝恩帝乃天生神聖為燕王時洪武二十三年出塞降元太尉乃兒不花等男女數萬口而歸二十五年復出塞不見虜塞外山川帝已熟其險要以故師出輒有功是役也所至磨崖勒銘玄石坡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擒胡山銘曰瀚

皇明史竊

親征紀六卷

三

海為鏡天山為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清流泉銘曰於鏢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文皇帝行師有法毋駐蹕輒大閱上所指揮將士坐作進退無不如旨時扈從文臣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上語三人曰古人節制之師總之教閱貴熟孔子曰教民七年可以即戎朕每御師未嘗恃其已習而輟操練以故往往得用有左刺使望之駭愕曰大兵如此孰敢嬰其鋒乎上聞之顧諸三人曰國家無所用兵乃善朕久厭之矣今日此舉非得已也治兵最難一步不可不謹孔子所慎

右戰嘗曰我戰必勝謹慎之至乃可必也一日士偶乏饑命以御膳所儲給三軍軍食已乃食次開平張宴大酬將士士舖已乃肉食次龍門皇太子遣人進袍服至上曰將士同朕勤勞衣裘悉敝未有更易俟入關將士俱易衣服乃易之

十二年二月上親征瓦剌以皇太孫從行師至急蘭忽失溫虜酋答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掃境而出頓列山下可三萬人上令數騎挑之虜來迎戰上麾鐵騎衝之大軍神機炮四發虜大驚潰及走殺其王子十

皇明史竊

親征紀六卷

四

餘人斬首數千級日暮上回營語皇太孫曰遲明當窮追此虜盡殲之太孫曰陛下勞苦甚天威所加虜已破膽游魂不知假息何所請不必追上從之遂班師名其地曰殺胡鎮是役也武安侯鄭亨中流矢都督馬聚被刃甚都指揮滿都力死焉士所殺傷相當幾危而復勝師之令所以急下也

二十年五月上親征阿魯台度偏嶺大獵于山下上曰朕非好獵顧士卒隨朕征討道中惟政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士作其驍勇之氣越二日大閱上曰兵行司

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一卒三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一錠銀碗一上曰賞重則人勸製平胡三曲俾將士歌之次殺胡原阿魯台盡棄其馬馳牛羊及輜重于濶濼海之側而與其孛北走上命焚其輜重收其馬馳牛羊論諸將曰虜患邊驅之足矣朕不欲黠武也顧兀良哈我屬夷及導虜爲之羽翼宜剪之蕩其巢而還是役也我軍最得志而阿魯台竟

皇明史竊

親征紀六卷

五

遁去未依誅也

二十一年上復親征阿魯台次殺胡原阿魯台遁遂班師初至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部其衆數千人來歸上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  
二十二年上復以阿魯台入犯開平境出塞親征至蒼蘭納木兒河不見虜班師及榆木川上崩上凡四征虜是時內帑以數出師賈士苦騷師出時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皆以進諫繫掖庭兵部尚書方賓自經死而上竟亦以陟方朔也痛哉

章皇帝宣德元年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師至樂安高煦依罪出謁帝遂械以歸師不血刃而還僅一月也詳見漢庶人傳

三年九月上巡邊駐蹕石門喜峰口守將奏兀良哈侵邊上曰此虜自投死耳遂親征上率鐵騎三千出至寬河虜望見以爲乘障卒易與悉聚來戰上中分其騎爲兩翼親射其前鋒連發殪三人兩翼矢下如注神機鏡登發虜大潰走上以數百騎前追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皆生縛之斬其酋分命諸將搜山

皇明史竊

親征紀六卷

六

谷窮虜巢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或言虜其類也往必不反上曰去晉惟所欲耳朕爲天下不獨少此二人朕推誠置此二人腹當必有以効力竟遣往金忠與把台果大獲虜人馬牛羊數百至上勞之酒饌飲以金爵弁賜之班師大製將士射虎于喜峰口至京大賜扈從文武官負人等宴鈔各有差

睿皇帝正統十四年北虜也先入寇上親征駕遂蒙塵事已見北符紀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役也上留虜一年歸錮南宮六年執貽之感也是時扈從文

武臣太師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  
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垣修武伯沈榮都督  
梁成王貴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卿楚吏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曹錕刑部右侍郎丁鉉工部右侍郎丁永和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綬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益通政  
司通政方全安太常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  
少卿劉容尚寶少卿凌壽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中  
書舍人俞拱潘澄錢崑監察御史張洪黃常魏貞夏誠  
申祐尹竝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齊汪馬學明真外  
皇明史竊 親征紀六卷 七

郎三健程思溫程式遠端主事俞鑑張鏗鄭瑄大理左  
寺副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塘欽天監夏官正  
劉信序班李恭石玉等皆死焉  
毅皇帝正德十二年九月上以遊幸至陽和會虜五萬  
騎入大同塞遂親征大同總兵王勛遇虜于應州與戰  
為所圍軍多殺傷上督監軍太監張永都督朱彬及各  
鎮總兵陶杰朱鑿等自陽和赴援自辰至酉與虜戰百  
餘合虜乃退引而西上與諸將且戰且逼迨至平虜朔  
州會大風黑霧晝晦我軍頗困乃還是役也

六級而我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今  
守臣告捷于朝駕還群臣迎賀上語輔臣朕親斬虜首  
一級論功賞賚陞陞至九千五百五十五人勅兵部曰  
總督軍務朱壽親統六師勦除虜寇汛掃腥羶安民保  
衆雄威遠播邊境肅清神功聖武宜加爵顯以報其勞  
今特加威武大將軍公爵俸祿壽上別名也

十四年六月寧王宸濠反上親征自稱總督軍務威武  
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太監張忠提  
督軍務安邊伯朱泰相威武副將軍印左都督朱暉坤  
皇明史竊 親征紀六卷 八

平賊將軍印俱克總兵官鎮守撫按等官悉聽節制大  
學士梁儲蔣冕扈從九月癸未發京師僅至良鄉王守  
仁會濠提音至二學士請回鑾不聽上欲南巡久矣會  
濠反遂得假征濠以行故二學士雖懇請上意不可挽  
乘輿竟南丁亥至涿州留宿太監張忠移第十月壬辰  
別駐蹕保定應張宴後堂與巡撫都御史伍符藏闕行  
觴樂也戊戌至臨清山東鎮巡官皆從越三日傳令進  
宴宴具草略上視之笑曰慢我何其竟不怒及宴都御  
史王珣獻觴步緩上目之總兵神周因林珣謂上意不

淵明日復宴都御史龔弘趨進自言姓名恐上以為珣也江彬從旁厲聲叱之龔并罪兩人上不為動太監黎鑑侵索有司珣與爭致相忿鑑以頭觸珣珣擊以笏鑑泣訴上上曰此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辱汝也鑑語塞而退十一月丙申至徐州遂御龍舟順流而下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集漁人捕魚為樂從征平虜伯朱彬縱旗牌官拷縛郡縣長吏如隸卒通判胡琮懼而自縊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即長跪總兵鎮遠侯顧仕隆稍不為屈即窘辱之遣官校四出矯上旨索民家

皇明史竊 親征紀六卷 九

五閱月始回南京上在南京好出遊嘗宿牛首山夜半不知上何往諸軍驚擾久之乃定諸佞幸江彬最驕橫兵部尚書喬宇任留守機務能靜鎮之彬每矯旨下諸司求索宇必請面奏彬以是頗嚴憚諸司得倚宇以為重初諸佞倖擁上南來欲守仁復縱濠鄱湖侯上親與戰奏凱守仁不聽竟授俘于太監張永諸佞倖甚恨之每在上前媒藥守仁幸永為之地守仁既已獻俘大學士梁儲言上曰方今俘獲之衆及其子女財帛載在舟中咸機江上竊恐未獲之奸細豈無往來窺視潛蓄異圖况江多暴風萬一賊徒因風縱火乘機劫奪倉卒之間雖有強兵急難防衛言之可為寒心乞早回鑾不聽諸佞幸猶欲導上復遊蘇杭泛湖湘登武當迄于九月儲等泣跪行宮門不得旨不起乃許之上以大將軍鈞帖馳示守仁重上捷音仍附諸佞幸姓名始班師北旋壬辰謁辭孝陵丁酉發龍江辛丑至儀真漁于江口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白瓜州濟江登金山遂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朝一清于中堂次日大宴賦詩贈一清凡十二章一清有厚獻焉上

皇明史竊 親征紀六卷 十

大悅又幸故大學士靳首第時貴卒僅踰月上撫棺嗟  
悼命番僧為誦經薦福至揚州及淮安都御史及鎮兵  
官金牌絲帳出迎上戎服簪花鼓吹前導至清江浦自  
汎小舟漁於積水池舟覆溺左右掖之而出自是遂不  
豫十月戊寅至天津庚辰至通州百官出謁行在列隊  
罪狀上之請正典刑賜濠自盡焚其屍逆黨棋櫛等皆  
依誅是日大耀軍容上戎服乘馬而入以親征凱旋祭  
告天地宗廟社稷

論曰巡狩古也然而蒼梧之野六龍之轡不返庸可輕  
皇明史竊 親征紀六卷 一

乎何哉以萬乘嘗敵勝不武敗則身辱而國亡左矣文  
皇定鼎幽都北巡者三犁庭者五榆木川之變隱憂所  
依則已不在外虜而在蕭牆使非其時牧圉諸人善縱  
其隙禍之起也寧在樂安時也土木之待有大力者遂  
負之而趨悔其奚及至于應州之捷不自踵其危轍者  
幾希盤遊亡度益復南邁已而河伯為祟猶不省悟甫  
入國門而龍馭上賓矣樂寧可極哉故曰君舉必書書  
而不法後嗣何觀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

明倫紀第七

東莞尹守衡著

獻皇帝 武宗皇帝之叔父 孝宗皇帝弟也 憲宗  
十皇子次為 獻皇帝 敬皇立 獻皇帝受封于興  
是為興王正德十四年興王即世 肅皇帝為興王之  
子嗣國正德十六年 毅皇帝天無子遺詔遵用 祖  
訓兄終弟及之文以 肅皇帝入嗣皇帝位而是時內  
閣大學士楊廷和曰興王於大行皇帝兄弟行第無後  
兄之義固當考 孝宗令儀制即余才具如呈太子即

皇明史竊 明倫紀七卷 一

位儀請 上由東安門人居文華殿翼日百官朝見上  
儀勸進 上覽之謂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吾嗣皇帝  
位非皇子也此狀云何四月癸卯至京師命御行殿受  
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位越三日勅迎 聖母與府其  
又二日勅禮部議宗祀與獻王及尊號於是禮部尚書  
毛澄請之內閣入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濂  
上故事授澄曰是禮良合異議者即好使當誅是時中  
式舉人張璵禮部侍郎王瓚也請瓚言閣議非是  
今上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者也安得引漢哀宗英為比

乎瓚歛之宜于朝廷和惡之喉言官以它事論瓚調南  
京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瓚於是尚書毛澄會公卿等  
六十餘人上議言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太子而以楚孝  
王孫後定陶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備至今 皇上入  
奉大統以獻王親第九人倫序推之宜令益王第二子  
崇仁王後與獻王主祀事與獻王長為一國始祖萬世  
不勁宋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繼仁宗時知諫院司馬  
光議曰秦漢以來有自旁支人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為  
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以為濮王宜尊以高官

皇明史竊

明倫紀七卷

二

大爵稱皇伯而不名程頤論之曰為人後者謂所後者  
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  
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  
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  
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疎而皆為齊衰不杖期以別  
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要當揆量  
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臣等竊見本  
朝列聖於親王止稱伯叔父未有以皇伯叔父稱者  
今 皇上入嗣人宗承天地宗廟社稷宜稱 孝宗為

考改稱 興獻王為 皇叔父興獻大王 興獻王

妃為 皇叔母興獻大王妃祭告興獻王及上慈興獻

王妃 皇上自稱在皇帝如此則 皇上所以隆重正

統尊崇本生無所不用其至真可以為萬世法矣崇仁

王既嗣 興獻王宜改稱 興獻王為考 興獻王妃

為母如各親王禮而於益王稱叔父益王妃稱叔母其

義一而已矣 上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

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宋大儒濮議最為得禮

願 皇上採而行之禮臣因備錄程頤濮議以上上曰

皇明史竊

明倫紀七卷

三

卿等其更博考古禮務求至當廷和上言三代以前聖

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後賢莫如

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願 皇上取法

一古以光聖德而澄復錄魏明帝詔文上曰 武宗皇

帝以神器授 陛下有父道焉特以昭穆同 可為世

孝廟稱考臣等無容異議興獻王雖有罔極之恩安可

遊匹 孝廟也不報是時廷和上選庶吉士遂以濮議

試題命占者入選否且斥為奸邪繇是廷士皆附廷和

觀政進士張聰阮胤曰孝子之至



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見廷議擬尊 聖考為皇叔父 聖母為皇叔母蓋拘漢定陶災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恐未免膠柱調瑟而不適于時當同伐異而不當於理臣未敢以為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漢哀帝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豫立為皇嗣養之宮中則猶為人後者也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則可今 武宗

皇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四

皇帝已嗣 孝宗皇帝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比于崩殂而執政大臣方遵 祖訓定大議以 陛下聰明仁孝倫序當立迎繼大統豈非以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故遺詔直曰 興獻王長子初未嘗明著為 孝宗後則 陛下之興寔所以承 祖宗之統而順天下之人心者也比之豫立為嗣者豈相類哉或以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然其嗣之不可延者天也神靈固自知之假今 聖考尚存恐第亦無後兄之義夫聖考往矣稱之皇叔父幽冥之中臣不得而知今迎養

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况 聖考所生惟 陛下一人而已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宋儒程頤有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 陛下今日之謂也 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為人後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

皇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五

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蓋豫為外藩援立者坊此有為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槩論乎故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為 聖考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 聖母亦以子貴尊與父同則 聖考不失其為父 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夫人必本於父母而無二議禮者亦惟體之於心而已矣 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若

聖政之成法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也臣愚豈敢道諛君上以自諂乎不忠又豈敢昧于白獻以誤陛下于不孝伏惟聖裁疏入 上遣內臣持送內閣論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入 上故英明好禮初束於廷議於是又孰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全也乃召廷和冕紀又華殿于手勅曰卿等言亦是但至親莫如父毋罔極之恩何由以報人尊父為顯嚴皇帝母為顯獻皇后祖母為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為子之情廷和退而

皇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六

上言 皇上聖孝本于天性臣等雖愚豈不知之第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所生不啻降其服且異其名臣不敢阿諛順旨封還手勅給事中史于光御史盧瓊疏劾張璉惑亂聖聰謂欲別廟與獻王京師在今日則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在他日則有魯僖躋閔之失乞將璉黜罰上下其章部議部臣因請戒諭璉不聽九月聖母至通州 上命禮部具迎聖母儀部議用王妃儀仗山東安門人不聽再議山東明左門人不聽 上命錦衣衛備母后儀駕及製太后法服由大明中門入謁廟朝士

謹然以為不可曰太廟豈婦人所宜入乎張璉曰雖天子必有母也可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日廟見謂無謁廟禮乎九獻之禮后與焉謂太廟非宜入乎名之不正禮所繇失也 聖母開朝議以上為慈壽皇太后于志曰安得以吾子為人子詰從官曰爾儕已極顯榮獨不為獻王地乎胡尊稱至今未定也留通州不入上聞之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怖不知所裁然尚無敢言朝議之非也張璉著大禮或問辨繼統繼嗣之異以遺內閣不聽璉曰禮以非禮為非

皇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七

非禮亦以禮為非使皇上大孝之心替替不明於天下後世是臣之罪也夫便欲疏而上之楊廷和知之令修撰楊維聰借庶吉士十餘人請璉沮之曰子必欲與內閣爭耶璉曰內閣誰為爭者焉有為禮使君上母子不得相接乎遂疏進留中廷和以聖心未慰乃勉草勅云奉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承大統本生父與獻王宜稱興獻帝母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上允之聖母乃入京由大明中門入上候迎于午門內從朝議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閣

臣擬上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尊號上諭廷和邵太后與獻帝后尊號并上之廷和請俟大婚禮成其月兵部主事霍綱上疏曰臣按禮官會議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漢宣帝嘗為昭帝後則孫將謂叔祖為父可乎唐宣宗嘗為武宗後則叔反謂姪為父可乎吳諸樊兄弟迭為後是兄弟自且高曾祖考也而可乎故曰考之古禮則不合者此也舜為天子皐陶為士蔣暇殺人皐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輕也今以天下相授受為恩

皇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八

太后懿旨尊興獻帝號矣則將如斯而已乎斯禮也天地之大經生人之大倫不可以毫釐差忒者也孝宗之視 皇上姪也 皇上強稱之曰考竊恐在天之靈所不安也興獻之視 皇上子也 皇上改稱之曰叔竊恐在天之靈亦所不安也孝宗之視未嘗絕也而強繼其嗣竊恐在天之靈尤所不安也七者帝王之相繼也惟繼其統而已矣固不屑屑於父子之稱也夫惟繼其統也則不惟孝宗之統不絕武宗之統亦不絕矣若惟繼其嗣也則孝宗無乃有兩嗣武宗遂終無嗣亦遂無統乎甚不可也然則如之何乃得此富乎臣竊謂 皇上於興獻帝宜正父子之名興獻后宜正天子之母之禮復於慈壽太后中宮皇后處之宜道事之盡其誠無少間隙以貽譏後世則於尊崇且錯綜斟酌直運諸掌而已矣疏入上令禮部知之獨與璵合而是時朝士皆雷同如閣議惟家居太一揚一清得璵大禮或問讀之貽書吏部尚書忝字口承璵曰京刑部主事令中書舍人張天保語璵曰南中

皇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九

非予所宜第靜處之無復爲大禮說難我也。璵曰：我難彼乎哉？吾爲禮而已。尚書石瑤語璵曰：子行矣，慎之。大禮議久當見用也。璵出廷和，猶不自安，致書致仕。都御史林俊宿望素重，公卿間廷和欲決於俊，而俊遂即家上疏建議一如廷和。吉廷和遂起俊爲工部尚書。雲南巡撫何孟春頗有時名，亦上議附廷和。廷和悅其助已，擢入爲吏部侍郎。然閣議上心終亡當也。十二月，下御劄內閣諭加興獻帝后皇號考稱興獻太皇帝，冊稱興獻太皇后。閣臣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郡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禮在君上，不得自專。臣下不敢輕變封還御劄言：陛下朝見興獻后時，即以臣等愚見從容開導。上曰：卿言朕已悉知，但哀哀之情不能自已。罔極之恩報亦無方。其承朕命復下劄如前廷和等復言：帝后之加尊稱已極，復加皇字，如孝廟、慈壽，並是尊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不寒貴。上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錄皇號，毋託爲辭。於是吏部尚書喬宇、禮部尚書毛澄等率

皇明史竊

明倫紀七卷

十

百官爭之以爲正統大義，惟賴皇宗以明。若加於本生之親，則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有諭皇帝婚禮將命行，其加興獻帝后皇號，朕不敢辭。爾群臣其承后旨，廷和等以聖心莫可挽，俱求罷。上曰：卿等先朝舊臣，翊戴朕躬，所言典禮朕當自裁。其明年改元春正月，清寧宮小室火。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發風迅，且過清寧後殿，豈與興獻帝后加稱祖宗列聖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中鄒繼曾、主事高尚賢、鄭佐各上言，以爲五行

皇明史竊

明倫紀七卷

十一

于火主禮，火失其正，廢禮之應也。上稍心動。給事中熊浹出使方還，京復奏言：興邸藩臣已皆進殊爵，顯秩而聖考聖母尚仍舊號，不得以子貴之義享帝后之尊稱。臣切恨之上，復下其議。而是時大學士費宏初起至閣，以浹爲同鄉，懼廷和疑已，遂出浹爲湖廣參政。浹議旋寢。上復因彗攸之變，遂乃俛從廷和等考孝宗母慈壽。上慈壽冊寶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母曰興獻帝興國太后。不稱皇詔告天下。上諭閣臣與興獻帝冊文朕宜稱子廷和不可

稱孝子廷和請稱長子而帝主不稱考亦不稱叔不  
者子名詔册既頒 上心終未慊也五月治中王槐請  
設安陸祠祭署從之禮臣請以崇仁王襲封興王王祀  
爭不聽其冬壽安皇太后崩閣臣主議哭臨一日喪服  
十三日而除移文兩畿不布詔上命詔如毋太后之服  
服二十七日尊謚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  
呈太后越明年二月耐堊茂陵是月禮書毛澄謝事去  
五月 上召閣學士見平臺復申帝后稱皇之命廷和  
不肯奉勅 上意殊鬱而群議又堅難奪顧是時巡撫

皇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十一

胡廣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二人共是璵  
議各具疏未上會有詔之中止於是南京主事桂萼因  
錄書獻夫二疏疏聞 上乃大喜下百官集前後章奏  
評議廷和會以它事不草勅 上怒其拘遂求罷許之  
禮書汪俊語廷和曰公去大禮誰與王主事侯廷訓乃  
勦小宗大宗之法為大禮辨宣示群公卿俊得之喜曰  
敢違斯議者可斬也三年正月吏書喬宇率九卿堅主  
前議上之具言臣檢廷臣八十餘疏凡二百五十人僅  
得璵論決等數人與萼同 陛下奈何舍衆而從

上曰其參諸論再議之武定侯郭勛與俊辯至大論  
省臣力附俊持不可 上怒罵曰此朋奸修撰唐舉進  
曰願 陛下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 上  
曰何首鼠也俱奪俸於是南京刑部郎中黃宗明南京  
都察院經歷黃綰錦衣衛千戶聶能遷連章皆主璵議  
上之 上心動立有旨召書璵等請闕下會議并從  
里中起璵於是禮官相與言 上意不可回而書璵等  
至則 上之惑滋甚於是欲逆閉其塗乃擬請於帝后  
上更加一字以慰聖心謂皇字也璵等聞之相繼上

皇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十三

言統嗣之辨加稱不在皇不皇寔在考不考推尊者人  
子一時之至情父子者萬世綱常不可易也若徒爭一  
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塞今日之議而滿 陛下之心  
臣謂百皇帝之稱終不足以當父子之名 上嘉納之  
上御平臺召閣臣諭意旨臣冕叩首曰臣等願 陛下  
為堯舜不願為漢哀帝 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冕不能對 上明日手勅加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朕追孝  
之情禮臣汪俊復疏諫不聽求罷去 上曰爾職司邦

禮悖違正典肆慢朕躬罷之後去戶部侍郎胡璿因言  
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定關民命不必徵取 上從  
之遂并止璿等璿時已至鳳陽聞勅諭語等曰此禮官  
陰以其術愚君上而上弗悟也於是復合疏言三代以  
上立君者以賢嫡長繼統爲重並未有繼嗣之說末世  
諸侯大夫以下始有與爲人後者故仲尼射於嬰相之  
圃使子路延射曰僭軍之將下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  
不入深鄙之也今禮官不尊 皇上爲入繼人統之君  
而忍比 皇上於與爲人後之例亦獨何心本生父母  
皇明史竊 明倫紀七卷 二四  
乃對所後父母而言寔陽以與之陰以奪之也 皇上  
不察以本生二字爲親之之辭不知禮官以此二字爲  
外之之辭也况既考獻皇又考孝宗是二考也二考是  
一本也 孝宗皇帝有靈而信乎 獻皇帝有靈而慰  
乎 皇上兩考之而安乎故今日之議必亟去本生二  
字而後繼統之義明爲人後之說不得亂乎其間疏入  
上遂復趣二臣來以席書爲禮部尚書於是科道交章  
奏言大禮之失自霍韜張璿欲考本生而邪說起自桂  
萼進方席一疏而邪說昌乞寢書新命治璿萼罪不報

書聞尚書命疏言 陛下欲臣言禮臣當披心不疑欲  
臣拜官臣雖碎首不敢 上優答之四月命修奉先殿  
西室冕言 陛下嗣武宗後奉宗廟乃爲本生父母立  
廟置孝武二宗何地願罷歸 上慰留禮臣復持爭之  
上怒曰朕祇奉宗祀皇考荒寢廢園遠在安陸設於卿  
等父子安乎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連章上皆外謫禮  
官遂以是月丙戌一遵前勅加上 帝后尊號求稱塞  
再詔天下而本生二字仍存 上終不悔冕等移疾乞  
罷歸 上從之西室殿成遣迎獻皇帝神主安陸禮部  
皇明史竊 明倫紀七卷 十五  
言安陸獻皇帝啓封之地神靈攸安 太祖之重中都  
太宗之重留都誠慎之也西室宜設神位時饗神主宜  
永祀安陸不聽時 上得璿等二人疏亟欲刪本生字  
復沮於閣臣而冊詔亦遂頒於是二人至伏闕復言詔  
令雖云再下典禮益甚乖違條列七事上之而獻夫上  
大禮論一篇書上大禮考議九數千餘言韜疾未起亦  
從里中疏辯二父兩統之非且言朝臣之議多非真多  
也諂媚權臣附和之而多也臣等之議非真寡也  
負天子而不敢忤權臣不敢言而寡也 上深省

中百官無不人人側目璵等交章論劾而璵等對上  
曰言禮官失禮于初匪非于後願賜便殿與諸臣執經  
引傳面證再詔之誤兩考之非於是給事中張紳等悉  
檢前後論劾璵等章奏發刑部尚書趙鑑等擬請私相  
語曰得吉是便撲殺之矣 上稍聞知遂以桂萼張璵  
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而切責鑑等鑑叩首  
謝罪璵等亦各疏辭 上曰爾輩忠諫宜簡在翰林以  
成朕納言之治吏部尚書喬宇為 上言璵等偏執異  
說搖動人心願承翰苑有玷清班願賜罷黜不聽宇遂

皇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十六

求去 上乃召南京吏部尚書楊旦入代宇旦不來群  
臣以此數人者 上所眷注即共齟齬之而莫敢誰何  
翰林修撰楊慎廷和子也伺璵等赴院率同僚閉門拒  
之不聽入奏言君子小人不兩立正論邪說不並行臣  
等所執程頤朱熹之正論等所言冷褒段綸之緒餘  
學術既殊議論亦乖臣等可與強顏隨和光自媚乎  
而科臣李學曾等御史吉棠等又御史段續御史陳利  
各論奏 上怒奪慎等俸下續相獄外謫已而南京尚  
書楊旦等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鄒文盛等論疏繼至

俱切責之吏部員外郎薛惠上為人後解二循其夫略  
云禮立後者重大宗也適子不為後重小宗也為人後  
者為之子語出公羊而定符周禮既為之子則當稱父  
而可以稱伯叔乎逮下獄尋釋之七月璵等條列十二  
事斥禮臣欺妄之罪一三代以前天子無立後之禮二  
祖訓不言立後三孔子射于墜圃斥為人後者不入四  
遺詔言嗣皇帝位不言為孝宗皇帝之子五禮輕本生  
父母六祖訓親王若天子之姪稱天子曰伯父皇帝叔  
父皇帝生可稱伯父則死可稱伯考七漢宣帝光武皆

皇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十七

為父立皇考廟禮官不得強執漢哀帝為比八宋仁宗  
立濮工子為嗣大儒朱熹曾弁定陶王事論其壞禮九  
古者遷國載群廟之主以從十祖訓皇后不與宮門外  
事禮官不當輒稱慈壽皇太后懿旨十一皇上以承重  
適孫不得率天下終壽安皇太后三年喪為何制十二  
人無兩考孝宗皇帝主稱嗣子獻皇帝主稱長子自古  
經傳未載十三大禮制議始失於執政大臣一人禮官  
不宜倡率百官朋黨附和非古者三公論道六卿分職  
之義奏入吏部侍郎何孟春復為論條辯俱晉中 上

米璉議御平墓召大學士毛紀等三人諭去本生二字  
三人皆頓首言二字上于宗廟內于宮闈不可輕改上  
曰卿等乃欲使朕無父耶卿等事君不以忠朕亦不以  
禮耳紀三人惶怖而退明日上御奉天門諭百官亦如  
之禮官退率其卽屬上言 陛下考孝宗毋昭聖三年  
於此矣今忽更之則明詔爲虛文不取信於天下後世  
祭告爲瀆禮不能格於天地鬼神况本生二字初無貶  
詞刪之則與昭聖無別九卿基諫連章十三上爭愈激  
俱留中兵部尚書金獻民大理少卿徐文華倡言于衆

皇明史竊

明倫紀七卷

十八

曰諸疏留中必以孝宗爲皇伯考矣何孟春曰憲宗朝  
愆懿太后祭禮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論憲  
宗從焉此我朝故事也修撰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  
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與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  
磐張漢卿張源御史王時柯七人共遮群臣金水橋南  
昌言曰今日有不依闕死爭者願共擊之會 上齋居  
文華殿群臣俱赴文華門跪哭謹呼 太祖高皇帝孝  
宗皇帝 上遣內臣出諭不肯退禮臣朱希周復要內  
閣紀等三人同入言陛下所恃者人心若不舍已從人

何以爲治上曰獻皇神主將至冊文祝文已撰定  
世群臣伏不起日巳午 上怒甚命司禮監錄諸  
姓名收繫諸爲首者學士曹鼐給事中張紳御史余  
史部郎中余寬戶部郎中黃待顯兵部郎中陶滋刑部  
郎中相世芳大理寺正母德純八人下詔絀而慎元正  
仍撼門大哭群臣隨之皆復發聲震闕 上大怒悉逮  
繫御諸大臣免逮令待罪初百官實非真見國是禮體  
獨沿大臣墨守濶議堅其附和爲名高聞當逮多奔避  
上令盡追繫之凡二百二十人俱下詔徹明日拷訊熙

皇明史竊

明倫紀七卷

十九

等八人發編伍四品以上官奪俸四品下各廷杖削愆  
等七人籍而慎編戍滇南出何孟春爲南京工部切責  
紀等紀求去 上曰紀抗辭妄辯歸咎朕躬豈大臣忠  
愛之道罷之獻皇神主至 上奉安于觀德殿卽奉先  
殿之西室也上冊寶曰皇考恭穆獻皇帝 上以孝宗  
考名未改趣席書入泣部事書先拜命時爲科臣所媒  
孽被論故遷延未敢入於是 上趣之至乃乘發留中  
諸疏下部議兵部右侍郎鄭岳大理寺左少卿徐文華  
復持詞議上言 陛下考孝宗太廟饗祀行之已久毋



昭聖慈闈冊寶奉之已安願今日無徇邪言無輕議改  
閣臣石瑤亦以為宜如岳文華言孝宗昭聖皆陛下至  
親骨肉非他人也今輒行離間臣實傷之且幽明一理  
事亡如存即今孟冬時饗陛下登對如親見之寧不少  
動于中乎 上曰卿職居輔導輒引朋辭議及宗廟逼  
脅朕躬大臣體國愛君之義朕道謂何瑤免冠謝奪二  
人俸國子祭酒崔銑言 陛下求備禮於所生至孝也  
然必詳稽禮訓大順通情而後聖孝乃全夫絕世人之  
所大痛也先王本其氣之所由來使同宗者為之後

皇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二十

帝統必以長以長而後統序可一也 祖訓繼絕必以  
第以第而後與為人後者有坊也 陛下為弟而長故  
倫序當考孝宗考孝宗是故必降於所生此為人後之  
道也若隆所生與所後等猶弟後也當承祀玉鬯之重  
則所生差輕此禮之至精百王之所同也 陛下無輕  
正統無拂群情無謂威可作無謂已可縱則今日忠  
辨矣上怒禱其官是時席書雖秉禮柄廷臣尚多懷  
異之隙諸忤旨者 上多紕罰中外老臣重違漢議  
取抗言將順吏部侍郎胡世寧守制里中有日失於

上言陛下至孝之心根于天性即立以來累欲追崇皇  
考聖母然而多年不決者臣竊有以窺其故矣事由群  
臣見禮不明而執議僭差聖心蓋亦過於謙讓而少緩  
明決臣聞在禮有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  
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臣以為禮措不合 陛下為  
親群臣為君寧受失禮之名而使 陛下得全聖孝之  
大群臣豈宜委曲將順夫是以上下能相親也 陛下  
以堂弟繼堂兄而有天下稽古中朝未有其事則追崇  
所生亦未有其禮然禮運曰禮雖先王未之有也  
皇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二十

起是也故曰非天子不議禮是在聖心獨斷之而已早  
定之而已昔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禘其祖孔子欲正其  
名或以 陛下當考孝宗曰繼世即為父子也若使獻  
皇在世承統豈亦當考孝廟而不得考其所生乎周武  
王受命追王太王太王季文王太王季文王禮皆諸侯  
也有謂皇考未嘗臨天下不得追尊為皇帝太王王季  
文王追王者非耶或又拘於興國之禮者今天下一統  
也父子一家也一統之內又有興國皇帝者何居或又  
拘於興國立廟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皇考止有

陛下子而廟食於數千里外降享之際能無感  
不食乎且昔親王無後者皆得祔饗太廟也子為天子  
不得立廟於皇城之內者何居陛下固不可復幸於  
群議也亦不必追咎夫群臣也忠臣體國自古為難臣  
所憂者群臣失於將順聖孝阻於未伸上下不能相親  
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此實群臣之罪也昔宋神宗一  
代英明主也獨議新法不合舊臣相繼罷去乃致時相  
誤用匪人以壞國事先儒程灝謂新法之禍吾黨激成  
之則亦當時舊臣不能委曲致君之罪也臣念及此不

皇明史竊

明倫紀七卷

二十五

覺痛心願陛下毅然早定尊崇之禮而釋然遂赦群臣  
之失使各安其位而責以開誠布公講求國是臣犬馬  
不勝大願疏上上嘉納下禮臣書等集百官會議吏  
部左侍郎汪偉暨岳文華等堅持濮議與璉等爭未決  
武定侯郭勛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人臣事君當將順  
其美璉等言當百官僉曰禮樂出自天子制作由於朝  
廷謹如議禮部尚書臣書謹與侍郎臣一鵬臣希周會  
同五軍都督府武定侯臣劬陽武侯臣倫惠安伯臣偉  
遂安伯臣鏊武靖伯臣弘澤吏部侍郎臣偉臣孟春戶

部尚書臣金侍郎臣璉兵部尚書臣獻民侍郎臣昆臣  
岳刑部尚書臣鑑工部尚書臣璜侍郎臣瑞臣雅都察  
院副都御史臣時中僉都御史臣潤通政司掌司事工  
部尚書臣琳左右通政臣璜臣需大理寺少卿臣文華  
翰林院學士臣夢臣迥侍講學士臣獻夫署春坊事侍  
讀學士臣時臣仁和國子監祭酒臣本司業臣惠吏科  
左給事中臣漢右給事中臣光戶科都給事中臣重禮  
科給事中臣楷兵科都給事中臣自璧刑科都給事中  
臣錫工科都給事中臣臣河南等道監察御史臣本公

皇明史竊

明倫紀七卷

二十五

臣棠臣玃臣衣臣宗岳臣文之臣卿密臣鵬漢等上議  
臣等考惟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后氏歷  
漢二千餘年未有以姪立為皇子故事漢成帝不傳弟  
而立王立姪定陶王欣為皇子三代傳統之禮始壞宋  
臣宗以濮安懿王第十三年四歲育于宮中二十八  
年立為皇子司馬光等欲伯濮王韓琦歐陽修爭之以  
為古無典據英宗終不肯禡伯今孝宗崩于弘治十八  
年今上生于正德二年幽明遠隔未嘗識向事與漢  
宋二君不同今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六年天下上者

孝宗臣等依熟計之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  
 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士之禮非天子之禮也天之生  
 人原於一本曰父曰伯曰子曰姪天經地義不可易也  
 伯可改而為父父可移而為叔非禮之禮九廟有靈其  
 肯歆乎祖訓天子之姪稱天子曰伯父皇帝稱皇后曰  
 伯母皇后天子之弟稱天子曰大兄皇帝藩王得稱天  
 子為伯父大兄豈有天子不得稱伯為伯考稱兄為皇  
 兄哉臣等竊議孝宗皇帝本伯也稱皇考矣今宜改從  
 本稱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本伯母也稱聖母矣今宜  
 皇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二五

改從本稱曰皇伯母獻皇帝本父也已去本生宜從本  
 稱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本母也已去本生宜從本稱曰  
 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仍稱皇嫂以此正名定  
 分父得為父子得為子典叙秩而天地定位兄授位亦  
 弟臣受位於君統紀順而歲序不移大倫大統兩有歸  
 矣奉神主而稱為禰室於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  
 廟於正統無干尊尊親親兩不悖矣追復三代數千年  
 未明之禮盡洗漢宋悖經違禮之陋不惑乎群議獨斷  
 乎乾剛作之君作之師非聖人其孰能之議上 上曰

大禮再三會議名稱未正朕甚歉然卿等詳議博考合  
 于大理至情尊稱今宜從正其擇吉日祇告天地宗廟  
 社稷布詔中外以明尊親大誼於是定稱

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 稱  
 武宗毅皇帝曰皇兄名正言順而禮成矣錦衣衛百戶  
 隨全復逢聖母意奏遷顯陵蓋皇考葬安陸松林山地  
 也工部尚書趙璜議言先皇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川  
 靈秀所萃不可輕泄 太祖不遷皇陵 太宗不遷孝  
 皇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二五

陵願以為法上命禮官會議書等復言不可遷乃已光  
 祿寺署丞何淵復迎上意請於太廟內立世室為禰廟  
 崇祀皇考與祖宗同饗奏下禮官禮尚書書言王制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至懿王之世文  
 王當祧以有功德乃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孝王之世  
 武王當祧以有功德乃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與始祖  
 后稷之廟皆百世不遷者也我 太祖立四親廟德祖  
 而下同堂異室議祧則德祖擬后稷 太祖擬文世室  
 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未為天子未有廟號而立世

此太祖太宗臣不知昭穆何以爲序宗視何以  
致詞臣書萬死不敢學士璠等亦同上言孝子不順情  
以危親忠臣不作姦以諂君 陛下剛明中正能定千  
古之典曾有不能期月守之者乎自我作則肯復容人  
破壞之者乎獻皇帝於禮當入太廟臣等當先言之何  
待何淵今日言之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別有限  
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 陛下追尊  
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  
陛下爲之也入獻皇帝至於太廟者禮之不得爲者也  
此臣所以昧死勸 陛下不爲之也臣謂典禮方成不  
可遽壞公論方定不可復搖 上曰朕恭膺天命繼大  
統於太廟豈敢干但世室自古有建立而朕非敢僭帝  
王大功德惟皇考恩罔極觀德殿在大內太常不得行  
禮匪合儀制誠心所未安卿等宜將夏商周典禮博考  
以聞於是璠等二人相與語書曰皇考祀於禁內百官  
不得陪祀宜聖心之未慊也乃復會議上言世室之議  
臣等累嘗誓死不敢奉詔及奉聖諭人哉皇言其尊祖  
敬宗之至乎一哉聖心其尊親達孝之至乎中庸曰周

皇明倫紀七卷

皇明倫紀七卷

二十六

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喪小記曰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此六  
經大證訓也由是觀之 陛下有事於獻皇自宜祭以  
天子之禮矣禮舉天子則有來至止百官其可少乎祝  
嘏導引奉常其可無乎等瑟干戚樂舞其可缺乎百爾  
宜備廟制未嚴此 陛下將有改觀之意於禮經正不  
悖也臣等以爲宜於皇城內別立廟廟不與太廟並列  
祭用次日使敬心不分於所尊廟欲稍遠使樂聲不徹  
於列祖然後祖廟斯有獨尊之勢後人可免二統之  
皇明史竊 皇明倫紀七卷 二十七

君臣大分父子至情兩全無廢矣臣書等昧死上請制  
曰可其下地擬名以聞六月一日臣書會同內閣大學  
士臣宏工部尚書臣璠欽天監監正臣昂奏地圖卜日  
興工前殿後寢制如太廟而微移之名曰世廟明年告  
成 上自觀德殿奉獻皇主于世廟禮成群臣表賀祭  
與太廟同日次第行之 聖母欲謁世廟 上問輔臣  
臣宏臣一清對曰不可國初禮制皇后初立謁太廟永  
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蓋以正乾坤之位謹內  
外之防也問璠等璠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

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祀永樂時禮官失考  
非祖制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  
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璵璠所引開元禮不可  
為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  
禮臣書曰璵璠所引俱婚禮今乃行大祭禮不可傳會璵  
璠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袞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禕  
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

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吾帝王之盛未為不可具儀上書  
等不能難乃請 聖母謁廟 皇上同行以了斯禮從

皇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二十八

之九月己亥 聖母入謁世廟翟車陞降 上躬扶持  
焉六年六月詔增世廟武舞 上初從大學士宏言止  
用文舞以獻皇生長太平不以武功為上援漢高與惠  
文為比 上然之璵曰臣聞樂舞以侑數為隆殺不聞  
以文武為偏全必若宏言舜以揖遜而得天下書云舞  
千羽于兩階何也天子八佾為人六十有四諸侯六佾  
為人三十六國朝太廟文武舞各八九一百二十八人  
王國宗廟文武佾各六九七十二人獻皇在藩已用七  
十二人今追王而僅六十四人可乎璵言周禮以司干

掌舞器祭統以翟為樂之賤蓋音貴人聲而音貴于  
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而可乎 上曰如卿言實闕典

其即增之是年大禮既成 上令史館悉集群臣章奏  
彙而成書名曰明倫大典頒布天下璵璠諸人以次各  
至殿閣孤卿官王价韓能遷等先已落職悉叙用璵美  
秩下勅追奪初主濮議諸臣官楊廷和為罪之魁懷貪  
天之功制勅君父定策國老以自苦門生天子而視朕  
法當裁而特寬宥為民毛澄林俊將冕毛紀喬宇汪俊  
各視職何孟春夏良勝俱為民十四年 上以皇考廟

皇明史稿

明倫紀七卷

二十九

世字乃可為宗號加皇考為虛名改建于太廟之左  
曰獻皇帝廟已揚州府通州同知曹坊上言禮莫大  
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今宜建明堂尊皇考為宗以  
配上帝下禮官高言明堂園丘皆以事天今大祀殿應  
古方位明堂不必更建侑饗之禮詩傳以為萬物成形  
于帝人成形于父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逮唐宋  
皆然錢公輔司馬光又王祖宗之有功德者今以功德  
則宜文皇以親則宜皇考若稱宗之議則未有稱宗而  
不祔太廟者恐皇考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臣不敢云

議以負陛下 上曰皇考稱宗烏在其為不宜請不敢  
忤旨 上命即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擬古明堂十七  
年殿成薦大號於天櫺皇天大帝奉獻皇帝侑如嚴父  
配帝之文 上因欲尊太宗為祖而薦獻皇帝稱宗當  
乃復言古禮宗無定數祖非有功者不得櫺漢有二祖  
高祖世祖皆以開造我文皇帝持危功莫大焉宜櫺  
祖以別之四世之廟櫺為獨親 太祖即位仁祖以布  
衣饗天子之祀皇考可獨闕于皇考與孝宗同為一世  
今宜同廟於是尊 太宗文皇帝為成祖尊 獻皇帝  
皇明史竊 明倫紀七卷 三

皇明史竊卷之第十一  
禮樂志第三  
東莞尹守衡著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繇斯以譚坑焚  
之世吾亡論已下自兩漢及唐宋代有損益吾能言之  
然述作之能明聖稱焉躋叔季以姬三代之隆則吾不  
敢欲如魯兩生待積德於百年則誠迂矣宋葉胡元入  
主禮之失也且百年矣夫亦上天下地中而民物之一  
大厄乎失之夏殷猶曰求之祀宋失之夷狄即欲就我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一

為睿宗加尊謚祔饗太廟如列聖而神座以孝宗下於  
殿皇帝叔也以故躋徹世廟專祀之儀  
論曰楊廷和挾定策之元勳狗為後之私議身帥群工  
強要君上張霍二三小臣徒以一善障江河必不可幾  
之數也帝以妙齡獨秉神盾温文冲抑居體孫尊需之  
數年而後君臣父子之倫兄弟叔侄之序截然各定非  
大聖人孰與焉厥後九廟有嚴乃復比隆列聖祔饗稱  
宗禮樂出自天子雖於聖孝有光臣恐獻帝在大之憲  
廟有所未安也

登極禮

高皇帝馬上得天下然自為吳王已時時與諸儒臣講  
論禮樂之事立郊廟興禮制丞相李善長等請正大位

帝謙讓再三固以請乃許之其日祭告天地于南郊明  
受命于天也善長先即郊壇之東設御座南向郊畢擁  
帝登座奉袞冕加帝躬上御寶群臣四拜三舞蹈二叩  
頭山呼萬歲三禮畢具鹵簿導從詣四親廟進享四代  
考妣為皇帝皇后仍告祀社稷然後還御奉天殿受群  
臣表賀冊立中宮為皇后世子為皇太子詔告天下於  
是天下臣民人人拱手加額喜中國之有君也再傳文  
皇則處禮之變以時為大權而不失其中其後昭皇以  
儲宮嗣立始從祖制稍更定百官軍民先期上箋勸進

皇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二十

冊立禮

冊立皇后皇帝服袞冕朝群臣授冊寶使者掌節前導  
及中宮門外授內使監令皇后降庭中北面四拜聽宣  
制讀冊寶跪受四拜三日謁廟龍鳳冠褙衣三上香  
冊立皇太子太祖太宗命至殿上受冊寶訖詣母后謝  
恩筮日謁廟累朝微有異同宣宗世宗則命使持節至

文華殿授皇太子與國初異矣

朝賀禮

萬壽聖節元旦冬至為大朝賀群臣進賀表班首致詞  
傳制官宣制百官三舞蹈山呼萬壽聖節不傳制賀東  
宮進箋宣箋訖致詞皇太子傳令宣答千秋節不傳令  
王國諸王先期冕服具表如儀拜授使者三舞蹈山呼  
百官朝服送出郊外東宮賀箋亦如之不舞蹈山呼至  
期仍率郡王將軍中尉等就府中遙祝賀東宮服皮弁  
百官公服儀如之郡國儀如王國知府帥僚屬從藩司  
皇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二十一  
行禮外府州縣行於本治如藩司州郡表箋皆附藩司  
進萬曆初衍聖公入賀聖旦命賓禮待不列于職官不  
朝參禮官請與顏魯孟三氏子孫止許三年一朝賀行  
於外官朝覲之年

允中宮元旦冬至朝賀命婦進箋女官展箋宣訖班首  
致詞司言傳旨宣答千秋節不傳旨朝賀太皇太后皇  
太后皆如儀

常朝禮

凡朔望上服皮弁百官公服常朝官一拜三叩頭謝恩

見辭官奉天門外五拜三叩頭外方面官序立遞降京  
官一班禮畢有事陞殿陳奏常朝或御殿或御門國初  
有早午晚朝是時天下甫定上欲通群情小官每越大  
臣班序趨就太祖御前說事已而上謂宰臣曰此非所  
以肅朝儀也命入朝官獨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  
臺指揮使六部尚書侍郎等官得上殿奏事著為制上  
又問吏部尚書崔亮曰朕郊祀天地拜皆正中百官朝  
參則班東西以避正中此何禮也亮對曰臣聞天子祭  
天升自午陛祭社升自子陛蓋社祭土而王陰陰北方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四

也故君升自子陛而南面答陰之意也郊祭天而王陽  
陽南方也故君升自午陛而北面以答陽也群臣朝參  
非答神之義當避君父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陛朝班  
分列東西以避馳道此其義不同也上曰臣事君若事  
天道不相遠命百官朝參左右相去不得越三尺省府  
臺官俱就甬道上拜謁上與群臣一日三接午朝或闕  
無日不朝祁寒暑雨不輟上嘗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  
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是時元政不綱於是群臣快觀  
漢官威儀文皇嗣國亦如之文皇嘗御右順門晚朝諭

六部尚書及近臣曰早朝四方奏事多君臣間不得盡  
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  
于聽納朕有欲言亦欲及此時與卿等計議也其後列  
聖相承高慕於端拱無為或一日一朝或累日一朝群  
臣疏請天聽益高閣部大臣有事不得望天顏一見簾  
陛日隔嘉靖末年好玄修二十年不臨御隆慶間以三  
六九日一朝累朝增定朝儀日漸詳上下相沿具文耳  
萬曆初增設記注起居史官四員列東班科臣之上以  
便觀聽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五

凡遇各廟忌辰上服淺淡服御奉天門視事不鳴鐘鼓  
不行賞罰禁屠宰百官各具淺淡服黑角帶朝參不得  
服紵絲紗羅免引囚奏事遇奏祭祀服紅遇節令服青  
綠花樣

凡聞皇妃喪輟朝三日發引下葬各免朝一日親王喪  
輟朝二日公主喪及下葬各輟朝一日郡王及文武大  
臣喪年終禮部類奏輟朝一日

諸王外戚朝見禮

國初諸王來朝雖為天子伯叔父及兄天子執大圭王



冕服行君臣禮五拜三叩頭見畢入便殿叙家人禮王  
東坐西向天子衣常服四拜王坐受之王仍東坐天子  
正中南面坐次見東宮亦然止四拜不叩頭

皇后父見上君臣禮后見父母家人禮皇太子見皇后  
父母皇后父母東立西向皇太子西立東向四拜皇后  
父母立受兩拜答兩拜

冠禮

冠禮天子止一加用袞冕前期太史院承制筮日中書  
省承制命某官攝太師某官攝太尉冠之日皇帝初服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六

空頂幘雙童髻雙王導絳紗袍出奉天殿即御座群臣  
四拜訖侍儀跪奏請加元服太尉進就御前少右跪脫  
幘設纒太師繼進御前北向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  
服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捧冕加冠加簪纓皇帝服袞衣  
太師進醴北面復致祝皇帝啐酒訖太師太尉退就百  
官四拜三舞蹈拱手加額山呼萬歲三又四拜禮畢皇  
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入宮拜謁太后筮日謁太廟其  
明日百官公服稱賀賜宴謹身殿皇太子太孫冠則天  
子自為主遣官持節至文華殿行之殿之東上為太子

冠席西上為醴席皆南向三公太常為賓贊初加冕  
冠祝曰吉月令辰乃加元服懋敬是承永介景福次加  
皮弁祝曰冠禮申舉以成令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式三  
加九旒冕祝曰章服咸加飭敬有虔永固皇圖於千萬  
年冠訖降自東階由西階陞就醴席賓進醴祝曰旨酒  
孔馨嘉薦載芳受天之福萬世其昌旋易朝服就拜位  
跪聽傳制官宣勅戒曰孝事君親友于兄弟親賢愛民  
居仁由義毋怠毋驕茂隆萬世四拜禮畢當日具冕服  
謁祭奉先殿詣上謝請皇后謝俱五拜三叩頭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七

立春

立春之日順天府尹進春畢百官朝賀五拜三叩頭鴻  
臚卿致詞郡國縣道先一日陳土牛并芒神于東郊各  
官常服迎至府州縣門外土牛南向芒神在東西向至  
日朝服四拜三奠酒又四拜各執絲杖排立土牛傍長  
官擊鼓三聲捕鼓各官環擊土牛者三禮畢

經筵

國初經筵無定日亦不拘定員凡有道德文學之儒每  
令進講儒士汪仲魯講西伯戡黎篇稱旨擢左春坊左

司直卽仁宗宣宗聽講後輒與講官相討論正統初始  
以大學士楊士奇請著爲儀勅勅臣一人知經筵事內  
閣學士或知或同知經筵事翰林院春坊官及國子監  
祭酒二員爲講官春坊官二員展書講官分東西班出  
叩頭畢東班展書官請御案前跪展四書講官講畢西  
班展書官請前跪展經史講官講畢並一拜叩頭退賜  
酒飯日講則御文華殿止用內閣學士侍班講讀官  
二員先讀後講講讀後侍書官侍上習書畢各官乃叩  
頭退賜酒飯弘治初上御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及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八

白金寶錄次日早又進講尚書孟子及午進讀大學衍  
義講讀畢賜茶上皆呼先生不名學士張元禎短小每  
進講上俯几聽之嘉靖初命以三八日講大學衍義講  
官二員內閣學士一員侍班講畢賜茶賜酒飯西苑無  
逸殿成命大學士一員爲講官講尚書無逸并函風七  
月詩設坐殿門內東向坐講講畢御函風亭賜宴

宴享

國初宴享群臣皆在奉天殿文武官四品以上宴列殿  
內東西五品以下外兩廊光祿司供事御筵序班供禮

百官初儀皇帝陞座大樂作百官四拜光祿司進御筵  
進花樂止進第一爵酒教坊司跪奏奏炎精開運之曲  
百官皆跪皇帝舉酒訖四拜就位散花受盞第二爵奏  
皇風之出光祿進酒樂作百官起立皇帝舉酒百官復  
坐舉酒酒畢樂止進湯如之武舞入奏平定天下之舞  
第三爵奏春皇明撫安四夷之舞第四爵奏天道傳車  
書會同之舞第五爵奏振皇綱第六爵奏金陵第七爵  
奏長楊第八爵奏芳醴皆百戲承應第九爵奏駕六龍  
隊舞承應進酒進湯進大膳儀皆如前九爵宴成百官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九

皆出席北向立樂作四拜樂止奏禮畢宴有大宴中宴  
常宴中宴儀同大宴但進酒七爵常宴同中宴但百官  
一拜三叩頭進酒或三爵或五爵而止九奏樂章洪武  
四年詔禮部尚書陶凱所更製也上令樂舞生歌之喜  
其頗存和平廣大之意遂付肄習用之後太宗稍有更  
定禮亦少異而樂半不同凡宴享後在奉天門矣

祠祭禮

國初郊廟社稷先農爲大祀已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先  
師旗纛爲中祀諸神小祀大祀致齋三日中祀二日小

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大牢曰少牢色尚騂或黝大祀八  
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殺禮不用牲用果脯從其  
族也或用素盞凡帛京師大祀中祀用制帛天地日月  
大社大稷加玉焉玉三等曰蒼璧曰黃琮曰玉制帛五  
等曰郊祀曰泰先曰禮神曰展親曰報功小祀素帛王  
國司府州縣亦用帛小祀則否凡樂四等曰九奏曰八  
奏曰七奏曰六奏奏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  
八佾有文有武先師六佾用文小祀則否凡助祭文臣  
五品武臣四品以上及六科都給事中凡服天子大祀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十  
冕服中祀皮弁服陪祀諸臣本品梁冠祭服郊社大祀  
雖有三年喪不廢

郊祀

郊禮國初分祀冬至祀天圜丘夏至祀地方澤仁祖淳  
皇帝配享十年始定為合祀之制言人君若父天毋地  
其仰瞻覆載無不恩也及其祀也則有南北之壇終不  
會祀以人事度之為子之道致父毋異處安為孝乎命  
即圜丘故壇中覆以屋稱為大祀殿以祀上帝皇祇去  
前代之祭期歲止一祀月在孟春其日上辛上帝皇祇

位皆南向騂犢各一上帝玉蒼璧制帛蒼皇祇玉黃琮  
制帛黃禮三獻樂九奏舞八佾仁祖位東西向騂犢一  
玉帛從上帝從祀群神圜內東西向四壇為日月星  
辰內壇外東西向二十壇岳鎮海瀆各在其方山川神  
祇太歲帝王在東西向風雷雲山在西東向壇各犢一  
禮神制帛禮成皇帝大悅曰朕自即位以來祀天享地  
每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方歛每以為憂京房有云交  
祀鬼神必天道雍和神乃答矣若有颶風驟雨是為未  
善朕度古人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十一  
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至陰祭之於  
至陽之月於禮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言祀天地  
尚實不尚華固執古而不變至今所以天地之享與人  
大異天地反不如人享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則有汗  
尊杯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以今言之世可行乎斯必  
不然因命太常卿每歲祭天地於首春三陽交泰之時  
三日正齋風和日煖及夜升壇山川草木不搖江海息  
波輕雲縹緲於昊穹獨靈太陰於天中織塵不動銀燭  
光舒香烟裊繞斯必神之降臨合祀宜也特紀其事作

允歌志再建文元年配享徽仁祖奉太祖洪熙元年後  
奉文皇同配位太祖下嘉靖九年以科臣夏言議復分  
祀配太祖罷太宗從祀園丘日月星辰雲雨風雷從祀  
方澤岳鎮海瀆陵寢諸山罷歷代帝王又建朝日壇東  
如神西向以春分日祭大明之神無從位建夕月壇西  
如神東向以秋分日祭夜明之神從祀二十八宿木火  
土金水五星周天星辰南向歲舉四郊而東西郊犢一  
羊一豕一五一時皇帝大興禮制歲驚蟄祈穀於南  
郊復有崇雩壇禱雨十七年以季秋於南郊行明堂大

皇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十一

享禮宗祀皇考以配上帝儀如南郊隆慶元年俱議罷  
東西郊歲行之如儀與南北二郊稱四郊云

### 大社大稷

國初大社大稷異壇同壇大社后土勾龍氏配大稷后  
稷氏配祭以春秋仲月其日上戊洪武十年上以南北  
二郊分祀為非禮且言社稷異壇而祭甚不合於人情  
社為五土之神稷為五穀之神土主發生五穀因之以  
生一壇之中各壇而祭是土穀不合於生生之意也祭  
先社固當先奠社配而乃祀稷當乎於是改為一壇奠

大社西大稷位皆北向五一犢一禮三獻樂七奏舞八  
音皇帝祭服拜跪飲福受胙是年以禮官張籌議罷勾  
龍后稷配配仁祖西向建文君撤仁祖配太祖仁宗復  
奉太宗同配嘉靖九年仍遵國初以勾龍后稷配二祖  
配位奉藏太寢十年命耕西苑復建帝社帝稷如大社  
之制祭以次戊之日太牢一無玉樂六奏皇帝服皮弁  
陪祭官文武大臣十二員

### 太歲

國初立山川壇於天地壇之西仲秋之月祀太歲復及  
天地諸神祇以四季月將及都內山川都城隍從祀嘉  
靖八年孟春歲暮特祀太歲月將之神九年更定雲雨  
風雷為天神壇南向嶽鎮海瀆鍾山天壽山都內山川  
天下名山大川諸神為地祇壇北向都城隍祭于其廟  
隆慶元年皆議罷獨就山川壇祀太歲以四季月將從  
祀歲遣文大臣一員行禮牲用太牢

### 宗廟

國朝宗廟之制洪武元年止立四廟中祀皇高祖考德  
祖玄皇帝高祖妣玄皇后東第一廟祀皇曾祖考懿祖

恒皇帝魯祖妣恒皇后西第一廟祀皇祖考熙祖裕皇  
帝祖妣裕皇后東第二廟祀皇考仁祖淳皇帝皇妣淳  
皇后主與廟皆南向異廟同宮祀以四孟月及歲除皆  
特享洪武三年乃復更定如王制禘禘烝嘗之禮孟春  
猶夏秋冬及歲除祫合享德祖廟中德祖南向懿祖下  
昭穆序東西向迨于九年始集諸儒臣之議做古九廟  
之制建太廟前殿後寢殿翼四廡寢殿九間間一室中  
室奉德祖帝后主東第一室懿祖西第一室熙祖東第  
二室仁祖主皆南向几席牀榻衾褥禭篋箒筭帷幔器

皇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十四

皿之屬且如事生之儀罷特享四孟月及歲除祫祭前  
殿中德祖懿祖下以昭穆東西序列座設衣冠不奉主  
各犢一羊一豕一奉先制帛禮三獻樂六奏舞八佾親  
王配享東壁壽春霍丘下祭安豐南昌蒙城盱眙臨淮  
寶應六安來安都梁英山山陽昭信凡十五王四壇王  
妃皆附食壇一太宰展親制帛功臣配享西壁中山王  
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河王鄧愈東甌  
王湯和黔寧王沐英魏國公俞通海祭國公張德勝越  
國公胡大海梁國公趙德勝泗國公耿再成永義侯奈

世係九十二人十壇生者虛其位壇一少宰祭功制為  
御史答祿與權請舉大禘成一代之典下議德祖上世  
系無可推考遂已太祖上賓建文君一如祖制奉太祖  
主附寢廟西二室享座右二位太宗改都北京廟制悉  
如南都其後列聖升祔一如祖制迨至憲宗九室已備  
議祧主禮官言周以稷為始祖文武為世室皆百世不  
遷國家德祖上亡攷當比周后稷不可祧太祖太宗視  
周文武世室今當祧懿祖歲除奉主出前殿與九廟同  
享以合古人大禘之禮上如禮官言祧懿祖孝宗祔祧

皇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十五

熙祖武宗祔祧仁祖改歲除為大禘世宗入繼大統單  
精禮制大禘祀典以太祖重闢宇宙肇運開基四時之  
享肇於德祖不合禮意嘉靖十年命祧德祖奉太祖主  
寢廟中一室為太廟不遷之祖春享群宗各設一帳以  
次列座左右南面特享夏秋冬禘太宗下以昭穆分東  
西向序列季冬中旬大禘德祖仍居中太祖仍從懿祖  
下分東西向序列罷歲除學士璉言親王功臣分皆臣  
子配享堂上天子跪拜于下冠履無別移祀兩廡復舉  
大禘于太廟奉太祖配享稱皇初祖十四年更建世室

及昭穆群廟太廟左右以次而南統於都宮廟各有殿殿後有寢群廟門東西向內門殿寢皆南向世室在左昭之上奉太宗特享各於其廟祫則太宗東座西向稍近上仁宗下東西向序列大祫則太祖與四親皆南向太宗下序列如時祫上先是特建世廟祀皇考乃復改建曰獻皇帝廟以避太宗世室之稱二十四年復諭禮臣嵩曰朕惟國家之興始于太祖中定艱難則太宗太宗宜同稱祖皇考躬備大德延及朕躬宜薦宗稱尊太宗文皇帝為成祖尊獻皇帝為睿宗祫享太廟位躋皇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十六

武宗之上以兄故仍復太祖初制歲凡五享四時祫太祖獨專南面之位群宗以昭穆為序歲除大祫一如十五年之制太祖未為太廟主不致下與子孫同列是時禮樂出自天子群臣莫敢議世宗以是因尊太祖并追崇所生罷禘祭于時宗廟之禮有其廢之幾不舉矣然建議諸人猶有諱不敢言建文君不入太廟猶曰革除景皇帝為皇帝七年社稷賴之不得與睿皇帝並議迨祫何也二十九年世宗且復升祫孝烈皇后祧仁宗後世宗升祫始以禮臣議后必元配乃奉孝潔皇后祫遷

賢烈于別殿隆慶六年穆宗升祫祧宣宗配享功臣熙元年進河間王張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直祭國公姚盛 嘉靖九年以國子監祭酒廖道南言庶考移祀大廟 嘉靖十年以刑部主事李瑜言進誠意伯劉基十六年 武定侯郭勛乞進其祖英侍郎唐胃爭不可助言往年祀基以文臣故舉朝翕然臣祖武臣故忌者紛紛上是助言命英從祀基以伯爵位英上上不悅曰何上基而下英也今以爵序列英黜寧王下永義侯上而基列永嘉侯下九祭幣太廟每室幣二九時物太常先皇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十七

薦宗廟然後進御凡時享值國喪樂備而不作凡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遣太子行禮稱命長子某不稱皇太子壽春等王舊有皇伯祖等稱萬曆七年止令稱本爵祭日遇忌辰則移前一日遇致齋日內上且常服百官青綠錦繡

奉先殿 崇先殿 世廟 本慈殿

奉先殿者洪武三年太祖以太廟時享未足展孝思乃於乾清宮別建奉先殿朝夕焚香朔望瞻拜時節獻新牲已忌致祭則常備行家人禮永樂定都北京如之后非

元配遜不敢耐崇先殿者嘉靖五年建以別祀皇考獻  
皇帝也世廟者獻皇帝未得耐太廟故別建廟於太廟  
曰世廟特享在世廟時祫則奉主于太廟合享時食之  
薦仍在崇先殿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及耐太廟始罷  
崇先殿而耐享奉先殿焉奉慈殿者孝宗別建迨奉生  
母孝穆紀皇太后也一歲五享四序薦新忌祭俱如奉  
先殿之儀弘治十七年復奉安憲宗生母孝肅周太皇  
太后主居中孝穆居左嘉靖二年奉安世宗生祖母孝  
惠邵太皇太后主孝肅之右十二年上諭禮官曰廟中

皇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六

一帝一后耐葬乃有二三后今奉慈三后主既不得耐  
廟其遷耐陵廟享祭皇太后太皇太后本子孫尊稱爾  
廢皇后純皇后又嫌於適其改主題皇后勿書帝謚孝  
肅主奉遷於裕陵孝惠孝穆主奉遷於茂陵罷奉慈殿  
薦享

陵寢

國朝陵寢熙祖在泗州蟠城之陰今為基運山洪武初  
號曰祖陵德祖懿祖二陵皆即祖陵望祭仁祖在鳳陽  
府太平鄉今為翊聖山洪武初號曰英陵尋改曰陵太

嘗因仁祖忌辰泣謂起居注詹同曰往者吾父以於  
六月亡兄以九月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  
長相繼人生位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命禮  
部製帝后袞冕冠服命皇太子至祖陵葬祭為文祭書  
曰昔者列祖立命是方積德深長致天昭監福垂後嗣  
今也子孫蕃衍宅於宇內以統黔黎深思皇考生前歲  
月之艱懷念音容已有年矣嗚呼以萬幾之冗未獲躬  
詣拜掃今特遣玄孫皇太子詣陵修繕故葬衣冠以伸  
孝思祖陵置泗州祠祭署奉祀一員陵戶二百九十三

皇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十九

家長至正旦太牢三清明中元孟冬暨每月朔望少牢  
三奉祀行事皇陵置中都留守司皇陵衛皇陵祠祭署  
奉祀一員祀丞三員陵戶三千三百四十二家長至正  
旦太牢清明中元孟冬少牢奉祀行事朔望少牢留守  
司官行事弘治元年勅內官一員監護太祖高皇帝曰  
孝陵在南京鍾山之陽今為神烈山高皇后馬氏合葬  
設神宮監孝陵衛及祠祭署聖旦正旦孟冬忌辰酒果  
行香清明中元冬至太牢勅舊大臣一人奉祀事成祖  
文皇帝曰長陵在北京昌平州今為天壽山文皇后徐

氏合葬都燕後諸陵皆在天壽山仁宗昭皇帝曰獻陵  
后張氏合葬宣宗章皇帝曰景陵后孫氏合葬英宗睿  
皇帝曰裕陵后錢氏合葬肅后周氏祔憲宗純皇帝曰  
茂陵后王氏合葬穆后紀氏惠后邵氏祔孝宗敬皇帝  
曰泰陵后張氏合葬武宗毅皇帝曰康陵后夏氏合葬  
世宗肅皇帝曰永陵后陳氏合葬烈后方氏恪后杜氏  
祔穆宗莊皇帝曰昭陵后李氏合葬先朝多以妃嬪從  
葬孝陵四十妃嬪長陵十六妃獻陵四妃景陵七妃裕  
陵遺命勿用後始無從葬者多葬金山諸陵衛監祠署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二十一

祀禮一如孝陵睿宗獻皇帝曰顯陵在承天府今為純  
德山后蔣氏合葬陵衛神宮監祠祭署如諸陵祀亦如  
之孝陵東有懿文太子陵祀禮視孝陵四孟歲除忌辰  
加牲焉孝陵祠祭署蕪王之京師西山有恭讓章皇后  
陵寢嘉靖中令於未央宮莊田以其半奉香火景皇帝  
后憲廟廢后吳氏世廟繼后張氏懷獻世子悼恭太子  
哀冲太子莊敬太子憲懷太子皆葬金山咸以時祀禮  
各有差諸王葬其封國其子孫祀之外戚楊王墳在盱  
眙洪武初設盱眙祠祭署墳戶二百一十家徐王墳在

宿州洪武初設宿州祠祭署墳戶九十二家滁陽王墳  
在滁州洪武初立廟墳所墳戶十九家皆以歲時祭祀

歷代帝王

洪武元年命以太牢祭三皇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配  
六年始建帝王廟于京師以祀三皇五帝三王及漢唐  
宋創業之君歲春秋二祭後以周文王終服事殷唐高  
祖本太宗力勿設主止各祀於其陵廟而增隋文帝七  
年命塑帝王衮冕坐像以伏羲神農未有衣裳之制不  
衮冕是秋上親臨祭焉廟同堂異室中一室祀三皇帝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二十一

一室五帝西一室三王又東一室漢高祖光武隋文帝  
又西一室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室犢一羊一豕一禮  
三獻樂七奏舞八佾二十一年詔舉歷代名臣從祀禮  
官具名上上以宋趙普負太祖不忠不可祀木華黎安  
童祖也不可祀孫而去祖可祀木華黎罷安童祀伯顏  
罷阿朮裁定始終全節者二十七人列兩廡為四壇東  
第一壇風后皐陶龍伯益傳說召公奭召穆公虎張良  
曹參第二壇周勃馮異房玄齡李靖李晟潘美岳飛木  
華黎博尔忽伯顏西第一壇力牧夔伯夷伊尹周公旦



太公望方叔蕭何陳平第二壇鄧禹諸葛亮杜如晦郭子儀曹彬韓世忠張浚博尔术赤老温太公望以從祀罷其故廟及武成王號是年廟火改建于雞鳴山之陽罷隋文帝尋復以歷代帝王附祭郊壇歲用正月廟罷春祭止秋祭每三年傳制造道土齋香帛令有司祭於各陵寢是歲則停廟祭嘉靖九年釐正祀典罷郊壇附祭復建廟都城如南京其秋上親臨祭焉嗣後歲以春秋仲月遣大臣一員行禮四員分獻凡祭於陵寢之歲則停秋祭二十四年以科臣陳崇言元以夷亂革不宜

皇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二十二

祀後罷元世祖及元臣木華黎等五人

先師孔子

國初詔正天下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及配享諸賢特仍其舊歲以春秋二仲上丁傳制造官祀孔子于國學丞相初獻翰林學士國子祭酒亞終獻每月朔則祭酒行釋菜禮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釋菜五年上覽孟子大不然其視君如寇讎語罷配享踰年諭禮官曰孟子辯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有功天下後世宜配享如故六年翰林國史院學士承旨詹同等請學

士樂韶鳳上釋奠樂章舞六佾禮部尚書牛諒上禮儀制曰可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誠意伯不陪祭受胙胡丞相以聞上曰基學聖人之道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與祭而享胙禮乎奪俸一月寧坐不舉奪半月七年仲春上丁日食改仲丁十四年改建太學雞鳴山廟制悉去前元塑像用木主上親臨幸祀孔子服皮弁執圭再拜獻爵復再拜乃退十五年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大成樂器二十九年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楊雄從祀進董仲舒後遇登極皆遣官祭告闕里

皇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二十三

幸太學行釋菜禮文皇都北京國子監猶仍元舊存繪像八年命正其衣冠令合古制十九年北國學既定南監春祭命祭酒行禮稱皇帝謹遣正統二年以宋胡安國祭沈真德秀從祀三年禁祀孔子釋老官八年從輔臣士奇議封元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成化二年追封仲舒廣川伯安國建寧伯沈崇安伯德秀浦城伯十二年從祭酒周洪議增樂舞八佾遷且十有二弘治九年從太常寺卿程敏政議封宋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嘉靖九年釐正祀典閣臣璵集今昔儒臣議上請始詔天下

去塑像爲木主尊稱孔子曰至聖先師孔子四配曰後  
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  
子彌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罷公侯伯諸封爵中黨  
郎中張存振去黨公伯察秦卅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  
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蘧  
瑗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各祀於其鄉增祀后  
蒼王通胡瑗歐陽修復以行人薛侃議進祀陸九淵別  
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啓聖公孔氏以顏無繇曾點孔  
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上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二十四

削而心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不體聖  
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目爲亂賊之徒是何  
心哉至我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籩豆十  
二牲用熟而上擬乎事天之禮也孔子設或在今肯安  
享之昔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祀天之禮乎王者  
以有是德宜居是位堯舜是也無其德而居是位者昏  
亂之君如桀紂幽厲是也若至後世之爲君而居王者  
之位者其德於孔子或二三肖之十百肖之未有能與  
之齊也至我太祖高皇帝雖道用孔子之道而聖仁神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二十五

非原心之論時有儒臣以去孔子王號為非是上故論  
 辯之隆慶五年從禮官議以本朝薛瑄從祀萬曆十二  
 年以本朝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二十一年從  
 廣無臣郭惟賢議以周敦頤父周輔成從祀啓聖公今  
 四配十哲而下東廡先賢則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  
 瞿漆雕開司馬耕有若巫馬施顏辛曹卹公孫龍秦問  
 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奚容蒧顏祖句井疆  
 秦祖縣成公祖句茲燕伋樂欬狄黑孔忠公西蒧顏之  
 僕施之常秦非申棖顏澹先儒則穀梁赤高堂生毛萇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二十六

后蒼杜子春韓愈程顥邵雍司馬光胡安國楊時張栻  
 陸九淵許衡西廡先賢則宓不齊公冶長公皙哀高柴  
 樊須公西赤梁鱣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商  
 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鄒單罕父黑祭旂左人鄧鄭  
 國原亢廉潔叔仲會公西輿如邾巽陳元琴張步叔乘  
 先儒則左丘明公羊高佶勝孔安國董仲舒王通周敦  
 頤歐陽修張載程頤胡瑗朱熹呂祖謙蔡沈真德秀薛  
 瑄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

先農

先農洪武二年為上祀歲以中春擇日親祭以后稷  
 配已又奉仁祖配用六牢禮三獻樂八奏舞八佾皇  
 皮弁服拜跪飲福受胙禮畢更翼善冠黃袍至田親  
 耒耜三推三反京尹捧青箱播種而覆之三公五推  
 卿九推宴從耕官後改中祀則遣京尹不設配祭畢循  
 親耕籍田永樂定都北京亦如之歲以中春上戊日宣  
 德初上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樂盛以率天下務  
 農天子公卿躬耒耜所貴有實心耳若誠愛恤蒼生  
 使明德至治達于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  
 勤苦終歲猶不免饑寒國家誠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  
 止游食則人人咸樂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  
 何取虛文焉其後皇帝止以初登極之歲親祭焉

先蠶

先蠶之祭祖宗時未有之始於嘉靖九年皇后以歲春  
 擇日而祭尚儀奏請致齋三日蠶宮令陳祭物樂女生  
 陳樂器女官奉鈎筐前行皇后禮服拜跪瘞奠飲福受  
 胙牲少牢禮三獻樂六奏去舞公主內外命婦陪祀禮  
 畢皇后易常服詣采桑臺采桑三公命婦五采列侯凡

卿命婦九采

旗纛

洪武元年立旗纛廟于山川壇牙旗六纛藏之內府歲仲秋祭山川日祭于廟霜降日祭于教場歲暮享太廟祭于承天門外皆用少牢旗手衛指揮行禮所祭神爲旗頭大將六纛大將五方旗神主宰戰船正神金鼓角鏡砲之神弓弩飛鎗飛石之神陣前陣後神祇五昌等衆永樂後別有神旗之祭專祭火雷之神羊一豕一無帛每月朔望總督京營戎政官請祭于教場祭畢復命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二十八

國有大征討皇帝服武弁禡祭牙旗六纛旗東纛西皆南向祭之日皇帝省牲視滌牛一羊一豕一禮三獻樂人奏皇帝飲福受昨望燎刺五雉雞血五酉祝酌神郡國軍樂武官則用鶩鷺日霽降日爲春秋二祭

大射禮

國朝射禮參倣古制太祖即位之二年即詔成均博士弟子及郡縣庠序之士皆使習射以俟貢舉凡遇郊廟之祭則命文武官執事行大射之禮若有若鷓臣有臣鷓天子虎鷓皇太子熊鷓親王豹鷓皆五采天子樹中

皇太子親王虎中儀按周禮大司馬射人之職命

王之職事官司正二負掌驗射者品級尊卑而定耦兵

部官職之引禮官二負掌引文武官升降進退之節侍

儀司舍人職之司射官二負先以強弓誘射以鼓衆氣

武弁能射者職之司射器官二負先辨弓力之強弱爲

三等驗人力之強弱而授之工部職之司爵官二負計

中者以授酒光祿寺職之請射者四負每鷓二人侍儀

司職之一品二品豹鷓四采三品至五品糝鷓三采六

品至九品狐鷓二采文武官子弟及士民俊秀布鷓無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二十九

采一品至五品兕中六品至九品及文武官子弟七民俊秀鹿中鷓右有獲各以隸僕二人掌之獲有容所以爲執旗及待獲者蔽也容亦名之旗色有六軍士二人掌于之後射者中的舉紅旗應之中采舉采旗應之偏西舉白旗偏東舉青旗過鷓舉黃旗不及鷓舉黑旗射之日請射者先請司射二人耦進各以三矢措於腰帶之右以一矢挾于二指之間年長者爲上射幼者爲下射上射射畢乃讓下射者司正書中投筭於中舉旗如式次請士民俊秀射次請官負子弟射次請品卑至尊

品者射如儀射畢司正副持筭白中於主射官司爵者酌酒授中者飲中的三爵中采二爵飲畢各回揖而退郡縣射亦如儀詔學官闕射圃教官誨生徒講讀罷令習射仍命有司以其暇日請學督視之上嘗召一國子生前問之曰爾等讀書暇亦嘗習騎射乎對曰習之曰熟未對曰未也上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而社稷奠安今天下初平爾等當務學然武豈可忘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文武並用古之道也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三十

鄉飲酒禮

洪武初詔中書省詳定鄉飲酒之儀令民歲時燕會禮讀有申明朝廷之法今有司則率士大夫行于學宮民間行于里社學宮府州縣官為主舉致仕官之齒德尊尊者一人為賓鄉里年高有德者一人為僕以次長為介以賓之次者為三賓教職一人為司正四向坐主坐於東南賓位于西北僕位于東北介位于西南三賓從賓以次而西皆南向司正從主南坐北向府州縣僚屬以爵序而列于東衆賓以齒序而列于西其日主帥

僚屬先到學宮東序坐遣人速賓執事報賓至出庠門之外迎以入主東賓西三讓三揖而後升堂主賓以下東西相向兩拜而後就位執事者引司正下自東階升自西階詣堂中北向立賓僕以下皆起立執事者以酒授司正揚觶司正北向揖賓僕以下皆報揖司正舉酒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為飲食允我長幼各相勸勉為臣盡忠為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弟友弟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里毋或廢墜以忝所生揚觶畢乃飲解酒復揖賓僕以下皆報揖司正復位賓僕以下皆坐替讀律令以生員一人行之揖立一如揚觶儀讀畢復位舉僕席主起而獻賓捧爵詣賓前置賓席稍退兩拜賓答拜主又如儀獻僕畢各復位賓復起而酬主僕從之交拜如前儀介以下則各就坐席受酒詩歌鹿鳴以鐘鼓為節酒三行或五行湯三品乃撤僕主及僕以下東立西向賓及介以下西立東向兩拜而後下堂仍三揖送出庠門之外東西相向一揖而退民間里社百家為一會里長或糧長主之百家之內選年最高有德人所推服者一人為賓其次一人為介通文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三十一

有德人所推服者一人為賓其次一人為介通文

一人爲揚解一人讀律二人替禮前期主詣賓門揖請曰某日行鄉飲酒禮吾子年高德邵敢請爲賓曰某因陋恐辱命敢辭主曰詢諸衆莫若吾子賢敢固請賓曰夫子申命之某不敢辭主再拜賓答拜請介亦如之賓席設於堂中稍西南向主席設於堂之東南西向衆賓則以齒序分席於堂中上兩序東西相向其日賓至主出迎于門外西向揖賓東向答之主先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及階揖主先升自東階賓升自西階及堂東西相向兩拜各就位揚解讀律復宣御製大誥文揖立一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三三

如學宮之儀畢復位皆坐酒五行或七行飲畢主先行西向立賓以下東向立兩拜送出于門外東西相揖乃退其明日賓以下同詣主家拜謝鄉飲之賜主出門外拜謂辱屈昨日之來御製大誥文曰鄉飲酒禮朕本不才不過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所以鄉飲酒禮叙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其坐席間高年有德者居於上高年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魯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與同類者成席不許干預善良之席主若若不分別致使貴賤混淆察知罪以遺制奸頑不出

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嗚呼斯禮乃古先哲王之制安良民於宇內亘古至今從者鄉里安隣里和長幼序無窮之樂又何言哉吾今特申明之從者昌否者亡二十二年再定圖式良民年高有德無公私過犯者上坐九因戶役致犯罪過者則別爲席序坐中門之外其有曾犯姦盜詐僞徒流重罪者又別爲席序坐東門之內坐分三等若有罪過之人恃其年長強坐衆賓之上或不赴飲以頑民論之賴今里社無復有行此禮矣

養老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三三

古天子養老之禮大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爲三老五更禮遇大尊顯國初養老惟及編民貧而善良者始及之而隸卒倡優不與焉禮雖有隆殺達之天下洪武元年詔七十上予一丁侍養十二年詔諸耆老詣見岷山周壽誼一百十六歲賜宴及鈔幣予冠帶乘傳還鄉十九年詔八十上月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上歲加帛一疋絮五斤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八十上賜爵里士九十上賜爵社士復其家者爲令永樂十九年詔八十上絹二疋布二疋酒一斗肉十斤二十二

年詔七十上及篤廢殘疾者予一丁侍養八十上乃給  
 緡二疋綿二斤酒一斗令有司時加存問天順元年京  
 師民茹文中百有四歲召見便殿賜冠服帶履宴于順  
 天府命尚書姚夔以下造其廬賀之二年詔軍民男婦  
 八十上各緡一疋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上倍之  
 男子百歲予冠帶八年詔七十上免一丁繇酒十瓶肉  
 十斤八十上加緡二斤布二疋九十上予冠帶歲宴一  
 次百歲予棺具而是時四品以禮致仕官七十上貧不  
 能自存詔有司給米五石養老之典始及大夫官矣迄  
 皇明是編 禮樂志三卷 三四

成化末年武官朱政魯祖信年一百八歲而終祖全一  
 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俱見存皆群牧所正千戶致仕  
 韓王奏稱上壽獨鍾於一門宜加禮養詔有司勞以羊  
 酒信全俱進階宣武將軍賜米十石緡二疋此又外官  
 武弁之所絕無而一見者也其後酒米肉帛之賜累朝  
 鮮及編民文官二品以上大臣八十者有司備絲幣羊  
 酒問勞九十上者具奏遣使存問命有司月給米二石  
 人大歲二名禮獨加於大臣則猶古者養國老之遺意  
 云

樂章

公樂制有曰中和韶樂曰堂下樂曰丹陛樂曰侑食樂  
 曰六樂益太祖命禮部尚書陶凱協律郎冷謙等考正  
 備八音五聲十二律九奏萬舞之節隸於太常凡淫過  
 凶慢之聲若舞失節者屏勿用俗樂有百戲承應隊舞  
 承應謳歌承應則俾伶人領之祭祀皆雅樂而朝會燕  
 享禱雩俗樂相錯而奏焉樂舞生國初六百人嘉靖中  
 增用一千一百五十三人領於神樂觀俾之以時教  
 太祖方定樂時陳樂器於庭召學士朱升入視上親拊  
 皇明是編 禮樂志三卷 三五

壽令升辨之升以宮音為徵上曰升自謂審音何以  
 辨宮徵耶起居注熊昂對曰八音中石最難和書曰於  
 予擊石捐石百獸率舞上曰石音固難和然以人聲為  
 主人聲和即八音和矣因命樂舞生登歌一曲上曰古  
 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儒鮮知  
 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昂復進曰樂音不在外求  
 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則  
 無不和矣上深然之是時郊社及歷代帝王樂章  
 製焉

合祭天地樂章

迎神 樂奏中和之曲 荷蒙天地兮君主華夷欽承嗣曜

兮備筵而祭誠惶無已兮寸衷微仰瞻俯首兮惟願來

期想龍翔鳳舞兮慶雲飛必昭昭穆兮降壇墀

奠帛 樂奏肅和之曲 天垂風露兮雨澤霑黃壤氤氳兮

氣化全民勒畎畝兮束帛鮮臣當設醮兮奉來前

進俎 樂奏凝和之曲 庖人兮列設羞兮以成方俎兮

載獻願享兮以歆

初獻 樂奏壽和之曲 武功之舞 聖靈兮皇皇穆嚴兮金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三六

林臣令樂舞兮景張酒行初獻兮捧觴

亞獻 樂奏豫和之曲 文德之舞 載斟兮載將百辟陪祀

兮具張感聖情兮無已拜手稽首兮願享

終獻 樂奏凝和之曲 文德之舞 三獻兮樂舞揚殺羞具

納兮氣藹而芳祥光朗朗兮上下方况日吉兮時良

徹饌 樂奏雅和之曲 粗陳菲薦兮神喜將感聖心兮何

以忘民福留兮佳氣昂臣拜手兮謝恩光

送神 樂奏安和之曲 旌幢燁燁兮雲衢長龍車鳳輦兮

駕揚遙瞻出冉兮上下方可見烝民兮永康

燎樂奏雅和之曲 進羅列兮燎瘞方炬燄發兮燿燿

神變化兮束帛將感至恩兮無量

合祭社稷樂章

迎神 廣和之曲 予惟土穀兮造化功為民立命兮

崇民歌且舞兮朝雍雍備筵率職兮候迓迎想熙來兮

祥風生欽當稽首兮告年豐 秋祭告作拜

奠帛初獻 壽和之曲 氤氳氣合兮物遂蒙民之立命兮

荷陰功予將足帛兮獻微衷初斟醴薦兮民福洪

亞獻 豫和之曲 予今樂舞兮再捧觴願神昭格兮軍民

康思必穆穆兮靈洋洋感厚恩兮拜祥光

終獻 熙和之曲 干羽飛旋兮酒三行香煙繚繞兮雲旌

幢予今稽首兮忻且惶神顏悅兮霞彩彰

徹饌 雅和之曲 粗陳微禮兮神喜將琅然絲竹兮樂舞

揚願祥曾降兮遐邇方烝民率土兮盡安康

送神 安和之曲 氤氳氣合兮祥光張龍車鳳輦兮駕飛

揚遙瞻稽首兮去何方民福留兮時雨暘

皇庥 時和之曲 捧殺羞兮請瘞方鳴鑾率舞兮聲鏗鏘

忠神納兮民福昂予今稽首兮謝恩光

皇明史竊

禮樂志三卷

三七



歷代帝王樂章

迎神 雍和之曲 仰瞻兮聖容想鸞輿兮景從降雲衢兮  
後先來俯鑒兮微衷荷聖靈兮蒼生有崇瞻諸帝兮是  
臨予頓首兮幸蒙

莫昂 安和之曲 秉微誠兮動聖躬來列坐兮殿庭予今  
願兮效勤捧禮帛兮列酒尊鑒予情兮歡享方旋駕兮  
雲程

初獻 保和之曲 酒行兮爵盈喜氣兮雍雍重荷蒙兮載  
瞻載崇群臣欣兮躍從願親穆穆兮聖容

皇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三

亞獻 中和之曲 再斟兮禮明諸帝熙和兮悅情百職奔  
走兮滿庭陳籩豆兮數重亞獻兮願成

終獻 肅和之曲 獻酒兮至終早整雲鸞兮將旋宮予心  
眷戀兮神聖欲禁留兮無從躡雲衢兮緩行得遙瞻兮

遠九重

徹饌 凝和之曲 納殺羞兮領陳烝民樂兮幸生子將何  
以兮崇報惟歲時兮再瞻再迎

送神 壽和之曲 旛幢繚繞兮導來蹤鸞輿冉冉兮歸天  
宮五雲擁兮祥風從民歌聖佑兮樂年豐

望燎 豫和之曲 神機不測兮造化功珍羞禮帛兮薦火  
中望瘞庭兮稽首願神鑒兮寸衷

聖祖是時功德既盛矣誠敬之至上通神明以故喜  
而成章八音調均協于鐘律洋洋盈耳故特志之以昭  
聖德其他諸臣所撰述今雖存肄於太常每多俚詞非  
雅聲歲時以備數已耳太祖常諭禮臣曰古樂之詩章  
平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誇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  
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  
聲與樂音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樂器亦乖矣

皇明史稿

禮樂志三卷

三

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  
非出于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  
不難哉聖諭諄諄蓋深慨于新聲之代變又胡樂之相  
雜以為人不知音之所由生古樂必無從可復也故孔  
子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鄭聲淫他日夾谷之會必斥萊  
夷之舞今聖天子在上庶司百執事相與替襲于下欲  
因祖宗之制而少加潤色天下豈無有號為通儒如后  
夔師曠者出相正哉未可委諸誅師賤工以為久曠不  
修之餘技猥飾耳目于一時已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十二

軍法志第四

東莞縣守衛著

自古帝王至治之極靡不設軍立法以佐文德而遏亂源唐虞以前莫可攷矣夏書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六卿者六卿之卿也周禮六卿無事各掌其卿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卿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司徒以伍兩卒旅師軍之法爲教練家家使爲兵人人使知兵司馬以井邑丘甸之法爲調發一甸而止調七十五人侯國之兵則皆甸內之民卿

皇明史竊

軍法志四卷

一

將中軍上大夫將上軍下大夫將下軍士克偏禪王國之兵則皆畿內之民其或不足則命列國起兵以從王事公將中軍卿將上軍命大夫將下軍內史爲司馬兵故畝畝之農民將皆卿大夫兵將相諳文武並用秦廢封建爲郡邑非其制矣漢而下代雖殊制而軍民已分我高皇帝未登極時立有常領民兵萬戶府精簡武勇之材編列爲伍居閒則耕有發則戰暇則講武戰勝有功與官軍一體陞擢無功還農猶有兵寓於農之意焉後當定府州縣時張赤白旗二立之如下令曰願爲吾

兵者立赤旗下願爲吾民者立白旗下於是軍自軍民自民因罷民兵萬戶府及武成之日天下大定即大位當是時也虎臣牙將星列雲屯貔貅霧湧赫然盛矣乃立一大都督府京師總領中外諸軍洪武十三年懲胡惟庸之亂始析爲五府而稱左右中前後五軍府於是兵權不專於一司輦轂下置有錦衣等十二衛衛官禁爲天子親軍無隸屬都城內置留守等三十衛分隸五府以衛都城外而四方置有三百二十九衛以各衛其疆境各置都指揮使司轄焉而各使司分以其方隸五

皇明史竊

軍法志四卷

二

府軍五千六百人爲一衛衛有所所有千戶所百戶所有軍十人一人領之曰小旗小旗五人積軍五十五人一人領之曰總旗總旗二人積軍一百一十二人一百戶所領之百戶十人積軍一千二百二十人一千戶所領之積五千戶所爲軍五千六百人而衛立焉此一衛軍容之大畧也軍有從征有歸附皆上初定州郡時徒屬其後官民有麗于法者藉之謂調發又其後籍民三丁者一人二丁一丁者共一人而立民兵萬戶府領之謂堦集皆長子孫世執干戈以食縣官鞏固皇圖勿拔

也衛官之長曰指揮次曰千戶次曰百戶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千戶有正有副百戶有試有實授官皆以世統傳之子未必皆賢一人常攝數印而五軍府及都司則選之世職之賢者皆流官民間子弟以武計起者亦兼用之歲有六選聽于兵部故兵部之有武選也如文選焉五府官曰都督有左都督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都司官曰都指揮使都司之體統與布按並稱三司有掌印有僉書邊防重地則各就其封內衛所軍分戍官統之總鎮一方者曰鎮守守一路者曰分守獨

皇明史竊

軍法志四卷

三

守一堡一城者曰守備與三將同守一城者曰協守而又有提督提調巡視備禦領班備倭等名各因事而異職焉總鎮或掛將軍印或不掛印皆曰總兵次曰副總兵次曰叅將又次曰遊擊將軍迺於公侯伯都督指揮等官內推任國初兵事頗任武臣後以武臣闕外之權太重或有他慮復分有文臣為之監督文臣重者曰總督次曰巡撫總督舊稱軍門巡撫則皆贊理軍務或提督復有整飭兵備或副使或僉事或以他官而兼副使僉事沿海者曰海道兼分巡者曰兵巡道兼管糧者

兵糧道而仍以所轄督撫領之此又府衛邊鎮設官之大畧也高皇時立有大小教場于京師訓練五軍將士中軍為樞左為左掖右為右掖前為前哨後為後哨分峙四方縱言之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橫言之如手足犄角互相援倚其或一軍內有它虞則四軍足以制其死命五府握軍籍不得輒下尺符行軍而聽授兵部國有大師兵部推舉武大臣一人為總兵官佩將軍印以行文大臣一人監督師旋印上于朝將歸于第軍還于衛故武臣有兵而無權權屬文臣而兵又不繫其掌

皇明史竊

軍法志四卷

四

握彼此相制若犬牙然大小相維若束縛然上下相為用若指臂然靡不頽首而聽于治所以強幹固本執長策而馭宇內制至善也文皇時五軍仍舊增置七十二衛燕都去虜障厓百里文皇常帥五府之軍比伐師旋不即散還五府遂乃結營團操復設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皆馬隊設神機營以習神鎗火箭皆步隊合五軍而為三大營而河南山東大寧三都司及中都留守司各衛之軍歲以春秋班入與三大營更番操練管操官曰提督而各哨之分管官有曰坐營曰坐司則皆公侯

都督都指揮內推任之後復兼用內臣以監神機火器曰監鎗及太宗賓天京營遂已與府掣而爲二失隸屬之舊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兵革不試將偷士蹶日以廢壞至于正統恬嬉益甚京營之兵幾不能受甲此已已之變所由興焉于肅恐逢多難之秋深惟良策乃於三大營之中退其羸弱不任干戈者爲老家拔其驍勇精銳者十萬爲選鋒分十營團操五十人爲一隊隊有長合二隊爲百人有隊官積二十隊爲千人有把總積百隊爲五千人則立都指揮御焉本部尚書或都御

皇明史竊

軍法志四卷

五

史一人提督之省臣鄭林復獻軒轅八陣之法令教習八陣之中分而爲六十四陣左右前後一聽中軍之旗鼓皆相策應斯亦有足觀者焉以能振弱爲強此京營爲一變也英宗復位遂罷團營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尋復置第十營之內增分二營營軍萬人是時四外衛軍八萬分兩班班四萬則合京軍八萬爲一十二萬沿故名而稱之曰十二團營坐營則內臣一人武臣一人軍名選鋒而其後也供役私門借工公府或輸月錢開曠及當操練乃倩游民取盈軍者不操操者非軍而四

都司軍四萬中多賄免老羸餓病什有二三蓄威養銳之地幾爲贍老食貧之府矣正德時內臣用事復選十二營之精銳者名曰聽征人馬立東西兩官廳分屬焉然群盜剽六等縱橫燕旬齊魯之間營軍數出收餉迄調宣大遼陝兵入助而元克之首猶授於風伯波臣而乃底寧至于嘉靖庚戌虜叩郊關都門晝閉營兵不滿六萬且多老弱驅之出涕泣不敢前大司馬丁汝夔坐視倉皇竟亦不敢率此空拳無用之夫出遺虜一矢肅皇帝震怒棄汝夔市虜去諸臣惶恐無以塞上意乃請

皇明史竊

軍法志四卷

六

罷團營兩官廳而復祖制三營更三千營曰神樞營畫裁諸內臣而獨用勳臣一人爲大將名曰總督京營戎政廳予印曰戎政之印佐以文大臣一人曰協理臺省臣各一人巡視歲終令得彈壓整齊之大將而下有副將參將遊擊佐擊等官碁布三營各有分屬而皆聽於大將之節制此京營又一變也穆宗時大學士趙貞吉是時爲司業親見虜至營兵一無所川隆慶四年人相乃言于上請如太祖時五軍府之制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堪任武臣分統訓練仍以文臣巡覈之以

時校閱報成天子而賞罰行焉部議如言革總督收戎  
政印改用三勳臣提督三大營復增文大臣三員為六  
提督尋以六提督事權不一仍復一總督一協理給還  
戎政印一如嘉靖之舊迄今三營尺籍如故給糧如故  
而見操軍士十七五六此京營亦已三四變而耗盡之  
原猶故也國初察集令行是時右武編戶民樂出一丁  
為軍四方衛所軍皆足額且有羨丁迨其後也軍政日  
弛將領不為優恤奴隸使之是以士多逃亡尺籍遂空  
天子乃下勾補之令徵責有司而又懼有司之波累吾

皇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七

民也妄勾有禁重勾有禁於律最嚴人戶以籍為定之  
條意固重軍而又未嘗肯虐使其民而偏輕民也蓋至  
文皇末年開平指揮僉事郭亮嘗請益軍備禦上勅之  
曰軍豈在多哉汝能撫恤有道訓練有方雖千人足用  
也軍多而不精徒耗糧餼何益然承平日久逃亡日衆  
守備日不足宣德中上切憂之乃下諭書命給事中御  
史十四人分行天下清理御史李立銳意得軍遂乃詭  
傳平民常州府同知張宗璉持不可與立爭曰璉書獨  
清軍民實非軍奈何違璉書蘇民立怒侵辱之宗璉憤

恨死然常民賴免於枉十七八蘇郡同知張徵力佐御  
史虐有訴者立斃杖下誣服殆千數嗟怨盈路彌年不  
解上聞之召本兵諭曰民為國家根本朝廷於軍民譬  
水舟陸車豈可偏哉其勅有司審實毋殃民於是詔軍  
戶有重役二處三處者併勾一處而冒勾同姓同名人  
亟豁除又用陽武侯薛祿言罷免邊軍薪炭之役曰薪  
炭雖山谷有運送惟艱士務守備豈可煩勞宜其有遁  
逃也復罷雲南軍煎礦之役天下衛所軍戶詔免原籍  
一丁繇福建平海衛指揮同知卜祥指揮僉事朱銘受

皇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八

軍賄贖伍上令行在都察院召而罪之上曰朝廷養軍  
豈為若輩利耶朕聞皇祖言殘元時以此壞國此不可  
不戒也正統初司府州縣特設專官一意清軍毋預它  
事清軍御史三年始代令顯且久得竟軍本末戶本有  
丁捏無丁徙遠邊軍逃窩藏同罪御史還代以補伍多  
寡為殿最乃後清軍使者未必皆賢多以苛峻為丰裁  
而司府州縣清軍官又恐勾補不及數為已罪鈐網譬  
民望風酷訊如在重辟御史郭觀誣逮岷山民二十四  
人賴巡撫都御史崔恭平友而定江西御史左濬烈勸

至甲引平民僉事陳琦等之不能得行巡所轄得苦掠  
誣服者二百家縱遣歸農會御史以譴去民手瓦石伺  
道旁狙擊而德琦不哀是清勾之令國家始未嘗不愛  
軍惜民而安祿保資之臣往往皆束於法以行其虐其  
民何罪此奉行者過也夫勾補一軍非獨其軍苦也長  
解之民必爲之廢廬產鬻子女承符輔行與軍而共一  
旦之命觸冒寒暑陵歷險阻千里之外下產廢矣二千  
里之外中產廢矣三千里之外上產廢矣况有墮身異  
域游魂莫返者乎及抵備所軍木點突而逃蓋萬姓受

皇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九

其害而朝廷曾一無所利也軍與民交病矣初制軍亡  
衛所徑勾已屬有司奸胥猾吏固爲利藪一軍勾至數  
十載不能得丁以千數勾而解者百無一二焉嘉靖中  
兵部尚書王憲用工事王學蓋畫裂爲勾軍衛上于部  
部下有司不在單者不得妄勾即亡矣而丁戶故絕三  
年得以其單繳部罷勾以宣上德於是宿蠹頓清天下  
軍民拱手加額共喜安於無事久之天下爲下停差清  
軍御史之令而司府州縣清軍官遂玩愒自處於閒官  
逸吏歲奉故事一磨勘而卒無補於伍虛也止統初大

學士士奇言御史清軍南北人互往南北極邊補伍名  
不耐其水土北人死於瘴癘南人死於寒凍元西北急  
防守而所在壯勇調戍南方顧以南方脆弱不能寒苦  
之人謫當之大不便請自今邊卒清解發戍宜從南北  
所宜而是時兵部侍郎鄺楚學部事關於制不敢其  
後撫臣王世貞深言其便有四謂應勾之戶樂於近不  
圖規匿其使一士各安其水土不至困絕其便二近則  
不逃逃亦易跡其便三解戶不至破家其便四然大司  
馬卒未有斷然行也夫勾補者百一而逃亡者接踵今

皇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十

雖有衛猶無衛也有軍猶無軍也國初軍饟不以厲民  
一倣古者屯田之法一衛之軍十七屯種三城操一軍  
授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贍其軍半給城操及官  
俸上時定昂江東百姓新出湯火田蕪不治則令諸將  
分屯龍江等處以遠田三易民近田一不足則徙數衛  
于江浦六合間田之故上嘗太息曰吾京師養兵百萬  
要令不費百姓一拉米是時康茂才屯積獨克仍得穀  
一萬五千餘石給軍尚餘七千餘石入倉他將皆所不  
及上飭諸將曰爾等各有分地皆向康茂才等而入

寡何哉則人力之有勤惰故耳自今爾等尚當勤督軍士及時開墾以盡地利毋令閒惰以致人不如數責有所歸其後所至地方甫定即令屯田九邊地寒少穰募商出粟中益粟入二斗五升則予鹽一引於是商人爭赴塞下闢地力耕出粟便而亡飛輓之費是時菑築盛于戈矛墩埤密于亭障軍民錯居守望相助粟露積饒中土故上諭五軍府曰自古養兵而無病農者莫若屯田乎其令天下衛所程督軍士以紓國力盡能諸閭戍卒厯備譏察外悉歸屯田歲遣武大臣一人分行各

皇明別錄

宣法志四卷

十一

巡巡飭又令天下在田軍人樹桑果備凶歉迨于末年詔屯軍凡田五百畝歲輸餘糧五十石則什而稅一德意殷殷厚也文皇徙都北平續求高皇帝遺業則壤定賦名曰樣田著令在紅牌而獨責成於督屯官督屯官自以家人願屯種者聽令不得擅離屯所私役屯軍總提調於屯田都指揮餘糧入不如額罰俸有差額外而能有加者迺有賞尋復徵牛朝鮮為遼東廣闢草萊而寧夏總兵何福積穀數最下詔褒美是時上數用二所震懾隻騎不敢南投而塞上地盡墾外省則各

置僉事官特顯提督仁宗繼上復推祖宗美意詔減餘糧之半而止徵六石士故人人挾纊飲醇而兢南畝當此之時各鎮軍餉就其地足自給閭閻編戶正供外無他征賦宣德後承平既久政日偷窳貪漁將領盡私其附堡腴區而疏瘠移于軍士低昂窳易糧益不均又或默戚占為莊業豪右侵為已有田日亡失糧日逋石督屯官經年未嘗復阡陌即有善理提督之自日益設率擬故牘潤飾報成而已景泰中大學士商輅慨然申飭憲臣出清理然上下之相蒙已久修復於一旦甚難獨

皇明史竊

宣法志四卷

十一

宣府總督李秉請出內帑萬金給供特種開故壤歲收餘糧以贍貧軍買馬山西參政葉盛請帑金五千買牛千頭前戍卒不任戰者事耕作乃得易馬千八百匹蓋在獨石六年邊儲賴之此二臣者則奉行善而報成又若是効也九邊田出粟中益法至今存可也商人願重飛輓樂輕齎孝宗初戶書葉淇淮人也益商多淇婚媾為奏改輸銀運司司以解部部以餉邊以為年例於是塞上耕夫投耒散歸邊地盡空粟價日踊西北之十待詢東南日索年例之賸幾于克棟主計下以應益以各

關諸緡猶不足至傾天子內帑助之是猶割左髀以益  
右髀無益於右而左已大傷故今天下財力竭也正德  
時閹瑾嘗訝年例銀天順前無有也罷不送詢以爲屯  
田不復故遺御史胡汝礪等往度諸邊使者承風苛責  
安化王遂棄戍卒怨叛起而爲亂是後言修屯田以瑾  
爲崇矣噫而廢食計莫失於此也嘉隆來間有一二石  
畫之臣講求廢墜而時盈時詘以今較昔故額十已指  
其六七近攷萬曆中九邊年例薊鎮初止六萬七千今  
至三十八萬九千密雲初止一萬五千今至三十九萬

皇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十五

四千永平初止二萬九千今至二十四萬六千宣府初  
止五萬一千今至三十三萬三千大同初止五萬今至  
四十二萬山西初止一十一萬今至二十一萬三千延  
綏初止十萬今至三十六萬七千其它少者不下數萬  
凡此數百萬金以視初輸時額凡增數十餘倍即處以  
往日屯軍安所得益地能辨此往日非能令兵不食而  
守胡今費之鉅也况各鎮諸屯未盡廢年年尚有本色  
餘糧而例銀日增國計奈何不日詘也國初馬政有群  
牧所以司牧養洪武六年改置太僕寺滁州卿掌其政

今而少卿寺丞爲之貳二十三年定爲十四牧監馬凡  
九十八群二十八年始廢牧監以其馬屬有司使民間  
孳牧之江南人十戶一馬散布于應天鎮江太平寧國  
四府廣德一州江北人五戶一馬散布于廬鳳淮揚四  
府滁和徐三州戶仍給鈔三百貫優之三十年復置北  
平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行太僕寺則令衛士分牧而行  
僕卿職掌於僕卿不異各修其政而聽於兵部永樂初  
乃增置苑馬寺于北京陝西甘肅寺各六監二十四苑  
遼東一監二苑設官亦視行太僕而各監監正一人監

皇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十四

副一人苑有廣狹上苑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  
匹苑有圍長一圍長而率五十大夫牧十馬迨十六年  
遂裁北京苑馬而以其馬歸行太僕散牧民間十八年  
定都北京於是北京行太僕改稱太僕寺而以滁州太  
僕寺爲南京太僕寺兩寺分隸州郡一如其舊焉是時  
馬頗蕃息大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而牧養乏人請令  
民十五丁養種馬一匹立群頭一人五十四立群長一  
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  
數責之償倣宋熙寧保馬法意行之遂世爲北方患六



師歲出擊胡責駒志軍民鬻子女以償仁宗聞而痛之命官為贖還且寬責駒之令兵部尚書李慶言今民馬益蕃散衛伍撫用然且餘千群今遠近方而朝覲官咸集請負給馬一匹令太僕歲徵駒如民間稍寬民下廷議謂可大學士士奇入力陳其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者按方面郡守次者百執事今役之牧馬云蘇民困是何責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馬死責償將人皆破家為子孫憂况所散馬僅三千頭而令朝廷負此名於天下此其失非小上曰慶幾誤朕陝西按察使陳智

皇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十五

復跡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負百度而太僕寺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將憲綱掃地於是罷散馬之令時北方馬獨北直隸民養之宣德中乃及山東濟南兗州東昌凡三府正統中乃又及河南開封彰德衛輝歸德凡四府人視其子產而按馬馬之高大雄壯而空群者名曰種馬以為孳生牡十二牝十八二歲而徵一駒國初課駒獨補種馬之耗餘駒聽自鬻以金輸正統十四年始令解儀為備用馬歲解二萬匹給京遊遊馬足則寄收畿府乃其後畿府馬多復寄收於保定河間諸屬而

畿府故所受馬又改發於永平諸郡矣又其後分所解馬或以其半徵金駒有頭駒重駒凡十八年而免馬之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凡三歲寺卿偕御史一人印烙選其良汰其羸劣私用私賣有常刑官以課額增虧為黜陟衛牧之法亦如之此我國家馬政分在諸司職掌者先後設行之大畧也然自馬散於民戶丁牧養率不如法馬故多斃斃則必償民之受累最甚宣宗時太僕寺嘗請遣官覈馬上召諭之曰馬畜於民必寬民力而後可責之馬國家法有定科然屢下令孳生不

皇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十六

及數者免償念不欲以馬故傷民也夫農終歲勤勞營衣食不給而必責償馬何痛而不德也爾等其謹率舊典從事宜從寬而恤貧難之民成化中河南兩直隸早詔免其歲比較孳生馬先朝所為恩厚於養馬戶若斯也牧馬地南北兩寺各京營各邊皆有草場其後場地多為內外權勢侵奪成化末年乃用當事者言詔令退出還官太僕卿儲璣言陛下興修馬政清復草場仁壽宮皇莊及壽王府莊亦宛轉上白退還團營放牧不可以微利傷國計仍申奏討之禁于後弘治初兵部尚書

馬文升復以為言於是乃命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  
 官四出清復未墾者仍舊收放已墾而成田者賦其租  
 金貯太僕備買馬當是時陝西牧地止存六萬六千頃  
 有奇養馬軍止七百名牧養兒驕騾馬止二千八百匹  
 都御史楊一清往巡撫奏黜寺卿之不職者而簡布按  
 二司叅政副使薦補絃轍大更於是六死地清復草場  
 十二萬八千頃有奇清勾撥補養馬軍士二千三百有  
 奇增修城堡十九處創復馬厰千百所馬給騎操外六  
 苑可常牧馬三萬匹陝自一清至馬日蕃三邊之用賴  
 之高帝時市馬使歲遣四出正元萬壽之節內外藩屏  
 將帥皆用馬為幣諸番貢馬第馬高下償其直土官以  
 馬定田賦為糧二十五石者一馬或五十石一馬十六  
 年勅諭松州衛指揮僉事耿忠曰西番之民歸附已久  
 而未嘗責其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以出  
 賦如三千戶則三戶共出一馬四千戶則四戶共出一  
 馬名為差發猶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闕非虐使  
 也西番之俗以茶為命故陝西洮州河州西寧各設有  
 茶馬司以聽三衛番族納馬易茶降金牌為信符凡遇

皇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七

差發合符乃應三年一遣上馬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  
 十斤駒馬五十斤有以私茶出境者斬是時駙馬都尉  
 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禁至厲也四川復設有鹽馬司  
 通商納馬中鹽上馬鹽一百二十引中馬一百引遼東  
 設有開原廣寧馬市以市海西女直及朵顏三衛之馬  
 上上馬縮八疋布十二疋上馬縮四疋布六疋中馬縮  
 三疋布五疋下馬縮二疋布四疋駒縮一疋布三疋已  
 又開市開平上上馬一等縮五疋布十疋一等布十八  
 疋駒布五疋是時馬頗蕃庶雲錦成群其後茶政稍弛  
 私茶不能禁而番馬遂多不至鹽商復多勢家開中馬  
 皆下乘乃又不得已而徵價助邊凡引一百道折馬銀  
 一十五兩而馬政大壞矣弘治末年都御史楊一清巡  
 撫陝西乃復講求舊制即金牌失之已久第嚴私販之  
 禁番人無茶則死自不得不奉我差發而來納馬於我  
 四年間得馬萬九千七百餘匹而茶尚積有四十五萬  
 餘斤靈州大小鹽池復增課引銀二萬七百六十兩有  
 奇留貯買馬嘉隆間北虜嘗因納款請開馬市於宣大  
 山西三鎮每年宣府約市馬一萬八千匹用銀一十二

皇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六

萬兩大同約一萬匹用銀七萬兩山西約六千匹用銀  
四萬兩事峻馬或寄養於太僕寺或留本鎮給軍騎操  
出國家什一之利歲收胡馬三萬餘匹虜亦受封效順  
九邊晏然款塞之稱美于和戎貨幣之交恬于鋒刃夫  
亦祖宗時不肯却之使不來其有裨于馬政亦不小也  
然亦苟延歲月且收近功軍實耗盡已非一事京營壞  
矣屯政隳矣軍衛卒十無五六矣此火未及燃之秋而  
晉生可為流涕之日也故往時一二當事守臣親見軍  
無可用寧付之烏有變而徵募土兵成化初都御史盧

皇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十九

祥巡撫延綏上言曰臣奉命鎮守邊土竊念封疆為重  
時出巡閱每見管堡之兵不惟甚少而且老弱百不能  
當一虜臣觀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顧多驍勇習勞情  
敢戰聞今若選為土兵訓練之卒有緩急不待驅使人  
人各思自護其家室皆自奮力前鋒以視管軍一可當  
十十可以當百也部議特勅御史臨邊選民驍壯者編  
為什伍免其繇役號曰土兵延綏得兵五千人毛里孩  
連年入寇皆退却此軍法之一變而土兵盛強又一時  
也弘治中蓋倣其制詔州縣為里七八百者里僉二

為兵號曰民壯為里五百者里四名百里里五名二  
五人為一甲甲有總總甲下復有小甲大小相比訓之  
以時有事調發食於縣官無累於民衛軍抱質安坐而  
為國家長物矣故今俗呼衛所者曰軍呼選募者曰兵  
議者謂民壯之設猶有古者丘甸之遺意焉此軍與兵  
又分而二也其後相沿正德間兵餼遂籍丁糧編給食  
於民矣整民膏脂代軍守禦民安得不困也然而法久  
弊滋乃今民壯亦屬虛名遂至老夫弱子握空拳糜國  
廩米裳絳幘父子相媿日為有司供張迎送執訊存謝

皇明史稿

軍法志四卷

二十

追呼詞訟需法賊民未嘗有披甲胄執戈矛為一日操  
練於是兵與軍總無足恃卒有大警莫可制禦輒調土  
漢狼達以已之不知外寇未平民受客兵之暴不貲矣  
王守仁之平泃賊也監司議調狼兵守仁不聽獨汰諸  
縣兵而收其傭以募新民之賈勇者卒建大勳夫兵在  
用之何如耳乃其間復有機兵快手精兵之屬則皆民  
壯別名相為雄特者耳此民壯之迥相變而不為用即  
又謂之無兵可也邇者任事諸臣有為之議曰天下事  
法久則蠹人久則玩今兵力詘甚矣太祖舊制胡不可

漢光朝弊盡胡不可更三大營胡不可還兵於五府夫  
三大營乃文皇當日權爲制置便征虜也龍馭賓天未  
及散還列聖因之遂至今日然非太宗意也誠令兵從  
五府之舊五府何所事事練兵而已操練熟則武技精  
部伍明大司馬時巡閱之俾將無惰士無曠是故可以  
守可以戰兵權不旁攬於內臣虜皇帝何至喪師北狩  
至帥各分屬於五府丁汝夔何至陳尸西市何者兵誠  
有制雖遇敵而敢戰雖臨危而常安今京營軍直爲大  
司空將作備耳備一夫於市日金五分軍代之歲積可

皇明史竊

軍法志四卷

三

省冬官七十萬餘金嗟夫此荷戈爰以守衛神京士也  
奈何備也樞密重臣敢於任事即舉累朝因仍之弊釐  
而更之俾還太祖之舊胡不可也議屯者曰方今閭閻  
賦稅日增民田困甚矣屯田胡以不可復邊屯猶曰近  
虜內屯其軍亡去其田固萬古不移胡不可以核諸故  
籍而求督屯監司催徵子粒之數無日不下田之不清  
而惟糧是責酌彼行潦其盈幾何第田廢矣以民律之  
猶足夫民有田二十七畝一以中壤畝可入穀一石得  
米五千合之歲可得米一十三石五斗農如之今軍以

農人之全自食以主人之半輸官固易易也地非不足  
於舊而不爲田軍非不足於力而不爲耕安可罪無田  
也誠任心計大臣假之便宜使自擇屬寬之歲月循行  
相度編爲籍伍定之經界量發帑藏以助經始東南田  
存主清復而以芟荒輔之西北田失主闢荒而以益法  
參之鄰虜則密亭障深溝塹立烽墩廣游徼使其家自  
爲守人自爲戰則屯尺寸固國家尺寸也屯尋丈固國  
家尋丈也數年後蒿萊之數何不可變爲禾黍之場也  
國初馬政與屯無騎輕重牧監廢寄畜於民間祖宗時

皇明史竊

軍法志四卷

三

行法未嘗不善民今何以至於破家受累何以法之久  
乃陵夷至此牧民官徃徃甚爲痛心嘉靖中御史錢璞  
者江南通州人獨爲通州民奏革種馬已而副都御史  
翁大立巡撫蘇松嘆曰御史以一鄉官而能行之於通  
州吾以巡撫不能行之於列郡乎復倣其例爲上言曰  
臣聞財賦出于東南戎馬產于西北各因物土定貢賦  
自古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我太祖定鼎金陵以郊畿  
之內不可缺馬大江之南不便養馬故設太僕寺於滁  
陽總領牧事而應天等府每十一戶養一馬且給牧地

免差徭寬之永樂中始計丁養馬成化中官且收其也租金矣弘治中江北水荒馬之寄養江南府屬又其夥民困極矣臣請略陳其害國初論丁丁不編徭適來人戶逃亡禁派丁田出辦單丁下戶不免害一馬頭中緡有群長歲歛貼戶銀三十兩群長外緡有獸醫歲歛藥餌銀十二兩害二官徵地租野無隙地求收與芻而不得而又歲派草料銀四五六兩是猶紕其臂而奪之食又扼其吭而使之吐也害三江南地卑而馬性惡濕歲倒損十二三間罪賠償四不下二十兩害四每歲印

皇明紀

軍法志四卷

三

格官有常例吏胥里老有紙劄供應害五解寺備用馬價匹費三十兩赴南部者匹五十兩解赴京者倍之害六况今水旱饑饉歲相仍民有菜色人嚙草根欲芻秋之常給雲錦之成群何可得也愛物之心重且長仁民之心輕且短如是而謂臣能仰承德意撫恤民隱可乎臣今酌其利害願陛下哀憫窮瘡以釐弊政乞照過州近例將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各屬種馬盡令裁革誠革之臣又請計其利合各州郡每歲可省群長及獸醫銀八千四百兩草料之費合之可省六萬五千兩

印烙罪贖賠償各銀合之可省六萬二千兩此其利皆在民一做通州今例馬一匹徵銀二十兩歲可得銀一十九萬九千九百兩此其利在官天下事利害相乘利少而害多臣不願為也利于官不利於民臣不願為也今革馬之利既如此畜馬之害又如彼臣何憚而不為哉况江南之馬已解折色種馬之畜定為無名乞陛下允臣之奏下部議革容臣選其堪戰者給兵騎操以其次者給民走迤仍青養馬戶下田內徵價解部至於備用馬價革場地租臣不敢因革種馬減損分毫一切照

皇明紀

軍法志四卷

三

限徵解則百餘年之弊政盡消除五府州之民心誰不仰戴陛下鴻恩千萬萬世都御史王廷相復陳營軍養馬之害曰臣惟馬必臙壯而後戰可力竊見營軍之馬多至瘦死何以故皆草料之不足也有曰存操之馬自四月至九月有料而無草有曰下場之馬料草皆不支惟十月入操後至三月皆全給料而給草者僅三月通一年計之全操之馬有料而無草者凡九月料備而草不足下場之馬僅得半年之料而草與料俱不足也馬給於官草場已半為田而入租於官牧馬之資非軍自

備安所出哉草場租銀何以不可放給以補營馬  
不敷之用也軍士有家者以領馬爲累皆願免類多  
千貧軍此貧軍也貧房而居待糧而食債房則馬必  
地以於雨雪不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餘僅足  
口安能及馬而馬饑矣馬若且饑而啖之酒糟氣烈其  
惡不作臆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後必且羸瘠欲無  
斃得乎不死無所用之矣兩臣疏上皆報聞其後租金  
末年頗有增給迄于萬曆九年始得議行各處存留種  
馬盡革余又竊見萬曆中言官有上言曰直隸河南山  
東歲鮮備用馬二萬匹銀三十兩民間賠費尤倍之  
俵解一出舉家皇皇一聞揀退中人之產如遭滅門之  
殃搜括無措爲之質田園貸豪門再構良馬以往及至  
而復揀退甚有再之不已而至於三矣收者未必皆上  
駟退者未必皆駑駘哀哀小民囊橐能幾堪此苦累耶  
田園耗盡株連同宗同宗幫盡蔓延里黨間有節愛有  
司改爲官解小民如脫水火猶然揀退多而買補無幾  
則亦法之窮矣君子曰痛哉無賄故也一馬至則諸用  
事者肆誅求此如魚之食苗螟食其心蝨食其葉賊食

皇明史竊

宣法志四卷

三五

其節蠶食其根不盡不已苟無賄即堂下皆同眠之輩  
安有百姓哉馬養於民而反以病民謂祖宗初意何竊  
以爲備用馬之宜鮮宜蠲或宜改折尚可議也國家馬  
非乏也匪其人畜牧不蕃故詩人之美術文公口秉心  
寒淵駮牝三千史克頌魯僖公曰思無邪思馬斯臧有  
自來矣成周以夏官制軍自大司馬下及其屬皆以馬  
命官卿士大夫分領其職甸出長轂一乘乘馬一師四  
圍三乘爲皂皂一趣馬下士爲之三皂爲繫繫一馭夫  
中士爲之六繫爲廐廐一僕夫上士爲之六廐成校校  
皇明史竊

軍法志四卷

三五

唐人監牧地故存也昔者唐當周隋之亂種馬之矣僅得突厥馬二千隋馬三千徒之隴右命僕卿張萬歲領之萬歲能其職日員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大蕃息至七十餘萬是時天下以一縷易一馬政在得人此固其明效也曩代多產馬今為帝畿中原平曠一墾荏苒夫孰非牧地者春秋魯衛漢唐全盛時嘗用之矣誠令勘取西北宜馬之御山林原隰民棄不耕者益置苑馬而廣畜之牝字順其時騰放調養其法固有戎事隨地遠近微用此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亟蓄之而猶

皇明史竊 皇法志四卷

三七

可也符也嗟夫我朝軍政今日頽靡極矣欲振舉之敢謂天下遽無人哉嘗有味于岳武穆之言以文官能不變錢武官能不畏死天下無憂不太平非虛語也使為官者人人知如武穆言俎豆之儒可備折衝甲冑之士亡愧孫吳我太祖以馬上得天下當時闔外 寄不肯參用一文士故五軍都督高六部尚書一階 卸司衛所比布政司府州官通加一品誠重之也此 系朝世席昇平純袴子類不閑於軍旅於是縉紳用 介官上屈矣今之縉紳則皆曩日章句小生持方 縉紳也

安坐數年而至于若然腐儒耳至於闕外重臣率侍帥倚山因熱金粟馬羊之賄得之一見文臣望車望而下拜承咳唾而受命白虎通曰王者有甞不臣當其為帥則 也斯豈其人乎泰寧時有兵可無兵將可無 也今正英雄鳴劍抵掌之秋勇士揮戈裂眦之日也顧安得若人而用之三代時士白少即學射御司徒大比亦以是而興之與德行禮樂書數同選平居嘗佩刀劍射御閑刀劍習而軍旅之事幾半是以太祖高皇帝洪武三年定科舉格中者後十日試以騎射

皇明史竊 軍法志四卷

三六

念深矣此亦欲物色之儲為它日治寇行邊之用也界朝丑於治安 遂使經術一途賤英雄以白頭然而當多事之秋四海之內年少雋才悅禮樂敦詩書一附青雲豈無有赤心自許勉為國家肩任使而古昔所稱後帝燕領之士有可為千人之將萬人之將十萬百萬人之將豈無有嚮應雲赴思展鷹揚之略以勝千里之難者乎文臣武將協力同心思無負為我用乎衛所官即令訓練衛所之軍郡邑官即令訓練郡邑之兵比及三年有勇知方之效可立睹也錄是郡邑有警則府縣官可

爲制將指揮千百戶可爲戰將環省有事則監司官可  
爲制將都司指揮使僉事可爲戰將誰不足克國家任  
使若都司外衛正員參用文臣帶銜署職庶有軍機會  
議上之不致見肘于直指監司下之不致見撓于郡邑  
守令雖於文秩似屈此如不調之瑟必解絃而更張之  
乃可鼓也繇是而京營有不清覈屯田尚有遺壞士馬  
有不精強吾不信也邇者東南多事國家所恃惟調客  
兵然而奴酋入犯一戰而屠我川兵數千人無孑遺長  
驅及遼經撫棄城而逃貴州安酋內叛西粵狼兵一交  
鋒而各散走尸骸遍野撫臣見獲面語酋曰我撫臣也  
酋曰汝是耶遂殺之夫然客兵惡足恃哉而此二三臣  
因養日所持方幅緝弄文墨豎儒也治天下亦安用此  
豎儒爲也

皇明史竊

軍法志四卷

五九